大仲马选集

昂热·皮都

叶尊 吴丹丽译

OU LE LECTEUR FERA CONNAISSANCE AVEC LE HÉ
CETTE HISTOIRE ET AVEC LE PAYS OU IL A VU LE

A la frontière de la Picardie et du Soissonnais, s
portion du territoire national qui faisait partie, sous
d'Ile-de-France du vieux patrimoine de nos rois, a
d'un immense croissant que forme en s'allongeant
et au midi une forêt de cinquante mille arpens, s'él
due dans l'ombre d'un immense parc planté par Fra
et Henri II, la petite ville de Villers-Cotterets, célèb
avoir donné naissance à Charles-Albert Demoustier
à l'époque où commence cette histoire, y écrivait
tisfaction des jolies femmes du temps, qui se les arra
au fur et à mesure qu'elles voyaient le jour, ses *L*
Emilie sur la Mythologi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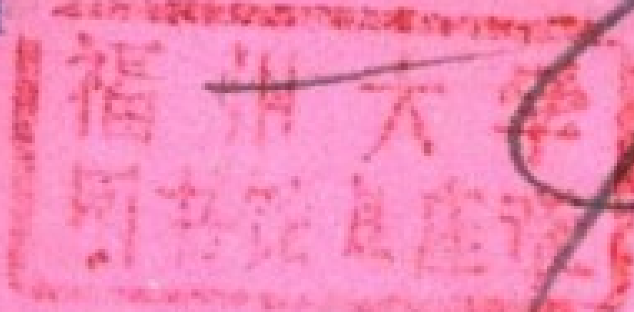
Ajoutons, pour compléter la réputation poétique
petite ville, à laquelle ses détracteurs s'obstinent
son château royal et ses deux mille quatre cents
à donner le nom de bourg, ajoutons, disons-n
compléter sa réputation poétique, qu'elle est situ
ues de Laferté-Milon, où naquit Racine, et à h
Château-Thierry, où naquit La Fonta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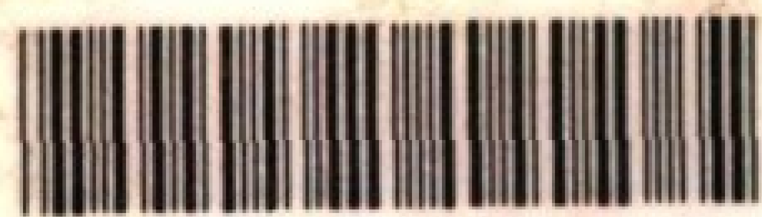
nsignons de plus que la mère de l'auteur de
t d'*Athalie* était de Villers-Cotterets.

ns à son château royal et à ses deux mil
s.

, commencé par François I
es, et achevé par Henri II
à celui de Catherine de M
ns de Diane de Poiti
hevalier avec mad
pe d'Orléans ave
u près inhabité
fils Philippe c
t descendre du
mple rendez-







大仲马选集

昂热·皮都

叶 尊 吴丹丽译





Alexandre Dumas

ANGE PITOU

本书根据 Paris, Calmann-Lévy Editeurs 版译出

昂热·皮都

〔法〕大仲马 著

叶 尊 吴丹丽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5.375 插页 2 字数 [illegible]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ISBN7-5327-1333-4/I·795

定价：22.70元

（沪）新登字111号

目　次

上卷

下卷

上　　卷

第 一 章

故事的主人公和他的出生地

在庇卡底[1]和苏瓦索奈[2]交界的地方，也就是在我们国王的世袭产业，那片名为伊尔德弗朗斯[3]的国土上，有一片五万阿尔邦[4]的森林。这片森林向南北延伸，形成了一大片月牙形的绿洲，维莱科特雷[5]这座小城就坐落在这片绿洲的中央，隐没在弗朗索瓦一世[6]和亨利二世[7]兴建的一大片园林的绿荫丛中。这座小城因为是夏尔·阿尔贝·德穆斯蒂埃[8]的出生地而名闻遐迩。在我们这个故事开场的时候，他正在那儿撰写《致爱米丽关于神话的书简》，以取悦当时那些美貌的女子，他的书简一出版，她们就争相购阅。

那些贬低这座小城名声的人，无视城里的王室的城堡和二千四百位居民，执意说它是个小镇。为了使小城的富有诗意的名声更加完美起见，我们想再补充一句：就是说——为了使它的富有诗意的名声更加完美起见——它离拉辛[9]的出生地拉费尔泰-米隆[10]两里[11]路，离拉封丹[12]的出生地夏托-蒂埃里[13]八里路。

我们还要加一句，《布里塔尼居斯》和《阿塔莉》的作者[14]的母亲就是维莱科特雷人。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城里那座王室的城堡和那二千四百位居民。

这座城堡是由弗朗索瓦一世开始兴建、后经亨利二世接手完成的，城堡上至今还保存着弗朗索瓦一世的蝾螈纹章，以及亨利二世和卡特琳·德·梅迪西丝⑮的姓名起首字母交织而成的图案，四周还有狄安娜·德·普瓦提埃⑯的三片月牙形家徽环绕着。骑士国王和德·埃唐普夫人⑰，路易·菲力浦·德·奥尔良⑱和艳丽的德·蒙德松夫人都曾在这里谈情幽会，可是自从路易·菲力浦亲王去世以后，城堡里就几乎无人居住。他的儿子菲力浦·德·奥尔良⑲在改名为“平等者”之后，就把这座

---

① 庇卡底：旧时法国北部一省，包括今索姆、瓦兹、埃纳三省。

② 苏瓦索奈：法国埃纳省的一个地区，这个地区的主要城市苏瓦松是埃纳省一专区政府所在地，位于巴黎东北九十七公里。

③ 伊尔德弗朗斯：法国古省名，位于巴黎盆地的中部，境内有大片风景优美的森林和法国历代国王兴建的许多宏伟城堡。

④ 阿尔邦：法国旧时的土地面积单位，一阿尔邦相当于二十至五十公亩。

⑤ 维莱科特雷：法国埃纳省一地区首府。

⑥ 弗朗索瓦一世(1494—1547)：法国瓦罗亚王朝国王(1515—1547)，人称骑士国王。

⑦ 亨利二世(1519—1559)：法国国王(1547—1559)，弗朗索瓦一世之子。

⑧ 夏尔·阿尔贝·德穆斯蒂埃 (1760—1801)：法国作家。他写的《致爱米丽关于神话的书简》，尽管文体矫揉造作，在当时却十分有名，尤其受到妇女的欢迎。

⑨ 拉辛(1639—1699)：法国古典主义剧作家。

⑩ 拉费尔泰-米隆：法国埃纳省的一个市镇。

⑪ 本书中的里均为古法里，每古法里约合四公里。

⑫ 拉封丹(1621—1695)：法国寓言诗人。

⑬ 夏托-蒂埃里：法国埃纳省一专区政府所在地。

⑭ 指拉辛。《布里塔尼居斯》和《阿塔莉》是他写的两个悲剧。

⑮ 卡特琳·德·梅迪西丝(1519—1589)：法国王后，亨利二世之妻。

⑯ 狄安娜·德·普瓦提埃(1499—1566)：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情妇。

⑰ 德·埃唐普夫人(1508—1580)：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情妇。

⑱ 路易·菲力浦·德·奥尔良(1725—1785)：奥尔良公爵，一七五九年丧妻后，一七七三年又秘密地和德·蒙德松夫人(1737—1806)结婚。

⑲ 指路易·菲力浦·约瑟夫(1747—1793)：一七八五年他继承了父亲奥尔良公爵的爵位，大革命时改名为“平等者”，曾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但自己最后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王室的城堡降格为狩猎时聚会的场所。

大家都知道，在奥地利安娜①的次子②和查理二世③的妹妹英国的昂利埃特公主结婚的时候，路易十四④曾赐给他弟弟一些采地，维莱科特雷的城堡和森林就是这些采地的一部分。

至于那二千四百位居民，我们曾答应读者也对他们提上一句：他们象所有有二千四百个人聚居的地方一样，芸芸众生，鱼龙混杂。

首先，有几位在附近城堡里歇夏、在巴黎过冬的贵族，他们可笑地摹仿亲王的样子，在城里只有一个临时落脚的地方。

其次，是许多市民。不问天气好坏，每天可以看见他们拿着一把雨伞，在晚饭后走出家门去散步，他们通常总走到园林和森林之间的一道宽阔的沟渠前就止步。这道沟渠离开城区有四分之一里路，人称"哈哈渠"；这无疑是因为那些哮喘病患者发现自己走了一长段路并没有过于气急而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的缘故。

第三，是一大批手艺人，他们整个星期都在干活儿，只有到星期日才出外散步；而比他们境遇好的那些人却可以天天享受这份乐趣。

最后，是一些一无所有的穷苦人，他们连星期日都没有。他们受雇于贵族、市民甚至手艺人，干完了六天活以后，第七天便涌到大树林里，捡些枯木残枝。暴风雨把亲王的大宗产业，那些参天古树吹倒在阴暗潮湿的土地上，东倒西歪，因为对于

---

① 奥地利安娜(1601—1666)：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王后。

② 指菲力浦·德·奥尔良公爵(1640—1701)：路易十四的兄弟，又称王太弟。

③ 查理二世(1630—1685)：英国国王(1660—1685)。

④ 路易十四(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曾竭力扩张王权，加强专制统治，自称"朕即国家"。

暴风雨这个森林的收割者来说，橡树就是麦穗。

如果维莱科特雷不幸在历史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城市，使得考古学家们对它十分关心，一直想来考证它由村庄发展成为小镇、由小镇发展成为城市的过程(这后一个变化过程，有人表示异议)，那么，如同我们说过的，他们一定会记载下这样的事实：这个村庄是从修建在巴黎到苏瓦松的大路两侧的两排房屋开始发展起来的。接着，他们还会补充说，由于它位于一片美丽的森林边沿，居民们逐渐增加，这条大路和别的道路连接起来，象星光那样向四方辐射，通往其他需要和它保持交通往来的小村庄，它的另一头自然地汇集到一个中心，就是外省人称作广场的地方，广场周围盖起了村里最漂亮的房子，这样就成了一个小镇，广场中央造了一个今天装饰有四面日晷的喷泉。最后他们会考证出那个确切的日期，即在那座代表民众最初需要的简朴的教堂旁边，耸立起这座宏伟城堡的基石的日子。这座国王最后一时兴起建造起的城堡，象上文已经说过的那样，起先是国王的行宫，后来成为亲王的府邸以后，今天已经沦为塞纳省一所凄凉可怕的乞丐收容所。

但是在这个故事开始的那个时期，王朝尽管已经摇摇欲坠，却还没有象今天这样彻底倾覆。不错，住在城堡里的已不再是亲王，可是乞丐也还没有住进去。城堡里空荡荡的，只有看管城堡所必不可少的那么几个人住在里面，其中有看门的，管网球场的和小教堂的神甫，所以这座巨大建筑物的窗户，不论是朝向园林的，还是朝向另一个广场——人们很气派地称它为城堡广场——的，都关得严严实实，这更给那个广场增添了不少凄凉寂寞的情调，在广场的一头矗立着一幢小房子，对这幢房子，我希望读者会允许我们说上几句话。

可以说这是一幢只看得见它背面的小房子。然而它的背面，却象有些人那样，代表着它最美观的部分。原来，这幢房子正面朝着城里的一条主要街道苏瓦松街，临街开着一扇笨重的拱形门，而且一天二十四小时，倒有十八个小时阴沉沉地关闭着。可是它的背面却是令人赏心悦目的。因为背面是一个花园，可以看见花园里的樱桃树、苹果树和李树的树梢伸出墙来，在一扇开向广场用来出入花园的小门两侧，各有一棵百年老槐树，每逢春天时节，这两棵老槐树的枝桠，就仿佛从围墙上面伸出来的胳膊，在它们树荫覆盖的地面上，撒下芬芳扑鼻的花朵。

这幢房子是城堡里小教堂的神甫的住宅。神甫主管着领主的教堂，虽然主人不在，大家还是每星期日去教堂里望弥撒。神甫还开办了一所小学校，由于一种特殊的恩典，这所学校有两笔助学金，一笔可以授予一个学生进普莱西学院就读，另一笔可以授予一个学生进苏瓦松神学院学习。不用说捐赠这两笔助学金的，当然是奥尔良家族。神学院的那一笔是摄政王的儿子① 设立的，学院的那一笔是亲王的父亲设立的。所有那些做父母的都对这两笔助学金很眼红，学生们却感到很丧气，他们认为就因为这两笔助学金，他们每星期四得完成额外的作业。

话说，在一七八九年七月的一个星期四，天色黯淡，一场由西向东的暴风雨把天刮得阴沉沉的。上文说过的那两棵茁壮挺拔的老槐树已经脱去了它们嫩绿的春装，树上一些被初夏的热浪蒸黄了的小叶子被风刮了下来。四下里一片沉寂，只有那些偶尔在广场坚实的地面上盘旋打转的落叶沙沙作响，还有一

① 指路易十五的摄政王奥尔良公爵(1673—1723)的儿子路易，他在一七二三年继承了奥尔良公爵的爵位。

只大麻雀追逐着贴地而飞的苍蝇在吱吱尖叫。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城里的灰色尖顶钟楼上的钟敲了十一下。

霎时间，一片欢呼声响了起来，好象是由一整团枪骑兵发出来的，同时还伴有一阵隆隆声，听起来就象雪崩时崩坍的冰雪从一块块岩石上倾泻下来一样。两棵槐树之间的那扇门打开了，或者不如说是冲开了，一群孩子象激流似的涌了出来，跑到了广场上，在那里几乎立刻便组成了五六个欢天喜地、吵吵闹闹的小团体。有些孩子围着一个圆圈，圈内关着陀螺，他们正在玩陀螺游戏；另一些孩子用粉笔在地上画了方格，正在玩造房子；还有些孩子面对许多挖得很整齐的小坑，看他们推出去的球落在哪个坑里来决出输赢。

四周的街坊有几扇窗子朝着这个广场，他们把这些孩子称作捣蛋鬼。在这些贪玩的学生——他们通常总穿着膝盖处磨出窟窿的裤子，胳膊肘那儿破了的上衣——逗留在广场上嬉戏时，可以看见那些被称作懂事的学生的孩子，离开大伙儿，提着书篮，迈着慢吞吞的步子，恋恋不舍地由不同的道路各自回家，家里等着他们的是涂着黄油或果酱的一片片面包，那是因为他们放弃玩耍而特地用来奖赏他们的。根据一些妇女的说法，他们必然是使父母感到快慰、引以为豪的宝贝。他们一般都穿着比较象样的上衣和几乎无可挑剔的裤子。这一点，再加上他们倍受夸奖的文静举止，使他们受到了衣着较差、尤其是没有他们那么循规蹈矩的同伴的嘲笑，甚至憎恨。

除了我们分别指出的贪玩与懂事的这两类学生外，还有第三类，我们管他们叫懒惰的学生。他们几乎从不跟其他的孩子一起走出学校，既不去城堡广场上玩耍，也不回家，因为这类倒霉的学生几乎总是给留在学校里，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同伴

做完翻译作业①在玩陀螺或者吃面包的时候，他们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长凳上，面对课桌，在课余时间，做着他们在上课时没有完成的翻译作业，要是他们的过失严重，除了给留下来以外，还需要动用枝条、戒尺或皮鞭等作最严厉的处罚。

如果有人顺着学生们刚走出校门时走的那条小路走回到教室里去的话，那么在走过果园旁一条隐蔽的小路后，他就会走进一个用作校内操场的大院子。一走进院子，他就会听见楼梯上面传来一个响亮而顿挫有力的嗓音，这时一个学生（我们以历史学家的公正态度不得不把他归入第三类，也就是说懒惰的一类）飞快地跑下楼梯，一面耸动着肩膀，就象驴子想把骑在自己身上的人摔下来，又象那些刚刚挨了一鞭子的学生想要消除痛苦一样。

"啊！你这不信上帝的家伙！你这被逐出教会的小鬼！"那个声音说。"啊，你这个小坏蛋！去你的吧，给我滚！Vade，vade！②别忘了我已经忍耐了三年啦，可是有些家伙竟然坏得连圣父也失去了耐性。今天一切总算结束了，全结束了。带着你的松鼠、你的青蛙、你的蜥蜴、你的蚕子、你的金龟子，滚到你姑母家去，滚到你叔叔家去，如果你有一个叔叔的话。滚吧，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只要我见不到你就行！vade，vade！"

"哦！我的好福蒂埃先生，请您原谅我，"那孩子仍然站在楼梯那儿，用哀求的声音回答说，"为了一处地方用词不当，为了几个句法上的错误，象您那样说的，就值得发这么大的火吗？"

"一篇二十五行的翻译作业里，竟然有三处用词不当和七个句法错误！"先前那个怒气冲冲的声音更为响亮地回答说。

"今天是这样，神甫先生。我承认，星期四一向是我倒霉的

① 指把拉丁文译成法语、把法语译成拉丁文的翻译练习。

② 拉丁文：滚开，滚开！

日子。可是万一明天我的翻译作业做得好，您就不能原谅我今天的不幸吗？说呀，神甫先生。”

“已经三年啦，每到做作业的这一天，你就向我重复同样的话，你这懒骨头！考试定在十一月一日，而我呢，在你姑母昂热利克的请求下，一时心软，同意你去投考今年苏瓦松神学院的那笔助学金；看到我的学生不被录取，听见人家到处说：昂热·皮都是头蠢驴，Angelus Pitovius asinus est.①我还有什么脸去见人。”

为了使好心肠的读者一开始就给予昂热·皮都理应受到的关心，我们得马上说，他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福蒂埃神甫刚才把他的姓名那么别致地拉丁化了。

“哦，我的好福蒂埃先生！唉，我亲爱的老师！”那个学生绝望地回答。

“我，是你的老师！”神甫喊着说，这个称呼使他感到很丢脸。“感谢上帝！我不再是你的老师，你也不再是我的学生了。我不认你这个学生，我不认识你，但愿我从来没有见过你。我不许你提我的姓名，甚至也别向我行礼。Retro！② 可恶的孩子，retro！”

“神甫先生，”不幸的皮都坚持说，他似乎为了一项重大的利益不肯和他的老师闹翻。“神甫先生，我请求您，别为了一篇不好的、有错误的翻译作业就不再关心我。”

“啊！”神甫听到最后这个请求勃然大怒，大声嚷道，一面走下头四级楼梯，昂热·皮都以同样的动作走下末四级楼梯，出现在院子里。“啊！你连翻译作业都不会做，还要强词夺理；

① 拉丁文：意思和前句的译文相同。

② 拉丁文：走开！

你分辨不出用作宾语的名词的主格①，却来算计我的忍耐力！”

“神甫先生，您一直对我挺好，”那个用词不当的孩子这么说，“您只要替我跟考我们的主教大人说上一句好话就成啦。”

“你想让我违背自己的良心，你这可恶的孩子！”

“假如这是为了做一桩好事，神甫先生，那么上帝一定会原谅您的。”

“我决不那样做，决不！”

“再说，谁知道呢？去年，我的奶兄弟塞巴斯蒂安·吉尔贝去考巴黎一所学校的助学金，那些主考人对他就不太严厉，他们对我也许不会比对他更严厉点儿。感谢上帝！那家伙也是一个经常用词不当的人，尽管那会儿他只有十三岁，而我已经十七岁了。”

“啊！瞧，又是一句傻话，”神甫说，一面走完余下的几级楼梯，也出现在院子里，手里拿着那根皮鞭，皮都这时也小心谨慎地和老师保持最初的那段距离。“对，这真是句傻话，”神甫合抱起两只胳膊，愤怒地瞅着他的学生说道。“这就是我教学生推理论证得到的报应！真是个双料的笨蛋！你就是这样记住了那句格言：Noti minora loqui majora volens.②可是正因为吉尔贝年龄比你小，人家才对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比对一个十八岁的大傻瓜肯多宽容一点儿。”

“是的，还因为他是奥诺雷·吉尔贝先生的儿子，吉尔贝先生单在皮尔勒平原，每年靠肥沃的田地就能得到一万八千利弗尔③的收入，”那个善于推论的孩子可怜巴巴地回答说。

---

① 拉丁文的名词具有十二个格(单数六个格和复数六个格)。主格就是某一名词在句子里作为主语所具有的形式。

② 拉丁文：对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声称有了重大发现，罗列上许多详情细节。

③ 利弗尔：法国古代货币，与法郎等值。

福蒂埃神甫望着皮都，撇着嘴，蹙着眉头。

“这句话倒不怎么傻，”他默默地注视了一会儿皮都，嘟哝道……“可是这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有理，实际上并不正确。Species，non autem corpus.①”

“咳！如果我是一个每年有一万利弗尔收入的人的儿子，那该多好呀！”昂热·皮都又说道，他看出自己的回答已经对他的老师产生了一些影响。

“是啊，可是你不是。相反，你无知无识，就象尤维纳利斯②说的那个家伙，是一个Arcadius juvenis③，这句引语是亵渎神明的，”神甫画了个十字，“但并不因此就不正确。我打赌你管保连Arcadius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

“怎么不知道！是阿卡狄亚，”昂热·皮都回答说，一面十分得意地挺直了身子。

“还有呢？”

“还有什么？”

“阿卡狄亚是个产驴子的地方，在古代就象在我们现代一样，asinus④是stultuo⑥的同义词。”

“我可不愿这样理解，”皮都说，“因为我压根儿没想到我尊敬的、为人严肃的老师会自贬身份讥讽人。”

福蒂埃神甫带着和前一次同样聚精会神的样子又望了他一次。

“真个的！”他嘟哝说，他的学生的奉承话使他温和了点儿，

① 拉丁文：外表并不是事物的本质。

② 尤维纳利斯(60?—104?)：古罗马讽刺诗人。

③ 拉丁文：阿卡狄亚的小伙子。按：阿卡狄亚是希腊山区的一省，当地盛产驴子。

④ 拉丁文：驴子。

⑥ 拉丁文：傻瓜。

“有时候你真会发誓说这家伙并不象他看上去那样傻。”

“好啦，神甫先生，”皮都说，他即使没有听到老师的话，至少也看出老师脸上重新现出了那种怜悯的神色。“原谅我吧，您瞧着，明天我将会做出一篇多么好的翻译作业。”

“好吧！我就答应你，”神甫说，一面把皮鞭插在腰带里表示暂缓发落，一面走近皮都，皮都看到他这种息怒的表示，呆在原地没动。

“哦！谢谢，谢谢！”那个学生大声说。

“等一等，别这么快就谢我。是的，我可以原谅你，但有一个条件。”

皮都低下了头，因为他只能由可敬的神甫来摆布，只好顺从地等待着。

“那就是你得正确无误地回答我提的一个问题。”

“用拉丁文吗？”皮都十分不安地问。

“Latinè，”① 老师回答说。

皮都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接着是一阵静默。这当儿，在城堡广场上玩耍的学生愉快的叫喊声传到了昂热·皮都的耳中。

他比头一次更深地叹了一口气。

“Quid virtus? quid religio?”② 神甫问道。

老师不慌不忙地说出的这几个词，却象最后审判时天使吹的号角那样，在可怜的皮都的耳边回响。他两眼迷茫，绞尽脑汁，有一刹那，简直觉得自己可能要疯了。

但是，不管他怎样竭尽全力去思索，仍然一无所获，所以

① 拉丁文：用拉丁文。

② 拉丁文：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宗教？

要他作出的回答只好一直拖延下去。这时只听见那个吓人的提问者慢吞吞地嗅了一下鼻烟。

皮都清楚地看出来，自己必须开口说话了。

"Nescio,"① 他说，希望用这个拉丁词来承认自己不懂，好使老师原谅他的无知。

"你竟连美德是什么都不知道！连宗教是什么都不知道！"神甫嚷道，气得说不出话来。

"用法语说，我就很清楚该怎么说，但是用拉丁文说，我就不行了，"昂热回答说。

"那么，你给我滚到阿卡狄亚去，juvenis，我们之间一切都结束了，小笨蛋！"

尽管福蒂埃神甫威风凛凛地从腰带里抽出了皮鞭，就象一位将军在战斗开始时从剑鞘里拔出剑来一样，但是皮都实在太沮丧了，他并没有拔脚逃跑。

"那我干什么好呢？"可怜的孩子问，他的两只无力的胳膊垂到身体的两侧。"如果我没有希望进入神学院，那我干什么好呢？"

"你会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嗨！这跟我毫不相干。"

那位虔诚的神甫愤怒得几乎要骂人了。

"那么您不知道，我姑姑以为我已经是个神甫啦。"

"哼！她会知道你甚至连当一名圣器室管理人都不配。"

"但是，福蒂埃先生……"

"我命令你走开；limina linguœ.②"

"好吧！"皮都说，仿佛一个人最终作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

① 拉丁文：我不知道。

② 拉丁文：我不想再说了。

似的。

“您可不可以让我拿走我的课桌呢？”皮都问，希望这样拖延一下，福蒂埃神甫会对他又生出怜悯之心。

“可以，”神甫说，“把你的课桌以及放在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拿走。”

皮都可怜巴巴地重新走上楼梯，因为教室在二楼。他走进教室，有四十来个学生围着一张大桌子坐在那儿，装模作样地做功课。他小心翼翼地掀起他课桌的桌面板，看看他的那些小生物是否好好地全在里面，然后带着对他喂养的这些东西十分爱护的样子，轻轻地举起课桌，迈着缓慢而有节奏的步子，重新走到过道里。

福蒂埃神甫站在楼梯口，伸着胳膊，用皮鞭的一头指着楼梯。

昂热·皮都不得不丢脸地在皮鞭下走过，他尽力显得谦卑和畏怯。尽管如此，他经过的时候仍给那条皮鞭抽了最后一下，福蒂埃神甫的最好的学生就是给它抽出来的，不过虽然昂热·皮都挨鞭子的次数比任何别的学生都多，时间也比任何别的学生都长，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使用鞭子产生的却是一个这么不好的结果。

昂热·皮都擦去了最后一滴眼泪，头上顶着课桌，向城里他姑母住的那个地区普勒走去，现在，让我们来介绍一下他的外貌和身世吧。

第 二 章

姑母并不一定是一位好母亲

路易-昂热·皮都在这个故事开场的时候，正如他本人在和福蒂埃神甫谈话中所说的那样，只有十七岁半。他是一个身材瘦长的小伙子，黄头发，红脸蛋，长着一双明亮的蓝眼睛。他身上的那股清新纯朴的青春活力从他那张大嘴上充分显示出来。在他把厚厚的嘴唇张得过大的时候，露出了两排整齐好看的牙齿。这些牙齿在那些打算和他一同进餐的人眼里，显得厉害极了。他的两只长胳膊骨骼粗大，下面是一双象棒槌一样的大手；两条弓形腿，膝头大得象小娃娃的脑袋，把身上那条紧巴巴的黑裤子都顶破了。他的脚虽然很大，但在那双面子已经穿得发红的皮鞋里却觉得很舒适；此外，上身再穿一种长短介乎短上衣和罩衫之间的棕色哔叽小褂。这就是福蒂埃神甫开除的那个学生的体貌特征的忠实写照。

现在我们来谈一下他的品性。

昂热·皮都是一个独生子，他十二岁那年不幸失去了母亲，成了一个孤儿。这就是说，他还没有到懂事的年龄，父亲就去世了。从那时起，这个受到母亲疼爱的孩子就几乎随心所欲地做着他乐意做的事，这使他在体育上进步很大，但在精神教育方面却大大地落后了。他出生在一个名叫阿拉蒙的风景优美的村庄里，这个村庄坐落在离城一里的树林深处。他最初往来奔

走的目的就是探测家乡周围的这片树林，他最初用心思考的事就是和林子里的动物交战。昂热·皮都把他的全部心神都放在这一个目标上，所以十岁那年就成了一名偷猎能手和第一流的捕鸟人。这几乎不要花什么力气，况且也不用什么人教导，完全凭着大自然赋予每个出生在树林里的人的那种本能所具有的力量，这种力量仿佛就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那种本能的一部分。因此，附近没有一处野兔出没的地方他不熟悉。方圆三里以内，没有一个水洼儿①他没有考查过，而且周围凡是可以依靠模仿鸟的叫声来捕鸟的树上，都可以发现他的砍柴刀留下的痕迹。这些不断重复的多种不同的锻炼，使皮都在某些方面变得很有能耐。

凭着他那两只长胳膊和凸起的膝头，他可以抱住轮伐林中保留下的那些最高大的树木。他常常爬上树去，掏最高处的鸟窝，动作异常敏捷和稳健，这使他的伙伴们十分钦佩，倘使是在接近赤道的地方，没准儿还会为他赢得猴子的敬意哩。模仿鸟的叫声捕鸟是一种对于成年人也颇有吸引力的活动，猎手在捕鸟的时候模仿松鸦和猫头鹰的叫声，把鸟儿引诱到一棵树枝上涂了粘鸟胶的树上。因为松鸦和猫头鹰在鸟类中受到普遍的敌视，所以一听到它们的叫声，每只燕雀、山雀和黄雀就会飞来，一心想要拔掉它们的仇敌身上的一根羽毛，可是自己身上的羽毛却往往给粘住了。皮都的伙伴们捕鸟时总用一只真的猫头鹰或一只活松鸦，再不然就用一种特殊的植物做一个诱鸟笛，这样他们好歹总能用它吹出松鸦或猫头鹰的叫声。但是皮都并不注重所有这些准备，不屑于耍弄这些花招。他完全凭着自己的谋略进行战斗，靠着天生的本领布下陷阱；总之，就靠他那张嘴；

① 水洼儿：鸟儿前去饮水的小水塘。——原注

他的嘴能高低自如地发出各种嘁嘁喳喳的刺耳的声音，这不仅能把别的鸟，而且能把同类的鸟也吸引到他的身边来，它们都被他吹出的那种调子，不，被他发出的那种叫声骗得上了当，他学得真是象极了。至于在水洼儿上捕鸟，那对皮都来说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如果在那儿捕鸟收获不大，那么皮都肯定不屑把它视为一种艺术的活动。然而，尽管他本人并不看重这种十分容易得手的捕猎活动，可是在那些最出色的猎手中，还是没有一个人象皮都那样会用蕨铺在一个大得难以全面布置的水塘上，这是一句行话；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会把涂有粘鸟胶的树枝倾斜得恰到好处，使最最狡猾的鸟儿也无法在枝条上面或下面喝水；也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手那么稳，目光那么准确，能把树脂、植物油和胶水成份不等地、巧妙地和在一起，调制成那种既不太稀、也不容易剥落的粘鸟胶。

不过，人们对于一个人的才能的看法总是随着他在里面一显身手的剧场，以及坐在场里看他表演的观众而发生变化的；皮都呆在他的家乡阿拉蒙的那些庄稼汉中间，也就是说，呆在那些一贯至少向大自然索取一半他们赖以为生的收入的人中间；因而他也象所有那些人一样，生来就厌恶文明。他们对皮都都很器重，所以他那可怜的母亲决没有想到他走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人家花了很大费用让人接受的那种十分完善的教育，跟她这个在这方面得天独厚的儿子免费给自己受的教育，毫无共同之处。

但是，当这个好心的女人一病不起，感到自己快死了，明白孩子就要被一个人孤零零地撇在世上的时候，她心里才突然起了疑虑，想给这个就要没有爹娘的孩子找个可以依靠的人。于是她回想起十年前的一天深夜，有个青年人跑来敲她的门，

把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带来交给她抚养，为此他不仅留给她一笔数目可观的现款，而且还在维莱科特雷的一个公证人那儿存放下另外一笔数目更大的款子。她起先对这个神秘的青年人的情况一无所知，只晓得他姓吉尔贝。但是大约三年前，她又见到了他。那时他二十七岁，举止有点生硬，说话专断，态度冷冰冰的。可是等他一见到他的孩子，他脸上的那种冷漠神色就一下子消失了。他发现孩子长得既漂亮，又结实，脸上笑盈盈的，养得正象他要求的那样，成了自然的宠儿。于是他紧紧握住这个好心肠的女人的手，对她说了这么一句话：

"万一需要什么帮助，就来找我好了。"

接着他领着孩子，打听了一下去埃尔梅农维尔①的路径，便和他的儿子一起前去参拜卢梭的墓，过后他又回到了维莱科特雷。他在那儿呼吸到的清新空气，以及公证人告诉他的关于福蒂埃神甫开办的那所学校的好处无疑打动了他的心，因此便把小吉尔贝托给神甫照管。他一接触这个高尚的人就对他那副哲学家的气度发生好感，因为当时哲学具有一种压倒一切的气势，就连神职人员也不免受其影响。

随后他就动身返回巴黎，把他在那儿的住址留给了福蒂埃神甫。

皮都的母亲知道所有这些细节。临终时，她脑子里忽然想起吉尔贝讲的那句话："万一需要什么帮助，就来找我好了。"这是上天给她的一种启示。上帝肯定早就安排好了所有这一切，好使可怜的皮都得到多于他也许即将失去的东西。她派人把本堂神甫请来，可她不会写字，于是神甫就替她给吉尔贝大夫写

① 埃尔梅农维尔：法国瓦兹省的一个市镇，位于巴黎东北四十七公里，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卢梭的墓就在那儿。

了一封信，当天送到了福蒂埃神甫那儿，福蒂埃神甫赶紧在信封上写上地址，把信送到邮局。

这一切都做得正是时候，两天后那个可怜的女人就死了。

皮都年纪太小，还不能完全感觉到他遭到的这个巨大的不幸。他向着母亲痛哭，并非因为他明白她已长眠不起，永远和他分离，而是因为发现她身体冰冷，脸色苍白，完全变了样子。随后这个可怜的孩子才本能地猜到他家的这个守护神已经飞走了。房子里少了他的母亲，变得空荡荡的，不能居住。他不但不明白自己今后应该如何生活，而且对于下一天应该怎么度过也不清楚。因此，等他把母亲的遗体送到墓地，等泥土哗啦啦地落到棺材上，堆成了一个圆形的新鲜、疏松的小土丘以后，他就在上面坐了下来。人们百般劝说，要他离开，可他总摇摇脑袋，说他决不离开他的母亲马德莱娜，他要呆在她呆的地方。

在那天白天余下的时间里，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夜晚，他都一直坐在母亲的坟头上。

就在那儿，那位可敬的大夫——我们是否已经告诉读者皮都未来的保护人是个医生？——就在那儿，那位可敬的大夫找到了他。当时大夫充分意识到他以前作出的那个许诺使他必须担负的义务，所以为了履行这个义务，他在皮都母亲的那封信送出后几乎还不到四十八小时就亲自赶来了。

昂热第一次见到大夫的时候年纪还很小。但是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幼年时头脑里产生的一些深刻的印象是永远也忘不了的，再说，这个神秘的青年人路过他家时又留下了自己的踪迹。他把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那个幼小的婴孩留在他家里，还使他和母亲生活得很舒适。每当昂热听见他母亲提到吉尔贝这个名字的时候，总感到她的声音里带有一种好似崇敬的感情。后来，

当他成了一个成年人，有了一个大夫的头衔，又上他们家来的时候，当他不顾过去已经给过他们的许多恩惠，还对他们的未来作出许诺的时候，皮都从他母亲的那片感谢声中，看出自己也应该表示一下谢意，于是这个可怜的孩子便结结巴巴、自己也不清楚什么意思地说了几句曾经听他母亲说过的什么牢记不忘、衷心感谢之类的话。

因此，他刚看到大夫经过公墓的栅栏门，走到长满青草的坟墓和断裂的十字架中间，他就认出了他，站起身向他迎了过去。他知道，对于这个在他母亲的要求下赶来的人，他不能象对别的人那样表示拒绝。所以，当吉尔贝牵着他的手，领他走出墓地的时候，他并没有反抗，只是满面泪痕地回头瞅了一眼。墓公门口有一辆漂亮的双轮轻便马车，他带这个可怜的孩子上了车，暂时把皮都母亲的那幢房子托付给那些因为皮都遭到不幸而表示关怀的善意的公众，径自把这个受他保护的小孩子领到城里，和他一起住进了当时城里最好的那家旅店，太子客栈。他刚在那儿安顿好，就立刻派人去找裁缝，那个裁缝事先接到通知，随身带来几件现成的衣服。大夫考虑周到地给皮都挑了几件比他身材长那么二三寸① 的衣服，按照我们的主人公生长的速度，用不了多久就不会再嫌这些衣服长了。接着大夫就和他一起往城里我们已经说过的那个叫做普勒的地区走去。

皮都越走近这个地区，他的步子就放得越慢。因为显然大夫是带他上他姑母昂热利克的家里去。尽管这个可怜的孤儿平时很少见到他的教母——因为皮都那个富有诗意的教名就是昂热利克姑母赐给他的，但是他仍然对这个可敬的长辈怀有一个可怕的印象。

---

① 指法寸，一法寸等于十二分之一法尺，约合二十七点零七毫米。

确实，昂热利克姑母对于皮都这样一个一贯受到母亲关心照料的孩子来说一点没有什么讨人喜欢的地方。昂热利克姑母是个年龄约有五十五到五十八岁的老姑娘，她奉行的那些十分繁琐的教规使她显得很愚蠢，她对虔诚有着一种错误的理解，因而反常地把内心所有温柔、怜悯、仁慈的感情都压抑下去，养成了一种原来就有的贪财好利的习性，这种习性由于她和城里那些盲目虔信宗教的妇女的频繁做交易而变得越加变本加厉。她并不完全依靠别人的施舍来维持生活，不过，除了在教务会的许可下出租教堂里的椅子，以及出售她纺的亚麻布以外，她也不时从一些虔诚的人手里接受一小笔钱，他们都被她矫揉造作的那副笃信宗教的样子哄得上了当。她把人家送给她的那些铜币先换成银币，再用银币换成一个个金路易①，随后这些金路易就变得无影无踪，既没有人看见它们消失，也没有人怀疑它们存在。这些金路易一个接一个地都给塞进了她坐在上面干活的那个椅垫。它们一到了这个藏身之地，就摸索到了好多和它们一样的金币，这些金币象它们一样也是一个个地攒起来的，而且象它们一样也不会再被使用，直到不知哪一天，这个老姑娘死了，才会落到她的继承人的手中。

吉尔贝大夫牵着大个儿皮都的手要去的地方正是这位可敬的长辈的住所。

我们之所以把皮都叫做大个儿，是因为从他出生后的那个季度开始，他就一直长得比他那个年岁的孩子要高。

罗丝-昂热利克·皮都小姐在打开门让大夫和她侄子进屋的时候，心里正感到很愉快。那天阿拉蒙的教堂里在为她的弟

① 金路易：有路易十三等人头像的法国旧金币，初期值二十四利弗尔，后值二十利弗尔。

媳妇做追思弥撒，而在维莱科特雷的教堂里却举行了好几场婚礼和洗礼。所以她靠出租椅子一天竟然赚到了六个利弗尔。昂热利克小姐把这些苏[1]换成一个大埃居[2]，随后把它和另外三个以前不同时期攒下来的埃居合在一起，换了一个金路易。这个金路易那时刚给塞进椅垫，和其他那些金路易搁在一块儿。多积攒起一个金路易的日子对昂热利克小姐来说自然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好日子。

昂热利克姑母在干这件事的时候一直把门关着，就在她重新开开门，又绕着椅子转了一圈，确信外面没有什么东西会暴露出椅垫里的财宝的时候，大夫和皮都从外面走了进来。

那个场面看上去也许很动人，但是在吉尔贝大夫那样一个目光准确的观察家的眼里，却显得十分可笑。这个虔诚信教的老姑娘一看到她的侄子，就赶紧说了几句话，对她爱得很深的那个可怜的弟媳妇表示哀悼，同时还做出一副淌泪抹眼的样子。大夫在作出如何对待这个老姑娘的决定之前想要先看透她的用心，所以他摆出一副说教的架势，开始对昂热利克小姐讲述姑母对自己的侄子所应负有的责任。但是在大夫阐述这番道理的时候，在他嘴里说出一些悦耳动听的话的时候，老姑娘的湿润的眼眶里的那些看不大见的泪水渐渐地被她那枯干的眼睛吸干了，整个脸又变得干巴巴的，好象盖了一层羊皮纸。她用左手托住她的尖下巴，用右手的枯瘦的手指计算起出租椅子每年给她带来的大致的钱数。因此她计算完毕的时候大夫的话也正好讲完。于是她可以立刻回答说，尽管她对她的可怜的弟媳妇怀有十分深厚的感情，对她的亲爱的侄子相当关心，因为她既是

---

① 苏：法国辅币名，旧时相当于二十分之一利弗尔，今相当于二十分之一法郎。

② 埃居：法国银币，种类很多，价值不一，一般值三法郎，亦即三利弗尔。

他的姑姑，又是他的教母，但是她收入不多，实在没法增加什么别的开销。

而大夫呢，早就预料到她会拒绝，所以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他是一个新思想的伟大的信徒，当时拉瓦特①的著作的第一卷刚刚出版，他就已经运用这位苏黎世哲学家的观相学说来研究昂热利克小姐那张瘦长、蜡黄的脸了。

这番观察使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老姑娘的那双炽热的小眼睛、她的长鼻子和那两片薄嘴唇都显示出她是一个贪婪、自私、伪善的人。

所以昂热利克小姐的答复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一点也没有使大夫感到惊奇。然而作为一个观察家，他还想看看这个表面笃信宗教的女人身上的这三种恶劣的品质究竟发展到了何种程度。

“但是，小姐，”他说道，“昂热·皮都是一个可怜的没爹妈的孩子，他是您的亲弟弟的儿子呀。”

“当然啦！”老姑娘说道，“可您听我说，吉尔贝先生，这每天至少得多花我六个苏，而且这还是说得最低的哩。因为这个孩子每天至少得吃一斤面包。”

皮都做了一个鬼脸，因为他平时单单早餐就要吃一斤半面包。

“还不算给他洗衣服的肥皂，”昂热利克小姐又说道，“我记得他总把衣服弄得很脏。”

确实，皮都把衣服弄得很脏，我们要是记得他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就可以理解了。但是，应该说句公道话，他弄脏衣服

① 拉瓦特(1741—1801)：瑞士用德语写作的作家、思想家和神学家。他在一七七五年写的《观相论集》是他论述观相术的一本重要著作。

的次数还没有他扯破衣服的次数多。

“嗨!”大夫喊道，“呸，昂热利克小姐，象您这样一个一心奉行基督的仁爱精神的人能对自己的侄子和教子这样精打细算吗?”

“还不算补衣服的费用，”老姑娘气冲冲地喊道，她回想起曾经看到她的弟媳妇马德莱娜给皮都的上衣和裤子打了不少补丁。

“这么说，”大夫说，“您拒绝收留您的侄子罗?——那么这个被他姑姑推出门去不管的孤儿就只好到陌生的人家去请求施舍了。”

昂热利克小姐尽管十分贪婪，但是，她觉得，倘若她的侄子由于她不肯收留而被迫采取这一个极端的步骤，那她自然而然会受到别人的憎恶。

“不，”她说道，“由我来照管吧。”

“啊!”大夫喊道，在这颗他认为已经变得冷酷的心灵里他高兴地发现了一丝美好的感情。

“是的，”老姑娘接着说道，“我要把他托付给封丹堡的奥古斯丁教派的修士，他可以在修道院里当名辅理修士。”

我们先前已经说过，大夫是一个哲学家①。那时候，哲学家这个词的含义大家都知道。

因此，他当即决定，不让奥古斯丁教派得到一名新的教士，他所表现出来的那股热情就跟奥古斯丁教派的修士要想从哲学家们的手里夺取一名信徒时一样。

“好吧，”他把手深深地插到口袋里说道，“亲爱的昂热利克小姐，既然您的境况这么困难，既然您个人缺少收入，不得不

① 当时的哲学家系指宣扬“启蒙”理论及反对启示宗教的哲学家。

要求别人来救济您的侄子，那我还是去找一个什么别的人，他也许能比您更有效地把我准备拿出来的那笔款子用在抚养这个可怜的孤儿身上。——我必须回美洲去一次，临走之前，我要把您的侄子皮都送到某个细木工匠或车匠那儿去做学徒。他本人也可以选一门他所喜欢的职业。我在国外的时候，他会不断成长，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他那门职业中的行家了。到时候，我再考虑能为他做点什么事。来吧，可怜的孩子，吻一下你的姑姑，"大夫接着说道，"然后咱们走。"

大夫还没有把话讲完，皮都就伸出两条长胳膊，冲到那位可敬的小姐面前。他确实迫不及待地想拥抱他的姑母，只消这个亲吻意味着他和他的姑母永远分开。

但是一听见款子这个词，又看到大夫把手伸进口袋的动作，随后又听见那只手在紧绷绷的、可以估计得出钱的数目的衣袋里把一堆大埃居弄得丁当作响，老姑娘立刻感到那股贪婪的欲火又涌上了她的心头。

"啊！"她说道，"亲爱的吉尔贝先生，有件事您一定很清楚。"

"哪一件？"大夫问。

"唉，天哪！那就是世上没有一个人会象我这么爱他，这个可怜的孩子！"

她用两只瘦骨嶙峋的胳膊搀住皮都张开的胳膊，在她侄子的两边脸蛋上冷冷地吻了一下，使得他从头到脚感到毛骨悚然。

"哦！当然罗，"大夫说，"这一点我很清楚。我并不怀疑您对他的感情，所以才把您看成他的亲人，直接把他带到您这儿来。但是，亲爱的小姐，您刚才对我说的那番话使我相信您虽有一番诚意，但却无能为力。我看得出来，您太穷了，不能帮助这个比您更穷的孩子。"

"哎！好心的吉尔贝大夫，"老姑娘说道，"仁慈的上帝不是在天上吗？他不是从天上哺育着他创造的芸芸众生吗？"

"这话说得不错，"吉尔贝说道，"可是虽然它给鸟儿提供食物，但却不能使孤儿当上学徒。而这正是我们应该为昂热·皮都去做的，但是您的收入不多，肯定会觉得费用太大。"

"可是，大夫，如果您拿出那笔款子来的话——"

"什么款子？"

"就是您说起的那笔款子，您口袋里装着的那笔款子，"老姑娘一面说一面把她那蜷曲的手指指向大夫那件栗色礼服的垂尾。

"我当然会把这笔款子交给您，亲爱的昂热利克小姐，"大夫说，"但是我得告诉您，这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那就是孩子必须有一个职业。"

"他会有的，大夫，我以昂热利克·皮都的名义向您保证，"老姑娘说道，眼睛紧紧盯着大夫身上那个微微摆动的口袋。

"您保证这样做吗？"

"我保证这样做。"

"当真的，是吗？"

"是真心实意的。亲爱的吉尔贝先生，我发誓这样做。"

昂热利克小姐把她那只瘦骨嶙峋的手平伸出去。

"那么好吧，"大夫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圆鼓鼓的钱袋，"您瞧，我打算把钱交给您；您准备对这个孩子负责吗？"

"我以耶稣十字架起誓！吉尔贝先生。"

"不要这么赌咒发誓，亲爱的小姐，我们还是签个协议吧。"

"我一定签，吉尔贝先生，我一定签。"

“当着公证人的面？”

“当着公证人的面。”

“那好，我们就上尼盖老爹那儿去吧。”

正如每个读过《约瑟夫·巴尔萨摩》①的读者所知道的那样，尼盖老爹是当地最有名气的公证人。大夫早就和他相识，所以这么友好地称呼他。

尼盖老爹也是昂热利克小姐的公证人，所以她对大夫选的这个人没有任何意见。她跟着他，走到尼盖的事务所。在那儿，公证人把罗丝-昂热利克·皮都小姐作出的保证记录下来。她答应照管她的侄子路易-昂热·皮都，并使他去从事一种体面的职业，为此她每年可以领到两百利弗尔。这份协议为期五年；大夫在公证人那儿存放了八百利弗尔，把另外那两百利弗尔预先付给了昂热利克小姐。

第二天，大夫和他的一个我们就要提到的佃农结清了几笔帐以后，就离开了维莱科特雷。皮都小姐象个贪得无厌的人那样靠着大夫预付给她的那两百利弗尔，又把八个漂亮的金路易塞进了她的椅垫。

至于剩下的那八个利弗尔，就给放在一个最近三四十年曾经摆过大量种类繁多的钱币的彩釉小茶盘里，等待她以后两三个星期日的收入来把这笔款子凑满二十四个利弗尔。到了这个数目，就象我们已经解释过的那样，上述这笔款子就换成金币，从盘子里钻进了椅垫。

① 《约瑟夫·巴尔萨摩》是大仲马描写法国君主政体腐败和衰亡过程的这套小说的第一部，《王后的项链》是第二部，本书是第三部。

第　三　章

昂热·皮都在他姑母家的生活

我们已经看到昂热·皮都不喜欢在他那位好心的姑母家里呆得太久：这个可怜的孩子早就养成了跟动物作战的习惯，具有一种和动物相同、也许甚至超过动物的本能，所以他事先就料到了呆在姑母家他会感受到的种种烦恼、苦难和厌恶。我们不说失望，因为我们看到他在这件事上一刻也没有产生过什么错觉。

且说，在吉尔贝大夫启程后，让皮都学手艺的事就再也没有谈起，但是我们必须说明，皮都并不是为了这件事对他姑母感到不满。好心的公证人倒多次向昂热利克小姐提起她和大夫订的那个正式协议，但是老姑娘总回答说她的侄子年纪还小，况且身体单薄，不能去从事那些也许他力不能及的工作。公证人听了她的这些话，称赞她心肠真好，于是便把皮都学手艺的事推迟到下一年。这样并没有耽误什么时间，因为孩子当时才刚满十二岁。

皮都在他姑母家住下以后，当他姑母正盘算着应该怎么充分利用他的时候，这个重新回到林子里，或者说几乎回到林子里的孩子却已经对周围的地形察看了一番，以便在维莱科特雷过上他在阿拉蒙过的那种生活。

是的，他在周围转了一圈，就知道最好的水洼儿是在去当

普勒①、贡比涅②和维维埃尔③的那三条路上，猎物最多的地方是在那片名叫狼原的荒地上。

皮都经过这番察看，相应地做了一些准备。

当地不必花费什么本钱、轻而易举便能搞到手的两样东西，就是粘鸟胶和粘鸟枝。把冬青树的树皮用槌捣碎，然后用水冲洗一下，就成了粘鸟胶；至于粘鸟枝，在周围那些桦树上，可以用于这方面的枝条多得不得了。因此，皮都不声不响地做了一千根粘鸟枝和一罐优质的粘鸟胶。有天晚上，他去面包店买了一个四斤重的面包，把费用记在他姑母的帐上。第二天清早，他拿了这个面包就跑出去了，在外面呆了整整一天，直到天黑才回家。

皮都并不是没有考虑过后果就决定这么做的。他料到他的姑母会大发雷霆。虽然他没有苏格拉底④那么聪明，但是他对昂热利克姑母的脾气却很了解，就象阿尔西比阿德⑤的这个著名的老师了解他妻子克桑蒂普⑥的脾气一样。

皮都的预见并没有错；但是他打算用把自己那天打到的猎物交给这个老姑娘来对付这场风暴。只是他猜不出自己会在什么地方遭到袭击。

他进门的时候就遭到了袭击。

昂热利克小姐藏在门的后面，好在他侄子进门时立刻抓住

① 当普勒：法国埃纳省的一个市镇。

② 贡比涅：法国瓦兹省的一个专区政府所在地，位于巴黎东北八十二公里。

③ 维维埃尔：法国埃纳省的一个市镇。

④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古希腊大哲学家。

⑤ 阿尔西比阿德（公元前450—前404）：雅典著名将军，虽然曾从苏格拉底学习，但是轻浮好名，终于在政治上失败；雅典在公元前四〇四年被斯巴达攻陷后，他准备奔降波斯，被人刺死。

⑥ 克桑蒂普：苏格拉底的妻子，以脾气暴躁而出名。

他。所以当皮都大着胆子刚跨进房间的时候，他的后脑勺上就挨了一个巴掌，他不用再问什么，就清楚地知道这是老姑娘的那只干枯的手打的。

幸好皮都的脑袋很硬；虽然他的身子给那个巴掌打得只是晃了一晃，可是为了使他的姑母软下心来，他还是假装跌跌撞撞地倒在了房间的另一头。他的姑母那一下打得实在太猛，把手指弄得生疼，心里越发恼怒。皮都在房间的另一头，看到他姑母拿着纺纱杆，又向他扑来，就连忙从口袋里掏出那个他打算用来使他的出走获得原谅的护身符。

原来他口袋里约有二十三四只鸟儿，其中有十二三只红喉雀，六七只斑鸫。

昂热利克小姐惊异地瞪大了眼睛，表面上仍在责骂她的侄子，但她一面骂着，一面却一把抓住皮都打来的猎物，向灯前走了三步。

“这是什么东西？”她问道。

“您看得很清楚，好昂热利克姑姑，”皮都答道，“这些都是鸟儿。”

“可以吃吗？”老姑娘急忙问道，她作为一个信徒自然很贪吃。

“可以吃！”皮都重复了一遍。“对不起！我想红喉雀和斑鸫当然可以吃罗！”

“你从哪儿把这些鸟偷来的，小坏蛋？”

“不是偷的，是我抓到的。”

“怎么抓的？”

“在水洼儿上抓的呀！”

“什么水洼儿？”

皮都惊异地望着他的姑母，他不明白世界上怎么有人受的教育如此粗浅，竟连水洼儿是什么都不知道。

“水洼儿？”他说。“嗨！就是水洼儿呗。”

“是的，但是淘气鬼，我还是不知道什么叫水洼儿。”

皮都对一切无知的人都十分同情，就说道：

“水洼儿就是小水塘。森林里象这样的水塘有三十来个。我把粘鸟枝放在水塘的周围，等鸟儿飞来喝水的时候，由于它们这些傻瓜不知道设了圈套，就被我抓住了。”

“用什么呢？”

“用粘鸟胶。”

“啊！啊！”昂热利克姑母喊道，“我明白了，但是钱是谁给你的？”

“钱！”皮都喊道，奇怪别人竟以为他身上会有一个子儿；“钱吗，昂热利克姑姑？”

“是呀。”

“没有人给我。”

“那么，你是用什么去买粘鸟胶的呢？”

“粘鸟胶是我自己做的。”

“粘鸟枝呢？”

“也是我自己做的。”

“因此，这些鸟……”

“嗯！姑姑？”

“用不着你花一个子儿？”

“只消弯下腰去把它们捡起来就行了。”

“你能常常到水洼儿边去吗？”

“每天都可以去。”

“好。”

“不过，不应该……”

“不应该……什么？”

“每天到那儿去。”

“这是什么缘故呢？”

“噢！因为那样会把事情搞糟的。”

“会把什么搞糟呢？”

“水洼儿呗。您知道，昂热利克姑姑，那样一来，我抓着的那些鸟……”

“怎么呢！”

“怎么！它们就再也不会到水洼儿上来了。”

“说得对，”姑母说。

自从皮都在昂热利克姑母跟前生活以来，这还是头一回姑母认为他说的话有理，所以他听了这句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赞许的话，感到非常开心。

“但是，”他说道，“我不到水洼儿边去的那些日子，可以到别的地方去。我不去抓鸟的那些日子，可以去抓别的东西。”

“抓什么呢？”

“嗨！抓兔子。”

“兔子？”

“对。我们把兔子肉吃了，然后把皮卖掉。一张兔皮值两个苏。”

昂热利克姑母用赞许的目光望着她的侄子。她以前从来没有把皮都当作一个这么伟大的经济学家。皮都刚刚却已经显示出他是这么个人。

“不过，是否由我去把兔子皮卖掉呢？”

"当然罗,"皮都答道,"就象妈妈马德莱娜以前所做的那样。"

孩子的脑子里从来没有想到除了吃到自己打的猎物以外,他还可以要求别的酬劳。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去抓兔子呢?"昂热利克小姐问道。

"嗐!那得等我有了套索,"皮都答道。

"那么,你就做些套索好了。"

皮都摇了摇头。

"粘鸟胶和粘鸟枝你不是做得很好吗?"

"噢!我会做粘鸟胶和粘鸟枝,这话不假;但是我不会做铜丝,杂货店有现成的可以买到。"

"要花多少钱呢?"

"哦!用四个苏,"皮都扳着手指计算了一下,答道,"我就可以做二十四个兔套。"

"用二十四个兔套,你能抓到多少只兔子呢?"

"这就要看情况了,——四只,五只,也许六只,——而且兔套可以用上许多次,只要不给守林人发现。"

"拿着,这儿是四个苏,"昂热利克姑母说,"你上当布伦先生那儿去买些铜丝,明天就去抓兔子。"

"我明天去把兔套安置好,"皮都说,"但是要等到后天早上我才知道是否有兔子给套住。"

"那么好吧,你就去干吧。"

城里铜丝的价钱没有乡下那么贵,因为阿拉蒙的商贩们都在维莱科特雷进货,所以皮都用三个苏就买了可做二十四个兔套索的铜丝。他把剩下的一个苏拿回来交给他的姑母。

孩子的这种出乎意料的诚实行为差点把老姑娘感动了。有

一刹那，她想把这个没有用掉的苏赏给皮都。但是皮都的运气实在不好，这是一个给槌子敲扁了的铜币，在黄昏的暗淡光线下，可能被当成是一个两个苏的铜币。昂热利克小姐认为自己不该把一个可以给她带来百分之百的好处的钱就这么脱手放掉，所以就又把那个苏放进了口袋。

皮都注意到她的这个动作，但是并没有加以分析，他绝没有想到他的姑母会给他一个苏。

他立刻动手做兔套。

第二天，他问昂热利克姑母要一个口袋。

“干什么用?”老姑娘问道。

“因为我需要一个，”皮都答道。他显出一副非常神秘的样子。

昂热利克小姐把侄儿要的口袋交给他，在里面放了几块面包和干酪，给他当早餐和午餐。皮都一大早就前往狼原去了。

昂热利克姑母则开始拔去那十二只红喉雀的羽毛，准备用它们来做自己的早餐和午餐。她把两只斑鸫送给福蒂埃神甫，把另外四只卖给了金球客栈的老板，每只卖了三个苏。那个老板还答应她以后送去的斑鸫都付同样的价钱购买。

昂热利克姑母满心喜悦地转回家去。上天的恩泽跟皮都一起进入了她的家门。

“啊!”她一面吃着那些象雪鹀一样肥、象莺一样细嫩的红喉雀，一面喊道，“常言道，好有好报，真一点儿也不错。”

傍晚的时候，昂热回来了；他拎的那个口袋圆鼓鼓的。这一回，昂热利克姑母没有呆在门背后等他，而是站在大门口；她也没有给他一个巴掌，而是做出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来迎接他。

“我回来了！”皮都喊道，带着那种感到自己充分利用了一天时间的坦然神色走进房间。

“你带着你的口袋，”昂热利克姑母说道。

“带着，”皮都说。

“口袋里装着什么？”昂热利克姑母问道，一面好奇地伸出一只手来。

“一些榉实①，”皮都说。

“榉实！”

“不错。您一定知道，昂热利克姑姑，要是狼原的守林人拉热内斯老爹看到我没带口袋在他的林子里转悠，他就会对我说：‘你这个小流浪汉到这儿来干吗？’更何况他还会猜想到别的事情。我带着口袋，他要是问我上这儿来干吗，我就回答说，‘瞧！我到这儿来捡榉实；这个地方的榉实是禁止捡的吗？’——‘不。’——‘那么，既然可以，您就没什么话好说了。’真的，拉热内斯老爹如果再说什么，那就是他的不是了。”

“这么说，你把这一天的时间都用来捡榉实，而没去安置兔套，你这个懒骨头！”昂热利克姑母大声嚷道，她好象从侄子耍的这些花招里看到兔子从她手里溜走了。

“相反，我一面安置兔套，一面拾取榉实，好让他瞧见我在干活。”

“他一句话都没跟你说吗？”

“当然说了。他说：请代我向你的皮都姑姑问候。哎！您说拉热内斯老爹是不是个老实人？”

---

① 我们需要告诉那些不象我们那样熟悉森林法的读者，榉实就是山毛榉的果实。这种可以榨出不少油来的果实是穷人们的一种吗哪（《圣经》中所说古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里所获得的神赐食物），每年有两个月从天上落到他们手里。——原注

“那兔子呢？”昂热利克姑母又问道，什么都不能使她忘掉这个主要的想头。

“兔子？噢！月亮要在半夜时分升起，我一点钟去看看是不是有兔子给套住。”

“去哪儿？”

“树林里。”

“怎么，你要在深夜一点钟到树林里去吗？”

“是的。”

“你不觉得害怕吗？”

“怕什么？”

昂热利克姑母对皮都的胆量不禁又感到很惊奇，就象她曾经对皮都的算计感到意外一样。

其实，皮都单纯得象个天真烂漫的孩子，根本不知道那些使城里孩子感到害怕的胡编的危险。

因此，半夜时分，他就动身贴着墓地的墙根笔直往前走去。这个天真的孩子从来都无拘无束，从未想到有什么地方触犯过上帝和哪个人，所以他对于死人就象对于活人一样并不感到有什么惧怕。

他只怕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拉热内斯老爹。所以，他小心地绕了一个圈子，从守林人的屋子旁边经过。那所屋子的门和窗都关着，里面没有一点儿光亮，为了切实地搞清楚守林人在屋里，而不在林子里，皮都开始学了几声狗叫，他学得象极了，拉热内斯老爹的那只短腿猎犬隆弗洛听了竟没有识破，跟着也大声地叫了几声作答，一面往门下面狂嗅。

这时候，皮都才定下心来。既然隆弗洛在屋里，那么拉热内斯老爹肯定也在里面。拉热内斯老爹和他的隆弗洛总呆在一

块儿，只要发现他们中的一个，那就肯定马上可以看到另一个。

皮都的心里再也没有什么疑虑，于是就迈步往狼原走去。在那儿，兔套已经给扯紧了，有两只兔子落了套给勒死了。

皮都把它们放到自己那件现在太长、一年过后大概又会变得太短的上衣的大口袋里，接着就回他姑母家去了。

老姑娘已经睡下了，但是她的那颗贪婪的心使她无法入眠。她象佩雷特①一样，计算着每星期四张兔皮能给她带来多少收入，她算得入了神，怎么都不能闭上眼睛；因此，她问皮都抓到几只兔子的时候，声音紧张得直发颤。

“两只。嗨，当然啦！昂热利克姑姑，要是我没能给您带回来更多的兔子，那可不是我的错。看上去拉热内斯老爹看守的那片树林里的兔子很狡猾。”

昂热利克姑母的希望得到了满足，甚至还超出了她的预想。她高兴得直哆嗦，伸手抓住了那两只不幸的动物，仔细察看了一下它们身上那完好无损的毛皮，随后把它们放进了她的食品柜。自从皮都想到要给这个食品柜提供食物以来，里面还从没摆过这种吃的东西。

接着，她用一种相当柔和的声音，催皮都躺下睡觉，这个疲乏的孩子立刻照她的话做了，甚至也没有要点点心充饥，这使姑母对他感到很满意。

两天以后，皮都又去试了一趟，这一回比头一回的运气好些，他抓到了三只兔子。

两只给送往金球客栈，另一只给送到神甫的宅第。昂热利克

① 佩雷特：拉封丹的寓言诗里提到的一个卖牛奶的姑娘，她头上顶着一个牛奶罐进城，一路梦想把奶卖了，可以买一百个鸡蛋，孵出小鸡养大，卖了买猪，猪卖了又买牛，牛生了小牛，她看见小牛在草地上欢蹦乱跳，高兴得自己也跳起来，把牛奶罐从头上摔下来，于是一切都变成了泡影。

姑母对福蒂埃神甫十分殷勤关切，神甫则把她引荐给了他堂区内的所有虔诚的人士。

三四个月就这么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昂热利克姑母心里乐滋滋的，皮都也觉得他的处境还不错。实际上，皮都在维莱科特雷过的这种生活跟他以前在阿拉蒙过的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所缺的只是母亲对他的疼爱而已。但是一个意外的本来应该可以预见到的情况忽然打断了他姑母的财路，使他不能再出外打猎了。

他们收到了吉尔贝大夫从纽约写来的一封信。这个出门游历的哲学家在踏上美洲大陆的时候，并没有把那个受他保护的孩子忘掉。他给公证人尼盖写了一封信，打听他的指示是否已经得到执行，如果还没有执行，他要求履行协议，假如老姑娘不愿履行的话，则中止协议。

情况变得很严重。这关系到公证人的责任。因此尼盖老爹来到了皮都姑母家，拿着大夫的那封信，敦促她履行她许下的诺言。

再也没有什么法子好拖延了。说皮都身体不好的所有托词都被孩子的体格揭穿了。他长得又高又瘦，可是轮伐林中保留下的那些幼树也是这种样子，这并不能阻止它们茁壮成长。

昂热利克小姐要求给她一个星期的时间来考虑一下究竟让她侄子选择哪一种职业。

皮都也象他姑母一样闷闷不乐，他觉得那时他从事的职业挺不错，不想再去干什么别的事情。

在这个星期当中，他再也没有心思去水洼儿边捕鸟或去林中套兔了。再说冬天已经来临，鸟儿到处都能找到水喝。雪又刚刚下过，只要地上的雪没化，皮都就不敢去安置兔套。因为

雪地上会留下足迹，而他那两只大脚很可能使拉热内斯老爹不出二十四小时就知道在他看守的那片林子里偷猎的那个狡猾的家伙是谁。

在这个星期当中，老姑娘又张开了她的利爪。皮都发现昂热利克姑母又恢复了以前那副面目，这个曾使皮都感到那么畏惧的女人早先只是出于私利，这个主宰她的整个生活的强烈的动机，才暂时笑里藏刀，有所收敛。

期限越临近结束，老姑娘的脾气也越发暴躁。因此快到第五天的时候，皮都希望他的姑母立刻为他随便挑选一个职业。不管什么职业，只要不再呆在老姑娘的身边做她的出气筒就行。

突然，老姑娘那思绪纷乱的脑子里有了一个好主意。这个主意使她平静下来，不再象六天来那样心烦意乱。

这个主意就是请求福蒂埃神甫免费把可怜的皮都收进他的学校，让他去争取德·奥尔良公爵殿下设立的那笔进神学院就读的助学金。这是一门不用昂热利克姑母付一个子儿就能让皮都去学的手艺。福蒂埃先生本来就应该多照顾一下这个在自己的教堂里出租椅子的女人的侄子，更何况她六个月来还送了他不少斑鸫、乌鸫和兔子。这样昂热就如同给放在一个钟形罩里，不仅眼下能够使她获利，而且将来也会给她带来很多好处。

皮都果真被福蒂埃神甫免费收进了他的学校。这位神甫是个正直的人，一点也不自私自利，他把自己的知识灌输给穷人的心灵，把自己的钱花费在穷人的身上。但是只有在一个问题上他毫不留情：学生作业里的句法错误会引得他勃然大怒，用词不当会使他大发雷霆。碰到这种情况，他什么人都不认，不管你是他的朋友还是敌人，你有钱还是没钱，你是自费生还是免费生，他都以公正无私、异常严厉的态度加以处罚。他的胳

膊很粗，下手很重。那些做父母的都知道这一点，送不送自己的孩子去福蒂埃神甫的学校读书当然由他们自己决定，但如果他们把孩子送去了，那么，一切就都得由神甫处置。因为，神甫在孩子的母亲向他提出异议时，总用这么一句话来回答："爱得深，罚得严。"他叫人把这句铭言刻在他的戒尺板上和教鞭的手柄上。

昂热·皮都在他姑母的推荐下，被神甫接受了，成了他的学生。皮都对此感到相当不快，因为他那东游西荡、无拘无束的生活不得不就此结束了。老姑娘却感到很得意，跑去拜访公证人尼盖，告诉他说她不仅按照大夫的意思做了，而且甚至还超出了他本来的愿望。大夫只要求昂热·皮都有个体面的职业，而她为他做的却远远超过了要求，她让他去接受一种十分良好的教育。她送他去哪儿接受这种教育呢？就是大夫每月花费五十个利弗尔让塞巴斯蒂安·吉尔贝在里面念书的那所学校。

事实上，皮都接受教育是免费的，但是没有必要把这件事说给吉尔贝大夫听。即使他知道了，人家照样认为福蒂埃神甫是个公正无私的人。他象至高无上的主那样，张开胳膊，说道："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① 不过他虽然慈善地张开双臂，两只手里却都拿着一样武器。一只手拿着一本《拉丁文入门》，另一只手握着一束荆条。因此，在大部分时间里，福蒂埃神甫并不象耶稣那样接待那些伤心痛哭的孩子，等他们得到抚慰之后再把他们送走，而是看到那些可怜的孩子战战兢兢地朝他走来，然后淌着眼泪被他撵走。

这个新生走进课堂，腋下夹着一个旧的大箱子，手里拿着

① 这是耶稣对那些不许孩子听道的门徒说的话，见《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一个角质墨水瓶，耳朵上面夹着两三支短撅撅的羽笔。那个箱子勉强可以用来充当课桌。墨水瓶是杂货铺的老板送的，那几支短撅撅的羽笔则是昂热利克小姐头天晚上跑去拜访公证人尼盖时在他那儿捡的。

昂热·皮都受到了那种孩子身上就萌生的、成年人依然保持的亲热友好的欢迎，也就是说，他引起了一片嘘声。整堂课上，大家都在拿他打趣。有两个学生因为讥笑他的黄头发而被罚课后留下来，另外两个留下的学生则是因为拿他的前面已经提过的凸出的膝头逗乐儿。这后两个学生认为皮都的腿看上去象打了结的井绳。这句俏皮话颇受欢迎，给绕着桌子传了一圈，引起哄堂大笑，从而也触怒了福蒂埃神甫。

因此，尽管皮都在课上没有和谁说过一句话，也没有做过什么事，光坐在箱子后面打呵欠，可是，中午放学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上了四小时的课以后，还是可以计算出来他在班上一共有六个敌人。这六个人因为找不出一点儿他得罪他们的地方而更加恨他。他们在课堂里那个代表他们国家的祭坛的火炉前面庄严地立下誓言，有的说要拔掉他的黄头发，有的说要打肿他那明亮的蓝眼睛，其余的人说要拉直他那向外翻的膝头。

皮都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的这种敌意。放学的时候，他问旁边的一个同学为什么有六个学生在他们离开学校时留下来不走。

那个孩子斜眼看着皮都，说他是个恶毒的告密者，随后就走开了，不愿再答理他。

皮都暗自纳闷，他这个在课上一句话也没说过的人怎么会成了一个恶毒的告密者。不过在上课的那段时间里，他听到学生和福蒂埃神甫说了那么许多他不明白的事情，因而就也把这个孩子对他的指控归入那些不是他的智力所能理解的事情中去。

昂热利克姑母对皮都受教育的事感到很兴奋，人家以为她为此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她中午看到皮都回来了，就问他学到些什么。

皮都回答说他学会了沉默。这个回答完全象一个毕达哥拉斯①的信徒所作的回答，不过一个毕达哥拉斯的信徒会用手势来进行回答。

皮都下午回校上课的时候心里倒并不觉得怎么讨厌。学生们在上午的课上打量了这个新生的体格；老师在下午就开始考察他的禀赋。经过考察，福蒂埃神甫认定皮都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鲁滨孙·克鲁索②，但是却不大可能成为一个封特奈尔③或博絮埃④。

在这个未来的神学院学生的眼里，下午的课比上午的更加令人厌倦。那几个因为他而受到处罚的孩子在课上不止一次地向他出示拳头。在任何地区，不管那儿是否文明，这种动作都被看作是一种威胁的信号。因此皮都作好了准备。

我们的主人公并没有搞错。放学的时候，或者说得确切一点，他刚走出那所教会学校的附属建筑物以后，那六个上午课后给留下来的学生就通知皮都，要他连本带利地补偿他们给蛮横地扣留在学校里的那两小时的损失。

皮都立刻明白他得拔出拳头和他们打一架了。在《埃涅阿斯纪》⑤的第六卷里，作者描写了年轻的达列斯和老恩特鲁斯在那

---

① 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80—前500）：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

② 鲁滨孙：英国作家笛福（1660—1731）的第一部小说《鲁滨孙飘流记》中的主人公。

③ 封德奈尔（1657—1757）：法国作家。

④ 博絮埃（1627—1704）：法国作家，演说家。

⑤ 《埃涅阿斯纪》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公元前70—前19）的一部史诗，共十二卷。关于达列斯和恩特鲁斯比拳的事，并不在卷六中，而是在卷五中。

些流亡在外的特洛伊人的热烈掌声中比拳，皮都虽然根本没有读过这本书，但他对于这种娱乐活动还是知道一点儿的，因为他村庄里的那些农夫对此并不是外行。因此他就说道，他们六个人中无论哪个要先和他比试一下，他都准备奉陪，并且打算一个接一个地和他们较量下去。这种表示使那六个学生对他这个新来者不禁产生了相当大的敬意。

皮都提出来的几项条件都给确定下来。赛场周围立刻围好一个圈子，两个斗士呆在圈子里面，一个脱下自己的上衣，另一个脱下自己的外套，然后他们俩就上前交手。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起过皮都的那双手。他那两只手不但看上去不舒服，而且碰到了还要不舒服。皮都挥舞着自己那两只象小娃娃的脑袋一样大的拳头，尽管那个时候，拳击这项运动还没有传到法国，因而这门技艺的基本要领皮都也没有学过，可是他还是在他的第一个对手的眼睛上狠狠地揍了一拳，这一拳打得又狠又准，那个家伙的眼睛四周立刻有了一圈青紫色的印子；即使最最高明的数学家用圆规画个圆圈，恐怕也未必能画得比这个青紫色的圆圈更精确一点。

第二个对手上场了。要是说皮都在第二场角斗中感到有点儿疲乏，那么另一方面，他的对手却也明显没有先前那个壮实。因而这场角斗没有前场的时间长。皮都的大拳头击中了对手的鼻子。那个人的鼻子挨了这一拳以后血顿时就从鼻孔里涌了出来。

第三个对手只给打落一个牙齿；他是这三个人中间伤得最轻的。另外三个人则向皮都表示他不再欠他们什么了。

周围的孩子都带着对一个胜利者所抱有的那种敬意给皮都让路，他从他们中间挤了出去，平安无事地回到自己家里，或

者说得确切一点，回到他姑母家里。

第二天，那三个学生来校上课的时候，一个眼睛青肿，一个鼻子豁开，另一个嘴唇肿大，福蒂埃神甫就开始盘问起他们来。但是这三个受了伤的孩子也真是好样儿的，他们谁都没有说出实情。福蒂埃神甫次日通过一种间接的途径，换句话说，就是通过一个和学校完全无关的曾经目睹那场角斗的人，才知道头天引起他关心的那三个学生脸上的伤是皮都打出来的。

说实在的，福蒂埃神甫不但要为学生的道德品质，而且也要为他们的身体状况向家长负责。这三个孩子的父母都来向他抱怨。必须采取一种方法来补救一下。因此皮都一连三天上午上好课后就都给关在学校里：一天为了他打青人家的眼睛，一天为了他打破人家的鼻子，一天为了他打肿人家的嘴唇。

皮都给留在学校里的那三天使昂热利克小姐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就是每逢福蒂埃神甫把他留在学校里的时候，她就不给他吃午餐。这项决定对皮都的教育必然会有很大的好处，因为这样，在犯一个给他带来双重处罚的过失前，他要郑重考虑一下了。

不过，皮都始终不明白人家为什么把他这个一句话都没说过的人叫作告密者，怎么会因为他揍了那些想要打他的人反而受到处罚。但是如果世上的一切我们都能理解，那就会失掉生活中的一种主要的情韵，就是神秘和意外所具有的那种情韵。

皮都就此一连三天上午课后都给留在学校里，在这三天里面，他光满足于吃到自己的早餐和晚餐。

满足这个词在这儿用得并不恰当，因为皮都其实一点儿也不满足。但是我们语言的词汇实在贫乏，法兰西学院又那么严格，所以我们就只好满足于我们所有的一切了。

皮都其实只是在别人向他挑战的时候起来应战而已，自己并没露出一点儿寻衅的意思，反而受到了这种处罚。不过这倒使他赢得了大家的敬重。说实在的，这多少也因为他们看到了他那三拳的威力。

从那天起，皮都的生活就和别的学生的差不多，不同的只是别的学生的作业，做得好不好没有一定，而皮都却总是每回作业做得最差的那五六个人中的一个。因而他课后给关在学校里的次数几乎比别的学生多一倍。

但是，我们应该说一下皮都性格中的一个特点，一个由于他受到，或者不如说没有受到的初级教育产生出的特点，那就是他对于动物的天生的喜爱。他课后被罚留在学校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由于他的这种爱好。

昂热利克姑母美其名为课桌的那个少见的旧箱子很大，皮都又把里面分隔成许多格，这样它就好象成了一只里面各种攀援、爬行、飞行的动物都能放入一对的挪亚方舟①。箱子里有蜥蜴，有游蛇，有食蚁兽，有金龟子，还有青蛙。皮都为了这些动物多少总要受一点严厉的处罚，因而格外珍爱它们。

皮都总在平时散步的地方收集小动物喂养。他想找几个蝾螈，这种动物在维莱科特雷十分普通，弗朗索瓦一世曾经把它作为自己的纹章，命人刻在城堡里的所有壁炉上。皮都后来终于弄到了这种动物。不过有件事使他感到十分纳闷，最后他只好把这件事也归入那些不为他所理解的事情中去算了。那就是他总是在水里发现这种诗人以为生活在火中的爬行动物。这种

① 挪亚方舟：《圣经》故事中挪亚为避洪水而造的长方木柜形大船。据《旧约·创世记》载，上帝降洪水灭世时，"义人"挪亚蒙上帝宠爱，遵旨意造此船带全家及每种禽兽各一对避入；七日后，洪水泛滥，挪亚一家及所收各类动物得以留存。

情况使他这个细心的孩子非常看不起诗人。

皮都在找到两个蝾螈后，就又开始去寻找变色龙。但是，这一回，他白白地四处搜寻，费了许多力气，还是一无所获。这番徒劳的尝试最终使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变色龙这种东西并不存在，至少在他们这个地方没有。

皮都确定了这一点后，就不再一个心眼地去寻找变色龙了。

在皮都做的翻译作业里，那些该死的用词不当和讨厌的句法错误多得就象小麦田里长出来的黑麦草一样，他课后给留在学校里有三分之二都是为了这个缘故。

在星期四和星期日，也就是不上学的那些日子里，皮都继续去水洼儿边捕鸟，去林子里猎兔。不过皮都人长得越来越大，十六岁那年身高已有五尺四寸，这时突然有件事使他不再那么专心一意地去从事他最喜爱的那种活动了。

在去狼原的那条路上，有一个名叫皮斯勒的村子，弗朗索瓦一世的情妇美丽的安娜·德·埃利①的姓也许就来自这个村子。

比约老爹的农舍就坐落在这个村子里，皮都每次经过那儿，几乎总意外地看到一个十七八岁的漂亮姑娘站在那所农舍的门口。她脸色红润，性情活泼开朗，人们一般都按照她的教名叫她卡特琳，不过多数还是按照她父亲的名字，把她叫作比约特。

皮都开始只向比约特鞠躬致意，后来，胆子渐渐地变大了，鞠躬的时候脸上还露出了笑意，最后，有一天，他在笑吟吟地行了礼以后站住脚，大着胆子，臊得满脸通红，开口说了一句话，他觉得自己这么做十分冒昧。他说：

"早上好，卡特琳小姐。"

① 安娜·德·埃利即德·埃唐普夫人。

卡特琳是一个好心肠的姑娘，她象看到一个熟人似的对皮都表示欢迎。其实，皮都确实是她的熟人，因为两三年来，她至少每个星期总有一次看见他从自己家门前经过。不过光是卡特琳看见皮都，皮都却没有看见卡特琳。因为那个时候，卡特琳已经十六岁，而皮都还只有十四岁。上面已经说了皮都自己到了十六岁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

皮都的本领渐渐地受到了卡特琳的赏识，因为他把自己抓到的最漂亮的鸟儿和最肥壮的兔子都送给这个姑娘，好让她见识一下自己的本领。这样一来，卡特琳对他大为称赞，皮都平时难得受到别人的赞扬，心里特别感动，完全被这种新鲜事儿吸引住了。因而他不再象过去那样一直走到狼原，却在半路上停了下来；他不再把整天时间用在拾取榉实和安置兔套上，却老在比约老爹的农舍四周转悠，想要见一见卡特琳。

这样一来，兔皮的数量明显地减少了，红喉雀和斑鸫几乎一只不拿回家了。

昂热利克姑母开始抱怨这种情况。皮都向她解释说兔子变得多疑，鸟儿也识破了陷阱，只吃树叶上和树干窟窿里的水了。

昂热利克姑母把兔子的精明和鸟儿的狡猾全归咎于哲学的发展，不过有种想法使她心里略微宽慰了点儿，那就是她的侄子有一天会拿到那笔助学金，进入神学院，在那儿学习三年，等到出来时就已经是一个神甫了。而当一个神甫的女管家是昂热利克小姐的一成不变的心愿。

这个愿望不可能落空，因为昂热·皮都一旦成了神甫，只能要他姑母做他的女管家，特别是姑母为他做了这一切。

只有一件事扰乱了这个老姑娘的美梦，那就是在她向福蒂埃神甫提起她的这个希望时，神甫摇了摇头，答道：

“亲爱的皮都小姐，要当神甫，你侄子就应该在博物学上少花一点精力，在《罗马名人录》或《世俗作家作品选》上多下一点功夫。”

“您这话的意思是说？”昂热利克小姐问。

“他作业里的用词不当和句法错误实在太多啦，”福蒂埃神甫答道。

这个回答使昂热利克小姐陷入了最苦恼的迷惘中。

第 四 章

一处用词不当和七个句法错误
对一个人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认为无论读者多么聪明，上面这些细节对于他们充分了解皮都被赶出校门后所处的那种十分可怕的境遇，是十分必要的。

皮都一只胳膊搭拉着，另一只胳膊扶着顶在头上的那只旧箱子，耳边还回响着福蒂埃神甫的愤怒的吼声，朝着普勒走去。他那苦思冥想的神色其实只是他极度惊愕的一种表现罢了。

最后，他脑子里才涌现出一个想法，脱口说了一句包含他的整个思想的话：

"天哪！我的姑姑！"

确实，昂热利克·皮都小姐对于这件使她的一切希望都落空的事会说什么呢？

不过，皮都对老姑娘心里的打算可并不清楚，他只象忠实机灵的狗了解主人的意图那样，也就是说，通过观察他姑母的脸色，才看出了点儿她的心思。本能可以帮助人们作出正确的判断，它从来不使你上当，而理智呢，相反却可能会被想象引入歧途。

昂热·皮都经过思考，之所以会悲伤地发出上文提到的那声喊叫，是因为他明白老姑娘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心里会有

多么不高兴。凭着以往的经验，他知道昂热利克小姐一气之下会干出什么来。不过这一回，她气恼的原因重要得令人难以估计，因而结果也变得难以估计。

皮都就是带着这种可怕的感想走进了普勒。他花了将近一刻钟的工夫才从福蒂埃神甫的那所学校的大门口走到这条街的入口，而这段路程差不多只有三百步。

这时候，教堂敲响了一点的钟声。

他立刻发觉，他同神甫进行的最后那次谈话，以及他往回走时的缓慢的步子，使他耽误了整整一个小时，因而比昂热利克姑母给他严格规定好的那个回家的时间晚了半个小时。一超过那个时间他回家就吃不到午餐了。

上文已经说了，这就是老姑娘针对他侄子课后给留在学校里或是在外贪玩所采取的一种有益的限制。这样她一年好歹总能从可怜的皮都嘴里节省下六十顿午餐。

但是，这一回，这个晚回家的学生担心的，并不是怕吃不到姑母准备好的那顿份量很少的午餐。尽管他早餐也没吃多少，他心里十分苦恼，一点也不觉得腹中饥饿。

不管多么蠢笨的学生都知道，有一种令人难熬的痛苦，就是一个学生一旦被学校开除以后，他就得偷偷地呆在僻静的角落里，不得不享受这种强加给他、无法改变的假期，而他的同学胳膊底下夹着书包和书，经过他的身边前去上学。以前他十分厌恶的那所学校此时成为他向往的场所。他一本正经地关心着以前从不关心、而现在要在他缺席的情况下讲解的翻译作业。这个被老师赶出校门的学生很象一个亵渎神明而被开除教籍的教徒，没有权利再进教堂，去听他渴望听的弥撒。

因此，可怜的皮都越走近他姑母的那所屋子，心里就越怕

住到里面去。他平生第一次把学校想象成为一个人间乐园，是福蒂埃神甫这个灭绝天使刚刚用教鞭当作闪闪发光的宝剑，把他从里面赶了出来。

然而，虽然他走得很慢，每走十步就停上一停，而且越靠近他姑母家，停的时间就越长，但他还是走到那所他如此害怕的屋子的门口。皮都拖着脚步来到那儿，机械地用手搓着他的裤缝。

"哎唷！我难受极了，昂热利克姑姑，"这个可怜的孩子为了免得受到姑母的嘲笑或责备，也许还为了引起她的同情就这么喊起来。

"好啊！"昂热利克小姐说，"我知道你得的是什么病，只要把挂钟的指针往回拨一个半小时，就能轻而易举地把它治好。"

"哦！那也绝对不行！"皮都悲伤地说，"因为我并不饿。"

昂热利克姑母感到十分诧异，几乎担起心来。疾病使慈祥的母亲和凶狠的后母同样感到不安：母亲怕疾病引起危险，后母怕破费钱钞。

"那么，究竟出了什么事？嗳！快说吧，"老姑娘说道。

她的口气里没有一点体恤同情的意思，可是昂热·皮都听了她的这些话立刻扑簌簌地落下泪来。应该承认，他从呻吟到落泪所做出来的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可能是人们见到过的最难看、最怕人的样子。

"哦！我的好姑姑！我遇到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情，"他说。

"什么事情？"老姑娘问道。

"神甫先生把我给开除啦！"昂热·皮都大声喊道，一面抽抽搭搭地哭起来。

"开除了？"昂热利克小姐重复了一遍，好象她没有听懂皮都

的话似的。

“是的，姑姑。”

“他把你从哪儿给开除出来了？”

“从学校。”

皮都啜泣得更厉害了。

“从学校？”

“是的，姑姑。”

“再也不能挽回了吗？”

“是的，姑姑。”

“这么说，你再也不能参加考试和会考，再也不能拿到那笔助学金去进神学院了？”

这时皮都由呜咽啜泣转变成号啕大哭。昂热利克小姐定睛瞅着她的侄子，仿佛想要从他的内心深处找出他给开除的原因。

“你一定又逃学了，”她说，“一定又在比约老爹的农舍旁转悠。呸！一个未来的神甫！”

皮都摇了摇头。

“你撒谎！”老姑娘大声嚷道，当她确信情况十分严重的时候，她的怒气也变得大起来；“你撒谎！就在上星期天，有人还在叹息径上看见你和比约特呆在一起。”

其实说谎的是昂热利克小姐。那些虔诚的信徒总以为自己可以撒谎，他们所根据的就是耶稣会①的那条公认的原则：“允许用假话来套出真情。”

“没有人会在叹息径上看见我，”昂热说，“这不可能，因为

---

① 耶稣会：又名耶稣连队，天主教修会之一。一五三四年由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创立于巴黎。一五四〇年获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批准。该会仿效军队编制组成，纪律严明，会士必须服从会长，各地会长必须服从罗马总会长。

我们在柑橘园旁边散步。”

“啊！坏家伙！瞧，你不是和她在一起吗？”

“但是，姑姑，”皮都红着脸答道，“比约小姐和这件事一点没有关系。”

“是呀，把她称作小姐，好掩盖你的不道德的行为。可是我要把一切全告诉那个听取这个装腔作势的姑娘忏悔的神甫。”

“但是，姑姑，我向您保证比约小姐并不是一个装腔作势的姑娘。”

“啊！你自己还没有解释清楚，倒反而先替她辩解起来了。好啊，你们俩真是越来越热和了。结果会怎样呢，我的上帝！……这些孩子还只有十六岁！”

“姑姑，我和卡特琳之间根本谈不上热和，卡特琳总把我从她的身边赶开。”

“嗳！瞧你说的话前后矛盾！你现在干脆就叫起她的名字卡特琳来了。是的，有人看着她的时候，她就把你从她的身边赶开，这个假惺惺的姑娘！”

“啊！”皮都突然心里一亮，自言自语地说，“真是这样，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

“嗳！你瞧，”老姑娘说，她抓住侄子发出的那声天真的喊叫来证实他和比约特之间的暧昧关系，“放手让我做的话，我马上就能把一切都矫正过来。福蒂埃神甫是她的忏悔神甫，我要请求他把你关起来，让你光靠面包和水过上两个星期。至于卡特琳小姐，如果她需要去女修院来减弱她对你的爱情，那么就让她去尝试一下。我们要把她送到圣雷米① 去。”

老姑娘说上面这番话的时候，口气那么威严，对自己的力

① 圣雷米：法国瓦兹省的一个市镇。

量那么富有信心，皮都听了不禁打了个寒噤。

“我的好姑姑，”他把两只手扣在一起说道，“要是您以为比约小姐跟我遭受的不幸有什么关系，那我向您保证，您弄错了。”

“淫乱是万恶之母，”昂热利克小姐用训诫的口气说道。

“姑姑，我再向您说一遍，神甫先生把我从学校里赶出来并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不道德的事情，而是因为我做作业时老是用词不当，还有许多经常被我忽略的句法错误，因而，按照他的说法，我失去了获得神学院的那笔助学金的一切希望。”

“失去了一切希望，真的吗？那么你拿不到那笔助学金，也当不上神甫了，我也不能给你管家了。”

“天哪！正是这样，我的姑姑。”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老姑娘气冲冲地问道。

“我不知道。”皮都可怜巴巴地抬眼望着天空。“上帝爱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好了，”他又找补了一句。

“你是说上帝吗？啊！我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昂热利克姑母嚷道，“大概有人对他进行了煽动，和他谈了新的思想观点，反复向他灌输了一些哲学原理。”

“不可能这样，姑姑，因为一个学生只有在念完修辞班以后才能进哲学班，而我却再也念不上两年级的课了。”

“哼！真好笑，我说的可不是哲学班，而是那些哲学家的哲学，你这个坏家伙！我说的是阿鲁埃① 的哲学，让·雅克② 的哲学，狄德罗③ 的哲学，他写了本名叫《修女》的书。”

昂热利克小姐画了个十字。

---

① 阿鲁埃：即法国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伏尔泰(1694—1778)。

② 让·雅克：即法国思想家、文学家卢梭(1712—1778)。

③ 狄德罗(1713—1784)：法国哲学家、文学家。《修女》是他在一七六〇年前后所写的一部小说。

"修女，"皮都说道，"什么是修女，姑姑？"

"看过这本书吗，你这个小坏蛋？"

"姑姑，我向您保证我没有看过！"

"这就是为什么你不想当教士的缘故。"

"姑姑，您弄错了。是教会不肯要我。"

"这孩子真是一条毒蛇①。他竟然还要强辩。"

"不，姑姑，我只不过在回答您的话而已。"

"哦！他完了！"昂热利克小姐垂头丧气地喊道，一屁股坐到那张她最心爱的扶手椅上。

其实，"他完了"这句话的意思只是：我完了！

危险迫在眉睫。昂热利克姑母下了狠心，仿佛腿上安了弹簧似的霍地站起身，就向福蒂埃神甫的住所跑去，想让他把皮都被开除的原因解释一下，特别是想当面再作一次最后的努力，来挽回这个局面。

皮都目送着他的姑母跨出门槛。等她的身影刚一消失，他赶紧也走到门边，就看见姑母正出乎意外地飞快向苏瓦松街走去。打那时起，皮都对昂热利克小姐的意图就不再有丝毫的怀疑了，肯定她是去拜访他的老师。

这样至少可以得到一刻钟的安宁。皮都想把上天赐给他的这一刻钟好好利用一下。他把姑母午餐吃剩下的东西都拿了去喂他的蜥蜴，给他的蚂蚁和青蛙捉了两三只苍蝇。接着他先开开箱子，再打开橱柜，找些东西来填饱自己的肚子，因为他一个人的时候胃口又变得好起来。

他做好所有这些事以后，就重新回到门边观望起来，以便

---

① 这儿意思是说他阴险狡猾。按《圣经》故事中蛇曾引诱夏娃和亚当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致使他们被逐出了伊甸园。

在他第二个母亲回来时预先看到她。

昂热利克小姐自称是皮都的第二个母亲。

就在他这么观望的时候，有个漂亮的年轻姑娘经过普勒这个地区的尽头，顺着那条从苏瓦松街通到洛内梅街的小巷走来。她坐在一匹马的后鞍上，马身上驮着两只篓子，一只里面装着小鸡，另一只里面装着鸽子；这个姑娘就是卡特琳。她看到皮都站在门口，就停了下来。

皮都象他惯常的那样飞红了脸，目瞪口呆地望着她，也就是说，在观赏她的风采，因为比约小姐在他眼里就是世上最标致的美人儿。

这个姑娘向街上扫了一眼，对皮都微微点了点头，就继续往前走去。

皮都快活得浑身打颤地连忙回了个礼。

在这一段时间里，皮都全神贯注地望着卡特琳小姐，而且还在继续望着她走过的地方，根本没有瞧见姑母从福蒂埃神甫那儿回来。他的手突然被气得脸色发白的姑母一把抓住。

昂热被他姑母的手碰到的时候总象触电似的，他蓦地从美好的梦境中清醒过来，转过脸去，看见姑母正满脸怒气地盯着他的手，他低头一看，惊骇万分，只见手里拿着半块上面厚厚地涂了一层新鲜黄油和一层软乳酪的面包。

昂热利克小姐愤怒地大吼一声，皮都吓得心惊胆战地发出一声呻吟。昂热利克举起那只鹰爪似的手，皮都低下头去；昂热利克一把抓住旁边的一把扫帚柄；皮都丢下那块面包，不再作什么解释，拔脚就跑。

两个人都明白彼此的意思，知道往后他们之间不可能再保持什么关系了。

昂热利克小姐回进屋去，把门紧紧锁上。上锁的咯咯声使皮都吓了一跳，以为这场风暴还没过去，因而跑得更快了。

这个场面所产生的结果根本不是昂热利克小姐所能预见到的，当然更不是皮都所能料想到的。

第 五 章

一个有着哲学家头脑的农夫

皮都跑得飞快，就象地狱里的所有恶魔都在他后面追赶似的，一转眼工夫就跑到了城外。

他在绕过墓地的墙角时，险些一头撞到一匹马的屁股上。

“嗨！天哪！”一个皮都十分熟悉的柔和的声音喊道，“你跑得这么快是上哪儿去啊，昂热先生？您差点儿使卡代溜了缰，真把我们吓了一跳。”

“啊！卡特琳小姐，”皮都喊道，与其说他是在回答那个姑娘的问题，还不如说他是在对自己脑子里思考的事作出反应。“啊！卡特琳小姐，我多么不幸啊，我的上帝！我多么不幸啊！”

“哟！您把我吓坏了，”那个姑娘在路当中勒住马，说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啦，昂热先生？”

“就是，”皮都回答说，好象他要说出一件隐秘的罪恶似的，“就是我当不成神甫啦，卡特琳小姐。”

但是，比约小姐非但没有象皮都指望的那样作出什么同情的手势，却反而哈哈大笑起来。

“您当不成神甫了？”她问道。

“是的，”皮都沮丧地答道，“看来这是不可能的。”

“嗨！那您就当个军人好了，”卡特琳说。

“军人？”

"当然啦，嗳！您千万不要为了这么一点儿小事就灰心丧气！我起先还以为您是跑来告诉我您姑母突然死了哪。"

"唉！"皮都伤感地说，"就算她死了，我的处境和现在的也没什么不同，因为我给她赶出来了。"

"对不起，"比约特笑着说，"您还没有痛痛快快地为她伤心哭泣呢。"

卡特琳比先前更加欢快地笑起来，这使得皮都心里老大不快活。

"可是您难道没有听见我给她赶出来了吗？"他失望地又说道。

"噢！那太好了！"她说。

"您真幸福，能这么无忧无虑地欢笑，比约特小姐，这说明您的性格非常开朗，因为别人的苦恼根本没有引起您的注意。"

"要是您真有什么苦恼的事，我哪会不同情您呢，昂热先生？"

"要是我真有什么苦恼的事，您会同情我吗？您不知道，我失去了一切生活来源！"

"那更好了！"卡特琳说。

皮都一点儿不明白她的意思。

"那吃饭呢！"他说，"人总得吃饭呀，小姐，特别是我，老觉得肚子饿。"

"您不想干活吗，皮都先生？"

"干活！干哪种活呢？福蒂埃神甫和昂热利克姑姑对我不知重复了多少遍，说我什么都不会干。唉！假如他们不把我培养成一个神甫，而把我送到一个细木工匠或车匠那儿去学手艺，那该有多好啊！噢，卡特琳小姐，"皮都做了个绝望的手势说，

"一定是我命里该遭受不幸。"

"咳！"那个姑娘同情地说，因为她象大家一样，知道皮都的悲惨身世，"亲爱的昂热先生，您说的这些话多少也是实情；但是……有件事您为什么不做呢？"

"哪一件？"皮都问，紧紧抓住比约特小姐打算提出来的那个建议，就象一个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一根柳树枝那样。"哪一件？说吧。"

"听说您有一个保护人。"

"吉尔贝大夫。"

"您是他儿子的同学，因为他儿子象您一样曾在福蒂埃神甫的学校里念过书。"

"这我知道，而且我还不止一次使他免遭痛打。"

"那么，您为什么不求他父亲帮忙呢？他决不会撂下您不管的。"

"嗐！要是我知道他现在的情况，我一定这么做；没准您父亲知道，比约小姐，因为吉尔贝大夫是他的地主。"

"我知道父亲托人把一部分租金给他送到美洲去，余下的则为他存放到巴黎的一个公证人那儿。"

"唉！"皮都叹了口气说，"美洲可远着哪。"

"您要上美洲去吗，您？"那个姑娘问道，几乎被皮都的这个决定吓呆了。

"我嘛，卡特琳小姐？不，我决不去！我决不去！要是我知道能上哪儿找碗饭吃，那我呆在法国就也心满意足了。"

"心满意足！"比约特小姐重复道。

皮都垂下眼睛。那个姑娘没有再说什么。他们这么沉默了一阵子。皮都陷入了沉思，要是思路清晰的福蒂埃神甫知道在

他脑子里翻腾的那些念头，准会大吃一惊的。

那些念头起初隐隐约约，接着渐渐清楚起来，后来又模糊了，尽管它们象起因和来源都无踪迹可寻的电光似的闪闪发亮。

这时，卡代又开始慢慢地往前走，皮都跟在旁边，一只手扶着挂在马背上的一只篓子。卡特琳小姐呢，象皮都一样，也想得出了神，她松开缰绳，一点不担心马会受惊狂奔。再说，路上没有怪物，而且象卡代这种类型的马和希波吕托斯①的马也毫无关系。

皮都在马停下来的时候也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他们已经来到了农舍前面。

"啊，是你吗，皮都？"一个脖子粗壮的人嚷道，他正相当神气地站在一个池塘前面让他的马饮水。

"嗨！天哪！比约先生，正是我呀。"

"可怜的皮都又遇到了一桩不幸的事，"那个姑娘说，一面从马上跳下来，也不管裙子撩起来时是否会露出她的宽紧袜带的颜色，"他给他的姑姑赶出来了。"

"他又在什么地方招惹了那个老信徒？"那个农夫问。

"看来因为我希腊文学得不够好，"皮都说。

这个家伙在吹牛，他应该说是拉丁文。

"希腊文学得不够好，"那个肩膀宽阔的人说，"为什么你要精通希腊文呢？"

---

① 希波吕托斯：希腊神话中雅典国王忒修斯和安提俄珀的儿子。他的后母费德尔狂热地追求他，遭到拒绝后，便在他父亲面前诬陷他，忒修斯便请海神波塞冬惩罚他。当他乘马车沿着海岸奔驰时，波塞冬打发一头牛出海吓唬驾车的马匹，马惊车覆，这少年当场摔死。

“为了解释忒奥克里托斯①，阅读《伊利亚特》②。”

“解释忒奥克里托斯和阅读《伊利亚特》对你有什么用呢？”

“这能使我成为一个神甫。”

“呸！”比约先生说，“我会希腊文吗？我会拉丁文吗？我会法文吗？我会写字吗？我会读书吗？在我播种、收割以及把谷物运进仓库的时候，这碍我什么事吗？”

“不错，但是您，比约先生，您并不是神甫，您是一个干庄稼活的人，一个agricola③，就象维吉尔说的那样，O fortunatos nimium！……④”

“那么，你认为一个干庄稼活的人比不上一个教士罗？说呀，你这个唱诗班的坏歌手，你是不是这么看的？尤其这个庄稼汉要是明的有六十阿尔邦的田地，暗的有一千金路易的话。”

“我老听人说当神甫是世上最好的事情。说真个的，”皮都笑容可掬地又说道，“我并不总是听信别人说的话。”

“你做得对，孩子。要知道，假如我用心去学的话，我也能象别人一个做诗。我觉得你这块料不当神甫更好，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你没有去当神甫，也算得上一件值得庆幸的事。知道吗，作为一个农夫，我很会观察天气，现在的天气可对神甫不利啊。”

“唔！”皮都喊道。

“是的，暴风雨就要来了，”那个农夫说。“所以，相信我的话吧。你为人诚实，又有学问……”

---

① 忒奥克里托斯(约公元前310—前210)：古希腊诗人。

② 《伊利亚特》相传为古希腊诗人荷马创作的一部史诗。

③ 拉丁文：庄稼汉。

④ 拉丁文：哦，太幸福了！整句诗见维吉尔的《农事诗》卷二第四五八行及四五九行。

皮都欠了欠身，他生平还是头一回听到人家夸他有学问，觉得脸上十分光彩。

"因此你不当神甫也能挣钱过活。"农夫继续说道。

比约小姐一面把小鸡和鸽子从篓子里放到地上，一面留神地听着皮都和她父亲的谈话。

"挣钱过活，"皮都重复了一遍，"我觉得这很难。"

"你会干什么？"

"噢！我会安放上过胶的树枝粘鸟，设套索捕兔子。鸟的叫声我也学得很象，对不对，卡特琳小姐？"

"嗯！这倒是真的，他能发出象燕雀一样的叫声。"

"不错，但所有这些都不能算是一门职业，"比约老爹答道。

"老天在上，这正是我想说的！"

"你赌起咒来了，这倒不坏。"

"怎么，我赌咒了，"皮都说，"真对不起，比约先生。"

"噢！没什么，"他说，"我有时候也赌咒。嗨！该死的！"他一面转身向着马一面说，"你给我静一下好吗？这些佩尔什的畜生总是嘶叫和动个不停。喂，"他回头对皮都又说道，"你懒不懒？"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干过什么别的事，除了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而且……"

"而且什么？"

"我得承认我学不大进去。"

"好极了，"比约说，"这表明你还不象我想的那样笨。"

皮都的眼睛瞪得滚圆。这还是头一回他听到别人发表这种观点，这种和他以前听到的那些学说完全相反的观点。

"我想问一下你怕不怕累，"比约说。

"噢！累是另一回事，"皮都说，"不，不，不，我一气走上

十里路也一点不觉得累。”

“好啊，这已经挺不错了，”比约说，“要是你再瘦一点，身体比现在还轻几斤，你就能成为一个赛跑运动员了。”

“瘦一点，”皮都说，一面看着自己瘦长的个儿，骨头突出的长胳膊和细长的腿，“比约先生，我觉得自己已经够瘦了。”

“说真个的，小伙子，”农夫哈哈大笑地说道，“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

这还是头一回皮都受到这么高的评价，因此他越来越感到惊讶了。

“听着，”那个农夫说，“我想问一下你干活偷不偷懒。”

“哪种活？”

“就是一般的活。”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干过活。”

那个年轻姑娘笑起来，可是这一回，比约老爹对此却显得很认真。

“这些该死的教士！”他说道，一面朝小城所在的方向扬了扬他那巨大的拳头。“他们就这样把青年人培养得懒懒散散，什么用都没有。我倒要问问你，一个这样的小伙子怎样才能为他的弟兄出力效劳呢？”

“哦！出不了什么力，”皮都说，“这我知道得很清楚。幸亏我没有弟兄。”

“我所说的弟兄是指世上所有的人，”比约说，“你能说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弟兄吗？”

“哦！哪儿的话，《福音书》上说人人都是弟兄。”

“还有人人平等，”那个农夫继续说道。

“啊！这可是另一回事，”皮都说，“如果我和福蒂埃神甫是

平等的，他就不会老用他的鞭子和戒尺打我；如果我和我的姑姑是平等的，她就不会把我赶出家门。”

“我告诉你，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那个农夫又说道，“我们马上就要向那些凶横暴虐的人证明这一点。”

“Tyrannis!”① 皮都说。

“这个证明就是，”比约继续说道，“我要把你收留在我的家里。”

“您把我收留在您的家里，亲爱的比约先生，您这么说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不是。哎，你究竟需要点儿什么才能活下去？”

“哦！当然每天得吃三斤左右的面包。”

“光是面包吗？”

“再加一点儿黄油和乳酪。”

“好吧，好吧，”那个农夫说，“我看要养活你并不难，那么，我就来养活你吧。”

“皮都先生，”卡特琳说，“你没有什么别的事要问我的父亲吗？”

“我吗，小姐？哦！真的没有了。”

“那您为什么到这儿来呢？”

“因为您到这儿来了。”

“啊！说得可真好听，”卡特琳说道。“但是我只接受货真价实的恭维。皮都先生，您是来向我父亲打听您的保护人的消息的。”

“啊！真的，”皮都说，“嗨！真奇怪，我竟把这事给忘了。”

---

① 拉丁文：凶横暴虐的人。

“你想问的是那位可敬的吉尔贝先生吗？”那个农夫问道，语气里显示出他对自己的地主所抱有的那种深切的敬意。

“一点不错，”皮都说。“但是现在用不着了。既然比约先生收留了我，那我就可以安心地在这儿等着他从美洲回来。”

“要是那样的话，小伙子，你用不着等上多久，因为他已经回来了。”

“啊！”皮都说，“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也不大清楚。不过我知道，他一个星期前在勒阿弗尔[1]。因为在我马鞍旁边的手枪皮套里有一个他寄来的包裹，那是他一到那儿就寄出来的，今天早上我才在维莱科特雷收到。瞧，就在这儿。”

“父亲，谁告诉您这是他寄来的？”

“这还用问！包裹里有一封信。”

“对不起，父亲，”卡特琳笑嘻嘻地说道，“可是我想您不认得字呀。我这样说，爸爸，是因为您一向引以为豪的就是自己不认得字。”

“当然罗，我是感到自豪！我希望人们能说：‘比约老爹什么事都不求人，甚至不欠一个小学老师的情。比约老爹，完全依靠自己的双手挣下了他的家业！’我就希望人们这么说。因此看信的并不是我，而是我在路上碰到的一个警卫队的中士。”

“这封信里说了些什么呀，父亲？他始终对我们很满意，对不对？”

“你自己判断一下吧。”

那个农夫从一个皮夹子里掏出一封信，交给他的女儿。

---

① 勒阿弗尔：法国西北部城市，位于塞纳河口，为法国一大海港。

卡特琳开始念起来：

亲爱的比约先生：

我刚从美洲回来，我发现那儿的人民比我们的人民富裕、伟大和幸福。这是由于他们生活自由而我们却饱受束缚。但是我们也在朝一个新的时代迈进，为了使那个光辉灿烂的日子早日来到，每个人都应该全力以赴。亲爱的比约先生，我了解您的为人，知道您对那些跟您一样的农夫，以及您手下的所有那些正直的工匠和庄稼汉很有影响，您不象一个国王那样指挥他们，而象一位父亲。请把我在您身上看到的那种忠诚、友爱的品质灌输给他们。哲理是普遍存在的，所有的人都应该在它的火把的照耀下看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我寄给您一本小书，里面记载了所有这些权利和义务。这本书是我写的，不过封面上并没有署上我的名字。请您把书里阐述的那些人人平等的原则广为宣传，叫人在冬日漫长的夜晚高声朗读给大家听。书本是人的精神食粮，正如面包是人的身体所需的食物。

我这一两天就动身前来看您，向您提出一种在美洲十分时行的新的租种方式。这种租种方式的主要内容就是地里收获的粮食由佃农和地主平分。我觉得这种方式更合乎原始社会的分配原则，而且特别合乎上帝的意旨。

请接受我的问候和兄弟般的情谊。

费城公民

奥诺雷·吉尔贝谨上

“哦！哦！”皮都说，“我觉得这封信写得真好。”

"可不是吗?"比约说。

"是不错，亲爱的父亲,"卡特琳说，"但是我不相信那个警卫队的军官会和您的意见相同。"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这封信不仅会给吉尔贝大夫,而且也会给您带来祸害。"

"呸!"比约说，"你总是那么胆小。可我还是要照我想的那么做，这儿是那本小册子，皮都，这就是你的现成的工作，每天晚上你就把它念给我们大家听。"

"白天呢?"

"白天你就照管我的牛羊。喏，这就是要你念的那本小册子。"

农夫从马鞍旁的手枪皮套里抽出一本红封面的小册子，当时这种小册子出版得很多，有的得到官方的许可，有的则未经官方许可。

不过，要是未经官方许可的话，作者就有被抓起来去服苦役的危险。

"皮都，把这本书的名字给我念一下,这样在我向人谈论这本著作的内容之前，就可以先提一提它的书名。你以后再把书的内容念给我听。"

这本小册子第一页上印的那几个字的意义后来由于滥用，变得那么含混，那么空泛，但在当时，却使每个人的心灵都受到了很大的震撼。皮都把它们念了出来:

"《论人的自由和民族的独立》。"

"你觉得这个书名怎么样，皮都?"那个农夫问道。

"比约先生,我觉得独立和自由是一回事。我的保护人要是

在我班上，那他就会因为用词烦冗而被福蒂埃神甫赶走。”

“不管用词烦冗不烦冗，这本书总是一个男子汉写的，”那个农夫说。

“这无关紧要，父亲，”卡特琳凭着女性的那种令人钦佩的直觉说，“把它藏起来吧，我求您！它会给您带来麻烦的。我嘛，知道自己一看到它就要发抖。”

“这本书并没有给作者带来什么祸害，为什么你硬说它会给我带来灾祸呢？”

“父亲，您知道什么？这封信写了已经有一个星期了，而把包裹从勒阿弗尔运到我们这儿不可能花费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今天早上也收到一封信。”

“是谁写来的？”

“是塞巴斯蒂安·吉尔贝，他也写了一封信给我们，还托我代他向他的奶兄弟皮都问候。我竟然把这事给忘了。”

“唔？”

“哦！他说他在巴黎已经一连等了三天，他父亲早该到了，却一直没有到。”

“小姐说得有道理，”皮都说，“我觉得大夫迟迟不到是很叫人担心。”

“住嘴，你这个胆小鬼，还是去念念大夫的那本书吧，”那个农夫说，“那样你不仅能成为一个学者，而且还能成为一个男子汉。”

那时人们就是这么说话的，因为法国民族正处在他们所效法的那个伟大的希腊和罗马民族历史时期的开端，他们在十年中间经历了忠诚、放逐、胜利和遭受奴役所有这些阶段。

皮都把那本书夹到胳膊底下，举止那么庄重，完全赢得了农

夫的好感。

“喂，”比约说，“你吃过午餐吗？”

“没有，先生，”皮都答道，仍然保持着那副他拿到书后就摆出来的半带崇敬半带英勇的姿态。

“他正打算用午餐的时候就给赶出了家门，”那个姑娘说。

“那么，”比约说，“你去向比约大妈要份我们的家常饭菜充充饥，明天就开始工作吧。”

皮都用富有表情的眼神望了望比约先生表示感谢，随后，跟着卡特琳，走进厨房那片完全由比约太太掌管的领域。

第六章

牧　　歌

比约太太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的胖女人，身体象个球那样圆滚滚的。她体态丰满，脸色红润，待人十分热忱。她不停地从鸽棚跑到鸽笼，从羊舍跑到牛栏，来回奔忙，还仔细察看着炖在火上的蔬菜牛肉浓汤和放在炉灶上烤的肉，她就象一个善于安扎营盘的将军那样，一眼就能看出一切是否都安排就绪；凭着一点儿气味，她就知道平底锅里放的百里香和月桂树的叶子的份量是否充足。她出于习惯，对于自己的丈夫和女儿，以及在她家里打短工的那些汉子都爱数落抱怨，但是一点没有想要惹得他们不快的意思。她象尊敬一个最最伟大的君主那样尊敬自己的丈夫，她对女儿的疼爱也确实超过了德·塞维涅夫人①对德·格里尼昂夫人的疼爱，而且方圆十里以内，任何一家的农妇都没有象她那样给在自己家里干活的短工吃得那么好。因此，人们都争着想到比约先生家来干农活。

但是，不幸在这件事上，就象进天堂一样，来的人中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②。

上文已经说过，皮都并没有被召，却已经被选上了。他看到自己左首放着一个金黄色的面包，右首放着一杯苹果酒，面前还放着一块腌猪肉，这时他才切切实实地感到了自己享有的这份幸福的价值。自从他在五年前失去可怜的母亲以后，就连

在盛大的节日里，他也从没有享受过这种普通饭菜。

因此皮都满怀感激的心情，一面狼吞虎咽地嚼着面包，大口大口地喝着苹果酒把腌猪肉咽下肚去，一面不禁对这个农夫更加钦佩，对他的夫人更加尊敬，对他的女儿也更加爱慕。只有一件事使他感到烦闷，那就是他得把整个白天都用在牧羊放牛这个卑微的差使上，这个差使和晚上要他干的那个差使很不相称，因为他晚上要把为人处世方面最高尚的原则教给人们。

这就是皮都午餐之后脑子里所想的事情，但是，即便在他这样思考的时候，也显示出了那顿精美的午餐的影响。他开始用一种跟他空着肚子的时候完全不同的观点来思考问题。许多天神和神人都干过牧羊和放牛这两种他认为根本不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差使。

阿波罗③就曾落到和他目前差不多的境地，也就是说，阿波罗象他给昂热利克姑母赶出普勒一样，也曾被朱庇特④赶出奥林匹斯山⑤，成了一个牧羊人，为阿德墨托斯看管羊群。诚然阿德墨托斯是一个牧人的国王，但阿波罗却是一位天神。

---

① 德·塞维涅夫人(1626—1696)：法国散文家，丈夫去世后就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儿女身上。一六六九年女儿和格里尼昂伯爵结婚，婚后跟随丈夫去法国南方普罗旺斯地方。她和女儿分别后，十分想念，每天给她女儿写信，这些信都收在她以后出版的《书简集》中。

② 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及第二十二章。

③ 阿波罗：古希腊的太阳神之一，奥林匹斯主神宙斯与勒托的儿子。传说他为阿斯克勒庇俄斯(他和佛勒癸亚人国王佛勒古阿斯之女科洛尼斯所生之子)之死向宙斯报仇，杀尽独目巨人，因此被罚替斐赖的国王阿德墨托斯放牧牲口七年。

④ 朱庇特：罗马的天神，即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⑤ 奥林匹斯山：古代希腊人敬奉的圣山，在忒萨利亚北部，被认为是众神的居处。

赫拉克勒斯① 也曾放过牛或干过类似的活，因为神话上说，他曾经拖住革律翁的牛的尾巴。放牛的时候究竟是拖牛的尾巴还是拉住牛的脑袋，这只是放牛人的习惯不同而已。不管怎样，他总是一个引导牛群的人，也就是说，是一个牧牛人。

此外，维吉尔提到的那个躺在一棵山毛榉下面的蒂蒂尔②，也是一个牧羊人，他因为奥古斯都用那么美丽的诗句催他入眠而感到很高兴。末了，那个那么富有诗意地悲叹自己远离故乡的梅利贝③ 也是一个牧羊人。

当然，所有这些人的拉丁文都讲得相当好，当个神甫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可是他们宁愿看着他们的山羊去啃苦味的金雀花，却不愿去做弥撒和做晚祷。因此，总的说来，当个牧羊人也很富有情趣。再说，谁会阻拦皮都去恢复这门职业所失去的那份尊严和诗意呢？谁会阻拦皮都去向周围村子上的那些梅纳尔克和帕莱蒙④ 提议进行歌咏比赛呢？当然没有一个人。皮都曾经不止一次在唱诗班唱过圣诗，有一次他在偷吃酒水壶里的酒的时候，被福蒂埃神甫当场抓住，神甫立刻用他惯有的那种严厉的态度，不让他再担任唱诗班的歌手。要不是发生了这件事，这种才能准会使他有一个很好的前程。不错，他不会吹诱鸟笛，但是用诱鸟笛吹出来的各种鸟的叫声他都能摹仿，而且学得很象。他并没有象绪任克斯⑥ 的情人那样给自己削制一

---

① 赫拉克勒斯：希腊民间英雄，力大无穷，一生曾为民立下了十二件功绩；捉走三头巨人革律翁放牧在厄律提亚岛的牛群就是其中的一件。

② 蒂蒂尔：维吉尔《牧歌》中的一个牧羊人。

③ 梅利贝：维吉尔《牧歌》中的另一个牧羊人。

④ 梅纳尔克和帕莱蒙均为维吉尔《牧歌》中的人物。

⑥ 绪任克斯：希腊神话中阿卡狄亚的一位水泽神女，她为了躲避森林和丛林之神潘的追求藏到河里，变成一棵芦苇，潘用这棵芦苇削制成一支牧笛，供自己吹奏。

支有着大小不等的管子的牧笛，但是他用椴树和栗树的木头做了几个哨子，这些哨子做得十分精巧，使他多次受到同伴的称赞。因此，皮都当个牧羊人并不怎么有损自己的面子。他并没有自贬身份，去俯就这门现代不大被人看重的职业，而是把这门职业提高到和他的身份相应的地位。

再说，羊舍是由比约小姐管理的，从卡特琳嘴里接受到的命令可算不上什么命令。

但是，卡特琳很照顾皮都的面子。

当天晚上，当这个小伙子走近她的身边，问她自己究竟应该几点钟出去和别的牧羊人碰头的时候，她笑着回答说：

“您不要去了。”

“怎么啦？”皮都吃惊地问道。

“我已经使父亲明白，他派给您干的那份差使对您这个受过教育的人来说是大才小用，您就呆在农舍里吧。”

“啊！太好了，”皮都说，“这样我就不会离开您了。”

天真的皮都脱口发出了这声欢呼。但是他刚喊出口，脸就立刻涨得通红，卡特琳则低下头来，笑了。

“哦！对不起，小姐，我无意之中把自己的心里话给说出来了，您千万不要为了这个怪我，”皮都说。

“我也不怪您，皮都先生，”卡特琳说，“您乐意和我呆在一起，这并没什么不对。”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因为两个可怜的孩子用这寥寥的几句话已经相互表示了那么多的意思！

“但是，”皮都说，“我不能呆在这儿什么事都不做。我在农舍里做什么好呢？”

“就做我过去做的那些事，记帐，跟那些打短工的人结算工

钱，计算我们的收入和支出。您会算术，对吗？”

“我会四则运算，”皮都骄傲地回答。

“那比我还多会一种呢，”卡特琳说，“我一直没有学会剩下的那一种。现在您看到了，父亲要是用您给他管帐对他会有好处，而且对你和我也会有好处，所以这对我们大家都有利。”

“您会有什么好处呢，小姐，”皮都问。

“我好省出一点时间，给自己多做几顶帽子，把自己打扮得更漂亮一点。”

“嗳！”皮都说，“我觉得您不戴帽子已经够漂亮的了。”

“可能是这样，不过这只是您个人的看法，”那个姑娘笑着说。“再说，星期天我不能不戴帽子就去维莱科特雷跳舞。只有那些大家闺秀才能这么做，她们可以在头发上扑点粉，不戴帽子前去。”

“我觉得您的头发上要是扑了粉就会显得更美，”皮都说。

“得啦，得啦！我知道您是在恭维我。”

“不，小姐，我可不会恭维人。在福蒂埃神甫的学校里我没学过这个。”

“那您学过跳舞吗？”

“跳舞？”皮都惊讶地问道。

“对，跳舞！”

“跳舞！在福蒂埃神甫的学校里！天哪！小姐……唉！还跳舞呢。”

“那您不会跳舞罗？”卡特琳问道。

“不会，”皮都说。

“那么，您星期天陪我去参加舞会，看看德·夏尔尼先生是怎么跳的，他是附近所有的小伙子中跳得最好的一个人。”

“德·夏尔尼先生是谁呀?”皮都问道。

“他是布尔索纳城堡的主人。”

“他星期天去跳舞吗?”

“当然。”

“跟谁跳呢?”

“跟我跳。”

皮都心里不知怎么突然感到一阵难受。

“那么,”他说,“您是为了跟他跳舞才想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的,对吗?”

“为了跟他跳舞,为了跟别的人、跟所有的人跳舞。”

“除了我以外。”

“为什么不跟您跳呢?”

“因为我不会跳呀。”

“您会学会的。”

“嗳!卡特琳小姐,您要是愿意教我,我管保会比呆在一旁观看德·夏尔尼先生跳要学得更好一点。”

“以后再说吧,”卡特琳说,“现在该去睡觉了。再会,皮都。”

“再会,卡特琳小姐。”

比约小姐对皮都说的这番话有使他感到愉快的地方,也有使他感到不愉快的地方:使他感到愉快的是,他从一个照管牛羊的人上升为一个记帐的。使他感到不愉快的是,他不会跳舞,而德·夏尔尼先生会。而且照卡特琳的说法,夏尔尼跳得比所有其他的人都好。

皮都整夜做梦,他在梦中看见德·夏尔尼先生在跳舞,而自己却跳得很糟。

第二天,皮都便在卡特琳的指导下开始工作。有件事给了

他很深的印象，那就是在某些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会成为一件十分愉快的事。两个小时以后，他就完全熟悉了自己的工作。

“啊！小姐，”他说道，“要是由您而不是由福蒂埃神甫来教我拉丁文，我想我就不会犯用词不当的错误了。”

“那您也许就能做一个神甫吧？……”

“我大概会成为一个神甫，”皮都说。

“那么一来，您就会给关在一所神学院里，那儿从来不放女人进去……”

“哦！”皮都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卡特琳小姐……那我宁愿不当神甫！……”

比约老爹九点钟从外面回来，他在皮都起床以前就出去了。每天早上三点钟，这个农夫就起来负责把他的马和赶大车的人派出去，接着就在田里一直转悠到九点钟，看看大家是不是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干活。他九点回家来用早餐，十点钟再出去，一点钟用午餐，午后就象早上一样，继续去各处巡视。因此比约老爹的田地经管得很好。正象他所说的那样，他明的有六十阿尔邦的土地，暗的还有一千金路易。要是人们好好计算一下，要是皮都也去计算一下，而不被卡特琳小姐的在场或对她的想念搞得魂不守舍的话，那他恐怕就会发现比约老爹实际拥有的金路易和田地的数目还不止他承认的这点。

早餐的时候，农夫通知皮都，要他后天早上十点在谷仓里把吉尔贝大夫的那本著作朗读给大家听。

皮都怯生生地提醒他早上十点是望弥撒的时间，但是那个农夫回答说他选择这个时间就是为了考验一下在他家里干活的那些人。

上文已经说过，比约老爹是一个哲学家。

他讨厌教士，把他们视为维护专制制度的人，因而一旦发现有机会建起一座祭坛来反对另一座祭坛，他就立刻紧紧抓住不放。

比约太太和卡特琳大胆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但是比约老爹回答说要是她们想要去望弥撒的话就去好了，因为宗教只对女人们才有用处。而男人们呢，却要听皮都朗读大夫的著作，不然就别呆在他的农舍里干活。

哲学家比约在自己家里十分霸道。只有卡特琳可以开口反对他的决定。但是要是农夫心里已经想定了，在回答卡特琳的时候皱起了眉头，那么卡特琳就也象别人一样不响了。

不过，卡特琳想要利用这个时机使皮都得到一点好处。所以她离开餐桌时就提醒父亲，说皮都穿得实在太破旧了，不能这样去朗读他后天打算开始朗读的那本内容精采的书，他担任的是老师的职务，因为是由他把书里的内容教给别人，而老师是不应该在学生面前自惭形秽的。

于是比约同意他女儿去和维莱科特雷的裁缝迪洛鲁瓦先生商量一下，给皮都做一套新衣服。

卡特琳说得很对，给可怜的皮都做一套新衣服算不得铺张浪费。这时他身上的那条裤子仍是吉尔贝大夫五年以前叫人给他做的那一条，当时它显得太长，现在却又变得太短，不过应该承认，它在昂热利克小姐的照料下，每年都给加长两寸。至于外套和上衣，已经有两年多不见踪影了，现在身上穿的是一件哔叽罩衫。我们的主人公在本书一开场的时候，就是穿着这件罩衫出现在读者面前的。

皮都从来没有留意过自己的衣着。昂热利克小姐家没有镜

子，而且他不象美丽的那喀索斯①，压根儿就没有产生过爱上自己的念头，所以从来没有想到要在那些他在旁边插了粘鸟枝的水塘里照照自己的模样。

但是卡特琳小姐对皮都讲了要他陪她去跳舞，她在谈话中提到了德·夏尔尼先生那个风度翩翩的骑士的名字，皮都还听到这个姑娘要做几顶帽子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在那以后，皮都就跑去照照镜子，他从镜子里看到自己身上的破旧的衣衫，心里十分愁闷，暗自琢磨着怎样才能把自己的那副生来出众的仪表也给点缀一番。

不幸对于这个问题，皮都找不到任何解决的办法。他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但是买新衣服需要钱，而他手里从来没有过一个子儿。

皮都当然从书里看到过牧羊人为了在吹笛或吟诗上夺取奖品给自己戴上玫瑰花冠的事，但是他很有道理地认为，这种花冠即使与他脸上的神态十分相称，相反却会使他那身寒伧的衣着显得更加刺眼。

因此，星期天早上八点，他正寻思着自己应该怎样打扮一下的时候，迪洛鲁瓦走进他的房间，把一件天蓝色的礼服、一条天蓝色的裤子和一件有着粉红条纹的白背心放在一把椅子上。这使他又惊又喜。

同时一个女缝工也走进房来，在上面提到的那把椅子对面的一把椅子上放了一件衬衫和一条领带。要是衬衫合身的话，她就奉命照样缝制半打。

这是一个充满了惊喜的情况的时刻。在女缝工之后，又出

① 那喀索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河神刻非索斯和水泽神女利里俄珀的儿子。他看见水中自己的倒影，顾影自恋，相思而死。众神把他化成水仙花。

现了一个帽商，他给皮都送来了一顶款式最为新颖的小三角帽，样子十分漂亮。这是维莱科特雷的最好的帽商科尔尼先生所做的最好的帽子。

鞋匠也负责给皮都送来了一双特意为他做的银搭扣的鞋子。

皮都非常惊诧，他不相信所有这些精美华丽的东西都是给他的。就连在他做的那些最最荒诞不经的梦当中，他也不敢希望自己有这么一套衣服。他眼睛里不禁涌出了感激的泪水，嘴里喃喃地说道：哦！卡特琳小姐！卡特琳小姐！我永远忘不了您为我做的这一切。

送来的所有这些东西都很合身，就象是给皮都量好尺寸做的。只有那双鞋太小。鞋匠洛德和先生有个儿子比皮都大四岁，这双鞋就是他照儿子的脚码做的。

我们的主人公因为自己在这方面胜过小洛德和，有一刹那感到很得意，但是一想到他去参加舞会时没有鞋穿，只好穿上那双跟他的衣服一点不相配的旧鞋，这种得意的心情就立刻烟消云散。但是他这种担心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鞋匠同时给比约老爹送来的一双鞋皮都穿着正合适。幸好比约老爹的脚和皮都的脚一样大小，这件事他们小心地瞒着比约老爹，生怕他会感到丢脸。

皮都正忙着把这套奢华的衣服穿上身的时候，一个理发师走进房来。他把皮都的黄头发分成三股：最多的那一股给梳成一根发辫，垂到脑后，另外两股给分到两边的鬓角上，被称作狗耳朵，这个名称一点没有诗意，但是有什么法子呢，那时候取出来的名儿就是这样。

噢，有件事我们必须承认，那就是等皮都梳好头，头发鬈

曲，穿上他的蓝礼服和蓝裤子，里面穿着粉红条纹的背心和镶褶边的衬衫，头上打着一根发辫和两只狗耳朵，那时候再往镜子里一看，他差点儿认不出自己来了，赶紧回过头去，看看是不是阿多尼斯①重又回到了人间。

他独自一人，开心地向自己笑了笑，昂着头，大拇指插在背心的口袋里，踮起脚来，说道：

"我倒要见见那位德·夏尔尼先生！"

确实，昂热·皮都穿上这套新衣服以后，就一点不象维吉尔描写的牧羊人，却和华托②笔下的牧羊人一模一样。

因此，皮都刚迈步跨进厨房就受到了农夫一家的喝彩。

"哦！瞧，妈妈，"卡特琳嚷道，"皮都这样有多帅啊！"

"真叫人认不出来了，"比约太太说。

不幸，卡特琳对皮都的整个模样有了深刻的印象后就开始端详他身体的各个部位。而皮都身体的各个部位却没有整体那么匀称好看。

"哦！真奇怪，"卡特琳说，"您的手多么大啊！"

"是的，"皮都说，"我生就一双大手，不是吗？"

"还有两只凸起的膝头。"

"这说明我的身体还要往上长。"

"但是我觉得您已经长得够高了，皮都先生。"

"不管怎样，我的身体还要往上长，因为我再过半年才满十八岁。"

"您没有腿肚子！"

"嗳！这倒不假，一点也没有。但是会长出来的。"

---

① 阿多尼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爱与美之女神阿佛洛狄忒的民间情人。
② 华托(1684—1721)：法国画家。

“是应该有信心，”卡特琳说，“不管怎样，您显得很帅！”

皮都鞠了一躬。

“哟！”比约老爹走进厨房瞅着皮都喊道，“你显得多神气啊，小伙子。我真希望你的昂热利克姑姑能瞧见你现在这副模样。”

“我也这么希望，”皮都说。

“我很想知道她会说些什么，”那个农夫说。

“她什么都不会说，只会大发雷霆。”

“但是爸爸，”卡特琳显得相当担心地说道，“她没有权利把皮都重新领回去吗？”

“她不是把他赶出来了吗！”

“而且，”皮都说，“那五年已经过去了。”

“哪五年？”卡特琳问道。

“就是吉尔贝大夫留下一千法郎的那五年。”

“那么说他留了一千法郎给你姑姑。”

“是的，是的，是为了让我学一门手艺。”

“他真是一个好人！”那个农夫嚷道，“没想到我每天都听人说起他做这种事情。因此，——他做了一个手势，——我要永远忠于他。”

“他想让我学一门手艺，”皮都说。

“他做得对。可是他的一片好意却这么被歪曲了。他留下一千法郎为的是让你学一门手艺，可是你非但没有给送去学手艺，相反却被送到一个想把你培养成一名神学院院士的教士手里。她究竟付给福蒂埃神甫多少钱？”

“谁？”

“你姑姑。”

“她一个钱都没付。”

“那么她是不是把好心的吉尔贝先生每年付给她的两百利弗尔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大概是这样。”

“听着，皮都，我来给你出个主意，等你那位笃信宗教的老姑姑一蹬腿儿，你就在屋子里好好找一下，衣橱里，草垫里，放酸黄瓜的钵子里，哪儿都别放过。”

“干什么呢?”皮都问道。

“因为，知道吗，你可能会找到一个宝藏，会在一只羊毛长袜里找到一些旧的金路易。咳！这肯定错不了，因为她找不到一个可以装得下她这笔积蓄的钱袋。”

“您这么想吗?”

“当然罗。但是这件事等以后碰到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再谈吧。今天我们得出去遛遛。吉尔贝大夫的那本书你带了吗?”

“书就在我的口袋里。”

“父亲,”卡特琳说，“您仔细考虑过了吗?”

“孩子，做好事是用不着考虑的,”那个农夫说，“大夫既然叫我让人把这本书念给大家听，宣传他在书里阐述的原则，那就应该把这本书念一下，宣传一下那些原则。”

“那么,”卡特琳怯生生地说道,“我和母亲,我们可以去望弥撒了。”

“去吧,”比约说，“你们是女人嘛。可我们是男子汉，这是另一回事。来吧，皮都。”

皮都对比约太太和卡特琳鞠了一躬,就跟着那个农夫走了。他因为自己被称作男子汉而感到十分自豪。

第 七 章

腿长跳舞虽不好看，奔跑却很有用

谷仓里聚集了许多人。正如上文所说的那样，那些种庄稼的非常尊敬比约，因为尽管他经常责骂他们，但是他给他们吃得很好，付给他们的工钱也高。

因此每个人都赶紧应邀前来。

再说，一个民族想要进行某种重大的变革，情绪就会变得异常高昂，那时，人民中间弥漫着的就是这种高昂的情绪。他们嘴里说出几个以前从来没有出过口的新词语，这几个他们几乎不认识的陌生的词语就是自由、独立和解放，而且奇怪的是，不单单在百姓中间可以听得见这几个词。相反，这几个词是贵族首先说出来的，而应和这几个词的那片呼声只是大众发出的共鸣。

这道就要发亮、最终将变得灼人的阳光来自西方。这个在运行过程中要把法国大地照得一片火红的太阳是从美洲升起来的。惊骇的国民在这片红光的映照下，即将看到用血写成的共和国三个大字。

因而，那时这种讨论政治的集会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么少。有些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人，有些几乎不为人知的崇奉某个看不见的神灵的人，跑遍城市和乡村，到处散布自由的言论。政府以前一直耳目闭塞，这时才睁开眼睛。那些领导这个所谓政

府的庞大机构的人感到某些部门陷于瘫痪，但却不知道哪儿出了故障。民众的心里普遍充满了对立的情绪，尽管这种情绪还没有从他们的胳膊和手上表现出来。这种对立情绪看不出来，却存在着，可以感觉得到，显得很有威胁，而且它象幽灵似的无影无形，可以揣测出来，但却无法把握，因而有时显得更有威胁。

比约的谷仓里聚集了二十到二十五个庄稼汉，他们都是比约的佃农。

比约带着皮都走进谷仓。里面所有的人立刻都脱下帽子，挥动着向他表示欢迎。显然，只要他做个手势，这些人就立刻准备为他出力卖命。

比约告诉那些庄稼汉说皮都即将念给他们听的那本小册子是吉尔贝大夫写的。当地的人都知道吉尔贝大夫，因为他在那儿有许多田产，比约掌管的这片田地就是主要的一处。

大家为朗读者准备好一个木桶。皮都登上这个临时搭起来的讲台，开始诵读。

有一点需要指出，那就是平民百姓，也几乎可以说一般的人，对于他们越是听不懂的东西，就听得越专心。显然，这本小册子的大意连这伙乡下人里最有知识的人也没有听懂，甚至连比约本人也没有听懂。但是在那些艰深晦涩的词句中间，不时出现独立、自由、平等这几个十分清楚的字眼，就象阴暗的负有电荷的天空中不时掠过的几道闪电。用不着再深入了解了。谷仓里爆发出一阵掌声，随即响起了呼喊“吉尔贝大夫万岁！”的口号声。那本小册子给念了将近三分之一，他们决定分三个星期天把它念完。

比约请那些听众下星期天再到谷仓里来聚会，每个人都答

应前来参加。

皮都念得非常好。能受到大家的欢迎对他就是最大的成功。他分享到了大家为那本著作发出的掌声。比约本人也受到了皮都这点有限知识的影响，对福蒂埃神甫的这个学生不禁也产生了几分敬意。在他看来，皮都这个身体长得异常高大的小伙子在精神上也有了很大的长进。

只有一件事使皮都感到美中不足，那就是卡特琳小姐没有看到他取得的这个成功。

但是比约老爹对大夫的这本小册子所产生的效果感到非常高兴，迫不及待地把成功的消息告诉他妻子和女儿。比约太太什么都没有回答，因为她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女人。

但是卡特琳忧郁地笑了笑。

"哎！你这是怎么啦？"那个农夫问道。

"父亲！父亲！"卡特琳喊道，"我怕您会遇到危险。"

"得啦！你总不想充当一个不祥的鸟儿吧？我告诉你，和猫头鹰比起来，我更喜欢云雀。"

"父亲，有人要我通知您，说您已经受到了注意。"

"请你说出来，这是谁告诉你的？"

"一个朋友。"

"朋友？凡是向我发出忠告的人都应该受到感谢。你把这个朋友的名字告诉我。说吧，他是谁？"

"一个消息大概非常灵通的人。"

"到底是谁？"

"伊西多尔·德·夏尔尼先生。"

"要这个花花公子来管什么闲事？他是想对我的思想方式提出忠告吗？我对他的穿着方式提过忠告吗？我觉得在这方面他

总有些地方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的。”

“父亲，我把这件事告诉您可不是为了惹您生气。他的这个忠告完全是善意地提出来的。”

“好吧！我也向他提一个忠告，你可以把我的忠告转告他。”

“什么忠告？”

“就是叫他和他的同伴多加小心。国民议会里有人臭骂他们这些贵族先生。人家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到在宫廷里得宠的一些男男女女。让他通知他那呆在京城里的哥哥奥利维埃·德·夏尔尼先生，听说他哥哥和那个奥地利女人①的关系不错。”

“父亲，”卡特琳说，“您的生活经验要比我们丰富，您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是啊，”皮都低声说道，成功使得他充满了自信，“您的伊西多尔先生来管什么闲事呢？”

卡特琳根本没有听见或是装着没有听见皮都的话，他们都没有再开口谈下去。

那天的午餐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但是皮都却觉得午餐的时间从来没有这么长过。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挽着卡特琳小姐到外面去让人瞧瞧自己这种衣冠楚楚的样子。这个星期天对他是一个重大的日子，他决心把七月十二这一天永远记在心里。

他们终于在将近三点钟的时候出发了。卡特琳显得非常妩媚可爱。她是一个金头发、黑眼睛的漂亮姑娘，身段苗条，腰肢柔软，犹如农舍里的人跑去打水的那个小池塘边的柔柳。而且她穿得朴素雅致，把女性的全部优点都衬托出来。她自己动手

① 指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她原为奥地利公主，一七七〇年嫁给路易十六。

做的那顶小帽子，正象她和皮都说过的那样，戴在头上很好看。

舞会通常总要等到六点钟才开始。四个乡村乐师站在一个木板搭成的台上，为那些上这个露天舞场来跳舞的人奏乐，每一个四组舞收六个子儿。前来跳舞的人一面等着六点钟到来，一面就在昂热利克姑母曾经提到的那条有名的叹息径上散步，看着城里或近郊的一些年轻绅士在德·奥尔良公爵殿下的网球场场主法罗莱先生的指导下打网球。法罗莱先生被看成一个权威，在他命令发球，指出球的落点和判定得分的时候，他们都因为他年高德劭而恭恭敬敬地表示服从。

皮都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原故，很想呆在叹息径上，但是卡特琳穿着那身皮都十分赞赏的漂亮衣裳可不是为了呆在这条两边栽着山毛榉的小径的树荫底下。

女人就象那些偶然长在树荫底下的花儿，不断把身子向阳光伸去，无论如何都要让鲜艳芬芳的花朵在阳光下开放。尽管它们会被阳光晒得枯萎凋零。

按照诗人的说法，花儿当中唯有堇花最为谦虚，不想抛头露面，但它也披着丧服，好象是在痛惜它那毫无用处的艳丽风姿。

因此，卡特琳巧妙地把皮都的胳膊用劲一拉，他们就走上了去网球场的那条路。我们得赶紧补一句，皮都也没有叫卡特琳费上多少力气。因为正象卡特琳急着想要让人看到她的那顶粗棉布的帽子和闪闪发亮的短上衣一样，他也迫不及待地想要让人看到他的那套天蓝色的衣服和那顶漂亮的三角帽。

有件事使皮都特别得意，也使他一时间压倒了卡特琳那动人的风采。谁也没有认出他，人家从来没有见到皮都穿着一套这么华丽的衣服，所以都把他当成一个新从城里来的外乡小伙

子，有的人说他是比约的侄子，有的人说他是他们家的一个表亲，还有的人说他是卡特琳的未婚夫。但是皮都一心想要表明自己的身份，所以这个误会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不停地向他的朋友点头招呼，屡次向熟识的人脱帽致意，最后人们终于认出这个穿得很漂亮的乡下人就是福蒂埃神甫开除的那个丢脸的学生，于是人群中响起了一片喧嚷声：

“原来是皮都！您瞧见昂热·皮都吗？”

这片喊声沸沸扬扬，一直传到昂热利克小姐的耳朵里，但是皮都平时走路总是脚尖朝里，两肘紧贴腰部，所以当老姑娘听说那个大家认为是她侄子的人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走路脚尖朝外，手臂弯成弧形，就不相信地摇了摇头，开口说道：

“你们搞错了，这可不是我那个又懒又笨的侄子。”

皮都和卡特琳到了网球场。那天，苏瓦松网球队和维莱科特雷的网球队正在场上比赛，双方打得十分激烈。卡特琳和皮都站在路边斜坡下面的那道绳索旁边。卡特琳选了这个看来最好的地方。

过了一会儿，他们听到法罗莱先生喊道：

“两人一组，交换一下场地。”

球员们开始变换场地，换句话说，他们各自都要保卫自己的区域，攻击对方的区域。有个球员经过的时候，笑吟吟地向卡特琳鞠了一躬，卡特琳飞红了脸，向他回了个礼。这时候，皮都觉得卡特琳的那只被他挽着的胳膊微微颤动了一下。

皮都心里不禁产生了一种他从来没有感到过的烦恼。

“是德·夏尔尼先生吧？”他望着他的女伴说。

“是的，”卡特琳答道。“您认识他吗？”

“我不认识，”皮都说，“但是我猜着了。”

确实，皮都根据卡特琳头天晚上对他说的那些话，完全可以猜到这个年轻小伙子就是德·夏尔尼先生。

向卡特琳行礼的这个人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年轻绅士，年纪大约二十三四，相貌长得十分英俊。他身材挺拔，体格匀称，举止文雅，就象那些从小接受贵族教育的人所习惯的那样。一切唯有从小练习才能做得出色的体育活动，伊西多尔·德·夏尔尼先生都做得尽善尽美，而且，穿的衣服总和他从事的那种体育活动十分相称。他的猎装式样非常雅致；他的击剑衫可以代表圣乔治① 的那种款式，他的骑装由于他穿的那种方式，确切地说，也显得很别致。

那天，我们的老相识德·夏尔尼伯爵的弟弟德·夏尔尼先生，穿着一条浅颜色的紧身裤，使他那两条细长结实的腿显得线条分明，头发在早上只是随随便便地梳理了一下，脚上那双系着鞋带的漂亮的网球鞋暂时替代了一双红高跟的鞋子或是有翻口的长统靴。他上身紧绷绷地穿着一件白色凸纹布上衣，仿佛穿了一件胸衣似的。还有他的仆人站在路边的斜坡上，手里拿着一件绣着金线饰带的绿外套。

他常常整夜呆在外面寻欢作乐，往往在赌场里一直赌到第二天早上出太阳的时候，所以尽管他只有二十三岁，却已经失去了青年人身上的那种清新迷人的青春活力，但是，这时候，赛场上的那种活跃气氛使他的这种活力重又焕发出来。

德·夏尔尼身上的所有出众之处无疑都受到了那个年轻姑娘的注意，当然也没有逃过皮都的眼睛。皮都看到德·夏尔尼

---

① 圣乔治(1745—1799)：出生于瓜德罗普的一个黑白混血儿，以精于各种体育运动而享有盛名，特别在击剑方面功夫极深。他为人机敏，在唱歌和跳舞方面，技艺精湛，深得当时上流社会人士的赞赏。

先生的手和脚，就不再为大自然赋予他的那双巨大的手和脚感到自负了，尽管它们曾经使他胜过了鞋匠的儿子。他想到大自然本可以把他身体的各部分造就得恰到好处。

其实，皮都的手脚和膝头既然生得都那么大，那么大自然本来也该有足够的材料给他塑造出两条结实好看的腿。可是，情况并非如此，他的腿在需要细巧的地方显得很粗壮，而在应该丰腴的地方却显得干瘦。

皮都就象寓言里的那头鹿那样看着自己的两条腿。①

"您怎么啦，皮都先生？"卡特琳问道。

皮都什么都没有回答，只是叹了口气。

这盘比赛结束了。德·夏尔尼子爵利用两盘比赛之间的间隙走过来向卡特琳致意。皮都在他走近的时候看到卡特琳的脸上泛起了一片红晕，感到她的胳膊抖动得更厉害了。

子爵向皮都点了点头。那时的贵族在和小户人家的闺女以及年轻女工攀谈时都知道怎样显得亲切有礼，因而他随即就很有礼貌地询问卡特琳的健康，并且要求跟她跳第一个四组舞。卡特琳答应了，这个年轻贵族的脸上露出了表示感谢的笑容。下一盘比赛快开始了，有人在叫他了。他向卡特琳鞠了个躬，就象来的时候一样悠然自得地走了。

皮都感到这个有说有笑、这样跑来、随即离去的人对他具有一种压倒一切的优势。

要是花上一个月的工夫去尽力模仿德·夏尔尼先生的简单动作，那只会使皮都失其故步，显得滑稽可笑，这一点他自己

---

① 拉封丹的寓言诗《在水里照见自己的鹿》里提到一头鹿在晶莹清澈的泉水里照见自己的身影，它赞美自己的双角，但是对映在水里的象纺锤一样的腿却感到非常难过。

也感觉到了。

如果皮都心里懂得憎恨的话，那么，从这时起，他就会厌恶德·夏尔尼子爵了。

卡特琳仍然呆在场边，看着球员们打网球，直到最后他们呼唤呆在一旁的仆人把外套递给他们。这时她才迈步向舞场走去。皮都心里十分沮丧，因为那天，他似乎注定得违心地走到每个他不想去的地方。

德·夏尔尼先生并没有叫卡特琳等上多久。他略微改换了一下自己的装束，就从一个网球队员变成了一个漂亮的舞客。小提琴响起来，发出了开始跳舞的信号。他立刻过来，把手伸向卡特琳，提醒她曾经对他作出的那个许诺。

皮都感到卡特琳的胳膊从他的胳膊当中脱出去，看到这个姑娘满脸通红地和她的男舞伴一起走进圈子，这时他所体味到的也许是他生来最不舒服的一种感觉。他的脑门上直冒冷汗，眼睛模模糊糊。他伸出手去，抓住栏杆靠着，因为他觉得自己的那么结实的双膝发软了。

至于卡特琳呢，她对皮都内心的痛苦好象没有，也许一点没有想到。她觉得既快活又得意。快活的是，她能参加跳舞，得意的是，跟她一起跳的是附近最漂亮的小伙子。

倘若皮都对于德·夏尔尼先生作为一个网球队员所表示的赞美还是比较勉强的话，那么他对他的舞技却不能不表示钦佩。那时候，以散步来取代跳舞的风尚还没有流行。跳舞是一门受教育的人必须掌握的技艺。我们且不提那个靠在国王的四对舞里跳第一个库兰特舞而发迹的德·洛曾先生①，当时由于自

① 德·洛曾（1633—1723）：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宫廷中的一位侍臣，他娶了路易十四的堂妹大郡主。

己伸腿抬脚的姿势在宫廷里得到宠信的人不止一个。子爵在这方面是一个优雅、完美的典型，他完全可以象路易十四一样，到一家剧院去跳舞，可能还会博得观众的掌声，尽管他既不是国王，也不是戏子。

皮都又看了看自己的腿，只好承认，如果他身体的这一部分没有大的改观，那么他就别再打算去争取德·夏尔尼先生此刻获得的那种成功。

这组舞结束了。卡特琳觉得她只跳了一会儿工夫，但是皮都却觉得好象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卡特琳重新挽住他的胳膊的时候，发现了他脸上所起的变化。他脸色苍白，脑门上汗津津的，湿润的眼眶里转动着一颗快被妒火烧干的泪珠。

“啊！天哪！”卡特琳喊道，“您怎么啦，皮都？”

“我，”可怜的皮都答道，“我看了您和德·夏尔尼先生跳舞以后再也不敢和您跳了。”

“嗨！”卡特琳说，“您不要这么灰心。您能怎么跳就怎么跳好啦，跟您跳舞我同样会感到很愉快的。”

“哎！”皮都说，“您这么说只是为了安慰我，小姐。我知道自己是怎么个情形，跟我跳舞总没有跟那个年轻的贵族跳舞那么愉快。”

卡特琳没有回答，因为她不愿意撒谎。可是，她是一个善良的姑娘，一旦发觉这个可怜的小伙子心里有了某种异样的情绪，就连忙向他作了许多友好的表示，但是这些表示并没有使皮都恢复欢乐愉快的心情。比约老爹说得不错：皮都已经是个男子汉了，——他很痛苦。

卡特琳接着又跳了五六次舞，其中又有一次是跟德·夏尔尼先生一起跳的。对这一次，皮都心里并不比上一次感到好受，

可是表面上却显得相当镇静。他盯着卡特琳和她的舞伴的每一个动作，想要从他们的嘴唇的翕动上猜出他们在谈些什么。当他们的手在一些舞蹈动作中拉在一起的时候，他又尽力想要猜出这两只手只是松松垮垮地拉在一起，还是紧紧地握着。

无疑，卡特琳所期待的就是跟德·夏尔尼跳的这第二个舞，因为这个舞一结束，那个年轻姑娘就向皮都提出说要回去了。从来没有一个提议象这次那样被爽快地接受了。但是皮都的心灵已经遭到了打击，他一声不响，只管迈着大步往前走，卡特琳只好不时叫他走得慢一点。

“您怎么啦？”卡特琳最后问道，“为什么您不和我说话？”

“小姐，我不和您说话，”皮都说，“是因为我不会象德·夏尔尼先生那么说话。他跟您跳舞的时候和您说了那么许多美妙动听的话，现在您还要我说什么呢？”

“瞧您这话说得有多不公正啊，昂热先生，我们是在说您呢。”

“说我，小姐，怎么回事？”

“嗨！皮都先生，假如您的保护人不回来，那么就得另外给您挑选一个。”

“这么说，我连在农舍里记帐都不能胜任罗？”皮都叹了口气问道。

“恰恰相反，昂热先生，我觉得农舍里的那些帐目叫您去记一点也不能发挥您的才能。凭着您受过的那种教育，您完全可以去干一种更好的工作。”

“我不知道我该干什么，但是有件事我知道，那就是假如我得通过德·夏尔尼子爵先生才能获得一个较好的工作，那我可不愿意接受。”

"您为什么不愿接受他的帮助呢?他的哥哥德·夏尔尼伯爵在宫廷里好象很受宠信，娶了王后的一个亲密的朋友做妻子。他说他可以在盐税局里给您安排一个差事，如果这能叫我高兴的话。"

"非常感谢，小姐。但是我已经把话说明了，现在这样我感到很满意，除非您父亲要把我打发走，否则我要在农舍里呆下去。"

"我究竟为什么要把你打发走呢?"有个嗓门粗大的人喊道，卡特琳听出了他父亲的嗓音，不禁打了个哆嗦。

"亲爱的皮都，"卡特琳低声说道，"请您不要和他提起伊西多尔先生。"

"哎！回答呀！"

"啊……我不知道，"皮都十分为难地说，"也许您觉得我的知识还不够丰富，对您没有用处。"

"知识不够丰富！您计算得和巴雷姆① 一样好，朗读得也比我们的小学教师强，而他还自认为是个大学者哩。不，皮都，那些跨进我的家门的人都是仁慈的上帝送到我这儿来的。一旦他们进了我的家，只要上帝愿意，他们就可以呆下去。"

皮都就凭着比约老爹作出的这个保证回到了农舍。但是虽然这是一种安慰，可还不够。在他外出和返回农舍的这段时间里，他的心里起了很大的变化。他失去了一样东西，一样一旦失去就再也找不回来的东西：那就是自信心。所以皮都一反往常的习惯，睡得很不好。在他辗转不眠的时候，他就想起了吉尔贝大夫的那本书。书的内容主要是反对贵族，反对特权阶级的营私舞弊，反对受到他们左右的民众的胆小懦弱。皮都好象

---

① 巴雷姆(1640—1703)：法国数学家。

这时才开始明白他早上念的所有那些美妙的语句的意思。他决心等天一亮，就把那本他曾高声念给大家听过的杰作再独自低声重念一遍。

但是皮都夜里没有睡好，早上醒得迟了。不过他仍然决心实行他的那个读书计划。那时只有七点。比约老爹要到九点才回来。再说，即使他回来了，对于这件由他自己提出来的工作他也不会表示反对。

他从一条小楼梯走下楼去，在卡特琳的窗下的一条长凳上坐下来。不知他是偶然正巧坐在那个地方呢，还是他知道那扇窗户和那条长凳的各自位置？

不管怎样，皮都从口袋里抽出那本小册子便开始念起来。他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身上仍然穿着他每天穿的那套旧衣服，也就是他的黑裤子、绿外套和红皮鞋。

我们不敢轻易就说，皮都开始念的时候没有时时从书本上抬起眼睛，去望那扇窗户。不过在那个四面开满金莲花和牵牛花的窗户里一直没有出现卡特琳的身影，所以最后皮都的眼睛就一动不动地盯着手里的书了。

说真的，他常常忘了翻页数，而且他越是显得专心致志，他的手就越是不动。别人看了他这副样子准会以为他心不在焉，并不是在读书，而是在深思默想。

皮都手里捧着的那本书一直被早晨的阳光照得很亮，这时候，他突然觉得书上出现了一个影子。这个黑影不象是天空中的浮云投下来的。只有一个不透明的物体才能产生这种影子。不过有些不透明的物体看上去很惹人喜欢，所以皮都连忙转过脸去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挡住了那片阳光。

皮都搞错了。把他面前的那片阳光、那片迪奥热纳① 曾向

亚历山大大帝要求的暖融融的阳光挡住的，确实是一个不透明的物体。但是这个物体一点也不惹人喜欢，相反显得相当讨厌。

原来那是一个比皮都的身材还要瘦长的四十五岁左右的男人，身上穿着一件和皮都的几乎一样经纬毕露的外套。他把头伸到皮都的肩膀上面，好象津津有味地在看皮都手里的那本书。他显出的那种兴趣盎然的样子一点儿不亚于皮都的那种漫不经心的神气。

皮都一下子惊呆了。这个穿着一身黑衣服的人的嘴唇上浮现出了亲切的笑容。在他张嘴微笑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的嘴里只有四个牙齿，上面两个，下面两个，这四个牙齿相互交错，和野猪的獠牙一般尖利。

"一本美国出版的八开本，"这个人瓮声瓮气地说，"《论人的自由和民族的独立——波士顿，一七八八年》。"

在这个穿黑衣服的人这么念的时候，皮都越来越感到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所以，等这个人念完了，他的眼睛已经瞪得不能再大了。

"波士顿，一七八八年。正是这样，先生，"皮都重复了一遍。

"原来是吉尔贝大夫的著作，"那个穿黑衣服的人说。

"是的，先生，"皮都彬彬有礼地答道。

他站起身来，因为他以前总听人说，坐着和长辈讲话是不礼貌的。皮都的头脑还很单纯。他认为任何人都有权成为他的长辈。

但是，他站起来的时候，忽然瞥见头上窗户里面有个粉红色的活动的身影，那人向他使了个眼色。原来是卡特琳小姐，她

---

① 迪奥热纳（公元前413—前327）：古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

神气相当古怪地望着他，向他做着奇特的手势。

“先生，”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开口说道，他背朝着那扇窗户，还一点不知道发生的一切，“如果您不觉得冒昧的话，我可不可以问一下这本书是谁的？”

他点着皮都手里的那本小册子，但是手指并没有碰到它。

皮都刚想开口回答说这本书是比约先生的，这时听见窗户里的那个姑娘用几乎恳求的声音悄悄向他说：

“说是您的。”

那个穿黑衣服的人正全神贯注地等着皮都回答，没有听到这句话。

“先生，”皮都一本正经地说道，“这本书是我的。”

那个穿黑衣服的人抬起头来，因为他发现皮都老不正面望着他，常常把惊讶的目光投向一个特殊的地方。他看到了那扇窗户，但是卡特琳早就猜到了他要这么做，所以已经象只鸟儿似的躲开了。

“您在瞧上面的什么呀？”那个穿黑衣服的人问。

“啊！先生，”皮都笑吟吟地说道，“容我说一句，我觉得您真爱打听别人的事情，curiosus①，或者说得确切一点，就是avidus cognoscendi②，就象我的老师福蒂埃神甫所说的那样。”

“真的，”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又问道，皮都想使自己的身份在他眼里显得比本来高，就这么说了两句拉丁文，可是那个人一点也没有露出惊骇的神气，“这本书真是您的吗？”

皮都眨了眨眼睛，好让那扇窗户重新出现在他的视线当中。卡特琳的脸又从窗口露了出来，她向他点了点头。

---

① 拉丁文：爱打听。

② 拉丁文：渴望了解。

“是的，先生，”皮都回答说。“您是不是很想念一下这本书？Avidus legendi，或者说legendœ historiœ。”①

“先生，”那个穿黑衣服的人说道，“您实际的身份似乎比这身衣服所表现出来的要高得多。Non dives vestitu sed ingenio.② 因此，我拘捕您。”

“什么！您要拘捕我？”皮都惊慌失措地说道。

“是的，先生。请您跟我走吧。”

皮都没有再往上面看，只向周围看了看，只见两个法警正在等着这个穿黑衣服的人发出命令。这两个法警好象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一样。

“伙计们，开个违禁通知，”那个穿黑衣服的人说。

一个法警走过来用绳子把皮都的两只手捆在一起，手里拿着吉尔贝大夫的那本书。

接着皮都就给系在窗户底下的一个圆环上面。

皮都刚想张嘴大声叫嚷，耳朵里就听见了那个能够左右他的行动的人的低语声：“让他们捆好了。”

皮都于是服服帖帖地任他们捆好，这使那两个法警，特别使那个穿黑衣服的人感到十分高兴。他们接着毫无戒心地走进农舍。两个法警去找一张桌子，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嘛……这个我们以后会知道的。

法警和穿黑衣服的人刚刚走进屋去，皮都就又听见上面那个声音说：

“举起手来。”

皮都不仅举起双手，而且也抬起头。他看见卡特琳那张苍

---

① 拉丁文：意思和前句的译文相同。
② 拉丁文：衣着并不华丽，却很有才具。

白惊恐的脸。她手里拿着一把刀：——“再举高些……再举高些……”她说道。

皮都踮起脚尖。

卡特琳从窗户里向外探出身子，那把刀一碰到那根绳子，皮都的两只手就重新得到了自由。

“抓住这把刀，”卡特琳说，“您自己去割断那根把您系在圆环上的绳子。”

皮都不等她说第二遍就一下子割断了那根绳子，他完全自由了。

“现在，”卡特琳说，“这儿有一个双金路易①。您不是生着两条长腿吗？快跑到巴黎去通知大夫。”

她还没有讲完，那两个法警又出现了，她连忙把那个双金路易丢到皮都的脚边。

皮都赶快捡起来。那两个法警在门口停了一下，吃惊地看到他们刚刚捆绑得牢牢的那个人竟然恢复了自由。皮都一看到他们，头发就全竖了起来，他模糊地想起了复仇女神的 in crinibus angues②。

皮都和两个法警一时间都呆在原地，那情景就象一只野兔和发现它就站住脚的猎犬，双方一动不动地对视着。但是，正象兔子发现猎犬一动就要拔脚逃跑一样，皮都一见两个法警往前迈步，就急忙纵身一跃，跳到了篱笆的另一边。

法警发出一声惊叫。听到叫声警探从屋里跑出来，胳膊底下夹着一个小箱子。他二话不说，就开始去追皮都。两个法警也跟在他后面追。可是他们没有本领象皮都那样跳过一道三尺

① 当时每个双金路易值四十八个利弗尔。

② 拉丁文：蛇发。

半高的篱笆，只好兜个圈子绕到篱笆外面去。

然而等他们跑到那道篱笆的角上，皮都已经跑到了五百多步以外的广阔的原野上，他笔直向树林跑去，距离那儿几乎不到四分之一里，最多再过几分钟，就能跑进树林。

这时候，皮都回过头去，看到那些追赶他的法警，只是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不是希望把他重新抓住。他又加快速度，不一会儿就消失在树林中。

皮都又这样跑了一刻钟。必要的话，他可以跑上两个小时，因为他跑得象鹿一样轻捷，自然也能象鹿一样呼吸。

一刻钟后，他凭着直觉认为自己脱离了险境，就停下来喘口气，仔细听听四周的动静，这才确信树林里就他一个人。

"真叫人难以相信，"他思忖道，"三天里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随后他又看了看那个双金路易和那把刀。

"噢！"他思忖道，"我要是有时间把这个双金路易兑换掉，还给卡特琳小姐两个苏就好了。因为我怕这把刀会割断我们之间的友谊。没关系，"他又想道，"既然她叫我今天去巴黎，那我就赶快去吧。"

皮都辨别了一下方向，发现自己是在布尔索纳①和伊沃②之间，于是顺着一条两边长满幼树的小路走去，这条小路直通贡德维尔荒原，而那条去巴黎的大路就从这片荒原上穿过。

---

① 布尔索纳：法国瓦兹省的一个市镇。

② 伊沃：法国瓦兹省的一个市镇。

第 八 章

为什么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和两个法警同时走进农舍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农舍，叙述一下那场从天而降的灾祸，皮都的这段插曲不过是它的结局而已。

那天早上将近六点钟的时候，一个巴黎警察局的警探带着两个法警，来到了维莱科特雷。他拜访了当地的警察局长，向他打听到农夫比约的住处。

在离农舍大约五百步的地方，那个警探看见一个在田里干活的庄稼汉。他走近前去，问他比约先生这时候是否在家。那个人说，比约先生九点以前，也就是说，吃早饭前是不会回来的。但是这时候，他偶然把头一抬，随即连忙用手指着大约四分之一里路以外一个骑在马上和牧羊人讲话的人，说道：

“真巧，那就是您要找的那个人。”

“是比约先生吗？”

“不错。”

“就是那个骑马的人吗？”

“正是。”

“那么，朋友，”那个警探说道，“您想不想叫您的主人高兴一下呢？”

“我巴不得能这样。”

“那就快去告诉他有位从巴黎来的先生在农舍里等他。”

“哦!”那个庄稼汉说,“会不会是吉尔贝大夫?”

“快去吧,”那个警探说。

那个人没等他说第二遍,拔脚就从田里往那儿跑去。这时候,那个警探和两个法警就躲到几乎正好位于农舍大门对面的一堵半塌的围墙后面。

过了一会儿,就听见了一阵马蹄声。是比约赶回来了。

他驰进院子,下了马,把缰绳扔给一个马夫,就急匆匆地走向厨房,满心以为一眼就会见到吉尔贝大夫,站在那个宽大的壁炉台底下。但是他只看见比约太太坐在厨房中间,专心仔细地在给鸭子拔毛,这项繁难的工作需要的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的态度。

卡特琳呆在自己房间里,正为下个星期天的舞会在缝帽子。显然,卡特琳想为舞会预先做好准备。对于女人,正如她们自己所表示的,有件几乎能象穿着打扮一样能使她们愉快的事,就是缝制她们穿着打扮的衣物。

比约在门口站住脚,朝四周看了看。

“谁找我?”他问道。

“我,”他背后有个象笛声一样动听的声音答道。

比约转过身去,看见了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和两个法警。

“唷!”他嚷道,一面向后倒退了三步,“你们要干什么?”

“噢!老天在上!没什么大事,亲爱的比约先生,”那个嗓音象笛声一样动听的人说。“只是要搜查一下您的农舍,没别的了。”

“搜查?”比约问道。

“搜查,”那个穿黑衣服的人重复了一遍。

比约向挂在壁炉上面的那杆枪瞅了一眼。

“自从有了国民议会，”他说道，“我还以为公民们不会再受到这种欺压了，因为那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事物，带有另一种制度的气息。我是一个安份守己的老实人，你们要把我怎么样？”

世上所有警察局的警探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那就是他们从不回答受害人的问题。不过，在搜查、拘捕、捆绑受害人的时候，有些警探会显出怜悯的样子。这种人实际上最为阴险，因为他们表面上显得最温和。

象塔潘和德格雷那种满嘴甜言蜜语的人，面对他们迫害的人总是两眼含泪，可是却从不用手去把眼睛擦干。在农夫比约家搜查的那个人就跟他们一样。

他一面叹了口气，一面对那两个法警做了个手势。他们立刻就向比约走了过去，比约猛地向后一跳，伸手就去抓他的枪。这时候真是千钧一发，因为那杆枪既能使那个使用它的人丧命，也会把枪口下的那个人打死。但是他的手被挡开了，给一双因为恐怖和恳求而变得强健有力的小手紧紧握住。

原来是卡特琳，她听到一片吵闹声就跑了出来，正好救了父亲，免得他犯下抗拒司法机关的罪行。

等最初的那阵怒气过去以后，比约就不再作任何抵抗了。那个警探下令把他关进底层的一间房，把卡特琳关进楼上的一间房。至于比约太太，他认为她碍不了事，并没有把她放在眼里，所以让她留在厨房里。在这以后，他看到自己已经成了这儿的主人，于是就动手在写字台、衣柜和五斗橱里搜寻起来。

比约发觉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想逃走。但是正象农舍底层的大部分房间一样，他给关在里面的那一间的窗户上也装着铁栅。那个穿黑衣服的人早就一眼看到了这些铁栅，而比约

这个曾经叫人安装这些铁栅的人却把它们忘记了。

接着他透过锁孔，看见那个警探和他的两个同伙正在把屋子里的东西都翻腾出来。

“咳！”他大声嚷道，“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亲爱的比约先生，您不是看得很清楚吗，”那个警探说，“我们在寻找一件我们还没找到的东西。”

“但是，也许你们是一伙强盗、恶棍或小偷。”

“哦！先生，”那个警探隔着门答道，“您把我们看错了。我们和您一样也是体面正直的人。不过我们接受陛下的俸禄，不得不这样来执行他的命令。”

“陛下的命令！”比约嚷道，“路易十六王上命令你们搜查我的写字台，把我的衣柜和五斗橱翻得这么乱七八糟的吗？”

“是的。”

“陛下？”比约又说道，“去年饥荒闹得那么凶，我们想要把自己养的马吃掉的时候，两年前的七月十三日，冰雹砸坏我们庄稼的时候，陛下都没有体恤下情，对我们表示关心。他既没有见过我的农舍，也不认识我这个人，现在他要对我和我的农舍作出什么处置呢？”

“您会原谅我的，先生，”那个警探说，他小心地把门打开了一条缝，好让比约看到警察总监签署给他的那道命令，那道按照惯用的格式开头写着“以国王的名义”这么一句话的命令。“陛下听人讲起过您，尽管他本人不认识您。所以您不要拒绝他赐给您的这份荣誉，得体地接待我们这些代表他来拜访您的人。”

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友好地眨了眨眼睛，就重新把门关上。随后他们就又开始搜查起来。

比约没再说什么话，他合抱胳膊，在那间天花板很低的房

间里踱来踱去，就象关在笼子里的一头狮子。他感到自己给抓住了，落到了这些人的手里。

搜查继续悄悄地进行着。这些人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除了那个给他们指过路的庄稼汉以外，谁也没有看到他们。院子里的狗也一声不叫。领导这次行动的人无疑是他同行中的一位高手，显然他不是第一次这样干。

卡特琳给关在比约头上的那间房里。比约听到他女儿的呻吟声，不禁想起了她说过的那些有预见的话。毫无疑问，他遭到迫害的原因就是大夫的那本书。

这时候，刚刚敲过九点，从装着铁栅的那个窗户里，比约可以一个接一个地数着他的那些收工回来的庄稼汉。看到他们，比约心里明白，要是发生冲突，即使法律不在他一边，实力却是他强。这种自信使他热血沸腾。他没有心思再忍耐下去，就抓住门的把手，拼命地摇了摇门，劲使得那么大，再这样摇一两次，门上的锁就要脱开了。

警探和两个法警立刻赶来把门打开，他们看见这个农夫站在门边，脸上露出威胁的神情。屋子里的一切都给翻乱了。

"哎！"比约嚷道，"你们到底在我家里找什么？讲呀，要不然，真见鬼！我准会叫你们把话讲清楚。"

那些陆续收工回来的庄稼汉并没有逃过一个象警探这样目光锐利的人的眼睛。他也计算过农舍里的仆人，确信发生冲突的话，他就占不了上风。于是他显得更为殷勤有礼地走近比约，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告诉您是什么，亲爱的比约先生，"他答道，"尽管这违反我们的习惯。我们要在您家里找的，是一本散布颠覆我们国家言论的书，一本鼓动人们起来造反的书，这本书被皇家审查

自列为禁书。”

“到一个不识字的农夫家里来找一本书？”

“这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假如您是作者的朋友，他也许会把书寄给您。”

“我根本不是吉尔贝大夫的朋友，”比约说，“我只是他的十分卑微的仆人。做大夫的朋友，象我这么一个可怜的农夫可不配享有这么大的荣誉。”

比约未经思考讲出来的这些话使那个警探得了逞。因为他在话里露了马脚，承认他不仅认识作者——这很自然，因为作者是他的地主，而且也知道那本书。那个警探重新挺直身子，摆出一副最最亲切的神气，脸上绽露出皮笑肉不笑的样子，碰了碰比约的胳膊，说道：

“是你道出了他的名姓，您知道这句诗吗，亲爱的比约先生？”

“我不懂诗。”

“这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拉辛的一句诗。”

“嗯！这句诗是什么意思？”比约不耐烦地问道。

“它的意思是说您刚才露了马脚。”

“我露了马脚？”

“您自己露了马脚。”

“怎么露的？”

“是您先说出了吉尔贝先生这个我们慎重地没有说出口来的称呼。”

“不错，”比约嘟哝道。

“那么您承认了？”

“还不止这个呢。”

“哦！亲爱的比约先生，您叫我们感到太高兴了，您还要说什么？”

“如果你们要找的就是那本书，而我告诉你们书在哪儿，”农夫带着无法完全掩饰住的那种焦急不安的神情说道，“那你们就不再在这儿乱翻了，是不是？”

那个警探对两个法警做了个手势。

“当然罗，”他说，“因为我们要搜查的东西就是那本书。不过，”他显出那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又说道，“说不定您有十本，却只对我们承认说有一本。”

“我发誓我只有一本。”

“亲爱的比约先生，我们只有经过彻底的搜查才能确认这一点，”那个警探说，“所以请您再耐心地等五分钟。我们只是一些奉行官方命令的可怜的警务人员，您总不会阻止我们这些正直的人——社会的各个阶层里都有正直的人，亲爱的比约先生——您总不会阻止我们这些正直的人履行自己的职责。”

那个穿黑衣服的人找到了窍门。对于比约，就应该象他这样讲话。

“那你们就干吧，”比约说，“但是请快一点。”

随后他转过身去。

那个警探轻轻地关上门，比先前更轻地把钥匙在锁眼里转了一圈。比约在他这么做的时候只耸了耸肩膀，当然他要乐意，依然可以去拉门。

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对两个法警做了个手势，他们就又开始搜寻起来。这三个人干得更带劲了，转眼之间，书籍、纸张、衬衣都给摊开、扯破、揉皱了。

忽然，他们在一个搬空了的衣柜的底部，看到了一个四周

包了铁的橡木小箱子。那个警探就象秃鹫扑向猎物似的扑到这个箱子上去。一看见这个箱子，嗅到它的气味，摸到它，他肯定立刻就认出了这是他要找的东西。因为他急忙把箱子藏进自己的经纬毕露的外套，向那两个法警做了个手势，表示任务已经完成。

比约这时候正失去了耐心。他在那扇关着的门前面停下来。

"我跟你们说，要是我不告诉你们书在哪儿，你们是找不到的，"他大声嚷道。"你们不用白费力气地把我的衣服翻得乱七八糟。我不是一个密谋造反的人，真见鬼！喂，你们听见我的话了吗？答话呀，不然，他妈的！我就赶到巴黎去，向国王、国民议会以及所有的人告状。"

那时候，人们提到国王的时候还把他放在人民的前面。

"是的，亲爱的比约先生，我们听见您的话了，我们预备接受您的高见。喂，告诉我们那本书在哪儿，我们现在相信您只有一本，我们拿到书就走，没别的了。"

"好吧！"比约说，"那本书在一个老实的小伙子手里，今儿早上，我托他把这本书带给一个朋友。"

"这个老实的小伙子叫什么名字？"那个穿黑衣服的人亲切地问道。

"昂热·皮都。那是我好心收养的一个可怜的孤儿，他连这本书讲的究竟是什么问题都不知道。"

"谢谢，亲爱的比约先生，"那个警探说，他把衬衣重新丢进衣柜，关上柜门，但是并没有把那个小箱子放进去。"请您告诉我，这个可爱的小伙子在哪儿？"

"我回农舍的时候好象看到他呆在西班牙菜豆旁的那个棚架下面。去吧，把他带的那本书拿走，可是千万不要伤害他。"

"我们伤害他！哦！亲爱的比约先生，您多不了解我们啊！我们连一只苍蝇也不会伤害。"

于是他们朝那个指定的地点走去。当他们望见那片西班牙莱豆的时候，就也看到了皮都。他那高高的身量使他显得比实际要可怕得多。那个警探认为两个法警需要在他的帮助下才能制服这个年轻的巨人，所以脱下外套，裹住那个小箱子，随后把它们藏在一个阴暗的靠近他的角落里。

卡特琳一直把耳朵贴在门上偷听，模模糊糊地听到了书、大夫和皮都这几个字。她看到自己预料到的那场风暴骤然出现，打算减轻一下它的恶果，所以就悄悄地叫皮都承认自己是书的主人。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上文都已叙述过：皮都怎样被警探和两个法警捆绑起来，卡特琳怎样趁两个法警去找桌子，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去拿外套和箱子的时候，又把皮都放了。上文还讲了皮都怎样跳过篱笆逃跑。但是有件事我们没说，那就是警探这么一个精明人也利用了皮都逃跑的这个时机。

因为，那时他接受的双重任务已经完成。皮都的逃跑正好给了他和两个法警一个逃跑的好机会。

穿黑衣服的人尽管并不希望重新抓住逃跑的人，但却以身作则，不断叫嚷着鼓动两个法警，所以谁要是看到这三个人跑过麦田和长着三叶草和金花菜的田地，都会把他们看成是可怜的皮都的最凶恶的敌人，其实这三人心里却为皮都有这么两条长腿而感到庆幸。

等到皮都一钻进树林深处，他们就在树林边上一丛灌木后面停下来。在他们奔跑的时候，另外两个法警① 跟他们汇合到

① 本章开头说这个警探只带了两个法警上维莱科特雷来，可是这儿又出现了另外两个法警，恐系作者一时疏忽。

了一起，这两个人原来躲在农舍附近，只有听到警探呼唤才许出来。

“说实在的，”那个警探说，“幸好这个小伙子拿的是书，而不是这个小箱子。不然，我们就只好乘驿马去把他重新抓住。他妈的！这家伙生的不是人腿，而是鹿的腿。”

“是呀，”一个法警说，“可是他没有拿到小箱子，不是吗，狼脚先生？相反是您拿到了它。”

“当然罗，伙计，瞧，就在这儿，”那个人回答，我们刚刚首次道出了他的名姓，或者确切地说，就是他的外号。人们之所以给他起这么个外号是因为他走路的时候总是轻手轻脚地斜着走。

“那么，我们可以拿到那笔答应过的酬金了。”

“就在这儿，”那个警探说，他从口袋里掏出四个金路易，分给四个法警，不管是在农舍里搜查的人，还是呆在外面望风的人，他都一律对待。

“警察总监万岁！”法警们喊道。

“你们喊警察总监万岁当然没有什么害处，”狼脚说，“但是每当你们想要欢呼的时候，就应该先弄清楚了再开口。要知道，付钱给你们的并不是警察总监。”

“那是谁呢？”

“他的一个男朋友或是女朋友，我也不大清楚，反正那个人不想公开他的姓名。”

“我敢打赌，这个小箱子就要交给那个人，”一个法警说。

“里古洛老弟，”那个穿黑衣服的人说道，“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洞察力很强的小伙子，但是，在这种洞察力取得成果、给你带来酬劳以前，我想咱们还是快点赶路吧。那个该死的农夫

的样子一点也不随和，一旦他发现丢了那个小箱子，很可能就会叫农舍里的所有仆人来追赶我们。这伙人要是向你开枪，他们跟陛下的最出色的卫兵瞄得一样准。”

这无疑是他们大多数人的意见，因为这五个人马上继续顺着树林边走去，躲过了所有人的眼睛，他们又走了不到一里，才上了大路。

这种小心谨慎倒不是多余的。因为，卡特琳看到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和两个法警为了追赶皮都跑走了以后，就立刻呼唤那些庄稼汉来把门给她打开。她对腿脚灵便的皮都充满了信心，只要不发生意外的情况，他一定会把他们引到很远的地方。那些庄稼汉晓得出了事情，但是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赶来打开了卡特琳的房门。恢复了自由的卡特琳就赶紧跑去把她的父亲放出来。

比约好象在做梦。他没有立刻冲出房去，只是怀疑地迈开脚步，走出房门，重新来到外面那间屋子的当中。他简直不敢呆在原地，同时也怕去注视那些被法警们强行打开弄得空空荡荡的衣柜和大橱。

“咳！”比约说，“他们把他手里的那本书拿走了，是不是？”

“我想是的，父亲，”卡特琳答道，“但是他们没有把他抓走。”

“他？是谁？”

“皮都。他逃走了。要是他们还在追赶他的话，那他们现在大概已经到了卡约尔① 或者沃西安② 。”

“好极了！可怜的孩子！是我给他招来了这场祸事。”

“哦！父亲，您别为他担心，还是想想我们该怎么办吧。皮

① 卡约尔：法国瓦兹省的一个市镇。

② 沃西安：法国瓦兹省的一个市镇，位于维莱科特雷西面五公里。

都一定会脱身的，放心吧。可是天哪，这儿有多乱啊！瞧，母亲！”

“哟！我的衣柜！”比约太太喊起来，“他们一点不把我的衣柜当回事，这帮恶棍！”

“他们搜查了衣柜！”比约嚷道。

他冲向那个上文说过警探细心关好的衣柜，把两只胳膊伸到许多叠翻乱了的餐巾底下。

“哦！”他嚷道，“这不可能！”

“您在找什么，父亲？”卡特琳问道。

比约神情迷惘地看了看四周。

“找吧，你找找看它在什么地方。我找不到。这个橱里没有，那个写字台里也没有。再说，是在这儿，这儿……是我放在这儿的。昨天我还见过。这帮坏蛋，他们要找的不是那本书，而是这个小箱子。”

“哪个小箱子？”卡特琳问道。

“唉！这你不清楚吗？”

“是吉尔贝大夫的那个小箱子吗？”比约太太试着问道，她在发生重大事情的时候总是保持沉默，让别人说话和行动。

“是的，正是吉尔贝大夫的那个小箱子，”比约嚷道，一面把手插到他的浓密的头发里面，“那个大夫非常珍视的小箱子。”

“您把我吓坏了，父亲，”卡特琳说。

“我多么倒霉啊！”比约怒冲冲地嚷道，“竟然没有料到这个！我竟然没有想到这个小箱子！哦！大夫会怎么说呢？又会怎么想呢？他会把我看成一个不讲信义的人、一个胆小鬼和一个坏蛋。”

“天哪！那个小箱子里放的到底是什么东西，父亲？”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曾经以我的生命向大夫作出保证，我宁死也要保住这个箱子。”

比约做了一个非常绝望的手势，他的妻子和女儿都吓得直往后退。

“天哪！天哪！您疯了吗，可怜的父亲？”卡特琳说。

她抽抽噎噎地哭起来。

“回答我呀！”她喊道，“看在上帝面上，回答我呀！”

“皮埃尔，我的朋友，”比约太太说，“回答你的女儿呀，回答你的妻子呀。”

“我的马呢！我的马呢！”那个农夫喊道，“去把我的马牵来！”

“您要到哪儿去，父亲？”

“去通知大夫，应该让他知道发生的事。”

“您到哪儿去找他呢？”

“到巴黎去。你不是念过他给我们写的那封信吗？信上说他去巴黎，他一定在那儿。我要到巴黎去。我的马呢，我的马呢！”

“您就这样撇下我们走了，父亲，在这种时候撇下我们走了？您就让我们这样充满忧虑和烦恼地呆在家里吗？”

“我不得不这么做，孩子，不得不这么做，”那个农夫说，他捧起女儿的脸，抽搐地把自己的嘴唇凑上去。“大夫曾经对我说：‘万一你丢失了这个小箱子，或者确切地说，人家从你这儿偷走了这个小箱子，那么，比约，你一发现了就赶快出发，不管我在哪儿，都赶来通知我。别让任何事情阻挡你，哪怕是人命关天的事。’”

“天哪！这个小箱子里放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这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大夫把这个小箱子交给我

保管，而我却让别人把它拿走了。啊！我的马来了。我从大夫那个在学院里念书的孩子嘴里就会知道他在哪儿。”

那个农夫最后又吻了吻他的妻子和女儿，随后翻身上马，越过田野，朝通往巴黎的那条大路飞驰而去。

第 九 章

在去巴黎的大路上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皮都。

皮都被这个世界上的两种最有刺激性的动力——恐惧和爱情推向前去。

恐惧径直对他说道：

"你可能会给抓住或者挨打。你得留点神！皮都！"

这就足以使他跑得象黄鹿一样快了。

爱情以卡特琳的声音对他说道：

"快逃吧，亲爱的皮都！"

皮都就逃走了。

这两种动力，正如上文已经说过的那样，使皮都显得不象是在奔跑，倒象是在飞行。

显然，上帝是伟大的，上帝是不会错的。

在皮都的心充满恐惧，每秒钟要怦怦跳上三次的时候，他那两条关节凸出的长腿，他那两个在舞场上显得十分难看的巨大的膝头，在田野里却对他显得是多么有用啊！

德·夏尔尼先生凭着小巧的脚、象样的膝头和十分匀称的小腿，决不能象皮都跑得这么快。

皮都想起了那个美丽的寓言①：一头站在一片泉水前面的鹿对自己的四条映在水里的细长的腿感到伤心难受，便把额上

的角看作慰藉。皮都的额上虽然没有长角，但是却为自己以前小看了这两根细柱而感到内疚。

每当皮都望着镜子里的这两条腿的时候，比约大妈总是这么称呼他的腿的。

于是皮都继续大步穿过树林，把卡约尔抛在右边，伊沃抛在左边，每到一个灌木丛的角上他就回过头去看看，更确切地说是听听，因为他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一个人了，他出色地表现出的那种惊人的速度已经把那些迫害他的人远远地甩到后面，离他大约有一千步，而且双方的距离正越拉越大。

为什么阿塔兰塔②要嫁人呢？要是皮都去挑战，为了胜过希波墨涅斯，他根本不需要象他那样用三个金苹果来耍花招。

不错，正如上文已经说过的那样，狼脚先生的那伙人那时正为自己获得的酬劳而感到高兴，根本没再把皮都放在心上。但是皮都却并不知道这一点。

实际上已经没人追赶皮都了，可是他仍然觉得暗中有人在追。

至于那些法警，他们具有那种使人变得懒散的自信心。

“跑吧！跑吧！”他们一面嚷着，一面把手伸到自己的小口袋里，把狼脚先生刚才赏给他们的金币弄得丁当作响！“跑吧！小家伙，要是我们想要抓你的话，好歹总能把你捉拿归案。”

顺便提一下，这倒不是他们胡乱夸口，而是实实在在的真

---

① 指拉封丹写的一篇寓言诗，见本书第92页注①。

② 阿塔兰塔：希腊神话中著名的阿卡狄亚女猎手。她出生后被父母遗弃，由一头母熊把她喂大，后来又被猎人收养。她跑得很快，想要终生保持处女之身，但她的美丽却引来许多求婚者，她提出以赛跑胜负来决定嫁娶，因而杀死了许多失败者。后来希波墨涅斯在爱神阿佛洛狄忒的帮助下，用三个金苹果骗她停住，才得和她结为夫妻。

话。

皮都继续往前赶路，仿佛听到了狼脚先生的手下人在私下交谈。

他就象树林里那些设法摆脱身后猎犬的野兽似的，不断巧妙地改变自己的行走方向，把他的足迹弄得错综复杂，模糊得恐怕连内姆罗德①也看不清楚。那时，他突然打定主意，准备向右边一拐，走上贡德维尔荒原附近那条从维莱科特雷通往巴黎的大路。

他作出这个决定后，就迅速穿过矮树林，抄近路穿过去，一刻钟后，他就看到了那条铺着黄沙、两旁栽着绿树的大路。

在离开农舍一个小时以后，他走上了王家大道。

在这个小时里，他走了差不多四里半，这正是骑手对一匹飞奔的骏马所要求的速度。

他朝背后看了一眼。路上什么都没有。

他又朝前面看了一眼，只见路上有两个骑着驴子的女人。

皮都从小吉尔贝那儿搞到过一本里面有许多图画的神话书。那时候大家很爱看这种神话书。

每个青年人在开始受教育的时候都必须了解希腊奥林匹斯山上男女诸神的故事。皮都就是通过看图来学习神话的。他看见朱庇特为了诱拐欧罗巴②变成了公牛，为了勾引廷达瑞俄斯的女儿③变成了天鹅。他还看到许多别的神祇把自己变成种种

---

① 内姆罗德：古迦勒底人的国王，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机智敏捷的猎人。

② 欧罗巴：希腊神话中腓尼基王阿革诺耳的女儿，被朱庇特化作白公牛，将她劫到克里特。后嫁给克里特王阿斯忒里俄斯。

③ 指勒达，她是斯巴达王廷达瑞俄斯的妻子而不是女儿。传说朱庇特醉心于勒达的美丽，趁她在欧洛塔斯河沐浴时，化为天鹅来到她的身边。

多少有点别致的东西。但是国王陛下的一个警探把自己变成一头驴子，这种事他可从来没见过！国王弥达斯①只长着两只驴耳朵。他是国王，又能随心所欲地点物成金，因而他可以把动物的皮整张买下。

皮都看到的，或者确切地说，他没有看到的东西使他的心稍微安定了点儿，他翻身躺在路边的草地上，用衣袖擦了擦通红的大脸盘。他就这么睡在新鲜的三叶草上面，安静舒畅地让身上的汗出个够。

但是金花菜和牛至散发出的气味不能使皮都忘记比约大妈做的腌猪肉和卡特琳给的麸皮面包。卡特琳每逢用餐的时候，都要把一个一斤半重的面包分给他四分之一，也就是说每天要这么分给他三次。

那时这种面包的价钱很高，每斤要卖四个半苏，这至少等于我们现在的九个苏。那时整个法国都缺少这种面包。这种面包在做得可口的时候可以用来充当德·波利尼亚克公爵夫人在巴黎市民没有面粉的时候要求或建议他们吃的那种奶油圆球蛋糕。

因而皮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卡特琳小姐是世上最最慷慨大方的公主，比约老爹的农舍是世上最最豪华的宫殿。

接着，他就象约旦河旁边的那些犹太人似的，绝望地朝东方，也就是说，朝那座令人快乐的农舍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一面叹起气来。

不过，对于一个狂奔滥跑之后需要歇息一下的人来说，叹

① 弥达斯：希腊神话中的佛律癸亚王，贪恋财富，曾求神赐给他点物成金的法术，于是酒神狄奥尼索斯把点金术传给了他。他曾在阿波罗和玛息阿进行比赛时作评判，因为他判玛息阿获胜，阿波罗使他头上长出两只驴耳朵。

气并不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

皮都一面叹气一面呼吸，他感到脑子里刚才变得十分模糊纷乱的思想如今又随着他那平顺的气息变得清晰起来。

“为什么，”他想道，“在这么短的一段时间里，我遇到了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事呢？为什么我在最近三天里面碰到的意外事情要比我有生以来所碰到的多得多呢？”

“这是因为我梦见了一只想要向我寻衅的猫，”皮都继续想道。

他做了一个手势，表示他遭受的所有那些不幸的起因已经显得相当明白了。

“是呀，”皮都想了一会儿又道，“但是这和我那可敬的福蒂埃神甫的推理方式不同。我遭到所有这些意外的事情决不是因为我梦见了一头愤怒的猫。做梦无非是受到一个警告。”

因此，皮都继续想道，“不知哪个作家曾经这么说：‘你做了梦，就得留点儿神。cave，somniasti①。

“somniasti，”皮都害怕地想道，“难道我又用词不当了吗？嗨，没有！我只吃掉了一个音节。按照语法，我应该说somniavisti。”

“真奇怪，”皮都接着洋洋自得地想道，“自从我不再学习拉丁文以后，我对它倒变得精通起来了。”

皮都这么自我陶醉了一番以后，就又重新上路。

他走路时的步子虽然较前平稳，但却迈得很大。照他这种步伐，一小时可以走上两里。

所以，皮都重新上路走了两个小时以后，就越过了南特

---

① 拉丁文：意思和前句的译文相同。

伊①，向达马坦②走去。

皮都的听觉本来就跟印第安人的一样灵敏。这时候，他突然听见石子路上响起一阵马蹄声。

“哟，哟！”皮都嚷道，一面吟诵出维吉尔的那句名诗：

Quadrupe dante pu trem soni tu quatit ungula campum.③

他回头纵目看去。

但什么都没有看见。

难道在勒维尼昂④给他甩在身后的那两头驴子现在赶上来了？不对，因为正如诗人所说的那样，路上响起的是得得的铁蹄声。皮都知道在阿拉蒙，甚至在维莱科特雷，只有萨博大妈的驴子钉了蹄铁。因为萨博大妈是维莱科特雷和克雷斯皮⑤之间的邮务员。

因而他暂时没去注意他听见的那种声音，又继续沉思起来。

那些穿着黑衣服向他打听吉尔贝大夫情况的人，那些捆住他双手、后来拼命追他、被他甩到身后的人到底是什么人呢？

整个地方上的人都不认识他们，他们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皮都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因而也不认识他们，他们究竟为了什么特殊的事情要来找他呢？

---

① 南特伊：法国埃纳省的一个市镇。
② 达马坦：法国塞纳—马恩省的一个地区首府。
③ 拉丁文：驰骋的马蹄声震动了烟尘滚滚的田野。引自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卷八第五百九十六行。
④ 勒维尼昂：法国瓦兹省的一个市镇。
⑤ 克雷斯皮：法国瓦兹省的一个地区首府。

皮都既然不认识他们，他们又怎么会认识他呢？为什么卡特琳小姐要叫他到巴黎去？为什么为了让他旅途顺利，小姐要给他一个相当于四十八个利弗尔的金路易，换句话说，就是两百四十斤那种每斤要卖四个苏的面包呢？这些面包够他吃上八十天，也就是说三个月光景，如果他节省一点吃的话。

卡特琳小姐难道认为皮都要离开农舍八十天？

突然皮都打了个哆嗦。

“哟！哟！”他嚷道，“马蹄声又响起来了！”

他重新挺直身子。

“这一回，”皮都说，“我决没有搞错，我听见的那种声音确实是一匹马的奔跑声。等马跑上斜坡，我就会看见它的。”

皮都还没有把话讲完，刚给他抛在身后的那个小山坡的顶上就出现了一匹马，这个小山坡离开皮都站立的地方大约有四百步。

皮都虽然不相信一个警探会变成一头驴子，但是却十分肯定地认为他会骑马赶来，以便更快地追捕那个逃跑的猎物。

刚刚感到轻松一点的皮都这时心里突然又充满了恐惧，他那两条两小时前曾被充分利用的腿如今变得更长、更有力了。

因此，他既不思索，也不回头去看，甚至逃跑时也不作什么掩饰，凭着自己那两条有劲的腿，纵身一跃，就越过了大路旁的那条沟，随后拔脚穿过田野，朝埃尔梅农维尔所在的那个方向跑去。皮都并不知道那儿就是埃尔梅农维尔。他只看见天边远处的一些树梢，就思忖道：

“那些树生长的地方肯定是一片树林，只要我跑到那儿，就得救了。”

于是他向埃尔梅农维尔飞奔而去。

这一回，皮都在赛跑中要战胜的是一匹马。皮都长着的简直好象不是两只脚，而是两只翅膀。

他在田野里跑了将近一百步以后，又加快了步伐。因为那时他朝背后望了一眼，看到那个骑手象他一样，也策马跃过了大路旁的那条沟。

从这时起，他就不再怀疑，那个骑手是冲他来的。因而他加快了速度，甚至头也不回，生怕耽误时间。现在促使他拼命奔跑的，已经不再是路上的马蹄声（因为马在休闲地和金花菜田上奔跑的时候蹄声变得相当轻微），而是追随着他的一种呼喊声，好象是那个骑手在呼喊他姓名的最后一个音节。这种似乎表示愤怒的“呜呜”的喊声划破长空，传到他的耳中。

但是，皮都这样飞快地跑了十分钟以后，就感到胸口发闷，头昏脑胀，眼睛也开始变得迷迷糊糊。他觉得两膝酸胀，怀里好象揣满了小石子。他平常跑的时候脚总抬得很高，可以看见他的鞋跟上的所有钉子。可是这会儿他却不时给犁沟绊倒。

最后，那匹在跑步方面天生胜过人类的马儿追上了两只脚的皮都，同时那个骑手的呼喊声也可以听得清清楚楚，他喊的不是呜！呜！而是皮都！皮都！

事已至此，一切都完了。

可是，皮都仍想尽力跑下去。这好象已经成了一种不由自主的动作。他在反作用力的带动下继续向前跑去，突然两腿一软，身子晃了一下，嘴里发出一声长叹，就扑倒在地。

但是，就在他倒在地上，毅然决定随便怎么样都不再起来的时候，他的腰上给马鞭抽了一下，随即就听到那个骑手大声咒骂起来’他觉得声音并不陌生’相当耳熟。那个人对他嚷道：

“嗐！你这笨蛋，你这蠢货，你一定要把卡代累垮吗？”

卡代这个名字立刻使皮都不再犹豫了。

“啊！”他嚷道，一面扭转身子，这样他就不再趴着，而是仰卧着了。“啊！这不是比约先生的声音吗？”

那人正是比约老爹。皮都看到自己没有认错，就坐了起来。

那个农夫则牵住了跑得汗水淋漓的卡代。

“啊！亲爱的比约先生，”皮都喊道，“您这么骑马赶来追我真是太好啦！我向您保证，本来一花完卡特琳小姐给我的那个双金路易，我就会重新回到农舍去的。现在既然您来了，喏，您就把这个双金路易拿回去吧，因为，归根到底，它是您的。咱们这就回农舍去吧。”

“真他妈的见鬼！”比约嚷道：“我正要问农舍里的事呢！那些密探上哪儿去了？”

“密探？”皮都问道，这个词那时刚刚成为我国语言中的一个词汇，他还不明白它的意思。

“对，密探，”比约说，“就是那些穿黑衣服的人，要是你想更加明白一点的话。”

“啊！那些穿黑衣服的人！您自然明白，亲爱的比约先生，我可没兴趣去等候他们。”

“好啊！那么他们是在后面罗。”

“我想是这样。在我这么跑了一阵以后，我看这是最起码的了。”

“哦，既然你这么有把握，那你干吗还要这样没命地逃跑呢？”

“因为，我本来以为他们的头子还不死心，正骑着马在追赶我。”

“得啦！得啦！你并不象我想的那么笨。既然现在道路通

畅，快！快！上达马坦去。”

“怎么！快！快！”

“对，快起来，跟我一块儿走吧。”

“我们上达马坦去吗？”

“是的。我要到我的朋友勒弗朗家去换匹马，卡代跑不动了，就留在他那儿，这样我们今儿晚上就能赶到巴黎。”

“好，比约先生，好。”

“那么，快起来呀！快起来呀！”

皮都用力想站起来。

“我很想照您的话做，亲爱的比约先生，但是我站不起来，”他说。

“你站不起来吗？”

“是的。”

“可是你刚才一下子就翻过身来了。”

“哦！这并不奇怪，因为我听到了您的声音，而且脊梁骨上还挨了一鞭子。但是这样的事只能成功一次。现在我已经习惯了您的声音，至于您的鞭子嘛，我敢肯定，您也只会用它去驾驭可怜的几乎和我一样跑得浑身滚热的卡代。”

皮都的这种推理方式总的说来和福蒂埃神甫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却使这个农夫相信了，而且还有点儿感动。

“我没工夫对你的遭遇表示同情，”他对皮都说，“哎，用力跳到卡代的屁股上来吧。”

“但是，”皮都说，“这一来准会把马压垮的，可怜的卡代！”

“唔！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可以赶到勒弗朗老爹家。”

“但是，亲爱的比约先生，”皮都说，“依我看，我到勒弗朗老爹家去一点没有用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您有事要上达马坦去，而我却并不需要到那儿去。”

“是的，但是我，我需要你和我一块儿去巴黎。在巴黎，你会对我有用的。你生着两只结实的大拳头，我敢肯定我们不久就要在那儿动拳头。”

“啊，啊！”皮都喊道，他对于这种前景并不怎么高兴，“您认为会这样吗？”

他使劲想要攀上马背，比约伸手把他拉了上去，好象他是一袋面粉似的。

这个好心的农夫于是重新上路，他动作十分娴熟地握紧缰绳，双膝把马一夹，驱马向前冲去，所以，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不出半个小时他们就到了达马坦。

比约顺着一条他非常熟悉的小路进了城，不久就到了勒弗朗老爹的那所农舍门口，他把皮都和卡代留在院子中间，自己径直向厨房跑去。勒弗朗老爹正在那儿把护腿套的扣子扣上，准备到自己的田里去兜一圈。

“快，快，伙计，”他不等勒弗朗从惊讶中镇定下来就嚷起来，“把你最最壮实的那匹马牵来。”

“是马尔戈吧，”勒弗朗说。“这头好牲口恰巧刚给装上鞍子，因为我正打算骑马出去。”

“那好，我就骑马尔戈吧。不过，先告诉你一声，我可能会把它累垮的。”

“好呀！把马尔戈累垮，我倒要问一下，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必须在今儿晚上赶到巴黎，”比约脸色显得很阴沉地说道。

他向勒弗朗做了一个共济会①的那种最能说明问题的手势。

“既然如此，就让马尔戈累垮吧，”勒弗朗老爹说，“但是你得把卡代交给我。”

”一言为定。”

“喝杯酒吗？”

“来两杯。”

“可是，我看你不是一个人来的吧？”

“不是，外面院子里有个我带着走的老实的小伙子，他累极了，连走到这儿来的力气都没有。叫人拿点儿吃的东西给他。”

“马上就去，马上就去，”那个农夫说。

不到十分钟，这两个老朋友都把自己的一瓶酒喝完了。皮都咽下了一个两斤重的面包和半斤肥肉。在他吃的时候，农舍里一个好心的雇工手里抓着一把新鲜的苜蓿，用力擦去他身上的污迹，就象洗刷一匹自己心爱的马似的。

皮都就在他这样的搓擦下恢复了体力，他也把从第三瓶酒里倒出来的一杯酒一饮而尽。这瓶酒因为皮都也来分享给更快地喝光了。接着，比约跨上马尔戈，皮都身子挺得笔直地坐到他的后面。

这匹好马在比约的驱策下，立刻驮着骑在自己身上的两个人勇敢地向巴黎疾驰而去。它不断地甩动着粗大的尾巴，赶开叮在身上的苍蝇。尾巴上的蓬松的长毛拂去皮都背上的尘土，并不时抽打着他那套着没有拉直的长袜的细瘦的小腿。

① 共济会：一国际性的秘密互助团体。

第 十 章

在皮都走的那条大路尽头
巴黎所发生的事情

从达马坦到巴黎，还有八里路。头四里马尔戈跑得相当轻松，但是，一过布尔歇①，它的腿就开始发僵了，尽管身子给皮都的两条长腿夹得紧紧的。这时天色开始黑下来。

他们抵达维莱特②的时候，比约好象看到巴黎那边一片冲天的火光。

他把天边升起的那片火光指给皮都看。

“您不明白吗，”皮都对他说，“这是军队露营时点起来的篝火。”

“怎么！有军队？”比约喊道。

“这一带有不少军队，”皮都说，“为什么那边就没有呢？”

比约老爹凝神向右看去，果然看到圣德尼平原上布满了黑压压的军队，有步兵也有骑兵，正在夜色里悄悄地行进。

他们的武器在暗淡的星光下有时闪耀出阴森森的寒光。

皮都夜里常在林子里走动，养成了在黑暗中看东西的习惯。他甚至把那些在潮湿的田野里一直陷到轮毂的大炮指给他的主人看。

“哦！哦！”比约说。“这么说，那边准出了什么新鲜事儿。咱们快点走吧，小伙子，快点走吧。”

"是呀，是呀，那边火光冲天，"皮都在马尔戈的背上挺起身子来说道。"啊！啊！您看见那些火花吗？"

马尔戈突然站住脚不走了。比约翻身下马，朝一群穿着黄蓝相间的军服、在路边大树下露营的士兵走去。

"朋友们，"他问道，"你们能不能告诉我巴黎到底出了什么新鲜事儿？"

但是，那些士兵只讲了几句德国粗话来回答他。

"他们究竟在说些什么？"比约问皮都道。

"这决不是拉丁文，亲爱的比约先生，"皮都战战兢兢地答道，"我能拿得准的只有这一点。"

比约考虑了一下，又向那些人看了一眼。

"我多么傻啊！"他嚷道，"竟然去向这些德意志丘八打听情况。"

他十分好奇，一动不动地呆在大路当中。

一个军官朝他走来。

"走开，"他说，"快走开。"

"对不起，长官，"比约答道，"但是我要到巴黎去。"

"那你干吗不走呀？"

"我看到你们挡住大路，生怕我们不能通过这道关卡。"

"可以通过。"

比约重新上马，果然顺利地过去了。

但是接着又陷于贝尔希尼轻骑兵团的那些士兵中，他们把维莱特的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

这一回，比约是和他的同胞打交道，他相当成功地向一个

---

① 布尔歇：法国塞纳-圣德尼省一地区首府，位于巴黎东北五公里。
② 维莱特：巴黎东北一地区。

轻骑兵发问说：

“先生，请您告诉我，巴黎到底出了什么新鲜事儿？”

“疯狂的巴黎市民希望内克尔①留任，”那个轻骑兵说，“他们向我们开火，好象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似的。”

“要内克尔留任！”比约嚷道。“那么他们失去他了吗？”

“当然罗，因为王上②已经免除了他的职务。”

“王上免除了内克尔先生的职务！”比约象一个信徒在向一个亵渎神明的人喊叫那样惊骇地喊道。“王上免除了这个伟大的人的职务？”

“哦！天哪！当然罗，我的朋友。而且这个伟大的人现在正动身去布鲁塞尔③。”

“好吧！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开怀欢笑，”比约大声说道，不管在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个手持钢刀的保王党人中间这么鼓动反抗会有多大的危险。

他又跨上马尔戈，狠心地夹紧马腹，驱马一直跑到了巴黎城边的那道栅栏旁。

在他驱马前行的时候，他看见火势蔓延开来，越烧越红。一道长长的火柱从栅栏那儿直冲天空。

原来那道栅栏也着了火。

许多大声吼叫着的愤怒的人把剩余的屋架、家具以及征收入市税的官员的衣物丢进火堆，使火烧得更旺。人群中还有不少女人，象往常一样，她们的威胁和喊叫声比男人还高。

大路上，匈牙利兵团和德意志兵团的士兵持枪立正，看着

---

① 内克尔(1732—1804)：法国路易十六时期的财政大臣。生于瑞士日内瓦。

② 指路易十六(1754—1793)。

③ 布鲁塞尔：比利时首都和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

眼前的这种破坏行为，连眉头也不皱。

比约并没有在这道火墙前面停下来。他策马穿过火海，马尔戈勇敢地冲过了那道炽热的栅栏；但是到了那一边，它不得不在密集的人群前面停下来，人们正从市中心涌向市郊，一些人在唱歌，另一些人喊着“拿起武器！”

比约的外表看上去和他的实际身份一模一样，也就是说，是一个为了自己的事务上巴黎来的好农夫。也许他喊的声音响了一点：“让开！让开！”但是，皮都接着彬彬有礼地重复说道：“让开！请你们让一下！”这样就使比约那句话的口气变得缓和了点儿。谁都没心思去拦住比约，不让他去办事。他们给他让了路。

马尔戈又恢复了体力；火把它的毛给烧焦了；周围那些不寻常的叫嚷声使它十分紧张。这时候比约却不能不拢住它，保留住它的最后那点力气，生怕它踩到许多站在家门口上看热闹以及往栅栏那边跑去的人。

比约骑马勉勉强强地朝前走去，一会儿把马尔戈拉到右边，一会儿把它拉到左边，就这样迂回曲折地一直走到了林荫大道；但是到了那儿，他又不得不停下来。

一支从巴士底狱那边开来的游行队伍正从大道上走过，朝御库房的方向走去。当时这两座石头建筑物犹如腰带扣一般给巴黎系上了一条宽阔的腰带。

这支把大道堵得水泄不通的游行队伍前面有一个担架，上面放着两座半身像，一座半身像上面蒙着黑纱，另一座上面戴着花冠。

蒙着黑纱的是那个并非失宠而被罢免的大臣内克尔的半身像；另一座，也就是说戴着花冠的那一座，是德·奥尔良公爵

的半身像。他在宫廷里公开支持那个日内瓦的经济学家①。

比约立刻向人打听他们这样列队游行的目的，有人告诉他这是为了向内克尔先生和他的保护人德·奥尔良公爵表示敬意。

在比约的家乡，奥尔良家族一个半世纪以来始终受到人们的尊敬。比约又属于那个新的哲学派别，因而内克尔在他眼里不仅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大臣，而且也是一个人道主义的信徒。

这对激发起比约身上的热情已经绰绰有余了。他自己也有点儿莫明其妙地突然跳下马来，大声嚷道："德·奥尔良公爵万岁！内克尔万岁！"随后就走进人群。

一个人一旦走进人群，就立刻失去了个人的自由。每个人都知道，那时他就不能再随心所欲地自由行动，大家的意愿就成了他的意愿，大家怎么做他也只好怎么做。何况，比约靠近游行队伍的头，而不是靠近它的尾巴，因而更容易被卷进队伍。

这队游行的人拼命大声呼贼："内克尔万岁！我们不要外国军队！打倒外国军队！"

比约的洪亮的嗓音和所有其他人的嗓音混合在一起。

一个人的无论哪种不同凡响的长处总会受到大众的欢迎。食物不足或饮酒无度使得巴黎郊区市民的嗓音不是尖细，就是沙哑，他们十分喜爱比约的那种饱满、清脆、洪亮的嗓音，纷纷给他让路。所以，比约并没有在人群当中怎么气喘吁吁地挤啊推的，就来到了担架旁边。

十分钟后，有个抬担架的人热情很高，但是体力不支，就把位置让给了比约。

可以看到比约迅速接替了他。

① 指内克尔。

前一天，他还只是吉尔贝大夫的那本书的普通传播者，现在却成了一名对内克尔和德·奥尔良公爵欢呼颂扬的人。

但是他刚到那个位置上，脑子里就想起一件事。

皮都上哪儿去了？马尔戈上哪儿去了？

比约一面抬着担架，一面转过头去。在游行队伍四周照亮道路的那片火把光下，在把所有窗户照得明晃晃的灯光下，他看见队伍中间好象有一块移动的高地，五六个人正在那儿指手划脚，大叫大嚷。

在这些手势和叫嚷声中，很容易就能听到皮都的嗓音，辨认出他那两条长胳膊。

皮都尽力想要保护马尔戈，但是尽管他多方努力，马尔戈还是受到了侵犯。比约和皮都本来对这头可怜的牲口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这时马尔戈已经不再呆在他们的胯下。

马尔戈的臀部、背上、脖子上和马鬃上，总之，凡是能够驮人的地方都驮满了人。

在那片使一切物体都显得异常高大的夜色中，马尔戈看去好似一头载着猎人去打老虎的大象。

马尔戈的宽阔的脊背上坐着五六个特别狂热的人，他们在那儿高声喊叫着“内克尔万岁！德·奥尔良公爵万岁！打倒外国佬！”的口号。

皮都却对他们喊道：

“你们要把马尔戈压垮了，”

游行队伍里的人都很兴奋。

比约想要跑过去援救皮都和马尔戈，但是转念一想，如果他把荣幸地抬着的那个担架的一根杠子放掉一会儿，那他也许就再也抓不到了。接着他又想到，他已经和勒弗朗老爹讲定，

用卡代交换马尔戈，马尔戈是他的。万一马尔戈遭到什么不幸，那也只是损失三四百个利弗尔的事情。而他手头很宽裕，为了国家作这点儿牺牲不算回事。

在这段时间里游行队伍始终向前走着，慢慢转向左面，从蒙马特尔街穿到胜利广场。等他们走到王宫①的时候，前面的路被一群帽子上插着绿叶的人堵住，无法通过。他们叫喊着“拿起武器”的口号。

必须搞清，这群把维维安纳街堵得水泄不通的人究竟是朋友呢还是敌人？绿色是德·阿尔图瓦伯爵②的色彩标志，为什么这些人戴着绿色的帽徽呢？

双方谈了一会儿，一切就都解释清楚了。

原来有个小伙子在听到内克尔被免职的消息后，就从富瓦咖啡馆跑出来，跳上一张桌子，掏出手枪来大声喊道：

“拿起武器！”

听到他这声喊叫，所有在王宫附近散步的人都聚集到他的周围，也跟着喊道：“拿起武器！”

上文已经说了，当时所有的外籍兵团都聚集在巴黎周围。那种情形简直就象奥地利人大举进犯似的。雷纳克、萨利萨马德、迪斯巴赫、埃斯特哈齐、勒默尔这些兵团的名字使法国人听了非常惶恐不安。一个人只消说出这些名字，就可以使大众明白他说的是敌人的名字。这个小伙子说出了这些兵团的名字，并且告诉大家，驻扎在爱丽舍田园大街的近卫军带着四门

---

① 王宫：始建于一六二九年，原为主教官邸，后来黎塞留大主教把此宫献于路易十三，改称王宫．一七二七年路易十四又把此宫送与奥尔良公爵．一七八〇年后向公众开放，成为巴黎的娱乐场所．

② 德·阿尔图瓦伯爵（1757—1836），路易十六的弟弟，亦即后来的查理十六（1824—1830）。

大炮，当天晚上就要跟在德·朗贝斯克亲王① 统领的龙骑兵后面，开进城来。他提议人们戴上一个不同于那些士兵的新帽徽，随即就从宫苑中的栗树上摘下一片叶子，插在自己的帽子上。周围的人立刻也都仿效他的做法。不出十分钟，三千个人就把宫苑中的栗子树叶摘得精光。

那天早晨，这个小伙子的姓名还不为人知，可是晚上却已经挂在了每个人的嘴上。

这个小伙子名叫卡米尔·德穆兰。

等两边的人都认清了是自己人以后，就相互拥抱，亲如手足地会合到一起。接着队伍继续向前走去。

在刚才停下来的那段时间里，后面那些即使踮起脚尖也什么都看不清的人，急于知道前面发生的事，纷纷爬到马的臀部、笼头、鞍子和马镫上面，这更加重了马尔戈的负担。因此，在队伍重新向前走的时候，这头可怜的牲口再也支持不住，完全给身上的这个过于沉重的担子压垮了。

在黎塞留街的转角处，比约向后瞥了一眼，马尔戈不见了。

他叹了口气，对这头可怜的牲口表示怀念。接着就象古罗马人参加自己父母的葬礼时所做的那样，拼命拔高嗓子，连喊了三声皮都。他好象听到人群中间有个人在应声回答。但是周围那片半带威胁、半带欢呼的嘈杂的喧嚷声响彻云霄，把这个声音盖没了。

游行队伍继续向前走去。

所有的店铺都关了门，但是所有的窗户都开着，从窗户里

① 德·朗贝斯克亲王(1751—1825)：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亲戚，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流亡国外，一八一五年重回法国，成为路易十八时的贵族院议员。

传出狂热的鼓动街上那些游行者的喊叫声。

他们就这样走到了旺多姆广场。

可是，一到那儿，游行队伍碰到一个意外的障碍，只好停了下来。

这队由民众组成的大军很象泛滥的河水里翻滚的树身撞到一个桥墩，立刻反弹到后面的那些断枝残叶上去。它忽然发现旺多姆广场上出现了一支德意志皇家部队。

这队外籍士兵是龙骑兵。他们看到民众从圣奥诺雷街开始向旺多姆广场涌来，就松开缰绳，纵马飞快地向民众冲去。那些马已经不耐烦地在那儿站了五个小时。

抬半身像的人首先受到冲击，全被撞倒在地，压在两个半身像的底下。一个原来走在比约前面的萨瓦①人第一个站起身，把德·奥尔良公爵的半身像扶起来，固定在一根棒子的头上，随后举到自己的头上，高声喊道："德·奥尔良公爵万岁！内克尔万岁！"尽管他既没见过公爵，也不认识内克尔。

比约准备象这个人一样也把内克尔的半身像扶起来，可是已经有人抢先一步这么做了。有个二十四五岁的小伙子穿得相当花哨，和花花公子的名号十分相配。他早就盯着那座半身像，当然比抬着那座半身像的比约要容易做到，所以那座半身像刚一触到地面，他就冲过去抓住了它。

比约还在地上白白地四处寻找。其实内克尔的半身像已经给顶在一根长矛似的棒子上面，靠近另一座半身像。半身像周围又聚集起不少游行队伍里的人。

突然，一道光照亮了广场，同时就听见一阵枪声，子弹呼

① 萨瓦：法国东南部地区名。

啸而过。比约的额头上给什么重东西打了一下：他倒了下去。起先他以为自己死了。

但是，他并没有失去知觉，除了感到头疼欲裂以外，身上没有什么别的痛楚。他明白自己至多不过受了点伤，就伸手去摸额头，想要弄清伤口究竟有多大。他发现头上只是挫伤了皮，不过两只手却沾满了血。

那个抢在他的前面拿起半身像的衣着漂亮的小伙子胸口上刚中了一弹，快死了。比约手上沾的血就是他的，比约头上挨的那一下就是他拿的那座半身像打的。那座半身像倒下去时落到了比约的头上。

比约大叫一声，一半因为愤怒，一半也因为恐惧。

他躲开那个垂死的还在挣扎抽搐的小伙子。在那个小伙子周围的其他人象他一样也躲到一边，他发出的那声喊叫在伙大儿的一声接一声的重复下延续下去，有如出殡时候人们相互发出的应和声，一直传到队伍末尾圣奥诺雷街上的那些人中间。

这声喊叫是一种新的表示反抗的呼声。随后又响起了一阵枪声，人群中间立刻出现了几个深长的窟窿，表明枪弹在那儿通过。

比约激于义愤想做的，是把那个脸上沾满鲜血的半身像扶起来，高举过顶，象尸体躺在他脚旁的那个漂亮小伙子一样，冒着生命危险，用雄壮的声音发出反抗的呼声。这也是他最初热血沸腾时所要做的。

但是这时候，一只有力的大手放到他的肩膀上，紧紧地按住它，压得他直不起身来。比约想要挣脱束缚，可是他的另一个肩膀又被另一只同样沉重的手按住了。他怒吼着掉过头去，看看究竟是谁在跟他过不去。

“皮都！”他嚷道。

“是的，是我，”皮都答道，“快把身子伏下来，您马上就会明白的。”

皮都更加用劲地一按，才使那个执拗的农夫躺在他的身旁。

比约的脸刚贴到地面上，就又响起了一阵枪声。举着德·奥尔良公爵的半身像的那个萨瓦人这回曲下了身子，大腿上挨了一颗子弹。

接着，可以听到马蹄踏在路面上的得得声。龙骑兵又开始冲向人群；一匹象《启示录》① 里说的那种鬃毛散乱的烈性马从那个可怜的萨瓦人身上跨过。萨瓦人感到一根冰凉的长矛插进了他的胸膛。他倒在了比约和皮都的身上。

这场风暴一直席卷到街的尽头，所到之处充满了恐怖和死亡！只有尸体留在路面上。大家纷纷择路逃散。街道两旁的窗户都关上了。在狂热的呐喊和愤怒的叫嚷之后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

比约等了一会儿，他仍旧被谨慎的皮都按在地上；接着感到危险已经随着那片冲杀声远去，他就一条腿跪在地上，抬起身来。而皮都呢，就象呆在自己洞窟里的野兔那样，先不急于抬头，而是竖起耳朵倾听。

“唉，比约先生，”皮都说，“我想您说得不错，咱们到得正是时候。”

“来吧，帮我一下。”

“做什么？逃出去吗？”

“不是的。那个年轻的花花公子确实死了。但是据我看，那

① 《启示录》是《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描写世界末日的景象，马车下凡，马嘴喷出火、烟和硫磺，要杀人三分之一等等。

个可怜的萨瓦人只是昏过去了。你帮我把他放到我的背上。我们不能把他丢在这儿，让他被那些该死的德意志人杀死。”

比约讲的这些话触动了皮都的心。他除了服从，找不出什么别的话来回答，于是便把那个晕过去的血淋淋的萨瓦人抬起来，好象放个口袋那样一下就把他放到比约的肩头。这时那个健壮的农夫看到圣奥诺雷街上显得空荡荡的，畅通无阻，就和皮都一起向王宫走去。

第十一章

七月十二日到十三日的那天夜晚

比约和皮都一开始觉得街上冷冷清清，没什么人，因为龙骑兵在追逐四散奔逃的游行者时已经重新回到圣奥诺雷市场，涌进了大路易街和加戎街。但是，在比约向王宫走去，嘴里不由自主地低声嚷着“复仇”这个字眼的时候，街角上、小巷口、能通车辆的大门边慢慢出现了一些人。他们起先一声不响、神色惊慌地东张西望，等到确信龙骑兵已经走远了以后，就加入了这个出殡行列。他们一声接一声地喊着“复仇”这个字眼，起先声音很轻，接着响了一点，最后竟变成了大声叫嚷：复仇！复仇！

皮都跟在比约后面，手里拿着那个萨瓦人的帽子。

这个阴森可怖的出殡行列就这样来到了王宫广场。一群义愤填膺的人正在那儿商议，要求法国士兵起来支持他们反对外籍军队。

“这些穿军装的究竟是什么人？”比约问道，这时他来到一队堵住广场的士兵面前。士兵们持枪立正，从王宫的大门一直排到夏尔特街。

“他们是法国的近卫军！”许多人不约而同地嚷道。

“嗳！”比约一面说，一面走上前去，把背在身上的那个萨瓦人，其实那只是一具死尸，去给那些士兵看。“嗳！你们是法国

人，却听任我们遭受德意志人的屠杀！”

那些士兵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几步。

“死人！”队伍里有几个人低声说。

“不错，是个死人！他和别的许多人都被杀害了。”

“谁把他们杀害的？”

“就是那些德意志皇家龙骑兵。你们难道没有听见枪声、马蹄声和人们的呼喊声吗？”

“当然听见了！当然听见了！”两三百个人不约而同地嚷道，“他们在屠杀聚集在旺多姆广场上的民众。”

“老天在上，你们不也是民众的一部分吗！”比约向那些士兵嚷道，“竟然让人家去屠杀你们的弟兄，真厌！”

“真厌！”队伍当中有几个人威胁地说道。

“对……真厌！我既然说了就再重复一遍。来吧，”比约向发出威胁的那个地方走了三步，又说道，“你们不打算杀死我来证明你们不是胆小鬼吗？”

“好啦！别说了……别说了……”一个士兵说道，“您是一个勇敢的人，我的朋友。不过您是一个老百姓，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而我们是军人，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

“所以，”皮都嚷道，“要是人家命令你们向我们开枪，也就是说，向一些手无寸铁的人开枪的话，你们就会开的罗！你们就象在丰特努瓦① 的军人那样，让英国人得点好处，叫他们先开火！”

“我嘛，我明白自己不会开枪，”有一个人在队伍里说道。

“我也不会，我也不会，”近百个声音重复道。

---

① 丰特努瓦：比利时一小镇，一七四五年五月十一日法国军队在这儿打败英国、奥地利和荷兰的联军。

“那么，你们就不要让别的人向我们开枪，”比约说。“让德意志人把我们杀死跟你们把我们杀死没有什么不同。”

“龙骑兵！龙骑兵！”许多人喊起来，同时，受到冲击的人群开始涌到广场当中，由黎塞留街逃往别处。

接着便听见奔驰的重骑兵踏在路面上的马蹄声由远而近，越来越响。

“拿起武器！拿起武器！”那些逃跑的人嚷道。

“天哪！”比约嚷道，一面把自己仍然背着的那个萨瓦人的尸体丢在地上，“你们要是不想使用你们的枪，那么至少把枪交给我们。”

“什么！你他妈的把话说到哪儿去啦！我们要用枪的，”跟比约说话的那个士兵说道，一面使劲把枪从这个农夫手里抽出来，因为他的枪已经被比约紧紧地抓住了。“好吧，好吧，让我们把子弹含在嘴里，要是奥地利人要找这些好汉的岔子，那我们就等着瞧吧。”

“是呀，是呀，我们等着瞧吧，”那些士兵喊道，一面把手伸到他们的弹盒里，拿出子弹来含在自己的嘴里。

“嗨！他妈的！”比约跺了跺脚嚷道，“我怎么没有把自己的猎枪带来。也许会有一个奥地利混蛋给打死，那我就可以用他的短枪了。”

“这会儿您就先用这支短枪吧，”一个声音说，“它已经上足了子弹。”

同时一个陌生人就把一支漂亮的短枪塞到比约手里。

就在这个时候，龙骑兵涌进广场，向人群冲来，挥刀砍倒所有挡住他们去路的人。指挥这队近卫军的那个军官向前走了四步，嚷道：

“喂！龙骑兵们，请你们停在原地！”

要么就是那些龙骑兵没有听见，要么就是他们不愿意听，再不然，就是他们胯下的马儿跑得太快，一时收勒不住，停不下来，总之他们骑着马在广场上向右打起转来，把一个女人和一个老人撞倒在地，这两个人立刻在马蹄下面不见了。

“开火！打！”比约嚷道。

他就站在那个军官的旁边，近卫军的士兵们都以为这句话是那个军官喊的。他们把枪抵在肩上，射了一排子弹，立刻使那些龙骑兵停了下来。

“唉！近卫军士兵们，”一个德意志军官跑到乱成一团的骑兵队头上说道，“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是在向我们开火？”

“我们当然知道！”比约说。

他朝着那个军官开了一枪，那个军官应声倒下了。

这时近卫军又射出一排子弹，那些龙骑兵发现他们这回要对付的不再是在马刀的劈砍下四散逃跑的市民，而是站在那儿严阵以待的士兵，所以就掉转马头，返回旺多姆广场。一路上民众发出的欢呼胜利的喝彩和喊叫声震耳欲聋，许多马受了惊，狂奔乱跑，在路边那些铺子上好的门板上撞破了脑袋。

“近卫军万岁！”人们高呼。

“祖国的士兵们万岁！”比约喊道。

“谢谢，”那些士兵答道，“我们已经上过战场，接受了炮火的洗礼。”

“我也一样，”皮都说，“我也上过战场了。”

“你觉得怎样？”比约问。

“唉！我觉得这并不象我原来想的那么可怕。”

“噢，”比约说，他已经抽空细细打量了一下那支短枪，看

出那是一件很贵重的武器，"这支枪是谁的？"

"是我主人的，"先前在他背后说话的那个人说道。"但是我主人发现您用得挺顺手，不想再拿回去了。"

比约转过身去，看见一个穿着奥尔良公爵家号衣的仆人。

"你的主人在什么地方？"他问道。

那个仆人指给他看挂着一条拉开一半的遮光帘的窗户，公爵刚才就在那个遮光帘后面看到了发生的一切。

"这么说，你的主人站在我们一边罗？"比约问道。

"他全心全意地和民众站在一起，"那个仆人说。

"那么，我还要喊上一声，德·奥尔良公爵万岁！"比约喊道。"朋友们，德·奥尔良公爵支持我们的行动，德·奥尔良公爵万岁！"

接着他把公爵站在里面的那个百叶窗指给大家看。

这时候，那个百叶窗完全打开了，德·奥尔良公爵一连三次向人们点头致意。

随后那个百叶窗又重新关上了。

尽管他只出现了这么短的一段时间，可是却使民众狂热兴奋到了极点。

"德·奥尔良公爵万岁！"两三千个声音齐声呼喊。

"咱们去冲开武器作坊的门，"人群中一个人说。

"咱们到荣军院去！"几个老兵喊道。"松布勒伊① 手里有两万支枪。"

"到荣军院去！"

"到市政厅去，"好几个人嚷道，"市长弗勒塞尔手里掌握着

① 松布勒伊(1727—1794)：法国将军，一七八六年成为荣军院院长，一七九四年被革命法庭处死。

军械库的钥匙，他会把钥匙交出来的。”

“到市政厅去，”在场的一部分人重复道。

于是人们就各自向着上面提到的这三处地方走去。

在这段时间里，龙骑兵在路易十五广场上又重新集结在德·贝桑伐尔男爵① 和德·朗贝斯克亲王的周围。

比约和皮都不知道这个情况，他们并没有跟那三群人走，王宫广场上几乎只剩下他们两个。

“唉！亲爱的比约先生，您说咱们该上哪儿去？”皮都问道。

“嗨！”比约说，“我多想跟着这些好汉走啊。可我不跟他们到武器作坊去，因为我已经有了一支这么漂亮的短枪，而是到市政厅或荣军院去。但是我来巴黎并不是为了战斗，而是为了了解吉尔贝先生的住址，所以我想我应该到路易大帝中学去找他儿子。然后，等我见到大夫，我才能重新投入这场轰轰烈烈的行动。”

农夫的两眼发出了炯炯的光芒。

“我觉得先到路易大帝中学去是合乎情理的，”皮都一本正经地说道，“因为我们到巴黎来就是为了这个。”

“那么你就从躺在那儿的无论哪个懒汉手里拿支枪，拿把刀，或者随便什么别的武器，”比约指着躺在地上的那五六个龙骑兵中的一个这么说，“咱们这就到路易大帝中学去。”

“可是这些武器，”皮都迟疑地说，“它们不是我的。”

“那是谁的呢？”比约问。

“是国王的。”

“是人民的，”比约说。

---

① 德·贝桑伐尔男爵（1722—1791）：瑞士将军，在法国担任瑞士兵侍卫队指挥官，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被逮捕，后被无罪释放。

皮都听到比约这句表示同意的话，壮起胆来，他知道农夫不是一个肯拿邻居一粒小米的人。于是就小心翼翼地走近那个靠他最近的龙骑兵。等他确信这个人已经死了以后，才伸手去拿他的刀、短枪和子弹盒。

皮都很想把这个人的军盔也拿走，不过他拿不准比约所说的攻击性武器是否也包括防御武器在内。

但是，在皮都这样武装自己的时候，他向旺多姆广场那边侧耳细听了一下。

“哦！哦！”他说，“我好象听见德意志皇家军队又往这边来了。”

确实，可以听见一队骑兵又向这边跑来的马蹄声。皮都把身子贴在摄政时期①的那家咖啡馆的角上低头看去，果然看见圣奥诺雷市场附近有一小队龙骑兵手执短枪，正往这儿走来。

“唉！快，快，”皮都说，“他们又回来了。”

比约朝四周扫了一眼，想看看有没有办法来抵挡一下。可是这时候，广场上几乎空无一人。

“走吧，”他说，“到路易大帝中学去。”

他带着皮都走上夏尔特街，皮都不知道腰带上那个挂枪的钩子的用途，只好拖着那把军刀跟在后面。

“天哪！”比约嚷道，“你这样子就象个卖废铁的商人，快把这把刀给我挂上。”

“挂在哪儿？”皮都问。

“唉！当然是这儿啦，”比约说。

他把皮都手里的那把刀给他挂在腰带上，这样一来，皮都就比拖着刀走得轻快多了。

---

① 指一七一五年至一七二三年法国奥尔良公爵摄政的那段时期。

比约和皮都就这么走到了路易十五广场，路上没有碰到一点麻烦。但是，他们一到那儿，就遇到了那支到荣军院去的队伍，那些人突然停了下来。

“怎么啦？”比约问道，“出了什么事？”

“我们没法走过路易十五桥。”

“河滨马路呢？”

“也没法走过去。”

“那就穿过爱丽舍田园大街。”

“那条街也不通。”

“那么，咱们折回去，从杜伊勒里宫①的那座桥上过去。”

这个建议很简单，人们跟着比约，好象准备按照他的话去做。但是在去杜伊勒里宫的半路上出现了许多把闪闪发亮的军刀。河滨马路也被一队龙骑兵切断了。

“啊！这些该死的龙骑兵，怎么到处都是他们？”农夫低声说。

“唉，亲爱的比约先生，”皮都说，“我想我们要给抓住了。”

“呸！”比约说，“他们不能一下子把五六千人都抓起来，这儿至少有五六千人。”

河滨马路上的那队龙骑兵缓缓地向他们逼近，马迈的步子确实不大，但是他们显然是在往这边走来。

“我们只能从王宫街走了，”比约说，“到这边来，来，皮都。”

皮都紧紧跟在比约身后，好象他是农夫的影子。

可是，在圣奥诺雷门附近，一队士兵又把这条街给堵住了。

“啊！啊！”比约嚷道，“你可能是对的，皮都，我的孩子。”

“嗯！”皮都只这么回答了一声。

---

① 杜伊勒里宫：巴黎旧王宫，后改建为花园。

但是，从皮都说这个字的语调上可以听出，他因为自己在这件事上没有搞错感到非常惋惜。

人群闹哄哄的，开始骚动起来，表明大家也象皮都一样意识到了他们现在的处境。

的确，德·朗贝斯克亲王经过巧妙的调度，已经把五六千个看热闹的和参加暴动的人包围了，他封锁了路易十五桥、河滨马路、爱丽舍田园大街、王宫街和斐扬街，使他们无路可走，好象给关在一张巨大的铁弓当中，杜伊勒里宫的那道难以逾越的围墙和转桥旁的那个几乎无法强行打开的栅栏门就代表着这张弓的弓弦。

比约估量了一下当时的形势，觉得情况确实不怎么妙。然而他是一个沉着、冷静的人，在危险的时候富有随机应变的才能，他向四周扫了一眼，看到河边有堆木料，就对皮都说道：

“来吧，我有一个主意。”

皮都连忙跟在他的后面，也顾不得问一下他有什么主意。

比约朝那堆木料走去，他抓住一根大木头的一端，只对皮都说道：帮我一下。

皮都呢，也不问一声到底要帮他做什么，就跟过去帮助他。因为那无关紧要，他对这个农夫如此信赖，即使跟着他下到阴曹地府，也不会向农夫指出楼梯多长、地狱多深的。

比约老爹抓住那根椽木的一头，皮都抓住另一头。

两个人抬着那根普通五六个人也很难抬得起来的沉甸甸的大木头回到了河滨马路上。

人们对力大无穷的人总是十分钦佩的，所以不管人群多么拥挤，在比约和皮都走来的时候还是纷纷向两边让开。

等他们明白如今要完成的这项工作是一项与大家的利益有

关的工作，有几个人就在比约的前面边走边喊："让开！让开！"

"唉，比约老爹，"皮都走了三十几步路以后说道，"咱们要这样子走很远吗？"

"就走到杜伊勒里宫的那个栅栏门前面。"

"噢！噢！"好多人说道，他们明白了他的意图。

人群比先前更迅速地向两边分开。

皮都看了一下，发现他这时离那个栅栏门只有三十几步路。

"我走得到！"他象个毕达哥拉斯的信徒那样简洁地说。

这时人群当中五六个最有力气的人也过来帮着抬这根大木头，因而这项工作对皮都就显得更加容易了。

结果，他们的进程大大地加快了。

不出五分钟，他们就到了那个栅栏门前面。

"来吧，"比约说，"咱们一起上。"

"好，"皮都说，"我现在明白了。我们准备好了一样武器。古罗马人把这种武器叫作撞墙锤。"

那根椽木给使劲推向栅栏门，撞到了锁上面，发出一声巨响。

在杜伊勒里宫里值勤的士兵赶紧跑来，制止他们这种侵入宫苑的行动。但是，撞到第三下，门就开了，哐啷一声向后退去，人群涌进了这个阴暗的敞开的入口。

德·朗贝斯克亲王看到人群移动起来，立刻意识到那些原来快要被他拿获的人找到了一条出路。他非常恼怒，策马向前驰去，以便更好地估量一下形势。在他身后排列成梯队的那些龙骑兵以为他向他们发出了冲锋的命令，都紧紧地跟着他。那些已经变得异常亢奋的马儿不能一下子放慢步子；骑兵们想对他们在王宫广场遭受的失败进行报复，大概也根本没有用劲去

勒住马缰。

亲王看到他已无法拦阻这个行动，只好听之任之。霎时间妇女和孩子发出的一片凄厉的喊叫声响彻了整个天空，他们要求上帝对这些横冲直撞的龙骑兵进行报复。

黑暗中出现了一个凄惨可怕的场面。那些被撞倒的人痛苦万分，那些冲锋的人则怒气冲天。

民众在平台上面组织起一道防线，他们把椅子朝龙骑兵的头上扔去。德·朗贝斯克亲王的头上给打了一下，他立刻挥刀向旁边的一个人砍去，根本没有想到他砍的是一个无辜的人，并不是那个罪人。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就这么倒下了。

比约看到这个老人倒下来，大叫一声。

他立刻把枪抵在肩上，朝德·朗贝斯克亲王打了一枪，只见黑暗中掠过一道火光，要不是恰巧在这个时候，德·朗贝斯克亲王的马直立起来，那他必死无疑。

子弹打中了马的脖子，马立刻倒下了。

大家以为亲王给打死了，于是龙骑兵冲进了杜伊勒里宫，追赶那些逃跑的人，向他们开枪射击。

但是杜伊勒里宫的场地很大，那些人分散开来，钻到了树丛当中。

比约不慌不忙地把枪重新装上子弹。

“真个的，皮都，你说得对，”他说，“我想我们到得正是时候。”

“要做个勇敢的人，”皮都一面向龙骑兵最密集的地方射击一面说，“我觉得并不象我原来想的那么难。”

“是啊，”比约说，“但是无谓的勇敢不算勇敢。到这边来，皮都，小心别让刀绊着你的腿。”

“等等我，亲爱的比约先生。没有您的话，我就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我不象您那样熟悉巴黎，我从没有来过这儿。”

“来吧，来吧，”比约说，他登上水边的平台，直到越过了顺着河滨马路开来的那队士兵。这一回，那些士兵竭尽全力地迅速赶来，以便在必要时去协助德·朗贝斯克亲王的龙骑兵。

比约走到平台的尽头，坐到栏杆上，接着跳到河滨马路上。

皮都也照着他这么做了。

第十二章

一七八九年七月十二日到十三日的夜晚所发生的事情

一到河滨马路上，这两个乡下人就看见杜伊勒里宫旁的那座桥上又出现了一队士兵，手里拿着明晃晃的武器。这队士兵多半不是他们的友军，所以他们就悄悄地一直走到河滨马路的尽头，然后顺着塞纳河的陡峭的河岸走下去。

杜伊勒里宫的大钟敲了十一下。

河边上有许多根须浸在水中的漂亮修长的杨树，比约和皮都一走到这些树底下，钻进黑糊糊的浓荫中，就立刻躺在草地上，商量起来。

讨论的就是比约提出来的那个问题：他们究竟应该留在原地，也就是说，十分安全或是比较安全地呆在现在的地方，还是应该重新跑到乱哄哄的人群中去，参加那场好象还要持续半夜的斗争。

比约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等皮都回答。

这个农夫现在十分器重皮都，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头天表现出的丰富的学识，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当晚显示出的那种勇气。皮都也本能地感到了这一点；但是他并没有为此感到得意洋洋，只是从心底里更感激这位好心的农夫了。皮都生来是个非常谦虚的人。

"比约先生，"他说道，"显然，您比我更勇敢，我只是不象原来自己想的那么胆小罢了。贺拉斯①是一个跟我们完全不同的人，至少就诗歌方面讲是这样，他刚受到冲击就丢下武器逃跑了。而我呢，还拿着短枪和弹盒，挂着马刀，从这一点上看，我比他要勇敢。"

"得啦！你到底想说什么？"

"亲爱的比约先生，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世上最勇敢的人也可能被枪弹打死。"

"那又怎么样呢？"农夫问道。

"亲爱的比约先生，既然您离开农舍时宣布说您到巴黎来是为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哦！天哪！不错，是为了那个小箱子。"

"嗯！您到巴黎来是为了那个小箱子，是不是？"

"见鬼！我到巴黎来就为了那个小箱子，没别的事。"

"要是您给一颗子弹打死，那么您上这儿来办的那件事就办不成了。"

"说实在的，你说得对极啦，皮都。"

"您有没有听到人们的喊叫和砸东西的声音？"受到鼓励的皮都继续问道，"木板象纸张一样给扯成碎片，铁器象麻绳似的给拧弯了。"

"因为人民正在发怒，皮都。"

"但是，"皮都大着胆子说道，"我看国王也很恼怒。"

---

① 贺拉斯(公元前65—前8)：古罗马诗人。他起初在罗马求学，后去雅典深造。公元前四四年三月，恺撒被贵族共和派刺死，雅典成了共和派代表人物的活动中心，他和许多青年一起参加了共和派军队。他自己承认在共和派军队刚被击溃的时候，他就拔脚逃跑。

"怎么，国王吗?"

"当然啦，这些奥地利人，德意志人，这些德意志丘八，就象您所称呼的那样，都是国王的士兵。——所以要是他们袭击民众的话，——那一定是国王命令他们这么做的。——国王既然发布了这样的命令，那他肯定心里也十分恼怒。"

"你这话说得又对又不对，皮都。"

"我觉得这不可能，亲爱的比约先生。冒昧地说一句，假如您学过逻辑的话，就不会大胆地说出这种自相矛盾的话了。"

"你说得又对又不对，皮都，你马上就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了。"

"我巴不得能这样，但我还是不大相信。"

"知道吗，皮都，宫廷里有两派人。一派站在国王一边，一派站在王后一边。国王热爱人民，而王后却喜欢奥地利人。"

"因为国王是法国人，而王后是奥地利人，"皮都冷静地答道。

"等一等！站在国王一边的有杜尔果先生①、内克尔先生；站在王后一边的是德·布勒德义②先生和波利尼亚克一家③。在许多事情上，国王做不了主，他不得不免去杜尔果先生和内克尔先生的职务。实际上是王后，也就是说，是布勒德义家和波利尼亚克家在操纵朝政。所以一切都弄得乱糟糟的。知道吗，皮都，这都是德菲西特夫人④引起来的。她动怒了，军队就是以她的名义袭击民众的。这些奥地利人要保卫这个奥地利女人，这是

① 杜尔果(1727—1781)：法国路易十六时期的财政大臣。
② 德·布勒德义(1730—1807)：法国外交官。
③ 波利尼亚克一家系指波利尼亚克公爵夫妇，公爵夫人是王后的密友。
④ 德菲西特夫人：当时民众给玛丽·安托瓦内特起的外号，用以讽刺她老缺钱用。

很容易理解的。"

"对不起，比约先生，"皮都说，"但是德菲西特(dêficit)是一个拉丁词，意思是缺少什么东西。她究竟缺少什么呢？"

"嗐！钱呀！人们之所以管王后叫德菲西特夫人，就因为她缺少钱，因为她缺的那些钱都落进了她宠爱的臣子的腰包。因此发怒的不是国王，而是王后。国王只是心里有点不快，对一切都弄得这么乱糟糟的感到不快。"

"我明白了，"皮都说，"可是那个小箱子呢？"

"不错！不错！皮都。这该死的政治总使我把话扯得超出了我原来想说的范围。是的，首先得找回那个小箱子。你说得对，皮都。等我见到了吉尔贝大夫，然后我们再来谈论政治。这是一个神圣的职责。"

"世上没有比神圣的职责更神圣的东西了，"皮都说。

"那么咱们上大路易中学去吧，塞巴斯蒂安·吉尔贝就在那所学校里读书，"比约说。

"走吧，"皮都叹了口气答道，因为他不得不离开那片他已经习惯了的柔软如茵的草地。再说，尽管那天晚上使人异常兴奋，但是睡魔这个对清醒的意识和酸疼的腰部十分殷勤的主人，已经带着催眠的气息降临到了善良疲乏的皮都身上。

比约已经站起身来，皮都准备直起身子的时候，十一点半的钟声敲响了。

"但是，"比约说，"十一点半大路易中学的校门大概已经关了。"

"噢！肯定关了，"皮都说。

"再说，在夜里我们可能会中埋伏。我好象看见法院那边有片篝火。他们可能会抓住我，把我杀死。你说得对，皮都，

不应该让他们抓住我，把我杀死。”

“你说得对。”比约说的这句使人听了感到十分得意的话，皮都从早晨起已经是第三次听到了。

皮都觉得自己除了把比约的这句话再重复一遍以外，找不出什么更好的话来说。

“您说得很对，”他躺在草地上说道。“不应该让他们把您杀死，亲爱的比约先生。”

后面的话他没有说出口来。“Vox faucibus hœsit，”① 倘若他醒着的话也许会这么补上一句，但是他睡着了。

可是比约并没有发觉。

“我有一个想法，”他说。

“呼！”皮都发出了鼾声。

“听着，我有一个想法。不管我怎么小心提防，仍然有可能给杀死，说不定会给近处的刀砍倒，或者被远处射来的子弹击中，也许受了致命伤，当场死去。万一发生了这种事，你就应当知道你该代我去向吉尔贝大夫说些什么，不过你要保守秘密，皮都。”

皮都根本没有听见他说的这些话，所以一声也没回答。

“假如我受了致命伤，不能再完成我的使命，那么你就代我去找吉尔贝大夫，告诉他……你听明白我的话了吗，皮都？”比约向那个小伙子弯下身去问道，“你就告诉他……嗐，他直打呼噜，这个可怜的家伙！”

比约看到皮都已经睡着了，他那激动的心情就立刻平静下来。

“那咱们就睡觉吧，”他说。

---

① 拉丁文：连一声也不哼一下。此语引自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

他并没有嘀咕什么，就四肢舒展地在他的同伴旁边躺下了。因为，尽管农夫对于劳累已经习以为常，但是白天的行程和夜晚的事件对他并不是没有一点儿催眠作用。

在他们酣睡了三小时，或者不如说，在他们人事不知地躺了三小时以后，天就亮了。

他们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巴黎那副狰狞可怕的面貌跟他们头天晚上见到的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看不见一个士兵，到处都是平民百姓。

他们都拿起武器，有的拿着匆忙做好的长矛；有的拿着枪，不过大部分人都不会使用；还有的人拿着从前那种式样精美的武器，只顾赞赏上面镶嵌的金子、象牙和珍珠母，对武器的用途和机械结构却一窍不通。

士兵们刚刚撤走，御库房就给洗劫一空。

接着，民众就推着两门小炮向市政厅走去。

圣母院、市政厅和所有的教堂都敲响了警钟。成群结队的脸色苍白、身体瘦弱、赤身露体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究竟是从哪儿钻出来的？谁也不知道——好象一下子从马路底下钻了出来，这些头天晚上还叫嚷着要面包的人如今却叫嚷着要武器。

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群幽灵般的人更令人感到毛骨悚然了。近一两个月来，他们从外省来到这儿，默不作声地经过城厢，在饥馑的巴黎安顿下来，就象墓地里的那些阿拉伯食尸鬼似的。

那天，来自各省的那些忍饥挨饿的人在巴黎代表整个法国，向国王发出了“让我们自由！”的呼声，向上帝发出了“让我们吃饱！”的祈求。

比约先醒过来，立刻叫醒皮都。两个人随即往大路易中学

走去，他们战战兢兢地四下张望，被路上那些浑身沾满鲜血的穷人吓得胆战心惊。

等他们走向今天我们称作拉丁区的那个地方，走上阿尔普街，最后进入圣雅克街，也就是说，他们行程的终点时，他们看见街道上都筑起了路障，就象投石党运动① 时那样。女人和孩子把对开本的大书、笨重的家具、贵重的云石台面都搬到房子的最高层。一旦外籍士兵贸然闯进老巴黎的这些曲折、狭窄的街道，他们就准备用这些东西去砸那些士兵。

比约不时看到一两个近卫军士兵异常迅速地组织起一群人来，呆在他们中间，把瞄准射击的要领教给他们，女人和孩子在一旁兴致勃勃地看着他们操练，似乎也想把一切都学到手。

比约和皮都发现大路易中学的学生公然造起反来。他们挺身而出，驱逐他们的老师。在比约和皮都走到学校门前的时候，学生们正围着那道栅栏门，大声威胁，校长吓得一个劲儿地哭。

比约观察了一会儿校内发生的这场骚乱，突然用洪亮的声音问道：

“你们当中谁叫塞巴斯蒂安·吉尔贝？”

“我，”一个长得象个姑娘似的很俊的十五岁的小伙子答道，他在三四个同学的帮助下，正搬来一把梯子，以便爬上墙去，因为他无法把那道栅栏门强行打开。

“到这边来，我的孩子。”

“您要我干什么，先生？”小塞巴斯蒂安问比约。

“您要把他带走吗？”校长大声问道。他看到这两个全副武装的人，其中跟小吉尔贝说话的那一个身上还沾满了鲜血，心里十分害怕。

---

① 投石党运动：一六四八年至一六五三年法国反专制制度的两次政治运动。

小吉尔贝惊奇地看着这两个人，竭力想要认出他的奶兄弟皮都，可是没有成功。皮都已经不知长高了多少，而且如今又是一副军人打扮，叫人一点认不出来。

“把他带走！”比约嚷道，“把吉尔贝先生的儿子带走，把他领到这场搏斗中去，使他蒙受某种不幸的打击。哦！这可万万使不得。”

“看到吧，塞巴斯蒂安，”校长说，“看到吧，你这暴躁的家伙，就连你的朋友也不要你去。因为说到底，这两位先生似乎是你的朋友。喂，先生们；喂，学生们，喂，我的孩子们，”可怜的校长喊道，“听话吧；我命令你们听我的话，我恳求你们听我的话！”

“Oro obtestorque，”① 皮都说。

“先生，”小吉尔贝坚定不移地说道，“如果您喜欢的话，就把我的同学留下来好了，但是我呢，好好听着，我是要出去的。”象他这样大的孩子意志这么坚定，真是少见。

他朝那道栅栏门走去，校长抓住了他的胳膊。

但是他把苍白的额头上那漂亮的褐色头发一甩，说道：

“先生，您这么做可得当心。我跟别人的处境不同。我父亲被抓起来，关进了监狱。他如今落到了专制统治者的手中！”

“落到了专制统治者的手中！”比约嚷道，“快说，我的孩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是呀，是呀，”别的那些孩子大声说道，“塞巴斯蒂安说得不错，他的父亲给抓起来了。既然民众已经打开了监狱，他自然也希望他们去把他父亲的牢门打开。”

“哦！哦！”比约一面用他那力大无比的胳膊摇着栅栏门一面

① 拉丁文：我恳求你们。

说，“吉尔贝大夫被抓起来了。见鬼！小卡特琳倒真说对了！”

“是的，先生，”小吉尔贝接着说道，“我的父亲被抓起来了，所以我想逃出去，拿起枪杆去参加战斗，直到救出我的父亲！”

他的这几句话刚说完，就有不少愤怒的学生开口表示响应。他们用各种高低不同的声调齐声喊道：

“武器！武器！把武器交给我们！”

听到这片喊声，原来聚集在街上的民众也被学生表现出的这股英雄气概感染了，他们冲向栅栏门，想把这些学生放出来。

校长跪在学生和拥过来的这些人之间，把手臂伸到栅栏门外去表示恳求。

“哦！朋友们！朋友们！”他喊道，“请尊重这些孩子吧！”

“尊重他们？”一个近卫军士兵说，“我想我们是很尊重他们的。这些漂亮的小伙子操练起来一定会象天使一样出色。”

“朋友们！朋友们！这些孩子都是他们的父母委托给我照料的，我得对他们负责。他们的父母对我十分信任，我要用生命保护他们。看在上帝面上，你们千万别把这些孩子带走。”

校长苦苦哀求，可是街的深处，也就是说从那群人的最后几排传出一片嘲骂声。

比约冲上前去，拦住近卫军士兵、普通民众和学生。

“他说得对，人家托付给他的这些孩子不应受到侵犯。妈的！还是让成年人去参加战斗，献出自己的生命吧！让孩子们好好地活着。我们应该保存好未来的种子。”

他的话引起了一些不满的嘀咕声。

“是谁在嘀咕？”比约嚷道，“那肯定不是一个做父亲的人。听我说，昨天就有两个人死在我的怀里，我的衬衫上还沾着他们俩的血。瞧！”

说完他把身上沾满鲜血的上衣和衬衫指给大家看，动作那么威严，在场的那些人受到很大的震动。

“昨天，”比约接着说道，“我在王宫和杜伊勒里宫参加了战斗，这个孩子也参加了，不过他既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再说，他也可以算是一个成年人了。”

他把得意洋洋的皮都指给大家看。

“今天，”比约接着说，“我还要去参加战斗，但是我可不想听到有人来说，巴黎市民还不够强大，抵挡不了那些外籍士兵，他们竟召集孩子们去帮助他们。”

“对！对！”妇女和士兵从四面八方纷纷地大声说，“他说得对，孩子们！回去吧，回去吧！”

“哦！谢谢，谢谢，先生，”校长低声说道，一面尽力把手伸到栅栏门外，想要握住比约的那双手。

“在所有这些孩子中间，您特别要照管好塞巴斯蒂安。”比约说。

“我！照管好我！嘻！我说你们可别想把我留在这儿！”那个小伙子嚷道，他气得脸色发白，想从那些把他拉走的校工手里挣脱出来。

“让我进去，”比约说，“我来安慰安慰他。”

人群向两边分开，农夫拉着昂热·皮都，走进了学校的操场。

这时三四个近卫军士兵和十来个哨兵已经把住大门，堵住了那些闹事的学生的去路。

比约径直朝塞巴斯蒂安走去，用他的两只长满老茧的大手握住了孩子的那双雪白、细嫩的手，说道：

“塞巴斯蒂安，你认出我来了吗？”

“没有。”

“我是比约老爹，你父亲的佃农。”

“我现在认出您来了，先生。”

“这个小伙子呢，”比约指着他的同伴问道，“你认识他吗？”

“昂热·皮都，”那个孩子说。

“对，塞巴斯蒂安，对，是我，正是我。”

皮都扑过去搂住了他过去的同学、也是他的奶兄弟的脖子，高兴得流出了眼泪。

“唉！”那个脸上依然没有一丝笑容的孩子说道，“下一步怎么办呢？”

“下一步？……既然你的父亲给抓走了，我就把他给你找回来，你听明白了吗？”

“您？”

“对，是我，就是我！还有这些和我一起的人。嗨！我们昨天已经和那些奥地利人打过交道，看到过他们的子弹盒了。”

“我这儿的一个子弹盒就是证明，”皮都说。

“我们去把他的父亲放出来好吗？”比约问大家。

“好的！好的！”人们纷纷喊道，“我们去把他放出来！”

塞巴斯蒂安摇了摇头。

“我的父亲关在巴士底狱，”他忧郁地说道。

“那又怎么样呢？”比约嚷道。

“嗐！我们是没法把巴士底狱攻下来的，”那个孩子答道。

“既然你这么认为，那你原来想要怎么办呢？”

“我原来想到巴士底狱前的那片广场上去。那儿大概会发生一场激战。我的父亲也许会从窗格子中间看到我。”

“这不可能。”

"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有一天，我和同学在那儿散步的时候，看到一个犯人的脑袋，要是我象看到这个犯人一样看到了我父亲，就会认出他来，并且向他喊道：

"放心吧，好父亲，我爱你！"

"万一巴士底狱的士兵把你打死，那怎么办？"

"唉，那他们就会当着我父亲的面把我打死。"

"这真是白白地去送死！你是一个坏孩子，塞巴斯蒂安，竟想让你父亲眼睁睁地看着你给杀死！使他在牢房里痛不欲生。他在这个世界上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他又是那样地疼爱你！嗨！你的心真坏，吉尔贝。"

农夫把那个孩子推开了。

"是呀，是呀，心真坏！"皮都泪如雨下地喊道。

塞巴斯蒂安没有回答。

在他神色黯然地沉思不语的时候，他的那张雪白、光润、俊美的脸，闪闪发亮的眼睛，揶揄人的小巧的嘴巴，鹰钩鼻和宽大的下巴不禁使比约赞叹不已，这一切都表明他出身名门，品格高尚。

"你的父亲真的关在巴士底狱吗？"那个农夫最后问道。

"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父亲是拉斐德①和华盛顿②的朋友；因为我父亲为了美国的独立拔剑奋战，为了法国的自由挥笔奋斗；因为新旧

---

① 拉斐德(1757—183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革命初期任国民军司令。复辟时代转为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

② 华盛顿(1732—1799)：美国第一任总统。早年曾在英国殖民军中服役。一七七五年北美独立战争爆发，任北美十三个殖民地起义部队总司令，最后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

两个大陆的人都知道我父亲痛恨暴政；因为他曾诅咒那座许多人在里面蒙受苦难的巴士底狱……所以他们把他送到那儿去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六天以前。”

“他们在哪儿抓住他的？”

“在勒阿弗尔，他刚下船就给抓起来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收到他的一封信。”

“是在勒阿弗尔写的吗？”

“是的。”

“他就是在勒阿弗尔给抓起来的吗？”

“在利尔邦①。”

“得啦，孩子，别跟我赌气，把你知道的全部情况都告诉我。我向你保证你一定能重新见到你的父亲，除非我死在巴士底狱前的那片广场上。”

塞巴斯蒂安望了望农夫，看出他的这些话是从心底里说出来的，胸中的怒气才平息下去。

“好吧！”他说，“在利尔邦，他利用时机用铅笔在一本书上写了这么几句话：

> “塞巴斯蒂安，我被捕了，他们要把我送进巴士底狱去。要有耐心和信心。好好地用功。
>
> 一七八九年七月七日于利尔邦

---

① 利尔邦：法国塞纳滨海省一地区首府，位于勒阿弗尔东面三十五公里。

又及：我为了自由而被捕。

我有一个儿子在巴黎的大路易中学读书。我以仁爱的名义，请求发现这本书的那个人，把它交给我的儿子，他名叫塞巴斯蒂安·吉尔贝。”

“这本书呢？”比约非常激动地问道。

“他在书里夹了一个金币，用绳子把书捆好，然后抛到窗外。”

“后来呢？……”

“后来城里的本堂神甫发现了这本书。他在堂区的教民中间挑选了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对他说：

‘你把十二个法郎留给你那一块面包也没有的家人，带着余下的十二个法郎把这本书送到巴黎去，交给一个可怜的孩子，他的父亲刚给抓了起来，因为他太热爱人民了。’

“那个小伙子昨天中午赶到巴黎，把父亲的那本书交给我。我就是这么知道我父亲给抓起来了。”

“嗨！”比约说，“这件事倒使我对教士重新有了几分好感。可惜他们并不全象这一位。那个好小伙子，他现在在哪儿？”

“他昨天晚上回去了，希望把带在身边的那十二个法郎中的五个法郎再带回家去。”

“好啊！好啊！”比约嚷道，高兴得流出了眼泪。“哦！人民总有着美好的感情。说下去，吉尔贝。”

“唉，您这不全知道了！”

“是的。”

“您答应我，如果我说出来，就把我的父亲给我找回来。现在我已经把一切都说了，您该考虑一下自己作出的那个许诺了。”

“我跟你说了我一定把他救出来，除非人家把我杀了。现在，把那本书给我看一下，”比约说。

“喏，就在这儿，”孩子从口袋里抽出一本《民约论》[1]来说道。

“你父亲写的那段话在哪儿？”

“瞧，”孩子说着就把大夫写的那段话指给他看。

农夫在大夫写的那段文字上吻了吻。

“现在，”他说，“放心吧。我马上到巴士底狱去找你父亲。”

“可怜的人！”校长抓住比约的那双手说道，“您怎么能见到一名国家的要犯呢？”

“妈的！把巴士底狱拿下来！”

几个近卫军士兵哈哈大笑，其他人也跟着一下子笑起来。

“嗨！”比约嚷道，两眼射出愤怒的光芒，扫视了一下周围的人，“那么请你们告诉我，巴士底狱到底是什么？”

“石头，”一个士兵说。

“铁，”另一个士兵说。

“火，”第三个士兵说。“当心，正直的朋友，会烧着你的。”

“是呀，是呀！会烧着你的，”人们惊骇地重复道。

“嗳！你们这些巴黎人，”农夫嚷道，“你们有十字镐，却害怕石头；你们有枪弹，却害怕铁；你们有火药，却害怕火。巴黎人，你们是胆小鬼，是懦夫，是甘受奴役的人！他妈的！哪个有胆量的人愿意同我和皮都一起去攻占皇家的巴士底狱？我叫比约，是伊尔德弗朗斯的一个农夫。前进！”

比约鼓起了他的全部勇气。

---

① 《民约论》：卢梭在一七六二年写的一部政治理论著作。

热情高涨的激动的民众簇拥着他，喊道："到巴士底狱去！到巴士底狱去！"

塞巴斯蒂安想要挽住比约的胳膊，可是比约轻轻地把他推开了。

"孩子，"他问道，"你父亲写在书上的最后那个词是什么？"

"用功！"塞巴斯蒂安答道。

"那么，就在这儿好好用功吧。我们要到那儿去干活了。不过，我们干的活儿是破坏和杀人。"

那个小伙子一句话都没有回答，把脸埋在手里，甚至没有同过来拥抱他的皮都握一握手。他浑身发抖，抽搐得那么厉害，人家只好把他送到学校的医务室去了。

"到巴士底狱去！"比约喊道。

"到巴士底狱去！"皮都喊道。

"到巴士底狱去！"人们跟着喊道。

于是大家朝巴士底狱走去。

第十三章

国王多么仁慈，王后多么仁慈

自从我们在上部书① 里按下法国宫廷不表以来，又发生了不少政治事件。现在，请读者允许我们把其中的主要几件说给大家听一听。

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或者害怕知道这段真实完整的历史的人完全可以跳过这一章不看，因为下一章和上面那章的故事紧密相连。我们大胆插入的这一章只是给那些苛刻的想要寻根究底的人看的。

最近一两年来，一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陌生的事物，一种来自过去、走向未来的事物在暗暗酝酿，隐隐发出隆隆的响声。

这就是革命。

伏尔泰在临终前有一刹那曾经挺起身子，用胳膊肘撑着病床，他在那个他将长眠不起的黑夜里看到了那道闪闪发亮的曙光。

因为革命体现了基督的思想，它象基督一样，既要审判活人，也要审判死人。

“在奥地利安娜摄政的时候，”德·雷兹红衣主教② 说，“人人嘴上都挂着一句话，那就是王后多么仁慈！”

德·蓬巴杜夫人③ 的医生凯努瓦就住在夫人的府邸里。有一

天，他看见路易十五④从外面进来，心里不禁产生了一种与敬畏全然无关的感情，搅得他战战兢兢，脸色发白。

“您怎么啦？”杜奥塞夫人⑤问。

“我呀，”凯努瓦答道，“每逢见到王上的时候，我总禁不住想道：这就是那个可以叫人把我脑袋砍下来的人啊！”

“哦！别担心，”杜奥塞夫人答道，“国王多么仁慈！”

国王多么仁慈！王后多么仁慈！法国革命就是由这两句话引起来的。

路易十五晏驾之后，法国才有了喘息的机会，人民摆脱了压在他们头上的国王、蓬巴杜家、杜巴利家和鹿苑⑥。

路易十五的荒淫逸乐使国家耗费了大量金钱，每年光这方面用掉的钱就超过了三百万法郎。

幸而，新即位的国王年纪很轻，品格端方，宽厚仁慈，也算得贤明。

他象埃米尔·德·让-雅克一样学过一门手艺，或者确切的说，学过三门手艺。

他既是铜匠和钟表匠，又是机械师。

他对自已面临的那个深渊感到惊恐万分，因此凡是人家向他要求什么恩典，他都一概拒绝。朝臣们都战战兢兢。幸而有

---

① 《王后的项链》。

② 德·雷兹红衣主教(1613—1679)：法国政治家，作家。他作为反对派的首领，在投石党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

③ 德·蓬巴杜夫人(1721—1764)：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对路易十五有很大的影响力。

④ 路易十五(1710—1774)：法国国王(1715—1774)。初由奥尔良公爵菲力浦和红衣主教弗罗列等掌权，一七四三年起亲政。

⑤ 杜奥塞夫人：德·蓬巴杜夫人的女侍从。

⑥ 鹿苑：法国国王路易十三时修建的一所猎场，后来成为路易十五荒淫逸乐的场所。

件事使他们安下心来：出面予以拒绝的并不是国王本人，而是杜尔果。王后也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因而不可能拥有她日后可能获得的那种权势。

最后，在临近一七七七年的时候，王后终于获得了她期待已久的权势。她养了一个小王子。国王本来已是一个贤明的国君和忠实的丈夫，这时又可以成为一个慈祥的父亲。

如今既然她生下了王位继承人，又有哪件事能不答应她呢？

再说，不仅如此，国王还是一个好兄长。大家都知道他为了德·普罗旺斯伯爵① 牺牲博马舍② 的那则逸事，尽管他并不喜欢伯爵，因为伯爵喜欢卖弄学问。

相反，国王倒很喜欢德·阿尔图瓦伯爵，这个才华出众、举止潇洒的法国贵族的典型。

他非常喜欢德·阿尔图瓦伯爵，所以当他偶尔拒绝王后向他提出的一项请求时，只要德·阿尔图瓦伯爵和王后联合起来，他就再也无力加以拒绝。

因而，掌管国事的实际上都是一些阿谀奉承的人。财政大臣德·卡隆③ 就是一个最最善于谄媚的人，他对王后说道：

"王后陛下，如果可能，我就这么办；如果不可能，也得这么办。"

他的这句动听的回答在巴黎和凡尔赛的所有客厅里传开了，从那天起，人家以为合着的那本红皮帐本④ 就又打开了。

---

① 德·普罗旺斯伯爵(1755—1824)：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弟弟，亦即后来的路易十八(1814—1824)。
② 博马舍(1732—1799)：法国剧作家。
③ 德·卡隆(1734—1802)：法国路易十六时期的财政大臣。
④ 红皮帐本是路易十六的秘密纪录，专载他所付的年金及秘密赏赐，凡三大卷，以有红羊皮封面，故名。

王后买下了圣克卢城堡。

国王买下了朗布耶城堡。

现在不再是国王宠爱哪个女人，而是轮到王后来宠爱了。迪亚娜·德·波利尼亚克夫人和朱尔·德·波利尼亚克夫人同蓬巴杜夫人和杜巴利夫人①一样耗费了国王的大量金钱。

王后多么仁慈！

一个关于削减大臣的巨额薪俸的计划给提了出来。有些大臣毫无异议地表示接受。但是，一个经常出入宫廷的大臣却执意不肯。这个人就是德·库瓦尼②。他在宫内的一条狭小的过道上碰到国王，就和他大吵大闹。国王赶紧避开，晚上笑吟吟地说道：

"说真个的，要是我不让步的话，德·库瓦尼大概会揍我的。"

国王多么仁慈！

有时候，王国的命运仅仅取决于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比如说，一个年轻侍从的马刺。

路易十五晏驾以后，由谁来接替德·埃吉荣③的职位呢？

路易十六想任用马肖④。因为他是支撑住这个已经摇摇欲坠的王座的少数几位大臣中的一位。而夫人们，也就是说，国王的那几个姑母则支持德·莫尔帕⑤，因为他为人十分风趣，又写了大量美妙动人的歌谣。他在蓬夏尔坦⑥一连写了三本歌

① 杜巴利夫人(1743—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

② 德·库瓦尼(1737—1821)：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宠臣，后来在路易十八统治时期成为法国元帅。

③ 德·埃吉荣(1720—1788)：法国路易十五时期的大臣。

④ 马肖(1701—1794)：法国路易十五时期的大臣。

⑤ 德·莫尔帕(1701—1781)：法国路易十五时期的大臣，因为得罪了德·蓬巴杜夫人而受贬黜，路易十六即位后重被召回宫廷。

⑥ 蓬夏尔坦：法国伊夫林省一市镇，位于凡尔赛西南十三公里。

谣的集子，把它们称作自己的回忆录。

这一切就象一场障碍赛跑似的，究竟是谁首先到达终点呢？是国王和王后的信使先到阿尔努维尔①，还是那些夫人的信使先到蓬夏尔坦呢？

国王手里有权，成功的把握很大。他赶紧在一张信纸上写道：

见信立刻启程来巴黎，我等着您。

随即把信装进信封，在封套上写道：

阿尔努维尔，德·马肖伯爵先生收。

他把皇家马厩里的一名侍从唤来，把这封信交给他，命他火速骑马送到阿尔努维尔去。

那个侍从既然已经出发，国王就可以接见那几位夫人了。

正如读者在《巴尔萨摩》中所看到的那样，路易十五给自己的三个女儿分别取了三个卓越动听、十分高雅的名字：洛克、希弗和格拉伊，现在想要觐见国王的这三位夫人就叫这三个名字。她们正等在那个侍从走出来的那扇门的对面一扇门口，等着那个侍从从里面出来。

那个侍从一离开那间房，她们就可以进去。

她们进去后就请求国王任用德·莫尔帕先生，——这一切只是个时间问题，——国王不愿拒绝夫人们的请求。——国王多么仁慈！

① 阿尔努维尔：法国瓦尔德瓦兹省一市镇，位于巴黎东北十一公里。

不过他要等到那个侍从走远了，再也无法把他追回来的时候，才答应她们的请求。

他一面和夫人们争论，一面眼睛看着挂钟，——只要半个小时就够了，——那座挂钟决不会使他搞错，是他亲手把它拨正的。

二十分钟以后，他让步了，说道：

“去把那个侍从追回来，一切就依你们说的去做！”

三位夫人连忙冲出房去，准备差人骑马去追，只要追上那个侍从，哪怕累垮一匹马、两匹马、十匹马也在所不惜。

其实毫无必要，一匹马也不会累垮。

那个侍从走下台阶的时候，一只脚底下绊了一下，把马刺碰断了。单靠一个马刺怎么能纵马疾驰呢？

再说，德·阿布扎克骑士是皇家马厩的总管，他对每个信使都要细细打量，要是这个快要启程的信使的装束有损皇家马厩的荣誉，那他决不会让他跨上马的。

因而这个侍从只有在脚下的两个马刺都齐全的情况下才能出发。

结果，他并不是在纵马奔向阿尔努维尔的途中，而是在宫前的院子里就被赶上了。

他骑着马，打扮得整整齐齐，正要出发。

他手里的信给拿了过去，信的内容并没有改动，因为它对于那两个人无论哪一个都适用。三位夫人只把信封上的地址姓名改了一下，把“阿尔努维尔，德·马肖先生收”改成“蓬夏尔坦，德·莫尔帕先生收”。

皇家马厩的荣誉总算保住了，但是君主政体却完结了。

有莫尔帕和卡隆在朝，一切都变得很顺当，他们两人一个

歌功颂德，另一个则大把地把钱拿出来付帐，而且在那些朝臣下面，还有一些忠于自己职守的包税人。

路易十四按照柯尔培尔① 的意见，通过绞死两个包税人开始统治国家。此后，他把拉瓦利埃尔② 当作他的情妇，命人修建凡尔赛宫。拉瓦利埃尔一点也没有破费他什么钱。

可是他想要让她居住在里面的那座凡尔赛宫，却使他花了好多钱。

接着，在一六八五年，他以驱逐新教徒为借口，把一百多万心灵手巧的工匠赶出法国。

因此，在一七〇七年，当这位伟大的国王还在世的时候，布瓦吉尔贝③ 谈到一六九八年时说道：

“那时候，国家的情况仍然很好，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可是如今由于物资匮乏，一切都完结了。”

八十年后，当杜巴利家和波利尼亚克家无视这种民穷财尽的情况时，还能说些什么呢？他们使人民流了汗以后，又要叫他们流血。就是这么回事。

而且这一切做得那么温文有礼！

从前，包税人都是铁石心肠、冷酷无情，就象他们把那些牺牲者推进去的牢房大门一样。

而今却是一些慈善家；他们用一只手掠夺人民的财富（这话一点儿不假），却用另一只手为人民建造济贫院。

我的一个朋友，一位高级财政官，曾经十分肯定地告诉我，

---

① 柯尔培尔（1619—1683）：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财政大臣，宫廷对内对外政策的实际决策人。

② 拉瓦利埃尔（1644--1710）：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情妇。

③ 布瓦吉尔贝（1646—1714）：法国经济学家。

在征收盐税所获得的一亿二千万利弗尔中，包税人给自己留下了七千万。

因此，在查询国家开支状况的一次会议上，一个喜欢玩弄词句的参事官说：

“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什么特殊的状况，而是全国三级会议。”①

霎时间，就象火星落到了火药上面，立刻燃烧起来，成了一片熊熊大火。

人人嘴里都重复着参事官的这句话，强烈要求召开全国三级会议。

于是宫廷确定在一七八九年五月一日召开三级会议。

一七八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德·布里安②引退了。他是又一个曾经相当轻率地管理国家财政的人。

但是，他离职的时候，总算发表了一个相当好的意见：那就是再把内克尔召回来。

内克尔重新当政，人们放心地松了一口气。

然而，整个法国仍在纷纷议论着三级会议的问题。

西哀耶斯③出版了他的那本名著《第三等级》。

多菲内省的各等级不顾宫廷的阻挠，召开了会议，确定第三等级的代表应等于贵族代表和僧侣代表的总和。

政府又召开了显贵会议。

这次会议一共持续了三十二天，从一七八八年的十一月六

① 全国三级会议：法国中世纪的等级代表机构。由国王召集，参加者有教士、贵族和市民三个等级的代表，分别开会。按全国三级会议原文为les Etats généraux，与一般的状况(les états généraux)读音完全相同。

② 德·布里安(1727—1794)：法国路易十六时期的财政大臣。

③ 西哀耶斯(1748—1836)：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

日开到十二月八日。

这一回，轮到上帝来采取行动了。当国王的鞭子不够的时候，上帝的鞭子在空中呼啸起来，驱赶人民往前走。

冬天来了，又闹起了饥荒。

饥饿和寒冷打开了一七八九年的大门。

巴黎城里布满了军队，街上到处是巡逻队。

有两三回，士兵们在那些饿得要死的人面前把枪装上子弹。

但是上好子弹以后，等到他们该用武器的时候，却又不用了。

有一天早上，那是四月二十六日，也就是在全国三级会议开幕的五天以前，一个人的名字在人群中间传开了。

那是一个发了横财的工人的名字，所以人们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咒骂得特别厉害。

据说，圣安托万区的那个有名的造纸厂的老板雷韦荣曾经说，要把工人的工资降到一天十五个苏。

这是真话。

有人还说，宫廷正要授予他一根黑绶带，也就是说一枚圣米歇尔勋章。

这是瞎说。

在骚乱当中，总有某种荒诞无稽的传闻。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因为这种传闻，闹事的人才吸收新的成员，不断壮大队伍，最终骚乱就变成了革命。

民众做了一个假人，把它唤作雷韦荣，给它挂上一根黑绶带，接着就在雷韦荣的家门口把它点着了，一直拿到市政厅前的广场上，让市政官员看着它化为灰烬。

民众没有受到制裁，胆子变得更大了。他们声称，在处治

了雷韦荣的模拟像以后，第二天就要处治他本人。

这是他们向政府当局发出的不折不扣的挑战。

政府派了三十个近卫军士兵；其实就连这些士兵也不是政府派出来的，而是奉了他们的上校德·比隆的命令。

这三十个近卫军士兵只好呆在一旁观看这场他们无法制止的争斗。他们看着人们抢劫那家造纸厂，把家具扔出窗户，把一切都砸碎、烧光。在这场混战当中，有五百个金路易给抢走了。

人们喝着地窖里的酒；等酒喝完了，就把厂里的染料当酒喝。

二十七日一整天，他们都在干着这种卑劣的勾当。

政府又派了几连近卫军去援助那三十个人，他们开始放了几声空枪，才开始用实弹射击。到了天快黑的时候，德·贝桑伐尔率领的瑞士兵赶来和近卫军会合。

这些瑞士兵在革命的问题上可一点儿也不闹着玩。

这些瑞士兵忘了退出子弹的弹头，他们生来就是一些优秀的射手，所以枪声一响，二十来个抢东西的人就倒在了石板地上。

有几个人身上还揣着一份钱，那是他们从上文提到的那五百个金路易里分到的。这笔钱从雷韦荣的写字台里跑到了他们的口袋里，又从他们的口袋里转移到了瑞士兵的口袋里。

这一切都是贝桑伐尔干的，正象有人说的那样，是他自作主张这么做的。

国王并没有因此向他道谢，也没有责备他。

不过，国王既然没有向他道谢，那其实就是责备他。

最高法院开始进行调查。

国王却下令终止调查。

国王多么仁慈！

到底是谁扇起了人民的怒火？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

难道你们没有看见，在夏天的骄阳下，有时无缘无故地发生火灾？

德·奥尔良公爵受到了指控。

这项指控十分荒谬，根本站不住脚。

二十九日，巴黎完全恢复了平静，或者至少看上去相当平静。

到了五月四日，国王和王后带着所有的朝臣去巴黎圣母院聆听Veni creator①。

许多人叫喊着国王万岁！特别是还有人叫喊王后万岁！

王后多么仁慈！

这是最后一个安宁的日子。

第二天，喊王后万岁的人少了点儿，而喊德·奥尔良公爵万岁的人则变得多起来。

这种欢呼声使她听了非常不快；可怜的女人，她对公爵厌恶到了极点，竟然说他是胆小鬼。

从赢得卡塞尔战役的王太弟②到协助赢得热马普和瓦尔米战役的德·夏尔特公爵③，奥尔良家族中又有谁是胆小鬼呢？

总之，这个可怜的女人差点儿晕过去。她的脑袋直往前倾，

---

① 拉丁文：意为"来吧，主啊！"这是天主教教会的一首十分古老的圣歌，专在举行圣神弥撒时吟唱。

② 指路易十四的兄弟菲力浦·德·奥尔良公爵。他于一六七七年在卡塞尔击败了德·奥伦治亲王。

③ 即路易·菲力浦·约瑟夫·德·奥尔良公爵，参见本书第4页注⑱。一七九二年四月，他协助法军司令杜慕里哀在热马普和瓦尔米击败了普奥联军。

别人不得不扶住她，康庞夫人[①]在她的回忆录里叙述了这件事。

但是这个女人又重新抬起头来，样子那么高傲和轻蔑，凡是看到她脸上的这种神情的人就再也不会说出王后多么仁慈这句话了。

王后的画像世上一共有三幅[②]：一幅是在一七七六年画的，另一幅是在一七八四年画的，还有一幅是在一七八八年画的。

她的这三幅画像我都看过。你们也应该去看一下。万一这三幅画像挂在同一条画廊里，那你们就可以从这三幅画像上知道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一生的经历。

这次三级会议原来想使大家携起手来，友好相处，但结果却成了一场宣战。

“三个等级！”西哀耶斯说，“不，是三种国民！”

五月三日，也就是说在举行圣神弥撒的前一天，国王在凡尔赛宫接见了会议代表。

有几个大臣劝他用真诚来取代礼仪。

但是国王一点也听不进去。

他先接见僧侣。

接着接见贵族。

最后才接见第三等级的代表。

第三等级的代表等了很长时间。

他们低声抱怨。

在从前的大会上，第三等级的代表必须跪着发言。

如今已经不可能叫第三等级的主席屈膝跪下了。

结果决定第三等级的代表不在会上发言。

---

① 康庞夫人(1752—1822)：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秘书。

② 这三幅画像都在凡尔赛宫。——原注

五日会议开始的时候，国王戴上帽子。

贵族也戴上帽子。

第三等级的代表也不想光着脑袋，但是这时候，国王伸手把帽子摘了下来，他宁愿拿着帽子也不想看见第三等级的代表戴着帽子站在他的面前。

六月十日星期三，西哀耶斯走进会场。他看见里面差不多全是第三等级的代表。

僧侣和贵族的代表在别处召开会议。

“咱们把缆绳割断吧，”西哀耶斯说，“是时候了。”

西哀耶斯提议敦促僧侣和贵族的代表至迟在一小时内到会。

“要是他们不到，就算缺席。”

一支由德意志人和瑞士人组成的军队包围了凡尔赛。一排大炮对准了会场。

但是西哀耶斯根本没有把这一切放在眼里。他只看见饥饿不堪的人民。“可是第三等级，”有人向西哀耶斯说，“不能单独组成三级会议。”

“那更好，”西哀耶斯答道，“我们就组织个国民议会吧。”

那些不在的人并没有前来出席，他的那个第三等级改称国民议会的提议就以四百票的多数通过了。

六月十九日，国王下令关闭国民议会的会场。

不过，国王需要一个借口来完成这样一场政变。

因此关闭会场就给说成是为星期一就要举行的御前大会作准备。

六月二十日早上七点，国民议会的主席听说他们当天不能在那儿开会了。

八点钟的时候，他和许多代表一起走到会场的门口。

会场的门关上了，由一些卫兵把守着。

天下起雨来。

他们想要冲开会场的大门。

但是那些卫兵奉命架起刺刀挡住门。

有人主张到武器广场①去开会。

有人主张到马尔利②去。

吉约坦提议到网球场去。

"吉约坦！"

真奇怪，竟然是吉约坦！在这个名字后面再加上一个字母e，就成了四年之后十分有名的那个词③！真奇怪，提议到网球场去的竟然是吉约坦！

那个网球场光秃秃的，破破烂烂，四面招风，没有遮挡。

这就是基督的姐妹的马槽④！这就是革命的摇篮！

不过耶稣基督是一个童贞女的儿子。

革命却是一个受到污辱的民族的女儿。

国王对于国民议会的这种示威行动只盛气凌人地说了三个字："我反对！"

德·布雷泽⑤给派到暴动的人那儿去，命令他们解散。米拉波⑥说，"我们是遵照人民的意志到这里来的，只有用刺刀顶着我们的肚子才能把我们赶走。"

---

① 武器广场：位于凡尔赛宫前的广场。

② 马尔利：位于塞纳河旁，路易十四曾在那儿修建了一座周围有十二个楼阁的宫殿。

③ 指断头台(Guillotine)。

④ 相传耶稣基督出生在伯利恒一个农家的马槽里。

⑤ 德·布雷泽(1762—1829)：法国路易十六时期的典礼官。

⑥ 米拉波(1749—1791)：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斐扬派领袖之一。

他的后半句话说的并不是只有凭借刺刀，象旁人所说的那样。为什么大人物的背后总有一个无聊的文人，借口把句子安排妥帖，要把他的原话改得面目全非呢？

这个文人在网球场上干吗要呆在米拉波的背后呢？

在滑铁卢干吗要呆在康布罗纳① 的背后呢？

国王立刻得到了那个答复。

他象个烦恼的人那样来回踱了一阵，接着说道：

"他们不愿意离开吗？"

"是的，陛下。"

"好吧！那就让他们在那儿吧。"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王权已经被人民的手压弯了，而且弯得很低。

从六月二十三日到七月十二日，一切都显得相当平静，不过那是暴风雨到来之前的那种沉闷的令人窒息的平静。

这就象是一个睡不安稳的人做的恶梦。

十一日，国王在王后、德·阿尔图瓦伯爵、波利尼亚克一家以及凡尔赛的所有王党的敦促下，下定决心，解除了内克尔的职务。十二日，消息就传到了巴黎。

由此产生的结果读者在上文已经看到了。十三日夜晚，比约赶到巴黎的时候正好看到城边的那道栅栏被火烧着。

十三日夜晚，巴黎市民拿起武器自卫。——十四日早晨，巴黎市民准备开始进攻。

十四日早晨，比约叫喊着"到巴士底狱去！"跟着他的三千个

---

① 康布罗纳(1770—1842)：法国将军，在滑铁卢战场上他是法国羽林军的最后一个方阵的指挥官。当英军敦促他和他的部下投降时，他大声答道，"放屁！"但是根据另一种说法，他的回答则是："我们宁死也不投降。"

人也叫喊着同样的口号。“到巴士底狱去！”正在成为整个巴黎市民的口号。

因为五百年来，法国的胸脯上一直压着一座建筑物，就象西绪福斯① 肩头的那块巨石一样。

不过，法国不象那个巨人对自己的力量那么自信，所以从来没有想要把这座建筑物掀翻。

这座建筑物，这个打在巴黎额头上的封建制度的印记，就是巴士底狱②。

正如杜奥塞夫人所说的，国王多么仁慈，不会下令砍下谁的脑袋。

但是国王可以把人送进巴士底狱去。

一个人一旦按照国王的命令被送进了巴士底狱，那他就失去自由，被人遗忘，消失不见了。

他得在那儿一直呆到国王重新想起他的时候。可是国王需要思考的新问题那么多，常常忘了去想那些旧事。

再说，法国也不是只有一座巴士底，而有二十来座，它们分别被称作主教堡、圣拉扎尔、夏特莱、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万森、拉罗什堡、伊夫堡、圣玛格丽特岛、皮涅罗尔③等等。

不过，只有圣安托万区的那座堡垒叫作巴士底狱，就象罗马被称为永恒之城一样。

---

① 西绪福斯：希腊古时国王，因生前作恶多端，死后堕入地狱，被罚推石上山，但推上又滚下，永远如此，劳苦无已。

② 巴士底狱：创建于十四世纪的法国城堡和国家监狱，因历来用于囚禁政治要犯，而成为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象征。巴士底狱原文为Bastille，此字开首字母小写，意思即为城堡，故下文说它名副其实。

③ 以上这些城堡都是位于法国全国各地的大小监狱。

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巴士底。所有其他的都没有它那么重要。

在将近一个世纪当中，掌管巴士底狱的始终都是同一家人。

首先被选定了来担任典狱长的是夏托纳夫，他的儿子拉弗里利埃尔接替了他的职务，他的孙子圣弗洛朗坦又担任了这个职务。这个家族对巴士底狱的统治在一七七七年才告结束。

在这三代人掌管巴士底狱的那段时期(大部分是在路易十五的统治时期)，他们没有一个能说得出自己究竟签发了多少张拘票。光圣弗洛朗坦一个人就签发了五万多张。

这些拘票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他们把拘票出售给那些想要摆脱自己儿子的父亲。

他们把拘票出售给那些想要摆脱自己丈夫的女人。

那些做妻子的长得越是漂亮，买拘票时出的钱就越少。

她们只要和大臣亲近一阵就成了。

从路易十四统治的末年起，所有的国家监狱，特别是巴士底狱，都落到了耶稣会会士的手里。

人们还记得其中的主要三名囚徒：

铁面人、洛曾和拉蒂德。

耶稣会会士都是些忏悔师；为了更加安全起见，他们听取囚徒们的忏悔。

为了更加安全起见，死去的囚徒都是用假名给埋葬的。

我记得，铁面人就是顶着马纪阿利这个名字给埋葬的。

他在狱中呆了四十五年。

洛曾呆了十四年。

拉蒂德呆了三十年。

但是铁面人和洛曾毕竟犯了大罪。

不管铁面人是不是路易十四的兄弟，反正他的面貌和路易

十四十分相象，简直叫人分不出来。

他竟敢和国王长得这么相象，真是太冒失了。

洛曾险些娶了，或者甚至已经娶了那位高贵的郡主。

他竟敢娶路易十三的侄女，也就是说亨利四世的孙女，真是太冒失了。

可是拉蒂德这个可怜虫，他到底干了什么呢？

他竟敢爱上普瓦松小姐，也就是国王的情妇德·蓬巴杜夫人。

他给她写了一封短信。

一个善良的女人原该把这封信退还给那个写信的人，可是德·蓬巴杜夫人却把它交给了德·萨尔蒂纳①。

于是拉蒂德被抓了起来，他逃跑了，又一再被抓获，在巴士底狱、万森和比赛特监狱里前后关了三十年。

因此巴士底狱受人痛恨并不是一点没有道理的。

人民对它恨之入骨，仿佛它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他们把它看作一条巨大的塔拉斯各龙②，一头残忍地吞食人的热沃当巨兽③。

因此，可以理解，可怜的塞巴斯蒂安·吉尔贝知道他的父亲进了巴士底狱，为何那么痛苦。

因此，可以理解，比约为何坚信，只有凭借武力，才能把大夫营救出狱。

因此，可以理解，比约呼喊"到巴士底狱去！"的时候，人们为何那么狂热激动。

---

① 德·萨尔蒂纳(1729—1801)：即德·阿尔比伯爵，法国政界人士，曾任警察总督，后任海军大臣。

② 塔拉斯各龙：法国南方普罗旺斯传奇中的怪兽。

③ 热沃当巨兽：法国南方在一七六五年前后出现的一头巨兽。

不过，正如那些士兵所说，认为巴士底狱可以攻下来的想法是不理智的。

巴士底狱既有粮食，又有军队驻守，还有大炮。

巴士底狱的围墙顶端厚达十五尺①，底部厚达四十尺。

巴士底狱的典狱长名叫德·洛内，他在堡垒的地窖里储存了三万斤火药，他声称万一遭到突然袭击，就把这座堡垒连同半个圣安托万区一块送上天去。

---

① 指法尺，相当于三百二十五毫米。

第十四章

法国的三种力量

比约仍旧迈步向前走着，但这时已经不是他在叫喊了。民众很喜欢他那种雄赳赳的神气，看出他是自己人，议论着他的言语和行动，紧紧跟随着他，而且人数越来越多，就象上涨的潮水似的。

当他走到圣米歇尔街的时候，身后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三千。他们手里都拿着武器，有的拿着大刀，有的拿着斧头，有的拿着长矛，有的拿着枪。

人人嘴里都喊着："到巴士底狱去！到巴士底狱去！"

比约不由得独自寻思起来，心里不禁也产生了我们在上一章末尾所说的那些想法，于是，他的那股慷慨激昂的热情渐渐地低落下去。

他心明眼亮地看清了一切。

这个举动虽然十分高尚，却又很不理智。只消看看"到巴士底狱去"这句口号反映在旁人脸上的那种惊慌、嘲讽的神色就很容易明白这一点。

但是，他反而更增强了自己的决心。

不过，他明白自己有义务保护所有那些跟着他的人的生命，对他们的母亲、妻子和孩子负责，他打算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预防措施。

因此比约开始把所有的人都带到市政厅前的广场上。

他在那儿任命了一个副官和几个军官——一些不让羊群乱跑的牧羊犬。

"唔！"比约想道，"在法国有一种力量，甚至有两种力量，三种力量。我们去请教一下。"

他走进市政厅，询问谁是市政府的首脑。

人家告诉他是市长德·弗勒塞尔先生。

"啊！"他不大满意地说道，"那么他是一个贵族①，也就是说，一个人民的敌人。"

"不，他是一个很有才智的人。"

比约走上市政厅的楼梯。

他在候见厅里碰到一个传达。

"我想和德·弗勒塞尔先生谈谈，"比约看到这个人走过来要问他的来意，就这么开口说道。

"这办不到！"那个传达答道，"城里要组织一支民兵部队，他正在拟定关于编制的表格。"

"那真是巧极了，"比约说，"我也组织了一支民兵部队，已经有三千个入伍的战士，所以我没有什么地方亚于现在连一名士兵还没有的德·弗勒塞尔先生。请您立刻让我去和德·弗勒塞尔先生谈谈。哦！要是您乐意的话，请向窗外看一看。"

那个传达真的向河滨马路上扫了一眼，看到了比约手下的那些人，于是急忙跑去报告市长，还附带把提到的那三千个人指给市长看。

这使市长对那个想要和他说话的人不禁肃然起敬。他走出

---

① 法国人姓氏前冠有"德"字，说明是贵族世家。

会议室，来到候见厅，四顾张望。

他看到比约，猜出就是这个人，就满脸堆下笑来，说道：

“是您找我吗？”

“您就是巴黎市长德·弗勒塞尔先生吗？”比约反问道。

“是的，先生。要我帮您什么忙吗？请您快说，因为要我操心的事很多。”

“市长先生，”比约问，“法国到底有几种力量？”

“咳！我亲爱的先生，这得看您怎么理解了，”弗勒塞尔答道。

“就照您理解的说给我听听。”

“要是您去请教巴伊先生①，他会告诉您只有一种力量，就是国民议会；要是您去请教德·德勒-布雷泽先生，他也会告诉您只有一种力量，就是国王。”

“那么您呢，市长先生，在这两种意见中，您赞成哪一种呢？”

“我的意见嘛，我也认为只有一种力量，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

“是国民议会，还是国王呢？”比约问。

“都不是，而是国民，”弗勒塞尔摸了摸他的襟饰答道。

“啊！啊！国民！”农夫嚷道。

“是的，也就是说，等在下面广场上的那些拿着刀和铁扦的人。国民，对我来说就是所有的人。”

“您的话也许是对的，德·弗勒塞尔先生，”比约答道，“人家告诉我说您是一个很有才智的人，这话真没说错。”

弗勒塞尔鞠了一躬。

“您打算向这三种力量中的哪一种求助呢，先生？”弗勒塞尔

---

① 巴伊（1736—1793）：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国民议会的主席。

问道。

“说实在的，”比约说，“我想，一个人要是想要提出什么重大的要求，那他最好直接去向仁慈的上帝，而不要去向那些圣人寻求帮助。”

“那么您的意思是说您打算去求国王帮助罗？”

“我很想这么做。”

“能不能冒昧地问一下，您究竟要向国王提出什么要求呢？”

“让吉尔贝大夫获得自由，他现在在巴士底狱里面。”

“吉尔贝大夫？”弗勒塞尔盛气凌人地问道，“他不就是一个专门舞文弄墨撰写小册子的人吗？”

“应该说是一个哲学家，先生。”

“这无关紧要，亲爱的比约先生。我想您不大可能使国王满足您的这个要求。”

“为什么呢？”

“首先，因为倘若国王命人把吉尔贝大夫关进巴士底狱，那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理由。”

“好吧！”比约说，“那么他就得把他的理由告诉我，我也要把我的理由告诉他。”

“亲爱的比约先生，国王忙得很，不会接见您的。”

“哦！要是他不接见我，那我就想个法子硬闯进去。”

“唉，您一闯进去，就会碰到德·德勒-布雷泽先生，他会叫人把您赶出门去。”

“叫人把我赶出门去？”

“是的，他曾经想对整个国民议会的人这么做。不错，他没有成功，但是这却成了他发怒和向您进行报复的又一个理由。”

“好吧，那我就去向国民议会寻求帮助。”

“去凡尔赛的那条路给切断了。”

“我要带着手下的三千个人一起去。”

“小心，亲爱的先生，您在路上会碰到四五千个瑞士兵和两三千个奥地利兵，他们一口就能把您和您手下的这三千人吃掉。一眨眼的工夫，你们就会给吞下去。”

“唷！那我该怎么办呢？”

“随您的便。不过请您帮忙把这三千个人带走，他们正用载敲着路面，还抽着烟。我们的地窖里有七八千斤火药，一个火星就能把我们送上天去。”

“要是那样，我想，”比约说，“那我就不去向国王和国民议会寻求帮助，而要向全体国民寻求帮助，我们要把巴士底狱拿下来。”

“用什么呢？”

“用您会交给我的那八千斤火药，市长先生。”

“啊！真的？”弗勒塞尔用挖苦的语气问道。

“不错，先生，请把地窖的钥匙交给我好吗？”

“哎！您是开玩笑吧？”市长说。

“不，先生，我没开玩笑，”比约说。

他用两只手抓住弗勒塞尔的衣领，说道：

“把钥匙交出来，不然，我就要召唤我手下的人了。”

弗勒塞尔顿时象死人似的脸色煞白。他抽搐地抿紧嘴唇，咬紧牙齿，但是他说话的声音一点也没有改变，仍然用那种讽刺挖苦的语气。

“说到底，先生，”他说，“您使我用不着再为这些火药操心，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所以我会象您所希望的那样，叫人把钥匙交给您。不过，您别忘了我是市长，要是您不幸当着大家伙

儿的面也象现在单独和我在一起的时候这样对待我，那么一小时后，您就会给城里的警卫队绞死。您还坚持要这些火药吗？”

“是的，”比约答道。

“您要亲自把它分给大家吗？”

“是的。”

“什么时候？”

“立刻。”

“对不起，我们要相互体谅。我在这儿还要处理一些事情，需要一刻钟的时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倒情愿等我走了以后您再开始分配。有人预言说我会死得很惨，不过，坦率地说，我实在不想被炸得粉身碎骨。”

“好吧，那就一刻钟以后吧。现在，该我来向您提一个请求了。”

“什么请求？”

“咱们俩一起走到那扇窗户旁边去。”

“干什么？”

“我想使您赢得大家的爱戴。”

“非常感谢，用什么方式呢？”

“您就会看到的。”

比约把市长领到窗旁。

“朋友们，”他说，“你们仍然想把巴士底狱拿下来，是不是？”

“是的，是的，是的！”三四千个人纷纷嚷道。

“但是你们缺少火药，是不是？”

“是的！火药！火药！”

“好吧！市长先生就在这儿，他愿意把储存在市政厅地窖里的火药发给我们。谢谢他吧，朋友们。”

“市长万岁！德·弗勒塞尔先生万岁！”民众大声喊道。

“谢谢！我以我的名义，也以他的名义向你们表示感谢！”

“现在！先生，”比约接着说道，“不管是和您单独在一起，还是当着大家的面，我再也不需要抓着您的衣领了。因为如果您不把火药交给我，全体国民，就象您称呼的那样，全体国民就会把您碎尸万段。”

“钥匙就在这儿，先生，”市长说，“您的这种要求方式不容人作出拒绝。”

“您这么说，真是在鼓励我，”比约说，他好象正在仔细考虑一个新的计划。

“咳！您是不是还有什么要求？”

“是的。您认不认识巴士底狱的典狱长？”

“德·洛内先生吗？”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德·洛内。”

“好吧。那您认不认识德·洛内先生呢？”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既然这样，您一定希望他别遭到什么不幸。”

“我是这样希望。”

“那么，有个法子能使他免遭不幸，就是他把巴士底狱交出来，或者至少把大夫放出来。”

“您并不指望我的权势大得足以使他把他的囚犯或要塞交出来，是吗？”

“这是我的事。我只要求您把我介绍给他。”

“亲爱的比约先生，我告诉您，如果您要进巴士底狱，那只能一个人进去。”

"太好了！"

"我还要告诉您，您一旦进去了，也许就出不来了。"

"好极了！"

"我马上就把进巴士底狱的通行证开给您。"

"我等着。"

"但是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就是您明天可不能再来要我给您开一张去月亮的通行证。我告诉您，那个地方我谁都不认识。"

"弗勒塞尔！弗勒塞尔！"有个人在市长身后用喑哑、低沉的嗓音嚷道，"如果您继续摆出两副面孔，一副向贵族微笑，另一副向平民微笑，那您从现在到明天早上的这段时间里，也许会给自己开一张通行证，到一个有去无回的世界。"

市长索索发抖地转过身去。

"是谁在这么说话？"他问道。

"是我，马拉①。"

"哲学家马拉！医生马拉！"比约嚷道。

"不错，"那同一个声音说。

"不错，哲学家马拉，医生马拉，"弗勒塞尔说，"他作为医生，应该负责去把那些疯疯癫癫的人治好。眼下他能获得大批主顾。"

"德·弗勒塞尔先生，"那个阴郁的人答道，"这个正直的公民要您给他开一张到德·洛内先生那儿去的通行证。我要提醒您的是，等着您把通行证开给他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而是三

① 马拉(1743—1793)：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之一，政论家。

千个人。”

“好吧，先生，我马上开给他。”

弗勒塞尔走近一张桌子，把一只手放到自己的额头上，用另一只手拿起笔来，迅速地写了几行字。

“喏，您的通行证，”他把那张纸递给比约说。

“念一下，”马拉说。

“我不会念，”比约说。

“那么，给我；我来念。”

比约把那张纸递给马拉。

那张通行证的内容如下：

典狱长先生：

我，巴黎市长，特派比约先生来和您就本城的利益进行商谈。

德·弗勒塞尔

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

“行了！”比约说，“给我吧。”

“您觉得这张通行证行吗？”马拉问。

“当然罗。”

“等一下，”市长先生还得添上一句附言，使这张通行证变得更加完善。

他向弗勒塞尔走去；市长仍然站在那儿，手撑着桌子，摆出一副鄙夷不屑的神气瞅着这两个与他本人打交道的人，以及另外一个刚在门口出现、倚着短枪、身体半裸的人。

这个人，就是一直跟着比约的皮都，他随时准备服从农夫

不论那是什么样的命令。

“先生，”马拉对弗勒塞尔说，“您要添上的那句附言，那句使这张通行证变得更加完善的附言就是这么一句话。”

“说吧，马拉先生。”

马拉把那张纸摆到桌上，用手指着市长该写附言的地方，说道：

“比约公民既然作为军事谈判的代表，就请阁下保证他的人生安全。”

弗勒塞尔望着马拉，脸上显出的那副神气表明他很想一拳打烂马拉那张扁平的脸，而不想照他的要求去写。

“您还没有拿定主意吗，先生？”马拉问道。

“哪儿的话，”弗勒塞尔答道，“因为，不管怎样，您提出来的总是一个合理的要求。”

他写了马拉要求的那句附言。

“但是，先生们，”他说，“请你们注意，我并不保证比约先生的安全。”

“这由我来保证，”马拉从他手里拿过那张纸说道，“因为您的自由就是他的自由的保证，您的脑袋就是他的脑袋的保证。拿着，勇敢的比约，”马拉说，“这是您的通行证。”

“拉布里！”德·弗勒塞尔嚷道，“拉布里！”

一个穿着制服的仆役走进房间。

“我的马车呢？”他说。

“在院子里等着您哪。”

“我们下去吧，”市长说，“先生们，你们没什么别的事了吧？”

“没有了，”比约和马拉一同回答说。

“我可以让他们过去吗?”皮都问。

“我的朋友,”弗勒塞尔说,“我要向您指出,您这身穿着未免太不雅观,不能在我的房门口站岗。如果您一定要呆在这儿,那么至少请您把弹盒挪到前面,背靠着墙。”

“我可以让他们过去吗?”皮都又问了一遍,他望着德·弗勒塞尔,脸上的神气表明他并不怎么欣赏那句拿他打趣的话。

“可以,”比约说。

皮都退让到一边。

“您把这个人放走也许是错误的,”马拉说,“这是一个可以留着的很好的人质。但是,不管怎样,放心吧,无论他溜到哪儿,我都能重新找到他。”

“拉布里,”市长登上他的马车时说道,“他们就要在这儿分发火药。万一市政厅发生爆炸,我可不想给四散飞出来的碎片击中。我们快到安全的地方去,拉布里,快到安全的地方去。”

马车驶出拱门,来到广场上,四五千人正在那儿低声咕哝。弗勒塞尔生怕他们对他离去产生误解,可能把这当成逃跑。他把半个身子从车门里探出来,大声对车夫说:

“去国民议会。”

这使他在广场上的人群中赢得了一阵阵震耳欲聋的热烈掌声。

马拉和比约站在阳台上,听到了弗勒塞尔说的最后这句话。

“我用我的脑袋打赌,”马拉说,“他不是到国民议会去,而是到国王那儿去。”

“那是不是应该把他抓起来呢?”比约问道。

“不,”马拉吓人地笑了笑说,“放心吧,不管他走得有多快,总没我们快。现在,去拿火药吧。”

“对，去拿火药！”比约说。

他们俩走下楼梯，皮都跟在后面。

第十五章

巴士底狱的典狱长德·洛内

正如德·弗勒塞尔所说的，市政厅的地窨里储存着八千斤火药。

马拉和比约拿着一个提灯走进第一间地窖，把灯吊在天花板上。

皮都留在门口站岗。

火药都装在一些小木桶里，每只桶里大约有二十斤。楼梯上每隔一两级就站着一个人，形成一个长长的传送带，他们开始把火药桶从地窨里搬出来。

起初有一阵子是乱哄哄的。因为他们不知道火药够不够分给每一个人，所以大家都冲上前去，想要拿到自己的一份。但是比约任命的那几个队长终于说服了他们，分配工作这才变得秩序井然。

每个公民都分到了半斤火药，大约相当于三四十发子弹。

但是，等每个人都拿到火药后，才发现缺少武器：当时手里有枪的几乎还不到五百人。

还在分配火药的时候，一部分要求武器的愤怒的人便走上楼梯，闯进了选举人开会的那间会议室，他们正在那儿组织国民自卫军，这事市长的那位传达先前已经向比约提过一句。他们刚颁布了法令，规定这支民兵部队的人数为四万八千。部队

实际上还没有组成，可是他们却已经在为指挥官的人选争吵不休。

民众就在他们的这片争吵声中涌进了市政厅。他们自己组织起来，要求向巴士底狱进军，他们所缺少的只是武器。

这时候，传来了一辆马车驶回来的声音。原来市长又回来了。尽管他出示了国王命他去凡尔赛的诏令，可是人家还是不让他走，强行把他送回了市政厅。

“武器！武器！”人们一看见他就从四面八方纷纷地嚷起来。

“我没有武器，”他说道，“但是军械库里一定有。”

“到军械库去！到军械库去！”人们喊道。

五六千人向沙滩街奔去。

可是军械库里空空如也。

他们又回到市政厅前大喊大叫。

市长没有武器，或者挑明了说，他不肯把武器拿出来交给他们。所以在民众的一再催逼下，他就想把他们打发到沙特勒伊修道院去。

沙特勒伊修道院的门打开了。人们四处搜寻，可是连一支小型手枪也没找到。

这时候，弗勒塞尔得知比约和马拉还在市政厅的地窖里分发火药，就提议派一个由选举人组成的代表团到德·洛内那儿去，要他把大炮移开，别再让人看见。

头天晚上，最使民众难以容忍地发出怒吼的就是堡垒上的那些把脖子从炮眼里伸出来的大炮。弗勒塞尔希望移开大炮后，民众会对这种让步感到满足，心平气和地离开那儿。

这个代表团刚出发，民众就又愤怒地回来了。

比约和马拉听到他们发出的喊叫声，就从地窖里走上楼梯，

来到院子里。

弗勒塞尔站在下面的阳台上，尽力想要平息人们的怒气。他提议颁布一项法令，允许各区制造五万支长矛。

民众准备接受这个提议。

“这个人定然出卖了我们，”马拉说。

接着，他转向比约说：

“到巴士底狱去，照您打算的去做吧。过一个小时，我就派两万人来接应您，而且每人手里都会有一杆枪。”

比约立刻感到这是一个可以充分信赖的人，那时这个人的名字家喻户晓，比约自然也听说过。他甚至都没有问一下他究竟准备怎样去搞枪。有个神甫呆在那儿，也沉浸在当时的那片热情当中，他象大家一样，叫嚷着“到巴士底狱去！”的口号。比约一向不喜欢神甫，但是这位神甫却赢得了他的好感。他就托他继续分发火药，这个正直的神甫接受了。

这时候马拉站到一个石桩上面，四周人声鼎沸，乱哄哄的。

“静一静，”他说，“我是马拉，我想说几句话。”

大家就象着了魔似的，立刻变得鸦雀无声，每个人的眼睛都转向那个演说者。

“你们是不是想要武器？”他问道。

“是的！是的！”好几千个人答道。

“是为了攻下巴士底狱吗？”

“是的！是的！是的！”

“那么，随我来，你们会拿到武器的。”

“到哪儿去？”

“到荣军院去，那儿有二万五千支枪。到荣军院去！”

“到荣军院去！到荣军院去！到荣军院去！”所有的人都大声

嚷起来。

“现在，”马拉对刚把皮都唤来的比约说，“您就要到巴士底狱去吗？”

“是的。”

“再等一会吧。可能我的人还没赶到的时候您就需要帮助了。”

“真的，”比约说，“可能是这样。”

马拉从他的记事本上撕下一张纸来，用铅笔写了下面六个字：

受马拉的委派。

接着他在纸上划了个押。

“唉！”比约问道，“您既不告诉我收信人的姓名，也不说出他的地址，叫我怎么处理这封信呢？”

“至于地址嘛，我介绍您去见的那个人是没有地址的。可是他的名字知道的人很多。您只要向路上碰到的第一个工人打听一下人民的米拉波，贡松在哪儿。”

“贡松，你把这个名字记住，皮都。”

“贡松或者Gonchonius①，”皮都说，“我记住了。”

“到荣军院去！到荣军院去！”人们越来越凶地嚷起来。

“好了，去吧，”马拉对比约说道，“愿自由神引导着您前进！”

“到荣军院去！”马拉也嚷道。

他顺着沙滩街走去，后面跟着两万多人。

---

① 贡松的拉丁文写法。

比约呢，也带着五六百人走了。这些人的手里都拿着武器。

就在他们分成两路，一部分人顺着河岸，另一部分人向着林荫大道准备出发的时候，市长从一扇窗户里向他们喊道：

"朋友们，你们的帽子上为什么戴着绿色的帽徽？"

所谓帽徽就是卡米尔·德穆兰提议贴在帽子上的椴树树叶①，许多人把树叶贴在帽子上面，只是因为看到别的人也贴着，他们并不知道那有什么含义。

"这象征希望！这象征希望！"有几个人嚷道。

"对。但是这种表示希望的颜色同时也是德·阿尔图瓦伯爵的色彩标志。你们想要显得象是亲王的仆人吗？"

"不，不，"大家齐声喊道，其中比约的喊声最响。

"那么，把这个帽徽改一下，如果你们想要充当仆人，就请充当我们大家的母亲巴黎这座城市的仆人吧，——把帽徽的颜色改成红蓝两色，朋友们，改成红蓝两色。"②

"对！对！"大家嚷道，"对！红蓝两色。"

说完这句话，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绿色帽徽踏在脚底下，叫嚷着要求新的彩带；这时窗户都神奇地打开了，红蓝两色的彩带从窗户里下雨似的飘落下来。

但是落下来的所有这些彩带几乎还不够一千个人用。

霎时间，围裙、绸裙子、披巾、窗帘都给扯开，撕破，变成碎片；这些碎片再给做成领结、玫瑰花结和肩带。每个人都有一份。

---

① 上文说是栗树树叶。此处恐系作者一时疏忽。

② 后来，德·拉斐德指出红蓝两色也是奥尔良家的色彩标志，提议再加上白颜色，并向那些接受他的这个提议的人说："我给你们一个可以周游整个世界的帽徽。"——原注

随后，比约率领的这一小支军队就出发了。

一路上，队伍不断壮大，圣安托万区的所有交通要道在队伍经过的时候，那儿的最热情、最活跃的居民都加入到队伍中来。

这支队伍最终秩序井然地来到了莱迪吉埃尔街的街口上，那儿已经聚集了一群看热闹的人，有的畏畏缩缩，有的神色平静，有的傲慢不逊，他们都望着炽热的阳光照射下的巴士底狱的那几座塔楼。

一些从圣安托万区来的民间鼓手到了那儿。

上百名从林荫大道来的法兰西近卫军士兵也到了那儿。

比约带着他那支一千到一千二百人的队伍一到那儿，立刻使原来那些人的面貌和性情发生了很大变化：本来畏畏缩缩的人变得大胆了，本来神色平静的人变得激动了，本来傲慢不逊的人变得气势汹汹。

“撤除大炮！撤除大炮！”两万个人一面朝着从平台的炮眼里伸出头来的那些大炮挥舞拳头，一面大声威胁。

就在这个时候，巴士底狱的典狱长好象听从了民众的命令，几个炮手走到大炮跟前，把炮往里拉去，直到外面的人看不见炮筒为止。

人们纷纷鼓掌；他们显然已经形成了一股力量，因为典狱长在他们的威胁下作出了让步。

可是，哨兵们继续在平台上前后走动，每个岗位上都有一个荣誉军人和一个瑞士兵交错着走来走去。

人们在喊过“撤除大炮！”的口号后，这时又开始喊起“打倒瑞士兵！”的口号。这是照着头天晚上“打倒德意志兵！”喊出来的又一句口号。

但是那些瑞士兵仍然和荣誉军人交错着走来走去。

有个喊着“打倒瑞士兵！”的口号的人变得不耐烦了；他手里拿着一杆枪，就把枪口对着那个哨兵开了一枪。

子弹打到巴士底狱塔楼顶盖下面一尺的灰色围墙上，正好就在哨兵经过的那个地方的前面。子弹在墙上留下一个白点，可是那个哨兵根本没有停下来，甚至连头都没回。

那个人刚刚发出开始一场空前疯狂的进攻的信号，在他周围，立刻响起一片吵嚷声。这片吵嚷声中表示出的恐惧超过了愤怒。

许多人都以为这样朝巴士底狱开枪是犯了死罪。

比约望着这个活象古代传说中满身鳞甲的妖怪的暗绿色庞然大物。他数着那些炮筒可能随时从中伸出来的炮眼，计算着壁垒上的枪支数目，那些枪的枪口正从壁垒的枪眼里凶恶地对着底下的民众。

比约摇了摇头，想起了弗勒塞尔说的那些话。

“我们永远也进不去，”他嘟哝道。

“为什么进不去呢？”旁边有一个人问道。

比约转过身去，看见一个衣衫褴褛、满脸凶相的人，他的眼睛象两颗星似的闪闪发亮。

“因为我觉得单凭武力是无法把这样一座堡垒攻下来的。”

“攻占巴士底狱并不是一项战功，”那个人说，“而是一种表示信念的行动。只要有信念，你就肯定会成功。”

“耐心点儿，”比约一面说一面伸手去掏口袋里的通行证，“耐心点儿。”那个人误解了他的意思。

“耐心点儿！”他说道，“噢，我明白了，你这么胖，看上去象个农夫。”

“我正是一个农夫，”比约说。

“这一来我就明白你为什么会叫我们耐心了。你一直吃得很好；可是你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周围所有那些瘦骨嶙峋的人，看看他们干瘪的血管，从他们衣服的破窟窿里数一数他们的骨头，再问问他们看是否明白耐心这个词的意思。”

“这个人说得可太好了，”皮都说，“不过，我有点儿怕他。”

“我倒一点也不怕他，”比约说。

他转过身去，对着那个人说道：

“是的，耐心点儿。还要等一刻钟，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啊！啊！”那个人面带笑容地嚷道，“一刻钟！真的，这可不算长。你在这一刻钟里要做什么事呢？”

“我可以在这一刻钟里去参观巴士底狱，了解驻军的人数，摸清典狱长的意图，总之，探明进去的路径。”

“要是你也弄清楚出来的路径就好了。”

“咳！要是我出不来的话，有个人会来把我救出来的。”

“这个人是谁？”

“人民的米拉波，贡松。”

那个人不禁一愣，眼睛里射出两道光来。

“你认识他吗？”他问道。

“不认识。”

“那是怎么回事？”

“唉！我就要认识他了。因为有人告诉我，在巴士底广场上首先和我搭话的那个人会把我领到他那儿去；你正在这片广场上，请你把我领到他那儿去吧。”

“你要找他干什么？”

“把这张纸交给他。”

“这是哪个人给你的。”

“是医生马拉。”

“马拉！你认识马拉吗？”那个人嚷道。

“我刚和他分手。”

“在哪儿？”

“在市政厅。”

“他在干什么？”

“他去荣军院把两万个人武装起来。”

“那么，把这张纸交给我吧。我就是贡松。”

比约往后退了一步。

“你就是贡松吗？”他问道。

“朋友们，”那个衣衫褴褛的人说道，“这儿有个人不认识我，他想打听一下我是不是真是贡松。”

四周的人听了哈哈大笑。所有这些人似乎都认为，不认识他们最喜爱的演说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贡松万岁！”两三千人喊起来。

“拿着，”比约说，一面把那张纸递给他。

“朋友们，”贡松看了那张纸以后，拍了拍比约的肩膀说，“这是我们的一个弟兄。马拉把他介绍给我。因此我们可以信任他。你叫什么名字？”

“比约。”

“我呢，”贡松说道，“我叫阿什。只要我们两个人合在一起，我想我们马上可以把事情办成。”①

人们听了这句血淋淋的俏皮话都笑起来。

---

① 按比约(Billot)在法语中意为执行斩刑时所用的木砧，阿什(Hache)意为斧头，所以贡松说了这么一句俏皮话。

“对，对，我们马上可以把事情办成，”他们说道。

“那么，我们要做什么呢？”有几个人问道。

“咳，这还用问！”贡松说，“我们要把巴士底狱攻下来。”

“好极了！”比约说，“这才是一句痛快话。听着，勇敢的贡松，你手下一共有多少人？”

“大概有三万人吧。”

“你一共有三万人，两万人马上就要从荣军院赶来，一万人已经在这儿了，我们要取得成功，这已经完全够了，否则，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

“我们会成功的，”贡松说。

“我也这么想。好吧！把你的三万人集中到一起；我现在进去见典狱长，要求他不作任何抵抗。如果他肯听我的话，那最好，我们就可以避免流血；如果他不听，那么流的血就得由他偿还。眼下，为了一桩不公正的事而引起流血是会带来恶运的。你们去问问那些德意志人是不是这样。”

“你和典狱长一起要呆多久呢？”

“我能和他呆多久就呆多久，直到巴士底狱被你们团团围住。如果可能的话，等我出来之后，再开始进攻。”

“一言为定。”

“你对我没有一点怀疑吗？”比约边向贡松伸出手去边问道。

“我！”贡松轻蔑地笑了笑答道，一面把那个身强力壮的农夫伸给他的手紧紧握住；比约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瘦骨嶙峋、面色苍白的人的手竟然这么有力。“我怀疑你？干什么要怀疑呢？只要我愿意，说一句话，做一个手势，我就能把你象玻璃一样敲碎，即使你躲进这些明天就要不复存在的塔楼，即使你有那些今晚要么归附我们要么死去的士兵的保护，你也没法逃脱。——去吧，

相信贡松，就象他相信比约一样。”

比约给说服了，就向巴士底狱的入口走去。这时候，和他谈话的那个人在一片欢呼声中走进了圣安托万区，人们不断重复地呼喊着“贡松万岁！人民的米拉波万岁！”

“我不知道贵族的米拉波是什么模样，”皮都对比约老爹说，“我觉得我们这位却长得很丑。”

第十六章

巴士底狱和它的典狱长

我们不想描绘巴士底狱的外表，因为这没用处。

它象一个不朽的形象始终留在老年人和孩子们的脑海中。

我们只想提一下，从林荫大道那边望过去，可以看到它那两座面向广场、大小对称的塔楼，塔楼正面正好和如今那条河道的河岸平行。

巴士底狱的大门口戒备森严，有一个警卫室，两道哨兵线，还有两座吊桥。

在越过了这几种不同的障碍以后，才能走到官邸，也就是说典狱长的住所前的院子里。

从这个院子里，有条通道通到巴士底狱的护城河边。

在朝着护城河的另一个入口前，有一座吊桥、一个警卫室和一道铁栅栏门。

在头道门前，哨兵想要拦住比约，但是他出示了弗勒塞尔开的通行证，他们就放他过去。

这时比约发现皮都跟在他的后面。皮都是个没有主见的人，但是他会跟着农夫去上天入地。

"你就呆在外面吧，"比约说，"要是我不出来，就好有个人去提醒大家说我在里面。"

"对呀，"皮都说道，"那么我究竟要等多少时间再去提醒他

们一下呢？"

"过一个小时。"

"那个小箱子呢？"皮都问。

"对了。好吧！要是我不出来，要是贡松没有把巴士底狱攻下来，或者说到底，要是占领了巴士底狱以后找不到我，那你一定得告诉也许会被找到的吉尔贝大夫，从巴黎来的一伙人把他五年以前托我保管的那个小箱子拿走了，而我立刻赶来通知他。到巴黎后，我听说他给关进了巴士底狱，因此就想把巴士底狱攻下来，但是在战斗中送了命，不能再为他效力了。"

"这很好，比约老爹，"皮都说，"不过太长了，我怕记不住。"

"记不住我说的这些话？"

"是的。"

"我再给你重复一遍。"

"不，"比约旁边的一个人说，"最好还是写下来。"

"我不会写，"比约说。

"我会，我是一个执达员。"

"啊！您是一个执达员吗？"比约问道。

"夏特莱①的执达员斯塔尼斯拉斯·马亚尔。"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长长的角质墨水瓶，里面有笔有纸和墨水等所有写字需要的东西。

他是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人，身材瘦长，神情严肃，穿着一身黑衣服，仿佛是为了适合他从事的那个职业。

---

① 夏特莱：巴黎要塞名，分大小夏特莱，位于塞纳河左右两岸，为巴黎皇家法院所在地、附设监狱。

“这个人可真象个承办丧事的殡仪员，”皮都低声说道。

“您是说，”那个执达员不动声色地问道，“从巴黎来的一些人把吉尔贝大夫托您保管的一个小箱子拿走了，对不对？”

“正是这样。”

“这是一种不法行为。”

“那些人是巴黎警察局的。”

“一群手脚不干净的歹徒！”马亚尔低声说。

接着他把那张纸递给皮都。

“喏，小伙子，”他说道，“这就是你要的那份记录。假如他给杀死——他指指比约——假如你给杀死，那么应该相信，我可不会给杀死。”

“要是您没给杀死，那您打算做什么呢？”皮都问道。

“我就去做你本来该去做的事。”

“谢谢，”比约说。

他把手伸向那个执达员。

执达员紧紧握住他的手，比约没有想到这个身材瘦长的人的手竟然这么有劲。

“那么，可以完全信赖您了？”比约问道。

“就象信赖马拉和贡松一样。”

“好啊，”皮都说，“我敢肯定，天堂里可找不到象他们这样的三位一体。”

接着，他转向比约说道：

“啊！比约老爹，您会谨慎小心的，对不对？”

“皮都，”农夫振振有词地说道，象他这种性格粗犷的人有时令人吃惊地显得很有口才，“有句话你可别忘了，那就是在法国，目前最最谨慎小心的行为准则就是勇敢无畏。”

于是他穿过第一道哨兵线，皮都则转身返回广场。

在吊桥边，他不得不又和哨兵进行交涉。

比约出示了他的通行证，吊桥立刻放下来，铁栅栏门也打开了。

典狱长就站在门里面。

典狱长站在那儿等待比约的那个内院是专供囚犯散步用的，四周有八座塔楼，也就是说有八个巨人看守着。它没有一扇窗户。太阳从来照不到它那潮湿泥泞的地上。这个院子简直就象是一口大井的底部。

院子里有一座大钟，由几个绕着铁链的俘虏雕像托着，这座用来计时的大钟走的时候发出有节奏的缓慢的声音，就象黑牢里天花板上渗出来的水珠滴滴答答地落在受到侵蚀的石板地上。

在这口井的底部，囚犯陷在一个石头的深渊里，向着那些无情的光秃秃的石头凝望片刻，便马上要求重新返回牢房。

上文已经说了，德·洛内就在门里面的那个院子里。

德·洛内是一个年纪大约四十五到五十岁的人。那天他穿着一件灰色外套，佩着有红绶带的圣路易十字勋章，握着一根剑杖。

德·洛内可不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兰盖①的《回忆录》已经使他声名狼藉；他几乎就跟这所监狱一样被人痛恨。

其实，德·洛内家族和世世代代掌握拘票的夏托纳夫家族、拉弗里利埃尔家族以及圣弗洛朗坦家族一样，也世世代代掌管着巴士底狱。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所监狱的官员并不是由陆军大臣任

① 兰盖（1736—1794）：法国律师和政论家。

命的。在巴士底狱，上至典狱长下到厨房的小学徒，所有大小官员的职位都是出钱买来的。因而巴士底狱的典狱长是一个等级很高的看门人，是一个带肩章的饭馆老板，他除了自己那六万法郎薪俸外，通过敲诈掠夺，还可以搜刮到六万法郎。

他非得把他支付出去的那些款子连本带利地收回来。

至于说到贪财好利，德·洛内远远超过了他的那几位前任。这一方面也许是因为他为这个职位所付的代价比他们要大，另一方面，也许是由于他预料到自己不能象他们那样长期保住这个职位。

他靠囚犯来养活自己的全家。他减少取暖的燃料，把每件家具的租金都提高了一倍。

他有权每年免税运一百桶酒进巴黎。一个酒馆老板买下他这项权利，就把上品好酒运进城来。他拿出酒馆老板付给他的那笔钱的十分之一，买些醋给囚犯喝。

关在巴士底狱中的那些不幸的人只有一件聊以自慰的事：在一座棱堡上面有一个小花园，他们可以在那儿散步溜达，可以在那儿透透空气，看看花草，见见日光，享受一下大自然的风光。

他把这个小花园租给一个园丁，为了每年多弄到五十个利弗尔，囚犯们的最后这种乐趣也被他剥夺了。

真的，他对那些有钱的囚犯倒极为殷勤。他把一个有钱的囚犯领到自己情妇的住处，这样一来，他的情妇就住上了备有家具的房子，由那个人供养，用不着他花费一个子儿。

只要去念一下《揭去幕布的巴士底狱》那本书①，您就会看

① 此书共有三卷，出版于一七八九年到一七九〇年之间，未署编者姓氏。书的全名应是《揭去幕布的巴士底狱，用作历史的真实文件汇编》，实际的编撰者是夏庞蒂埃和马尼埃尔。

到这件事以及许多别的事。

但是尽管如此，这个人却十分勇敢。

从前一天晚上起，他的周围就响起了暴风雨来临前的隆隆声。从前一天晚上起，他就感到那股不断上涨的骚乱的浪潮已经冲到巴士底狱的围墙脚下。

尽管他脸色苍白，但却十分冷静。

不错，在他身后有四门准备开火的大炮，周围还有一支由瑞士兵和荣誉军人组成的军队，而他的面前只是一个赤手空拳的人。

因为，在走进巴士底狱的时候，比约把他的短枪交给皮都保管。

他明白，在他看见的那道栅栏门后面，随便什么武器对他都没有用处，只有危险。

比约一眼就注意到了一切，典狱长的那副冷静而带点威胁的神态；呆在警卫室里的瑞士兵；守在平台上的荣誉军人以及那些默不作声、躁动不安的炮手，他们正在把弹药筒装到货车的篷里去。

哨兵们握着枪，军官们拿着出鞘的剑。

典狱长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比约只好径直朝他走过去。铁栅栏门在民众的这个谈判代表身后吱吱嘎嘎地又重新关上了，不管比约多么勇敢，听到这种可怕的声音，他还是禁不住毛骨悚然地打了个寒噤。

"您还要什么？"德·洛内问道。

"还要什么，"比约重复道，"可是我好象是头一回见到您，所以您没权利看到我就感到厌烦。"

"因为有人告诉我说您是从市政厅那儿来的。"

“不错，我是从那儿来的。”

“那么，刚才我已经接见过市政府的一个代表团了。”

“他们来做什么？”

“他们来要求我答应不首先开火。”

“您答应了吗？”

“是的。他们还要求我下令把大炮往后移动一点。”

“您已经下令把大炮往后移了，这我知道。您命人这么做的时候，我正在下面广场上。”

“您准以为我是听到民众发出的威胁才这么做的，是吗？”

“当然罗！”比约说，“这不是很明显吗？”

“瞧，我说准了吧，先生们，”德·洛内转身朝着那些军官说，“我说准了吧，他们会以为我们十分胆小。”

接着，他转身对着比约说：

“您呢，您是代表谁到这儿来的？”

“代表民众！”比约骄傲地答道。

“那好，”德·洛内微笑着说，“但是，我猜，您总带着什么别的介绍信，因为要是您不把证明拿出来，是过不了第一道哨兵线的。”

“是的，我有一张您的朋友德·弗勒塞尔先生签署的安全通行证。”

“弗勒塞尔！您说他是我的朋友，”德·洛内立刻反驳道，一面盯着比约，仿佛想要看透他的心思。“谁告诉您德·弗勒塞尔先生是我的朋友？”

“我这么猜啊。”

“只是猜猜。没什么别的，那好。让我们看看您的安全通行证。”

比约把那张纸交给他。

德·洛内看了一遍，接着又看第二遍，他把那张纸全部展开，好看一下上面是否还有什么附言，随后又把那张纸对着日光，看看两行字句之间是否写着别的什么话。

“这就是全部他要对我说的话吗？”他问道。

“是的。”

“您能肯定吗？”

“再肯定不过了。”

“没有什么口信吗？”

“没有。”

“真奇怪！”德·洛内从一个枪眼里朝巴士底广场瞅了一眼说。

“您想要他派人告诉您什么呢？”比约问。

德·洛内做了个不耐烦的动作。

“唔，没什么，没什么。好啦，告诉我您想要什么。快点说吧，我的时间很紧。”

“好吧！我要您把巴士底狱交出来。”

“啊！请再说一遍好吗？”德·洛内连忙回转身来说道，好象他没听懂比约的话，“您是说……”

“我说我代表民众前来命令您把巴士底狱交出来。”

德·洛内耸了耸肩膀。

“民众真是一些奇怪的动物，”他说。

“嗯？”比约说。

“他们想拿巴士底狱怎么样？”

“他们想要把它拆毁。”

“巴士底狱究竟有什么地方得罪了民众？有没有哪个老百姓

给关进巴士底狱？相反，巴士底狱！它的每一块石头都应该受到民众的祝福。我们究竟把什么人关进巴士底狱呢？是那些哲学家、学者、贵族、大臣、亲王，总之是民众的敌人。”

“嗨！这表明民众并不只为自己打算。”

“我的朋友，”德·洛内用怜悯的口气说道，“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您不是一个军人。”

“您说对了，我是一个农夫。”

“您也不是巴黎人。”

“我的确是外省人。”

“您也不完全了解巴士底狱是怎样一个地方。”

“您说对了，我只了解我看到的一切，也就是说，外面的围墙。”

“那么，跟我来，我要给您看一下巴士底狱到底是怎样一个地方。”

“哦！哦！”比约嘟哝道，“他要把我引到某个突然会在我脚底下打开的地牢上面，然后，再见吧，比约老爹。”

但是这个勇敢的农夫连眉头也没有皱一皱，立刻准备跟着巴士底狱的典狱长往前走。

“首先，”德·洛内说，“您必须知道我的地窖里储存的火药足以把巴士底狱以及半个圣安托万区炸毁。”

“这我知道，”比约不慌不忙地答道。

“好。那就先看看这四门大炮。”

“我看到了。”

“正如您看到的那样，它们可以对整条通道纵向轰击。而这条通道也戒备森严，首先有一个警卫室，接着有两条只能从放下的吊桥上过去的护城河，最后是一道铁栅栏门。”

“哦！我并没有说巴士底狱防守得不严，”比约不慌不忙地说，“不过我认为它会受到猛烈的攻击。”

“咱们继续往前走吧，”德·洛内说。

比约点点头表示同意。

“这儿有扇开向护城河的暗门，”典狱长说，“瞧瞧墙有多厚。”

“大概有四十尺。”

“是的，底部四十尺，上面十五尺。您看得很清楚，不管民众的指甲多么尖利，面对这样的石头，他们也只好缩回手去。”

“哦！我并没有说，”比约又说道，“民众在占领巴士底狱之前就要把它拆毁，我说的是，他们在占领它之后就会把它拆毁。”

“咱们往上走吧，”德·洛内说。

“往上走吧！”

他们往上走了三十几级楼梯。

典狱长突然停下来。

“瞧，”他说道，“这儿还有一个炮眼，就对着您想要往里走的这条通道，这个炮眼里面只有一门炮，但是这门炮却颇有名气。您知道那首歌：

> 哦，我温柔的米塞特，
> 米塞特就是我的爱。”

“当然知道，”比约说，“但是，我认为这会儿可不是唱歌的时候。”

“等一下。噢，德·萨克斯元帅① 曾经把这门小炮称作他的

---

① 德·萨克斯元帅(1696—1750)：法国元帅。

米塞特，因在它把他最喜欢的那个曲调唱得很准。这是历史上的一件小事。”

“哦！”比约喊道。

“咱们再往上走吧，”他们继续往上走去。

最后他们到了孔泰塔楼的平台上。

“哈哈！”比约说。

“怎么啦？”德·洛内问道。

“您并没有命人把大炮卸下来。”

“我只命人把它们往后移了一点，如此而已。”

“您知道我会告诉民众说大炮仍在原处。”

“去告诉他们好了。”

“那么，您不愿意把它们卸下来吗？”

“是的。”

“真的吗？”

“先生，国王的这些大炮是按照国王的命令布置在这儿的；只有国王下了命令，才能把它们卸下来。”

“德·洛内先生，”比约说，他感到胸中涌出一句威严的合乎当时形势的话来，“德·洛内先生，我劝您归顺的那个真正的国王就在这儿。”

接着他就向典狱长指了指下面黑压压的人群，其中有些人因为头天晚上的战斗，身上还沾着血。他们象波浪似的拥到护城河前，手里的武器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先生，”德·洛内十分高傲地把头往后一仰说，“也许您认识两个国王，但是我，巴士底狱的典狱长，我只认识一个，那就是路易十六，我就是根据他签署的一道诏令指挥这儿的人，管理这儿的事务的。”

“那您不是一个公民罗？”比约愤怒地嚷道。

“我是法国贵族，”典狱长说。

“啊！一点儿不错，您是一个军人，所以说起话来就象个军人。”

“您说对了，先生，”德·洛内鞠了一躬答道。“我是一个军人，所以我得执行命令。”

“我呢，先生，”比约说，“我是一个公民，我要尽的公民义务和您要执行的军人命令互相抵触，所以我们两个人中总要死掉一个：不是那个奉行命令的人，就是那个履行义务的人。”

“这很可能，先生。”

“那么您决定要朝民众开枪了？”

“没有，只要他们不朝我开枪。我已经对德·弗勒塞尔先生派来的那些人作出保证。您不是没看见，那些炮已经移后了，但是，广场上要是有人朝我的城堡开第一枪……”

“哎！那就怎么样呢？”

“那我就要走到一门炮的跟前，比如说就是这门吧，亲自把它推到炮眼前面，让炮口对准人群，用这儿的火绳放炮。”

“您？”

“我。”

“哦！要是我相信您说的话，”比约说，“那么，在您犯下这样的罪之前……”

“我已经和您说了，我是一个军人，先生，我只知道服从命令。”

“好吧！您瞧瞧，”比约一面说，一面把德·洛内拉到一个炮眼前面，用手轮流指着圣安托万区和林荫大道这两个不同的地点，“这就是今后要向您发布命令的人。”

他把底下那两片黑压压的、稠密的、正在怒吼的人指给德·洛内看。那些人就象放在林荫大道这个模子里的一根长矛，不得不弯曲起来，犹如一条巨蟒蜿蜒起伏，只看见它的脑袋和身体，那条盘曲起来的尾巴却隐没在它爬行的那片起伏不平的土地当中。

从这条巨蟒身上看到的只是一些闪闪发光的鳞片。

这就是比约约定在巴士底广场上汇合的那两支军队。一支由马拉指挥，另一支由贡松指挥。

他们由两侧往巴士底狱逼近，一面挥舞手中的武器，嘴里发出可怕的喊声。

德·洛内看到这一切后禁不住脸色煞白，连忙举起剑杖，喊道：

“站到你们各自的炮位前去！”

随后，他走向比约，做了个威胁的手势，说道：

“至于您这个卑鄙的人！您借口谈判来到这儿，别的人就趁机开始围攻。您知道吗，应该把您处死。”

比约看到他要动手，就闪电似的伸手抓住德·洛内的衣领和腰带。

“您呢，”他把德·洛内的身子略微提得离地，说，“我应该把您扔出护墙去，让您在护城河底摔得粉粹。但是，感谢上帝！我要用另一种方式同您决一死战。”

这时候，忽然自下而上传来一大片吵吵嚷嚷的喧闹声，就象一阵飓风似的掠过空中。巴士底狱副典狱长德·洛斯姆出现在平台上。

“先生，”他对比约嚷道，“先生，求求您！请露露面；外面所有的人都以为您遭到了不幸，向我们嚷着要您。”

皮都在人群中把比约的名字四处传播，因而，在那片喧嚷声中确实可以听到比约的名字。

比约放开德·洛内，这个人立刻把剑杖重新插进剑鞘。

接着，他们三个人都迟疑了一会儿，这当儿可以听见堡垒外面人们发出的那种威胁和复仇的喊叫声。

"您就露露面吧，先生，"德·洛内说，"这并不是因为我听了这些喧嚷声心中害怕，而是为了让人知道我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人。"

于是，比约把头从雉堞间探出去，对大家做了个手势。

民众看到他以后，立刻爆发出一阵掌声。这在某种意义上表明，革命突然从巴士底狱顶上的这个人民代表的身上体现出来，因为是他第一个以统治者的身份踏上它的平台。

"好啦，先生，"德·洛内说，"我们之间没什么可说的了，您在这儿也没什么要做的了。那儿的人找您，您下去吧。"

比约懂得一个能够随意摆布他的人这么克制的缘故，就从原来上去的那道楼梯往下走，典狱长跟在他的后面。

至于副典狱长呢，仍旧留在上面；典狱长刚刚低声向他下了命令。

显然，德·洛内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想尽快把这位谈判代表转变为他的敌人。

比约一语不发地穿过院子。他看到炮手们都站在炮位前面。火绳在矛尖上冒着烟。

比约在他们面前站住脚。

"朋友们！"他对他们说道，"别忘了，我是来向你们的长官要求避免流血的，可是他拒绝了。"

"先生，我以国王的名义，"德·洛内跺了跺脚说，"请您离开

这儿。”

“您得小心点儿，”比约说，“如果您以国王的名义叫我离开，那我会以人民的名义重新回到这儿。”

接着他转身朝着由一些瑞士兵组成的警卫队，嚷道：

“喂，你们支持谁？”

那些瑞士兵默不作声。

德·洛内向他指指那道铁门。

比约想作最后一次努力。

“先生，”他向德·洛内说，“以国民的名义！以您的弟兄的名义！”

“我的弟兄！您把那些喊着‘打倒巴士底狱’、‘处死典狱长’的口号的人称作我的弟兄！他们也许是您的弟兄，但决不是我的弟兄。”

“那么以仁爱的名义！”

“以仁爱的名义？正是这种仁爱促使您领着十万人来杀死堡垒里的这一百个可怜的士兵。”

“对，您把巴士底狱交给民众，就救了他们的性命。”

“可我却丧失了名誉。”

比约不响了，这个军人的推论使他哑口无言；但是他重新又向那些瑞士兵和荣誉军人喊道：

“投降吧，朋友们，现在还来得及。再过十分钟就太迟了。”

“如果您不马上离开这儿的话，先生，”德·洛内嚷道，“我以一个绅士的名誉发誓，我要下令对您开枪了。”

比约站住脚，停了一会儿，轻蔑地抱起胳膊，狠狠地向德·洛内对瞅了最后一眼，然后走出去。

第十七章

巴士底狱

民众顶着七月的骄阳等在那儿，神情激昂，十分狂热。贡松带领的那些人刚和马拉的人汇合到一起。圣安托万区的人认出了圣马尔索区的弟兄们，就向他们招呼。

贡松站在那些革命党人的前面；马拉呢，却不见了。

广场上的景象十分可怕。

人们看到比约，叫嚷得就更加厉害。

“怎么样？”贡松朝他走过来问道。

“嗨！那个人真勇敢，”比约说。

“‘那个人真勇敢’，您这话是什么意思？”贡松问道。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很顽固。”

“他是不是不肯把巴士底狱交出来？”

“是的。”

“他是不是顽固地要抵抗围攻？”

“是的。”

“您认为他会抵抗很久吗？”

“他会抵抗到死。”

“好吧！那他就死吧。”

“但是我们得牺牲多少人啊！”比约嚷道，显然不相信上帝会把将军、国王、皇帝这些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所擅取的那个权利

赐给他。

“呸！”贡松说，“世上的人太多了，因为有一半人分不到面包，是不是，朋友们？”贡松转身对着大家说道。

“是的！是的！”人们带着崇高的牺牲精神嚷道。

“但是护城河呢？”比约问道。

“只要有一处给填满了就行，”贡松答道，“我已经算过了，我们一半人的身体就能把那条护城河全部填满，是不是，朋友们？”

“是的！是的！”人们象先前一样激动地重复道。

“那么，好吧，”比约心情沉重地说道。

这时候，德·洛内出现在城堡的平台上，后面跟着德·洛斯姆副典狱长和两三个军官。

“开始吧！”贡松对典狱长喊道。

典狱长转过身去没有睬他。

贡松对别人的威胁也许还能容忍，但是却受不了别人的轻蔑。他迅速举枪，瞄准射击，典狱长的一名随从当即倒下。

霎时间，枪声四起，仿佛就等着他的这个信号似的，巴士底狱的灰色塔楼给子弹打出了一道道白色花纹。

在民众射出这排子弹以后，接下来是几秒钟的寂静，好象民众对自己刚刚做的事忽然感到害怕似的。

随后，在一座塔楼的顶部闪现出一道火光，散发出一团烟雾；只听见轰的一声巨响；接着密集的人群中响起一片痛苦的喊叫声。巴士底狱向民众开了第一炮，一批人首先倒在血泊中。战斗打响了。

受到炮轰的民众刚才还那么气势汹汹，这时却好象非常惊骇。单从巴士底狱采取的这种防御措施上就可以看出，它是无

法攻克的。民众开始显然以为，在这个政府不断对他们作出让步的时代，巴士底狱也会不经流血自己让步的。

他们搞错了。向他们开的这一炮就给他们所从事的那项宏伟的工作规定了一个限度。

紧接着那发炮弹之后，守卫部队从巴士底狱的平台上面，对准广场又射了一排子弹。

接下来，又是一片寂静，只听见这儿那儿发出几声喊叫，几声呻吟和几声哀鸣。

这时候，人群中起了很大一阵骚动：人们在把死者和受伤的人抬起来。

但是，民众并没有想要逃跑，即使这么想了，算算人数，也会感到羞愧。

因为，林荫大道、圣安托万街和圣安托万区这时已经成了一片宽阔的人海，每一个浪头里都有一张人脸，每张人脸上都有两只闪闪发亮的眼睛和一张发出威胁的嘴。

一转眼，这个地区所有房屋的窗口，即使是在枪弹射程以外的，都挤满了射手。

只要平台上或炮眼里出现一个荣誉军人或瑞士兵，就有一百支枪瞄准他。弹雨已经把遮蔽堡内士兵的那道石墙的墙角打坏了。

但是他们不久就厌倦了，不想再对巍然不动的石墙开枪射击。他们的枪要瞄准的是人的肉体，子弹打出去时，他们想看到的是血，而不是灰尘。

人群中闹哄哄的，各人都抢着发表自己的意见。

大家在那个发表意见的人的四周围成一圈，等他们发现他的建议不切实际的时候，就立刻离开他。

一个车匠建议按照古罗马的机械模型造一个投石器，把巴士底狱的围墙打一个缺口。

那些消防队员建议用水泵把大炮的引火药和炮手的火绳浇湿，可是却没发觉，就连功率最大的水泵也无法把水喷到巴士底狱围墙的三分之二的高处。

一个指挥圣安托万区人的啤酒批发商建议向巴士底狱喷射一些他们头天晚上搞到的罂粟油和薰衣草油，焚毁这座保垒，因为这些油用磷一点就着。这个啤酒批发商此后获得一个不祥的名声。

比约一个接一个地听着所有这些人的建议。他听完最后这个建议后，就从一个木匠手里拿过一把斧子，在一阵弹雨中向前走去，聚集在他周围的那些人象麦田里的麦穗似的纷纷被子弹击中、打翻，最后他来到头一道吊桥旁的一个警卫室前面，子弹在屋顶上噼噼啪啪，嘘嘘作响，可是他冒着密集的子弹，上去砍断铁链，吊桥立刻就落下来。

这个近乎疯狂的举动前后只用了一刻钟，在这段时间里，人们都呼吸急促地盯着他。每听到一声爆炸，他们都以为会看到这个大胆的人从警卫室的屋顶上滚下来。大家这时都把自己的生命安危置诸脑后，心里只想着这个人所冒的危险。等到吊桥一落下来，他们立刻大叫一声，冲进第一个院子。

他们的行动那么敏捷，那么迅猛，那么难以阻挡，守军根本无法防御。

狂热的欢呼声向德·洛内表明他们所取得的这第一个胜利。

这时谁也没有注意到有个人给落下来的那座木桥压得粉碎。

接着，典狱长指给比约看的那四门大炮，仿佛呆在一个被它们照得雪亮的洞穴深处，轰的一声射出一排炮弹，在堡垒的第一个院子里横扫而过。

这排犹如一股飓风的炮弹在人群当中炸出一条血路：十一二个死人和十五到二十个受伤的人倒在炮弹爆炸的地方。

比约从警卫室的屋顶上滑下来，他落地的时候看到了皮都，他不知道他怎么会在那儿。皮都目光敏锐，这是所有偷猎者的习惯。他看到炮手们把火绳移近炮的火门，就一把扯住比约上衣的衣角，迅速把他往后一拉。他们两个人给一个墙角挡住，没有被堡内射出来的那排炮弹打中。

从这时起，情况变得严重起来，喧嚷变得令人畏惧，战斗变得你死我活。巴士底狱的周围一时间枪声四起，那些围攻堡垒的人比那些遭受围攻的人更有危险。最后，法兰西近卫军带着一门大炮前来参加战斗，隆隆的炮声和噼噼啪啪的枪声混合在一起。

这是一种使民众听了欢欣鼓舞的可怕的声音，这种声音使得那些围攻堡垒的人也吓了一跳，他们算算自己的人数，明白他们决不可能象这门大炮那样发出一种震耳欲聋的响声。

巴士底狱的军官从本能上感到他们手下的士兵气馁了，就从他们的手里拿过枪来朝人群射击。

这时候，有些围攻堡垒的人重新冲向前去，抬起死者，用这些尸体激励大家发起新的进攻，因为那些尸体身上的伤口会喊出复仇的口号。在枪炮声和民众的呐喊声中，有一小队神色从容、不带武器的市民出现在第一个院子的入口；他们分开众人，走向前去，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队伍前面只打着一面白旗，表明他们负有谈判的使命。

这是从市政厅来的一个代表团。选举人知道双方发生冲突后，想要阻止流血，就迫使弗勒塞尔向典狱长提出一些新的建议。

这些人代表全城人民前来要求德·洛内停火，以便确保公民、守备部队以及他自身的安全，还要求典狱长在堡垒里接纳一百个民兵。

这就是那些代表一路上散布的消息。民众对于自己开始进行的那件事感到害怕，又看到从他们面前经过的担架上的那些伤员和死者，就准备支持这个建议，让德·洛内接受一部分失败，自己满足于一部分胜利。

看到那些代表以后，第二个院子里的守备部队就不再往外开枪了，并且示意他们可以走近，于是那些代表走上前去，脚下滑溜溜的全是血。他们大步跨过死尸，向受伤的人伸出手去。

在他们这种保护下，民众又聚集到了一起。死尸和伤员给抬走了，院子的石板地上只有鲜血留下的大块的紫红色斑点。

堡垒里不再向外轰击了。比约走出来想叫围攻的人也停止射击。他在门口碰到了贡松。贡松手里什么武器都没有，象个受到神灵启示的人那样呆在枪林弹雨中间，他神态自若，仿佛是个刀枪不入的人。

“哎！”他问道，“那个代表团到哪儿去了？”

“到巴士底狱里面去了，”比约答道，“叫我们的人停止射击吧。”

“这没有用，”贡松说，口气那么肯定，就象上帝给了他预测未来的能力似的，“他决不会同意的。”

“没有关系，既然我们成了军人，就应该遵守作战的惯例。”

“好吧，”贡松说。

接着，他就对着好象指挥他手下的全体民众的那两个人说道：

“去吧，埃利，去吧，于兰，叫他们别再开枪了。”

这两个副手听了首领的话，连忙冲出去，挤过密集的人群；不久，枪声就渐渐地稀疏起来，最后完全消失了。

一时出现了短暂的平静。民众利用这段时间赶紧护理伤员，受伤的人数这时已经达到三十五至四十人。

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还听见巴士底狱的大钟敲响了两点的钟声。围攻是从中午开始的。战斗已经持续了两个小时。

比约重新回到他的岗位上，现在轮到贡松跟在他的背后。

贡松不安地把目光转向那道铁栅栏门，显然心里很焦急。

“您怎么啦？”比约问。

“我觉得如果两个小时以内我们还不能把巴士底狱攻下来，那一切就都完了，”贡松答道。

“为什么呢？”

“因为宫廷那时会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会把贝桑伐尔的瑞士兵和朗贝斯克的龙骑兵派到这儿来，那样我们就会三面受敌，遭到夹击。”

比约不得不承认贡松说的这些话很有道理。

最后市政厅派到巴士底狱里面去的那些代表出来了，只消看一下他们那沮丧的神色，就可以知道他们一无所获。

“怎么样！”贡松喜气洋洋地说道，“我先前是怎么说的？我预言的事情必然会实现：这座该死的堡垒是没法挽救的。”

接着，他甚至也不问一问那些代表，就冲到第一个院子外面去，喊道：

“拿起武器！孩子们，拿起武器！典狱长拒绝了我们的要求。”

确实，典狱长刚看完弗勒塞尔的那封信，脸上就露出了喜色；他并没有接受代表们向他提出的那些要求，相反却大声嚷道：

"各位先生，仗是你们想要打的，现在再来谈判已经太晚了。"

代表们还是一再坚持，向他指出继续防守下去会带来的一切恶果。但是他一句也听不进去，临了就把他在两小时前对比约说过的那句话又对那些代表说了一遍。

"出去吧，不然我就下令向你们开枪。"

那些代表走了出来。

这一回，是德·洛内重新开始进攻的。他好象焦急得发了狂似的。那些代表还没有跨出第一个院子的门槛，德·萨克斯公爵的米塞特就奏出了一种曲调。有三个人倒下去：一个人死了，另外两个人受了伤。

这两个受伤的人一个是近卫军士兵，另一个是谈判代表。

后者的身份原可以使他不受伤害，所以看到这个人浑身是血地给抬走，民众又变得极为愤怒。

贡松的两个副手又回到他们原来的位置，呆在他的两旁。但是他们俩都抽时间去家里换了一套衣服。

不错，他们俩一个住在军械库附近，另一个住在夏罗纳街。

于兰早先是日内瓦的一个钟表匠，后来成了德·孔弗朗侯爵的跟班，他穿着那套好象匈牙利军官的军服似的制服回来了。

埃利以前是王后兵团里的一名军官，他也穿上了他的那套能使民众变得更有信心的制服，使他们相信军队是站在他们一边支持他们的。

战斗又打响了，变得前所未有的激烈。

这时候，巴士底狱的副典狱长德·洛斯姆走到典狱长的身

边。

他是一个正直诚实的军人，但在他的身上也有一些平民的气质。他痛苦地看到了发生的一切，而且也预料到将要发生的事。

“先生，”他说道，“我们没有粮食，这您知道。”

“我知道，”德·洛内答道。

“您也知道我们没有接到命令。”

“请您原谅，德·洛斯姆先生，我接受的命令是关闭巴士底狱的大门，王上为此才把钥匙交付给我。”

“先生，钥匙除了用来关门以外，也可以用来把门打开。小心别既丢了城堡，又送了全体官兵的性命，让他们在同一天里赢得两场胜利。瞧瞧我们打死的那些人，他们在地面上又重新冒出来。今天早上他们只有五百人，三小时前就变成了一万人，现在他们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六万，明天就会发展到十万。等我们的大炮停止轰击的时候，这最终是免不了的，他们已经强大得可以用手来拆毁巴士底狱了。”

“您这么说话可不象个军人，德·洛斯姆先生。”

“但是我象一个真正的法国人，先生。我认为陛下并没有向我们下达任何命令……我认为市长先生派人对我们提出了一个完全可以接受的建议，这项建议的内容就是把一百名民兵领进城堡。为了避免我预见到的那些不幸，您完全可以同意德·弗勒塞尔先生的这个建议。”

“照您看来，德·洛斯姆先生，代表巴黎的这个权力机关是一个我们应该服从的权力机关罗？”

“在国王陛下不能直接对我们行使权力的情况下，是的，先生，我是这么看的。”

“那好！”德·洛内把他拉到院子的一个角上说道，“请念一下这个，德·洛斯姆先生。”

接着，他就把一张四四方方的小纸头递给他。

副典狱长念道：

坚持下去。我用帽徽和诺言哄住巴黎市民。天黑之前，德·贝桑代尔就会给您派遣援军。

德·弗勒塞尔

“您是怎么收到这封短信的，先生？”副典狱长问道。

“夹在那些谈判代表带给我的那封信里面。他们以为交给我的是一封要我交出巴士底狱的书信，实际上却是一道要我保卫巴士底狱的命令。”

副典狱长低下头来。

“快到您的岗位上去吧，先生，”德·洛内说，“我不派人来叫您，您就不要离开。”

德·洛斯姆服从了他的命令。

德·洛内冷静地把那封信叠好，重新放进衣袋，随后就回到那些炮手旁边，命令他们放低炮筒对准人群。

那些炮手象德·洛斯姆一样，服从了他的命令。

但是这座堡垒的命运已经无法改变。任何人为的力量也不能推迟它的实现。

大炮每发射一颗炮弹，民众就呼喊着“我们要占领巴士底狱！”的口号来作为回答。

人们一面发出这种呼声，一面挥舞手臂。

在那些呼喊和挥舞手臂的人当中，呼喊得最响亮、手臂挥

舞得最有力的两个人是皮都和比约。

不过他们都根据各自的性格行事。

比约象叭喇狗一样勇敢而自信，他冒着枪林弹雨，向前猛冲。

皮都则象狐狸一样小心谨慎，他生来具有高度的自卫本能，使出浑身解数留神观察，避开危险。

他的眼睛认出了杀伤力最大的那几个炮眼，看出了大炮即将开火时的轻微的抖动。他最后还猜到了围墙上的排炮向吊桥袭击的确切时间。

等他的眼睛完成了职司以后，就该由他的四肢来为他效力了。

他把肩膀和胸脯缩成一团，整个身体显得还没有一块从侧面看过去的木板大。

在这种时候，皮都，胖乎乎的皮都的整个身体（因为皮都只有两条腿是瘦的），就成了一条如同几何图线一样的棱边，既不宽，也不粗。

他在两座吊桥间的那条通道上选了一个隐蔽的角落，那儿象一道由凸出的石头堆砌成的笔直的护墙。一块石头挡住他的头，另一块石头挡住他的肚子，第三块石头挡住他的膝头。皮都暗自庆幸，这道由天然和人工组合成的防御工事那么完善，使得他身上的每个受伤就会送命的部位都被一块石头遮挡住了。

他象一头躲在窟窿里的野兔似的伏在那儿，从那个角上，往外东打一枪，西打一枪，做做样子，因为在他的面前只有围墙和木片。但是这显然使比约老爹感到很高兴，他老是向他喊道：

“开枪呀，懒鬼，快开枪！”

他呢，也朝比约大声呼喊，但并不是为了鼓动他，而是想

要平息他的热情。他喊道：

"不要这样把自己暴露出来，比约老爹。"

或者：

"您要留神，比约先生，快回来。大炮正对着您呢，我听见那个该死的米塞特发出了格格声。"

每当皮都一说完这些富有远见的话，四面就响起密集的枪声或炮声，守军开始对那条通道扫射起来。

尽管皮都不断提醒，比约还是凭着自己的体力和动作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但都徒劳无益。他虽然没有流血——当然，这并不是他的错，却冒出了一颗颗豆大的汗珠。

皮都屡次抓住他的外套尾部，就在枪炮快要打到他的时候，不顾他的反对，拉他卧倒。

可是比约总又站起来，他不仅象安泰①一样变得更有力气，而且脑子里还有新的念头。

有一刹那他想冲到木板桥面上去，砍断牵住铁链的横杆，就象他先前所做的那样。

于是皮都大声喊叫着阻拦他，等他看到自己的喊叫无济于事的时候，他就跳出自己隐蔽的场所，喊道：

"比约先生，亲爱的比约先生，要是您给打死的话，比约太太就要成为寡妇了。"

这时可以看到瑞士兵把他们的枪管从米塞特所在的那个炮眼里斜过来，以便射中那个想要使桥裂成碎片的勇士。

接着比约叫人把炮推来轰击桥面。可是这时候米塞特开火

① 安泰：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是海神波塞冬和地神该亚的儿子。格斗时只要身不离地，他就能从大地母亲身上不断汲取力量，所向无敌。后被英雄赫拉克勒斯发现他的这一特性，将他举到空中，把他扼死。

了，炮手们都往后退去，只有比约一个人留在原处开炮，于是皮都又从他隐蔽的场所跑出来。

“比约先生，”他喊道，“比约先生，请您看在卡特琳小姐的份上！想想看，如果您给打死了，卡特琳小姐就会成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

这个理由对比约的心灵产生的影响似乎超过了先前的那个理由，因此他让步了。

最后，农夫那个具有丰富想象力的头脑里又产生了另一个念头。

他一面朝广场跑去，一面嚷道：

“找一辆手推车！找一辆手推车！”

皮都想到凡是有益的事物，成双总归更好，就跟在比约后面，喊道：

“两辆手推车！两辆手推车！”

人们立刻推来了十辆手推车。

“拿些麦秸和干草来！”比约喊道。

“拿些麦秸和干草来！”皮都跟着喊道。

立刻就有两百个人赶来，各人手里都拿着一捆麦秸或干草。

别的人把干燥的厩肥堆在担架上。

比约和皮都只好嚷着说他们所有的草料已经超过了需要的十倍。不出一个小时，就可以堆成一个和巴士底狱一样高的草堆。

比约走到一辆装满麦秸的手推车的把手当中，他并没有把车朝前拉，而是向前推去。

皮都也按照比约的样子做，心里却并不明白这么做的目的，不过他觉得照着农夫的样子做总不会错。

埃利和于兰猜出了比约的打算；他们俩也各自抓起一辆手推车的把手，把车推进院子。

他们刚把车推过门槛，就受到一阵扫射。他们听见枪弹飕飕地打在麦秸或侧栏以及车轮的木架上。但是没有一个人给枪弹击中。

等这排子弹打过以后，两三百个射手就跟在这几个推车人的后面，向前冲去，他们在这道防御物的遮蔽下，钻到桥板底下。

在那儿，比约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火镰和一些火绒，用一张纸包了一撮火药，随后用火点着。

火药烧着了纸，纸又烧着麦秸。

每个人都分到一根麦秆火把，四辆车上的麦秸一下子全烧着了。

为了把火扑灭，城堡里的守军得跑出来；可是他们一跑出来，就肯定有死亡的危险。

火苗窜到了桥面上，用锐利的火舌吞噬着木头，顺着桥的构架蜿蜒曲折地烧过去。

院子里爆发出的一阵欢呼声立刻在整个圣安托万广场上回响。民众看见巴士底狱的塔楼上冒出了浓烟，以为守军中发生了什么不可收拾的内讧。

实际上，烧红的铁链这时从梁木上脱落了。桥落下来，有一半给烧断了，另一半还在燃烧，噼噼啪啪地直冒烟。

消防队员带着水泵赶来。典狱长下令开炮轰击，但却遭到荣誉军人的拒绝。

只有瑞士兵服从他的命令。可是瑞士兵不是炮手，因此他们只好撂下大炮不用。

相反，法兰西近卫军看到城堡里的炮火一停，就架起炮来

开始轰击：他们的第三发炮弹轰倒了那道栅栏门。

典狱长登上城堡的平台，想看看市长答应的援军是否开来了，这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周围都是烟雾，于是迅速走下平台，命令炮手开炮。

荣誉军人的拒绝使他大发雷霆。栅栏门的倒塌使他明白大势已去。

德·洛内知道自己受人痛恨，料到自己无法得到解救。在战斗持续的那段时间里，他脑子里早就产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让自己葬身在巴士底狱的瓦砾底下。

当他感到所有的防御措施都属徒劳时，他就从一个炮手手里夺过一根火绳，朝那个储放弹药的地窖冲去。

"火药！"很多人惊恐地嚷起来，"火药！火药！"

他们看到那根火绳在典狱长手里闪闪发亮，猜出了他的意图。有两个士兵冲过去，在他打开地窖门的时候，把刺刀架起来挡在他的胸前。

"你们可以把我杀死，"德·洛内说，"但是你们下手得再快也阻止不了我把这根火绳丢在那些火药桶中间；那样，围攻和被围攻的人，你们都会给炸上天去。"

那两个士兵站在那儿，仍旧把刺刀架着挡在德·洛内的胸前，但是德·洛内仍然是他们的指挥官，因为大家都感到他手里掌握着他们所有人的生命。他的行动使每个人都呆在原处不动。那些进攻的人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就把他们的视线投向院子里面，他们看到了那个受到手下人威胁、反过来又威胁他的手下人的典狱长。

"听我说，"德·洛内说，"这真实得就象我手里掌握着你们大家的生死一样，只要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朝这个院子里走一步，

我就把火药点起来。"

那些人听了他这番话，好象感到地面在他们的脚下颤动。

"您有什么愿望？您有什么要求？"许多人用恐惧的声调喊道。

"我想写个投降条款，体面地投降。"

那些进攻的人并不重视德·洛内说的这些话；他们不相信他会做这种绝望的行为；他们想要进去。比约走在前头。忽然他打了个哆嗦，脸色发白；他想到了吉尔贝大夫。

要是比约只考虑他自己的话，那么把巴士底狱和他一起炸毁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无论如何，得保住吉尔贝大夫的生命。

"停下！"比约向埃利和于兰迎过去喊道，"看在囚犯的份上停下！"

于是这些舍生忘死的人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地往后退去。

"您有什么愿望？"他们问道，又向典狱长提出了守备部队已经向他提过的那个问题。

"我希望大家都退出去，"德·洛内说，"只要在巴士底狱的院子里还有一个外人，我就不接受任何建议。"

"但是，"比约说，"您不会趁我们不在的时候重新组织抵抗吧？"

"如果投降条款遭到拒绝的话，你们会发现一切都和现在相同：你们呆在那道门口，我就站在这儿。"

"您说话算数吗？"

"我以一个绅士的名誉担保。"

几个人摇了摇头。

"以一个绅士的名誉担保！"德·洛内又重复了一遍。"当一个绅士作出保证的时候，难道你们有谁还表示怀疑吗？"

"不，不，没有人怀疑！"五百多个人喊道。

"把纸、笔和墨水给我拿来。"

典狱长的命令立刻被执行了。

"好啦！"德·洛内说。

接着，他转身对着那些围攻的人说道：

"现在，你们这些人退出去吧。"

比约、于兰和埃利以身作则，带头退了出去。

所有别的人都跟着他们退出。

德·洛内把那根火绳放在一边，把纸放在膝盖上写起投降条款来。

荣誉军人和瑞士兵明白他写的这份东西关系到他们的生命安全，所以都默默地带着敬畏恐惧的神气看着他写。

德·洛内在动笔以前扭过头去，看到院子里空荡荡的。

一转眼外面的人都知道了刚才院子里面发生的一切。

正如德·洛斯姆先前所说的，人们都从地底下冒了出来。这时候围住巴士底狱的一共总有十万人。

聚在广场上的不单单是工匠，各个阶层的公民都有；呆在那儿的也不都是健壮的男子汉，还有许多孩子和老人。

所有的人都拿着武器，大声呼喊。

这儿那儿，在人群中间，还可以看到一个含着眼泪、披头散发的女人，她绞扭着自己的胳膊，用绝望的手势诅咒着这个石头的巨人。

这是一个亲生儿子刚在巴士底狱里给打死的母亲，一个自己丈夫刚在巴士底狱里给打死的女人。

但是，巴士底狱已经好一会儿没有发出声响了，也看不见火苗和烟雾。巴士底狱不再发光了。巴士底狱象一座坟墓似的

静默无声。

要想数清堡垒围墙上的累累弹痕真是白费力气。每个人都曾想朝这个明显地象征暴政的花岗石怪物打一枪。

因此，当他们得知万恶的巴士底狱准备投降，典狱长答应把它交出来的时候，谁也不愿相信。

他们还不敢相互庆贺，只是默默地等待着。就在这片怀疑的气氛中，他们看见从一个枪眼里，伸出一柄剑来，剑尖上插着一封信。

不过，在那封信和围攻的人中间，隔着巴士底狱的那道蓄满水的既宽又深的护城河。

比约要人给他一块木板，拿来的三块伸出去都够不到他确定的目标，它们都太短。第四块才碰到了护城河的另一侧。

比约尽力把它摆牢固了，然后毫不迟疑地大胆走上这道摇摇晃晃的桥。

所有的人都敛声屏息，他们的眼睛都死死地盯着这个人；他仿佛悬挂在护城河的上面，河里的水象科库托斯河①的水一样停滞不动。皮都战战兢兢地坐在河旁斜坡的边上，把脑袋埋在膝盖当中。

他失去勇气，直掉眼泪。

比约走到那块板的三分之二的地方，忽然，板一摇晃，比约伸开双臂，掉了下去，消失在护城河里。

皮都大喊一声，跟着跳下水去，就象一头跟在主人身后的纽芬兰狗一样。

这时，一个人走近比约刚从上面掉下去的那块木板。

---

① 科库托斯河：希腊神话中冥上的河流。

他毫不迟疑地走上去。这个人就是夏特莱的执达员斯塔尼斯拉斯·马亚尔。

他走到皮都和比约在污泥中挣扎的那个地方，向下面看了一眼，看到他们俩无疑会平安地游到岸边，就继续朝前走去。

半分钟后，他就到了护城河的另一边，拿了插在剑尖上的那封信。

接着，他象原来一样神态安详地迈着坚定的步子，从他先前走过的那块木板上返回。

但是，就在大家都挤在他周围看那封信的时候，从城墙的枪眼里又射出了一阵弹雨，同时还听见一声可怕的爆炸。

从所有人的胸膛里发出一声呐喊，一声表明全体民众复仇的呐喊。

"你们还相信专横暴虐的人吗？"贡松嚷道。

接着，民众不再理会什么投降条款和火药，不再顾及自己和囚犯的生命，也不再幻想和希望，就只要求复仇，他们冲进院子，这一次的人数不是几百，而是几千。

这时候，阻止人们顺利进门的不再是密集的子弹，而是那道过于狭窄的门。

听到这声爆炸，呆在德·洛内身旁的那两个士兵就朝他扑过去，另一个士兵夺过火绳，把它踩在脚下。

德·洛内拔出藏在手杖里的剑，想要自杀，可是士兵们把他的剑打断了。

这时他明白自己除了等待以外，什么别的事都做不成了。他等待着。

民众冲上前去，守备部队伸出双臂去迎接他们，巴士底狱被他们用武力攻占了，没有签署什么投降条款。

这是因为一百年来，这座皇家堡垒里面关着的不光是死气沉沉的事物，还有思想。思想轰倒了巴士底狱的围墙，人民从缺口走了进去。

至于停火期间，在一片寂静当中射出的那排子弹，那场出乎意外的、失策的、不顾死活的袭击，永远也没有人知道是谁下的命令，是谁挑动的，又是谁执行的。

有的时候，整个民族的未来就搁在命运的天平上，一个秤盘占了优势，每个人都以为达到了确定的那个目标。忽然，一只无形的大手让一把匕首，或是一颗手枪子弹落在另一个秤盘里。于是一切都改变了，只听见一种喊声："叫战败的人遭殃！"

第十八章

吉尔贝大夫

在民众欢呼和怒吼着冲进巴士底狱的院子时，有两个人正在护城河的浑浊的泥水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

这两个人就是皮都和比约。

皮都扶着比约。比约没有给一颗子弹打中，身上也一点没有受伤。但是，好心的农夫跌得有点头昏眼花。

人们向他们抛出绳子，伸出竹竿。

皮都抓住一根竹竿，比约抓住一根绳子。

五分钟后，皮都和比约就给人们欢呼着拉了上来，受到他们的热烈拥抱，尽管两个人都满身污泥。

一个人递给比约一杯烧酒；另一个人往皮都的嘴里塞了一段红肠，也给了他一杯酒。

第三个人用草把擦去他们衣服上的泥浆，并把他们领到阳光下面。

忽然，比约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或者确切地说，是一种回忆；他立刻甩开那些热心看顾他的人，朝巴士底狱冲去。

“去释放囚犯！”他一面跑一面嚷道，“去释放囚犯！”

“对啊，去释放囚犯！”皮都喊道，也跟在农夫身后朝巴士底狱跑去。

人们先前脑子里还只想着那些刽子手，这时一想到牢房里

的那些囚犯不禁战栗起来。

他们反复地嚷着："对，对，对，去释放囚犯！"

于是一群围攻者为了把自由带给那些关在牢房里的囚犯，就象一条决堤的河水涌向巴士底狱，使城堡的两侧一下子显得很宽。

接着，比约和皮都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十分可怕的场面。发疯似的狂热愤怒的民众拥进院子，落到他们手中的第一个士兵的身体被他们扯成碎片。

贡松在一旁看着。无疑，他认为，民众的怒火就象长江大河的汹涌波涛，如果你想阻挡它，那么所造成的祸害比让它平静地奔流反而更大。

与他相反，埃利和于兰却冲到那些杀人者前面。他们恳求说情，好心地撒谎说他们曾经答应保全守备部队全体士兵的生命。

比约和皮都赶到后，也跟他们一起对那些人进行劝说。

比约——人们要为他报仇的那个比约——竟还好端端地活着；他甚至没有受伤；那块木板在他脚底下动了一下，就是这么回事。他滚了一身泥，别的没什么。

那些瑞士兵特别受人痛恨，可是一个都没找到。因为他们已经抽空换上了灰色粗布罩衫，给当成了仆役或囚犯。民众用石头砸坏了捧着大钟的那两个囚犯塑像，冲到塔楼顶上去辱骂那些致人死命的大炮，怪罪那些石墙，为了拆除它们，把两手搞得鲜血淋漓。

当平台上出现第一批胜利者的时候，所有那些呆在外面的人，也就是说，十万个人发出了一片巨大的喊声。

这片喊声在巴黎上空回响，就象一只展翅高飞的雄鹰，迅

速传遍整个法国。

巴士底狱被占领了!

听到这声呼喊，大家的心都变软了，大家的眼睛都湿润了，大家的胳膊都张开来。再也没有什么对立的派别，也没有什么敌对的等级，所有的巴黎市民都感到他们是弟兄，所有的人都明白他们是自由的。

一百万人互相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比约和皮都夹在人群当中进了巴士底狱。他们所想做的事，并不是去分享胜利的喜悦，而是去使囚犯们恢复自由。

他们穿过典狱长的官邸所在的那个院子时，从一个穿着一身灰衣服的人身旁走过，这个人镇静地站在那儿，手里拄着一根金头的手杖。

这个人就是典狱长。他不慌不忙地呆在那儿，等着他的朋友来救他，或是他的仇敌来打他。

比约一看见他就认了出来；他大叫一声，径直朝他走过去。

德·洛内呢，也认出他来。他抱起胳膊等待着，眼睛望着比约，仿佛在说：

"——好吧，您是不是想首先打我一下呢?"

比约看出了这种意思，就站住脚。

"——如果我和他说话，"他想道，"他就会被认出来；如果他被认出来，那就活不成了。"

然而，他怎么在这片混乱当中找到吉尔贝大夫呢？怎么探明巴士底狱的心脏深处的秘密呢?

他的这种迟疑，这种强烈的顾虑，德·洛内也完全明白。

"您要什么?"德·洛内低声问道。

"什么也不要，"比约说，用手指了指门，让他看到逃跑还

是可能的，“什么也不要。我会找到吉尔贝大夫的。”

“贝尔托迪埃尔塔楼三号，”德·洛内用柔和的、几乎带点同情的声音答道。

他留在原处没动。

突然，有个人在比约的身后说道：

“啊！典狱长在那儿！”

这个人的声音十分平静，仿佛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然而，他说的每个字都象戳到德·洛内胸口上的一把锋利的匕首。

说话的这个人就是贡松。

所有那些狂热地想要复仇的人听了他这句话，就象听到了当当的警钟声，禁不住浑身打颤。他们两眼冒火地望过去，一看到德·洛内就向他冲过去。

“救救他，”比约走到埃利和于兰旁边说，“不然，他就活不成了。”

“那您帮帮我们，”那两个人回答说。

“我嘛，我得呆在这儿，我也要救一个人。”

一眨眼，德·洛内就被许多只愤怒的手抓住了，他给托起来，拖拖拉拉地带走了。

埃利和于兰朝他跑过去，一面嚷道：

“站住！我们答应过不伤害他的生命。”

这不是真的，但是，这两个品格高尚的人一起脱口说出了这句好心的谎话。

民众高声喊叫着“到市政厅去！到市政厅去！”一会儿，德·洛内和跟着他的埃利和于兰就在人们的这片呼喊声中从通往巴士底狱出口的那条通道上消失了。

德·洛内这个活猎物在有些胜利者看来，比那个被征服的

死猎物巴士底狱更有价值。

尽管如此，那座四百年来只受到卫兵、狱卒和一个阴郁的典狱长光顾的凄凉幽静的建筑，在成为人民的猎物时仍然呈现出一个十分罕见的场面。民众跑进院子，在楼梯上上上下下，象一群苍蝇似的嗡嗡作响，使这座石头建筑里闹哄哄的充满人们往来活动的声音。

德·洛内好象飘浮在人群的头上，确切地说，他是给运走的，而不是给带走的，比约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但是，转眼他就不见了。比约叹了口气，朝四周扫了一眼，他看到了皮都，随后就向一座塔楼跑去，一面喊道：

“贝尔托迪埃尔塔楼三号。”

一个战战兢兢的狱卒挡住他的去路。

“贝尔托迪埃尔塔楼三号往哪儿走?”比约问道。

“从这儿走，先生，”那个狱卒答道，“可是我没有钥匙。”

“钥匙在哪儿?”

“他们从我这儿拿走了。”

“公民，请把你的斧子借我用一下，”比约向一个郊区人说道。

“拿去吧，”那个人答道，“既然巴士底狱已经给占领了，我就不需要再用了。”

比约抓过斧子，由那个狱卒引着冲上楼梯。

狱卒在一扇门前面站住脚。

“贝尔托迪埃尔塔楼三号就是这儿吗?”比约问道。

“对，是这儿。”

“关在这个牢房里的囚犯是不是叫吉尔贝大夫?”

“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刚到这儿五六天？"

"我不知道。"

"好吧！"比约说，"我会搞清楚的。"

他开始用斧子劈门。

牢门是用橡木做的，但是很快就给这个健壮的农夫劈得碎片横飞。

过了一会儿，外面的人就可以往牢房里面看了。

比约把眼睛凑到他劈开的那个洞上，往牢房里面看去。

从塔楼的装着铁栅的窗户里透进一道阳光，一个男人就站在这道阳光下面，身子略微后仰，手里拿着从床上拆下来的一根横档，摆出一副准备自卫的架势。

这个人显然准备把第一个闯进牢房的人击倒。

尽管这个人胡子很长，脸色苍白，头发剪得很短，可是比约认出来他就是吉尔贝大夫。

"大夫！大夫！"比约嚷道，"是您吗？"

"谁叫我？"那个囚犯问道。

"是我，比约，是我，您的朋友。"

"您，比约？"

"对的！对的！是他！是他！是我们！是我们！"二十多个人嚷起来，他们听到比约劈门发出的吓人的声响都在楼梯平台上停了下来。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巴士底狱的征服者！巴士底狱被占领了，您自由了！"

"巴士底狱被占领了！我自由了！"大夫嚷道。

他把两只手从那个洞里伸出来，拼命摇动牢门，使门上的铰

链和锁都快要脱落了。已经被比约砸得摇摇晃晃的那块门板上的一块木头接着喀啦一声，断了下来，落在那个囚犯的手里。

“等一下，等一下，”比约说，他明白大夫要是再象先前那样来上一下，就会把他一时过度兴奋的体力消耗殆尽，“等一下。”

他更加用劲地劈门。

果然，他从那个越变越大的洞眼里，看到那个囚徒重新跌坐到他的矮凳上，象个幽灵似的脸色发白，再也不能举起横在他脚边的那根木头横档了，而他先前还象参孙① 似的，险些摇动了整个巴士底狱的根基。

“比约！比约！”他喃喃地说道。

“是的！是的！还有我，皮都，大夫。您一定记得可怜的皮都，您曾经让他寄宿在昂热利克姑姑家里，现在皮都也赶来救您了。”

“可是我能从这个窟窿里出来！”大夫喊道。

“不要，不要！”大家答道，“等一下！”

在场的每个人都齐心协力地干起来，有些人把铁棒插到石墙和牢门之间，另一些人把撬棍插到锁和门柱之间，还有些人用挺起来的肩膀和拘挛的双手使劲推，最后只听见门板喀啦一声，墙上的灰泥纷纷剥落，所有的人从破损的墙边跨过砸破的牢门，象一股急流似的涌到牢房里面。

吉尔贝立刻给皮都和比约紧紧抱住。

吉尔贝，这个塔韦尔奈城堡的乡下小伙子，这个我们曾经把他浑身是血地撇在阿索尔山洞里的小伙子，② 这时已经是一

① 参孙：《圣经》故事中古代犹太人的领袖之一，以身强力大著称。
② 见《约瑟夫·巴尔萨摩》。

个三十四五岁的成年人了。他看上去并无病容，脸色却显得很苍白，头发乌黑，目光专注而坚定，从来没有显出迷惘、茫然的神色；如果他的目光没去注视某个应该受到他注意的外界事物，那他一定是在凝神思索，那时目光就变得更加阴郁、更加深邃。他的鼻子长得十分端正，和他的前额垂直相连，下面是一张带着傲慢神气的嘴，他好象想改变嘴上的这副神态，所以露出了雪白光润的牙齿。——平时，他穿得象一个公谊会[①]教徒那样简单和朴素，但是这种简朴的衣着干净整洁得几乎到了雅致的程度。他的身材长得很匀称，比中等个子的人略高那么一点。至于他那强健的体力在他感情过于冲动的时候——不管这种冲动是由于愤怒还是由于喜悦，究竟可以达到何种程度，我们刚才已经看到过了。

尽管大夫在牢房里已经呆了五六天，但是他还是很注意自己的仪表。他那好几寸长的胡子更衬托出他灰暗的脸色。这些胡子是他身上唯一显得不整洁的地方。当然这并不是大夫粗心大意，而是因为看守拒绝给他一把剃刀，自己又不肯给他刮脸。

等他拥抱了比约和皮都以后，他就转身望着挤在他牢房里的那群人，接着，仿佛短暂的一瞬就足以使他完全恢复镇定似的，他说道：

"我预见到的那一天总算来到了！谢谢你们，我的朋友们，谢谢那位关心人民自由的守护神！"

他向挤在牢房里的那些人伸出双手，他们从他那高傲的目光和威严的声音里感觉出他不是一个平凡普通的人，所以不怎么敢去和他握手。

---

① 公谊会：又称教友派，十七世纪创立的基督教的教派。

他跨出牢房，走在大家前面，靠着比约的肩膀，后面跟着皮都和所有救他的人。

吉尔贝起初表示了一下友谊和感激，随后就表现出自己这个博学的大夫同那个无知的农夫、好心的皮都以及刚才来救他的所有那些人之间的距离。

等他走到楼梯脚下的那道门口，他就迎着倾泻到身上的那片日光，站住脚。他站下来，把胳膊交叉在自己胸前，举目望着天空，说道：

“你好，漂亮的自由女神！我亲眼看到你在另一个世界出生，我们是老朋友。你好，漂亮的自由女神！”

大夫的笑容确实表明传到他耳朵里的这种全体民众热切要求独立的呼声对他并不是新鲜事。

接着他沉思了一会儿，说道：

“比约，那么，民众战胜了专制政府罗？”

“是的，先生。”

“您是来参加战斗的吗？”

“我是来救您的。”

“那么您知道我被捕罗？”

“您的儿子今天早上告诉我的。”

“可怜的埃米尔！您见过他了吗？”

“我见过他了。”

“他是不是安安静静地呆在学校里？”

“我把他留给四个护士去照管。”

“他病了吗？是不是神志昏迷了？”

“他想要和我们一起来参加战斗。”

“啊！”大夫喊道。

他嘴上掠过一丝得意的笑容。他的儿子没有辜负他的希望。

“那么，您说……”他问比约道。

“我说，既然吉尔贝大夫给关在巴士底狱，那么就让我们去把它攻下来。现在巴士底狱给占领了，但是事情还没有完。”

“还有什么事？”大夫问道。

“那个小箱子给偷走了。”

“是我托您保管的那个小箱子吗？”

“是的。”

“是谁偷的？”

“是几个穿黑衣服的人，他们借口没收您写的那本小册子，就闯进房子，把我抓住，关进地窖，随后就在房子里进行搜查，他们找到了那个小箱子就把它拿走了。”

“是哪天的事？”

“昨天。”

“哦！哦！这桩劫案显然和我的被捕有关联。叫人拘捕我的和派人劫夺箱子的是同一个人。我只要搞清楚是谁叫人拘捕我的，就会知道那个劫夺箱子的人——监狱的档案在什么地方？”吉尔贝转身问那个狱卒说。

“在典狱长官邸前的那个院子里，先生，”那个人答道。

“那么，去找档案！朋友们，去找档案！”大夫喊道。

“先生，”那个狱卒拦住他说道，“让我跟着您，要不，就把我介绍给这些好汉，免得我遇到不幸。”

“好吧，”吉尔贝说。

于是他转身望着周围那些对他感到好奇又带几分敬意的人说道：

“朋友们，我把这个诚实的人介绍给你们。他的职责就是开

门关门。但是他对囚犯十分和气，因此你们可别伤害他。”

“不会的，不会的，”人们从四面八方嚷道，“不会的，他不要担心，不用害怕，来吧。”

“谢谢您，先生，”那个狱卒说，“不过，如果您想要拿到一些档案，那就得快点去，因为我想他们正在烧毁文件。”

“哦！那就别再耽误时间了，”吉尔贝喊道，“去找档案吧！”

接着他就向典狱长官邸前的那个院子奔去，身后跟着一大群人，走在队伍前头的仍然是比约和皮都。

第十九章

三角形

在档案室的门口，果然有一堆废弃的文件给投在火里燃烧。

不幸，民众取得胜利之后首先产生的一种需要就是捣毁破坏。

他们拥进巴士底狱的档案室。

那是一间十分宽敞的房间，里面堆满了名册和图表；一百年来，关在巴士底狱的所有囚犯的案卷都给散乱地藏在这儿。

民众愤怒地把这些文件撕得粉碎。他们无疑认为，撕毁了所有这些囚犯的名册，就可以合法地把犯人释放。

吉尔贝走进这间房，在皮都的协助下，开始查阅仍然插在架子上的那些名册。本年的名册不在架子上。

大夫为人一向沉着、冷静，可是这时却脸色发白，焦急万分地直跺脚。

这时候，皮都看到一个勇敢的孩子（在民众取得胜利的时候，总有许多这样的孩子），头上顶着一本名册向火堆跑去，那本名册的外形和装帧跟吉尔贝大夫所翻阅的没有什么两样。

他立刻迈开两条长腿，去追那个孩子，不久就追上了。

孩子头上顶着的正是一七八九年的那本名册。

两人并没有协商多久。皮都首先让他知道自己是个夺取城堡的斗士，接着说明一个囚犯需要这本名册，那个孩子听后就

把名册让给了他，聊以自慰地说：

“唔！那我就烧另一本吧。”

皮都打开名册，翻着页数查找起来，在最后一页上看到了下面这么几句话：

> 今天，一七八九年七月九日，G先生入狱，此人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哲学家和政论家，故将其关入完全与外隔绝的单人囚室。

他把这本名册递给大夫。

“喏，吉尔贝先生，您找的是不是就是这本？”

“哦！”大夫抓住那本名册嚷道，“对，正是这本。”

他看了我们已经说过的写在名册上的那些话。

“现在来瞧瞧是谁下的命令？”

他在那本名册页边的空白处找起来。

“内克尔！”他嚷道，“拘捕我的命令是我的朋友内克尔签署的。哦！其中一定有什么蹊跷。”

“内克尔是您的朋友吗？”人们尊敬地问道，你们一定记得这个名字对于民众具有多么大的影响。

“是的，他是我的朋友，我拥护他，”大夫说，“我相信，内克尔并不知道我关在监狱里。不过我准备去找他，并且……”

“去找他，上哪儿找去？”比约问。

“上凡尔赛呀！”

“内克尔先生并不在凡尔赛，他已经被放逐了。”

“那么他在哪儿？”

“在布鲁塞尔。”

“那他的女儿①呢？”

“啊！我不知道，”比约说。

“他的女儿住在圣多昂乡间，”人群中的一个人说。

“谢谢，”吉尔贝说，其实他并不知道他是向哪个人道谢。

接着他转身对着那些烧毁档案的人说道：

“朋友们，历史将在这些档案里发掘出暴君的罪证，所以我以历史的名义，请求你们别再这么继续破坏了。你们可以一块石头接着一块石头的拆毁巴士底狱，不让它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但是不要毁坏这些文件，这些名册，照亮未来的光辉就在于此。”

民众一听到他说的这些话，就凭着他们那卓越的智力明白了它的重要意义。

“大夫的话有道理，”许多人喊道，“不要再破坏了！把所有的文件都送到市政厅去！”

一个消防队员和他的五六个伙伴拖着一个水泵，走进院子，把水管对着这片好似焚毁了整个亚历山大②的大火喷水，不一会儿就把这个正在吞噬档案的火堆扑灭了。

“是谁要求把您抓起来的？”比约问道。

“啊！这正是我在查找而又没能弄清楚的，因为那地方空着没写名字。”

他想了一会儿，接着说道：

“但是我会弄清楚的。”

---

① 指德·斯塔尔夫人(1766—1817)，她是法国浪漫主义小说家。

② 亚历山大：埃及最大海港，在尼罗河河口以西，临地中海，因由亚历山大大帝兴建(公元前332年)而得名，希腊化时代为地中海东部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内著名的图书馆内藏有大量名家的手稿，公元前四八年被罗马统帅恺撒焚烧过半，残存部分毁于公元七、八世纪。

于是他把有关他的那张纸从名册上撕下来，把它一折四放进衣袋。随后，他向比约和皮都说道：

“朋友们，走吧，我们在这儿没什么好做的了。”

“走吧，”比约说，可是话是这么说，做起来可没这么容易。

因为，那些怀着好奇心想要挤进院子的人正朝巴士底狱的入口涌来，把门都堵住了。而且在入口处还站着另外几个被释放的囚犯。

那天，包括吉尔贝在内，被释放的囚犯一共有八名。

他们是让·贝夏德，贝尔纳·拉罗什，让·拉科雷热，安托万·皮雅德，德·怀特，德·索拉热伯爵和塔韦尼埃。

头四个人只引起一点薄弱的兴趣。他们被控伪造汇票，可是官方始终拿不出任何证据，因此人们认为他们受了诬告。他们在巴士底狱只呆了两年。

另外三个人是德·索拉热伯爵、德·怀特和塔韦尼埃。

德·索拉热伯爵年纪三十上下，为人欢快、开朗。他拥抱着那些释放他的人，欢呼胜利，向他们讲述他的囚禁经过。他的父亲拿到一张拘票后，他在一七八二年就被捕了，给关进了万森监狱，随后又从那儿给送到了巴士底狱，他在这儿呆了五年，既没有见过一个法官，也没有受过一次审问。他的父亲已经死了两年，没有一个人再想到他。要是巴士底狱不被占领的话，大概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他还关在这儿。

德·怀特是一个六十来岁的老人，他带着外国口音说了几句前后不相连贯的话。面对人们从各处向他提出来的种种问题，他回答说，他既不知道他给关了多久，也不知道他被捕的原因。他只记得他是德·萨尔蒂纳的表兄，再没有什么别的了。其实，

一个姓居柒的狱卒有次曾经看到德·萨尔蒂纳先生走进德·怀特的牢房，叫他签署一份委托书。但是那个囚犯已经把这件事完全忘了。

塔韦尼埃是所有这些囚犯当中年纪最大的人，他在圣玛格丽特岛上被囚禁了十年，在巴士底狱中给关了三十年。他是一个九十岁的老人，白头发，白胡子；他的视力在黑暗当中衰退了，眼睛看到的所有东西都象隔着一层云雾。当人们走进牢房的时候，他不知道他们来做什么；人们告诉他他自由了；他只摇摇脑袋；最后人们告诉他巴士底狱被占领了，他才开口说道：

"哦！哦！路易十五、德·蓬巴杜夫人和德·拉弗里利埃尔公爵对这件事会怎么说呢？"

塔韦尼埃并没有发疯，象德·怀特一样，他成了一个白痴。

这些兴高采烈的人的模样看上去真是可怕，他们大喊大叫着要求复仇，倒象是心里恐惧似的。两三个囚犯在十万个人的喊叫声中好象快断气了。自从他们进入巴士底狱以后，从来没有听到过两人同时说话的声音。他们的耳朵只习惯于那些缓慢、神秘的声音：木头受潮翘曲时的格格声，蜘蛛不受注意地结网时象一个无形的挂钟那样发出的嘀嗒声，或者受惊乱窜的耗子的悉窣声。

在吉尔贝出现的时候，那些特别兴奋的人正提议把所有的囚犯都举起来欢呼胜利，这个提议立刻被大家接受了。

吉尔贝很想避到一旁，免得受到这样的欢迎，但是他无法脱身；他象比约和皮都一样已经被认出来了。

"到市政厅去！到市政厅去！"四面响起了这样的喊声，吉尔贝一下子给抬到了二十个人的肩膀上。

大夫想要挣扎，也是枉然，比约和皮都拼命地挥拳捶打他们的战友，也没用，欢乐和热情仿佛使那些人的皮肤变硬了。这时拳击、长矛柄敲、枪托打，对胜利者都象抚摸一样温柔，只使他们变得更为狂热。

因此吉尔贝只好让人把他抬到了一块板上。

这块板实际上是一张桌子，当中插了一根长矛，用来给那个凯旋胜利的人支撑。

大夫就这样高踞在这片从巴士底狱一直蔓延到圣让拱廊的人海上面。这是一片老在翻腾骚动的海洋，汹涌的波涛在长矛、刺刀，以及各种式样、各种形状、各个时代的武器当中把那些凯旋胜利的囚犯带走了。

但是同时，这片可怕的不可阻挡的海洋还挟裹着另一群人，他们给紧紧地挤在一起，好象是个小岛。

这群人就是把德·洛内这个囚犯带走的那些人。

在这群人周围，民众发出的喊叫声和他们在那些囚犯身边发出的喊叫声同样响亮和热烈，不过这并不是胜利的欢呼，而是死亡的威胁。

吉尔贝从他站立的那个制高点，一点不漏地看到了这个可怕的景象。

在所有那些被释放的人当中，只有他神志完全清楚。五天的囚禁只是他生活中的一个黑点。他的眼睛也没有在巴士底狱黑暗的牢房中一下子失明或受损。

通常，只有在战斗的时候，战士们才会变得毫无怜悯之心。一旦这些人离开了他们出生入死的战场，对他们的敌人就变得十分宽容。

但是，在法国多次发生的民众骚动中，诸如从扎克雷起

义①直到今天的这种骚动中，那些心怀恐惧、远离战场、被枪炮声所激怒的人，那些残忍而又胆怯的人，总等胜利以后，再对那场他们不敢出头参加的战斗尽上一份力。

他们尽的这份力就是复仇。

自从队伍出了巴士底狱以后，他们就开始处治起典狱长来。

埃利，这个对德·洛内的生命主动负起责任的人，走在队伍的前头，没受什么阻挡，因为他穿着制服，而且那些早先看到他领头冲向巴士底狱的人对他十分钦佩。他举着剑，剑尖上挑着德·洛内命人从巴士底狱的一个枪眼里递给民众的那封信。马亚尔把信交给了他。

跟在他后面的是那个皇家税务官，他手里拿着堡垒的钥匙，接下去就是举着旗帜的马亚尔，随后是一个小伙子，他把挑在刺刀上的那份巴士底狱的条例伸给大家看，这道可恨的诏令曾经使人流了那么多的泪。

接着典狱长出现了，由于兰和两三个别的人跟在一旁保护，但是，不久他就在周围那些人的威胁的拳头、挥舞的马刀和抖动的长矛中消失了。

在那群人的旁边，还可以看到另外一群同样气势汹汹、同样可怕的人，他们和上面那群人几乎平行地沿着圣安托万街走去，这条交通要道从林荫大道直通河边。这群人就是押解德·洛斯姆副典狱长的那些人。德·洛斯姆在反对典狱长的意愿时曾在上文露了一下面，最后在典狱长作出了那个抵抗的决定后他不得不低头服从。

德·洛斯姆副典狱长是一个善良、正直、出色的年轻人。

---

① 扎克雷起义：一三五八年法国北部爆发的大规模农民起义。

自从他来到巴士底狱以后，他就着手减轻囚犯们的许多痛苦。但是民众并不了解这一点，他们看到他穿着漂亮的军服，就把他当成了典狱长。而典狱长呢，因为穿着灰衣服，上面又没绣花，而且他已经把圣路易勋章的绶带扯掉了，周围的人不清楚他的身份，这反而保护了他。只有那些认识他的人才能消除旁人的疑惑。

这就是呈现在吉尔贝神色忧伤的眼睛前的景象。他的目光总是那么犀利和镇定，即使在他强健的身体遭受危险的时候也是如此。

于兰走出巴士底狱以后，就呼喊他的几个最忠实、最可靠的朋友到自己的身边来，他们是那天战斗中最勇敢的士兵，有四五个人应声赶来，准备支持他的这个好心的打算，保护典狱长。其中有三个给载入了公正的史册，他们是阿尔内、肖拉和德·莱平。

这四个人，正象上文所说的那样，跟在于兰和马亚尔的后面，试图保住一个人的性命，而这个人正是十万个人要求处死的人。

在他们周围，是几个法兰西近卫军的投弹兵，他们身上的军服三天来变得相当流行，成了引起民众崇敬的标志。

只要那几个好心的保护人的胳膊能把民众伸过去的拳头挡开，德·洛内就挨不到打，但是他躲避不了他们的咒骂和威胁。

到了儒伊街的街角，在队伍离开巴士底狱时就参加进来的那五个法兰西近卫军的投弹兵，一个都不见了。他们在途中一个接一个地给那些兴高采烈的人，也许还有一些预谋杀人的人拉走了。吉尔贝看到他们就象一串脱落的念珠似的一个接一个地不见了。

从那时起，他就预见到这场胜利要被流血搞得黯淡无光了。他想要从这张作为彩车的桌子上跳下来，但是，一些结实有力的胳膊使他动弹不得。他无能为力，只好叫比约和皮都上前去保护典狱长，他们俩遵照他的吩咐，使出全身力气，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挨到典狱长旁边。

的确，保护典狱长的那群人也正需要援助。肖拉从头天晚上起就没吃过一点东西，感到筋疲力尽，最后昏倒在地。大家好不容易才把他扶起来，免得被人踩到。

但是这一来就象城墙给打开一个缺口，堤坝给冲出一道裂缝。

一个人冲进这个缺口，手握枪管，左挥右舞，用枪托对着典狱长那没戴帽子的脑袋狠狠打下去。

但是德·莱平看到枪托砸下来，连忙伸开两臂，冲到德·洛内的前面去遮挡，脑门上给那个砸向典狱长的枪托狠狠打了一下。

这一下把他砸得昏头昏脑，脑门上流下来的鲜血使眼前变得模模糊糊，于是他摇摇晃晃地用双手捂住脸，等到他的眼睛重新看得见的时候，他已经离开典狱长有二十步了。

比约就在这个时候拖着皮都，来到了典狱长的旁边。

他发现了德·洛内被人识别的那个特征，原来典狱长是人群当中唯一不戴帽子的人。

比约摘下自己的帽子，伸出胳膊，把它戴到典狱长的头上。

德·洛内回过头来，认出了比约。

“谢谢，”他说，“但是不管您怎么做，您也救不了我的命。”

“只要我们到达市政厅，”于兰说，“我就能保证您的安全。”

“对，”德·洛内说，“但是我们到得了吗？”

“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至少得试一下，”于兰说。

事实上，是有那么一线成功的希望，因为他们开始跨进了市政厅广场；但是这片广场上挤满了光着胳膊、挥舞着马刀和长矛的人。一条又一条街上传来的喧嚷声早就向他们表明巴士底狱的典狱长和副典狱长正给押送到他们这儿来，他们就象一群关了很久的猎犬，牙齿咯咯作响，鼻子朝天狂嗅着等在那儿。

他们一看到押送典狱长的那个行列，就涌上前去。

于兰看出这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最后搏击的关头。要是他能使德·洛内踏上市政厅前的台阶，能把德·洛内推上那道楼梯，那么典狱长就得救了。

“到我这儿来，埃利；到我这儿来，马亚尔；到我这儿来，一切有胆量的人，”他嚷道，“这关系到我们大家的名誉！”

埃利和马亚尔听到他的呼唤，就向人群中间冲去，但是民众实在配合得太好了：他们为埃利和马亚尔让出一条路，等他们俩一过去，就又把路堵死。

埃利和马亚尔就这样和那大队人分开了，无法再跟他们汇合。

民众看到他们已经取得的进展，就又使了很大一把劲，象条巨蟒似的把那群人一圈又一圈地紧紧裹住。比约给托起来，拖拖拉拉地拽走了。皮都一心只想着比约，也听任自己卷进了这个旋涡。于兰给市政厅前的那道楼梯的下面几级台阶绊了一下，跌倒在地。他马上站起来，但随即又跌倒了，这一回，德·洛内跟他一起跌了下去。

典狱长一直象他原来那样面不改色，直到最后也没发出一声哀求，要他们饶恕。他只用尖利刺耳的声音嚷道：

“你们这些残忍的家伙，至少别让我焦躁地等着，请你们马上把我杀死。”

从来没有一道命令象他提的这个要求这样给严格地执行。霎时间，周围的人都气势汹汹地低头瞅着倒在地上的德·洛内，把拿着武器的胳膊举起来。转瞬什么都看不见了，除了拘挛的手和往下砍的剑。随后，就看到一个人头，与躯干分了家。血淋淋地给挑在一根长矛尖上，苍白的脸上仍然带着那种轻蔑的笑容。

这是第一个被砍下的人头。

吉尔贝居高临下地看到了发生的这一切，他曾又一次想要冲过去援救典狱长，可是，他给两百只胳膊拦住了。

他只好掉过头去，叹了口气。

这个眼睛睁着的人头给高高地挑起来，恰好对着弗勒塞尔所在的那个窗口，仿佛最后瞅他一眼向他致意似的。弗勒塞尔当时正由那些护卫他的选举人簇拥着站在窗前。

这时候，要说出活人的脸和死人的脸，究竟哪一张更为苍白，是十分困难的。

突然，在德·洛内的尸体躺着的那个地方响起了一大片喧嚷声。人们抄了他的身，他曾拿给德·洛斯姆看的那封市长写给他的短信从上衣的口袋里给搜了出来。

读者想必记得，那封信的内容如下：

坚持下去。我用帽徽和诺言哄住巴黎市民。天黑之前，德·贝桑代尔就会给您派遣援军。

德·弗勒塞尔

一阵可怕的叫骂声从街面上一直传到弗勒塞尔所在的那个窗口。

他不用猜测，就明白了自身的危险，连忙把身子往后一闪，离开窗口。

但是他已经给人看到了，人们知道他在那儿。民众往楼梯上冲去。这一回，儿乎所有的人都参加了，连抬着吉尔贝大夫的那些人也丢下他，跟着被激怒的人群势如潮涌地冲上市政厅前的楼梯。

吉尔贝也想到市政厅里去，但是他并非为了威胁弗勒塞尔，而是为了保护他。他已经跨上那道楼梯的开头三四级台阶，这时他感到有人正在拼命把他往后拉。他回过头去，想要摆脱这个新的束缚，但是这一次，他认出了比约和皮都。

"哦！"吉尔贝嚷道，从他站的那个高高在上的地方，可以看到整个广场，"那边发生了什么事？"

接着他用拘挛的手指着蒂克斯朗德里街。

"来吧，大夫，来吧，"比约和皮都同时说道。

"哦！这些杀人犯！"大夫大声嚷道，"这些杀人犯！……"

果然，就在这个时候，德·洛斯姆副典狱长给人挥斧砍倒在地。民众愤怒之下，把自私、残忍、专门迫害可怜的囚犯的典狱长和那个心地宽厚、始终关心囚犯疾苦的人搞混了。

"啊！对，对，"他说道，"我们还是走吧，把我救出来的竟是这样一些人，我真感到羞愧。"

"大夫，"比约说，"别放在心上。在这儿杀人的并不就是在那边战斗的那些人。"

但是，就在大夫从他登上去想去援救弗勒塞尔的那几级台阶上走下来的时候，涌进市政厅的人流又从里面倒退出来。在

这道汹涌的人流中，有个被生拉硬拽拖走的人正在拼命地挣扎。

“到王宫去！到王宫去！”民众喊道。

“好的，朋友们，好的，我的好朋友们，到王宫去！”这个人重复道。

他给拖着向塞纳河那个方向走去，仿佛汹涌的人群并不想把他领到王宫去，而要把他带到河边。

“哦！”吉尔贝嚷道，“又有一个人要给他们杀死了！我们至少要尽力救下这一个。”

他的这些话刚说出口，就听见一声枪响，随后，弗勒塞尔就在那阵烟雾中不见了。

吉尔贝做了个异常愤怒的手势，用两只手蒙住自己的眼睛。这群显得如此强大的民众没有能力继续保持清白，他们杀死三个人，玷污了已经取得的胜利。吉尔贝暗暗诅咒他们。

随后，他刚把手从眼睛上移开，就看见挑在三根长矛尖上的三个人头。

第一个是弗勒塞尔的，第二个是德·洛斯姆的，第三个是德·洛内的。

一个人头悬在市政厅的台阶上面，另一个悬在蒂克斯朗德里街当中，第三个悬在佩尔蒂埃码头上。

它们的位置，正好形成一个三角形。

“啊！巴尔萨摩！巴尔萨摩！”大夫叹了口气喃喃地说道，“难道人们就用这样一个三角形来象征自由女神吗？”

接着他带着比约和皮都拐进瓦内里街。

第二十章

塞巴斯蒂安·吉尔贝

在普朗什—米布雷街的拐角上，大夫遇上一辆出租马车，就向车夫做个手势要他把车停下，随即乘了上去。

比约和皮都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去大路易中学！”吉尔贝说，接着他就钻到车厢紧里边，靠在那儿陷入了沉思，比约和皮都也不去打扰他。

他们穿过奥尚热桥，经过城路、圣雅克街，来到了大路易中学。

整个巴黎在战栗发抖。消息已经四下传开了。沙滩广场杀人的传闻和占领巴士底狱的辉煌的事迹混在一起。从每个人的脸上，都能看到这个消息在他们的心头所引起的种种不同的感受。心灵的闪光就这样在外表上流露出来。

吉尔贝既没有把脸贴着车门，也没有开口说一句话。民众的欢迎仪式总有其可笑的一面，吉尔贝就是从这方面来看待欢迎他的那种仪式的。

再说，他觉得不管他怎样努力地想要阻止流血，他身上好象还是溅上了几滴遇害者的鲜血。

大夫在学校的门口下了车，示意比约跟着他。

至于皮都，还是谨慎地留在马车上。

塞巴斯蒂安仍然在医务室里。校长听到吉尔贝大夫来了，

连忙亲自把他引到那儿去。

比约尽管不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但是却了解他们父子俩的性格，他仔细观察着眼前出现的这个场面。

那个孩子在绝望之中曾经显得有多虚弱、焦躁和激动，此刻吉尔贝在欣喜之中就显得有多安详和持重。

塞巴斯蒂安看到自己的父亲，脸色就变白了，话也说不出来，嘴唇微微抖动了一下。

接着他就扑过去勾住父亲的脖子，只发出一声痛苦的喊叫似的欢呼，默默地把他搂在怀里。

大夫也同样默默地搂着他。不过，他在抱住自己的儿子以后，就久久地望着他，脸上挂着一丝忧伤多于欢乐的笑意。

要是有个比比约更高明的人在一旁观察，那他就会觉得，在孩子和这个人的关系上一定存在着一种不幸，或是一桩罪孽。

那个孩子并没有对比约抑制自己的感情。他的父亲一开始完全把他吸引住了，等他能够观察旁人的时候，他就立刻冲向那个好心的农夫，伸出胳膊搂住比约的脖子，说道：

“您真是个有信义的人，比约先生，您说到做到，谢谢您。”

“哦！”比约说，“真的，这并不是毫无困难就做到的，塞巴斯蒂安。关您父亲的那所监狱十分牢固，得砸开许多东西才能把他放出来。”

“塞巴斯蒂安，”大夫有点担心地问道，“您的身体好吗？”

“好的，父亲，”那个小伙子答道，“虽然您看到我在医务室里。”

吉尔贝笑了。

“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在这儿，”他说。

孩子也笑了。

"你在这儿什么都不缺吗?"大夫又问道。

"有了您，就什么都不缺了。"

"好孩子，我要嘱咐你的仍然是和以前相同的那句话，那唯一的一句话，就是好好用功。"

"是，父亲。"

"我知道这句话对于你并不是一句空洞、单调的话；要是我那么认为，就不会再对你说了。"

"父亲，关于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我来向您回答，"塞巴斯蒂安答道，"而应该由我们那位了不起的校长贝拉迪埃先生来回答。"

大夫转身望着贝拉迪埃先生，校长示意有两句话要跟他说。

"等一下，塞巴斯蒂安，"大夫说。

随后他就朝着校长走去。

"先生，"塞巴斯蒂安十分关心地向比约问道，"皮都是不是遇到了不幸?他没和您在一起。"

"他在学校门口的马车里。"

"父亲，"塞巴斯蒂安说，"可不可以请比约先生把皮都带到这儿来?看到他我会很高兴的。"

吉尔贝点了点头；比约走了出去。

"您想和我说什么?"吉尔贝向贝拉迪埃神甫问道。

"先生，我想和您说的并不是应该叮嘱这个孩子好好用功，而是要让他闲散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神甫先生?"

"是的，他是一个挺不错的小伙子，这儿的每个人都很喜欢他，仿佛他是他们的儿子或兄弟，但是……"

神甫停了下来。

“怎么啦?”大夫焦急地问道。

“但是，如果您不对他加以注意的话，吉尔贝先生，有种东西就会把他杀死。”

“是什么东西呢?”吉尔贝急忙问道。

“就是您叮嘱他用心做的功课。”

“功课?”

“是的，先生，功课。如果您看到他坐在课桌前面，抱着胳膊，低头对着词典，两眼发直……”

“是在用功还是在遐想呢?”吉尔贝问道。

“用功，先生，寻找一种优美的表达方式，古雅的句子结构，希腊或拉丁的语言形式，就这样一连找上几个小时。嗳，就连这会儿也是这样，您瞧……”

确实，尽管这个小伙子的父亲离开他还不到五分钟，比约也刚刚把门拉上走出去，可是他却已经沉浸在遐想当中，好象丢了魂似的。

“他经常这样吗?”吉尔贝担心地问道。

“先生，我简直可以说，这已经成了他习惯的状态了。瞧他那专心思索的样子。”

“您说得很对，神甫先生，”他说，“当您瞧见他这样思索的时候，应该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

“那样是很可惜的，因为，您知道，他这样用心写出来的作文有朝一日会给大路易中学带来莫大的荣誉。我敢预言，从现在起，不出三年，这个孩子就会在考试中获得全部奖品。”

“注意，”大夫说，“您发现塞巴斯蒂安陷入的这种凝神思索的状态，是他虚弱而不是强健的证明，是他有病而不是健康的征兆。——您说得很对，神甫先生，不该老叮嘱这孩子好好用

功。至少我们得知道怎样把用功和遐想区分开来。”

“先生，我敢向您保证，他是在用功。”

“就象现在这样吗？”

“是的。证据就是他的作业总比别人先做完。您有没有看见他的嘴唇在翕动？他在背诵课文。”

“那么，当他这样背诵课文的时候，贝拉迪埃先生，就该稍微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这样他同样可以记熟课文，而他的身体也会好些。”

“您这么认为吗？”

“我对此深信不疑。”

“那好！”那个好心的神甫说，“您一定懂得这种事，因为德·孔多尔塞先生① 和卡巴尼先生② 认为您是当今世上一个最有学问的人。”

“不过，”吉尔贝说，“当您打断他的遐想的时候，必须小心谨慎；先低声对他说，然后声音再高一点。”

“为什么？”

“好慢慢地把他领回到这个他脱离了的世界。”

神甫惊诧地望着大夫。他差点儿当他疯了。

“噢！”大夫说，“您就要看到我告诉您的这句话的证据了。”

比约和皮都这时正从外面进来。皮都三步就跨到了小吉尔贝的身旁。

“你找我吗，塞巴斯蒂安？”皮都拉着小吉尔贝的胳膊问道，“你真好，谢谢你。”

接着他把自己那张胖脸凑近小吉尔贝的神色黯淡的面庞。

---

① 德·孔多尔塞（1743—1794）：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及经济学家。

② 卡巴尼（1757—1808）：法国医生及哲学家。

“瞧，”大夫抓住神甫的胳膊说。

果然，皮都真诚的拥抱蓦然打断了塞巴斯蒂安的遐想，他顿时身子摇晃，脸色由灰暗转为苍白，脑袋耷拉下来，好象脖子撑不住它似的，胸中发出一声痛苦的叹息，接着面颊才变得红润起来，重新有了血色。

他摇了摇头，笑起来。

“啊！是你，皮都，”他说，“不错，我是在找你。”

接着他望着他说道：

“你也参加了战斗吗？”

“是的，他象一个棒小伙子那样也参加了，”比约说。

“为什么您不把我也带去呢？”他带着埋怨的口气说，“那样我就也能参加战斗了，至少可以为我父亲尽点力。”

“塞巴斯蒂安，”大夫走近前去把他儿子的头搂在胸前，说道，“你可以为父亲做的事多得很，不用去为他战斗。你可以听取他的教诲，按照他的话行事，成为一个杰出、有名的人。”

“象您一样，是不是？”那个孩子骄傲地说，“哦！这正是我渴望做到的。”

“塞巴斯蒂安，”大夫说，“现在你已经拥抱了比约和皮都，向我们的这两个好朋友感谢过了，你跟我上花园里去谈一会儿话好吗？”

“很高兴，父亲。从小到现在，我只有两三次曾经和您单独呆在一起，这些时刻都完完整整、十分清晰地保留在我的脑海里。”

“神甫先生，可以吗？”吉尔贝问道。

“当然可以。”

“比约，皮都，我的朋友，你们也许需要吃点东西。”

“咳！正是这样，”比约说，“我从早上起就没吃过一点东西，我想皮都准也象我一样空着肚子。”

“对不起，”皮都说，“就在把您从护城河里拉上来之前，我大概吃了一个圆面包和两三片红肠。但是人洗了澡，总是想吃点东西的。”

“那好，到食堂里来吧，”贝拉蒂埃神甫说，“你们马上可以在那儿用餐。”

“哦！哦！”皮都说。

“您怕我们学校给您吃一般的伙食？”神甫问道。“放心吧，我们会把你们当作客人来招待。另外，我觉得，”神甫接着说，“你们好象不光是肚子饿，亲爱的皮都先生？”

皮都非常羞赧地朝自己身上看了一眼。

“要是除了请你们用餐，我们还送你们每人一条裤子……”

“那我一定会接受的，神甫先生，”皮都说。

“那么，跟我来吧，裤子和晚餐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他领着比约和皮都从一扇门走出去，这时候吉尔贝父子一面向他们挥手，一面打另一侧的一扇门走出去。

他们两个人穿过那个供学生们课间自由活动的操场，走到供教师们歇息的那个小花园，那是一个绿树成荫的阴凉的场所，可敬的贝拉蒂埃神甫常来这儿念塔西佗① 和尤维纳利斯② 的作品。

吉尔贝在一条被铁线莲和爬山虎遮蔽着的木头长凳上坐下来，随后把塞巴斯蒂安拉到自己身边，用手把他那垂到前额上

---

① 塔西佗(约55—约120)：古罗马历史学家。

② 见本书第12页注②。

的长发分开。

“哎，我的孩子，”他说道，“我们这不又聚在一起了？”

塞巴斯蒂安抬头望着天空。

“是的，父亲，这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奇迹。”

吉尔贝笑起来。

“要有什么奇迹的话，”吉尔贝说，“那也是勇敢的巴黎民众完成的。”

“父亲，”孩子说，“不要排除上帝在刚刚发生的这件事里的作用。因为当我看到您的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感谢起上帝来了。”

“比约呢？”

“我感谢了上帝之后再感谢他，正如在感谢了他之后再感谢那支短枪一样。”

吉尔贝思索了一会儿，说道：

“你说得对，孩子。上帝就存在于万物之中。不过，我们现在还是来谈谈你吧，在我们重新分别之前谈上一会儿。”

“那么，我们马上又要分别了吗，父亲？”

“我想，这次时间不会很长。放在比约家里的一个装着一些珍贵文件的小箱子不见了，在这同时我又给关进了巴士底狱。所以我得查明是谁叫人把我关起来的，又是谁拿走了那个小箱子。”

“好吧，父亲，那我就等到您调查清楚之后再和您见面。”

孩子叹了口气。

“你感到忧伤吗，塞巴斯蒂安？”大夫问道。

“是的。”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的生活不象上帝为别的孩子所安排的那样。”

“你在说些什么呀，塞巴斯蒂安？”

“我说的是实话。”

“你给我解释一下。”

“他们每个人都有娱乐和消遣。而我呢，却什么也没有。”

“你没有娱乐和消遣吗？”

“我的意思是说，父亲，我从那些合乎我的年龄的娱乐中找不到一点儿乐趣。”

“留神，塞巴斯蒂安。我感到很难受。你养成了这样一种性格，塞巴斯蒂安，那些有着光辉灿烂的前程的人就象一些正在不断生长的美好的果实：它们都得经过苦涩、发酸、变青的阶段，然后才能用成熟后的果肉来使人们感到美味可口。请你相信，我的孩子，度过青年时代对人是有益处的。”

“如果我不象个年轻人，那可不是我的错，”那个小伙子忧郁地笑着答道。

吉尔贝握紧儿子的两只手，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接着说道：

“孩子，在你的年纪，正是种子生长发芽的时期，你学到的东西，外表上还一点儿也不应该显露出来。十四岁的时候，塞巴斯蒂安，就摆出一副严肃的神态，那不是由于骄傲就是身子有病。我问过你身体好吗，你回答说很好。那我就要问一下你是否骄傲自大，我希望你的答复是否定的。”

“父亲，”那个孩子说，“您放心。使我感到忧伤的，既不是疾病，也不是骄傲。不，那是一种苦闷。”

“一种苦闷，可怜的孩子！天哪！在你这样的年纪，会有什么苦闷呢？噢，快把它说出来。”

"不，父亲，不，以后再说吧。您说过您的时间很紧，只好跟我呆一刻钟。我们还是谈点别的事情，别谈我的那些荒唐的想法。"

"不，塞巴斯蒂安，我那样离开你会不放心的。告诉我是什么引起了你的苦闷？"

"我实在不敢说，父亲。"

"你怕什么呢？"

"我怕您会把我看成一个有幻觉的人，也许还怕说出来的事情会使您感到痛苦。"

"亲爱的孩子，你不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就会使我感到更加痛苦。"

"您很清楚，我对您是没有什么秘密的，父亲。"

"那么，说吧。"

"我实在不敢说。"

"塞巴斯蒂安，你不是立志要成为一个男子汉吗？"

"也正是为了这个缘故。"

"那么，拿出勇气来！"

"好吧，父亲，那是一个梦！"

"一个使你害怕的梦。"

"又对又不对。因为，我做这个梦的时候，并不感到害怕，但是却象被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说一说是怎么个情形。"

"在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眼前就出现过这些幻觉。您知道吗，有两三回，我曾经在我生长的那个村子周围的大树林里迷了路。"

"不错，我听说过。"

“嗨！我那时跟着一个幽灵似的东西。”

“你说什么？……”吉尔贝带着象是恐惧的惊讶神情望着他的儿子问道。

“噢，父亲，我把发生的一切全告诉你吧：我象村里别的孩子一样嬉戏玩耍，只要我呆在村子里，只要有别的孩子和我在一起，或是呆在我旁边，我眼前就什么都不会出现。但是一旦我离开了他们，走过村边最后几个园子，我就感到身旁象有衣衫綷縩的声音。我伸开双臂想要抓住那件衣衫，可是我抱住的只是空气。不过在这种衣衫綷縩的声音远去的时候，那个幽灵却变得清晰起来。那是一片雾气，开始象薄云一样晶莹透明，随后变厚实了，成了一个人形。这个人形，是一个女人的身形，说它是在行走，还不如说在滑行，而且越往树林最幽深的地方走去，就显得越清晰。

“这时候，一种神秘、奇特、不可抵抗的力量促使我去跟着这个女人。我伸出双臂去追赶她，象她一样默不作声。因为常常在我想要呼唤她的时候，我的嗓子却发不出一点声音。我就这样跟在后面追赶，尽管她没停下来，我也没有赶上她，直到后来曾经向我预示她出现的那种奇观又告诉我她离开了。这个女人慢慢地从我眼前消失，重新化成一片雾气，这片雾气消散开来，于是一切都结束了。我呢，累得精疲力竭，倒在她消失的那个地方。皮都就在那儿把我重新找到，有时候是在当天，有时候要到第二天。”

吉尔贝继续望着他的儿子，神色变得越来越不安，手指紧紧按着孩子的脉搏。塞巴斯蒂安明白这种使得父亲心神不安的感情。

“哦！别担心，父亲，”他说，“我知道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我知道这是一个幻觉，仅此而已。”

“那么这个女人，”大夫问道，“她长得什么样子？”

“哦，象王后一样端庄。”

“孩子，你是不是有时看到她的脸呢？”

“是的。”

“那是多咱开始的？”吉尔贝身子颤抖着问道。

“就从我到这儿来的时候开始的，”那个小伙子答道。

“可是在巴黎，你见不到维莱科特雷的森林，见不到那些形成一个阴暗、神秘的绿色拱顶的参天大树。你也不会感到寂静、冷清这种幽灵出没的气氛。”

“不，父亲，这一切并没有消失。”

“在哪儿呢？”

“就在这儿。”

“怎么，在这儿？这个花园不归教师使用吗？”

“哪儿的话，父亲。但是有两三回，我好象看到那个女人从操场滑行到花园里。我每回都想跟着她，可是这扇关闭的门总挡住我的去路。有一天，贝拉蒂埃神甫对我的作文十分满意，就问我有什么愿望，我请他让我有时跟他一起上花园里来散步。他答应了。我就到这儿来了，就在这儿，父亲，那个幻觉又出现了。”

吉尔贝打了个寒噤。

“奇怪的幻觉，”他说，“不过在象他这么一个性情烦躁的人身上是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你看到她的脸了吗？”

“是的，父亲。”

“你还记得那张脸吗？”

孩子笑了。

“你是否尽力想要接近她？”

“是的。”

“向她伸出手去？”

“而她却不见了。”

“那么，照你看，塞巴斯蒂安，这个女人是谁呢？”

“我觉得她好象是我的母亲。”

“你的母亲！”吉尔贝脸色煞白地喊道。

他用手按着胸口，好象为了止住从一个疼痛难忍的伤口里流出来的血似的。

“但这只是一个梦，”他说道，“我差点儿象你一样疯了。”

那个孩子不响了，只是皱着眉头思考着，眼睛望着他的父亲。

“怎么啦？”大夫问道。

“哎！可能这是一个梦，但是我梦里的事物是真实存在的。”

“你说什么？”

“我说的是，在过上一个圣灵降临节的时候，我们给领到凡尔赛附近的萨托里森林去散步，就在那儿，当我呆在一边遐想的时候……”

“你的眼前又出现了那同一个幻觉？”

“是的。可是这一回，是在一辆四匹骏马拉着的马车里……这一回是那么真实，那么活生生的。我差点儿晕过去。”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

“那么你对这个新的幻觉还有什么印象？”

“我在梦中看到的根本不是我的母亲，因为这个女人就是老出现在我眼前的那个幻觉中的女人，而我的母亲已经死了。”

吉尔贝站起身来，把一只手放到自己的额头上，他莫名其

妙地感到一阵头晕。

孩子注意到他的烦乱神情，见他脸色煞白，心里吓得要命。

“啊！”他说道，“您看，父亲，我真不该向您讲述我的这些狂乱的想法。”

“不，我的孩子，不；相反，”大夫说，“你要常常把它们讲给我听，每回见到我的时候都要讲给我听，我们要尽力把你医好。”

塞巴斯蒂安摇了摇头。

“把我医好。为什么？”他说，“我对这个梦已经习惯了，它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喜欢这个幻觉，尽管它避开我，有时候好象还推开我。请不要给我医治，父亲。您可以离开我，重新出外旅行，回美洲去。有了这个幻觉，我就不觉得孤单了。”

“好吧！”大夫喃喃地说。

接着就把塞巴斯蒂安紧紧搂在怀里。

“再见，孩子，”他说道，“我希望我们今后再也不分开了。要是我再出门远行的话，一定争取把你带在身边。”

“我的母亲长得美吗？”那个孩子问道。

“哦！当然很美！”大夫哽着嗓子答道。

“她也象我一样爱您吗？”

“塞巴斯蒂安！塞巴斯蒂安！别再和我谈你的母亲！”大夫嚷道。

他又最后一次吻了吻孩子的前额，然后就跑出花园。

孩子并没有跟着他，反而无精打采地重新坐到凳子上。

吉尔贝在操场上重新见到了比约和皮都，他们饱餐之后完全恢复了体力，正在向贝拉蒂埃神甫叙述占领巴士底狱的详细

经过。他上前又嘱咐校长一番，告诉他怎么照料好塞巴斯蒂安，接着便和他的两个伙伴一起上了马车。

第二十一章

斯塔尔夫人

吉尔贝在马车上挨着比约、面对皮都的那个位子上重新坐下，他脸色苍白，头发根上冒出了一颗颗汗珠。

但是，他生性不是那种会被胸中涌起的任何激情压垮的人。他仰靠在车厢的角上，两只手捂住额头，好象想要抑制住脑子里的思想，他这样一动不动地呆了一会儿，然后把两只手移开，脸上非但没有惊愕的神情，反而显得极为平静。

“亲爱的比约先生，您先前好象告诉我说国王解除了德·内克尔男爵的职务。”

“是的，先生。”

“还说他的失宠就是巴黎发生骚乱的一部分原因，是吗？”

“这是主要的原因。”

“您还告诉我说德·内克尔先生随即离开了凡尔赛。”

“他在用午餐的时候接到了那封信；一小时后，他就动身往布鲁塞尔去了。”

“他现在在那儿吗？”

“大概到了。”

“您没有听说他在路上作过停留吗？”

“当然听说了，他在圣多昂停留了一下，为了和他的女儿德·斯塔尔男爵夫人告别。”

"德·斯塔尔夫人和他一起走了吗?"

"我听说他只带着他的妻子走了。"

"车夫,"吉尔贝说,"在你看到的第一家成衣铺前把车停下。"

"您想要换身衣服吗?"比约问。

"对,正是这样!现在这身衣服总带着点儿巴士底狱牢墙的气息,而且我也不能就穿这套衣服去拜访一位失宠的大臣的女儿。您在口袋里掏掏看,还有没有几个金路易。"

"哦!哦!"那个农夫喊道,"看来您把钱包留在巴士底狱了。"

"这是监狱的规章么,"吉尔贝含笑说道,"凡是有价值的东西都得存放到保管处去。"

"我就剩这点了,"那个农夫说。

他张开大手,手心里有二十几个金路易。

"拿吧,大夫,"他说道。

吉尔贝拿了十个金路易。几分钟后,马车就在一家估衣铺前停下了。

这还是那时的习俗。

吉尔贝用身上那件被巴士底狱的牢墙磨破的外套换了一件非常干净的黑色外套,国民议会中第三等级的代表穿的就是这种衣服。

接着大夫在一家理发铺里理了发,叫一个擦皮鞋的萨瓦人给他擦了皮鞋,这才把浑身上下打扮整齐。

随后车夫按照他的吩咐,驾着马车,从蒙索公园的背后绕到环城的林荫大道上,再顺着林荫大道一直把他送到圣多昂。

吉尔贝在圣多昂德·内克尔先生的府邸前下了车,那时达

戈贝尔大教堂的大钟正敲午后七点。

在这座不久前还宾客盈门、人来人往的府邸周围，一片寂静，只有吉尔贝的马车来到时发出的辚辚车声。

然而，这座府邸一点没有荒芜的别墅那种凄凉的外表，也没有房主遭到贬谪后的那种悒郁气氛。

栅栏门关着，花坛上空荡荡的，这些都表明房主出门了，但是却一点没有留下什么痛苦或匆忙出走的痕迹。

而且，这座府邸的一部分，也就是东面那一侧的百叶窗还开着。当吉尔贝朝那边走过去的时候，一个穿着德·内克尔家号衣的仆役迎上前来。

于是两个人隔着栅栏门说起话来。

"朋友，德·内克尔先生不在家吗？"

"是的，男爵先生上星期六到布鲁塞尔去了。"

"男爵夫人呢？"

"和他一起去了。"

"那德·斯塔尔夫人在吗？"

"斯塔尔夫人在家。但是我不知道夫人这会儿是否会客。现在是她散步的时间。"

"请您去问一下她在哪儿，去向她通报说吉尔贝大夫求见。"

"我去问一下夫人在不在房间里。她要是在的话，想必会见你的，先生。但她要是去散步了，那她吩咐过我，不许去打扰她。"

"很好。请您快去吧。"

那个仆役打开栅栏门，吉尔贝走了进去。

在把栅栏门重新关上的时候，那个仆役用探询的目光朝大夫乘来的那辆马车以及站在路上他那两个同伴的古怪的脸看了

一眼。

随后他走进去，摇了摇头，象个智力欠缺的人，似乎断定别的有理智的人也不能把自己茫然不解的那件事搞清楚。

吉尔贝独自呆在那儿等着。

过了五分钟，那个仆役走回来，说：

“男爵夫人在散步。”

接着他鞠了一躬，想把吉尔贝打发走。

但是大夫并不是个甘心服输的人。

“朋友，”他对那个仆役说，“就请您稍微违反一下命令吧，向男爵夫人通报时告诉她说我是德·拉斐德侯爵的一个朋友。”

说罢就把一个金路易放到那个仆役的手中，这样就完全消除了仆役听到他说的那个名字后已经消除了一半的疑虑。

“进去吧，先生，”那个仆役说。

吉尔贝跟在他的后面。可是他并没有把大夫领进屋子，却把他领至花园。

“这是男爵夫人最喜爱的场所，”那个仆役指了指园中那片蓊蓊郁郁、充满曲径的树林的入口，说，“请您在这儿等一下。”

十分钟后，树叶丛中传来了一阵脚步声，接着吉尔贝的眼前就出现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年纪大约二十三四，举止不是娴雅，而是端庄。

她看到求见的是一个仍然显得相当年轻的人，脸上不禁露出了惊讶的神色，显然她以为看到的会是一个上年纪的人。

吉尔贝的确是个相当引人注目的人，所以第一眼就给十分善于观察的德·斯塔尔夫人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印象。

象他这样容貌清秀的人是不多的；他的脸盘儿在他按照自己的坚强意志行动的时候，表现出一种百折不挠的性格。他的

那双总是那么热情洋溢的美丽的黑眼睛，由于写作和他所经历的苦难，变得黯然无光，神色坚定，失去了具有青春魅力的那种骚动不安的神采。

在他细巧的嘴角上还有一道好看的深深的皱纹，观相家们把这个神秘的纹窝看作谨慎的标记。岁月和早衰好象给了吉尔贝这种自然界忘了赋予他的品质。

他那漂亮的黑头发上很久没有扑过白粉，头发下面是一个宽广、饱满、微微向前凸出的额头，里面藏着哲学和思想，筹划和设想。在吉尔贝身上就象在他的导师卢梭身上一样，粗粗的眉毛给眼睛投下了一片厚厚的阴影，从阴影中射出显示生命的两个小小的光点。

吉尔贝尽管穿得十分简朴，但是在往后写出《柯丽娜》的这位作者[1]的眼里却显得仪表出众，气宇不凡，他那修长白嫩的双手、匀称有力的腿下面那两只瘦小的脚使他全身显得和谐一致，没有一点欠缺不足的地方。

德·斯塔尔夫人费了一点时间来打量吉尔贝。

这时候，吉尔贝僵直地向她鞠了一躬，微微叫人想起美国公谊会教徒的那种谦恭有礼的作风。他们只向妇女表示使她安心的友爱，而不是那种使她微笑的敬意。

接着大夫也迅速地向这个很有名气的年轻女人瞥了一眼，开始分析起她这个人来。她那张聪明的富于表情的面庞一点也没有魅力；她的脑袋与其说是一个身体丰满、富有性感的女人的脑袋，还不如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普通小伙子的脑袋。

她手里拿着一根石榴树的树枝，正在漫不经心地把花咬下

---

① 指德·斯塔尔夫人。《柯丽娜》是她写的一部浪漫主义小说。

来，作为消遣。

“先生，”男爵夫人问道，“您就是吉尔贝大夫吗？”

“是的，我就是，夫人。”

“您这么年轻，就已经有这么大的名声，确切地说，这种名声是否属于您的父亲或者您的某个年长的亲戚？”

“除了我以外，我不认识别的姓吉尔贝的人，夫人。如果姓这个姓的人确实象您说的那样有那么一点儿名气，那么我是当之无愧的。”

“先生，您为了见我，说出了德·拉斐德侯爵的名字。事实上，侯爵是向我们提起过您，谈到您的渊博的学识。”

吉尔贝鞠了一躬。

“先生，看来您不是一个普通的药剂师，一个象别的大夫那样的开业医生，您已经探测出了生命科学的所有奥秘，所以您的学识更加值得注意，也更有意思，”男爵夫人继续说道。

“夫人，我看出来了，德·拉斐德侯爵先生一定告诉您说我多少是个神医，”吉尔贝笑嘻嘻地答道，“要是他这么说的话，我知道只要他愿意，就完全有能力来向您证明这一点。”

“是的，先生，他向我们讲了许多您做出的奇迹，在战场上也好，在美国的医院里也好，您经常把那些没有希望的伤员治好。将军说您总使他们昏昏沉沉地假死过去，这种假死和真实的死亡那么相似，以致人们往往弄错。”

“夫人，这种假死是一门科学的成果。这门几乎不为人知的科学今天还只掌握在少数几个大夫的手中，但是它一定会普及开的。”

“您说的是磁性感应的学说，是不是？”德·斯塔尔夫人微笑着问。

“是的，就是磁性感应的学说。”

“您亲自跟麦斯麦①学过吗？”

“唉！夫人，麦斯麦也不过是个新手。磁性感应的学说，或者确切地说，就是催眠术，是埃及人和希腊人早就知道的一门古老的科学。它在中世纪的茫茫海洋中湮没消失了。莎士比亚在《麦克白》②里猜到了它，于尔班·格朗迪埃③重新发现了它，也为此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而我的老师——那个伟大的老师——是德·卡格里奥斯特罗伯爵④。”

“这个江湖医生！”德·斯塔尔夫人嚷道。

“夫人，夫人，您可不要象当今的人而要象后世的人那样去评判他。多亏这个江湖医生，我才有了这么些学识，也许也由于他，世上才会有自由。”

“好吧，”德·斯塔尔夫人微笑着答道，“我不了解情况才这么说，而您却是深知底细的。可能您有道理，我错了……现在，咱们还是回过头来谈谈您吧。为什么您在国外呆了这么久呢？为什么您不回来在拉瓦西埃、卡巴尼、孔多尔塞、巴伊和路易之类的大夫中占上一个位子呢？”

听到最后这个名字，吉尔贝的脸难以觉察地红了一下。

“夫人，我要钻研的东西还有许多，不能一下子就进入这些

---

① 麦斯麦(1733—1815)：德国医生，倡动物磁气之说，认为一切疾病皆可用磁性感应的原理治疗。一七七八年他至巴黎行术，哄动一时，称为麦斯麦主义，其内容即今之催眠术。

② 《麦克白》系英国诗人、剧作家莎士比亚写的一部悲剧，主要叙述苏格兰大将麦克白在出征归国途中，遇见三个巫婆，说他将做国王，他便谋害了国王，自立为王，但是得不到拥护，死在战场上。

③ 于尔班·格朗迪埃(1590—1634)：推行动物磁气说，后被控为巫士，而被活活烧死。

④ 德·卡格里奥斯特罗伯爵(1743—1795)：即约瑟夫·巴尔萨摩。传说系一神通广大的江湖医生，谙熟占星术、炼金术等神秘学。

名医的行列。”

“但是您最终还是来了，不过是在我们十分艰难的时刻。我的父亲本来会很乐意帮助您的，可是他失去了王上的宠信，已经走了三天了。”

吉尔贝笑起来。

“男爵夫人，”他微微地欠了欠身说道，“六天前，根据德·内克尔男爵先生的一道命令，我给关进了巴士底狱。”

德·斯塔尔夫人的脸这时也变红了。

“说实在的，先生，您说的这件事使我非常吃惊。您，给关进了巴士底狱！”

“是我，夫人。”

“您犯了什么罪？”

“可能只有那些下令把我关进去的人才说得出来。”

“但是您出来了？”

“是的，夫人，因为巴士底狱已经不存在了。”

“怎么，巴士底狱不存在了？”德·斯塔尔夫人装出吃惊的样子喊道。

“您没有听见炮声吗？”

“不，但炮声只是炮声，它并不说明什么别的问题。”

“噢！对不起，夫人，我认为德·内克尔先生的女儿德·斯塔尔夫人在现在这种时候还不知道巴士底狱已经被民众占领了，那是不可能的。”

“我向您保证，先生，”男爵夫人窘困地答道，“自从我父亲走了以后，我对外面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不大了解，一直在为他的离去而伤心难受。”

“夫人！夫人！”吉尔贝摇着头说道，“官方信使惯常总要经

过通往圣多昂府邸的这条路，巴士底狱已经被占领了四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至少总有一个信使打这儿走过。”

男爵夫人看到自己再要否认下去就得成心撒谎，她很讨厌这么做，所以就改变了话题。

“先生，您光临舍下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呢？”她问道。

“夫人，我希望能荣幸地和德·内克尔先生谈谈。”

“但是您不是知道他不在法国吗？”

“夫人，德·内克尔先生这时竟然离开家园，我觉得十分奇怪，他竟然不去注意眼前发生的事，真是失策……”

“还有呢？……”

“夫人，我必须坦率地向您说，我相信您会告诉我能在哪儿找到他。”

“先生，您会在布鲁塞尔找到他的。”

吉尔贝用探索的目光盯着男爵夫人的脸。

“谢谢，夫人，”他鞠了一躬说，“那我就动身上布鲁塞尔去，因为我有一些非常重大的事情要告诉他。”

德·斯塔尔夫人做了个犹豫不决的动作，接着又开口说道：

“幸好我了解您，先生，知道您是一个稳重的人，因为这些如此重大的事情要是由另一个人的嘴里说出来，那就可能会失去它们的价值……我的父亲在失去王上的宠信，在经历了过去那些事以后，还有什么事情对他会是重要的呢？”

“还有未来嘛，夫人。也许，我对他的未来不是一点没有影响的。但是说这些都没有用处。现在对我和他都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得重新见到德·内克尔先生……因此，夫人，他真的在布鲁塞尔吗？”

“是的，先生。”

“上那儿得花费我二十个小时。您是否知道在革命的时候二十个小时意味着什么？在这段时间里可能会发生多少事情？哦！夫人，德·内克尔先生竟然不管眼前发生的事情，呆在离开这儿有着二十小时路程的地方，竟然让自己的手和他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之间隔着这么长的一段距离，真是太轻率了。”

“先生，您真把我吓坏了，”德·斯塔尔夫人说，“我真认为我父亲是做了一件轻率的事。”

“有什么法子呢，夫人？事情就是这样，不是吗？我给您添了不少麻烦，现在只好诚惶诚恐地向您道歉。再见吧，夫人。”

但是男爵夫人拦住了他。

“先生，您真把我吓坏了，”她又说道，“您应该把您说的所有那些话向我解释一下，告诉我一些使我放心的事。”

“唉！夫人，”吉尔贝答道，“这会儿我自己也有许多事情需要操心费神，根本不可能去考虑别人的事情。那关系到我的生命和荣誉，就象关系到德·内克尔先生的生命和荣誉一样，倘若他能马上利用我在二十小时以后去告诉他的那些话。”

“先生，请允许我记起我忘了好久的一桩事，那就是在露天底下所有人都能听到谈话内容的花园里，不应该谈论这样重大的问题。”

“夫人，”吉尔贝说，“我是在您家里，因此我冒昧地说一句，是您选择了我们现在说话的这个地方。您想上哪儿去？我听从您的吩咐。”

“请您赏光去我的书房里结束这场谈话。”

“哈哈！”吉尔贝暗自想道，“要不是我怕她受窘，我就会问一声她的书房是不是在布鲁塞尔。”

但是，他什么话都没问，只跟在男爵夫人的背后，男爵夫人

这时正快步向宅邸走去。

那个先前接待吉尔贝的仆役仍然站在宅邸前面，德·斯塔尔夫人朝他做了个手势，亲自把门打开，把吉尔贝领到书房，那是一个清幽可爱的房间，不过布置摆设得不象是女人的书房，倒带着几分男性的色彩，房里还有一扇门和两个窗户朝着一个小花园，那个小花园不要说陌生人进不去，就连他们的眼睛也无法看到。

德·斯塔尔夫人一到那儿，就把门关上，转身对着吉尔贝说：

"先生，我以仁爱的名义，请您把那个促使您来到圣多昂的对我父亲有用的秘密告诉我。"

"夫人，"吉尔贝说，"要是您的父亲能听到我在这儿说的话，要是他知道我就是那个把《思想和进步的状况》那本秘密的论文集寄给国王的人，我敢肯定德·内克尔男爵先生就会立刻出现，并且对我说：'吉尔贝大夫，您要我做什么呢？说吧，我听着。'"

吉尔贝还没有把话说完，墙上旺洛① 画的一块护壁板后面的一扇暗门就悄无声息地打开了，内克尔满脸笑容地出现了，站在一道螺旋小楼梯的底下，明亮的灯光从楼梯上面射下来。

这时候，德·斯塔尔男爵夫人向吉尔贝行了个礼，吻了一下她父亲的额头，随后就从她父亲刚才进来的那条路走出去，她登上楼梯，拉上护壁板，不见了。

内克尔走上前，向吉尔贝伸出手来，说道：

"我在这儿，吉尔贝先生。您要我做什么？我听着。"

两个人都在椅子上坐下。

"男爵先生，"吉尔贝说，"您刚才已经听到了一个暴露我的

---

① 旺洛（1705—1765）：法国画家。

全部思想的秘密。是我，四年以前，托人把一篇论述欧洲概况的文章呈递给王上；是我，打那时起，从美国把我撰写的各种不同的评论文章寄到他的手里，这些文章论述了法国当时出现的所有关于调解和内政方面的问题。”

“陛下，”德·内克尔欠了欠身答道，“每次和我谈起这些评论文章的时候总是赞不绝口，可是对它们的内容又感到非常惊骇。”

“是的，因为它们说的都是实话。是不是因为实话那时听起来十分可怕，而今成为事实以后看上去更加可怕？”

“这是毫无疑义的，先生，”内克尔说。

“王上把这些文章都转给您看了吗？”吉尔贝问道。

“不是全部，先生。只看了两篇：一篇是论述财政问题的，您和我的看法十分相近，只有很小的一点分歧，可我仍然为此感到十分光荣。”

“但是，不止这些。我还写过一篇向他预言眼下发生的所有这些重大事件的文章。”

“啊！”

“是的。”

“先生？请您说一下是些什么事件？”

“主要就是两件：一件就是王上面临他早先许下的一些诺言，有一天将不得不解除您的职务。”

“您向他预言过我要受到贬黜吗？”

“当然罗。”

“这是第一件事。那第二件是什么呢？”

“巴士底狱被占领。”

“您预言过巴士底狱将被占领吗？”

“男爵先生，巴士底狱不仅是皇家的监狱，而且是专制制度的象征。自由即以捣毁这个象征为起点，余下的事将由革命来完成。”

“您有没有考虑过您说的这些话的份量，先生？”

“当然考虑到了。”

“您公开发表这样的理论就不感到害怕吗？”

“害怕什么？”

“害怕不幸会落到您的头上。”

“内克尔先生，”吉尔贝笑吟吟地说道，“一个出了巴士底狱的人是什么都不怕的。”

“您是从巴士底狱出来的吗？”

“今天才出来。”

“为什么您给关进巴士底狱呢？”

“这我正要问您呢。”

“问我？”

“当然问您。”

“为什么问我呢？”

“因为是您下令把我送进去的。”

“是我下令把您送进巴士底狱的？”

“就在六天以前。正象您看到的那样，日期离开现在并不怎么久，您不会不记得的。”

“这是不可能的。”

“您承认这是您的签名吗？”

吉尔贝把巴士底狱的囚犯名册上的那页纸以及附在上面的那张拘票一起拿给这位以前的大臣看。

“唔，不错，”内克尔说，“这是一张拘票。您知道这种拘票

我尽可能少签，可是每年仍然要达到四千张。另外，在我离开的时候，我发觉他们还叫我签了几张空白的。先生，遗憾得很，用来拘捕您的一定就是其中的一张。”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我决不应该把我的入狱归咎到您的身上？”

“那当然罗。”

“但是，男爵先生，”吉尔贝笑吟吟地说道，“您了解我的好奇心。我非得知道是谁要把我囚禁起来。因此，请您告诉我吧。”

“哦！再容易不过了。出于谨慎，我从来不把别人写给我的信留在部里，每天晚上，我都把它们带回家来。这个月的信都放在这个柜子的贴着B字的抽屉里；让我们在那个信夹里找一下起首字母写着G的信。”

内克尔拉开抽屉，在一个很大的信夹里翻找着，里面大概有五六百封信。

“我只保存那些可以脱掉我的干系的信件，”内克尔说，“我每下一道拘捕令，就给自己增添一个敌人。所以我不得不这样躲过攻击。不然的话，我会感到突然的。哦，G…，G…，是这封，对，吉尔贝。要求把您关进监狱的是王后身边的一个人，亲爱的先生。”

“啊！啊！王后身边的一个人？”

“是的，信上要求给一个姓吉尔贝的人开张拘票，没提他的职业。黑眼睛，黑头发。跟着就是他的形貌特征。从勒阿弗尔前往巴黎，没别的了。那么这个吉尔贝就是您罗？”

“是我。您可不可以把这封信交给我？”

“不行，但是我可以告诉您信是由谁署名的。”

“说吧。”

"德·夏尔尼伯爵夫人。"

"德·夏尔尼伯爵夫人，"吉尔贝跟着说了一遍，"我不认识她，也没做过什么得罪她的事。"

他慢慢地抬起头来，仿佛想要记起这个人来。

"旁边还有一条很短的批语，没有署名，但是笔迹十分眼熟。瞧。"

吉尔贝低下头来，在那封信的边上看到这样一句话：

"立即按照德·夏尔尼伯爵夫人的要求去做。"

"真奇怪，"吉尔贝说，"我倒明白王后为什么批这么一句话，因为我在文章里提到了她和波利尼亚克家族。可是这个德·夏尔尼伯爵夫人……"

"您不认识她吗？"

"这准是一个顶替别人出面的人。再说，您也知道，凡尔赛的那些宫廷显贵我不认识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地方。因为我在国外已经呆了十五年；在这期间我只回来过两次，我上次离开法国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四年了。请您告诉我，这位德·夏尔尼伯爵夫人到底是什么人？"

"她是王后的朋友、知己和心腹；是德·夏尔尼伯爵十分热爱的妻子，既美丽，又贤淑，总之是一个非凡的人。"

"咳！我可不认识这么一个非凡的人。"

"要是这样，亲爱的大夫，那一定是这么一回事：您是某个政治阴谋的玩弄对象。您有没有提到过德·卡格里奥斯特罗伯爵的名字？"

"提到过的。"

"您认识他吗？"

"他曾是我的朋友，非但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老师；非但

是我的老师，还是我的救命恩人。”

“那么，奥地利或罗马教廷都会要求把您关起来的。您有没有写过一些小册子？”

“咳！写过。”

“这就对啦。所有这些小小的报复就象指向极点的指针，受到磁石吸引的铁片，都显示出王后是幕后的主使人。他们密谋反对您，他们派人跟踪您。王后叫德·夏尔尼伯爵夫人签署那封信以便消除怀疑。现在一切都清楚了。”

吉尔贝思索了一会儿。

在这短短的一刹那，他回想起在皮斯勒的比约家里被盗的那个小箱子。王后、奥地利和罗马教廷都和这个小箱子一点没有关系。这样一想使他的思路走上了正轨。

“不，”他说，“并不是这样，也不可能是这样。但是，没关系！让我们谈谈别的事吧。”

“谈什么呢？”

“就谈您吧！”

“我？关于我，您有什么话要说呢？”

“我说的事您和无论哪个人都一样清楚，不出三天，您就会重新就职，那时您可以随心所欲地专制地治理法国。”

“您这么想吗？”内克尔微笑着问。

“您也这么想，因为您并没有去布鲁塞尔。”

“那么，”内克尔说，“会有什么结果呢？因为我们应该得出的是一个结果。”

“结果是这样的。您受到法国人的爱戴，不久还要受到他们的崇拜。王后看到您受爱戴已经觉得不舒服，而国王看到您受崇拜也会觉得不舒服。他们要依靠您来赢得民心。您会忍受不

了的。那时，您也会失去民心。亲爱的内克尔先生，民众就象一头饥饿的狮子，只晓得去舔那只拿着食物的手，不管那是谁的手。”

“以后呢？”

“以后，您又会被人遗忘。”

“我？被人遗忘！”

“唉！是的。”

“什么会使我被人遗忘呢？”

“发生的种种事件。”

“我发誓，您说起话来真象个预言家。”

“不幸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一个人。”

“哦，那么往后要发生什么事呢？”

“嗨！要把往后发生的事预先说出来并不困难，因为在国民议会里已经出现了往后发生那些事的苗子。一个此刻正在沉睡的党会突然出现，我说错了，它并没有睡着，而是躲着没有露面。这个党的首领是一项原则，它的武器是一种思想。”

“我明白。您说的是奥尔良党。”

“不。这个党，我应该说它的首领是一个人，它的武器是深得民心。我对您说的是一个名字还没被人提到的党，那就是共和党。”

“共和党？啊！怎么可能！”

“您不相信吗？”

“一个空想①！”

“是的，是一个会把大家都吞噬的喷火兽。”

① 空想的原文是chimère，此字原义为神话中的狮头、羊身、龙尾的喷火怪物，所以下文这么说。

“那么，我会成为一个共和主义者，可是我已经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了。”

“一点不错，是一个日内瓦的共和主义者。”

“但是我认为一个共和主义者就是一个共和主义者。”

“您这么说可错了，男爵先生。我们的共和主义者并不象别的国家的共和主义者：我们的共和主义者将首先取消特权，接着取消贵族，最后取消王室。您会和我们的共和主义者一起出发，可是您不会和他们一起到达终点。因为您不愿意跟着他们到他们去的那个地方。不，德·内克尔男爵先生，您弄错了，您不是一个共和主义者。”

“哦！如果您这么理解的话，那我确实不是。我热爱国王。”

“我也一样，”吉尔贝说，“大家这会儿都象我们一样热爱他。要是我对一个不象您这么有见识的人说出这句话，那我就会受到嘲骂和讥笑。但是相信我的话吧，内克尔先生。”

“如果真有可能出现这种事，那我倒真求之不得。但是……”

“您知道那些秘密团体吗？”

“我常听人谈起。”

“您相信它们存在吗？”

“我相信它们存在，但是我不相信它们分布的范围很广。”

“您是不是某个团体的成员？”

“不是。”

“您只是一个共济会会员吗？”

“不是。”

“那好，先生，我是的！”

“您加入了某个团体吗？”

“是的，我是所有这些团体的成员。注意，先生，那是一张

把所有的王位都囊括在内的无边的巨网，是一把威胁所有君主政体的无形的匕首。我们大约有三百万个弟兄，分布在所有的国家，混杂在社会所有的阶层当中。我们在民众、中产阶级、贵族、亲王，甚至君主中都有朋友。注意，德·内克尔先生，您望着发怒的那个亲王也许是一个秘密团体的成员；注意，那个当面对您弯腰鞠躬的仆役也许也是一个秘密团体的成员。您的生命并不归您所有，您的财产也不归您所有，甚至您的荣誉也不归您所有。所有这一切都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支配着，您无法去和这种力量抗争，因为您不认识它，而它却可以把您搞垮，因为它认识您。嗨！您瞧，这三百万个人已经在美洲建立了共和政体，他们也力图建立一个法兰西的共和政体，然后再建立一个欧洲的共和政体。"

"但是，"内克尔说，"合众国的那个共和政体并不怎么使我感到害怕，我愿意接受这种形式的政府。"

"不错，但是在美国和我们之间，有一道鸿沟。美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没有偏见，没有特权，没有君主制度。它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还有大片未经开发的森林。美国位于浩瀚的大海和辽阔的旷野之间，大海成为它的商业的出口，旷野是它的人民财富的来源，而法国呢！……想想看，要把法国变得和美国一样，得先摧毁掉多少东西啊！"

"可是您到底要说明什么呢？"

"我要说明的就是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走的那条路。但是，我尽力想使我们安安稳稳地踏上那条路，让王上来领导这场运动。"

"是作为一面旗帜吗？"

"不，作为一块挡箭牌。"

“一块挡箭牌！”内克尔微笑着说，“要是您想叫王上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那您真不了解他。”

“哪儿的话，我了解他。嗨！老天在上！我很清楚，他就象我看到过的许多美国小地方的官员一样，是一个正直的人，没有什么威仪，为人温顺，缺乏主见。但是，您想找个什么别的人呢？我们即使只为了他那神圣的名号，也仍然可以把他当作一块挡箭牌，用来抵挡我刚才向您提到的那些人。不管这块挡箭牌多么单薄，总比什么防备都没有要好一点。

“我想起我们和北美洲的野蛮部落作战时的情景，我想起我曾经在河边的一丛芦苇后面呆了好几个晚上。那些野蛮人在河对面不断向我们开枪。

“一丛芦苇确实算不了什么。可是男爵先生，我还是要坦白地告诉您，藏在这些修长、青翠、被子弹一打就穿的芦苇秆子后面，我的心就不象自己呆在旷野上的时候那样怦怦乱跳。哎！王上就是我的芦苇。他使我看见自己的敌人，却不让敌人看见我。这就是我这个纽约或费城的共和主义者在法国转变成为一个保王党人的原因。在那边，我们的领袖是华盛顿。在这儿，天晓得它叫什么：不叫匕首就叫断头台。”

“您把眼前的事物都看成血淋淋的，大夫。”

“男爵，您会和我一样来看待眼前发生的事情，假如您今天象我一样，也呆在沙滩广场上！”

“是的，这倒是真的。我听说那儿发生了一场屠杀。”

“您知道，民众……是件好事。不过是在他们行动体面的时候！……啊！人类的风暴！”吉尔贝嚷道，“天空的风暴和您差得有多远啊！”

内克尔沉思起来。

“为什么我不把您留在身边呢，大夫？”他说，“万一有什么事，您会是我的一个很好的顾问。”

“男爵先生，留在您的身边，我对您不会有多大用处，特别对法国不会有多大用处，倒不如上我想去的那个地方。”

“您想上哪儿去？”

“听我说，先生，在御座的旁边就有一个御座的大敌；在王上的身边就有一个王上的大敌：那就是王后。这个恶劣的女人！她忘了自己是玛丽·戴莱丝①的女儿，或者确切地说，她只狂妄自大地记住这一点。她自以为救了王上，其实却比王上丢失的东西更多，她失去了王权。咳！所以我们这些热爱王上、热爱法国的人必须同心协力，抵制她的力量，消除她的影响。”

“那么，您就该照我说的话做，先生。留在我的身边，帮助我。”

“如果我留在您的身边，那我们两个人就只有一种行动方式。您就是我，我就是您。我们应该分开，先生，那样我们就能产生双重的影响。”

“这样的话，我们会取得什么成果呢？”

“也许可以延缓灾祸的发生，但是我们绝对无法拦阻灾祸，尽管我保证能得到德·拉斐德侯爵的大力协助。”

“拉斐德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吗？”

“就拉斐德来说，他也算是个共和主义者。如果我们非得变得地位平等的话，请您相信，我们最好选择贵族阶层的平等。我想上升到这样的平等地位，而不想下降到什么别的平等地位。”

---

① 玛丽·戴莱丝(1717—1780)：奥地利女王，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母亲。

“您能为拉斐德担保吗？”

“只要我们要求他的只是荣誉、勇气和忠诚，那我就能为他担保。”

“那么，说说看，您想要什么？”

“一封把我引荐给路易十六陛下的介绍信。”

“一个象您这么有才能的人是不需要介绍信的，您完全可以自我介绍一下。”

“不，成为您的心腹很合我的心意，由您介绍也是我的整个计划的一部分。”

“您的志愿是什么呢？”

“成为王上的一个私人医生。”

“哦！再容易不过了。但是王后呢？”

“一旦我到了王上身边，那您就别管了。”

“但是如果她迫害您呢？”

“那么，我就要使王上坚持他的意愿。”

“让王上坚持他的意愿，如果您做得到的话，那您就不是一个凡人。”

“一个大夫一旦掌握了一个人的身体，要是最终还操纵不了那个人的心灵，那他准是一个大傻瓜。”

“但是，让一个蹲过巴士底狱的人去当王上的私人医生，您不认为这是开了一个坏的先例吗？”

“相反，这倒是再好不过的事。据您看，我不是因为宣传哲学而遭到迫害的吗？”

“我怕事情就是这样。”

“那么，王上任用一个卢梭的弟子、一个新学说的信徒、一个从巴士底狱出来的囚犯来做自己的医生，就会恢复声誉，重新

取得民众的好感。您一见到他，就请他注意这桩于他有利的事。”

“您的话总是很有道理。但是一旦您到了王上身边，我是不是就可以仰仗您了。”

“完全可以，只要您留在我们选定的那条政治路线上。”

“您对我作出什么保证呢？”

“我保证在您应该引退的时候通知您。”

内克尔望了吉尔贝一会儿，随后才用忧虑的声调说道：

“确实，这是一个忠实的朋友可以给予一个大臣的最大的帮助，因为这是最后一项帮助。”

他在书桌前坐下，开始给国王写信。

这时候，吉尔贝又把那封要求拘捕他的信看了一遍，一面喃喃地说道：

“德·夏尔尼伯爵夫人！这究竟是谁呢？”

“喏，先生，”内克尔不一会儿把他刚写完的那封信递给吉尔贝时说道。

吉尔贝接过信看起来。

信的内容如下：

陛下，

陛下身边需要有个忠实可靠的人，好与他一起商讨国家大事。我离开王上时献给您的最后一件礼品，作出的最后一项贡献，就是把吉尔贝大夫引荐给您。吉尔贝大夫不仅是世上最杰出的一个大夫，而且也是《行政和政治》那本曾经给您留下十分强烈印象的论文集的作者，陛下只要知道这一点就行了。

德·内克尔男爵俯伏敬呈

内克尔并没有在信上写明日期，只盖了个普通的封印，就把它交给吉尔贝大夫。

“现在，”他说道，“我又在布鲁塞尔了，对不对？”

“那当然，没有比这更肯定的了。不管怎样，明天早上，您一定会得到我的音信。”

男爵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在那块护壁板上敲了敲，德·斯塔尔夫人又出现了；不过这一回，她手里除了那根石榴树枝以外，还拿着吉尔贝大夫写的一本书。

她带着一种讨人欢喜的娇媚神情让大夫看到那本书的书名。

吉尔贝开始向德·内克尔先生告辞，接着吻了吻男爵夫人的手，她一直把他送到书房门口。

吉尔贝重新回到马车旁边，发现皮都和比约在前排的位子上打瞌睡，车夫在驾车的位子上打瞌睡，马儿也屈着腿在那儿打瞌睡。

第二十二章

国王路易十六

吉尔贝同德·斯塔尔夫人和德·内克尔先生的会晤持续丁将近一个半小时。他九点一刻回到巴黎，叫车直接把他送到驿站，在那儿雇了几匹马和一辆车，顺着通往凡尔赛的大路疾驶而去。这时候，比约和皮都上蒂鲁街的一家小旅馆去歇息一下他们疲乏的身子。比约到巴黎来的时候，通常总是在那儿下榻的。

天已经很晚了，但是吉尔贝对此并不介意。对他这种体质的人来说，活动就是一种需要。也许他这次去凡尔赛会一无所获。可是他宁愿白跑一趟，也不想呆在原地不动。在那些性情急躁的人看来，把握不定比最最可怕的事实还要令人痛苦。

他十点半到了凡尔赛；平常这个时候，大家可能早已上床熟睡了。可是那天晚上，凡尔赛的居民却没有一个阖上自己的眼皮。因为他们刚刚受到了还在震撼着巴黎的那场惊人事件的影响。

法兰西近卫军、警卫队和瑞士近卫军的士兵列队聚集在所有大街的街口上，相互谈论，或者和旁边那些忠于国王、充满信心的市民交谈。

因为凡尔赛历来就是一座保王主义者的城市。城里的居民心中即便不对君主、至少也对君主政体抱有一种宗教般的敬意，

好象这是那片土地上所独具的一种特点。凡尔赛的居民一向生活在国王的周围，领受国王的恩泽，得到国王的庇荫，他们呼吸的是百合花① 的醉人的芳香，看到的是国王威严的脸上的笑容和礼服上那闪闪发亮的金线，所以，这些居民在国王用云石和斑岩为他们修筑的这座城里好象觉得自己也有点象是国王。而今天，就在现在，云石四周长满青苔，石板缝里杂草丛生，细木护壁板上的金粉即将剥落，花园里的树荫底下比墓地里还要僻静无人。凡尔赛要么改变它原来的面貌，要么把自己视为被推翻的君主政体的一部分，它再也不能为自己的权势和财富感到自豪，但是至少还保留着那种令人惆怅的诗意和凄凉动人的魅力。

因此，就象上文已经说过的那样，在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到十五日的那天夜晚，整个凡尔赛的居民都心绪烦乱，坐立不定，急切地想要知道法国国王对他的王冠蒙受的这个奇耻大辱，对他的权力遭到的这个致命的创伤将作出怎样的反应。

米拉波通过对德·德勒-布雷泽的答复，已打击了君主政体的外表。

民众通过对巴士底狱的占领，击中了君主政体的心脏。

然而，在那些思想狭隘、目光短浅的人看来，问题很快就能得到解决。特别是那些军人，他们衡量事情的结果一向只看凭借蛮力是能取得胜利，还是要遭到失败。在他们看来，只要向巴黎进军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三万士兵、二十门大炮很快就会把巴黎民众的骄傲和胜利的狂热一扫而光。

国家还从没有出现过这么多出谋献策的人，每个人都当众

---

① 百合花是法国波旁王朝的标志。

大声发表自己的意见。

那些态度最最温和的人说：

“这是很简单的。”——你们会注意到，我们几乎总用这么一句话来说明最最困难的处境。

“这是很简单的，”他们说，“只要开始由国民议会批准一项不会遭到拒绝的法令。国民议会的态度一段时期以来很能安定人心；它既不希望上层阶级的人滥用职权，也不赞成下层阶级的人行使暴力。

“议会要明确声明暴动是有罪的，公民使用武器杀人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的代表可以把他们的疾苦向国王、向一个会为他们主持公道的国王陈述。

“这项声明肯定会在议会里通过，一旦有了这项声明，国王就不能不象个严父那样严厉地处罚巴黎市民了。

“这样，风暴就会过去，君主政体就会恢复它的首要的权利。民众就会重新安分守己地尽自己的责任，一切就会重新走上正轨。”

大家通常就这样在林荫大道和大马路上处理当前的问题。

但是在武器广场前面和兵营附近，可以听到另外一种论调。

在那儿，可以看到一些从别处来的陌生人，一些样子聪明、目光暗淡的人。他们不断向周围的人散布神秘的观点，夸大那些本来已经严重的消息，几乎公开地宣传那些煽动民众起来暴动的思想，两个月来，巴黎城内外的居民一直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

在那些人周围，聚了好些人，有的脸色阴沉，有的怀有敌意，有的兴奋活跃。他们听了那些人的话，想起了自己的贫穷和苦痛，以及君主政体对于他们那种粗暴、轻蔑的态度。有个

演说者在谈到民众的不幸时，说道：

“人民奋斗了八百年，得到了什么呢？什么都没有。既没有社会权利，也没有政治权利，只能象农夫的一头母牛那样：小牛犊被送到肉店里，自己给送到屠宰场，牛奶在市场上出售，牛皮在制革厂晒干。终于，君主政体迫于需要，作出让步，呼吁召开三级会议，但是现在当三级会议的代表聚在一起的时候，君主政体又在干什么呢？从大会召开的那天起，它就压在代表们的头上，后来尽管组成了国民议会，但是那并非出于它的本意。咳！既然我们在巴黎的弟兄已经给了我们这么有力的帮助，那么就让我们敦促国民议会向前迈进。它在这片正在展开角逐的政治地盘上每走一步，对我们都是一个胜利。因为那会扩大我们的阵地，增加我们的财产，确认我们的权利。前进！前进！公民们。巴士底狱只是暴政前方的一个防御工事！巴士底狱被占领了，要塞还在那儿！”

在那些最最黑暗的地方，还有另外几群人，说着另外一些话。那些开口发言的人显然是社会的上层人士，他们乔装改扮，穿上平民的服装，想要瞒过人们的眼睛，可是雪白的双手和抑扬动听的语调却跟他们的衣着很不相称。

“市民们！”这些人说道，“你们实际上受到两方面的错误的引导：一些人要求你们往回走；另一些人敦促你们向前走。他们向你们谈论政治权利、社会权利。自从你们获准可以通过自己的代表进行投票以后，你们就生活得更幸福了吗？自从你们有了自己的代表，你们就更富有了吗？自从国民议会颁布法令以后你们就不再忍饥挨饿了吗？不，把政治以及有关它的种种理论留给那些识字的人吧。你们需要的并不是写出来的语句或格言。

“你们需要的是面包，再说一遍，是面包。它使你们的孩子生活舒适，使你们的妻子和顺安宁。谁会把所有这一切给予你们呢？只有一位性格刚强、思想活跃、心地宽厚的国王。这位国王并不是路易十六，受到自己妻子、那个铁石心肠的奥地利女人左右的路易十六，而是……请你们在王位四周好好找一找，在那儿找一找那个可以使得法国重新幸福的人，王后当然对那个人十分憎恶，因为他给画面投上了一个阴影，因为他爱法国人，也为法国人所爱。”

公众的意见就这样在凡尔赛表现出来；内战就这样在各处酝酿。

吉尔贝和聚在那儿的两三群人谈了几句话，了解了他们的思想状况，就径直朝王宫走去，王宫四周戒备森严，设置了好几道岗哨，这究竟是为了防备哪个人？谁也不知道。

但是，尽管有这么许多道岗哨，吉尔贝还是毫无困难地经过了前面几个院子，一直走到门厅，谁也没有问他要到哪儿去。

等他走到圆窗大厅的时候，一个侍卫才拦住他的去路。吉尔贝从口袋里掏出德·内克尔先生的那封信，给他看信上的签名。那个侍卫盯着那封信看了一眼。他接到的命令是很严厉的，而最严厉的命令就是那些最需要作出解释的命令，所以他就对吉尔贝说道：

“先生，王上下达的那道命令是很明确的，不准闲人入内。但是事先显然没有料到会有德·内克尔的信使前来，而且十有八九，您给陛下带来的是一个重要的消息，所以进去吧，我就违反一次命令。”

吉尔贝进去了。

国王并不在他的套房里，而在议事厅里。他正在那儿接见

国民自卫军的一个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前来请求他撤回军队，建立一支由市民组成的卫队，并且驾临巴黎。

路易冷冷地听着，随后回答说整个局势还有待于澄清，何况，他正准备就目前的局势和他的顾问商议一下。

因此他就和他的顾问商议去了。

在这段时间里，代表们等在走廊上，透过门上的毛玻璃，看到那些王室顾问的晃动的越来越大的影子和他们做出的那种威胁的动作。

他们仔细观察着这些憧憧的人影，猜到答复肯定对他们不利。

果然，国王只回答他们说他会任命几名民兵部队的首领，并且命令练兵场的军队撤退。

至于他在巴黎露面的事，只要这座叛乱的城市还没俯首听命，他就不愿赐给它这份恩典。

代表们继续坚持，再三恳求。国王说他心里十分痛苦，不过他现在只能做到这一步。

随后，国王就回到他的房间里，为自己一时间取得的这场胜利，为自己这么显示了一下他已不再掌握的权力踌躇满志。

他在那儿看到了吉尔贝，那个侍卫就站在大夫的旁边。

“有什么事？”国王问道。

侍卫走到他的身旁，请他原谅自己没有遵守他的命令；吉尔贝已经有好多年没有见到国王了，这时候，就在一旁默默地端详着这个在法国遭到最最猛烈的风暴袭击时被上天安排了来充当舵手的人。

那个疲软委顿、一点也不魁伟的矮胖身躯，那张虚肿的、缺乏表情的脸庞，那种跟提前来到的衰老争斗的微弱的青春活

力，壮实的体格和平庸的智力——这种智力全靠地位赋予他的傲慢的仪容才间或有点儿价值——两者之间的那场实力悬殊的较量，所有这一切，都向这个和拉瓦特一样苦心钻研的观相家，这个和巴尔萨摩一样预知未来的催眠术家，这个和让·雅克一样沉思默想的哲学家，这个观察了所有人种的旅行家表明，他面前的这个人身体衰弱，精力不济，疲惫不堪，完全垮了。

因此吉尔贝凝视着眼前这个悲惨的人，禁不住愣住了，这并不是出于尊敬，而是由于痛苦。

国王朝他走过去，说道：

“是您给我带来了德·内克尔先生的一封信？”

“是的，陛下。”

“啊！”他喊道，好象他不相信似的，“快给我。”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用的那种声调就象一个快要淹死的人嚷着要根绳子。

吉尔贝把信递给国王。路易一把抓过去就仓促地看起来，接着他神态威严地做了个手势，对那个侍卫说：

“您可以走了，德·瓦里库尔先生。”

吉尔贝单独和国王呆在一起。

房间里只点着一盏灯；国王好象不想被人看到凝聚在他眉宇间的所有思想，所以才减弱了房里的灯光，他那时的神色与其说是忧虑，还不如说是厌倦。

“先生，”他用一种比大夫所料想的更加明亮和锐利的目光瞅着吉尔贝说，“先生，您真的就是那些曾经给我留下强烈印象的文章的作者吗？”

“是的，陛下。”

“您有多大年纪？”

“三十二岁，陛下。但是学习和不幸的经历却使我的年龄增加了一倍。所以您就把我当成一个老年人来对待吧。”

“为什么您等到这么晚才来见我？”

“因为，陛下，我不需要把那些写起来可以更加自由酣畅的事当面讲给您听。”

路易十六沉吟了半晌，怀疑地问道：

“没有别的原因吗？”

“没有，陛下。”

“但是，我还是认为，除非我搞错了，准有某种特殊的情况使您知道了我对您的好感。”

“陛下想要说的是我冒昧地向陛下提出的那种约会方式，在我把第一篇文章寄给他以后，我就请求他晚上八点在自己的窗玻璃后面放一盏灯，表明他已经阅读了我的著作，那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

“因此……”国王满意地说。

“在约定的那一天的那个时候，灯确实放到了我请您放的那个地方。”

“后来呢？”

“后来，我看见这盏灯一连三次给举起来又放下去。”

“后来呢？”

“后来，我就在报纸上看到了这段话：

“那个一连三次受到灯光召唤的人可以来拜访那个把灯举了三次的人，他会得到奖赏。”

“这确实是通知上的那些话，”国王说。

“这就是那个通知，”吉尔贝一面说，一面从衣袋里抽出一份报纸，上面刊登着他刚才提到的五年前的那个通知。

“好，太好了，”国王说，“我盼了您好久，就在我完全对您失去指望的时候您却来了。欢迎您，因为您就象那些忠勇的士兵，在开始战斗的时候赶到了。”

接着，他又更加专心地瞅着吉尔贝，说道：

“知道吗，先生？当国王对一个人说，快来领受奖赏，而这个人却不来，这对他可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

吉尔贝笑起来。

“嗳，”路易十六问道，“您为什么不来？”

“因为我不配得到任何奖赏，陛下。”

“为什么呢？”

“我是一个法国人，热爱我的国家，唯恐它会衰落，我把个人的利益和我的同胞，那三千万人的利益合在一起，所以我为他们工作的同时也在为我自己工作。陛下，一个为自己打算的人是不配得到奖赏的。”

“这不合情理，先生，您有一个别的原因。”

吉尔贝没有回答。

“说吧，先生，我很想听一下。”

“陛下，也许您已经猜着了。”

“您发现形势严重，所以等着不动，是为了这个吗？”国王担心地问道。

“为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的，陛下，您已经猜着了。”

“我喜欢讲话坦白直率，”国王说，他无法掩饰内心的不安，因为他生性懦弱，很容易脸红。

“那么，”路易十六接着说道，“您一面向国王预言说国家快要崩溃，一面却又害怕自己太靠近崩塌下来的瓦砾。”

“不，陛下，因为我正是在国家濒临崩溃的时候接近危险

的。”

“是的，是的，您离开了内克尔，可您说起话来象他一样。危险！危险！当然，在这时候接近我是有危险的。内克尔现在在哪儿？”

“我想，他随时准备听从陛下的命令。”

“太好了，我会需要他的，”国王叹了口气说道，“在政治上，我们不应该固执己见，我往往自认为做得很好，其实却搞得挺糟；就算做得不错，想不到的意外事件也会打乱我们的部署，妨碍原来的结果。尽管计划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但是人们却认为我们搞错了。”

国王又叹了一口气；吉尔贝这时来帮助他了。

“陛下，”他说道，“您作出的推论非常出色，但是当前该做的就是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前途。”

国王抬起头来，他那漠无表情的双眉微微地皱了起来。

“陛下，请原谅，”吉尔贝说，“我是医生。在人得了重病的时候，我说话是很严厉的。”

“您挺重视今天发生的这场叛乱。”

“陛下，这不是一场叛乱，而是一场革命。”

“您想要我同那些叛乱分子、那些杀人犯妥协吗？他们用武力占领了巴士底狱，这就是叛乱的行为；他们杀害了德·洛内、德·洛斯姆和德·弗勒塞尔，这就是杀人的行为。”

“我希望您把这两种人区分开来，陛下。占领巴士底狱的那些人是英雄好汉；杀害德·弗勒塞尔、德·洛斯姆和德·洛内的那些人才是凶手。”

国王的脸微微地变红了，不过这片红晕几乎一下子就消失了，他的嘴唇变得毫无血色，额头上冒出了几颗汗珠。

"您说得对，先生。您不愧是一个医生，或者确切地说，一个外科医生，因为您一下子就割到了肉里。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谈您吧。您叫吉尔贝大夫，对不对？至少您在文章上签署的是这个名字。"

"陛下，您的记性这么好，我真感到荣幸，尽管总的说来，我为此这么自豪是没有道理的。"

"怎么会那样呢？"

"因为不久以前，一定有人在陛下面前提到过我的姓名。"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六天以前，我被抓了起来，关进了巴士底狱。我听说任何一项重大的拘捕不奏知王上是不会执行的。"

"您在巴士底狱里面！"国王瞪大了眼睛喊道。

"这就是囚犯名册上的那页有关我的记录，陛下。正如我荣幸地告诉陛下的那样，六天以前，由于王上的命令，我被送进了监狱，今天三点钟，由于人民的恩泽，我走出了牢房。"

"今天？"

"是的，陛下。难道您没有听到炮声吗？"

"当然听到了。"

"那好，大炮为我打开了牢门。"

"啊！"国王低声喊道，"今天早上的大炮在轰击巴士底狱的同时也轰击了君主政体，如果不是这样，我倒很乐意对这件事表示高兴。"

"哦！陛下，别把一所监狱当作一项原则的象征。相反，陛下，您应该对占领巴士底狱表示高兴，因为，往后再也不会有人象我那样，被人冒用国王的名义，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了。"

"可是，先生，您的被捕一定有个原因。"

“我一点也不清楚，陛下。我刚回到法国就被抓了起来，送去监禁，事情就是这样。”

“说真的，先生，”路易十六温和地说道，“在我很想听人谈谈我的处境时，您却跑来对我谈论您自己，这不是有点自私吗？”

“陛下，因为我需要您回答我一句话。”

“什么话？”

“陛下跟我的被捕究竟有没有关系？”

“我不知道您回到法国。”

“听了这个回答我感到很高兴，陛下。这样当人们认为陛下什么事做得不对的时候，我就可以公开地宣布说您几乎总是受到欺蒙，要是有人不相信，我就可以用我自己做个例子。”

国王笑起来。

“大夫，”他说道，“您这是在伤口上抹香膏。”

“噢！陛下，我会把大把大把的香膏涂到这个伤口上。如果您愿意，我就把这个伤口治好。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

“我当然愿意罗。”

“但是必须相当坚决地拿定主意，陛下。”

“我拿定主意要这么做。”

“陛下，在您进一步有所行动之前，”吉尔贝说，“先看看写在这页囚犯名册边上的这行字。”

“哪行字？”国王不安地问道。

“瞧。”

吉尔贝把那张纸递给国王，国王看到：

根据王后的请求……

他皱起眉头。

"王后的请求!"他说,"难道您得罪了王后吗?"

"陛下,我肯定王后陛下还没有您这么了解我。"

"不过您一定犯了什么过失,一个人是不会无缘无故地给送进巴士底狱的。"

"好象是这样,没什么缘故,因为我刚从那儿出来。"

"但是内克尔先生把您派来,而那张拘票却是他签署的。"

"正是这样。"

"那么您好好给我解释一下,回忆一下您过去的生活。看看您是否能发现什么遗忘了的情况。"

"回忆我过去的生活!好吧,陛下,我就毫不隐讳地来叙述一下。放心吧,并不需要讲很久。我从十六岁起就不停地学习,我是让·雅克的学生,巴尔萨摩的同伴,拉斐德和华盛顿的朋友,自从我离开法国的那一天起,我就再也没有为了一个错误、甚至过失责备自己。当学到的知识使我可以护理伤员或病人以后,我就一直认为自己的每个想法和行动都应向上帝负责。既然上帝把人的生命交给我这个外科医生来照料,我出于仁慈就要为人开刀,同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来减轻病人的痛苦或挽救病人的生命;作为一个医生,我一直是一个给人安慰的人,有时还是一个予人恩惠的人。十五年就这么过去了。我的努力受到上帝的赐福:我看到大部分遭受疾病折磨的人吻了我的手就重新恢复了健康。那些死去的人则是受了上帝的判决。不,我再重复一遍,陛下,自从十五年前我离开法国的那天起,我就没有做过一件应该责备自己的事。"

"您在美洲经常和那些改革家来往,您的著作宣传了他们的主张。"

"是的，陛下，这件应当受到各国君主和人民感谢的事我倒忘了。"

国王默不作声。

"陛下，"吉尔贝继续说道，"现在，您已经了解了我的全部生活。我没冒犯和伤害过任何人，不管是叫花子，还是王后。所以我来问问陛下我为什么要受到处罚。"

"我会去和王后谈的，吉尔贝先生，但是您是不是以为这张拘票直接就是王后要求签发的？"

"我并没有这么说，陛下。我甚至认为王后只作了批示。"

"啊！您看清了这一点！"路易快乐地说道。

"是的，但是您知道，陛下，一旦王后作了批示，就等于下了一道命令。"

"这封她在上面作了批示的信是谁写的呢？让我看看！"

"好的，陛下，"吉尔贝说，"您看吧。"

他把这封信递到他的面前。

"德·夏尔尼伯爵夫人！"国王嚷道，"怎么，是她叫人拘捕您的。您究竟对这位可怜的夫人干了什么错事？"

"陛下，今天早上，我连这位夫人的名姓还不知道呢。"

路易把一只手放到额头上。

"夏尔尼！"他喃喃地说道，"夏尔尼，是温柔、贤淑、贞洁的代表！"

"您瞧，陛下，"吉尔贝微笑着说，"就在这三种高超的美德的要求下我被送进了巴士底狱。"

"噢！我马上要把这件事搞清楚，"国王说。

他拉了一下铃绳。

一个传达走进房来。

“去看一下德·夏尔尼伯爵夫人是不是在王后那儿，”路易说。

“陛下，”那个人答道，“伯爵夫人刚从走廊里经过，准备坐车出去。”

“快去追她，”路易说，“有件重要的事情，请她到我的书房里来一下。”

接着，他转身望着吉尔贝，问道：

“先生，这是不是就是您的希望？”

“是的，陛下，”吉尔贝答道，“非常感谢。”

第二十三章

德·夏尔尼伯爵夫人

吉尔贝听到国王发出这道召见德·夏尔尼夫人的命令后，就退到一个窗洞底下。

国王则在这间圆窗大厅里走来走去，一会儿想着公众事务，一会儿又想着眼前这个执拗的吉尔贝，他不由自主地受到这个人的奇特的影响，这时候，除了巴黎新闻以外，什么别的事都不能引起他的兴趣。

忽然，大厅的门打开了，传达通报说德·夏尔尼伯爵夫人来了，吉尔贝透过离他很近的窗帘，看到一个女人，她的宽松柔软的衣衫轻轻地擦过了门扇。

这个女人装束入时，穿着一件有着一道道彩色条纹的灰绸便服，下面是一条同样质地的裙子，一条系在腰后的披巾从胸前交叉而过，十分明显地突出了她那浑圆丰满的胸脯。

在她的梳得高高的发髻上面俏丽地戴着一顶小帽子，脚下一双高跟鞋，衬托出她的小巧好看的脚踝，手里摆弄着一根短手杖，那只戴着手套的手纤细、修长，充满贵族气息。这就是吉尔贝非常急切地期待着的那个人，她走进大厅。

国王向前跨了一步去迎接她。

“伯爵夫人，听说您正要出去？”

“是的，陛下，”伯爵夫人答道，“我刚准备上车就接到了陛

下的命令。"

吉尔贝一听到这个坚定嘹亮的嗓音，耳朵里就嗡嗡作响，血一下子涌上面颊，浑身上下不住地哆嗦。

他不由自主地从他躲藏的窗帘后面朝外走了一步。

"她！"他嘟哝道，"……她……安德烈！……"

"夫人，"国王接着说，他也象伯爵夫人一样，并没有看到躲在暗处的吉尔贝的激动神情，"我请您上这儿来是为了了解一个情况。"

"我乐意满足陛下的要求。"

国王朝吉尔贝躲藏的那个地方探了探身子，仿佛想要警告他。

吉尔贝明白自己露面的时刻还没有到，就慢慢地又退到窗帘后面。

"夫人，"国王说，"德·内克尔先生签署的一张拘票发下去差不多已经有八到十天了……"

吉尔贝透过窗帘间的那道几乎看不出来的缝隙，目不转睛地盯着安德烈。那个年轻女人脸色苍白，神情焦躁不安，好象被某种连她自己也不了解的神秘的念头缠住了。

"您听见我说的话了，是吗，伯爵夫人？"路易十六看到德·夏尔尼夫人迟疑着不开口，就这么问道。

"是的，陛下。"

"那么，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您能回答我的问题吗？"

"我尽力想回忆起那桩事，"安德烈说。

"让我帮您回忆一下吧，伯爵夫人。拘票是您请求签发的，在您那封提出请求的信上还有王后的批示。"

伯爵夫人没有回答，却越来越厉害地沉浸到那种焦躁出神

的状态中去，好象脱离了现实生活。

“请您回答我的话吧，夫人，”国王说，他开始感到不耐烦了。

“不错，”她颤抖着说道，“不错，我写了那封信，王后陛下在上面作了批示。”

“那么，”路易问道，“请您告诉我您要求这样处置的这个人究竟犯了什么罪。”

“陛下，”安德烈说，“我不能告诉您他犯了什么罪，不过我可以告诉您，那是一项大罪。”

“噢！您不能把这件罪行告诉我吗？”

“不能，陛下。”

“连国王也不能告诉吗？”

“是的。望陛下原谅，我不能说。”

“那么，您还是对他本人说吧，夫人，”国王说，“因为您拒绝告诉国王路易十六的事，对吉尔贝大夫就不能不说了。”

“对吉尔贝大夫！”安德烈嚷道，“天哪！陛下，他在哪儿？”

国王侧转身子，好给吉尔贝让出路来。窗帘拉开了，大夫的脸色几乎和安德烈的一样苍白。

“就在这儿，夫人，”他说道。

一看到吉尔贝，伯爵夫人就摇摇晃晃，两腿发颤，仰面朝天地向后倒去，就象一个快要晕过去的女人那样，多亏旁边有把椅子，她才勉强站着没有摔倒；她靠着那把椅子，就象欧律狄刻① 在蛇的毒液流进自己心脏时那样神态忧伤、漠无感觉、痴痴呆呆。

---

① 欧律狄刻：希腊神话中佛律癸亚歌手俄耳甫斯的妻子。

“夫人，”吉尔贝彬彬有礼地朝她鞠了一躬，说道，“请允许我向您重复一遍陛下刚刚问您的那个问题。”

安德烈的嘴唇颤动着，但是嘴里却没有发出一点儿声音。

“夫人，我究竟做了什么冒犯您的事使您下令把我投入一所可怕的监狱？”

安德烈听到这句话，猛地跳了起来，仿佛觉得自己的心给撕裂了。

接着，她突然象蛇似的用冰冷的目光望着吉尔贝，说：

“我，先生，我并不认识您。”

但是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吉尔贝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他那明亮的目光是那么咄咄逼人，那么大胆放肆，伯爵夫人不得不垂下自己的眼睛，不再正眼看他。

“伯爵夫人，”国王用温和的责备口气说道，“瞧您这么胡乱签名导致了什么结果。这位先生您并不认识——您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这位先生是一个伟大的开业医生，一个高明的大夫，一个您无可指责的人……”

安德烈重新抬起头来，不胜轻蔑地向吉尔贝瞅了一眼。

大夫仍然显得平静而自负。

“因此我认为，”国王接着说道，“既然您对吉尔贝先生没有意见，控告的不是他，而是另一个人，那么罪责就落到了一个清白无辜的人的头上。伯爵夫人，这是不对的。”

“陛下！”安德烈说。

“哦！”国王立刻打断了她的话，他生怕得罪这个王后最宠爱的女人，“我知道您心眼儿不坏，如果您出于仇恨控告哪个人，那这个人一定罪有应得。但是您明白，以后可不能再出现这样的错误。”

接着，他转身对着吉尔贝说：

“我有什么办法呢，大夫？这并不是人为的错误，而是时代的错误。我们出生在一个世风日下的时代，我们将在这个时代中死去；但是我们至少要尽力为后代改善未来，我希望，您在这项工作中帮助我，吉尔贝大夫。”

路易停了下来，认为自己说的话已经足以使双方感到满意。

可怜的国王！如果他在国民议会里也说出这样的语句，那他不仅会赢得掌声，而且第二天还会看到他的这些话给登载在所有的宫廷公报上。

但是在场的这两个冤家对头并不欣赏他的这番使人和解的议论。

“希望陛下恩准，”吉尔贝又说道，“我想请夫人再重复一遍她刚才说过的那句话，也就是说，她并不认识我。”

“伯爵夫人，”国王说，“您愿意满足大夫的这个要求吗？”

“我不认识吉尔贝大夫，”安德烈声音坚定地又说了一遍。

“但是您认识另一个姓吉尔贝的人，这个和我同姓的人的罪名给安到了我的头上，是吗？”

“是的，”安德烈说，“我认识这样一个人，而且认为他是一个无耻的人。”

“陛下，这不应该由我来问伯爵夫人，”吉尔贝说，“请您问问她这个无耻的人究竟犯了什么罪。”

“伯爵夫人，您不能拒绝这样一个正当的要求。”

“他犯的罪，”安德烈说，“王后当然知道，因为她亲笔批准了我请求拘捕他的那封信。”

“但是，”国王说，“这件事光是王后相信了还不够，我也必

须相信才行。王后是王后，可是我是国王。”

“好吧，陛下，拘票上提到的那个吉尔贝是一个在十六年前犯了一件可怕罪行的男人。”

“陛下好不好问一下伯爵夫人这个人现在的年龄。”

国王重复了大夫提出的这个问题。

“三十到三十二岁，”安德烈说。

“陛下，”吉尔贝又说道，“要是这件罪行发生在十六年前，那么犯罪的就不是一个成年人，而是一个孩子。要是十六年来，这个人始终为他年轻时的罪孽感到悔恨，难道他不应该得到宽恕吗？”

“可是，先生，”国王问道，“那么您认识我们说的这个姓吉尔贝的人罗？”

“我认识他，陛下，”吉尔贝说。

“除了少年时期的那桩过失外，他没有犯过什么别的过失吗？”

“自从他犯了那件罪行以后，陛下，我不说是过失，因为我不象您那么宽容，我不知道世上还有谁要责备他。”

“是的，要是他不拿笔蘸上毒汁，写些恶意中伤的短文的话。”

“陛下，请您问一下伯爵夫人，”吉尔贝说，“拘捕这个吉尔贝的真正原因是不是为了给他的敌人，说得确切一点，给他那唯一的敌人提供方便，使他可以拿到一个小箱子。那个小箱子装着一些可能有损一位贵妇、一位宫廷贵妇的名誉的信件。”

安德烈浑身哆嗦，低声喊道：

“先生！”

“伯爵夫人，那个小箱子是怎么回事，”国王看到伯爵夫人索

索发抖、脸色发白，就这么问。

“噢！夫人，”吉尔贝嚷道，他感到自己控制了局面，“别再绕弯子了，别再找借口了。我们双方的谎话已经说得够多了。我就是那个有罪的吉尔贝，那个专写恶意中伤的短文的吉尔贝，那个手里掌握着那个小箱子的吉尔贝。您，您就是那个贵妇，那个宫廷贵妇，我把王上当作我们的审判官，请您接受他的审判，我们要把我们之间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告诉这个审判官，告诉王上，告诉上帝。王上在上帝作出判决之前会作出判决的。”

“您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先生，”伯爵夫人说，“可是我什么也不会说，我，我并不认识您。”

“您也不认识那个小箱子吗？”

伯爵夫人握紧拳头，把她的没有血色的嘴唇咬出血来。

“不认识，”她说，“就象不认识您那样。”

但是，她为了说出这句话使出了很大的力气，所以两腿发软，身体摇摇晃晃，就象地震时的一座塑像。

“夫人，”吉尔贝说，“注意，您没忘记吧，我是一个名叫约瑟夫·巴尔萨摩的人的学生，他把他支配您的那种力量传授给了我。我再说一遍，您愿不愿意回答我向您提的这个问题？我的小箱子呢？”

“不，”伯爵夫人说，她心里乱糟糟的，自己也说不出是怎么回事，拔脚想要冲出房去。“不，不，不。”

“那么，”吉尔贝说，这时他的脸色变白了，威胁地举起一只胳膊，“那么，您那钢铁般的性格，钻石似的心灵，在我的意志的不可阻挡的影响下就要弯曲、迸裂和破碎！您还是不想说吗，安德烈？”

“不，不！”伯爵夫人狂乱地嚷道，“救救我，陛下，救救我！”

“你一定得说出来，”吉尔贝说道，“没有一个人能使你脱离我的手心，不管是王上，还是上帝。你一定得说出来，你得向目睹这个庄严场面的严肃的证人展示你的心灵。陛下，她意识深处的所有念头，黑暗的灵魂深处唯有上帝才能看到的所有思想，您马上就能从她的嘴里知道，即使她不想说出来。睡吧，德·夏尔尼伯爵夫人，睡吧，然后说出来，我要这样！”

他这几句话刚一出口，伯爵夫人就蓦地在她开始发出的一声喊叫中停了下来，伸开双臂，想找个地方支撑住她那两条发软的腿。她象跌进一个庇护所似的一下跌进了国王的怀抱，国王赶紧把她扶到一把椅子上，自己也直打哆嗦。

“哦！”路易十六说，“我只听说过这种事，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是不是给催眠了，先生？”

“是的，陛下。请握住夫人的手，问她为什么要叫人拘捕我，”吉尔贝答道，仿佛这会儿只有他有发号施令的权利。

路易十六被这个神奇的场面搞得目瞪口呆，他向后退了两步，好让自己相信他没有睡着，眼前发生的事不是梦中的情景。接着，他象一个数学家发现了一种新的解题方法似的充满兴趣地重新走到伯爵夫人身边，握住她的手。

“噢，伯爵夫人，”他说道，“您是不是叫人拘捕了吉尔贝大夫？”

伯爵夫人尽管昏睡过去，可是她还是作了最后一番努力，把手从国王的手里抽出来，聚集起她的全部力气，说道：

“不，我就不说。”

国王望着吉尔贝，好象在问他安德烈和他两个人当中，究竟谁的意志最终会占上风。

吉尔贝露出了笑容。

“您不说吗？”他问道。

他用眼睛盯着昏睡的安德烈，朝她坐的那把椅子跨了一步。

安德烈禁不住浑身发抖。

“您还不说吗？”他又说道，一面向前跨出了第二步，缩短了他和伯爵夫人之间的距离。

安德烈拼命想要作出反应，浑身的肌肉都绷得紧紧的。

“啊！您还不说！”他说道，又跨出了第三步，走到安德烈的身旁，把一只张开的手伸到安德烈的头上，“啊！您还不说！”

安德烈剧烈地抽搐着把身体扭曲成一团。

“小心，”路易十六嚷道，“小心，您要把她弄死了。”

“别担心，陛下，我只是在跟她的灵魂作战，她的灵魂还在挣扎，但是会屈服的。”

接着，他把那只手放低了一点，说道：

“说呀！”

安德烈摊开双臂，仰起头来呼吸，好象受到了一架抽气机的压力。

“说呀！”吉尔贝重复道，又把那只手放低了一点。

那个年轻女人的全身肌肉都好象要崩裂了，嘴唇上满是白沫，从头到脚就象癫痫开始发作时那样直打颤。

“大夫！大夫！”国王喊道，“小心呀！”

但是吉尔贝并没有理他，又一次把手放了下去，手掌碰到了伯爵夫人的头顶。

“说呀！”他喊道，“我要你说出来。”

安德烈在这只手碰到她的时候叹了口气，两只手臂又重新落到身体两侧；她那仰起来的脑袋这时又向前倾侧，慢慢地垂到胸前，泪水大股大股地从她合着的眼皮底下涌出来。

“上帝啊！上帝啊！”她喃喃地说道。

“好，您就祈求上帝保佑吧。那个以上帝的名义施行医术的人是不怕上帝的。”

“哦！”伯爵夫人喊道，“我真恨您！”

“您就恨吧，但是您得说出来！”

“陛下！陛下！”安德烈喊道，“叫他把我焚烧，把我毁灭，把我杀死吧。”

“说呀！”吉尔贝说。

接着他示意国王可以开始提问了。

“那么，伯爵夫人，”国王说，“您想要拘捕并且命人拘捕的那个人确实是这位大夫罗？”

“是的。”

“您没有搞错，没有认错人吗？”

“没有。”

“那个小箱子呢？”国王问。

“哎！”伯爵夫人声音低沉地说道，“那个小箱子，难道应该让它留在他的手里吗？”

吉尔贝和国王互相使了个眼色。

“您拿到了那个小箱子吗？”路易十六问道。

“我派人去把它拿来了。”

“哦！哦！伯爵夫人，请把这件事给我讲一讲，”国王说，他忘了自己的身份，在安德烈面前跪了下来，“是您派人去把它拿来了？”

“是的。”

“在哪儿拿的？怎么拿的？”

“我听说这个吉尔贝十六年来已经到法国作了两次旅行，正

要再作第三次旅行，而这一次是为了找个地方定居。”

“但是那只小箱子呢？”国王问道。

“我从警察总监德·克罗斯纳先生那儿知道，在先前的一次旅行中，他在维莱科特雷附近买下一片田地，租种这片田地的那个农夫很受他的信任。我就猜到那个小箱子是在农夫家里。”

“您是怎么猜到的？”

“我曾到麦斯麦那儿去过，我让他把我催眠，于是我看见了那个小箱子。”

“它在……？”

“在住房底层，一个大柜子里，上面放着一些衬衣。”

“真奇怪！”国王说，“后来呢？后来呢？说吧。”

“我又去见德·克罗斯纳先生，他遵照王后的命令，派给我一个最能干的警探。”

“这个警探叫什么名字？”吉尔贝问道。

安德烈打了个哆嗦，好象给一块火红的烙铁烫了一下似的。

“我问您他的名字，”吉尔贝跟着又说了一遍。

安德烈想要不说。

“他的名字，我一定要知道！”大夫说。

“狼脚，”她说。

“后来呢？”国王问道。

“唉！昨天早上，这个人拿到了那个小箱子。没别的了。”

“不，还没有完呢，”吉尔贝说，“现在您得告诉王上那个小箱子在哪儿。”

“哦！”路易十六喊道，“您的要求太过分了吧。”

“不，陛下。”

“但是从狼脚那儿，从德·克罗斯纳先生那儿，我们可以知

道……”

“哎！从夫人嘴里，可以更清楚更快地知道所有的情况……”

安德烈又抽搐挣扎起来，显然是为了不让话从嘴里说出来，她咬紧牙关，几乎把牙都要咬碎了。

国王把这种抽搐挣扎的样子指给大夫看。

大夫笑起来。

他用大拇指和食指碰了一下安德烈的脸的下部，安德烈的全身肌肉立刻放松了。

“首先，伯爵夫人，您得清楚地告诉王上那个小箱子是吉尔贝大夫的。”

“是的，是的，是他的，”那个昏睡的女人愤怒地说。

“那么它现在在哪儿？”吉尔贝问道，“快，抓紧时间，王上可没工夫等待。”

安德烈迟疑了一下，说道：

“在狼脚那儿。”

尽管她那迟疑的神色难以觉察，但还是给吉尔贝注意到了。

“您说谎！”他嚷道，“或者确切地说，您想说谎。那个小箱子在哪儿？我想知道它的下落！”

“在凡尔赛我的住所里，”安德烈眼泪汪汪、浑身发抖地说道，“我们约好，狼脚先生今天晚上十一点在那儿等我。”

午夜的钟声敲响了。

“他还等在那儿吗？”

“是的。”

“他呆在哪个房间里？”

“他给引进了客厅。”

“他呆在客厅里的哪个地方？”

“他站在那儿，靠着壁炉。”

“那个小箱子呢？”

“在他面前的一张桌子上。啊！”

“什么事？”

“我们得赶紧把他打发走。本来明天才会回来的德·夏尔尼先生因为发生的那些事今晚就要回来。我看见他了。他在塞夫勒①。把他打发走，不要让伯爵发现屋子里有人。”

“陛下听见了。德·夏尔尼夫人究竟住在凡尔赛的什么地方？”

“您住在什么地方，伯爵夫人？”

“王后大街，陛下。”

“好吧。”

“陛下，您已经听见她的话了。那个小箱子是我的。王上能不能下令把小箱子还给我？”

“立刻下令，先生。”

于是国王拉过一扇屏风来把德·夏尔尼夫人遮住，然后叫来一个值勤的军官，低声对他下了一道命令。

---

① 塞夫勒：上塞纳省一地区首府，位于巴黎西南二点五公里。

第二十四章

国王的哲学

当国王的臣民在颠覆他的宝座时，国王却奇怪地全神贯注于别的事情。当法国从来没有产生过的那种最重大的政治现象，也就是说从君主政体向民主政体所作的转变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学者却在注意一种物理现象。在风暴最最猛烈的时候，一位国王却忘了自身的处境，这种景象一定会使当时那些富有才智的人感到好笑。因为三个月来，他们一直在谋求解决他们的问题。

就在外面的骚乱越闹越凶的时候，路易忘记了白天发生的那些可怕的事件：巴士底狱的失陷，弗勒塞尔、德·洛内和德·洛斯姆的遇害，以及国民议会准备反抗国王的举动，路易聚精会神地暗自思考着眼前发生的这件事，这个奇特的场面就象与他的统治利害攸关的事情一样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因此，在他向他的侍卫队长下达了上文所说的那道命令以后，就立刻回到了吉尔贝身边，吉尔贝正在清除他给伯爵夫人身上灌注的那种过量的流体，好使她安稳地入睡，不再象个梦游者那样抽搐。

过了一会儿，伯爵夫人就象孩子一般呼吸平顺、均匀。于是吉尔贝又做了个手势，使她重新睁开眼睛，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之中。

这时候，才能看到安德烈身上的那种超凡脱俗的美的全部神采。她完全摆脱了尘世的纷扰，刹那间涌到她的脸上、使她脸颊发红的血又往下流入她的心脏。她那怦怦跳动的心恢复了适当的节律。她的脸又重新变白了，可那是东方女子的那种美丽的暗白色。两只比平时要睁得大一些的眼睛望着天空，眼珠随着下面珍珠似的眼白转动。鼻孔微微地张着，好象是正吸入更为清新的空气。颊上的红晕尽管已经消退，但是嘴唇依然十分红润，从那微微分开的两片嘴唇里露出一排珍珠似的温润可爱、格外光亮的牙齿。

她的脑袋微微向后仰着，显出一种难以言传的天使般的优雅神态。

她那凝滞不动的眼睛似乎由于目光专注，把自己的视野扩大了一倍，一直看到了上帝的宝座底下。

国王站在那儿，好象着了迷似的。吉尔贝叹息着扭过头去，他情不自禁地想使安德烈达到这种美艳绝伦的境地。现在，大夫就象皮格玛利翁①一样，害怕见到自己完成的作品。他甚至比皮格玛利翁更不幸，因为那个人至少知道美丽的雕像是毫无感觉的。

他并没有回头去看安德烈，只做了个手势，安德烈就合上了眼睛。

人的灵魂在这种状态中脱离了自己的躯壳，自由、幸福、神奇地在空中翱翔，摆脱了尘世的种种烦恼。国王想要吉尔贝把这种神奇的状态给他解释一下。

吉尔贝象所有真正才智超群的人那样，会说那句使得平庸

---

① 皮格玛利翁：希腊神话传说中的雕刻师，塞浦路斯国王，他钟情于自己创作的一座象牙雕像，

的人难以启口的话：——我不知道。他对国王承认自己的无知；他制造了一种他自己也无法确定的现象，这种现象虽然存在，但是他却无法对它作出解释。

“大夫，”国王听了吉尔贝坦白说出来的这句话，说道，“这是自然界留给后世的学者去探索的又一个奥秘。它会象别的许多被人认为无法解决的奥秘一样受到深入研究。我们把这些事称作奥秘；我们的祖先也许会把它们称作巫术或妖法。”

“是的，陛下，”吉尔贝微笑着答道，“为了一种人们无法理解的辉煌灿烂的宗教，我就会荣幸地在沙滩广场上被一些不学无术的学者和没有信仰的神甫处以火刑。”

“您是在谁的指导下研究这门科学的？”国王说，“是不是在麦斯麦的指导下？”

“哦！陛下，”吉尔贝微笑着说道，“十年前在法国还没有谁提到麦斯麦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了这门科学的最最惊人的现象。”

“告诉我，依您看，那个惊动了整个巴黎的麦斯麦是不是一个江湖医生？我觉得您施行得似乎比他更为简单。我听人讲述过他的试验、德隆① 的试验和皮塞居尔② 的试验。人们对这个问题说的所有那些废话或实话，您是知道的。”

“是的，陛下，我对这场争论一直很关心。”

“那么，您对那个有名的小木桶是怎么看的？”

“要是我对陛下提出的所有这些关于催眠这门艺术的问题回答时还抱有怀疑，希望陛下原谅。因为催眠术还没有成为一

---

① 德隆(?—1786)：麦斯麦的热忱的信徒，曾撰写了多种关于动物磁气学说的论著。

② 皮塞居尔(1751—1825)：麦斯麦的弟子，是一位首先观察研究催眠现象的人。

门艺术。”

“啊！”

“不过，那是一种力量，一种可怕的力量，因为它摧毁自由意志，使灵魂脱离躯壳，把被催眠的那个人的身体完全交付到施行这种疗法的人的手中。那个昏睡过去的人没有力量，甚至没有意志来进行抵抗。说到我，陛下，我见过别人制造的许多奇特的现象，这样的现象我自己也制造了不少，可是我仍然怀疑。”

“怎么，您怀疑？您创造了奇迹，却感到怀疑！”

“不，我不怀疑，我不怀疑。现在，我亲眼验证了一种前所未闻、不为人知的力量。可是，等这个证据消失了以后，等我一个人呆在家里，面对着我的书橱，面对着三千年来人们撰写的所有那些关于人文科学的书籍，等科学、思想和理智都告诉我事实不是这样，我就怀疑起来。”

“那您的老师怀疑吗，大夫？”

“可能也感到怀疑，但是他不象我这么坦率，没有说出口来。”

“您的老师是不是德隆？是不是皮塞居尔？”

“不，陛下，不。您提到的所有这些人都远远不如我的老师。我看到我的老师创造了不少奇迹，他特别善于医治伤口。没有一门科学他不熟悉。他精通古代埃及学者的理论，对于古代亚述① 文明的奥秘也有深入的了解。他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一个令人生畏的哲学家，因为他把生活的经验和不屈不挠的意志结合在一起。”

---

① 亚述：西亚古国名。

“我认识这个人吗？”国王问道。

吉尔贝迟疑了一会儿。

“我问您我是不是认识他。”

“认识的，陛下。”

“您管他叫？……”

“陛下，”吉尔贝说，“当着您的面说出他的姓名，也许会使您感到不快。而且，特别在现在这个时候，大部分法国人都不把王权放在眼里，我不想再给理应受到我们大家尊敬的陛下心上投下一片阴影。”

“大胆地把这个人的名字说出来，吉尔贝大夫，请您相信，我也有我的哲学，而且，这种哲学坚实得足以使我可以含笑地面对当前的一切耻辱和未来的一切威胁。”

吉尔贝尽管受到鼓励，可还是迟疑不决。

国王走近他的身旁。

“先生，”他笑吟吟地说道，“您要是愿意，就叫他撒旦① 好了，我会找到一副保护自己不受撒旦伤害的甲胄，这是您的那些教条主义者所没有的，他们永远也不会有。也许在这个时代，只有我才拥有这副甲胄，而且毫无愧色地穿在身上，它就是宗教！”

“陛下确实象圣路易② 一样虔信宗教，”吉尔贝说。

“坦白地说，大夫，这就是我的全部力量。我热爱科学，崇拜唯物主义的结果。您也知道，我是一个数学家。您知道，一个相加起来的总数、一个代数式都使我心里充满快乐。但是与

① 撒旦：《圣经》中的魔鬼之王。

② 圣路易（1214—1270）：即法国卡佩王朝国王路易九世。他的第六个儿子德·克莱蒙伯爵是波旁王族的始祖。

那些把代数学扩展到无神论的人相反，我保留着我的信仰，这使我一方面胜过他们，另一方面又不如他们，也就是说，在善的方面胜过他们，在恶的方面不如他们。看到吗，大夫？不管什么心里话都可以对一个象我这样的人说，我是一个什么话都能听的国王。”

“陛下，”吉尔贝带着一种敬佩的神气说，“我对陛下刚才向我讲的这些话表示感谢，因为我荣幸地象个朋友似地听到了陛下的心里话。”

“哦！我希望，”腼腆的路易十六连忙说道，“我希望整个欧洲的人都听见我这么说。如果法国人看到我的内心深处的全部力量和情感，我想他们就不大会反抗我了。”

他那最后半句由于君权受到冲击而表示气恼的话损害了他在吉尔贝心目中的地位。

吉尔贝赶紧直截了当地说道：

“陛下，既然您一定想要知道，那我就告诉您，我的老师是德·卡格里奥斯特罗伯爵。”

“哦！”路易涨红了脸，嚷道，“这个江湖医生①！”

“这个经验论者……是的，陛下，”吉尔贝说，“陛下知道您刚才用的这个词是科学上所用的一个最好的词。所谓经验论者，就是指一个喜欢尝试的人。陛下，一个思想家，一个开业医生，总之一个人，只要不断地尝试，那就是做了上帝允许人们做的最伟大和最壮丽的事情。一个人要是一生都在做各种尝试，那他的生活一定很充实。”

“嗳！先生，卡格里奥斯特罗，你替他说话的那个人，”路易

① 原文为empirique，又可解释为“经验论者”，所以吉尔贝下文这么说。

十六说道，“是国王的一个大敌。”

吉尔贝想起了项链的案件①。

“陛下意思是不是说他主要是王后的敌人？”

路易给这句话一刺，不禁打了个寒噤。

“是的，”他说道，“他在路易·德·罗昂亲王的那个案子里的行为远远超过了可疑的程度。”

“陛下，卡格里奥斯特罗在这件事上就象在别的事情上一样，完成了人的使命：他为自己作出尝试。在科学上，在道德上，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善和恶，只有观察到的现象和完成的事实。然而，我还是把他交给您去评判，陛下。我再重复一遍，这个人也许经常应该受到责备；——也许有朝一日这种责备会变成为赞扬，后世会重新看待人们对他作出的评价；——但是我并不是在他这个人的指导下研究学习的，陛下，而是在他这个哲学家和学者的指导下研究学习的。”

“好了，好了，”国王说，他仍然感到他的自尊心和内心受了伤害，“好了，我们把伯爵夫人忘了，也许她很痛苦。”

“陛下，我这就把她唤醒，如果您希望那样。不过我还是想让小箱子在她睡着的时候给送到这儿来。”

“为什么？”

---

① 指法国路易十六时期曾经发生的一件宫廷丑闻。斯特拉斯堡的红衣主教德·罗昂想和与他有宿怨的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重归于好。这件事被当时的一个女骗子、亨利二世的一个私生子的后裔拉莫特夫人知道了。她一方面与当时有名的巫医卡格里奥斯特罗勾结，怂恿主教买下两名首饰商的一串名贵的项链献给王后，以博得她的欢心；另一方面又叫人模仿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笔迹写信约主教在凡尔赛宫的一个小树林里与一个面貌酷似王后的侍女幽会，让罗昂把她错当成王后。后来事情败露，路易十六立即诉之于巴黎法院以挽救他那受损害的名誉。拉莫特夫人被判笞刑，受到终生囚禁，卡格里奥斯特罗被逐出法国，但德·罗昂却被无罪开释了。详见作者在本书之前所写的《王后的项链》一书。

“免得让她受到一个过分严厉的教训。”

“噢！正好有人来了。”国王说，“等一下。”

果然，国王的命令被明白无误地执行了。在夏尔尼的公馆里，从狼脚警探手里拿到的那个小箱子给送进了国王的书房，尽管当着伯爵夫人的面，可是她并没有看见。

国王向那个把小箱子拿来的军官做了个满意的手势，那个人随后就出去了。

“怎么样！”路易十六说道。

“噢！陛下，这正是从我手里抢走的那个小箱子。”

“把它打开，”国王说。

“陛下，我很乐意遵命，如果您愿意这样的话。不过有件事我得告诉陛下。”

“什么事？”

“陛下，正象我已经告诉过您的那样，这个小箱子里装的只是一些轻易就会被人看懂和取走的信件，可是它们却关系到一个女人的名誉。”

“这个女人就是伯爵夫人。”

“是的，陛下。要是只有陛下知道这件事，那她的名誉就不会有什么危险。打开吧，陛下，”吉尔贝说道，一面走近那个小箱子把钥匙递给国王。

“先生，”路易十六冷冷地答道，“把这个小箱子拿走吧，它是您的。”

“谢谢，陛下，我们怎么安置伯爵夫人呢？”

“哦！决不要在这儿弄醒她，我想避免惊诧和痛苦的场面。”

“陛下，”吉尔贝说道，“伯爵夫人只有在您认为应该把她抬去的那个地方才会苏醒过来。”

“好吧！那就把她送到王后那边去。”

路易拉了一下铃。一个军官走了进来。

“队长，”他说道，“伯爵夫人听到巴黎传来的消息，刚才在这儿晕过去了。请把她抬到王后那边去。”

“把她抬过去得花多少时间？”吉尔贝问国王。

“大概十分钟，”国王答道。

吉尔贝把手伸到伯爵夫人身上。

“您过一刻钟醒过来，”他说。

两个士兵奉了那名军官的命令，走了进来，他们用两把扶手椅把伯爵夫人抬走了。

“现在，吉尔贝大夫，您还有什么愿望？”国王问道。

“陛下，我想要请您赐给我一份恩典，使我呆在陛下身边，得到一个可以为您效力的机会。”

国王竭力想要猜出他的意思。

“说得明白一些，”他说道。

“我想要成为王上的私人医生，”吉尔贝说，“我不会妨碍哪个人，因为这是一个荣誉的职位，是一个表示信任而不是显赫的职位。”

“我答应了，”国王说。“再见吧，吉尔贝先生。噢！对了，请向内克尔多多致意。再见。”

接着，他一面朝外走去一面喊道：

“我的夜宵！”无论多么重大的事件都不能使他忘却自己的夜宵。

第二十五章

在王后那边

当国王上了一堂有关秘术的课，学着从哲学上来反对革命的时候，王后这个在哲学上另有一番扎实、深刻的见解的人，在她的宽大的书房里，把所有那些被人称做她的亲信的人（无疑因为她还没有给过他们哪个人一个机会来表明或考验他们对她的忠诚）都召集到自己身边。

他们在王后那边也详尽无遗地叙述了白天发生的那些可怕的事。

她甚至是第一个了解这些情况的人，他们知道她十分勇敢，所以毫无难色地把危险告诉了她。

一些将军和朝臣，还有几个教士和女人呆在王后周围。

门口，在垂下来的门帘外面，还有好几群充满勇气和热情的年轻军官，他们从周围发生的这些暴动中看到一个他们盼望已久的机会：那就是可以当着宫廷里的那些贵妇人的面显露一下自己的身手，就象在比武时那样。

所有这些人，不管是和宫廷有着密切关系的人还是忠于王室的仆人，都专心致志地听着德·朗贝斯克先生讲述巴黎的情况。他目击了巴黎发生的所有那些事，立刻率领他的那团仍然带着杜伊勒里宫的尘土的士兵赶到凡尔赛，好把真实的情况讲给那些惊慌失措的朝臣听，使他们心里得到宽慰，因为他们中

有几个把已经十分严重的局势还要加以夸大。

王后坐在一张桌子旁边。

我们在这个故事①开场的时候曾经看到她手里拿着橄榄枝，跨过北面的国境线，来和法国王太子成亲；后来有天晚上，我们又看到她和德·朗巴尔夫人②一起走进麦斯麦的那所神秘的寓所，嘻嘻哈哈，将信将疑地坐在那个她来祈求预示未来的象征性的小木桶旁边。可是现在她既不是早先法国王储的那个温柔、漂亮的未婚妻，法兰西的保护天使，甚至也不是后来那个美丽、娴雅的王妃。

不！坐在那儿的是一位高傲、果断、皱着眉头、嘴上挂着轻蔑神情的王后，是一个听凭内心的一部分爱情流失、而用怨恨的毒液来取代原来那种振奋精神的柔情的女人。这种毒液不断地往里流去，最终肯定会流进她的血液。

总之，她就是凡尔赛的画廊里的第三幅画像上的那个女人，换句话说，她已经不是玛丽·安托瓦内特，也不是法国王后，而是一个被人们开始用“奥地利女人”这个外号来称呼的女人。

在她背后，有个年轻女人一动不动地斜躺在暗处的一张沙发上，脑袋向后靠着沙发垫子，用手撑着额头。

这就是德·波利尼亚克夫人。

王后看到德·朗贝斯克先生，就做了一个非常高兴的手势，那意思就是说：

“啊，我们总算可以知道所有的情况了。”

德·朗贝斯克先生鞠了一躬，做了个手势，请求王后原谅

① 指作者所写的这一整套描写法国君主政体腐败、衰亡过程的小说。

② 德·朗巴尔夫人(1749—1792)：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密友。

他的肮脏的靴子、满是尘埃的衣服和那把变了形的不能完全插入刀鞘的马刀。

“嗳！德·朗贝斯克先生，”王后说，“您是从巴黎来的吗？”

“是的，陛下。”

“民众在干什么？”

“他们杀人放火。”

“是因为头脑发昏，还是出于怨恨？”

“不，是由于本性凶恶。”

王后沉思起来，好象准备赞同他对民众的看法，随后摇了摇头，说道：

“不，亲王，民众并不凶恶，至少没有理由这样。什么也别对我隐瞒。他们是不是发狂了？是不是充满怨恨？”

“唉！我想这是一种一直发展到疯狂的怨恨吧，夫人。”

“怨恨谁呢？啊！您又犹豫起来了，亲王。注意，要是您用这种方式讲述，那我就不再象现在这样问您了，而要委派我的一个骑马侍从到巴黎去。他用一小时去那儿，一小时搜集情况，再用一小时返回，过三个小时，这个人就会象荷马笔下的一个传令官那样完完全全地把那边发生的事都讲给我听。”

德·德勒-布雷泽先生嘴上含着微笑走上前来。

“但是，夫人，”他说道，“民众的怨恨和您有什么相干，那跟您没有一点儿关系，民众可以怨恨一切，除了您。”

王后并没有驳斥这些恭维她的话。

“得啦！得啦！亲王，”她对德·朗贝斯克说道，“说吧。”

“嗨！是的，夫人，民众是出于怨恨才这么干的。”

“是怨恨我吗？”

“怨恨一切统治他们的人。”

“说得好！这是实话，我感觉到了，”王后坚定地说。

“我是军人，陛下，”亲王说道。

“好吧！好吧！那么就象个军人似的对我们说说吧。哎，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没什么好做的！夫人。”

“怎么！没什么好做的，”王后利用那句话在她身边那些穿着绣花衣服、佩着金色剑鞘的剑的人中引起的嗡嗡声喊道，“没什么好做的！您，一个洛林的亲王，在民众根据您的说法正在杀人放火的时候，竟然对法国王后说出这句话来，您竟然说没什么好做的！”

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这些话又引起了一片嗡嗡声，不过这一回是表示赞成。

她转过身去，对围着她的那圈人扫了一眼，在所有那些眼睛闪闪发亮的人当中，寻找那些目光最最明亮的人，以为可以就此看出最最忠诚的人。

“没什么好做的！”亲王又说道，“因为让巴黎人自己平静下来，他们才会恢复平静，——他们只有在被激怒的时候才变得好战。为什么要赐给他们战斗的荣誉，去冒打仗的危险呢？让我们保持安静，过三天，巴黎就不会再有什么骚乱了。”

“但是巴士底狱呢，先生？”

“巴士底狱！它的门会被关上，那些攻占它的人会被逮捕，事情就是这样。”

在那群先前默不作声的人当中传出了一阵笑声。

王后又说道：

“注意，亲王，这会儿您的话叫我太放心了。”她一只手托着下巴沉思起来，猛然发现德·波利尼亚克夫人脸色苍白，神

情忧伤，好象出了神似的。

伯爵夫人显得十分害怕地听着所有这些新闻，只有在王后站住脚望着她微笑时才笑上那么一笑，不过这种笑容就象一朵枯萎的花那样苍白黯淡。

"嗳！伯爵夫人，"王后说，"您对所有这一切有什么看法？"

"咳！没有，"她答道。

"怎么，没有！"

"没有。"

接着她带着一种难以描述的沮丧神情摇了摇头。

"得啦，得啦，"王后俯身对着伯爵夫人的耳朵小声说，"我的迪亚娜原来是一个胆小鬼。"

接着她高声问道：

"勇敢的德·夏尔尼夫人在哪儿？我看，我们需要她来使我们的心安定下来。"

"伯爵夫人准备出去的时候被召到王上那儿去了，"德·米塞里夫人说。

"啊！在王上那儿，"玛丽·安托瓦内特漫不经心地答道。

不过，这时候，王后发觉她的周围突然奇怪地静下来。

因为有关巴黎骚乱的种种消息好象一下重于一下的打击，接连不断地传到凡尔赛。这些前所未有的、难以置信的事也许使那些最最坚强的人惊呆了，而不是吓傻了。

王后明白必须使这些垂头丧气的人重新振作起来。

"谁也不能给我出个主意吗？"她问道。"那好，我自己来拿个主意吧。"

每个人都走近玛丽·安托瓦内特。

"民众，"她说道，"并不凶恶，只是误入歧途。他们不了解我

们，所以才怨恨我们。我们应该接近他们。”

“以便惩罚他们，”一个人说道，“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的主人，这就是一项罪行。”

王后朝说话的那个方向望过去，认出了德·贝桑伐尔先生。

“哦！原来是您，男爵先生，”她说道，“您是来给我们出什么好主意的吧？”

“我已经说出了我的意见，夫人，”贝桑伐尔鞠了一躬说道。

“好吧，”王后说道，“王上会惩罚的，但是只会象个仁慈的父亲那样。”

“爱得深，责得严，”男爵说。

随后，他转身对着德·朗贝斯克先生，说道：

“您不同意我的意见吗，亲王？民众杀害了一些人……”

“唉！他们把这称作报复，”一个女人声音低沉地说道，王后听到这个柔和的、十分悦耳的嗓音就回过头去。

“您说得对，亲王夫人。他们的错误正在这一点上，亲爱的朗巴尔，因此我们要宽容一点。”

“但是，”亲王夫人怯声怯气地说道，“在考虑是否应该对民众进行惩罚之前，我想应该先考虑一下我们是否能够战胜他们。”

周围的人发出一声愤怒的喊叫，对刚从亲王夫人那张高贵的嘴里说出来的那个事实表示反对。

“胜得了！瑞士兵哪儿去啦？”一个人说。

“德意志兵呢？”另一个人说。

“侍卫队呢？”又有一个人说道。

“你们不相信军队和贵族吗？”一个穿着中尉军服、属于贝尔希尼轻骑兵团的青年嚷道，“我们难道应该受到这种耻辱吗？

想想看，夫人，从明天起，只要王上愿意，他就可以聚集起一支四万人的军队，把它派往巴黎，捣毁那座城市。想想看，四万个忠于皇家的军人完全抵得上五十万个巴黎叛乱者。"

正在这么说着的那个青年无疑还有许多一样充足的理由好说，可是他看到王后的眼睛盯着他，就突然停下来；他是站在一群军官的中央说这番话的，他的热情使他远远地越出了他的军阶和礼仪所能允许的范围。

他停了下来，就象上文所说的那样，对于自己的话所产生的效果感到很羞愧。

但是已经太晚了，王后正好听见了他的话。

"你了解那儿的局势吗，先生？"她和蔼地问道。

"是的，陛下，"那个青年涨红了脸说道，"我当时在爱丽舍田园大街。"

"那么，勇敢地说吧，来，先生。"

那个青年红着脸从一排排给他让出路来的人中间走出来，朝王后走去。

这时，德·朗贝斯克亲王和德·贝桑伐尔先生一起向后退去，好象觉得这样一同商讨有损自己的尊严。

王后一点没有，或者说好象一点没有注意到他们的这种举动。

"先生，王上手里真有一支四万人的军队吗？"她问道。

"是的，陛下。"

"在巴黎周围吗？"

"在圣德尼、圣芒代、蒙马特尔和格勒内尔①。"

"说说细节，先生，说说细节，"王后嚷道。

---

① 这些地方都在巴黎附近。

“夫人，德·朗贝斯克先生和德·贝桑伐尔先生对此能比我说得更加精确。”

“说下去吧，先生。我就爱听由您嘴里说出来的那些细节。那四万人是受哪个人的指挥？”

“首先，受德·贝桑伐尔先生和德·朗贝斯克亲王的指挥；另外还受德·孔代亲王、德·纳博纳·弗里茨拉尔先生和德·萨尔克纳伊姆先生的指挥。”

“真的吗，亲王？”王后回头望着德·朗贝斯克问道。

“是的，陛下，”亲王鞠了一躬答道。

“在蒙马特尔，”那个青年说，“有一片停炮场。不出六个小时，蒙马特尔周围的整个地区就可能化为灰烬。由蒙马特尔先发出开火的信号，万桑跟着响应，随后一万人从爱丽舍田园大街，一万人从地狱城关，一万人从圣马丁街，一万人绕过巴士底狱往城中进发，这样巴黎四面都能听到密集的枪炮声，巴黎连一天也守不住。”

“啊！这可是一个明确地说出自己看法的人；这是一个周密的计划。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德·朗贝斯克先生？”

“我认为，”亲王轻蔑地说道，“这个骑兵中尉真是一位出色的将军。”

“至少，”王后看到那个年轻军官气得脸色发白，连忙说道，“至少他不是一个悲观失望的军人。”

“谢谢，夫人，”那个年轻军官鞠了一躬，说道，“我不知道陛下会作出什么决定，但是，请陛下把我看作准备为您献出生命的人中的一员，请陛下相信，在这件事上，我做的只是四万个军人随时准备做的事，当然不包括我们的首领。”

说完这些话，这个青年就谦恭地向那个曾经羞辱他的亲王

行了个礼。

他的这副谦恭的神态比他先前所作的那番忠诚的保证给王后留下的印象要更为深刻。

“您叫什么名字，先生？”她问那个年轻军官。

“德·夏尔尼男爵，夫人，”他欠身答道。

“德·夏尔尼！”玛丽·安托瓦内特不禁涨红了脸喊道，“那么您是不是德·夏尔尼伯爵的亲戚？”

“我是他的弟弟，夫人。”

那个青年又姿态优雅地鞠了一躬，以前他从来没有把腰弯得这么低。

“听到您开始说的那些话，我本来应该，”王后说，她恢复了镇定，用坚定的目光朝四周扫了一眼，“我本来应该看出您是我的一个最最忠实的仆人。谢谢您，男爵。我以前怎么没在宫廷中见到您？”

“夫人，我的哥哥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他要我留在军队里，所以七年来我一直荣幸地在国王的军队里服役，我只到凡尔赛来过两次。”

王后盯着这个青年人的脸望了好一会儿。

“您长得很象您的哥哥，”她说，“他竟然不把您引见给我们，让您在宫廷里自我介绍，我为此要好好责备他一顿。”

接着王后转身望着她的朋友伯爵夫人；她面对着眼前这个场面，依然一动不动地靠在沙发上。

但是，别的在场的人却不是这样。军官们看到王后刚才给予那个青年的欢迎很受鼓舞，竞相夸大自己对于王朝的热情。在每群人中间，都能听到一些慷慨激昂表示能够征服整个法国的言辞。

玛丽·安托瓦内特对于他们这种显然迎合她的内心思想的情绪充分加以利用。

她宁愿战斗，不愿忍受；宁愿死去，不愿让步。因此，她刚听到巴黎传来的那些消息，就决定顽强抵抗，把这场快要吞没法国社会一切特权的叛乱风潮镇压下去。

如果世间有一种盲目的力量，一种失去理智的力量，那就是数字和希望所产生的力量。

一个后面不断加上零的数字很快就会超出世上的所有财源。

一个阴谋家或是一个暴君的意愿也是如此：他们单凭自己的一些渺茫的希望，胸中就充满了热情，拟定出一些宏伟的计划，这些计划还没来得及在雾霭中充实凝聚，就被一阵风给吹散了。

玛丽·安托瓦内特听了德·夏尔尼男爵说的那些话，听了在场的其他人发出的热烈的欢呼，感到自己好象率领着一支强大的军队。她听见她的那些不伤人的大炮发出的隆隆声，这些大炮肯定会使巴黎市民感到心惊胆战，她为此十分高兴，好象自己已经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胜利。

在她周围，许多富有朝气、充满了爱和自信的男人和女人把那些引人注目的骑兵、带着重武器的龙骑兵、勇猛的瑞士兵和喧闹的炮兵一一列举出来，嘲笑巴黎市民拿着的那些装着原木柄的粗糙的长矛，根本没有想到在这些粗劣的武器头上会挂着法国那些最最高贵的人的脑袋。

“至于我，”德·朗巴尔亲王夫人低声说道，“枪和长矛比起来，我更害怕长矛。”

“因为它更难看，亲爱的戴莱兹，”王后笑着说，“但是，不管

怎样，你放心。我们的巴黎矛兵不是摩拉①的那些有名的瑞士矛兵的对手，而且现在的瑞士兵手里不仅有长矛，还有上好的火枪，感谢上帝！他们的枪法很准。”

“哦！至于这一点，我可以作出保证，”德·贝桑伐尔说。

王后又回头望着德·波利尼亚克夫人，想看看所有这些保证是否使她恢复了镇定，但是伯爵夫人却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苍白和不安。

王后心肠很好，常常为了这个朋友牺牲自己的尊严，她想使她的朋友脸色欢快一点，但却没有成功。

那个年轻女人依然脸色阴沉，好象陷入了最最忧伤的沉思。

这种沮丧的神情只使王后感到难受。那些年轻军官的热情却一点没有减低，他们所有的人，除了那些高级将领，都围在他们的伙伴德·夏尔尼男爵周围，拟订作战计划。

在这片兴奋活跃的气氛中间，国王一个人从外面笑吟吟地走进来，前面既没有人引路，也没有派人来指示。

王后激发了周围那些人的热情，心情十分激动，就冲过去迎接国王。

一见到国王，大家的谈话就都停了下来，四周一下子变得寂静无声。每个人都等着国王开口说话，等着他说句激动人心、令人信服的话。

大家都知道，在云雾负有充足的电荷时，稍有撞击就会产生电光。

在朝臣们的眼里，相互走近的国王和王后就是两股会迸发出霹雳来的强大的电流。

---

① 摩拉：瑞士地名，一四七六年瑞士人在此战胜无畏的查理。

他们在一旁战战兢兢地听着，急切地想要听到国王开口说的最初几句话。

“夫人，”路易十六说道，“在所有这些闹轰轰的事件中，他们忘了把夜宵送到我的房间里，请您让我在这儿吃吧。”

“这儿！”王后嚷道，她一下子愣住了。

“如果您同意的话。”

“但是……陛下……”

“不错，您在和他们谈话。唉！但是我可以边吃边谈嘛。”

夜宵这个简单的词使大家的热情一下子降到了冰点。但是听了他说的最后那句话：我们边吃边谈，年轻的王后禁不住认为在他这种异常镇定的态度中也蕴藏着几分英雄的品质。

国王无疑想要通过他那安详镇定的态度来消除大家对局势产生的恐慌。

是的，玛丽·戴莱兹的女儿无法相信在这种危急的时候这个圣路易的子孙竟会摆脱不了自己日常生活上的物质需要。

玛丽·安托瓦内特搞错了。国王肚子饿了，就是这么回事。

第二十六章

国王在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
是怎么吃夜宵的

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吩咐下，国王的夜宵给端到了她的书房的一张小桌子上。

但是，接着发生的事和亲王夫人所希望的完全相反。路易十六叫大家保持安静，不过，这只是为了在他吃夜宵的时候不受打扰。

所以，当玛丽·安托瓦内特竭力想要重新扇起大家的热情时，国王却在一旁狼吞虎咽地吃东西。

军官们觉得一个圣路易的后裔不该这么贪图口腹之欲，他们东一簇、西一簇地站在那儿，神态也许并不象当时环境所要求的那样恭敬。

王后的脸变红了，她的一举一动都显出不耐烦的样子。这个精细、高贵、容易激动的女人不明白国王这样压制人们说话的理由。她走近国王，以便把那些退下去的人重新带到桌子旁边来。

"陛下，"她说，"您没有命令要下达吗？"

"啊！啊！"国王嘴里塞满了食物，说道，"什么命令，夫人？嗳！在这种艰难的时刻，您想成为我们的爱捷丽① 吗？"

他一面说着这些话，一面大口大口地吃起一个配有块菰的小山鹑来。

"陛下，"王后说道，"努玛[2]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王。可是，现在大家都认为我们需要一个勇猛好战的国王，要是陛下非要仿效古人的话，那可不要做塔尔坎[3]，而应该做罗穆路斯[4]。"

国王带着一种好象福至心灵的安详神态微微地笑起来。

"这些先生是不是也勇猛好战呢？"他问道。

他掉头望着那群军官，眼睛由于吃下去的那顿热餐闪现出勇敢的光芒。

"是的，陛下！"他们齐声嚷道，"战争！我们所要求的只是战争！"

"先生们，先生们！"国王说，"你们向我表明，我必要时可以依靠你们的帮助，这真使我感到万分高兴。但是，目前我不仅有一个顾问班子，而且还有一个肚子：前者会建议我做那些我非做不可的事，后者建议我做我正在做的事。"

他开始笑起来，一面把那个堆满吃剩下来食物的盘子递给呆在一旁伺候的军官，要他换个空盘子。

那群只消国王做个手势就会为他献出自己生命的人中间响起了一阵战栗似的惊愕和气愤的嗡嗡声。

王后转过头去，跺了跺脚。

德·朗贝斯克亲王迎着她走过去。

---

① 爱捷丽：相传在阿里西森林中向古罗马国王努玛进行启示的仙女。

② 努玛：古罗马王政时代的第二位国王。

③ 塔尔坎：古罗马王政时代的最后一位国王，公元前五〇九年被逐，王政时代结束。

④ 罗穆路斯：传说中罗马城的建立者，王政时代的第一位国王。据说他和他的孪生兄弟勒莫斯都是战神马尔斯之子。他们在台伯河畔建一新城（公元前753年）。弟兄不和，罗穆路斯杀其弟，名新城为罗马，并开创了王政时代。

“您看，夫人，”他说道，“陛下无疑象我一样也认为最好还是等待一下再说。这是一种谨慎的行为。不幸，谨慎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美德，尽管我并不具备这样一种美德。”

“是的，先生，是的，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美德，”王后说，她把嘴唇都咬出血来了。

她忧伤得要命，过去靠着壁炉，眼睛迷迷茫茫，心里万分失望。

国王和王后的这种截然相反的情绪使大家感到很吃惊。王后好不容易忍住眼泪。国王继续以波旁家的那种有名的胃口吃着夜宵。

因此，大厅渐渐地变空了。一群又一群的人慢慢地不见了，他们就象花园里的积雪，在阳光的照射下开始融化，白雪下面出现了一块又一块荒芜的黑色土地。

王后看到她一心依靠的那群勇猛好战的人四散而去，仿佛看到她的所有的力量都消失了，那种情形正如往昔亚述或阿马莱西特①的大军在上天刮起的一阵飓风下变得渺无影踪，就象被黑夜或海洋永远吞没了似的。

朱尔伯爵夫人那柔和的声音把王后从这种迷惘的状态中唤醒了。她和她的嫂子迪亚娜·德·波利尼亚克夫人正朝她走过来。

一听到这个声音，这个高傲的女人心中好象又浮现出那片被抛弃的、有着鲜花和棕榈树叶的美好前景。一个真挚的忠诚不贰的朋友比十个王国还有价值。

---

① 阿马莱西特：古时巴勒斯坦南部的一个部落。

“哦！你，你，”她喃喃地说道，一面把朱尔伯爵夫人紧紧抱在怀里。“我总算还有一个朋友。”

这时，她忍了好长时间的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把她胸前的衣服都弄湿了；但是这并不是悲伤的泪水，而是愉快的泪水，它们并不使她感到胸中抑郁，却使她感到十分轻松。

她们俩默默地呆了一会儿，这期间王后继续把伯爵夫人抱在怀里。

后来，公爵夫人一面拉着她的小姑子的手，一面打破了寂静。

“夫人，”她说道，声音怯生生的，好象感到很羞愧，“我认为陛下不会责备我要向您提的这个计划。”

“什么计划？”王后急切地问道，“说吧，公爵夫人，说吧。”

王后一面预备听迪亚娜公爵夫人说出她的计划，一面靠着她心爱的伯爵夫人的肩膀。

“夫人，”公爵夫人继续说道，“我要发表的这个看法是一个不容陛下怀疑他的权威的人的看法，也就是王上的姑姑阿代拉伊德夫人的看法。”

“哪来这么多开场白，亲爱的公爵夫人，”王后愉快地说道，“好啦，谈正题吧。”

“夫人，现在的情况很不好。您给予我们家的恩典被人们大肆夸张，您因为我们恭敬忠诚而给予我们的那种庄严的友谊受到人们飞短流长的攻击。”

“怎么，公爵夫人，”王后开始吃惊地说，“您觉得我显得还不够勇敢吗？难道我没有为了维持我们的友谊英勇地反对舆论、反对宫廷、反对民众、甚至反对王上吗？”

“哦！夫人，相反，陛下十分高尚地支持您的朋友，挺身出来抵挡所有的攻击。所以今天，在危险变得这么大、甚至这么可怕的时候，那些被陛下仗义保护过的朋友要是不站出来辅助他们的王后，那就是一些胆小鬼和卑劣的仆人。”

“啊！说得好，说得妙！”玛丽·安托瓦内特热情洋溢地嚷道，她握住德·波利尼亚克夫人的手，伯爵夫人仍然给她搂在自己的胸前。

但是她们两个人在受到王后的这种亲切的表示后并没有骄傲地抬起头来，脸色反倒显得十分苍白。

朱尔·德·波利尼亚克夫人想从王后的怀抱里脱出身来，但是王后不管她怎么挣扎仍然紧紧地搂着她。

“但是，”迪亚娜·德·波利尼亚克夫人结结巴巴地说，“也许就因为陛下赐给我们的那种友谊，才出现了那些威胁您的宝座和您本人的攻击，陛下也许并不怎么清楚为了使您摆脱所有这些攻击我们荣幸地要告诉您的那件事。这是一个痛苦的办法，一种使我们的心感到酸楚的牺牲，可是我们必须忍受，我们不得不这样。”

听了这些话，王后的脸开始变白了，因为她在伯爵夫人的这段开场白里面，在她那种羞怯谨慎的态度的遮掩下，再也感觉不到勇敢而忠诚的友谊，而只看出恐惧。

“唔，”她说，“说吧，说吧，公爵夫人，这是什么样的牺牲呢？”

“哦！夫人，得完全由我们来作出牺牲，”公爵夫人说，“天晓得为什么，我们在法国受到人们的憎恨。我们要解除您的宝座所受的威胁，使它完全恢复光彩，重新受到民众的热爱，这种由于我们在场而变得黯淡无光或者说受到阻隔的热爱。”

“你们要离开我吗？”王后发作道，“是谁这么说来着？又是

谁要求这么做的？”

她发狂似的望着朱尔伯爵夫人，一面轻轻地把她推开，伯爵夫人低下头去，说道：

“不是我。我嘛，相反我要求留下来。”

但是从她说话的腔调里可以听出她的这些话的意思等于是说：要是您命令我离开的话，夫人，那我就离开。

啊，神圣的友谊，这条可以使王后和一个女侍从的心紧密相连的神圣的纽带！啊，神圣的友谊，你比爱情和野心，人类心灵的这两种有名的毛病更使人显出英雄气概！

王后一下子砸碎了她为友谊在自己心里建造起的那座崇高的祭台。她只消看一眼，只看一眼，就看出了十年来她一直没有觉察的那件事：她的这个朋友原来是个冷淡的只为自己打算的人。这样做也许是可以原谅和解释的，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在两个相爱的人中间，当一个人仍然爱着另一个人，而另一个人却不再爱她了，那么在前者的眼里，这种遗弃究竟有哪一点是可以原谅和解释的，又有哪一点是合情合理的呢？

玛丽·安托瓦内特并没有为自己所感到的那种痛苦进行什么报复，只用冷冰冰的目光盯着她的朋友。

“啊！迪亚娜公爵夫人，这就是您的看法！”她用一只发颤的手捂住自己的胸口，说道。

“唉！夫人，”公爵夫人答道，“这并不是我作出的选择，要求我这么做的并不是我的意愿，而是命运之神的意旨。”

“是的，公爵夫人，”玛丽·安托瓦内特说道。

接着她转身向着朱尔伯爵夫人，问道：

“您呢，伯爵夫人，您有什么看法？”

伯爵夫人只流出了滚滚热泪，好象感到很内疚，她所有的

力气都在她作出的那番努力中耗尽了。

"好吧，"王后说，"好吧。看到我这么受人爱戴，我很愉快。谢谢，伯爵夫人。是的，您在这儿有危险，是的，民众的怒火已经不再有什么限度，是的，你们都很有道理，只有我疯了。您要求留下来，这是出于一片忠心，但是我不接受这种忠诚的表示。"

朱尔伯爵夫人抬起那双美丽的眼睛望着王后。可是王后并没有从她的眼睛里看出一点朋友的忠诚，却只看到女人的软弱。

"这么说，公爵夫人，"王后又说道，"您决定离开我罗，您？"

她特别强调那个您字。

"是的，陛下。"

"想必是回到您的一座田庄上去……一座很远的……非常遥远的……田庄。"

"夫人，只要是动身离开您，五十里和一百五十里同样使我感到痛苦。"

"那么您要上国外去吗？"

"唉！是的，夫人。"

王后不禁暗自叹息，但并没有发出声来。

"您到哪儿去呢？"

"到莱茵河① 畔去定居，夫人。"

"好吧。您会说德语，公爵夫人，"王后带着一种难以言传的伤感神气苦笑着说，"那是我教您的。王后的友谊至少在这件事上对您有所帮助，我感到很高兴。"

① 莱茵河：欧洲大河之一。源出瑞士境内阿尔卑斯山，西北流经列支敦士登、奥地利、法国、德国、荷兰，在鹿特丹附近注入北海。

接着她转身对朱尔伯爵夫人说道：

"我并不想和您分离，亲爱的伯爵夫人。您希望留下来，您的这种愿望我很赞许。但是我，我为您感到担心，我希望您离开，我命令您离开！"

她说到这儿一下子停住了，胸中涌起的感情使她说不出话来。尽管她显得很勇敢，但是倘若这时她耳朵里没有听到国王的声音，那她也许就不能克制住自己的感情了。国王一点没有参与上文叙述的所有那些事。

他在吃他的餐后点心。

"夫人，"国王说，"他们来通知您说，有人在您的套房里等您。"

"但是，陛下，"王后嚷道，这时除了王室的尊严，她把所有其他的感情都丢到一边，"首先您该下达几道命令。瞧，这儿只剩下三个人了，但是，他们正是您该找来一同商量的人：德·朗贝斯克先生，德·贝桑伐尔先生和德·布罗格利先生①。下命令吧，陛下，下命令吧！"

国王抬起瞌睡蒙眬的眼睛，迟疑不决。

"您对这一切是怎么看的，德·布罗格利先生？"他问道。

"陛下，"老元帅答道，"如果您把您的军队从巴黎市民的面前往后撤，就会有人说他们被打败了。如果您让他们留在原处，那就必须战胜巴黎市民！"

"说得好！"王后握紧了元帅的手嚷道。

"说得好！"德·贝桑伐尔先生说。

德·朗贝斯克亲王却只摇了摇头。

---

① 德·布罗格利（1718—1804）：法国元帅。

“嗯！还有吗？”国王问道。

“命令进军吧！”老元帅说。

“对……进军！”王后嚷道。

“好吧！既然你们都想这么做，那么就向巴黎进军吧！”国王说。

这时候，王后接到了一封短信，内容如下：

看在上帝的份上，夫人，不要仓促行事！我等待陛下的接见。

“是他的笔迹！”王后喃喃地说道。

接着她转过身去，向那个把信送来的人问道：

“等在我的套房里的是不是德·夏尔尼先生？”

“他才到，满身尘土，而且我觉得，他身上还沾满了血，”她的那个贴身侍女答道。

“等一下，先生们，”王后向德·贝桑伐尔先生和德·布罗格利先生说，“请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

她急忙回她的套房去了。

国王连头也没有动一动。

第二十七章

奥利维埃·德·夏尔尼

王后走进小客厅，看到了那个要她的侍女把那封短信交给她的人。

他是一个三十五岁的男人，身材很高，脸上露出顽强坚决的神色。他那双象老鹰一样目光锐利的灰蓝色的眼睛，端正的鼻子，轮廓清晰的下巴，使他脸上显出一副英武的气概。他穿着侍卫队队长的制服，风度十分潇洒，把脸上的那种英武的气概衬托得更加鲜明。

他的手还在他那扯碎的、皱巴巴的细麻布袖口底下发抖。

他的剑给打弯了，不能完全插进剑鞘。

王后赶到的时候，他正在小客厅里急速地走来走去，脑子里萦绕着许多狂热、杂乱的想法。

玛丽·安托瓦内特笔直朝他走过去。

"德·夏尔尼先生！"她喊道，"德·夏尔尼先生，您在这儿！"

王后看到她招呼的这个人按照礼节恭敬地向她鞠躬，就向呆在一旁的侍女做了个手势，那个侍女立刻退出去把门关上。

等门刚一关上，王后就一把抓住德·夏尔尼的手。

"伯爵，"她喊道，"为什么您到这儿来？"

"因为我认为到这儿来是我的责任，夫人，"伯爵说。

"不。您的责任，是避开凡尔赛，是按已经讲定的那样去

做，是服从我的命令，总之，是象我所有的朋友，那些害怕分担我的命运的朋友一样去做。您的责任就是别为我的命运作出任何牺牲；您的责任就是离开我。”

“离开您！”他说道。

“是的，避开我。”

“避开您！谁避开您了，夫人？”

“那些谨小慎微的人。”

“我认为自己也相当谨慎，夫人，这就是我上凡尔赛来的原因。”

“您从哪儿来的？”

“从巴黎。”

“从动乱的巴黎？”

“从沸腾、狂热、沾满鲜血的巴黎来的。”

王后用两只手蒙住脸。

“哦！”她说，“那么没有一个人，就连您也不是来报告我什么好消息的。”

“夫人，在目前的形势下，请您要求您的信使只报告您一件事：那就是事情的真实情况。”

“您刚才告诉我的是实情吗？”

“跟我往常告诉您的一样，夫人。”

“您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夫人，我是一个忠实可靠的臣民，仅此而已。”

“好吧，我的朋友，请您这会儿不要告诉我一个字。您来的时候我正心如刀割。我的那些朋友今天头一回用您一向告诉我的那种实情把我压垮了。哦！这种实情，伯爵，简直无法不让它在我的耳旁回响上一会儿。它从红色的天际，从充满了恐怖声

音的空中，从朝臣们的苍白而又严肃的脸上，从各种事物中迸发出来。不！不！伯爵，请您在一生中就这么一次，别再把实情告诉我。”

伯爵惊诧地望着王后。

“是的，是的，”她说道，“您知道我很勇敢，您觉得很吃惊，对不对？噢！还有比这更叫您吃惊的呢。”

德·夏尔尼先生情不自禁地做了个询问的手势。

“您待会儿就会看到的，”王后神经质地笑着说。

“陛下身体不舒服吗？”伯爵问道。

“不！不！先生，来，坐在我的旁边，对于那些可怕的政治问题不要再提一个字……想法让我把它们忘掉。”

伯爵苦笑着照她的话做了。

玛丽·安托瓦内特把手放到他的额头上。

“您的额头很烫，”她说。

“是的，我脑袋里象火烧似的。”

“您的手却冰凉。”

她把伯爵的那只手握在自己的两只手中间。

“我的心感到象死一样的冰凉，”他说道。

“可怜的奥利维埃！我不是已经和您说了吗，让我们把一切都忘掉。我不再是王后，不再受到威胁，也不再被人痛恨。不，我不再是王后。我是女人，仅此而已。整个世界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只要有个人衷心爱我，这就够了。”

伯爵在王后的面前跪下来，恭恭敬敬地吻着她的脚，就象埃及人对待他们的爱西丝神①那样。

---

① 爱西丝神：古埃及神话中司婚姻、农业的女神。

“哦！伯爵，我唯一的朋友，”王后说道，一面想把他扶起来，“您知道迪亚娜公爵夫人怎么对待我的吗？”

“她要移居国外，”夏尔尼毫不迟疑地答道。

“他猜着了，”玛丽·安托瓦内特嚷道，“他猜着了！咳！这也能猜着吗？”

“哦！天哪！是的，夫人，”伯爵答道，“现在什么事都可以想象得到。”

“但是您和您的朋友，”王后喊道，“为什么不移居国外呢？既然这是一桩顺理成章的事。”

“我嘛，夫人，我可不移居国外，因为我对陛下忠心耿耿，而且我已经对自己而不是对您作出保证，在风暴即将来临的时候，一刻也不离开您的身边。其次我的弟兄也不会移居国外，因为我的举动会成为他们效法的榜样。最后，德·夏尔尼夫人也不会移居国外，因为她真诚地爱着陛下，至少我这么认为。”

“是的，安德烈是一个品格十分高尚的人，”王后用一种十分明显的冷淡的口气说。

“所以她决不会离开凡尔赛，”德·夏尔尼答道。

“那么您会一直留在我的身边罗，”王后用同样冷淡的口气说，这种口气和刚才的略有不同，以便表现出她的妒意或轻蔑。

“我荣幸地被陛下任命为侍卫队的队长，”德·夏尔尼伯爵说，“我的岗位是在凡尔赛。如果陛下没有派我去保卫杜伊勒里宫的话，那我决不会离开我的岗位。您对我说，这是一次必不可少的放逐，于是我接受了这种放逐。可是，在这件事上，陛下知道，我并没有去征求德·夏尔尼伯爵夫人的意见，而她也没有责怪我。”

“这话不假，”王后仍然冷冰冰地答道。

“现在，”伯爵勇敢地说道，“我认为我的岗位已经不再是在杜伊勒里宫，而是在凡尔赛。所以，请王后别见怪，我就违反了命令，自作主张选定了我的职务，赶到这儿来了。不管德·夏尔尼夫人对发生的那些事怕不怕，想不想移居国外，我都要留在王后身边……除非王后折断我的剑；假如那样，虽然我无权在凡尔赛宫里为她战斗而死，但是我总可以在宫门外的路面上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个年轻人把这几句发自肺腑的简单的话说了出来，显得那么勇敢和忠诚，王后立刻收起了她的那副高傲的神态，不再掩盖内心的一种与其说是王后的还不如说是普通人的感情。

“伯爵，”她说，“不要再说这种话，不要说什么您要为我而死，因为，我知道您真的会象您说的那样去做的。”

“哦！相反，我要永远这么说！”德·夏尔尼喊道，“我要在所有的地方说给所有的人听，我怎么说就要怎么做，因为恐怕时间已经到了，世上一切热爱国王的人都得死去。”

“伯爵，伯爵！谁给了您这种不祥的预感？”

“唉！夫人，”夏尔尼摇了摇头答道，“在美洲发生那场不可避免的战争时，我也象别的人一样受了社会上掀起的那股渴望独立的思潮的影响。我也很想积极参加解放奴隶的运动，就象当时人们所说的那样，所以我成了一个共济会的会员，我同拉斐德和拉梅特兄弟① 那样的人一起加入了一个秘密的会社。您知道这个会社的宗旨是什么吗？就是摧毁王权，夫人。您知道这个会社的口号是什么吗？就是三个字母：L.P.D.。”

“这三个字母是什么意思？”

---

① 夏尔·拉梅特（1757—1832）和亚历山大·拉梅特（1760—1829）兄弟两人都是三级会议中的贵族代表，他们对革命的进程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Lilia pedibus destrue,① 把百合花踏在脚下。"

"那您做了什么呢？"

"我体面地退了出来。可是一个人退出来，却有二十个人加入进去。唉！夫人，今天发生的事情就是二十年来一直在暗中悄悄酝酿的那场大戏的序幕。在那些领头在巴黎掀起骚动、控制市政厅、占据王宫、攻下巴士底狱的人中间，我认出了我的那些加入会社的旧日的伙伴。别搞错了，夫人，已经发生的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而是经过长期准备的暴动。"

"哦！您这么想吗！我的朋友，您这么想吗！"王后涕泪俱下地嚷道。

"别哭，夫人，应该理解发生的一切，"伯爵说。

"要我理解！要我理解！"玛丽·安托瓦内特接着说道，"我是王后，我生来就是二千五百万人的主人，当这二千五百万生来应该服从我的臣民起来造反、杀害我的朋友时，您竟然要我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我决不能理解。"

"可是，您非理解不可，夫人。因为对那些臣民、那些生来应该服从您的人来说，当这种服从使得他们不堪忍受时，您就成了他们的敌人，而且在他们有力量来吞吃您以前，他们为了磨尖自己那些渴望吃到食物的牙齿，就会把您那些更加受人憎恨的朋友吞下肚去。"

"也许您还觉得他们是有道理的吧？您这个哲学家。"王后气急败坏地嚷道，她眼睛睁得很大，鼻翼微微地颤动着。

"唉！是的，夫人，他们是有道理的，"伯爵用他那柔和、亲切的声音说，"因为我骑着漂亮的英国马，穿着镶着金线饰带的

---

① 拉丁文：意思和后面的译文相同。

衣服，带着我的那些随从——他们衣服上的银饰完全可以养活三户以上的人家，在大街上溜达的时候，您的人民，换句话说，就是那二千五百万忍饥挨饿的人，就要感到纳闷，不知我在哪方面为他们效力——我只是一个和他们一样的人。"

"伯爵，您就用这个在为他们效力，"王后抓住伯爵的剑柄喊道，"您的父亲在丰特努瓦，您的祖父在施泰因凯克①，您的曾祖在朗斯②和罗克鲁瓦③，您的祖先在伊夫里④、马里尼安⑤和阿赞库尔⑥都曾英勇地挥着这把剑冲锋陷阵，您也用这把剑在为他们效力。贵族就是通过战争为法国人民效力。通过战争，贵族以血的代价获得了镶在他们衣服上的金饰以及镶在他们的随从制服上的银饰。所以奥利维埃，不要再自问您究竟在哪一方面为人民效力，而应该勇敢地拿起您的祖先传给您的这把宝剑。"

"夫人，夫人，"伯爵摇了摇头说道，"您别那么强调贵族的血，人民的血管里流的也是血呀。您去看一看巴士底广场上流的汩汩鲜血，数一数鲜血染红的路面上躺着的死人。要知道他们那不再跳动的心，在您的大炮对准他们轰击的那一天，在他们笨拙地挥舞着一件新的武器，在枪林弹雨中间高声歌唱的那一天——这是我们那些最最勇敢的掷弹兵有时也做不到的，也

---

① 施泰因凯克：比利时的一个市镇。一六九二年八月法军在此击败英军。

② 朗斯：法国加莱海峡省的一个专区政府所在地。一六四八年法军在此打了一个胜仗。

③ 罗克鲁瓦：法国阿登省的一个地区首府。一六四三年法军在此击败了西班牙军队。

④ 伊夫里：法国厄尔省的一个市镇。一五九〇年，亨利·德·纳瓦尔国王，亦即后来的亨利四世在此击败了德·马延公爵指挥的神圣联盟的军队。

⑤ 马里尼安：意大利的一个城市，位于米兰南部。一五一五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在此击败瑞士军队。

⑥ 阿赞库尔：法国加莱海峡省的一个市镇。一四一五年法军在此被英军击败。

象一位骑士的心那样高尚地跳动着。唉！夫人。唉！我的王后，我请求您，别再用这种愤怒的眼神望着我。什么是掷弹兵呢？就是在我刚才告诉您的那颗心的外面裹上一件镶着金饰的蓝衣服。对于那颗打穿和击中心脏的炮弹来说，裹在那颗心外面的究竟是蓝呢绒还是破麻布，有什么关系呢？对于那颗被击碎的心来说，防护它的铠甲究竟是麻布的还是呢绒的，又有什么关系呢？考虑这一切的时刻来到了，夫人。您在法国拥有的不再是二千五百万奴隶，不再是二千五百万臣民，甚至也不再是二千五百万百姓，而是二千五百万军人。"

"他们要对我作战吗，伯爵？"

"是的，对您作战，因为他们为了自由而战斗，而您却挡住了他们走向自由的道路。"

伯爵的这些话说完后，接着就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王后首先打破沉默。

"咳，"她说道，"我求您不要把实情告诉我，可是您最终还是把它说了出来。"

"唉！夫人，"夏尔尼答道，"不论我忠心地用哪种形式来掩饰，尊敬地用哪种面罩来遮挡，可是我和您还是不由自主地要看，要听，要体验，要接触，要思考，要遐想！实情摆在那儿，夫人，永远摆在那儿，不管您作出多大努力，您还是无法把它从心头摆脱掉！睡觉嘛，用睡眠来忘掉一切，可是它会守在您的床头，成为您梦中的幻象，醒来时的现实。"

"哦！伯爵，"王后高傲地说，"我知道有种睡眠是不会受到搅扰的。"

"对于这种睡眠，夫人，"奥利维埃说，"我和陛下一样并不觉得害怕，也许我象您一样希望获得这种睡眠。"

“哦！”王后绝望地喊道，“依您看，这就是我们摆脱烦恼的唯一的归宿吗？”

“是的。但是不必性急，夫人，我们不要赶在敌人的前面，因为使我们劳累不堪的动荡日子有的是，我们会筋疲力尽地直接进入这片睡乡。”

两个对话者中间又出现了一片沉默，气氛比先前显得更加阴郁。

他们相互挨着坐在那儿。两个人虽然靠得很近，但是他们中间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因为，他们的观点，他们对于未来的潮流的观点存在分歧。

王后首先回到了他们原来谈论的那个话题上，不过用的是一种转弯抹角的方式。她目不转睛地盯着伯爵，说道：

“哦，先生，再说一句和我们有关的话吧，不过您要把一切、一切全都告诉我。听明白了吗？”

“我在听，夫人。”

“您能向我保证说您上这儿来只是为了我吗？”

“哦！您竟然怀疑这一点！”

“您能向我保证说德·夏尔尼夫人并没给您写过什么信吗？”

“她？”

“听着：我知道她准备出去；我知道她脑子里有个主意……请您向我保证，伯爵，您并不是因为她才赶回来的。”

这时候，有人敲了敲门，或者说得确切一点，在门上轻轻叩了一下。

“进来，”王后说。

那个侍女又出现了。

“夫人，”她说，“王上已经用完了夜宵。”

伯爵吃惊地望着玛丽·安托瓦内特。

“唔！”她耸了耸肩膀说，“这有什么好吃惊的呢？王上就不应该用夜宵了吗？”

奥利维埃皱起眉头。

“你向王上说，”王后仍旧坐在那儿，说道，“我正在听人报告巴黎的情况，等我听完了，我会去告诉他的。”

接着他回头对着夏尔尼说道：

“我们接着说吧，如今王上用完了夜宵，自然应该让他消化一下食物。”

第二十八章

奥利维埃·德·夏尔尼

这件打岔的事只使他们的谈话中断了一会儿，但是却丝毫没有改变王后这时内心产生的那种疑惧：一方面她作为女人唯恐失去爱情，另一方面作为王后，又怕失去权力。

因而这场最初显得似乎无法继续下去的谈话，相反经她开口一说，立刻就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尖锐激烈，就象打仗的时候，阵地上的几个地点打响了开始战斗的第一枪以后，整条战线上就接着展开了全面决战。

伯爵呢，在这样的形势下，好象也和王后一样急着想要作出解释，所以门一关上，他就首先抢着说道：

"您问我是不是为了德·夏尔尼夫人才赶回来的。陛下难道忘了我们之间的那个协议吗？难道忘了我是一个重视荣誉的人吗？"

"不错，"王后侧着脑袋说道，"不错，我们是达成了协议，不错，您是一个重视荣誉的人，不错，您发誓要为了我的幸福牺牲自己的生命，正是这个誓言使我感到苦恼，因为在您为了我的幸福献出自己生命的时候，您同时也牺牲了一个品格高尚的美丽的女人……这可又是一件罪恶啊。"

"哦！夫人，您这么说可把谴责的范围夸大了。我只请您承认我象个上等人那样说话算话。"

“我真是昏了头，请您原谅。”

“不要把那些偶然产生和必然产生的事情称作罪恶。我们俩都为这桩婚事，这桩唯一可以保护王后名誉的婚事感到遗憾。对于这桩婚姻，我所要做的只是忍受下去，象我四年来所做的那样。”

“是的，”王后喊道，“但是您以为我没看到您的痛苦吗，我不清楚在您彬彬有礼的外表下面流露出的忧伤吗？您以为我什么都没看到吗？”

“求求您，夫人，”伯爵鞠了一躬说道，“把您看到的情况告诉我，这样如果我自己还不够痛苦，还不能使别人尝到痛苦，那我就可以把我和我周围人的痛苦的总数增加一倍。因为，我确信自己永远报答不了我欠您的情意。”

王后朝伯爵伸出手去。这个男人说的话有种不可抵抗的力量，就象从一颗真诚、热烈的心灵里散发出的所有东西一样。

“您有什么就吩咐吧，夫人，”他又说道，“我求您，不要害怕对我作出吩咐。”

“哦！是的，是的，我很清楚，我错了。是的，请您原谅。是的，这是真的。但是，如果您在某处有一个您暗自十分崇拜的对象，如果您在世上的某个角落有一个您所爱慕的女人……哦！我不敢再说这个词了，它使我心里害怕。当组成这个词的那些音节响亮地传到我的耳中时我觉得很怀疑。嗳！如果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大家都没见过的女人，请您别忘了您当着大家的面，在别人和您自己的面前，公开地有一个年轻、漂亮、受到您的体贴照顾的妻子，一个靠着您的胳膊、同时也贴着您的心的妻子。”

奥利维埃皱起眉头，那张十分清秀的脸庞一下子变了样。

"您要我做什么，夫人？"他说道，"是不是要我把德·夏尔尼伯爵夫人撇在一边？您不开口，那就是这件事罗？好吧！您在这方面的吩咐我也准备服从。但是您知道，如今她在世上只是孤身一人，父母都已亡故。她的父亲，德·塔韦尔奈男爵，不愿看到我们今天发生的事，象个旧时代的可敬的贵族那样于去年去世了。至于她的哥哥红屋骑士，您也知道，他一年最多只露一次面，前来亲吻他的妹妹，觐见陛下，然后就离开了，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行踪。"

"是的，这些我全知道。"

"想想看，夫人，要是上帝把我召回去的话，这位德·夏尔尼伯爵夫人现在就能重新恢复她做姑娘时的姓氏，天堂里的那个最最纯洁的天使也不会在她的梦中和思想中发现一句不圣洁的话、一个姓氏和一段回忆。"

"哦！是的，是的，"王后说道，"我知道您的安德烈是世上的一位天使，我知道她应该为人所爱。所以当我的前途变得黯淡无望的时候，我觉得她的前途无限光明。哦！不，不。啊，伯爵，求求您，一句话也别再说了。请原谅，我没有以王后的身份向您说话。我忘了自己的身份，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在我的心中，有个声音一直在讴歌幸福、欢乐和爱情，就在那些嘟哝着不幸、战争和死亡的可怕的声音旁边。这是我保留下的那种青年时代的声音。夏尔尼，原谅我吧，我再也不会年轻了，再也不会微笑了，再也不会爱谁了。"

这个不幸的女人用两只纤细瘦削的手捂住她的灼热的眼睛，眼泪象晶莹的钻石似的从手指缝里渗出来。

伯爵又一次跪下身子。

"夫人，"他说道，"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您吩咐我离开您，

避开您，为您去死吧，但是不要让我看见您流泪。”

伯爵说这些话的时候自己也快要哭出来了。

“一切都结束了，”玛丽·安托瓦内特说道，一面把头抬起来微微地摇了摇，脸上充满妩媚可爱的笑意。

接着她动作非常优雅地把披散到白皙的脖子上的那些扑了粉的浓密的头发向后一甩。

“是的！是的！一切都结束了，”王后继续说道，“我再也不会使您感到痛苦。让我们把所有这些荒唐的想法都抛到一边。天哪！真奇怪，在王后正需要万分坚强的时候，我这个女人却显得这么软弱。您是从巴黎来的，对不对？我们就谈谈那儿的情况吧。您告诉我的一些话我已经记不得了，反正情况很严重，对不对，德·夏尔尼先生？”

“好吧，夫人，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吧。因为，正如您所说的那样，我要告诉您的情况是很严重的。是的，我刚从巴黎来，我目击了摧毁君主政体的行动。”

“我把话转到这个严重的问题上来真没错，因为您已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夏尔尼先生。您所谓的摧毁君主政体的行动就是一场成功的叛乱。嗳！巴士底狱被占领了，德·夏尔尼先生，所以您说君主政体被废除了。哦！您就不想想，巴士底狱在十四世纪才在法国打下根基，而君主政体在全世界却已经存在了六千年。”

“我倒很想这样来欺骗自己，夫人，”伯爵答道，“这样就可以把那些最最令人快慰的消息告诉陛下，免得使您心里感到悲伤。不幸的是，乐器除了发出这些命定的声音以外，什么别的声音也没有。”

“得啦，得啦，我会帮助您的，尽管我只不过是个女人；我

会使您重新走上正道。”

“唉！我巴不得能这样。”

“巴黎市民起来暴动了，是吗？”

“是的。”

“成多大比例？”

“是十二与十五之比。”

“您是怎么算出来的？”

“哦！这很简单。民众在全体国民中所占的比例是十五分之十二，余下的十五分之二是贵族，十五分之一是教士。”

“算对了，伯爵，您解说得一清二楚。您看过德·内克尔夫妇的著作吗？”

“内克尔先生的，是的，夫人。”

“哎，俗话说得好，”王后快活地说道，“我们只会被我们自己的朋友出卖。好！现在我自己来算一下。您乐意听吗？”

“非常乐意。”

“在十五分之十二中，有十五分之六是女人，对不对？”

“是的，陛下。但是……”

“别打断我。我们说有十五分之六是女人，还剩十五分之六；这中间有十五分之二是态度冷淡或手脚不灵的老人，这是不是太多了？”

“不。”

“还剩十五分之四，在他们中间，您总得承认有十五分之二是胆小怯懦、不太热情的人——这是我对法国国民的恭维。但是最终还有十五分之二的人，我承认他们狂热、强健、勇敢、好战。对于这十五分之二的人，我们只要估计一下他们在巴黎的数目，计算他们在外省有多少人是没有用的，对吗？因为需

要重新占领的是巴黎。"

"是的，夫人，但是……"

"老是但是……等一下，您待会儿再回答我。"

德·夏尔尼鞠了一躬。

"所以我估计，"王后继续说道，"他们在巴黎的数目是十万人。这您是不是同意？"

这一回，伯爵没有回答。

王后接着说道：

"那么，我就用五万全欧闻名的勇敢士兵，外加许多象您德·夏尔尼先生这样的军官去对付那十万装备不齐、缺乏纪律、没有经过战争锻炼、知道自己做得不对而感到犹豫的人；再说，这是一桩被人称作维护神权的神圣事业。说到底，要使我的心产生同情虽然很容易，但是要伤害它却也很难。"

伯爵仍然沉默不语。

"您以为在这种战场上进行的战斗，两个普通的老百姓比我们的一个士兵强吗？"王后继续问道。

夏尔尼没有开口。

"说呀，回答吧。您是不是这么认为？"王后不耐烦地嚷道。

"夫人，"伯爵在王后的吩咐下，终于把他一直保持着的那种恭敬谨慎的态度抛到一边，回答说，"在战场上，象那样孤立无援、缺乏纪律、装备不齐的十万人不出半个小时就会被您的五万士兵打败。"

"啊！"王后说道，"那么我没说错罗。"

"等一下。但是事情并不象您所想的那样。首先，您说的巴黎那十万暴动者实际上是五十万。"

"五十万？"

“是有这么多。您在计算的时候忽略了妇女和孩子。哦！法国王后！哦！勇敢自负的女人！那些巴黎的妇女，您应该把她们看得和同样数目的男人一样，也许将来有一天，她们会逼得您把她们看得和同样数目的魔鬼一样。”

“您这是什么意思，伯爵？”

“夫人，您知道一个女人在内战中所起的作用吗？不知道。那好，我来告诉您吧，您会看到用两个士兵来对付一个女人并不算多。”

“伯爵，您疯了吗？”

夏尔尼凄惨地笑了笑，问道：

“您有没有看到她们在巴士底狱前，在炮火下，在枪林弹雨中，叫嚷着要武器，用拳头威胁您的那些全副武装的瑞士兵，用使活人惊跳起来的声音诅咒死者的尸体？您有没有看到她们把沥青煮沸，推动大炮，把枪弹递给那些兴奋的战士，递给那些腼腆的战士，并且亲吻他们一下？您是否知道从巴士底狱前的吊桥上走过去的女人和男人一样多？如果此时这座石头建筑倒塌的话，就是这些妇女用镐凿的。啊！夫人，要把巴黎的妇女算进去，要把她们算进去，也要把孩子算进去。他们铸造子弹，磨快马刀，把石块从七层楼上扔下来。要把他们算进去，因为孩子铸造的子弹会从远处把您的最优秀的将领打死。他们磨得十分锋利的马刀会把您的战马的腿砍断。从天上掉下来的那种不长眼睛的砂岩石块会把您的龙骑兵和近卫军士兵压死。夫人，还要把老人也算进去，他们虽然不能举剑冲杀，却可以掩护别人。夫人，在巴士底狱前，有不少老人。您知道您没有计算进去的这些老人做了什么吗？他们站在那些青年的前面，让那些青年把枪搁在他们的肩膀上，这样您的瑞士兵射出的枪

弹就只把这些手脚不灵的老人打死，他们的身体却成了保护那些健壮的青年的一道屏障。要把这些老人也算进去，因为正是他们三百年来一直在向自己的后代讲述他们的母亲所遭受的侮辱，他们被贵族的猎物啃得荒芜贫瘠的田地，他们在封建特权下的耻辱的地位。于是，他们的子孙拿起斧头、木棒和枪，总之所有他们可以找到的武器，出来杀人，胸中充满了老人灌输给他们的那种对于贵族的诅咒，就象大炮炮筒里塞满了铁和火药一样。现在在巴黎，男人、女人、老人、孩子都呼喊着要求自由和解放。您要把所有这些发出呼喊的人都算进去，夫人，要把巴黎的那八十万人都算进去。"

"三百个斯巴达人曾经打败了薛西斯①的大军，德·夏尔尼先生。"

"是的，但是如今，您说的那三百个斯巴达人实际上是八十万人，夫人，而您的那五万士兵才是薛西斯的大军。"

王后霍地站起身来，紧握着拳头，因为气愤和羞愧把脸涨得通红。

"哦，让我从宝座上摔下来吧，"她说道，"叫您的那五十万巴黎人把我碎尸万段吧，可是别让我听到一个姓夏尔尼的人，一个忠于我的人这样向我说话！"

"夫人，他这样向您说是出于不得已，因为这个夏尔尼的血管里流的血没有一滴配不上他的祖先，没有一滴不是属于您的。"

---

① 薛西斯（约公元前510—前465）：古波斯帝国国王。公元前四八〇年，他统率大军，远征希腊。斯巴达王列奥尼达仅率领三百名战士扼守北、中希腊交界的德摩比利隘口，整整在那儿抵抗了一天，虽然由于众寡悬殊，最终全部战死，但波斯军队在这场战役中也伤亡惨重，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那他就该和我一起向巴黎进发，我们一起去死。”

“丢脸的是，”伯爵说道，“根本不可能再作什么对抗，甚至连打一仗也不成。我们会象腓力斯人① 或阿马莱西特人一样消失。向巴黎进军！但是有一件事您大概不知道。在我们进入巴黎的时候，好些房子就会象淹没法老② 的红海海浪似的从我们的头上坍下来，您在法国会留下一个受诅咒的名字，您的孩子会象母狼的小崽子一样给杀死。”

“我该怎么倒下去呢，伯爵？”王后高傲地说道，“请您指教一下。”

“象一个牺牲者，夫人，”德·夏尔尼恭恭敬敬地答道，“象一个王后那样倒下，一面微笑着宽恕那些打击她的人。嗨！如果您有五十万象我这样的人，那我就会向您说：出发吧，今天晚上就出发，立刻出发，明天您就能掌握杜伊勒里宫，明天您就会重新得到您的宝座。”

“哦！”王后喊道，“那您是绝望了，而我却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您的身上。”

“是的，我感到绝望了，夫人，因为整个法国的想法和巴黎是一样的，因为您的军队即使在巴黎取得胜利，却会被里昂③、鲁昂④、里尔⑤、斯特拉斯堡⑥、南特⑦ 和上百个其他张着大嘴的城市所吞没。好啦，好啦，勇敢些，夫人，把剑插进剑鞘！”

“啊！”王后嚷道，“我把那么许多勇敢的人召集到身边来是

① 腓力斯人：地中海东岸南部的古代居民。
② 法老：古埃及国王的尊称。
③ 里昂：法国东南部大城市，在索恩河和罗讷河汇合处。
④ 鲁昂：法国西北部重要港口、城市。
⑤ 里尔：法国北部城市。近比利时边界。
⑥ 斯特拉斯堡：法国东北部阿尔萨斯地区的重要城市。
⑦ 南特：法国西部城市，在卢瓦尔河下游，距河口五十四公里。

为了这个吗？我唤起他们的勇气是为了这个吗？”

“如果您的看法不同，夫人，那就下命令吧，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向巴黎进军。说吧。”

从伯爵的这个提议里可以感到他的一片赤诚，所以这个提议比拒绝更使王后感到害怕。她沮丧地倒在沙发上，跟她的自尊心斗争了很长时间。

最后，她重新抬起头来，说道：

“伯爵，您希望我按兵不动吗？”

“我荣幸地建议陛下这么做。”

“那就这样吧。回来。”

“唉！夫人，我惹您生气了吗？”伯爵凄凉地望着王后问道，他那忧伤的神色中充满了一种无法形容的爱情。

“不。您的手呢？”

伯爵鞠了一躬，把手伸向王后。

“我真该骂您一顿，”玛丽·安托瓦内特说，脸上尽力想露出笑容。

“为了什么呢，夫人？”

“怎么！您有个弟弟在军队里服役，我偶然才知道这件事！”

“我不明白。”

“今天晚上，有个属于贝尔希尼轻骑兵团的年轻军官……”

“噢！我的弟弟乔治！”

“您为什么从没对我提起过这个小伙子？他为什么在军队里的级别还很低？”

“因为他很年轻，还没有什么经验；因为他还不配指挥别人，而且要是我这个姓夏尔尼的蒙陛下看重，把您的友谊赐给我，我也没有理由为此就牺牲一些比我几个弟弟更有能力的勇敢的

世家子弟来安插自己的家人。”

“您还有一个弟弟吗？”

“是的，夫人，他象其他两个一样也准备为陛下献出自己的生命。”

“他什么都不需要吗？”

“什么都不需要，夫人。我们有幸既能把我们的生命，也能把我们的财富放在陛下的脚前。”

他在说最后这句话的时候，王后被他的这种正直诚实的态度深深地感动了，他的心呢，也因为王后的那种和蔼端庄的神色而怦怦直跳，可是隔壁房间里突然响起了一声呻吟，把他们俩吓了一跳。

王后连忙站起身，跑到门口，刚打开门，就发出一声喊叫。

她瞧见一个女人痛苦地抽搐着在地毯上翻滚。

“哦！伯爵夫人！”她低声向德·夏尔尼说道，“她一定把我们说的话都听到了！”

“不，夫人，”德·夏尔尼答道，“要不然，她会提醒陛下说有人可以听到我们的谈话。”

他奔向安德烈，把她从地上抱起来。

王后站在离她两步远的地方，脸色苍白，神情冷淡，心里忐忑不安。

第二十九章

三人一台戏

安德烈开始苏醒过来，她并不知道谁在救护她，但是从本能上感到有人在帮助她。

她抬起身来，双手紧紧抓住那个出乎意外地搀扶她的人。

但是她的头脑并没有象她的身体那样完全恢复过来。有好一会儿，她脑子里依然朦朦胧胧，昏昏沉沉，迷迷糊糊。

德·夏尔尼先生在试着使她的身体恢复了活力以后，就迅速着手想使她恢复理智。但是他手里抓着的只是一个头脑昏乱、神志不清的人。

最后，安德烈睁开眼睛，样子显得很惊恐地盯着伯爵，嘴里仍然叽叽咕咕地说着胡话，并没有认出那个搀扶她的人。她忽然发出一声喊叫，狠命把夏尔尼推开。

在整个这段时间里，王后一直把眼睛望着别处。作为女人，她的使命原来应该是抚慰这个可怜的女人，使她坚强起来，可是她却把她丢在一边。

夏尔尼不管安德烈怎么挣扎抵抗，还是用两条强壮的胳膊把她抱起来，向始终僵直、冷淡地站在一边的王后转过脸去，说道：

"对不起，夫人。一定出了什么意外的事。德·夏尔尼夫人并没有晕厥的习惯，今天是头一回我看到她这样失去知觉。"

“她一定十分痛苦，”王后说，不禁暗自又回到了她最初的那个想法：安德烈听见了他们的全部谈话。

“是的，无疑她很痛苦，”伯爵答道，“所以我请陛下准许我叫人把她送回她的房间去。她需要她的侍女看护。”

“就这么办吧，”王后一面说一面伸手去拉铃。

但是安德烈听到丁丁当当的铃声，就挺直了身子，胡乱地喊道：

“哦！吉尔贝！这个吉尔贝！”

王后听到这个名字，不禁打了个寒噤，伯爵惊诧地把他的妻子放到一张沙发上。

这时候，那个听到铃声跑来的仆人走了进来。

“没什么事，”王后说，做了个要他走开的手势。

接着，等到只剩下他们俩的时候，伯爵和王后就转眼朝安德烈望去。她又合上了眼睛，好象重新发作起来。

德·夏尔尼先生跪在沙发旁边，扶住她的身子。

“吉尔贝，”王后重复道，“这是哪个人的名字呢？”

“得去了解一下。”

“我想我听说过这个名字，”玛丽·安托瓦内特说，“这并不是头一回我听见伯爵夫人提到这个名字。”

安德烈好象受到了王后的这种回忆的威胁，她在抽搐时好象突然感到了这种威胁，猛地睁开眼睛，把两臂伸向天空，费了很大力气站了起来。

她这回投向德·夏尔尼的第一道目光是理智的目光，她认出了他，充满柔情地凝视着他。

随后，安德烈好象觉得自己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的心思跟她那刚强的个性太不相称，于是转过眼去，就看到了王后。

她立刻鞠了一躬。

“哦！天哪！您怎么啦，夫人？”德·夏尔尼说，“您真把我吓坏了。您一向那么坚强和勇敢，怎么竟会这样晕过去了？”

“先生，”她说道，“巴黎发生了一些十分可怕的事，所以当男人们战栗发抖的时候，女人们自然要晕倒了。您离开了巴黎！哦！您做得对！”

“哟！夫人，”夏尔尼用怀疑的口气说，“您是为了我才感到这么难受的吗？”

安德烈又望了望她的丈夫和王后，但是没有回答。

“当然是为了这个，伯爵。您为什么要怀疑呢？”玛丽·安托瓦内特答道，“伯爵夫人不是王后，她有权为自己的丈夫感到担心。”

夏尔尼感到了隐藏在这句话里的妒意。

“哦！夫人，”他说道，“我肯定伯爵夫人不仅为我感到担心，而且更为陛下感到担心。”

“但是，”玛丽·安托瓦内特问道，“伯爵夫人，我们发现您晕倒在这间房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哦！我无法讲清楚，夫人，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在我们三天来所过的这种疲劳、恐怖、心情激动的生活中，我觉得一个女人的昏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确实如此，”王后低声说道，她发现安德烈不愿勉强地说出来。

“哎，”安德烈神态显得异常冷静地又说道，自从她重新控制住她的意志后，她就一直保持着这种神态，而且一眼就能看出，她只是为了掩饰内心的那种人所共有的感情才做出这副样子来的，因而在那种尴尬的处境下，就更使别的人感到困窘，“哎，

陛下的眼睛不也全湿了。”

这一回，伯爵认为又从他妻子的话里听出了她对王后的话反唇相讥的语气。

“夫人，”他对安德烈说道，口气略微显得有点严厉，声音和往常的不大一样，“王后的眼睛里充满泪水这并不奇怪，因为王后热爱人民，而人民正在流血。”

“幸而上帝没有叫您流血，先生，”安德烈仍然那么冷峻、那么令人捉摸不透地说道。

“是的，可是我们应该谈论的不是王后陛下，夫人，而是您。我们还是回头来谈谈您吧，要是王后陛下允许的话。”

玛丽·安托瓦内特点点头表示同意。

“您感到害怕，是吗？”

“我？”

“您很痛苦，不要否认。您碰到了一桩意外的事情，是什么事？我一点也不知道，不过您会把它告诉我们的。”

“您弄错了，先生。”

“您是不是为了什么事在抱怨哪个人，抱怨一个男人？”

安德烈的脸一下子变白了。

“我没有什么事要抱怨哪个人，先生。我刚从王上那儿来。”

“直接从他那儿来的吗？”

“是的，王后陛下可以去询问。”

“要是这样的话，”玛丽·安托瓦内特说，“那伯爵夫人一定没有说错。王上非常喜欢她，也知道我对她怀有非常强烈的友情，不会在随便什么事情上惹得她不痛快。”

“但是，”夏尔尼仍然坚持说，“您提到了一个人的名字。”

“一个人的名字？”

“是的，在您恢复知觉的时候。”

安德烈望着王后，好象想要求她帮助，但是，王后不是没有明白，就是不想明白安德烈的意思，所以她说道：

“是的，您提到了吉尔贝这个名字。”

“吉尔贝！我提到了吉尔贝这个名字！”安德烈喊道，声调显得那么恐惧，使伯爵这时的心情变得比先前看到她晕倒时更为激动。

“是的，”他说道，“您是提到了吉尔贝这个名字。”

“啊！真的吗！”安德烈说道，“真奇怪。”

在听到这个不祥的名字后，完全变了样的那个年轻女人的面容慢慢地恢复了安详宁静的神色，就象闪电过后的天空那样。那张美丽的脸上，只有部分肌肉在难以觉察地微微抽动着，仿佛暴风雨后消失在天边的最后几道闪电。

“吉尔贝，”她重复道，“我不知道。”

“是的，吉尔贝，”王后重复道，“哦，您想想看，亲爱的安德烈。”

“但是，夫人，”伯爵对玛丽·安托瓦内特说道，“如果这是一种偶然，伯爵夫人并不熟悉这个名字呢？”

“不，”安德烈说，“不，我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我想这是一位学者的名字，一个从美洲回来的医道高明的大夫的名字，这个人在那边和德·拉斐德先生常有来往。”

“那又怎样呢？”伯爵问道。

“怎样！”安德烈十分自然地重复道，“我个人并不认识他，但是听说他是一个十分可敬的人。”

“那么，”王后又说道，“您为什么这么激动，亲爱的伯爵夫人？”

“这么激动！我显得很激动吗？”

“是的，可以说您一提到吉尔贝这个名字，好象就感到很痛苦。”

“有这可能。我把先前发生的事告诉您吧，我在王上的书房里碰到了一个穿黑衣服的人，一个神色严厉的人，他讲了许多凄惨恐怖的事，他真实可怕地叙述了德·洛内先生和德·弗勒塞尔先生遇害时的情景。我吓坏了，晕倒在地，就象您刚才见到的那样。也许我那时说了，也许我那时提到了这位吉尔贝先生的名字。”

“有这可能，”德·夏尔尼重复道，显然不想继续询问下去了，“现在您放心了吧？”

“完全放心了。”

“伯爵先生，我要请您做件事，”王后说。

“我听候陛下的吩咐，夫人。”

“去找一下德·贝桑伐尔先生、德·布罗格利先生和德·朗贝斯克先生，叫他们命令部队原地待命，王上明天在御前会议上会研究该采取什么行动。”

伯爵鞠了一躬，但是在走以前，他又朝安德烈看了最后一眼。

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关切、担心的神情。

这并没有逃过王后的眼睛。

“伯爵夫人，”她说道，“您是不是和我一起回到王上那边去？”

“不，夫人，不，”安德烈急忙说道。

“这是为什么呢？”

“我请求陛下允许我回自己的房间去，我心里很激动，觉得

需要休息一下。”

“哦，伯爵夫人，坦白地说吧，”王后道，“您是不是和王上陛下有了什么争执？”

“哦！没有，夫人，绝对没有。”

“哦！要是有的话就说出来。王上对我的朋友并不总是那么随和。”

“王上象往常一样对我很友好，但是……”

“但是您还是不想再见到他，是不是？这里面一定有文章，伯爵，”王后假装快活地说道。

这时候，安德烈朝王后望了一眼，目光显得那么意味深长，充满了恳求和暗示，王后明白是结束这唇枪舌箭的时候了。

“不错，伯爵夫人，”她说，“我们得让德·夏尔尼先生去做我交给他办的那件事，您回自己的房间，还是留在这儿，随您的便。”

“谢谢您，夫人，”安德烈说。

“走吧，德·夏尔尼先生，”玛丽·安托瓦内特接着说，一面注意到安德烈脸上现出的那种感激的神情。

这种神情，伯爵不是没有看见，就是不想去看。他握住妻子的手，祝她尽早恢复体力和气色。

随后他非常恭敬地向王后鞠了一躬，走了出去。

不过，在他朝外走的时候，又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交换了一下目光。

王后的目光里的含意是：

“赶快回来。”

伯爵的目光里的含意则是：

“尽量快。”

至于安德烈，她胸口发闷，气喘吁吁，眼睛紧紧盯着丈夫的每一个举动。

夏尔尼迈着缓慢、优雅的步子向门口走去，安德烈好象凭着自己的意愿使他加快了步子，她好象凭着她的意志的全部力量把他推了出去。

因此等他刚拉上门不见了，安德烈为了应付那个困难的局面而鼓起来的全部力气就一下子消失了。她脸色煞白，两腿发软，倒在身旁一把椅子上，一面竭力为自己的失礼向王后表示歉意。

王后赶紧跑到壁炉旁边，拿了一瓶嗅盐，让安德烈去嗅。这一回她很快恢复了知觉，但这并不是由于王后对她的照料产生的效力，而是由于她的意志的力量。

确实，在这两个女人之间有着某种奇怪的联系。王后好象很喜欢安德烈，安德烈也非常尊敬王后，然而，有的时候，她们俩，一个既不象个待人亲切的王后，另一个也不象个忠实的臣仆，而象两个仇敌。

因此，正如上文所说的那样，安德烈的那种十分坚强的意志很快使她恢复了体力。她重新站起身，恭敬地把王后的手挪开，对她低头行了个礼，说道：

“陛下已经允许我回我的房间去了……”

“是的，当然罗，您始终可以自由行动，伯爵夫人，您很清楚，您不需要拘守什么礼节。但是在您走之前，您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我，夫人？”安德烈问道。

“您，当然罗。”

“没有。关于什么呢？”

“关于那位吉尔贝先生，他的样子给您留下了那么深的印象。”

安德烈不禁打了个寒噤，但是却只否认地摇了摇头。

“既然这样，我就不留您了，亲爱的安德烈，您可以走了。”

接着王后朝紧靠着她卧房的那间小客厅走了一步。

安德烈向王后行了一个无懈可击的屈膝礼以后，就向门口走去。

但是就在她准备开门出去的时候，过道里响起了脚步声，有只手抓住了门外的把手。

同时可以听见路易十六的声音，他正在吩咐他的贴身侍从夜间要干的事。

“是王上！夫人！”安德烈赶紧向后退了好几步叫道，“是王上！”

“唔！对，是王上，”玛丽·安托瓦内特说，“他使您怕成这样。”

“夫人，看在上帝的份上！”安德烈说道，“别让我见到王上，至少今晚别让我跟他见面，否则我要羞愧死了！”

“但是您最终会告诉我……”

“一切，一切，如果陛下要求我这么做的话。但是现在请把我藏起来。”

“到我的小客厅里去，”玛丽·安托瓦内特说，“等王上出去后，您就可以从里面走出来。放心吧，您不会在里面关很久；王上从不在这儿呆上很长时间。”

“哦！谢谢！谢谢！”伯爵夫人喊道。

她刚跑进小客厅藏起来，国王就打开门，出现在门口。
国王走了进来。

第三十章

国王与王后

王后朝四周看了一眼，随后接受了丈夫的致意，友好地向他回了个礼。

接着他朝她伸出手去。

“究竟出了什么意外的事使我有幸得到您的拜访？”玛丽·安托瓦内特问道。

“是由于一件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您说对了，夫人。我碰到了夏尔尼，他告诉我他正以您的名义去命令我们所有那些勇猛好战的人保持安静。您作出了一个这么明智的决定，我感到十分高兴，所以我经过您的房间时一定要来向您表示感谢。”

“是的，”王后说，“我仔细考虑了一番，觉得您显然最好还是按兵不动，不要引起内战。”

“唉！好极了，”国王说，“看到您的这种看法我感到很高兴。我早知道我会使您恢复正确的认识的。”

“陛下看到他毫不费力地就达到了这个目的，因为我作出这个决定时并没受到他的影响。”

“好！这表明您的头脑还算清醒，等我把我的一些考虑告诉您，您就会完全清楚了。”

“但是既然我们彼此的看法相同，陛下，您的这些考虑对我

好象没有一点用处。"

"哦！放心吧，夫人，我要和您进行的并不是一场讨论，您知道我跟您一样不喜欢讨论问题，而是一场谈话。唉！您不愿意和我象一对好夫妻料理他们的家务那样经常谈谈法国的事务吗？"

最后这句话是路易十六用他所独有的那种亲切纯朴的口吻说出来的。

"哦！陛下，相反，我一直很愿意这样，"王后答道，"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合适呢？"

"我想可以。您希望我们不要开战，您刚才和我这么说的，对不对？"

"我是这么说的。"

"但是您没有把原因说出来。"

"您又没有问我。"

"好！我就问问您那是什么原因。"

"我们无力作战！"

"啊！您看出来了。如果您认为自己的力量十分强大，那您就会开战了。"

"如果我认为自己的力量十分强大，我就会烧毁整个巴黎。"

"哦！我敢肯定，您之所以不想打仗跟我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那就说说您的那些原因吧。"

"我的那些原因？"国王问道。

"是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答道，"您的那些原因。"

"我只有一个原因。"

"说吧。"

“哦！这说起来很简单。我不想跟民众交战，因为我发现他们是正确的。”

玛丽·安托瓦内特做了个表示吃惊的动作。

“正确！”她嚷道，“民众有理由起来暴动吗？”

“是的。”

“有理由攻占巴士底狱，杀死典狱长和市长，消灭您的士兵吗？”

“嗨！天哪！是的。”

“哦！”王后嚷道，“这就是您的想法，就是您要告诉我的那些想法！”

“既然这些想法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就把它们告诉您。”

“是在吃夜宵的时候产生的吗？”

“好呀！”国王说道，“我们又回到饮食这个问题上来了。您对我先前在您的书房里用餐不能予以原谅；您希望我显得潇洒飘逸。可是您要我怎么办呢？我家族里的人都很讲究饮食。亨利四世①不仅贪吃，而且酒也喝得很凶；伟大、潇洒的路易十四总吃得自己感到脸红；路易十五为了确保自己吃到精美的食品，喝到上好的饮料，亲自动手做煎饼，并且叫杜巴利夫人给他煮咖啡。您要我怎么办呢？我肚子饿了就不能忍受。于是不得不去仿效我的祖先路易十五、路易十四和亨利四世。如果这是我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需要，那么请您宽容一点；如果这是一个缺点，那么请您原谅。”

“陛下，您总算向我承认……”

“我肚子饿了不应该用餐，不，”国王平静地摇摇头说道。

---

① 亨利四世(1553—1610)：法国国王(1589—1610)。

“我不是跟您说这个，我跟您说的是民众。”

“啊！”

“您总算向我承认民众是错误的。”

“他们不过起来暴动罢了。哦，观察一下我们所有那些大臣吧。自从我们开始治理这个国家以来，又有几个大臣真正关心人民的幸福呢？只有两个：杜尔果和德·内克尔。而您和您的那帮人却叫我把他们俩放逐出去。民众为这一个起来暴动，也许就会为另一个进行革命。我们再说说别的大臣吧。啊！他们都是一些讨人喜欢的人，是吗？比如德·莫尔帕先生，我那几位姑姑的亲信，一个专写流行歌谣的人！可是应该唱歌的不是大臣，而是民众。德·卡隆先生呢，他对您说过一句十分中听的话，我很清楚，一句始终适用的话。有一天，您来问他一桩不知什么事，他对您说：如果可能，就这么办。如果不可能，也得这么办。这句话也许使民众付出了一亿利弗尔。您别奇怪，他们并不象您那样觉得这句话怎么风趣。确实，您该明白这一点，夫人。如果我把所有这些搜刮民脂民膏的人都留在身边，而把所有那些热爱民众的人都打发走，那可不是一个安抚民众、诱使他们服从政府的好办法。”

“好！那么他们起来暴动是一项权利罗？您把这条原则公布出去！哎！真个的，您单独把这样的话告诉我，我真感到高兴。幸亏别人没有听到！”

“得了！得了！”国王反驳道，“您告诉我的总是这么几句话。得了，我知道波利尼亚克、德勒-布雷泽、克莱蒙-托内尔、库瓦尼之流要是听到我的这些话，就会在我身后耸耸肩膀，这我知道；但是更叫我感到可悲的是，波利尼亚克家骗取您的钱财，公然损害您的名誉，而您有一天却把花去您一百二十万利

弗尔的费内斯特朗热领地赐给他们；还有萨尔蒂纳家，我已经给了他一笔八万九千利弗尔的年金，可是他又从您那儿接受了二十万利弗尔的救济金；还有德·德蓬亲王，您硬要我给他九十四万五千利弗尔去清偿债务；还有玛丽·德·拉瓦尔和德·马尼安维夫人，她们每人领取八万利弗尔的年金；还有库瓦尼，他不顾一切地把钱收刮进自己的腰包，有一天，我想要减低他的薪俸，于是他在一条过道里抓住了我，我想，要是我那时不同意他的要求，可能就会挨揍。上面这些人都是您的朋友，不是吗？嘀！真该好好谈一谈。好吧，我再告诉您一桩事，您一定不相信，因为这是事实：要是您的朋友不在宫廷里，而在巴士底狱中，那么，民众就不会摧毁这所监狱，相反还会把它修得牢固一些。"

"哦！"王后不由自主地怒声喊道。

"把您想要说的话都说出来好了，事情就是这样，"路易十六平静地说道。

"哦！您心爱的民众，唉！不会再有理由来恨我的朋友了，因为他们都走了。"

"他们走了！"国王喊道。

"是的，他们走了。"

"波利尼亚克，那些女人，全走了吗？"

"是的。"

"哦！太好了，"国王喊道，"太好了！感谢上帝！"

"怎么，太好了！怎么，感谢上帝！您不为他们感到遗憾吗？"

"不！差得远呢。他们为了动身手头缺不缺钱？我可以给他们一些。我敢保证，这些钱他们可不会滥用。先生们，一路顺

风！夫人们，一路顺风！”国王喜笑颜开地说道。

“得了！得了！”王后说，“我明白您赞成他们的懦弱的行为。”

“哦，我们的意见统一了。您总算对他们作出了正确的评价。”

“他们并不是走，”王后嚷道，“而是脱逃！”

“没关系！只要他们离开，就行了。”

“每逢想到他们这种卑劣的行为，跟着就会联想到是您的亲属给他们出的主意！”

“是我的亲属劝您宠信的那些人离开的吗？我没想到我的亲属这么明智。请您告诉我是我家里的哪些人给我帮了这个忙，好让我对他们表示感谢。”

“您的姑姑阿代拉伊德，您的弟弟德·阿尔图瓦。”

“我的弟弟德·阿尔图瓦！您以为他自己会按照他出的这个主意去做吗？您以为他也会走吗？”

“为什么不呢？”玛丽·安托瓦内特嚷道，她想用话刺国王一下。

“愿仁慈的上帝听到您说的这句话！”路易十六喊道，“让德·阿尔图瓦走好了，我也会象对待别的人那样对他说：祝您一路顺风，我的弟弟阿尔图瓦，一路顺风！”

“啊！您的弟弟！”玛丽·安托瓦内特喊道。

“难道这使您感到遗憾！我知道他是一个挺不错的小伙子，既不缺少智慧，也不缺少勇气，但是却没有头脑。他装扮的法国亲王象是路易十三时代的一个文人雅士。他是一个糊涂虫，一个冒失鬼，损害了您这个恺撒① 的妻子的名誉。”

---

① 恺撒（公元前100一前44）：古罗马统帅、政治家。

“恺撒！”王后用尖刻讽刺的口气低声说道。

“或者喀劳狄①，如果您更喜欢这个名字的话，”国王答道，“因为您知道，夫人，喀劳狄象尼罗②一样是一个恺撒式的人物。”

王后垂下头去。这种冷静的叙述使她局促不安。

“喀劳狄，”国王接着说，“——既然您不喜欢恺撒而喜欢喀劳狄这个名字，——您知道，喀劳狄有天晚上不得不叫人关上凡尔赛宫的栅栏门，好在您回来得太晚的时候给您一个教训。这个教训，就是德·阿尔图瓦伯爵为您赢得的。所以我对德·阿尔图瓦伯爵的出走并不感到遗憾。至于我的姑姑，嗨！关于她，我不愿意多说。她是又一个无愧于恺撒家族的人！但是我什么都不想说，因为她是我的姑姑。所以，她走好了，我也不会为她的离去感到遗憾。正象对德·普罗旺斯先生那样，您以为我会为他感到遗憾吗？德·普罗旺斯先生有没有走呢？祝他一路顺风！”

“哦！他没说要走。”

“真倒霉！您知道，亲爱的，我认为德·普罗旺斯先生的拉丁语说得太好了。他硬要我讲英语，好让我同他扯平。德·普罗旺斯先生，是他擅自叫人把博马舍关进比塞特，主教堡，还有不知什么地方，却把责任推到我们的头上，而德·博马舍先生也狠狠回敬了我们一下。啊！还剩下德·普罗旺斯先生！倒霉，倒霉！您知道吗，夫人？在您身边，我只认识一个正直的人，那就是德·夏尔尼先生。”

王后羞红了脸，转过头去。

“我们刚才谈到巴士底狱，”国王稍稍沉默了一会儿以后又

① 喀劳狄(公元前10—公元54)：古罗马皇帝(41-54)。
② 尼罗(37—68)：古罗马皇帝(54—68)。

开始说道，“您对它被占领感到遗憾吗？”

“陛下，请您还是坐下吧，”王后答道，“因为您好象还有许多事要告诉我。”

“不，谢谢。我倒更喜欢边走边说，走路的时候可以使我那无人关心的身体活动活动；因为我虽然胃口很好，消化能力却很差。您知道人家现在在说什么吗？他们说：王上用过夜宵，去睡觉了。您看到了，我是怎样睡觉的。我笔直地站在这儿，想要一面消化食物，一面和我的妻子谈论政治。啊！夫人，我要遭受惩罚了！我要遭受惩罚了！……”

“请告诉我您究竟为了什么事要遭受惩罚呢？”

“我是替罪羊，要为别人在这个世纪里犯下的罪遭受惩罚。我要为德·蓬巴杜夫人、杜巴利夫人和那所鹿苑遭受惩罚，我要为那个可怜的拉蒂德遭受惩罚；他在狱中整整呆了三十年，人们永远不会忘了他所受的痛苦。这又是一个使人憎恶巴士底狱的人物！可怜的家伙！嗳！夫人，我在听任别人干蠢事的同时自己也干了多少蠢事啊！我帮着迫害所有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学者和文人。天哪！那些人却巴不得能热爱我。要是他们热爱我的话，他们就会为我的统治增添光彩，使我的民众安乐幸福。比如卢梭先生，这个被萨尔蒂纳和其他一些人视为眼中钉的人。有一天我曾经见过他，您知道，就是您叫他上特里亚农堡①来的那一天。不错，他的衣服没有好好刷过，不错，他的胡子也很长，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正直的人。如果我穿上灰色的粗布外套，打褶裥的长袜，如果我对卢梭先生说：咱们一块儿上维尔达弗雷森林去寻找苔藓植物吧……”

---

① 凡尔赛宫花园内有两座特里亚农堡，大的建于一六七八年；小的建于一七五五年。建筑均极为华丽。

“唔！什么？”王后用十分轻蔑的口气打断他的话。

“唔！卢梭先生就不会写出《萨瓦的代理主教》和《民约论》了。”

“是的，是的，我知道了，您就是这样进行推论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说道，“您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人，您就象狗害怕自己的主人一样害怕民众。”

“不，而是象主人害怕他的狗那样。问题是要知道他的狗不会咬他。夫人，当我带着梅多尔，就是西班牙国王送给我的那头比利牛斯山的牧羊犬，一起散步的时候，我为得到它的友谊而感到骄傲。您要笑就笑吧，如果梅多尔不是我的朋友，那它就会用它那雪白的大牙齿把我吃掉，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唔！我对它说：小梅多尔，好梅多尔，它舔舔我。舌头和獠牙比起来，我更喜欢舌头。”

“好吧，那您就去讨好那些革命家，爱抚他们，把蛋糕抛给他们好了。”

“嗯！嗯！我会这么做的。我没有别的打算，请您相信这一点。是的，我已经想定了，我要积攒一点钱，用来招待所有这些先生，就象对待塞伯拉斯①一样。唉！比如德·米拉波先生……”

“对了，您跟我讲讲这个凶恶的人吧。”

“有了每月五万利弗尔的薪俸，他就会成为一个梅多尔。可是我们要是等一下，也许每月他就会要五十万。”

王后蔑视地笑起来。

“哦！讨好这样的人！”她说道。

---

① 塞伯拉斯：希腊神话中看守地狱之门的三个头的恶狗。

“巴伊先生，”国王继续说道，“巴伊先生会成为掌管艺术的大臣，这是我觉得好玩建立起的一个部门。巴伊先生会成为另一个梅多尔。请原谅，我不同意您的意见，夫人，但是我却赞同我的祖先亨利四世的意见。他是一个并不亚于别的政治家的政治家，我记得他说的那句话。”

“他说什么？”

“硬干不如软来。”①

“桑丘②也说过这句话，或者和这意思相近的话。”

“但是如果巴拉塔里亚③存在的话，桑丘会使他的民众过得很幸福的。”

“陛下，您举出来做例子的亨利四世抓起狼来可和抓苍蝇一样凶，德·比隆元帅④的下场就是一个证明：他下令把这个元帅斩首。他喜欢什么就可以说什么。您象他那么思考，却不象他那么行动，使得只有靠着威望才能维持的君主政体失去了全部威望。您破坏了这条原则：君主的尊严会变得怎么样呢？我知道，尊严只是一个词；但是，国王的所有德行都包含在这个词里——只有尊敬他的人才会爱他，只有爱他的人才会服从他。”

“啊！我们谈到尊严了，”国王微笑着打断她的话，“是的，真该好好谈谈。比如就说您吧，您和任何人一样显得十分尊严。在欧洲，我还不知道哪个人，甚至包括您的母亲玛丽·戴莱兹，象您这样把尊严这门学问发展到这种程度。”

---

① 此处照原文直译是“不用醋去抓苍蝇。”

② 桑丘：西班牙大作家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人物。

③ 巴拉塔里亚：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虚构的一个海岛，桑丘曾任这个海岛的总督。

④ 德·比隆元帅(1562—1602)：法国元帅。

“我懂了。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尊严并没使我不受法国民众的憎恨。”

“我可不说憎恨，亲爱的安托瓦内特，”国王温和地说道，“但是，说到底，您也许没有受到您应有的那种爱戴。”

“先生，”给这话深深刺痛了的王后开始反驳道，“您只是重复了别人说的那句话。可是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相反，我还经常行善积德。为什么人们要象您说的那样恨我呢？为什么人们不爱我，因为有一些人整天反复说着王后不受爱戴！您很清楚，先生，只要有一个人这么说，就会有一百个人跟着说；有一百个人这么说，就会有一万个人响应。于是按照这一万人的说法，大家都跟着说：王后不受爱戴！所以人们不爱戴王后只是因为一个人说了王后不受爱戴！”

“天哪！”国王低声喊道。

“天哪！”王后打断了他的话，“我并不怎么关心自己的声望，不过我认为我不受民众欢迎的程度被人们夸大了。我确实没有受到百姓的颂扬，但是却很受崇敬，就因为他们对我太崇敬了，所以偶尔也会十分恨我。”

“噢，夫人，”国王说，“您不知道真实的情况，您还抱着幻想。我们先前谈到巴士底狱的，是不是？”

“是的。”

“那好！在巴士底狱中有一个大房间，里面堆满了别人写的各式各样攻击您的书，我想所有这些书都会给烧掉的。”

“这些书的作者指责我什么呢？”

“啊！您明白，夫人，我既不想当您的法官，也不想做您的原告。当这些小册子一出版，我就派人把它们都扣下来，统统送进巴士底狱去。可是有时候，这些攻击您的小册子也落到我

的手中。比如，"国王拍了拍外套的口袋说，"我这儿就有一本，写得很可恶。"

"给我看看，"王后嚷道。

"不成，"国王说，"还有几幅图画。"

"您就这样算了，"她说，"您就这样眼开眼闭、软弱，不想法去追查所有这些无耻谰言的来源吗？"

"我所做的就是这个，追查所有这些无耻谰言的来源。我的那几位警察总监都已经绞尽了脑汁。"

"那么您知道这些卑劣的小册子的作者罗？"

"我至少知道一个，菲尔特先生就是这种东西的作者，因为这儿有一张他收到二万二千五百利弗尔的收据。您看只要值得，我是不计较价钱的。"

"但是别的人呢！别的人呢！"

"嗳！他们往往只是一些住在英国或荷兰、生活拮据的饥饿的可怜虫。一个人给咬了一口，叮了一下，发起怒来，四处寻找，总以为会找到一条鳄鱼或是一条蛇，那就把它打死、砸烂。可是根本不是什么蛇或鳄鱼，他只看到一个虫，这个虫显得那么小，那么卑微，那么难看，使人根本不敢碰它，即使为了惩罚它也不敢。"

"好啊！要是您不敢去碰虫，那您就该当面谴责那个使虫滋生出来的人。真的，先生，菲力浦·德·奥尔良好象就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啊！"国王拍了拍手喊道，"啊！果然不出所料。德·奥尔良先生！得啦！得啦！您想引起我跟他的不和吗？"

"引起您跟您的仇敌不和，陛下，啊！这句话可太妙了。"

国王耸了耸肩膀，说道：

“您就这样解释我的话。德·奥尔良先生！他为了打击那些起来暴动的人前来听候我的命令，而您却攻击德·奥尔良先生！他离开巴黎，赶到凡尔赛，德·奥尔良先生是我的仇敌！真的，夫人，您对奥尔良家族有着一种难以理解的仇恨！”

“哦！他来了，您知道他为什么来吗？因为他怕自己不出现在凡尔赛的这些满怀激情的人中间会引起注意；他到这儿来，就因为他是个胆小鬼。”

“好吧！我们再从头讲起，”国王说，“造那种谣言的人才是胆小鬼。您，您叫人在您的报纸上写些文章，说他在韦桑岛①感到很害怕，您想要破坏他的名誉。哎！这是恶意中伤，夫人。菲力浦并没有害怕，也没有逃跑。如果他逃跑，他就不是那个家族的人了。奥尔良家的人素来勇敢。这是众所周知的。这个家族的始祖②看起来与其说是亨利四世的后代，还不如说是亨利三世③的后代，尽管他身边有德·埃菲亚和德·洛林骑士，但是他本人也十分骁勇，在卡塞尔一役中，他曾冒死冲杀。摄政王在生活作风上当然有几件小事应该自责，但是他在施泰因凯克、内尔温德④和阿尔芒扎⑤曾象军队的最后一名战士那样英勇作战。夫人，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们只讲他们身上存在的那部分优点，而不要去讲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缺点。”

“陛下在为所有那些革命者开脱罪责。您会看到、会看到这个人带来的一切祸患。哦！要是我为巴士底狱感到惋惜的话，

---

① 韦桑岛：位于法国西北角，离开大陆大约有二十多公里。一七七八年七月，英法海军在此交火，互有伤亡。

② 即路易十三的兄弟加斯东·德·奥尔良公爵。

③ 亨利三世（1551—1589）：法国国王（1574—1589），以大胆勇敢著称。

④ 内尔温德：比利时的一个村镇，位于列日东北三十六公里。一六九三年法军在此战胜英军。

⑤ 阿尔芒扎：西班牙的一个城市。一七〇七年法军在此战胜英军。

那主要是为了他。是的，我后悔只把一些罪犯关在那所监狱里，而他却没给关进去。”

“哎，要是德·奥尔良先生给关在巴士底狱，那我们今天的处境会多么妙啊！”国王说。

“哦，那样会出什么事呢？”

“嗨！夫人，难道您不知道人们抬着德·内克尔的半身像和他戴着花冠的半身像一起游行吗？”

“是的，我知道。”

“那好！德·奥尔良先生一出巴士底狱，就会成为法兰西国王，夫人。”

“也许您会觉得这样是对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十分尖刻地讥讽道。

“确实如此。您爱耸肩膀就耸肩膀好了。为了正确地评价别人，我就按照他们的观点来看问题。从御座高处是不能看清楚民众的，我把自己降到他们的地位上，暗自思忖，我作为资产者或平民，自己是否能忍受一个领主把我象他的鸡和牛一样算作一种物产！我作为农夫，是否能忍受领主的一万只鸽子每天吃掉十格令① 小麦、燕麦或荞麦，也就是说两斗左右的粮食，我的大部分收入；而且，他的兔子还吃掉我地里的金花菜，野猪把土豆翻得乱七八糟，他的总管前来收取税款，他本人则调戏我的妻子和女儿，王上把我的儿子抓去打仗，教士在生气的时候诅咒我的灵魂。”

“好啦，好啦，先生，”王后闪电一样迅速地瞅了国王一眼，打断了他的话，“您就拿一把十字镐去帮着拆毁巴士底狱吧。”

---

① 格令是法国古代重量单位，合六十四点八毫克。

“您以为好笑吧，”国王答道，“一个国王拿着十字镐去做一件他大笔一挥就能完成的工作。倘若这不显得滑稽可笑的话，那我一定前去。是的，我会拿着十字镐，受到人们的鼓掌欢迎，正如我对那些能够完成这项工作的人鼓掌欢迎一样。他们为我尽了很大的力，哎！夫人，那些为我摧毁巴士底狱的人。而他们为您尽的力就更大了，夫人。是的，为您，因为您不能再根据您朋友的那些心血来潮的想法下令把那些上等人关进牢房了。”

“巴士底狱里的那些上等人！我派人把上等人关在那儿！也许德·罗昂先生①算个上等人吧？”

“噢！我没提到这个人的时候您也别提他。我们并没有成功地把他关在巴士底狱里，因为最高法院使他出了狱。再说，那也不是一个红衣主教呆的地方，因为如今只把那些行骗作伪的人关进巴士底狱。真的，我正要问您，骗子和小偷，他们在那儿干吗？我在巴黎就没有别的一些费用高昂的监狱来供养这些不幸的人吗？骗子和小偷还说得过去。但是最糟的是，连上等人也给关在里面。”

“上等人？”

“唉！当然啦，我今天就见到一个，一个曾给关进巴士底狱刚从里面出来不久的上等人。”

“什么时候出来的？”

“今天早上。”

“您今天晚上见到一个早上从巴士底狱出来的人？”

“我刚离开他。”

“是谁呢？”

---

① 参见本书第343页注①。

“嗨！是您的一个熟人。”

“我的一个熟人？”

“是的。”

“这个人叫什么？”

“吉尔贝大夫。”

“吉尔贝！吉尔贝！”王后喊道，“什么！就是安德烈苏醒时提到的那个人吗？”

“对，肯定就是那个人，至少我可以保证。”

“这个人曾给关在巴士底狱里吗？”

“真个的，您好象不知道这件事，夫人。”

“我一点也不知道。”

王后在国王的脸上看到了惊异的神色。

“除非，”她说道，“有个我忘了的原因……”

“啊！原来如此，”国王嚷道，“对于这些不公正的行为我们总有一个记不起的原因。但是，如果您记不起这个原因和大夫，德·夏尔尼夫人一定没有把它们完全忘记，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

“陛下！陛下！”玛丽·安托瓦内特喊道。

“他们之间肯定有过什么瓜葛……”国王继续说道。

“陛下，求求您！”王后一面说一面焦急地朝小客厅那边望望，安德烈就藏在那儿，可以听到他们的全部谈话。

“噢！是了，”国王笑着说，“您怕夏尔尼回来询问。可怜的夏尔尼！”

“陛下，求您别这么说。德·夏尔尼夫人是一个品德高尚的女人，坦率地说，我倒宁愿认为这位吉尔贝先生……”

“唔！”国王打断了她的话，“您责怪这位正直的先生吗？我不

想多说了，有时事情知道得太多反而不好，我还不知道全部的情况。”

“说真的，您这么自信，我的心都凉了，”王后一面说一面仍然朝小客厅那边望着。

“哦！但是，”路易十六接着说道，“我很平静，我不会因为等待而失去什么东西。这个开端向我预示着一个良好的结局，我会从吉尔贝那儿知道这个结局的。现在他是我的医生。”

“您的医生！这个人是您的医生？您把您的生命交给这个偶然碰上的人？”

“噢！”国王冷冰冰地反驳道，“我相信我的眼睛，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了解他的为人。”

王后不禁愤怒和轻蔑地打了个寒噤。

“您爱耸肩膀就耸好了，”国王说，“您无法使吉尔贝不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

“您着了魔了！”

“我很想看看您处在我的地位上的情形。我也很想知道麦斯麦先生是否给您和德·朗巴尔夫人留下什么印象。”

“麦斯麦先生？”王后红着脸说道。

“是的，四年前您乔装改扮去看他诊治病人。哦！我的警务人员干得很出色，哎，我全知道。”

国王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亲切地向玛丽·安托瓦内特露出了笑容。

“您全知道，陛下，”王后说，“那您真会掩饰，因为您从来没跟我谈过这件事。”

“何必呢？那些专爱打听闲事的人的嘴和办报人的笔对您的这种轻率的行为已经责备得够凶了。我还是回头来谈谈吉尔贝

和麦斯麦吧。麦斯麦先生叫您坐在一个小木桶旁边，用一根钢钎触及您的身体，象个江湖医生似的使他的周围充满无数幻景。吉尔贝却没有这么多俗套，他把手伸到一个女人的头上，那个女人就立刻睡下了，并且在睡眠中说起话来。”

“她说话！”王后惊骇地嘟哝道。

“是的，”国王说，他很想使他的妻子多困惑上一会儿，“是的，吉尔贝使她入睡后，她说起话来，请您相信，她说的事情非常奇怪。”

王后的脸色变白了。

“德·夏尔尼夫人竟会说出一些非常奇怪的事！”她喃喃地说道。

“说到底，”国王又说道，“她还是很幸运的……”

“嘘！嘘！”玛丽·安托瓦内特连忙打断了他的话。

“为什么不让我说下去呢？我认为她还是很幸运的，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听到了她昏睡中说的那些话。”

“哦！求求您，陛下，一句话也别再说了。”

“我同意，因为我觉得很累。正如我饿了就吃东西一样，在我想要睡觉的时候我也总是赶紧前去就寝。晚安，夫人。希望我们的这场谈话能给您留下一个有益的印象！”

“是什么印象呢，陛下？”

“民众有理由打乱我们和我们的朋友建立起来的秩序，可怜的吉尔贝医生就是这一切的见证人。再见吧，夫人。请您相信，我在指出了社会的弊端以后，就有勇气来防止它。好好地睡吧，安托瓦内特！”

于是国王朝房门口走去。

“噢，对了，”他回转身说道，“请您告诉德·夏尔尼夫人，

她应该和大夫和解，如果还来得及的话。再见。”

他慢慢地朝外走去，带着机械师感到一把好锁在手底下转动的那种满意神情亲自把门关上。

国王在过道里走了还不到十步，伯爵夫人就冲出小房间，跑到门旁，插上门栓，跑到窗边，拉上窗帘。

所有这一切都做得那么迅速和猛烈，带着狂乱、愤怒的劲头。

随后，等她确信没有人能看到她、听见她的声音以后，她才尖声抽泣着朝王后走来，双膝跪下，喊道：

“救救我，夫人。看在上帝的份上，救救我吧！”

接着，她停顿了一下，叹了口气，说道：

“我把一切都告诉您吧！”

下　　卷

第　一　章

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到十五日夜间王后的思索

这次密谈持续了多少时间，我们说不清，不过可以肯定，时间很长，因为直到晚上十一点钟左右，人们才看见王后小客厅的门打开，安德烈在门口几乎是跪着在吻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纤手。

接着，这个年轻的女人站起身，擦擦哭得通红的眼睛。王后径自返回自己的房间。

安德烈没有跟随王后一起进去，她好象想溜走一样，匆匆离去。

从这时起王后独自一人呆着，侍女进来为她宽衣时，发现她在屋里急促地踱来踱去，两眼闪闪发光。

她马上挥了一下手，示意别管她。

侍女顺从地退了出去。

屋里又只剩下王后一个人了，她已下令，谁也不许来打搅她，除非是来报告巴黎的重要消息的。

安德烈没有再出现。

国王这边已结束了和拉·罗什富科先生的谈话，拉·罗什富科竭力使国王明白暴动和革命是有区别的，国王说他累了。他上床就寝，随即安然入睡，就象他去打猎时那头公鹿（训练有

素的御鹿）在瑞士水池里让人给逮住那样安然。

王后呢，她写了几封信，到隔壁德·图尔泽尔夫人带着王后的两个孩子睡觉的房间里转了转，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到床上，但她并不是要象国王那样睡着，而是为了舒舒服服地把所有的事都思索一番。

凡尔赛宫一片寂静，黑夜笼罩着这座巨大的宫殿。除了花园里巡逻队在沙砾路上咔嚓咔嚓的脚步声，长廊里枪托轻轻落在云石石板上的声音外，听不到别的声音。没过多久，玛丽·安托瓦内特躺得不耐烦了，觉得需要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她下床穿上丝绒拖鞋，披上长长的白色晨衣，走到窗口，呼吸着徐徐上升的凉气。她随即听到了阵阵夜风给头脑发胀、心情沉重的人送来的低声劝告。

于是，她回想起这不平凡的一天给她带来的一切意外事件。

王权的显著象征巴士底狱被攻占了，她的忠实朋友夏尔尼变得反覆无常。这个感情丰富、俯首帖耳的人，多年来任她随意摆布，多年来只为爱情叹息，现在竟然因悔恨和内疚而叹息了，这似乎还是第一次。

玛丽·安托瓦内特具有大人物那种对人对事进行综合的习惯，因而立即将她感到的不安归因于这样两个方面：她政治上的灾难和内心的悲伤。

政治灾难就是那条惊人的消息，下午三时它从巴黎向全世界散播开来，损害了人们思想上一直对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国王怀有的神圣敬意。

内心的悲伤就是夏尔尼对他爱戴的王后的绝对权力暗地里所作的反抗。这似乎是一种预感，好象他对她的爱情虽然依旧

忠贞不贰，但就要变得不再盲目，而且要开始发生动摇了。

这种想法残酷地压抑着这个女人的心，使她内心充满了人们称为嫉妒的怨火：嫉妒这种剧毒药使一颗受伤的心灵上的无数个小伤口同时溃烂。

然而从逻辑上说，同灾难相比，悲伤就退居次位了。

因此，玛丽·安托瓦内特首先认真思考政治局势的危险性，这是推理的结果而不是感觉的结果，这是出于需要而不是出于本能。

她的前方是仇恨和野心，她的两旁是懦弱和冷漠，何去何从！她的敌人是那些先前开始诽谤她、如今进行反叛的人。这些人当然是无所畏惧、决不后退的。

她的保护者至少可以说大部分都渐渐习惯于容忍一切，从而，再也感觉不到创伤的严重性。

这些人害怕惹出麻烦，畏畏缩缩，不敢轻易进行反击。

因此，有必要把一切忘得一干二净，有必要装出忘记一切，而把一切记在心里，有必要假装既往不究，而绝不宽恕。

这样做与法兰西的王后不相称，尤其与玛丽·戴莱兹——这个有胆识的女人——的女儿不相称。

去战斗！去战斗！这是遭到了冒犯的王族傲气为她出的主意。但是去战斗，是否慎重？难道流血能平息憎恨吗？被冠上“奥地利女人”难道不可怕吗？为了使这一名字神圣化，难道有必要象伊萨波和卡特琳·德·梅迪西丝她们那样，用大屠杀来给这一名字进行洗礼吗？

再说，倘若夏尔尼所说的是实话，那么胜利是值得怀疑的。

去战斗并且被打败！

这就是王后在政治上的灾难方面所感到的痛苦。她在思考

过程中一度有这样一种感觉，就象我们在欧石南丛中走路时惊动一条蛇，看见它蹿了出来那样，她觉得在作为王后所感受的痛苦中冒出一直受着热恋的女人突然觉得失去一部分恋情所感到的那种失望。

夏尔尼说出了我们已听到他讲过的事，这是出于厌倦，而不是出于自信。象其他许多人一样，他和她在同一个杯子里喝够了诽谤之酒。夏尔尼有生以来第一次非常亲昵地谈起他的妻子安德烈——这个直到现在一直被她丈夫遗忘的女人。难道夏尔尼这时觉得他年轻的妻子依然很美吗？这个念头深深地刺痛了她，仿佛被眼镜蛇狠狠咬了一口似的。玛丽·安托瓦内特惊奇地发现，政治上的灾难与内心的悲伤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

政治上的灾难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悲伤正在她心灵中起到了。作为王后，她刚才还坐在扶手椅里，摇晃着在冷静思考她所面临的政治上的灾难，这时作为女人，她突然愤怒地从扶手椅上跳了起来。

这个有权有势、心中却很痛苦的女人的整个命运在她这一夜的思想状态中暴露无遗。

如何才能逃避灾难，同时又避免悲伤呢？她边想边不断产生新的苦恼。难道有必要下决心放弃帝王生活，去幸福地过普通人的日子吗？难道有必要回到她自己的特利亚农宫和她的瑞士别墅，回到那宁静的湖边和牛奶场里享受默默无闻的生活乐趣吗？难道有必要让民众去瓜分这个王国，而这个女人仅能得到很小的份额，收取几个死心塌地自认为她的臣民交纳的有争议的佃租吗？

唉！嫉妒这条蛇在这里又开始咬人了，而且咬得更狠。

幸福！爱情遭到蔑视，对这种耻辱难道她会感到幸福吗？

幸福！难道她在没有任何英雄威仪的国王这个庸俗的丈夫身边会感到幸福吗？

幸福！难道她与夏尔尼在一起会感到幸福吗？夏尔尼在他所爱的某个女人身边会感到幸福，也许在他妻子身边会感到幸福的。

这个想法在可怜的王后胸中燃起了许多个熊熊的火把，这些火把比焚尸的柴堆更能把狄多①烧死。

但是在这种剧烈的折磨中，她看见了一丝希望，在这令人战栗的痛苦中，她有了一种快乐感。上帝的怜悯是无限的，他创造邪恶，难道只是为了使人欣赏善良吗？

安德烈向王后吐露了自己的隐情，向她的情敌说出了自己生活中的一件耻辱的事；安德烈曾两眼噙着泪水，低着头向玛丽·安托瓦内特承认她不再配得上一个正直的人的尊敬和爱：因此夏尔尼永远不会爱安德烈了。

但是夏尔尼对此一无所知，夏尔尼将永远不会知道在特利亚农宫所发生的灾难及其后果，因此对夏尔尼来说，好象这个灾难不曾发生过。

王后一面思绪万千，一面在她意识的镜子前审视着她那衰退的美貌、失掉的欢乐和逝去的青春。

随后她又想到安德烈，想到安德烈刚才向她叙述的那些奇怪的、几乎难以置信的奇遇。

命运深不可测。对于命运的这种神奇的作用，她感到惊讶，命运把一个管园林的小子从阴暗的茅屋，农家的烂泥田带到特利亚农宫，把他和一位贵族小姐的命运联结在一起，而这位小

① 狄多：传说中的迦太基建国者和女王。在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中，她爱上了特洛伊王埃涅阿斯，当埃涅阿斯抛弃她之后，她跳进火葬柴堆自焚。

姐本身又和王后的命运紧紧相连。

“就这样！”她自言自语地说，“遗落在最底层的这颗原子，偶然受到上天的吸引力的吸引，象一小粒金刚石一样，同天上的星星之光融合在一起了。”

这个管园林的小子，这个吉尔贝，不正是此刻发生的事件中的一个活生生的代表吗？一个平民百姓不顾自己出身低微，专心致志地去参预一个伟大王国的政治。他是一个奇怪的喜剧演员的化身。这是当时翱翔在法兰西上空的恶神赐予的一种特权。他不仅体现了平民对贵族阶级的侮辱，而且也体现了平民对君主政体的进攻。

这个吉尔贝，如今成了学者，这个吉尔贝穿上了第三等级的黑色衣服，成了内克尔先生的顾问，法兰西国王的知己。革命的进程使他觉得自己处于和这个女人平等的地位。他是在一个夜里象贼一样，窃取了这个女人的贞操的！

王后重又成为一个女人，一想起安德烈叙述的那个悲惨故事就不寒而栗。她认为有义务当面观察这位吉尔贝，想亲自学会如何从人的外貌上看出上帝安放了什么特征来揭示这样一个奇特的人物。我们刚才讲过，她看到自己的情敌受到侮辱，有一种幸灾乐祸之感。尽管如此，她仍然强烈地要去打击使一个女人蒙受了那么大痛苦的男人。

一看见猛兽怪物，人们往往毛骨悚然，然而不知怎的她却有一种愿望想看一看，甚至想欣赏一下这个特殊人物，他通过犯罪把他最卑贱的血液注进了法兰西贵族的血管里。这个人发动这场革命表面上似乎是为了让人为他打开巴士底狱大门，倘若没有这场革命，他将永远被监禁在巴士底狱里，他懂得一个平民老百姓应该忘掉一切。

王后对自己的思想作了一番联系后，结果重又回到她政治上的烦恼，并且看到，她受的全部痛苦都要由同一个人负责。

民众起来造反，刚推翻了巴士底狱，从而动摇了王权，这场造反的始作俑者就是吉尔贝，必要时，可以说就是他，吉尔贝，因为他那些原则使比约、马亚尔、埃利、于兰拿起了武器。

所以吉尔贝这个人既狠毒又可怕：说他狠毒，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情人早先抛弃了安德烈；说他可怕，是因为他作为敌人刚帮着推翻了巴士底狱。

因此，为了躲避他，必须了解他，或者确切地说，了解他的目的是为了利用他。

有必要不惜一切代价与这个人谈一谈，仔细观察他，亲自对他作出判断。

大半夜已经过去了，时钟正在敲响三点，黎明的曙光给凡尔赛御花园的树梢和雕像顶端抹上了一层白色。

王后整夜没有合眼，她那茫然的目光消失在一条条在金色阳光下显得朦朦胧胧的小径里。

一种沉重而强烈的睡意渐渐压倒了这个不幸的女人。

她脖子向后一仰，倒在了离打开的窗很近的扶手椅上。

她梦见她在特里亚农宫散步，梦见从花坛深处走出一个龇牙咧嘴的地精，如同德国叙事诗中所描写的那样；而这个发出冷笑的怪物就是吉尔贝，他正朝她张开钩形的手指。

她惊叫了一声。

回答她的是另一声叫喊。

这声叫喊使她清醒了过来。

这是德·图尔泽尔夫人发出的叫喊。她刚走进王后的屋里，看见王后瘫倒在椅子上，直喘粗气，她因悲伤和吃惊，情不自

禁地喊出声来。

“王后病了!”她喊道，“王后不舒服，要请医生吗?”

王后睁开眼睛，德·图尔泽尔夫人的这个请求正好符合她好奇心的需要。

“好吧，去请个医生，”她回答说，“吉尔贝大夫，请吉尔贝大夫。”

“吉尔贝大夫是谁?”德·图尔泽尔夫人问。

“昨天刚被任命的新御医，我想他刚从美洲回来。”

“我知道陛下想说什么，”王后的一位侍女试探着说。

“说什么?”玛丽·安托瓦内特问。

“是这样，大夫在国王的候见厅。”

“那么您认识他?”

“认识，陛下，”那个女人结结巴巴地说。

“您怎么认识他的?他八天到十天前才从美洲来到这里，昨天刚从巴士底狱出来。”

“我认识他……”

“请回答，您在哪里认识他的?”王后威严地问道。

那侍女垂下眼睛。

“喂，您打算告诉我您是怎样认识他的吗?”

“夫人，我读过他的著作，他的著作引起了我对作者的好奇心，今天早晨，我请人把他指给我看了。”

“啊!”王后说，表情既傲慢又持重，难以描述，“啊，很好!既然您认识他，那请告诉他，我有点不舒服，我希望见到他。”

王后一面等待医生的到来，一面让她的侍女们进来。她迅速套上晨衣，然后整了整发型。

第二章

御医

王后表达了上述希望之后，那个见过吉尔贝的侍女自告奋勇就去叫了。几分钟以后，吉尔贝出现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面前，他内心惊讶，惴惴不安，万分激动，但表面上却一点不露声色。

他举止高贵而坚定，脸色格外苍白，这种苍白是有学问、富于想象力、研究学问成为第二种天性的人所具有的，它在第三等级国民的黑色衣服衬托下显得更加突出，当时不仅这个等级的所有代表，而且所有接受革命原则的人都把穿黑色衣服看成是一种职责；简朴的平纹布的打裥袖口中露出他那白嫩而纤细的手，这是一双外科手术医生的手；他的腿细长而优美，非常匀称，圆窗大厅的行家，甚至连女行家都认为，宫廷里没有谁能有比这双腿塑造得更美的腿。除此之外，他对女人腼腆羞涩，毕恭毕敬；对病人平心静气，沉着果断；对王后却不卑不亢，不奴颜婢膝。这些显而易见的气度，玛丽·安托瓦内特以她贵族式的聪慧，在打开卧室门让吉尔贝进来之际，就在他脸上看出了。

吉尔贝的举止越是从容不迫，王后越是感到火往上冒。她把他想象为一种可憎的人，她自然而然地，几乎是不由自主地，认为他是一个恬不知耻的英雄，这种英雄她在周围见得多了。

这个使安德烈痛苦不堪的人，这个卢梭的私淑弟子，这个长大成人的瘦小人儿，这个成为医生的管园林人，这个成为哲学家和灵魂征服者的昔日树木毛虫清除工，玛丽·安托瓦内特情不自禁地觉得他活象米拉波，就是说，除了罗昂红衣主教和拉斐德以外，这个人是她最痛恨的。

在看见吉尔贝之前，她原以为他是一个巨人，才容得下如此渊博的知识和坚强的意志。

但是她看到这是一个正直、清秀的年轻男子，体型苗条而高雅，面相和善而可亲，就觉得此人犯下了表里不一这种新的欺骗罪。吉尔贝是一个平民百姓，出身微贱，默默无闻。吉尔贝是一个农夫，乡巴佬，大老粗。吉尔贝在王后眼里是个有罪之人，她认为他窃取了贵族和善良人的外貌。这个高傲的奥地利女人，对他人的欺骗撒谎恨之入骨。所以她对这个不幸的小人物突然产生了一种切齿仇恨，因为她心中各种各样的不满一齐涌起，把他当成了敌人。

那些熟悉她性格的人，习惯于从她眼睛里看出宁静或风暴的迹象的人，不难看到她的内心深处正酝酿着一场充满电闪雷鸣的暴风雨。

但是一个人，即使是一个女人，在这爱情和怒火的旋风中，怎么可能跟踪这些奇怪而对立的情感呢？这些情感在王后脑袋里互相冲突，使她胸膛里充满了荷马所描写的一切致命的毒药。

王后用目光打发走了所有的人，连德·米泽丽夫人也不例外。

这些人马上先后离开了。

王后一直等到门在最后一人离开后重又关上，才把眼睛

转到吉尔贝身上，她发现他的眼睛没有离开过她。

这种大胆狂妄激怒了她。

大夫的目光看起来并无恶意，但这种不停地注视又有所探究的目光令人难以忍受。玛丽·安托瓦内特认为非得压一压这个讨厌的目光不可。

“怎么！先生，”她说，口气象打枪般猛烈，“您在干什么？直挺挺地站在我面前瞧着我，却不告诉我，我得了什么病。”

这种怒斥一句一顿，伴着闪电般的目光，更显得有力，会使王后手下的任何廷臣胆战心惊，会使法国一位元帅，一个英雄，半个神灵跪倒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脚下，请求宽恕。

但是吉尔贝平心静气地回答道：

“夫人，医生首先是通过眼睛检查他的病人的，我是陛下叫来的，我对着您看，并不是满足无聊的好奇心，我在履行我的职责，我在服从陛下的命令。”

“那么说，您对我研究过了。”

“尽我的能力罢了，夫人。”

“我病了？”

“从这个字眼的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您没有病，但是陛下的心情过于激动。”

“哈哈！”玛丽·安托瓦内特讥讽地说，“您为什么不马上说我在发火呢？”

“既然陛下叫医生来，请陛下允许医生使用医学术语。”

“好吧，为什么说是过于激动呢？”

“陛下聪明过人，不会不明白医生诊断具体的病症，靠的是他的经验及传统的学识；但他不是预言家，一眼就能看到人类灵魂的深处。”

“言外之意就是看了第二眼或第三眼，您不仅能够说出我患什么病，而且还能说出我在想些什么罗？”

“也许如此，夫人，”吉尔贝冷冷地回答。

王后打了个寒噤，没出声。她的话似乎到了嘴边，立刻就要象决堤的洪水一样爆发出来。

可她克制住自己。

“我应该相信您，”她说，“您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

她一字一顿地说出这最后几个字时口气轻蔑极了，惹得吉尔贝的眼睛里似乎也闪着怒火。

但是一秒钟的思想斗争足以使他取得胜利。

于是，他头脑冷静，谈吐自如，几乎接着就说：

“陛下过奖了，还不曾体验过我的学识就给我冠上学识渊博的称号。”

王后咬住嘴唇。

“您很清楚，我并不知道您是不是学者，”她说道，“但是大家都这么说，我只是跟在他们后面重复一遍而已。”

“唉！陛下，”吉尔贝恭恭敬敬地说，他鞠了一躬，把腰弯得比先前更低了，“象您这样聪明的人是不该盲目重复粗俗之人说的话的。”

“您指的是民众吗？”王后傲慢地说。

“粗俗之人，夫人，”吉尔贝重复了一遍，语气坚定，使王后感到一阵恐惧，心底出现了一种说不清楚的痛苦感觉，出现了一些从未感到过的激动。

“算了，”她回答说，“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有人说您博学多才，这是最主要的，您在何处学的呢？”

“随便哪儿都学，夫人。”

“这算不上回答。”

“那么没在任何地方学过。”

“我更喜欢这个回答，您没在任何地方学过吗？”

“随您的便吧，夫人，”大夫鞠了一躬回答，“但是这比说哪儿都学更不确切。”

“噢，回答我，”王后恼羞成怒地大声说，“尤其是，做点好事！吉尔贝先生，这些话您就跟我免了吧。”

说完她象是在对自己说：

“哪儿都学！哪儿都学！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是走方郎中，江湖骗子，在公共广场行医的人所用的字眼。您想用这种响亮的音节压倒我吗？”

她两眼冒火，嘴唇颤抖，朝前走了一步。

“哪儿都学！请您说明一下；喂，吉尔贝先生，您说吗？”

“我说过哪儿都学，”吉尔贝冷冷地回答，“因为我实际上是在到处学习，夫人，在茅屋或宫殿里，在城市里或人烟稀少的地方，对人类或畜生，对我自己和其他人都进行研究，因为这符合一个热爱科学的人的需要。哪里有科学，他就在哪里把它学到手，这就是在到处学。”

王后输了，向吉尔贝投去一个可怕的目光，吉尔贝则依然令人讨厌地死死盯着她看。

王后气急败坏，转身时撞倒了那张独脚小圆桌，桌上放着一只塞夫勒杯子，盛有刚给她准备的巧克力。

吉尔贝目睹着桌子倒下，杯子摔碎，却没挪动一步。

玛丽·安托瓦内特脸涨得通红，她把一只直冒冷汗的手放在滚烫的额头上，不敢重新抬起眼睛正视吉尔贝。

不过，她用一种蔑视而不是傲慢的口气掩饰了过去。

“那您求教于哪位大师?”王后问道，她让谈话从她刚才中断的地方继续进行下去。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陛下才能不担伤害陛下的风险。”

王后觉得吉尔贝刚才给了她可乘之机，便抓住不放，犹如一头母狮扑向它的猎物。

“伤害我！您，伤害我!”她嚷道，“噢，先生，您在说什么，您，伤害一个王后！我可以肯定，您误解了，啊！吉尔贝大夫，您学法国语言可没有找到你学医学那样的好地方。象我这种身份的人是伤害不了的，吉尔贝大夫，您只能使他们感到厌倦。”

吉尔贝鞠了一躬，然后朝门口走了一步，但是王后无法从他脸上看出一丝愤怒的痕迹，一丝不耐烦的迹象。

王后则气得直跺脚，她又朝前跨了一步，似乎是为了留住吉尔贝。

吉尔贝明白了她的意思。

“对不起，夫人，”他说道，“我确实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忘了我是被叫到病人前的医生。请原谅，夫人，从今以后我会牢牢记住的。”

说完他沉思起来。

“陛下，”他继续说道，“我看您很快就要走向精神危机。恕我大胆冒昧，请求您绝不要陷进去；不然的话，用不了多久，您将控制不住。此时此刻，您的脉搏一定难以测出，血液正涌向心脏；陛下不舒服，几乎处于窒息状态，也许为了谨慎起见，叫您的侍女来吧。”

王后在房间里走了一圈，随后重新坐下来。

“您叫吉尔贝?”她问道。

“吉尔贝，是的，夫人。”

“多么不可思议！我想起青年时代的一件事，如果我告诉您的话，这件怪事的存在无疑会大大伤害您。不过，这没关系！如果您受伤害的话，您很快会痊愈的，您是博学的医生，同样也是坚定的哲学家。”

说完王后讥讽地露出了微笑。

“正是这样，夫人，”吉尔贝说道，“笑吧，以嘲笑来慢慢控制您的神经吧。这是聪明人自我控制的一个绝技。请控制住，夫人，请控制住，但别勉强。”

医生非常平静，非常善意地开了这个处方，王后虽然体会得到话中所含的尖刻的嘲讽，却不能对吉尔贝刚才对她说的话发火。

但是，她没有离题，重新发起了她已中断的进攻。

“下面便是我要对您讲的这个回忆，”她终于说道。

吉尔贝鞠了一躬，示意他在听。

王后作了一番努力，随后正视着吉尔贝的眼睛。

“那时我还是王太子的妃子，住在特里亚农宫。花圃里有一个小伙子，黑不溜秋，浑身是泥，闷闷不乐，一副小卢梭的模样。他锄草、翻土，用他弯曲的小手指捉毛虫。他叫吉尔贝。”

“他就是我，夫人，”吉尔贝冷冰冰地回答道。

“是您？”玛丽·安托瓦内特说，表情充满了仇恨，“那我说得不错！那您不是一个学者！”

“我想，既然陛下有着非凡的记忆力，那么您一定记得那个年代，”吉尔贝说，“那是在一七七二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陛下讲的那个管园林的小伙子在特里亚农宫的花圃里除草是为了谋生。现在是一七八九年，夫人，您说的事情已过去了整整十七年。就是说离我们生活的时代已有好多年了。把一个野小子

培养成一名学者，这段时间是绰绰有余的；心灵和智慧在某种条件下会发展得很快，正如植物和花朵在暖房里生长得很快一样。夫人，革命就是培养聪明才智的暖房。陛下看我时，目光虽然锐利，但没注意到十六岁的孩子已成了三十三岁的男子汉；您对这个无知而天真的小吉尔贝在两次革命的熏陶后，成为一个学者兼哲学家感到吃惊，那就大错特错了。”

“说无知倒也罢，可是说天真，天真，您说的，”王后愤怒地嚷道，“您叫过去的小吉尔贝天真，我相信吗？”

“如果我弄错的话，夫人，或是如果我妄加称赞这个小伙子有一种他根本没有的品质的话，我不知道对于此人所具有的与此品质相违背的缺陷，陛下何以比我知道得更确切。”

“噢！这个嘛，另当别论，”王后闷闷不乐地说，“关于这件事，也许有一天我们会讲到的，但是暂且让我们再谈谈那个学者，那个全面发展的学者，那个在我眼前的十全十美的人。”

对十全十美这个词，吉尔贝没作任何反驳。他非常清楚，这是一个新的侮辱。

“夫人，让我们言归正传，”吉尔贝简单地回答道，“请说吧，陛下命我来府上有何贵干。”

“您自荐担任国王的医生，”她说，“然而，您明白，先生，我非常关心我丈夫的健康，我不会把他的健康托付给一个我完全不了解的男人。”

“我是自荐的，夫人，”吉尔贝说，“并且已被聘任，陛下对我的能力和热忱恰恰没有丝毫怀疑。尤其我是一个医治政治弊端的医生，夫人，是内克尔先生推荐的。至于其他方面，如果国王一旦需要我的知识，我将成为替他医治病痛的好医生，就象人文科学可以对创造者的事业有用一样。但是，夫人，对国王来

说，我除了是他的好参谋和好医生外，尤其是他的一个好朋友。”

“一个好朋友！”王后嚷道，脸上又一次露出鄙视的神情，“您，先生！国王的一个朋友！”

“正是，”吉尔贝平静地回答说，“为什么不可以呢？夫人？”

“啊，不错；全仗着你的秘密的力量，借助于您玄奥的知识，”她喃喃自语道，“谁知道呢？我们看到了雅克们①和铅锤党人②；也许我们又回到了中世纪！您又开始使用媚药和魔力了。不久，您要以巫术来统治法兰西；您要成为浮士德或尼古拉·弗拉梅尔③。”

“我决没有这种意图，夫人。”

“哼！但愿您没有这种意图，先生！真不知有多少比阿尔米德花园④的怪物更残忍，比刻耳柏洛斯⑤更残酷的魔鬼，要被您弄得在我们地狱的门槛上昏昏欲睡呢！”

王后在讲昏昏欲睡这几个字时，以审视的目光注视着大夫，在这之前王后还不曾使用过这种目光。

这一次吉尔贝不由自主地脸红了。

这对玛丽·安托瓦内特无疑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快乐。她意识到这次打击造成了一个真正的创伤。

“因为您有能力使人昏昏欲睡，”她继续说道，“您处处研究，什么都研究，您一定跟我们这个世纪的所有催眠术士一起研究

---

① 雅克：古时法国农民的绰号。

② 铅锤党人：十四世纪以铅锤为武器起义的巴黎人。

③ 尼古拉·弗拉梅尔(1330—1418)：巴黎大学的主管录事，相传他曾被当作巫师和炼金术士。

④ 阿尔米德是塔司写的《被拯救的耶路撒冷》中的最富有魅力的女主角之一，专用姿色迷惑男人，阿尔米德花园被比喻为妖女缠住男人的场所。

⑤ 希腊神话中生有三个头的恶狗，它的尾巴是蛇，为堤丰和厄喀德那所生，负责看守地狱的大门。

过催眠术。他们这些人让睡眠成为吐露真情的手段，在别人睡眠中探得他们的秘密！”

“不错，夫人，我经常在学者卡格利奥斯特罗的手下进行研究，并且研究了很长时间。”

“是的，这个人不但自己，而且使他的门徒也进行我刚才讲到的这种窃取心灵深处的真情的活动。也就是这个人，我称他是无耻之徒，他借助这种富有魔力的睡眠术，窃取一些人的灵魂，另一些人的肉体。”

吉尔贝心里更清楚了，这一次他的脸不是绯红，而是苍白极了。王后为此感到心花怒放。

“啊！卑鄙的家伙，”她喃喃自语道，“我同样使您受了伤，还看见了血。”

吉尔贝激动万分，但流露在脸上只是一瞬间。吉尔贝向王后走去，王后因胜利而感到十分高兴，她轻率地瞧着他。

“夫人，”他说，“陛下您错了，您否认刚才提到的这些学者的科学具有最美妙的特性，这种特性就是能让实验对象，而不是牺牲品，陷入一种催眠状态；为了取得新的发现，他们不得不想方设法，追根寻源，如果您对他们这种权利提出异议，那就更错了，因为这种新事物的规律一旦被公认，有了合法性，也许就意味着使整个世界来一个变革。”

吉尔贝一面朝王后走去，一面带着这种意志力量瞧着她，这种力量曾使坚强的安德烈屈服。

王后面对着走近她的这个人，不由得浑身直打寒颤。

“下流坯！”她说道，“那些滥用某种见不得人的、神秘莫测的手段去摧残别人的心灵和肉体的人。卡格利奥斯特罗是下流坯！”

“啊！”吉尔贝说道，语气非常自信，“夫人，对于人类所犯的错误，请不要如此严厉地加以判决。”

“先生！”

“每个人难免要犯错误，夫人，每个人都会对别人有所损害，要不是有个人的利己主义——这是普遍安全的基础，世界就会变成一个大战场。那些善良的人是最优秀者，事情就是如此。另一些人会对您说：那些不那么坏的人是最优秀者。夫人，法官的地位越高，越应该宽容。您高踞于御座之上，您比任何人更没有权力严厉对待他人的错误。在人间的御座上，您应该极度宽容，如同上帝在天国的御座上，他无比仁慈一样。”

“先生，”王后说，“我与您不同，我用另一种眼光看待我的权力，特别是我的职责，我坐在御座上是为了惩罚和奖赏。”

“我不认为如此，夫人。依我看，恰恰相反，您坐在御座上，作为女人兼王后，为的是调解和宽恕。”

“我想您不是在说教吧，先生。”

“您说得有理，夫人，我只是在回答陛下。比如说，夫人，您刚才讲的这个卡格利奥斯特罗，您怀疑他的学识。我倒记得，这一回忆先于您对特里亚农宫的那些回忆，我记得在塔韦尔内的城堡花园里，他有机会向法兰西王太子的妃子证明这种学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证明的，不过，夫人，您一定记得很清楚，因为这个证明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使她昏倒。”

现在轮到吉尔贝反击了。说真的，他的反击是随口说说的，不过这种随口说说却帮了他的忙，他正好说中了，王后的脸刷地一下变得苍白，令人害怕。

“是的，”她声音沙哑地说道，“是的，他的确使我在梦中见到一个极其可怕的东西，但是，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个东西

是否确实存在。”

“我不知道他使您看见了什么，夫人，”吉尔贝接着说，他对所产生的效果很满意，“可是我知道的是，一个人对他的同胞施行了这样的力量之后，给这个人冠上博学的称号是无可争议的。”

“他的同胞……”王后轻蔑地喃喃自语道。

“就算我弄错了，”吉尔贝接着说，“然而他的力量要神奇得多，令世上的君王和太子感到恐惧，从而使他们屈居于与他相等的地位。”

“下流坯！下流坯！我再说一遍，这些卑鄙之徒，利用了他人的软弱，利用了他人的轻信。”

“下流坯！您说运用这种科学的人是下流坯吗？”

“他们的科学只是幻觉，欺骗，卑鄙而已！”

“您这是什么意思？”吉尔贝平静地问道。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卡格利奥斯特罗是一个卑鄙的江湖骗子，他所谓的催眠术是一种罪行。”

“罪行？”

“是的，罪行，”王后继续道，“因为它是服用麻醉药，魔药，毒药所造成的结果。我所代表的人类正义终将击中制造者的要害，并给予惩罚。”

“夫人，夫人，”吉尔贝依然耐心地说道，“对这些犯有过错的人，请宽大为怀。”

“啊！那么您承认有罪过啦？”

王后弄错了，她误以为吉尔贝语气温和，是在为他自己乞求宽恕。

她弄错了。这是吉尔贝绝不会错过的一个有利机会。

"什么!"他瞪大一双在燃烧的眸子说道。在他的目光之下，玛丽·安托瓦内特不由垂下了眼睛，仿佛突然受到了耀眼的太阳光的照射。

王后一下子呆若木鸡，费了好大的劲才说：

"王后是不许别人触犯的，也是不许别人来盘问的。您新来乍到宫廷，要学着点。但是我觉得，您刚才谈论了那些犯有过错的人，并且请求我对他们宽恕。"

"哎！夫人，"吉尔贝说，"无可指责的人在哪儿呢？难道是那种城府很深、别人一眼看不透的人吗？难道是常被称为美德的东西吗？夫人，请宽大为怀吧。"

"照这么说，"王后不假思索地说，"您认为不存在有德行的人喽，先生。而您就是这些人的弟子，他们那种目光甚至会去窥探别人深藏在心底的真情。"

"的确如此，夫人。"

她哈哈大笑起来，没注意掩盖笑声中含有的轻蔑。

"哦！那就发发慈悲吧！先生，"她大声说道，"请您记住，您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对那些傻瓜、农民或爱国者讲话。"

"我知道我是在对谁讲话，夫人，对此您完全可以相信，"吉尔贝回答。

"放尊敬些，先生，放聪明些；想想您的过去，请在良心深处反省一下，凡是到处学习的人，虽然他们有天才，有经验，但一定和其他人一样有这种良心；请好好回忆一下您所能想到的卑劣、有害及罪恶的事，您所曾犯下的残酷、不轨甚至凶杀的行为。别打断我的话，而且当您总结了这一切不良行为后，大夫先生，您就会低下头，变得更为谦虚。您这样傲慢放肆就别靠近国王的住所。至少在目前，国王是上帝指定去看透罪人

的灵魂，探究良心深处，毫不留情地严惩罪恶的人，先生，"王后继续说道，"这就是您所应该做到的。如果您忏悔，人们将对您另眼相看。请相信我，治愈您这样的心病，最好的办法是在孤独中生活，远离大人物，否则会对自身的价值产生一些错误想法。因此我要劝您别接近宫廷，并且放弃为国王治病。您有一个病人需要医治，治愈这个病人上帝会比您治愈别人更感激您，那就是医治您自己，古人有句话，先生，那便是Ipse cura medici[①]。"

王后认为这个建议是最令人不愉快的结论，可吉尔贝并没有感到恼怒，他平心静气地回答道：

"夫人，陛下劝告我做的事，我已经都做了。"

"您做了什么呢，先生？"

"我已思考过。"

"思考您自己吗？"

"我自己，是的，夫人。"

"关于您的良心罗？"

"特别是出于我的良心，夫人。"

"对于您的良心发现，您以为我了如指掌吗？"

"我不知道陛下要对我说什么，但是我想我能看得出来，这就是我这样年龄的男人到底冒犯上帝多少次了？"

"真对，您讲到了上帝。"

"是的。"

"您。"

"为什么不呢？"

"好一个哲学家！难道哲学家相信上帝？"

---

① 拉丁文：先医治自己。

“我谈到上帝，并且相信上帝。”

“那您打定主意不离开宫廷喽？”

“是的，夫人，我留下。”

“吉尔贝先生，当心。”

说完王后脸上露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威胁的表情。

“噢！我反复考虑过，夫人，这些思考反而使我知道我并不比别人差。每个人都有罪。我学过这个公理，不是从书本上学的，而是认真研究了别人的良心。”

“您是万事通，怎么也错不了，是吗？”王后冷嘲热讽地说。

“哎！夫人，即使我不是万事通，不是永远不犯错误的，但至少我对人类的悲剧很有研究，对思想上的巨大痛苦深有体会。这是非常真实的，我可以告诉您，不用看别的，只要看一看您那双疲倦的眼睛四周，只要一看到您双眉之间的这条连线，只要一看到您嘴角皮肤的收缩——人们把这种收缩干巴巴地称为皱纹——我可以告诉您，夫人，您曾经历过多少严峻的考验，您的心曾痛苦地跳了多少次，这颗心多少次沉湎于自信之中，醒来却发现自己错了。

“我会把这一切全都告诉您，夫人，只要您愿意。我会把这一切告诉您，因为我确信不会遭到否认，我只要用能够知道而且想知道您心思的目光牢牢地盯住您，我就会把这一切告诉您。当您感觉到这目光的力量，当您感到这种看透您灵魂深处的好奇心的份量，就象大海感觉到投入大海深处的测深锤的重量一样，您就会明白我的能量很大，夫人，而且，如果我停下来，您应该为此而感谢我，而不是惹我来一场唇枪舌箭。”

这番话的后面是一种可怕而不可动摇的挑战意志，而且是男人对女人的挑战。这种当着王后的面对所有礼仪的蔑视，在

玛丽·安托瓦内特身上产生了难以描述的效果。

她觉得似乎有一团冷气笼罩在她的额上，使她的头脑冻僵了。她意识到她的仇恨已变为恐惧，她沉沉地垂下双手，然后朝后退一步，好避开这种不可知的危险的来临。

“现在，夫人，”吉尔贝说，王后身上发生的一切，他看得清清楚楚，“您明白，我不难知道您对所有人隐瞒的事，甚至您对您自己也隐瞒的事；您明白我不难使您一下子躺倒在这张椅子上，而您的手指此时此刻正在本能地摸索着，想把它当作支撑物，这一切对吗？”

“噢！”王后充满了恐惧说道，她觉得有一股莫名的寒气正朝她的心袭来。

“我只要说出我不愿说的一个字，”吉尔贝继续说道，“我只要唤起我放弃的一种意志，您就会马上象遭雷劈一样倒在我的威力之下。您在怀疑，夫人；噢！请别怀疑，您也许可以冒险试我一下，要是您试我一下！……不，您丝毫不怀疑，是吗？”

王后半仰着身子，喘着粗气，她感到胸闷，不知所措，她绝望地带着抵抗无效而产生的愤怒，用力抓住扶手椅的靠背。

“噢！”吉尔贝继续道，“请您好好相信这一点，夫人，假如我不是您臣民中最恭敬、最忠实、最谦卑的一个，我将以一种可怕的尝试来使您信服。噢！您什么都不用害怕。我对您说，我谦卑地拜倒在女人面前，而不是王后面前。一旦我有一种哪怕只是略微伤害您的思想时，我就感到不寒而栗。我宁可杀了自己，也不愿扰乱您的心灵。”

“先生，先生，”王后喊道，一面挥动着胳膊，仿佛是为了驱退吉尔贝，他正站在离她三步以外的地方。

“可是，”吉尔贝继续道，“您让人把我关进了巴士底狱。您

遗憾的是它被攻占了，因为民众在拿下它时为我重新打开了它的大门。您的眼睛里流露出对一个男人的仇恨，而您本人对他绝不可能有任何责备的理由。瞧，我现在感到，我一旦减弱了我用来控制您的那种影响，您喘过气来，恐怕又开始怀疑了。"

果然，自吉尔贝不再用眼睛和手左右她时，玛丽·安托瓦内特又重新直起身子，几乎又摆出了她那咄咄逼人的姿态，如同鸟儿一旦从呼吸困难的气罩中出来，就试着婉声歌唱和振翅高飞一样。

"啊！您在怀疑我，嘲笑我，蔑视我。好吧！您愿不愿意我告诉您，夫人，刚在我脑海中闪过的一个可怕的念头；夫人，我刚想这样做：我打算迫使您向我吐露您最隐秘的痛苦，您隐藏得最深的秘密；我曾考虑迫使您此时此刻在紧靠的这张桌子上把它们写下来，当您醒来，恢复知觉之后，我用您自己的笔迹来向您证明，您似乎怀疑的这种力量远不是虚无的；尤其是一个男人的忍耐是多么真实，我要说出来吗？是的，我要说，一个男人的慷慨大度，是多么真实。对这个男人，您刚才侮辱了他，侮辱了他整整一个小时，而您一刻也没有权利或借口这么做。"

"强迫我睡觉，强迫我在睡觉时讲话，我！我！"王后喊道，脸色变得煞白，"您敢这样做吗，先生？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您知道您对我进行威胁的严重性质吗？这是亵渎君主的罪行，先生。好好考虑考虑吧，一旦我醒来，一旦我恢复神智，我将以死刑来惩处这一罪行。"

"夫人，"吉尔贝注视着感情异常激动的王后说道，"您别急于谴责，尤其是别急于威胁。当然，我会使陛下入睡，当然，我会获得一个女人的全部秘密，但是，请相信，不会是在这样

一种场合，不会是在王后和她的臣民，一个女人和一个陌生男人的单独谈话这种场合。不，我早该使王后入睡了，这是真的，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见证人，我是不该胆大妄为地使她入睡的，我是不会允许使她讲话的。”

“一个见证人？”

“是的，夫人，一个见证人，他可以忠实记录下您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总之，我所引起的这一幕的详情细节，为了不让您在这一幕结束之后有片刻的怀疑。”

“一个见证人！先生，”王后恐怖地重复了一遍，“这个见证人又会是谁呢？还是考虑成熟一点吧，先生，您的罪行将会是双重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您替自己找了一个帮凶。”

“如果这个帮凶，夫人，不是别人而是国王呢？”吉尔贝说。

“国王！”玛丽·安托瓦内特嚷道，脸上害怕的表情比梦游者的坦白更有力地暴露了国王妻子的心思，“噢！吉尔贝先生！吉尔贝先生！”

“国王，”吉尔贝平静地补充道，“国王是您的丈夫，您的依靠，您自然的保护人。国王，在您从睡梦中醒来时就会向您叙述，夫人，在向最尊敬的女王证实我的学识时，我是多么恭敬，多么自豪！”

说完这番话后，吉尔贝给予王后足够的时间，让她思考一下他的话的重要性。

王后沉默了好几分钟，只有颤动的呼吸声在打破这一片寂静。

“先生，”她停了片刻后说，“从您刚才对我讲的这些话中可以看出，您一定是我的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

“或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朋友，夫人。”

“不可能，先生，友谊不可能与害怕或不信任并存。”

“存在于臣民和王后之间的这种友谊，夫人，是不能生存下去的，除非那个臣民能得到王后的信任。那时，您已经在对自己说，他不是一个敌人，因为一听到他说话就不会设法去伤害他，尤其是他已经主动放弃使用他的武器。”

“先生，您刚才说的话可信吗？”王后深信不疑地瞧着吉尔贝，又注意又担心地说。

“当您得到了说明我真诚的一切证据时，夫人，您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人是会变的，先生，人是会变的。”

“夫人，一些著名的武士在出征之前，手持致命的武器起誓，我也发过同样的誓言。我只是在别人企图加害于我时，为了反击，我才使用我的优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就是我的座右铭。”

“啊！”受辱的王后说道。

“我理解您，夫人，您看到自己的灵魂掌握在医生手里而感到痛苦，您一想到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他就反感。您要鼓起勇气，增添信心。我今天已向您证明，我对您的容忍，我很愿意好好劝告您。我愿意爱您，夫人；我愿意人们爱您；这些想法我都已告诉了国王，为此我将和您一起商讨。”

“大夫，当心！”王后严肃地说，“您使我中了圈套。您以为恐吓了女人之后，就能够左右我这个王后。”

“不，夫人，”吉尔贝回答说，“我并不是一个卑鄙的投机分子，我有我自己的思想，我看得出您也有您自己的思想。您没完没了地说我曾经威吓您，以便控制您的理智，我从现在起就驳斥您的这个指控。我还要说，您是我发现的集女人的各种感

情、男人的各种统治能力于一身的第一个女人。您可以既是一个女人又是一个具有男子气质的朋友。必要时可以说，所有的人性都在您的身上体现出来。我钦佩您，所以我将为您效劳。我将无偿地为您效劳，只是为了观察您，夫人。我还将为您出更大的力；万一我在您看来是一件太碍手碍脚的宫廷家具；抑或今天这个场面的印象在您的记忆中不能抹去，那么我请求您，请求您将我辞去。”

“将您辞去！”王后嚷道，她那高兴的神色，吉尔贝全看在眼里。

“好吧！一言为定，夫人，”他说道，语气冷静得令人钦佩，“我甚至可以不对国王说我要对他说的话，我可以走。为了使您放心，我必须远走高飞吗，夫人？”

王后瞧着他，对他这种自我克制感到惊讶。

“我看出，”他说，“陛下在想些什么。陛下比一般人更了解催眠影响的神秘性，因为这种影响几分钟前曾使陛下大吃一惊。陛下心里在说，即使远在天涯，我依然是危险和令人不安的。”

“这是怎么回事？”王后说。

“是的，”我重复一遍，“夫人，凡是想用您刚才指责我的老师和我所使用的那种方法去损害他人的人，不管他在百里之遥，还是在千步之遥，都能象在离三步远的地方那样，有效地运用他那害人的力量。请别害怕，夫人，我决不想尝试。”

王后沉思了片刻，不知如何回答这个不同寻常的男人，此人竟然使她坚定不移的决心开始动摇了。

突然走廊的另一端传来了脚步声，玛丽·安托瓦内特抬起了头。

“国王，”她说，“国王来了。”

“那么，夫人，请回答我，我该留下还是走呢？”

“嗯……”

“快，夫人，我可以避开国王，如果您愿意的话，陛下可以指给我一扇门，我就从那里退出。”

“留下吧。”王后对他说。

吉尔贝鞠了一躬，而玛丽·安托瓦内特竭力想看出他胜利的心情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愤怒或不安的心情。

吉尔贝不动声色地留了下来。

“至少，”王后心想，“他该表露一点喜悦的心情。”

第三章

劝告

国王象他平时一样，迈着笨重的脚步急急走了进来。

他一副忙碌好奇的模样，和王后冷酷严峻的神情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国王气色依旧很好。他一早起床，呼吸了清晨的空气，为自己的身体健康感到自豪。他粗声粗气地呼吸着，步伐有力地在地板上走着。

“大夫呢？”他说，“大夫怎么样啦？”

“早晨好，陛下。今天早晨您身体好吗？您是不是很累？”

“我睡了六小时，这是我的运气。我身体很好。头脑清醒。您脸色有些苍白，夫人。听说您请来了大夫？”

“吉尔贝大夫在这里。”王后边说边揭开了窗洞，在这之前，大夫一直隐藏在那里。

国王的脸顿时变得开朗了，他忙说道：

“啊！我疏忽了！您请来大夫，是因为不舒服吗？”

王后脸红了。

“您怎么脸红了？”路易十六对她说道。

王后的脸顿时变得绯红。

“又是某桩秘密？”国王说。

“什么秘密？先生，”王后高傲地打断了他的话。

“您误解了我的意思，我对您说，您既然有自己所喜爱的医生，您本来是不会叫吉尔贝医生的，除非您感到有一种愿望，而这种愿望我知道……”

“什么愿望？”

“您生病时总希望瞒着我。”

“啊！”王后稍为恢复了平静，说道。

“是的，”路易十六继续说道，“不过请您特别小心；吉尔贝先生是我的一个心腹，如果您告诉他什么事，他肯定会来向我汇报的。”

吉尔贝微笑了。

“这个嘛，不会的，陛下，”他说道。

“好哇，王后竟收买了我手下的人。”

玛丽·安托瓦内特笑了，笑声很轻，但能让人听见，这笑声只不过表示想打断这样的谈话，或者表示这样的谈话令人感到非常厌倦。

吉尔贝懂得这层意思，国王却没有明白。

“瞧，大夫，”他说，“王后似乎很愉快，请把她对您说的话向我叙述一遍。”

“我刚才问大夫，”轮到玛丽·安托瓦内特插话了，“您为什么一大早就召见他。不瞒您说，我承认他一清早出现在凡尔赛宫的确使我感到困惑不解，令我感到不安。”

“我在等大夫，”国王神情忧郁地紧接着说，“想同他商谈政治问题。”

“啊！太好了！”王后说道。

于是她坐下，仿佛要洗耳恭听。

“来吧，大夫，”国王边说，边朝门口走去。

吉尔贝向王后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准备跟随路易十六出去。

“你们去哪里?”王后大声说道，“什么！你们要离开我吗?”

“我们不是要谈令人高兴的事，夫人。我们不想给王后增添忧虑。”

“您把我的痛苦说成是忧虑吗?”王后威严地大声说道。

“又是一个理由，我亲爱的。”

“留下吧，我希望这样，”她说，“吉尔贝先生，我想您不会不服从我吧。”

“吉尔贝先生！吉尔贝先生！”国王非常气恼地说。

“嗯！怎么回事?”

“噢！吉尔贝先生要向我进一言，他要凭良心和我坦诚地谈一谈，如今他不会再这样做了。”

“为什么呢?”王后说。

“因为您在场，夫人。”

吉尔贝做了一个手势，王后立即认为它有着某种重要含义。

“如果他凭着良心讲话，吉尔贝先生怎么可能使我不高兴呢?”她说道，以示支持。

“这不难理解，夫人，”国王说，“您有您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主张可不是总与我们的相同……因此……”

“因此您说得清清楚楚，吉尔贝先生和我的政治主张截然不同。”

“夫人，这该是根据您陛下知道我有的那些思想，”吉尔贝回答，“不过陛下可以完全放心，不管是在您面前，还是当着国王一个人的面，我都将坦率地讲真话。”

“啊！这里面已经有些文章了，”玛丽·安托瓦内特说。

“真话并不都是令人愉快的，”路易十六急忙小声地说。

“假定它是有用的呢？”吉尔贝说。

“或者是怀着善意说的。”王后补充道。

“关于这一点，我们所见略同，”路易十六插话说，“但是，如果您是聪明人，那您就让大夫畅所欲言……我需要这样做。”

“陛下，”吉尔贝回答说，“既然王后要求讲真话，而且我也知道王后陛下思想非常高尚强大，不怕人讲真话，我更喜欢当着两位君主的面讲话。”

“陛下，”王后说，“我要求这样。”

“我完全相信王后陛下的理智，”吉尔贝边说，边向王后鞠躬行礼，“这关系到国王陛下的荣誉和幸福。”

“您相信我是对的，”王后说，“开始吧，先生。”

“这一切，非常令人满意，”国王一贯固执己见，他继续说道，“但问题毕竟很棘手，我知道得很清楚，至于我，您在场使我非常为难。”

王后做了个不耐烦的动作，她站起来，又坐下，同时朝吉尔贝冷冷地、飞快地看了一眼，目光锐利，想看出大夫的内心思想。

路易十六看到无法避免这个普通而又不寻常的问题，只得坐在吉尔贝对面的扶手椅上，深深地叹了口气。

“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王后在这种独特的议事形式被最后定下来后问道。

吉尔贝再次瞧了瞧国王，仿佛是在请求准许他开门见山地讲话。

“说吧！我的上帝，说吧，先生，”国王说，“既然王后愿意。”

“那好！夫人，”大夫说，“我将简单地告诉陛下我大清早来

凡尔赛宫的目的。我来劝告国王陛下到巴黎去。”

这句话在王后心中引起的爆炸力远远超过了一颗火星落在市政厅里藏有的四万包火药上所产生的爆炸力。

“国王去巴黎！国王！啊！”

说完她发出了一声可怕的叫喊，使路易十六浑身战栗。

“您瞧，”国王瞧着吉尔贝说，“我怎么对您说来着，大夫？”

“国王，”王后继续道，“国王到一座反叛的城市里去；国王到长柄叉和大镰刀中间去；国王到那帮屠杀了法国御前卫士、暗杀了德·洛内先生和德·弗勒塞尔先生的人中间去；国王去穿过市政厅前的广场，在他的保卫者的血泊中行走！……先生，你这样说，一定是一个失去了理智的人，噢！我再说一遍，您疯了。”

吉尔贝垂下眼睛，象一个出于敬意而克制自己的人，但是他没作任何回答。

国王内心非常不平静，他在扶手椅上转来转去，仿佛在宗教法庭的火刑柱上受折磨似的。

“这样一种念头难道有可能在一个聪明人的头脑中，一个法国人的心中占有一席地位吗？”王后继续道，“怎么！先生，难道您不知道您是在对圣路易的继承人、路易十四的曾孙讲话吗？”

国王用脚敲打着地毯。

“但是我并不认为，”王后又继续说道，“您希望国王失去他的卫兵和军队的援救；您千方百计想使国王离开他那固若金汤的王宫，让他单枪匹马，孤独无援地受到愤怒的敌人的打击，我想，您并不希望国王被暗杀，是吗？吉尔贝先生。”

“如果我认为王后陛下曾在一瞬间想到我有可能干出这种背信弃义的勾当，那我就不仅仅是一个疯子，我还会把自己看

作是一个卑鄙的人。谢天谢地！夫人，您象我一样不相信我会这样做。不，我来给我的国王出个主意，因为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甚至远比其他任何主意高明。”

王后一把抓住自己的胸口，因为用力过猛，她手下揿着的细麻布发出了撕裂声。

国王耸耸肩，动作有点不耐烦。

“请看在上帝的面上！”他说，“听他说下去，夫人，听完您再说不同意也不晚。”

“王上说得有理，夫人，”吉尔贝说，“因为我要对两位陛下讲的事，您一点也不知道，您自以为，夫人，处身在一支坚强而忠诚可靠、准备为您献身的军队里。您可错了！法兰西军队里有一半人和有革命思想的改革者在一起谋反。”

“先生！”王后大声说道，“当心，您是在侮辱军队！”

“恰恰相反，夫人，”吉尔贝说，“我在颂扬它，我们可以尊敬我们的王后，忠诚于我们的王上，同时也可以爱我们的祖国，献身于自由。”

王后向吉尔贝投去火辣辣眼光，犹如一道闪电。

“先生，”她对他说道，“这话……”

“是的，这话伤害了您，夫人，我明白，因为王后十有八九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听得进这种话，”路易十六低声说道，他最主要的魄力便是有着这种忍辱负重的清醒头脑。

“决不！”玛丽·安托瓦内特喊道，“决不！”

“哦，听听吧！听听吧！”国王嚷道，“我觉得大夫的话很有道理。”

王后重新坐下，气得直发抖。

吉尔贝继续说道：

“我是想说，夫人，我去巴黎看过，而您甚至连凡尔赛也没去看过。您知道巴黎此时想干什么吗？”

“不知道，”国王不安地说。

“大概不至于想第二次攻占巴士底狱吧，”王后轻蔑地说道。

“当然不会，夫人，”吉尔贝继续道，“但是巴黎知道民众和他们的国王之间存在着另一座堡垒。巴黎打算召集所有四十八个区的代表，派他们前往凡尔赛宫。”

“让他们来吧，让他们来吧！”王后狂喜地喊道，“噢！他们在这里会受到很好的接待。”

“等等，夫人，”吉尔贝回答，“注意，来的不只是代表。”

“他们和谁一起来呢？”

“有两万名国民自卫队士兵支持他们来。”

“国民自卫队，”王后说，“这是什么？”

“啊！夫人，请别轻视这个组织，它总有一天会成为一种权力，它将具有生杀大权。”

“两万人！”国王喊道。

“唉！先生，”轮到王后说话了，“您这里有一万人，他们抵得上十万叛乱分子；叫他们来吧，叫他们来，我告诉您，两万名无赖将在这里受到惩罚，这些下贱的革命者需要教训，这帮人我一星期内就可以把他们扫除干净，只要听我讲一小时的话。”

吉尔贝忧愁地摇了摇头。

“噢！夫人，”他说，“您欺骗了自己，确切地说，您被人欺骗了！唉！唉！一场内战竟是一个王后挑起的！您想到这一点了吗？只有一个王后这样做了，她已经带着外国女人这可怕的称号连同她自己一起葬入坟墓。”

“我挑起战争，先生，您怎么会这样理解呢？难道是我无缘无故向巴士底狱开枪的？”

“嗳！夫人，”国王说，“不要鼓吹暴力，还是先听从理智吧。”

“听从软弱！”

“好啦，安托瓦内特，听听大夫说吧，”国王严肃地说，“两万人的到来，这事非同小可，尤其是我们不得不对他们开火的话。”

说完他转向吉尔贝说：

“继续说下去，先生，继续说下去。”

“所有这些仇恨因为互相疏远而变得强烈起来，所有这些夸口一有机会成为现实就变成了勇气；一场结果没有把握的混战，别让王上和您自己卷入进去吧，夫人，”大夫说道，“您可以用软的一手来驱散正在到来的群众，而您用武力也许会使民众来得更多。民众想到王上这里来，那我们就抢先一步，先让王上到民众那里去。今天他还处于他的军队之中，您让他明天就证明他是勇敢的，是有政治天才的。不然，我们讲的两万人有可能征服王上和他的军队。您得让王上单枪匹马地去征服这两万人，因为这两万人，夫人，是民众。”

国王情不自禁地做了一个赞同的表示，却马上被玛丽·安托瓦内特看到了。

“可怜的人！”她对吉尔贝说，“您难道不明白国王在您要求的情况下出现在巴黎将意味着什么？”

“讲吧，夫人。”

“这意味着：我赞成……；意味着：你们杀死我的瑞士卫兵做得对……；意味着：你们杀害我的军官，放火，让我美丽的首都处于血泊之中，这一切都干得对！你们把我废黜也做得对！

谢谢，先生们，谢谢！”

说完，玛丽·安托瓦内特嘴唇上掠过一丝轻蔑的微笑。

“不，夫人，”吉尔贝说，“王后陛下错了。”

“先生！……”

“这将意味着：民众在痛苦中保持着正义感。我是来赦免的；我是国家首领，是国王；是我领导着法国革命，象从前亨利三世领导神圣联盟那样。你们的将军就是我的军官；你们的国民自卫队就是我的士兵；你们的行政官员就是我的办事员。不要推着我朝前走，如果你们愿意，请跟我走，我的伟大的步伐将又一次向你们证明：我是法兰西国王，查理曼的继承人。”

“他说得对，”国王说道，语气悲伤。

“噢！”王后喊道，“陛下，求求您！别听这个人的话，这个人是您的敌人！”

“夫人，”吉尔贝说，“陛下正要亲自告诉您他对我的话是怎样想的。”

“我想，先生，”国王说，“到现在为止，您是唯一敢对我说真话的人。”

“真话！”王后喊道，“噢！天哪！您在说些什么？”

“是的，夫人，”吉尔贝紧接着说，“请牢牢记住，现在，真话是唯一能照亮道路、阻止王位和君主政体堕入深渊的火把。”

吉尔贝在说这些话时，谦卑地鞠了一躬，身子弯到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膝盖。

第四章

决定

王后第一次显得深有感触，这是因为大夫推理的结果，还是因为大夫的谦卑所致呢？

国王也神情坚决地站了起来，他在考虑实施吉尔贝献的计策。

但是，他养成了习惯，凡事都先要征求王后的意见。

“夫人，”他对她说，“您同意吗？……”

“只好这样啦，先生，”玛丽·安托瓦内特回答。

“我并没要求您忍让，夫人，”国王不耐烦地说。

“那您要求什么呢？”

“我要求您要有信念，从而增强我的信念。”

“您要求我有信念吗？”

“是的。”

“噢！如果要求的仅仅是这个，那我深信不疑，先生。”

“深信什么？”

“使君主政体成为世界上最可悲、最可耻的国家的时刻已经到来。”

“噢！”国王说，“您言过其实了。可悲，我同意，至于可耻，那决不可能。”

“先生，您的祖先，那一代一代的国王，传给您的是一份

非常可悲的遗产，”王后忧郁地说道。

“是的，”路易十六说，“想到让您来分享这份遗产，我感到痛苦不堪，夫人。”

“请允许我说，陛下，”吉尔贝又说话了，他从心底里同情这些丧失权力的君主的巨大不幸，“我认为王后陛下不该把未来看得象她说的那样可怕。一个专制的君主政体不复存在了，可一个立宪帝国开始了。”

“唉！先生，”国王说，“我是一个能在法兰西建立这样一个帝国的人吗？”

“为什么不能呢，陛下？”王后说道，吉尔贝的话使她略微得到了点鼓舞。

“夫人，”国王接着说，“我是个通情达理和知书识礼的人。我目光敏锐而不是企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了治理这个国家，一切我不需要知道的事我都了如指掌。自从我被推下那个不可侵犯的绝对君主的宝座的那天起，自从我被认为是一个普通人的那天起，我便失去了全部虚假的力量，可对于统治法兰西来说，这是唯一必不可少的力量，因为可以说路易十三、路易十四以及路易十五全都是靠这种虚假的力量支撑下来的。今天法国人需要什么呢？需要一个首领，而我觉得自己只能做个父亲。今天革命者需要什么呢？一把利剑。而我觉得自己没有力量去刺杀。”

“您感到没有力量去刺杀！”王后大声说道，“没有力量去刺杀那些剥夺您孩子财产、想打碎您头上戴的王冠的每片花叶饰的人吗？”

“我如何回答好呢？”路易十六平静地说，“难道我回答‘没有力量’吗？这样我又将在您的头脑中掀起一场风暴，这会使我的

生活不得安宁。您知道如何去仇恨。噢！对您来说这真是太好了。您甚至知道如何不公正，我没有以此来责备您。在所有统治者身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优点。”

“或许您认为我对待革命不公正？您说呀！”

“我的天！是的。”

“您说，是的，陛下；您说是的！”

“如果您是平民百姓，我亲爱的安托瓦内特，您就不会象您刚才那样对我讲话了。”

“我不是平民百姓。”

“这就是我为什么原谅您的原因所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赞同您。不，夫人，不，您必须顺应潮流，我们是在狂风暴雨的时候继承法兰西王位的；我们应该有力量把人们称之为革命的那辆用大镰刀武装起来的车推向前，但我们缺乏这种力量。”

“那可糟透了！”玛丽·安托瓦内特大声说道，“因为这辆车将从我们孩子身上碾过。”

“唉！我知道，但我们不会去推它。”

“我们要使它后退，陛下。”

“噢！”吉尔贝声音低沉地说，“当心！夫人，后退时它会把您压得粉碎。”

“先生，”王后不耐烦地说，“我觉得您的忠告未免太坦率了。”

“我不说了，夫人。”

“嗳！天哪！让他说吧，”国王说，“他所告诉您的这些事，如果他在过去一星期中没在二十种报纸中看到这些的话，那是因为他不想读这些报纸。您至少要对他表示感谢，因为他说这些事实时并没含有挖苦的意思。”

玛丽·安托瓦内特沉默不语。接着，她痛苦地叹了一口气后说道：

“简言之，或者确切地说，我将再说一遍：您主动去巴黎，这意味着对那儿所发生的事表示赞同。”

“是的。”国王说，“我完全明白。”

“这是侮辱，这是背弃准备保卫您的军队。”

“这是为了避免法兰西流血，”大夫说。

“这等于声明，从今以后骚乱和暴力能改变国王的意志，使他朝着迎合造反分子和叛徒的方向走。”

“夫人，我以为，承蒙您刚才承认我有幸使您信服。”

“是的，刚才我承认，是因为遮在我面前的面纱一角被掀了起来。现在，哦！先生，现在我既然又成了睁眼瞎子，正如您说的，我宁愿深入我的内心世界，看着教育、传统、历史已经使我习惯了的那些光辉业绩；我宁愿认为我依然是王后，而不是感到自己在侮辱我、恨我的民众的眼里是个坏母亲。”

“安托瓦内特！安托瓦内特！”路易十六嚷道，一见王后整张脸突然刷地一下变得苍白，他害怕了，因为，这不是别的，而是因愤怒而大发雷霆的预兆。

“噢！不，不，陛下，我要说。”王后回答道。

“当心，夫人。”

说完国王使了个眼色，向玛丽·安托瓦内特示意大夫在这儿。

“唉！先生，”王后大声说道，“我要说什么这位先生全都知道……连我在想什么他都知道，”她补充道，刚才她和吉尔贝之间所发生的场面引起了她一番苦涩的回忆。“所以说，我何必要自我克制呢？再说，我们已把这位先生当作知己，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对某件事感到惧怕！我知道有人要把您带走，陛下，我知道有人要把您拖走，您就象我的著名的德国民谣中所描写的那位不幸君王。民谣说：‘您去那里？’‘我一无所知。’不过，您是去，您是去有去无回的地方。”

“唉！不，夫人，我是确确实实去巴黎，”路易十六回答。

玛丽·安托瓦内特耸耸肩膀。

“您以为我疯了吗？”她说道，声音愤怒而低沉，“您去巴黎；很好。但是谁告诉您说巴黎不是深渊？我虽然看不见，却猜得到。您必然要遭到骚乱的人群的包围，谁能够说您不会被杀死呢？谁知道流弹来自何方？在这成千上万只举起的威胁的拳头中间，谁知道是哪只手拔出了杀人的刀？”

“噢！关于这方面，夫人，用不着害怕，他们爱我！”国王大声说道。

“噢！请别对我说这个，您真让我怜悯，陛下。他们爱您，却杀死，绞死，屠杀了在当地代表您的人，您，一个国王！您，上帝的形象！好吧！巴士底狱典狱长是您的代表，他是国王的形象。请相信吧，不要因为我说了这句话而指责我夸大其词；如果他们杀死了德·洛内这个勇敢而忠诚的仆人，那他们也会杀死您，陛下。如果您处于他的地位，那么杀死您比杀死他更容易，因为他们了解您，他们知道您会敞开胸膛，而不会捍卫自己。”

“结论呢，”国王说道。

“可我认为结论早就有了，陛下。”

“他们会杀死我？”

“是的，陛下。”

“很好！”

“还有我的孩子！”王后喊道。

吉尔贝认为该出来干预了。

“夫人，”他说，“王上在巴黎会受到无限的尊敬，他的出现会使人们欣喜若狂，如果我担心的话，不是担心王上，而是担心狂热的崇拜者们让自己被马蹄踩得粉碎，犹如印度伊斯兰教苦行僧在他们偶像的车轮下被碾碎一般。”

“噢！先生！先生！”玛丽·安托瓦内特喊道。

“巴黎之行这步棋将是一种胜利，夫人。”

“陛下，您可没有回答。”

“这是因为我有点同意大夫的见解，夫人。”

“您迫不及待地想享有这种胜利，是不是？”王后嚷道。

“在这种情况下，王上是对的，因为这种迫不及待进一步表明国王陛下对人对事都能明察秋毫。陛下行动越是迅速，胜利就越大。”

“嗯！这您相信吗，先生？”

“我确信无疑，因为王上迟疑不决有可能失去此行的自愿性质所带来的一切好处。请认真考虑一下，人们可能在另一个地方主动提出一个要求，到那时，巴黎人就会认为是这个要求改变了陛下的立场，而且可以说是让他去服从一个命令。”

“您瞧！”王后高声说道，“大夫承认人们会给您下命令噢！陛下，想一想吧！”

“大夫并没说人们已下达了命令，夫人。”

“等着瞧吧！等着瞧吧！只要延误片刻，陛下，那种要求，确切地说是命令，就会到来。”

吉尔贝微微噘起了嘴，脸上显出气恼的表情，虽然转瞬之间便已消逝，但没有逃过王后的眼睛。

"我说了些什么来着，"她低声说道，"我是个可怜的疯子，在跟自己争论不休。"

"争论些什么呢？夫人，"国王问道。

"争论这个，如果拖延一下，我将使您失去您的主动性带来的好处，尽管如此，我还是请求您拖延。"

"啊！夫人！夫人！除了这个，您请求什么都行，您要求什么都行。"

"安托瓦内特，"国王摇摇头说，"您已发誓要我完蛋。"

"噢！陛下，您可以对我这样说话吗？"王后说道，责备的语气泄露了她心中的一切焦虑。

"那么，您为什么要推迟这次旅行呢？"国王问。

"请好好考虑一下，夫人，在这种情况下，抓住时机就是一切。请想想，在这种时刻，在我们面前流逝的时间是何等的重要。此时愤怒的民众在分分秒秒地计算时间。"

"别在今天走，吉尔贝先生。明天，陛下，噢！明天；请答应我一直到明天，我对您发誓我不再反对这次旅行。"

"又失去了一天，"国王喃喃地说。

"漫长的二十四小时，"吉尔贝说，"请想想，想想吧，夫人。"

"陛下，非这样不可，"王后恳求道。

"至少要有一个理由吧？"国王说。

"没别的理由，只因为我很失望，陛下，只因为我的泪水，只因为我的恳求。"

"可是谁知道从现在起到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呢？"国王说，他看到王后很失望心里十分惊慌。

"还会发生什么事呢？"王后问道，同时瞧着吉尔贝，一副恳求的模样。

“噢！”吉尔贝说，“那儿，还不至于会发生什么；只要有一种希望，哪怕它象一片云一样模糊不清，就足以使他们耐心地等到明天，但是……”

“但是在这里，是吗？”国王说。

“是的，陛下，在这里。”

“是议会吗？”

吉尔贝点点头。

“议会，”国王继续道，“和那些人，如莫尼埃先生，米拉波先生，西埃耶斯先生，有可能向我上书，从而使我失去我的善意所带来的一切好处。”

“很好！那时，”王后勃然大怒，高声说道，“这样更好，因为那时您就可以拒绝，因为那时您就可以保住国王的尊严，因为那时您可以不去巴黎，还有如果我们必须在这里进行战争，很好！那我们将在这里进行战争；因为，如果我们必须一死，很好！那我们就死在这里，作为杰出的壮士烈女而死；作为国王，作为主人，作为信赖赐予我们王冠的上帝的基督教徒而死。”

看到王后如此激动，路易十六明白此时此刻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让步。

他向吉尔贝递了个眼色，然后向玛丽·安托瓦内特走去，拉起她的手说道：

“请您安静，夫人，一切按照您的希望去办。您知道，亲爱的妻子，我一生中绝不想做使您不愉快的事，因为，对于具有您那样功绩，尤其具有您那种美德的女人，我怀有无限深厚的爱情。”

路易十六神情极其庄严，一字一顿地说了最后这些话，使出

浑身解数拔高了受尽诽谤的王后的形象，而这是当着一个必要时会把他的所见所闻报导出去的证人的面。

这种体贴入微使玛丽·安托瓦内特深受感动，她用双手紧紧握住国王递过来的手说：

“那好！一直等到明天，陛下，不会更晚，这是最后的期限；不过这个期限是我跪着求您恩准的；明天您想什么时候出发去巴黎都行，这是我向您作的保证。”

“小心，夫人，大夫是证人，”国王微笑着说。

“陛下，您什么时候见我失信过，”王后紧接着说。

“没有，不过我承认有一件事。”

“哪件事？”

“这就是我急于想知道，由于您内心似乎已经顺从了，您为什么请求我推迟二十四小时。您在等巴黎方面的消息吗？在等日耳曼方面的情报吗？有什么事……”

“请别盘问我，陛下。”

国王是好奇的，犹如费加罗是懒惰的一样，那劲头非常有趣。

“是不是有一支部队，一支援军来到？是不是有一种政治策略？”

“陛下！陛下！”王后以责备的口气喃喃说道。

“是不是……”

“什么也不是，”王后回答。

“那是一桩秘密罗？”

“噢！是的，一个焦虑不安的女人的秘密，就这些。”

“不是任性吧？”

“是任性，如果您愿意这样说的话。”

“至高无上的准则。”

“的确如此！在哲学中存在着至高无上的准则，在政治上为什么不可以存在呢？为什么不允许国王们把他们政治上的任性当作最高准则呢？”

“会这样的，请您尽管放心。至于我，事情已经结束了，”国王开玩笑地说，“就这样，明天见。”

“明天见，”王后忧郁地说道。

“您留下大夫吗，夫人？”国王问。

“噢！不，不，”王后急忙说道，这使吉尔贝微笑起来。

“那我把他带走啦。”

吉尔贝第三次向玛丽·安托瓦内特鞠躬行礼，这一次她不是以王后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女人的身份向他还了礼。

然后他跟着国王向门口走去。

“我觉得，”国王穿过长廊时说，“吉尔贝先生，您与王后相处得很好，是吗？”

“陛下，”大夫回答说，“我感谢陛下赐予的恩典。”

“国王万岁！”早已汇集在候见厅里的廷臣们高呼。

“国王万岁！”挤在王宫门口的一群军官和外籍士兵在院子里重复说道。

欢呼声接连不断，愈来愈响，使路易十六感到他不曾有过的巨大欢乐，虽然他曾经常受到同样的欢迎。

王后没有离开窗边，她刚在那儿度过了一段非常可怕的时光，她象原先那样坐着，这时她听到了国王经过时向他表示忠诚和爱戴的欢呼声，这欢呼声渐渐远去，消失在柱廊下，消失在浓密的绿荫下。

“国王万岁！”她说道，“噢！是的，国王万岁！他不会死，

国王；这可由不了你，讨厌的巴黎！可憎的陷阱，血淋淋的深渊，你吞没不了这个受害者！……我要把他从你那儿救出来，就用这只细小、瘦弱的手臂，此时它威胁着你，使你遭世人的咒骂，受上帝的惩罚！”

说这些话时她怀着满腔的仇恨，这种仇恨会使那些最狂热的革命之友都感到害怕，如果他们看到或听到的话。王后伸出晨衣花边下光滑发亮的瘦弱的手臂，犹如一把出鞘的剑，直指巴黎。

接着她呼唤康庞夫人，她最信任的侍从女伴，然后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命令任何人不得入内。

第 五 章

胸 甲

第二天，象前一天那样阳光明媚，空气新鲜，一轮耀眼的红日把凡尔赛宫的沙砾地和大理石染成了金黄色。

成群结队的鸟儿栖息在御花园里最前面的那些树上，发出响亮的叫声，在迎接这炎热和快乐的新的一天，这新的一天将充满它们的爱情。

王后五点钟起床，她派人请国王一醒就上她这儿来。

路易十六前一天接见了前来凡尔赛宫的国民议会代表，他不得不一一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这是演讲的开头)，他感到有点疲倦；为了恢复体力，路易十六今天起身比平时迟一些，以便不让别人说他没有平时那样精神了。

因此，他刚穿好衣服，正在佩剑时，就接到了王后的邀请；他微微皱起眉头。

“怎么！”他说，“王后已经起床啦？”

“噢！起床好长时间了，陛下。”

“她还不舒服吗？”

“没有，陛下。”

“那王后一清早找我干什么呢？”

“王后陛下没有说。”

国王用了早餐，早餐是一盆汤和少量的葡萄酒，然后上玛

丽·安托瓦内特那儿去。

他发现王后穿戴得整整齐齐，好象是为了参加什么庆典似的，她漂亮，苍白，庄重。她微笑着迎接自己的丈夫，这微笑在王后的脸上就象冬天的阳光那样冷淡，在宫廷的盛大招待会上，她是必须向人群投去一束光的。

这目光和这微笑所含的忧愁，国王并没有理解。他已经在担心一件事，这就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可能要反对昨天定下的计划。

“又有什么新的心血来潮，”他心里在想。

这就是他皱眉的原因所在。

王后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使他加强了这一看法。

“陛下，”她说，“从昨天起，我一直在思索。”

“瞧，又来了！”国王嚷道。

“请您让所有不是我们的心腹人退下。”

国王一面低声抱怨，一面命令军官们离开。

王后的侍女中唯一留在两位陛下身边的是康庞夫人。

于是，王后把美丽的双手搭在国王的胳膊上说：

“您为什么已经穿戴整齐了呢？这不好。”

“什么，不好！为什么？”

“难道我没让人请您在来这里前别穿戴整齐吗？现在我看见您穿了外衣，还佩了剑。我原希望您穿着睡衣进来。”

国王吃惊地瞧着她。

王后的这个怪念头在他头脑中产生了一连串奇特的想法，这些想法的新奇性更使他觉得它们不可信。

他本能的反应是怀疑和不安。

“您怎么了？”他对王后说，“您想推迟还是阻挠我们昨天一

起商定的事？”

“什么也不想，陛下。”

“请您在这个严肃的问题上别开什么玩笑。我应该，我愿意去巴黎！我不能再逃避了。王室禁卫军已作好准备，陪同我去的人昨晚上已确定。”

“陛下，我一点没有这种想法，只是……”

“请想想，”国王渐渐激动起来，同时鼓起勇气说道，“请想想我到巴黎去的消息大概已经传到那儿，他们已经准备就绪，他们在恭候我呢；据预测，我这次旅行将使民众产生了对我非常有利的情感，请想想这种情感有可能转变成危险的敌意。请再想想……”

“陛下，承蒙不弃，对我说了这些话，可我并没有对此表示怀疑；昨天我表示服从，今天早晨我依然表示服从。”

“那么，夫人，这些开场白是怎么回事？”

“我没作开场白。”

“对不起，关于我的服装，关于我的计划的这些问题是怎么回事呢？”

“关于服装，我正要说呢，”王后紧接着说，脸上勉强带着的微笑因逐渐消失而变得越来越忧郁。

“您对我的服装想要说些什么呢？”

“我希望，陛下，您脱去上衣。”

“您觉得不合适吗？这是件紫罗兰颜色的丝绸衣服。巴黎人习惯于看我穿这样的服装；他们喜欢我身上的这种颜色，再说上面还有一条与这颜色很协调的蓝饰带。您自己也经常对我这么说。”

“陛下，我一点不反对您服装的色调。”

"那反对什么呢？"

"反对衣服的衬里。"

"说真的，您这个永恒的微笑使我感到困惑不解……衬里……开什么玩笑！……"

"我没开玩笑，唉！"

"好，您在摸我的上装，您对它也不满意吗？银白色塔夫塔绸，您亲手替我绣的装饰品，我最喜爱的一件上装。"

"穿这件上装我也一点不会反对。"

"您真怪！难道是襟饰，是这件细麻布刺绣衬衫使您讨厌吗？嗳！我不该穿戴得整整齐齐去看我美丽的巴黎城吗？"

王后的嘴上掠过一丝苦涩的微笑，人们非难这个奥地利女人的，尤其是她的下嘴唇；它厚而前突，仿佛吃了种种仇恨和愤怒的毒药而肿胀起来。

"不，"她说，"我没指责您漂亮的打扮，陛下，是衬里，是衬里，我说了一遍又一遍了。"

"我那件绣花衣服的衬里！啊！请您解释解释好吗？"

"好吧！我解释，七十万巴黎人沉醉在胜利和革命的思想中，他们憎恨国王，认为国王碍手碍脚，现在国王就要来到他们之中；国王虽不是中世纪的君主，但是今天他应该穿上坚固的铁胸甲，戴上米兰坚固的钢盔进入巴黎；这个君主应该这样保护自己，不能让一颗子弹，一支箭，一块石头，一把刀有可乘之隙，碰到他的肉体。"

"确实如此，"国王沉思着说，"不过，我的好朋友，因为我不叫查理八世，也不叫弗朗索瓦一世，更不叫亨利四世，因为今天的君主政体外面罩着天鹅绒和丝绸，所以我光身穿着丝绸衣服去，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带着可以给子弹作为瞄准点的东

西去。在我心口上有一枚骑士团勋章。"

王后发出了一声窒息的呻吟。

"陛下，"她说，"我们开始想到一块儿了。您马上会看到，您马上会看到您的妻子并没有在开玩笑。"

她向待在房间另一头的康庞夫人示意，康庞夫人从王后放针线和饰物的小柜的抽屉里取出一样东西，这东西宽大，扁平，长方形状，外面用绸布包着。

"陛下，"王后说道，"国王的心首先是属于法兰西的，这一点不错。但我也十分相信这颗心是属于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们的。就我而言，我不愿意这颗心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我已采取措施，把我的丈夫，我的国王，我的孩子们的父亲，从所有危险中救出来。"

她边说边打开绸布，里面包着一件背心，一件用细钢丝织成的网眼锁子甲背心，背心上的网眼编织得十分细巧，也许会被认为是阿拉伯的轧波纹织物，因为它质地柔软，富有弹性，而且表面有间隙。

"这是什么?"国王说。

"您瞧吧，陛下。"

"好象是一件背心。"

"是的，陛下。"

"一件封到脖子的背心!"

"还有一只小衣领，正如您看到的，准备衬在领带或衣领里。"

国王双手捧着背心，好奇地细看着。

王后看到国王神情专注，心里乐极了。

国王在计算这张网的每个网眼时好象很高兴，这张神奇的

网任他的手指摆弄，柔软得象件羊毛衫一样。

“但是，”他说道，“这是用了极好的钢丝做的。”

“是吗，陛下？”

“而且是巧夺天工。”

“是吗？”

“我真不知道您是从哪里把它弄到的。”

“这是昨晚我从一个男人那里买下的，这个男人很久以前就想要我买下它，以备您出征时穿上。”

“太妙了！太妙了！”国王边说，边用艺术家的眼光审视着。

“它非常合身，就象您的裁缝缝制的背心一样，陛下。”

“噢！您这样认为吗？”

“试试吧。”

国王一句话没说，自己解开紫罗兰色的衣服。

王后高兴得浑身直打颤；她帮助路易十六拿掉勋章。这时康庞夫人拿掉了其他东西。

但是国王自己解下了剑。此时谁要是注视王后的脸，就会发现她的脸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唯有最大的幸福才能使她这般模样。

国王让她松开领带，王后细巧的手把钢领悄悄塞在了下面。

接着玛丽·安托瓦内特又亲自扣上胸甲的搭扣，胸甲里衬着上等的鞣制牛皮，以减轻钢丝压迫身上的肌肉；这件胸甲合身得令人赞叹，正好盖住袖笼。

这件背心比护胸甲长些，保护着整个上身。

穿在外面的衣服和衬衣严严实实地遮住了它。它并没使身体增肥半毫米，丝毫不妨碍行动，没有半点使人不舒服。

“很重吗？”王后说。

"不重。"

"您瞧，我的王上，多么奇妙，是吗？"王后边说边朝康庞夫人拍了拍手，康庞夫人正把国王袖口上的钮扣扣好。

康庞夫人和王后一样天真，都显得很高兴。

"我救了王上！"玛丽·安托瓦内特喊道，"这件护胸甲一点看不出来，试试它，把它放在桌子上，试着用刀划破它，试试用子弹打穿它，试试吧！试试吧！"

"噢！"国王说道，露出一副怀疑的神态。

"试试吧！"王后又重复了一遍，她沉浸在激动之中。

"出于好奇，我乐意一试，"国王说道。

"您不要这样做，没有这个必要，陛下。"

"怎么，我没有必要向您证明您的杰作的美妙？"

"男人们就是这样！当关系到我丈夫的生命，关系到法兰西的命运时，您以为我会相信另外一个人的证明，一个没有利害关系的人的证明吗？"

"可我觉得，您正是这样，安托瓦内特，您已经相信另一个人了。"

她摇了摇头，固执得可爱。

"请问问她，"她边说边指着在场的那个女人，"请问问这个善良的康庞，我俩今天早晨干了什么事。"

"什么事呢？我的上帝！"国王大惑不解地问道。

"今天早晨，我说什么来着，昨天晚上，我们象两个疯女人，打发走所有的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这是童仆住的那一排房间的末了一间。童仆昨晚已打发去朗布耶的房间了。我们感到非常放心，在实行计划之前，没有人会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的上帝！你们真让我感到害怕了。这两个朱迪丝①究竟有何计划？"

"朱迪丝不如我们，"王后说道，"特别是引起的轰动不如我们。除此之外，这个比喻最恰当不过了。康庞拿着装有这件胸甲的口袋；我，我握着一把我父亲的德国长猎刀，这把宝刀曾杀死过许许多多的野猪。"

"朱迪丝！是朱迪丝，"国王笑着大声说道。

"噢！朱迪丝可没有这把沉重的手枪。这枪是我从您的武器中挑选的，我让韦伯给枪装上了子弹。"

"一把手枪！"

"对。为了避开守不住秘密的人，我们提心吊胆，象两只贪吃的老鼠在冷冷清清的走廊里蹑手蹑脚地走着，一点声响就使我们心慌意乱。您该看出我们在黑夜中奔走的模样。

"康庞关好三扇门，把最后一扇关得严严实实。我们把胸甲挂在靠墙的人体模型上，这模型是用来张挂我的连衣裙的，我可以向您保证，我用一只强有力的手，朝护胸甲砍了一刀，刀弯曲了，从我手中飞了出去，随即戳在了拼花地板上，我们大惊失色。"

"哟！"国王说道。

"等一等。"

"砍出窟窿没有？"路易十六问道。

"等一等，我这就对您说。康庞捡起刀，然后对我说：'您没有使劲，夫人，您的手恐怕在发抖；我，我比您有力气，您马上会看到。'她一把抓起刀，然后向固定在墙上的人体模型狠

---

① 朱迪丝：在对巴比伦战争中的犹太女英雄。

狠捅了一刀，我那把可怜的德国刀碰到锁子甲的锁环时啪嗒一声顿时折断了。瞧，这就是两段断刀，陛下；我要让人用残存的做一把匕首给您。”

“噢！真不可思议，”国王说道，“锁子甲没有被捅出口子？”

“最外面那层链环网上有一道刀痕，链环网一共有三层，一层盖着一层，对不起。”

“我想看看。”

“您看吧。”

说完王后动作十分利索地开始给国王脱衣，好让他赞叹自己的主意和成功。

“我觉得这地方给弄坏了一点，”国王边说边指着直径大约一寸左右的表面上一个轻微凹处。

“这是给手枪子弹打的，陛下。”

“怎么，您打了一枪，您？”

“我给您看那颗压扁的子弹，还是黑的呢。现在您相信您的生命不会有危险了吧？”

“您是一个守护神，”国王说道，他开始慢慢解开背心的搭扣，好更仔细地察看刀痕和弹痕。

“您可以想想，亲爱的国王，”玛丽·安托瓦内特说，“当我非得朝护胸甲放一枪时，我是多么害怕，嗳！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枪声，倒算不了什么；而是在朝保护您的背心开枪时，我觉得好象在向您本人开枪，我害怕看到锁子甲的网眼上打出一个洞，如果这样，我的一切努力，我的一番辛劳，我的希望就全都落空了。”

“亲爱的夫人，太感谢了！”路易十六边说边解开了背心的所有搭扣。

他把胸甲平摊在桌上。

“啨！您这是干什么？”王后问道。

她拿起背心，第二次把它递给国王。

国王则带着感激而崇高的微笑说道：

“我不穿，谢谢您。”

“您穿？”王后高声说道。

“我不穿。”

“噢！您要三思而行，陛下。”

“陛下！……”康庞夫人恳求道。

“这是对您的拯救，这是您的生命。”

“这有可能，”国王说。

“您拒绝上帝亲自赐予的援救。”

“够了！够了！”国王说道。

“噢！您拒绝！您拒绝！”

“是的，我拒绝。”

“他们可要杀死您呀！”

“亲爱的，十八世纪，当世家子弟赴疆场时，他们穿着呢服、外套和衬衣去迎接子弹；当他们去决斗时，只穿一件衬衣，用它对付剑绰绰有余。我，我是国内第一号世家子弟，我的所作所为将和我的朋友们一模一样。还有：他们上战场穿的是呢服，只有我才有权力穿绸衣。谢谢！我的好妻子，谢谢！我善良的王后，谢谢！”

“啊！”王后喊道，她既失望又高兴，“他的军队为什么没听到这番话呢？”

至于国王，他平静地穿好了衣服，甚至没察觉到他刚才表现出的英勇举止。

“君主政体难道会完蛋吗？”王后喃喃地说，“在这样的时刻，它依然是那么骄傲。”

第六章

出发

国王一出王后的房间，立刻被他指定和他一起去巴黎的军官和侍从们包围住了。

他们是德·博沃先生、德·维耶鲁瓦先生、德·内斯勒先生和德·埃斯坦先生。

吉尔贝夹在人群中等待路易十六发现他，只须经过时对他看一眼就行。

显然所有的人都持怀疑态度，他们不相信这个决定会一成不变。

"先生们，午餐后，"国王说，"我们动身。"

说完他发现了吉尔贝。

"啊！您在这儿！大夫，"他继续道，"很好，您知道我要把您带走。"

"悉听吩咐，陛下。"

国王走进书房，在那里工作了两个小时。

然后他和全家人一起望弥撒，接下来，大约在九点钟，他开始就餐。

用餐的仪式照常进行，王后虽然一点也不吃，可她还是愿意看着国王用餐，这样她就可以在他跟前多呆一会儿。从弥撒开始以来人们就看到王后双眼又红又肿。

王后把两个孩子也领来了，不用说他们俩已被母亲的劝告所感动，他们不安的目光在父亲的脸上和一群军官和士兵中间扫来扫去。

孩子们照母亲的话还不时擦擦刚挂在睫毛上的眼泪，这场面激起一些人的怜悯，激起另一些人的愤怒，使在场的人痛苦万分。

国王在泰然自若地用餐。他和吉尔贝讲了好几次话，连看都没看他一眼；他频频不断地和王后说着话，而且始终怀着无限的深情。

最后他给队长们下了几道指示。

当他正准备结束用餐时，有人来通报，一队浩浩荡荡的人马，徒步从巴黎来，已出现在通往武器广场的那条大路的路口。

军官和卫兵们立刻向客厅外冲去；国王抬起头，看了看吉尔贝，看到吉尔贝在微笑，他又开始平静地吃起来。

王后脸色发白，她朝德·博沃先生俯下身，请他去打听一下消息。

德·博沃先生匆匆向外面跑去。

王后朝窗口走去。

五分钟后，德·博沃先生回来了。

"陛下，"他进来时说，"这是巴黎的国民自卫队，陛下去看望巴黎民众的决定昨天在首都传了开来，他们因此集合了一万多人来迎接您；看到您迟迟未到，就一直走到凡尔赛来迎接您了。"

"他们看上去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国王问道。

"世界上最好的企图，"德·博沃先生回答道。

"没关系！"王后说，"关好栅栏。"

“不必了，”国王说，“王宫的大门还关着就足够了。”

王后紧锁双眉，朝吉尔贝瞥了一眼。

王后的这一瞥正是吉尔贝所等待的，因为他的预言一半已实现。他曾断言要来两万人，现在已来了一万人。

国王转向德·博沃先生说道：

“一定要给这些正直的人送些清凉饮料。”

德·博沃先生第二次下楼，去向饮料总管转达国王的命令。

然后他又上楼。

“怎么啦？”国王问道。

“怎么啦！陛下，您的巴黎民众和侍卫队的先生们在激烈争论。”

“什么！”国王说，“争论？”

“噢！态度彬彬有礼。因为他们已听说国王两小时后出发，他们希望等候国王出发，跟在陛下的四轮华丽马车后面走。”

“可是，”轮到王后问话了，“我想他们是步行的，是吗？”

“是的，夫人。”

“好！国王乘的可是马车，国王走得快，很快。您知道，德·博沃先生，国王习惯走得很快。”

这些话一字一顿，意思是：

“给陛下的车按上翅膀。”

国王用手示意停止讨论。

“我走着去。”他说。

王后叹了口气，可这声叹气几乎和一声怒吼差不多。

“让这些正直的人奔跑是不对的，”路易十六平静地补充道，“他们是特地来为我争光的。我走着去，还要走慢些，让大家都能跟上我。”

在场的人发出了一片嗡嗡的赞同声，表明了他们的钦佩之意。但同时也可以看到有几张脸上流露出不赞成的表情，这种表情在王后的脸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她把如此崇高的思想当作懦弱。

一扇窗打开了。

王后吃惊地转过身去，原来是吉尔贝以医生的身份，使用权力打开窗，让饭厅通通风：菜肴的气味和一百多人的呼吸已使饭厅里的空气十分混浊。

大夫站在这扇打开的窗的窗帘后面，窗外传来了聚集在庭院里的人群的声音。

"怎么回事？"国王问道。

"陛下，"吉尔贝回答，"是国民自卫队，他们顶着火辣辣的太阳站在石板上，他们一定热坏了。"

"为什么不请他们来和国王一起用餐呢？"一位得宠的军官低声对王后说。

"必须把他们带到荫凉处，让他们到大理石庭院来，呆在门厅下，到所有凉快的地方。"国王说道。

"一万人在门厅里！"王后高声说道。

"分散到各处，容得下他们的。"国王说。

"分散到各处！"玛丽·安托瓦内特说，"可是，先生，您就要告诉他们去您卧室的路了。"

这句可怕的预言不出三个月，就要在凡尔赛应验了。

"和他们在一起的有许多孩子，夫人，"吉尔贝轻声说道。

"孩子？"王后说。

"是的，夫人，很多人都带着孩子，象是在作郊游。这些孩子穿着小小的国民自卫队的服装，表现出对这个新组织的热烈

向往。

王后张开嘴，但几乎立即低下了头。

她想说一句恰当的话，但骄傲和仇恨使她欲言又止。

吉尔贝全神贯注地瞧着她。

“嗳！”国王高声地说，“这些可怜的孩子！他们带孩子出来，就是不想做有损于家长形象的事；现在更有理由把这些可怜的小家伙带到阴凉处了。让他们进来吧，让他们进来。”

吉尔贝慢慢地摇了摇头，似乎在对沉默不语的王后说：

“这就是，夫人，这就是您早该说的话，我在给您提供机会。再重复一遍这句话，您可以获得两年的民心。”

吉尔贝无声的言语，王后并不是不懂，一片红云浮上了她的额头。

她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她出于一种骄傲和低能的感情立即为自己开脱，并以此作为对吉尔贝的回答。德·博沃先生在这段时间里去国民自卫队那边完成国王交办的事。

于是，人们听到这支遵照国王的命令，进入王宫的疯狂的队伍，发出了一片高兴的叫喊声和祝愿声。

这欢呼声、祝愿声、喝彩声旋风般地向上升，一直传到夫妇俩的耳朵里，他们看到他们如此惧怕的巴黎人的这种态度感到放心了。

“陛下，”德·博沃先生说，“陛下对随行人员有何吩咐？”

“国民自卫队和我的军官们之间的争论呢？”

“噢！陛下，争论消除了，这些正直的人感到非常幸福，他们这会儿在说：‘让我们待在哪里我们就待在哪里。国王属于我们，同样也属于其他人。不管他去哪儿，他将是我们的。’”

国王瞧着玛丽·安托瓦内特。玛丽·安托瓦内特脸上露出

讥讽的微笑，嘴唇轻蔑地一抿。

“告诉国民自卫队，”路易十六说，“他们想到哪里就到哪里。”

“陛下，”王后说，“别忘了护卫四轮马车是侍卫们不可转让的权利。”

军官们看到国王犹豫不决，都走过来支持王后。

“这实际上是对的，”国王说，“好吧！以后再说吧。”

德·博沃先生和德·维耶鲁瓦先生出去集合各自的队伍，下达命令。

十点钟在凡尔赛敲响了。

“算了，”国王说道，“明天我再工作，这些正直的人不该等。”

国王站起身。

玛丽·安托瓦内特张开双臂，来拥抱国王。孩子们哭着扑上去搂住父亲的脖子。路易十六在竭力轻轻挣脱他们的拥抱，因为他想把快要涌出的情感掩饰起来。

王后叫住全体军官，拉拉这个军官的胳膊，那个军官的剑柄，说道：

“先生们！先生们！”

这动人的呼喊是在把刚才下楼的国王托付给他们。

所有的人都把手放在自己的心口和剑上。

王后微笑着表示感谢。

吉尔贝站在最后一批人中间。

“先生，”王后对他说道，“这次动身是您给国王出的主意，是您不顾我的恳求使王上下定了决心。请想想，先生，您对我这个做妻子和当母亲的所担当的重任。”

“我知道，夫人，”吉尔贝冷静地回答。

"您要把国王安然无恙地给我带回来，先生！"王后边说边做了一个威严的手势。

"是，夫人。"

"考虑考虑，您是以脑袋来向我担保的！"

吉尔贝鞠了一躬。

"好好想想吧，以脑袋担保，"玛丽·安托瓦内特重复了一遍，口气里充满了一个专制王后的威胁和那种冷酷专横的劲头。

"以我的脑袋担保，"大夫边鞠躬边说道，"是的，夫人，如果我认为王上会遭到什么危险的话，那么我会把我这颗没什么了不起的脑袋当作抵押；但是，我已说过，夫人，今天我把陛下引向的是胜利之路。"

"我每小时都想得到消息，"王后补充道。

"您会得到的，夫人，我向您发誓。"

"现在请出发吧，先生，我听到了军鼓声，国王就要上路了。"

吉尔贝鞠躬致意，随后从大楼梯那儿消失，出现在国王随从副官的面前，随从副官正奉陛下的命令在寻找他。

人们让他登上德·博沃先生的一辆华丽的马车，因为这位大司仪不愿在国王的一辆华丽马车里就座，因为他从来没坐过。

吉尔贝看到自己一个人坐在这辆饰有徽章的四轮马车里，笑了起来，德·博沃先生则骑着马，在国王的车门旁打转。

接着他想他这样独占一辆印有冠冕和徽章的马车真可笑。

还没等他消除这个顾虑，他便从围在一辆辆四轮马车周围的一大群国民自卫队员中听到他们在窃窃私语，他们便好奇地探身瞧他，一边说：

"啊！那个人，是德·博沃亲王！"

"嗳！"一个同伴说，"你搞错了。"

“没错，因为那辆马车上有亲王的徽章。”

“徽章……徽章……我告诉你这毫无用处。”

“当然！徽章，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如果车上印有德·博沃先生的徽章，那德·博沃先生就该在里面。”

“德·博沃先生，是爱国者吗？”一个妇女问道。

“嗯！”那个国民自卫队队员说。

吉尔贝又笑了。

“可我告诉你，”第一个反对者反驳道，“这不是亲王；亲王肥胖，那人瘦削；亲王穿指挥官衣服；那人穿一身黑衣服，这是总管。”

吉尔贝顶着别人这个不那么讨人喜欢的头衔，遭到了一阵令人不快的议论。

“瞎说！该死的！”一个粗嗓门喊道，这声音使吉尔贝浑身一颤。这是一个男人的嗓音，这个正用两条胳膊肘和两只拳头开道，朝车子走来。“瞎说，这不是德·博沃先生，也不是他的总管；这是正直、地道的爱国者，甚至是最地道的爱国者。……嗳！吉尔贝先生，您在亲王的马车里搞什么鬼？”

“噢，是您，比约老爹，”大夫喊道。

“当然！我总算没错过机会，”那个农夫回答。

“皮都呢？”吉尔贝问。

“噢！他就在附近。喂！皮都，上这儿来，喂，过来。”

皮都听到催促，奋力甩着双臂一下子来到比约身边，然后钦佩地向吉尔贝致意。

“您好，吉尔贝先生，”他说。

“您好，皮都，您好，我的朋友。”

“吉尔贝！吉尔贝！这人是谁？”人群中有人问道。

“这就是光荣！”大夫心想，“在维莱科特雷很出名，是的，但在巴黎，民心万岁！”

他从渐渐慢下来的马车上走下来，挽住比约的胳膊，在人群中继续行走。

他三言两语向农夫叙述了到凡尔赛的拜访、国王和国王一家所采取的善意安排。他在这群人中花了几分钟时间，作了一番王权主义的宣传，于是这些天真、可爱又轻信的正直人就高呼：“国王万岁！”这喊声经久不息，越往前传就越响，快要把坐在马车里的路易十六的耳朵给震聋了。

“我想看看国王，”比约激动地说，“我一定要仔细看看他。我就是为此而赶来的。我想从他脸上来判断他。正直的人可以通过眼睛看出。让我们靠近他，靠近他，吉尔贝先生，您愿意吗？”

“等等，这对我们并不难，”吉尔贝说，“因为我看到德·博沃先生的副官朝这方向来找一个人。”

果然，在这群疲劳但很愉快的步行者中，有一位骑士正小心谨慎地企图来到那辆吉尔贝已离开的马车车门前。

吉尔贝叫住了他。

“您是在找吉尔贝大夫吗，先生？”他问道。

“找他本人，”副官回答。

“那么，我就是。”

“好！德·博沃先生按照国王旨意派我来叫您。”

这响亮的话语使比约睁大了眼睛，使人群让出了一条路；吉尔贝挤出人群，比约和皮都紧随着。他们跟在骑士后面，骑士一遍遍说道：

“请让开，先生们，请让开；让条路，以国王的名义！先生

们！让条路。”

吉尔贝很快来到了国王的马车门前，马车正以墨洛温王朝时代的牛步走着。

第七章

旅行

吉尔贝、比约和皮都就这样在你推我、我推你中，一直跟着德·博沃先生的副官向前走，最后终于来到了国王乘坐的马车旁。国王在德·埃斯坦先生和德·维耶鲁瓦先生的陪同下，在越来越密集的人群中慢慢朝前走着。

这稀奇的场面，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因为它是第一次出现。所有这些乡村国民自卫队队员，这些临时组成的士兵，在国王经过的路上奔跑着，兴奋地高呼着；他们向国王祝福致意，并且试图让他看到；然后他们并不回家，而是加入行列，陪着国王一同行走。

这是为什么呢？谁也说不清；他们是出于本能吗？国王，他们早已看见过，他们是想再看看这个敬爱的国王。

因为，应该说，在这个时代，路易十六是一个令人崇拜的国王，要是没有伏尔泰先生曾经激起法国人对神坛的那种强烈蔑视，法国人早已为他建立了神坛。

因此，路易十六没有神坛，其唯一原因是因为在那个时代，自由思想者非常器重他，不愿他受到这种耻辱。

路易十六发现吉尔贝挽着比约的胳膊。皮都走在他们后面，一直拖着他那把大刀。

“啊！大夫，多好的天气，多好的民众！”

"您看见了，陛下，"吉尔贝说。

接着他俯身对国王说：

"这就是我答应陛下的！"

"是的，先生，是的，您高贵地遵守了诺言。"

国王抬起头，故意让人听见他的话，他说：

"我们走得很慢，但我觉得我们走得还是太快，看不尽今天所发生的一切。"

"陛下，"德·博沃先生说，"照陛下的行走速度，您可是三个小时才走四公里路。很难走得再慢了。"

的确，马不时地停下来，大家在互相交谈议论，国民自卫队队员在和陛下的侍卫称兄道弟（人们刚找到的字眼）。

"啊！"吉尔贝暗忖，他以哲学家的眼光注视着这个令人惊奇的场面，"如果他们和侍卫称兄道弟，那么在成为朋友之前，难道他们是敌人吗？"

"喂，吉尔贝先生，"比约低声说道，"我仔细地观察了王上，十分仔细地听了他的讲话。嗐！我的意见是王上是一个正直的人。"

比约心情激动，一字一顿地说出了最后几个字，让国王和高级官员都听见了。

高级官员们笑了起来。

国王露出了微笑，随后点点头说：

"我喜欢这样的赞扬。"

国王说这些话时，声音提得很高，好让比约听到。

"噢！您说得对，陛下，因为这种赞扬我不是随便送人的，"比约接着说，他和国王平等地交谈着，就象米肖和亨利四世那样交谈。

“这就对我过奖了，”国王非常尴尬地说，他不知道自己象正直的爱国者那样亲切地讲话时，如何才能保持国王的尊严。

嗳！可怜的君王，他还不习惯把自己称为法兰西人的国王。他以为他还是叫法兰西国王。

比约欣喜若狂，没有费心去思考，从哲学观点上看，路易十六刚才放弃国王的称号是不是为了获得普通人的称号。比约觉得国王的这番话多么近似于纯朴的乡村土话，比约庆幸自己理解了一个国王，而且也被国王所理解了。

因此，从这时起，比约的热情越来越高涨了。根据维吉尔的说法，他在国王的脸上吸收了对君主立宪政体的厚爱，然后把它传给皮都，皮都心里本来就充满了对国王的爱，再加上比约传给他的爱，就禁不住把这一切都倾吐出来。他呼喊起来，喊声起初铿锵有力，随后尖利刺耳，最后变得含糊不清了：

“国王万岁！民众之父万岁！”

皮都的嗓音渐渐变哑了。

当皮都嗓子完全哑了时，队伍到达了普安-迪-儒尔，拉斐德先生骑着那匹著名的白骏马站在那儿，他让国民自卫队这群无纪律，易激动的人排成梯队，保持良好状态，他们从清晨五点起就在现场排好队迎接国王。

可是现在已快下午两点了。

国王和这位武装的法兰西的新首领之间的会晤，是以在场的人感到满意的方式进行的。

但是国王开始感到疲倦了，他不再说话，而是一直在微笑。

巴黎自卫队的总司令呢，他也不再指挥，而是在做手势。

国王满意地看到人们高呼国王万岁和高呼拉斐德万岁几乎同样多。可惜，他是最后一次品尝自尊心得到满足后所带来的

这种快乐了。

吉尔贝始终站在国王的车门口，紧挨着的是比约，再边上是皮都。

吉尔贝坚守诺言，从离开凡尔赛起已设法给王后相继派去了四名信使。

这些信使带去的都是好消息，因为国王无论走到哪儿，都可以看到帽子在空中飞舞，只是所有这些帽子上都闪烁着三色国旗的帽徽，这是对国王的侍卫和国王自己帽子上的白色帽徽的一种指责。

比约沉浸在兴奋和激动中，唯一使他不快的就是帽徽的这种区别。

比约的三角帽上有一枚巨大的三色帽徽。

国王的帽子上有一枚白色的帽徽，臣民和国王没有完全相同的趣味。

这个念头死死缠着他，所以他趁吉尔贝不再和陛下谈话的时候，就向吉尔贝和盘托出了。

“吉尔贝先生，”他问吉尔贝，“王上为什么不佩戴国民自卫队的帽徽呢？”

“因为，亲爱的比约，或是王上不知道有新的帽徽，或是王上认为他的帽徽应该是国徽。”

“不对，既然他的帽徽是白色的，而我们的帽徽是三色的。”

“稍等片刻！”吉尔贝说道，他打断了正要一个劲地使用报纸上的语言的比约，“王上的帽徽是白色的，正如法兰西的国旗是白色的一样。这不是王上的错，这个，在他出世前，帽徽和旗子，就都是白色的了，再说，亲爱的比约，旗子经受住了考验，白色帽徽也同样如此。德·絮弗兰国王把我们的旗子重新插在

印度半岛时，帽子上佩的是一枚白色帽徽。德·阿萨斯就是因为帽子上佩戴了一枚白色帽徽，才在黑夜中被德国人认出，这时他宁愿自己被杀，也不愿让他的士兵遭到突然袭击。萨克斯元帅在丰特努瓦击败英国人时，帽子上佩戴的是一枚白色帽徽。德·孔代先生在罗西瓦、弗里布尔以及朗斯击败神圣罗马帝国士兵时，帽子上佩戴的也是白色帽徽。这就是白色帽徽的所作所为，还有许多别的事，亲爱的比约；国民自卫队的帽徽有可能周游世界，正如拉斐德预言的，但是，由于它才存在三天，因此它还来不及做什么事。我没说它闲待着，您明白，总之它还一事无成，国王有权等待它有所作为。"

"怎么，国民自卫队的帽徽还一事无成，"比约说道，"难道它没有攻占巴士底狱吗？"

"是攻占了，"吉尔贝忧愁地说道，"您说得对，比约。"

"这就是为什么，"农庄主用胜利者的口气说，"这就是为什么王上应该佩戴它的原因。"

吉尔贝用胳膊肘朝比约的肋部使劲撞了一下，因为他发现国王在倾听他们谈话。接着他低声说道：

"你疯了？比约，攻占巴士底狱的矛头对准谁？我觉得是针对君主政体的。难道您竟然要王上佩戴您胜利的纪念品和他失败的标志吗？荒谬！王上有勇有胆，善良仁慈，真诚坦率，您愿意他做伪君子吗？"

"可是，"比约说，他的语气更谦卑了，但并没完全让步，"攻占巴士底狱绝不是反对国王，而是反对专制主义。"

吉尔贝耸耸肩膀，作为上级，他的高尚之处是不愿把脚踩在他的下级身上，怕踩扁了他。

"不，"比约兴奋地继续说道，"我们打仗并不是反对我们善

良的国王，而是反对他的仆从。”

在那个时代，在政治上，人们说仆从，而不说士兵，正如在剧院里人们说骏马，而不说马一样。

“此外，”比约说道，他显得很有理智，“他不赞成他们，既然他来到了我们中间；如果他不赞成他们，那他就赞成我们！我们这些人，巴士底狱的胜利者，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幸福和国王的荣誉才这样做的。”

“嗳！嗳！”吉尔贝喃喃地说道，他自己也不太清楚怎样使国王脸上的表情和心里想的一致起来。

至于国王，他在行走时听到的这些含糊不清的窃窃私语中，开始注意起他身旁正在进行的这场争论。

吉尔贝察觉到国王正在注意这场争论，便尽力把比约引导到另一个不如已经开始的这个棘手的话题上去。

突然队伍停下不走了，队伍已到达王后林荫大道，爱丽舍田园大街协商会的旧大门那儿。

那儿，新市长巴伊率领着一个由选民和市政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排列得整整齐齐；此外还有一支由一名上校指挥的三百人卫队，以及至少三百名国民议会议员，正如人们所想到的，这些议员是从第三等级中挑选的。

两名选民小心翼翼地捧着一只镀金银盘，上面放着两把巨大的钥匙，这是两把亨利四世时代巴黎城的钥匙。

这个庄严的场面使所有的个别交谈戛然而止，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在人群中还是在队伍中，每个人都得平心静气地倾听双方乘此机会马上要发表的演说。

巴伊，这位可敬的学者，这位正直的天文学家，他身不由己地被选为议员，身不由己地当选为市长，身不由己地当了演

说家，他准备了一份体面的长篇演说稿。这篇演说按照最严格的修辞律，一开始就对国王作了一番颂扬，从蒂尔戈先生掌权一直讲到巴士底狱被攻占。能说会道的好处还真不少，他差点把这些事件的发动者说成是国王，而民众因时间紧迫，只不过是接受罢了，并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违心地接受罢了。

巴伊对他的演说十分满意，那时有件事(这件事是巴伊自己在他的《回忆录》中讲到的)，那时有件事给他提供了新的开场白，比他准备的开场白更生动；此外唯有它才能留在民众的记忆中，因为民众总是准备听到精采的，尤其是建筑在具体事实上的妙语。

巴伊就在和市政长官及选民们一起缓缓朝前走时，心里感到忐忑不安，他觉得马上要交给国王的钥匙很沉。

“你们认为，”他笑着说，“把这一不朽的艺术珍品给王上看过之后，我会花力气把它带回巴黎吗？”

“那您如何处置它们呢？”一个选民问道。

“我的做法是，”巴伊说，“我要么把它们送给你们，要么把它们扔在树旁的沟里。”

“别这样做，”那个选民愤慨地高声说道，“您难道不知道这些钥匙就是巴黎市在围城后献给亨利四世的吗？它们是珍贵的，是无价之宝。”

“您说得对，”巴伊接着说，“人们把献给征服巴黎的亨利四世的钥匙献给路易十六，他……嗳！不过，”这位可敬的市长暗忖，“这就是要讲的相当精采的对照法。”

于是他立即拿起铅笔在已准备好的演讲稿上面写下了这样的开场白：

“陛下，我把美丽的巴黎城的钥匙给您带来了。这就是献给

亨利四世的那两把钥匙。亨利四世曾重新赢得了他的民众，今天民众则重新赢得了他们的国王。”

这句子漂亮而贴切，它深深地印在了巴黎人的脑子里；在巴伊的整个演讲中，甚至在巴伊的全部著作中，只有这句话留存了下来。

路易十六虽然点头赞成，脸却涨得通红，因为他感到这种尊敬和华丽的演说词掩盖着那种言简意赅的讽刺。

接着他低声说道：

“玛丽·安托瓦内特绝不会轻信巴伊先生这种虚假的崇拜，相反她将用我完全不同的方式去回答讨厌的天文学家。”

这是因为路易十六非常仔细地听了巴伊先生演讲的开头部分却一句没听结尾部分，他更没听选民主席德拉维涅先生的演讲，不管开头也好结尾也好。

然而演讲一结束，国王便用非常庄重的语调说，他对巴黎城和选民们对他的致敬感到非常满意，他对前两个人的讲话内容只字未提，生怕对人们向他说的讨好的话显得不够高兴。

接着他下令出发。

但是上路之前，他打发走侍卫，这样，他就用一种表示信任的高雅之举，回敬了市政府通过选民们和巴伊先生刚向他表示的并非真正的敬意。

这时在黑压压的国民自卫队和好奇的人中间只剩下一辆马车，它就加速前进。

吉尔贝和他的同伴比约仍然紧随在车的右门。

马车穿过路易十五广场时，塞纳河对岸响起一声枪响，接着一股白烟犹如香火缭绕升向蓝天，又立即消散了。

吉尔贝觉得自己被狠狠撞击了一下，犹如这枪声在他身上

响起了回声。他刹那间感到呼吸困难，胸口一阵剧痛，就用手捂住胸口。

与此同时，在国王的马车周围响起了一声惨叫，一个妇女倒了下去，子弹射穿了她的右肩下方。

吉尔贝的上衣上有一粒黑色的钢扣。根据当时的风尚，这个钮扣很大而且是多面的。它刚才被这颗子弹斜里击中了一下。

这颗钢扣起着护胸甲作用，把子弹挡了回去，这就是吉尔贝感到被击了一下，感到疼痛的原因。

他的黑背心和襟饰被揭去了一部分。

就是这颗被吉尔贝的钮扣弹回的子弹，刚杀死了那个不幸的女人，大伙急忙把这具血淋淋的尸体运走了。

国王耳闻枪声，却一无所见。

他微笑着俯身对吉尔贝说道：

“他们在那儿点火药向我致敬。”

“是的，陛下，”吉尔贝回答。

他并没有向陛下说出他自己对民众向陛下发出的这种欢呼的想法。

不过他自己低声承认，王后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因为要不是他把门关得严严实实，这颗射在他衣服钮扣上的子弹将笔直射向国王。

现在，是哪一只手射出了这如此准确的一枪呢？

当然人们不想知道！……因此人们将永远不会知道。

比约看到刚才发生的情况后脸色变得煞白，两眼死死盯住吉尔贝襟饰、背心和上衣上的撕裂处。他强迫皮都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法兰西之父万岁！*”

这一事件很重大，所以插曲很快被遗忘了。

路易十六终于到达市政厅前面。在这之前，当他路过新桥时，礼炮齐鸣，向他表示敬意，至少这些大炮里没装炮弹。

在市政厅的正面墙上有条大字横幅，白天是黑色的，可一到夜晚就会发亮，闪烁着透明的光。这条横幅是市政府精心制作的。

横幅上这样写道：

献给路易十六，法兰西之父，及自由民众的国王。

这种对照法远比巴伊演讲中的那种对照法更为重要。它使聚集在广场上的巴黎民众发出了赞赏的叫喊。

比约的眼睛被横幅吸引住了。

但是比约不识字，因此他让皮都给他念一念横幅上的字。

比约让皮都再读一遍，似乎第一遍他没听见。

接着，皮都一字不改地又重复了一遍那个句子。

“是这样写的吗？”比约嚷道，“是这样写的吗？”

“那还用说。”皮都说。

“市政府让人写国王是自由民众的国王！”

“是的，比约老爹。”

“那么，”比约高声说道，“如果国民是自由的，那么它有权把它的帽徽献给国王。”

说完他一跃，大步来到路易十六的跟前，路易十六正在市政厅的台阶前，从马车上下来。

“陛下，”他说，“您已看见新桥上亨利四世的青铜像，他戴的是国民自卫队的帽徽。”

“什么？”国王说。

“什么！陛下，如果亨利四世戴三色帽徽，您也可以戴，您。”

“当然，”路易十六尴尬地说，“如果我有一枚的话……”

“噢！”比约举起手，提高嗓门说道，“我以民众的名义把这枚帽徽献给您，让您换上。请接受吧。”

巴伊出来干预了。

国王面色煞白，开始察觉事情在发展。他目光转向巴伊，仿佛在征求他的意见。

“陛下，”巴伊说，“这是每一个法国人的特征。”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接受，”国王从比约手里接过帽徽说道。

说完他把白色帽徽搁在一边，把三色帽徽固定在他的帽子上。

广场上响起了一片胜利的欢呼声。

吉尔贝转过身，他被深深地刺伤了。

他发现民众侵占得太快，而国王的抵抗却很不够。

“国王万岁！”比约喊道，他发出的这个信号掀起了第二次热烈的欢呼。

“国王死了，”吉尔贝喃喃地说，“法兰西不再有国王了。”

一千把出鞘的剑形成了一个钢的拱顶，从国王下车的地方一直延伸到等待他的客厅。

国王从这拱顶下走过，然后消失在市政厅里。

“这决不是凯旋门，”吉尔贝说，“这是卡夫丁轭形门①。”

接着他叹了口气：

“啊！王后会说什么呢！”

---

① 公元前321年萨姆尼特人在这里击败罗马军队，强迫罗马俘虏通过“轭形门”。

第八章

国王倾听市政官员讲话时
凡尔赛发生了什么事

国王在市政厅里受到非常奉承的欢迎：大家称他为自由的复兴者。

国王应邀讲话（因为国王演讲的渴望一天比一天强烈，而且他最终想知道每个人的思想深处在想些什么），国王把手放在心上，仅仅这样说道：

"先生们，你们始终可以信任我的爱。"

当他在市政厅听政府报告时（因为从这天起，除王位和国民议会外，法兰西已成立了一个真正的政府），民众在外面和国王陛下漂亮的马、镀金的车、仆从和马车夫亲热地闹着玩。

国王走进市政厅以后，皮都靠比约老爹给的一个金路易，正高兴地用许多蓝白红饰带把各种大大小小的国民自卫队的帽徽串起来，装饰马的耳朵、马具和整个华丽的马车。

民众看到他这么做，便群起模仿，把陛下的车子完全改成了一家帽徽店。

马夫和跟班身上也挂满了许许多多帽徽。

大伙还悄悄地把一打打备用的帽徽塞进马车里。

然而，我们应该说一句，拉斐德先生骑着马还在广场上，他曾试着推开这些热心传播民族颜色的人，但没有成功。

因此国王走出来看到一片花花绿绿的颜色时说：

“噢！噢！”

接着他朝拉斐德招招手，意思要他走过来。

拉斐德先生把剑垂得低低的，尊敬地走了过来。

“拉斐德先生，”国王对他说，“我找您是想告诉您我确认您为国民自卫队的指挥官。”

说完他在一片欢呼声中登上了马车。

吉尔贝呢，他从此对国王完全放心了，他和选民们及巴伊留在会议厅。

但他并没有停止观察。

当他听到一片欢呼声欢送国王时，他走近窗口，朝广场看了最后一眼，想察看一下他那两个乡下人的举止。

他们始终是，或者至少是看上去是国王的最好的朋友。

突然吉尔贝看到一个浑身是土的骑士以最快的速度从佩尔蒂埃街疾驶而来。他在尊敬而顺从的人群中，开辟出一条路。

那些好心而善意的民众微笑着重复道：

“王上的一个军官！王上的一个军官！”

迎接这位军官的是一阵国王万岁的欢呼声。妇女们伸出手抚摸着那匹口吐白沫的白马。

这位军官径直向马车奔去，当他抵达车门口时，管马的仆人在国王上车后刚刚把门重新关上。

“唷！是您，夏尔尼，”路易十六说。

接着他压低声音问道：

“他们好吗，那儿？”

随后他又声音更低地问了一句：

“王后呢？”

“她很担心，陛下，”军官回答时脑袋几乎伸进了国王的马车。

“您回凡尔赛吗？”

“是的。”

“好吧！您让我们的朋友放心了，一切都尽善尽美。”

夏尔尼向国王行了礼，抬起头来，发现了向他表示友好的拉斐德先生。

夏尔尼向他走去，拉斐德则向他伸出手；于是人群簇拥着国王的军官和马向前拥去，从他们所在的地方一直走到河滨大道。由于国民自卫队发出了一道道加强戒备的命令，河滨大道在国王经过的地方已筑成一道人墙。

国王下令马车继续以缓慢的速度向前驶去，一直走到路易十五广场，同在那里焦急地等待国王的侍卫们会合，因而从那时起，这种焦急心情控制住所有的人，于是在去凡尔赛的路上，人们越往前走，马跑得越快。

吉尔贝在窗口的阳台上，虽然他不认识夏尔尼，但也明白了这位骑士为何而来。他在猜想王后该多么焦虑不安，何况，三小时以来，没有一个信使能穿过人群去凡尔赛报信，没有一个信使能不引起猜疑或表现出懦弱。

但是他猜到的只是在凡尔赛发生的一小部分事情。

我们马上把读者带到那里，但我们不想对读者讲述一个十分冗长的故事。

三点钟王后接见了国王的最后一个信使。

吉尔贝在国王刚从宝剑架起的拱顶下走过，安然无恙地进入市政厅时，便设法派去了这个信使。

王后身旁是夏尔尼伯爵夫人，她刚起床，因为昨夜她感到

非常不舒服，躺倒了。

她脸色依然十分苍白，她勉强抬起眼睛，沉重的眼皮仿佛老是被痛苦或羞耻压得往下垂。

王后一看见她便向她微微一笑，但是挂在亲王、国王和王后嘴上的这种习惯的微笑对他们的亲信似乎是一成不变的。

王后还很兴奋快活，因为她看到路易十六安然无恙。

“又是一个好消息；”她对周围的人说，“但愿整天如此！”

“噢！夫人，”一个廷臣说，“陛下感到不安是错误的，巴黎人十分清楚他们肩负的是什么责任。”

“不过，夫人，”另一个廷臣有些不放心地说，“对这些消息的可靠性，陛下很有把握吗？”

“噢！有把握，”王后说，“给我送消息的人以脑袋向我担保国王的安全；再说我相信他是个朋友。”

“噢，如果是朋友，”那个廷臣一边鞠躬一边回答，“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德·朗巴尔夫人站在几步远的地方，她走过来问玛丽·安托瓦内特：

“是国王的那位新医生，是吗？”

“吉尔贝，是的，”王后冒冒失失地回答，全然没想到她给身旁的人带来了一个可怕的打击。

“吉尔贝！”安德烈喊道，她浑身颤抖，仿佛心头被蝰蛇咬了一口似的，“吉尔贝，陛下的朋友！”

安德烈转过身，她两眼冒火，双手因愤怒和羞耻攥得紧紧的，她用这种目光和这种态度高傲地在责备王后。

“不过……可是……”王后犹豫不决地说。

“噢！夫人，夫人！”安德烈用最苦涩的责备声调喃喃地说

道。

死一般的寂静环绕着这一神秘事件。

寂静中可以听到隔壁房间的地板上响起了轻轻的脚步声。

“夏尔尼先生！”王后低声说道，象是在提醒安德烈要恢复平静。

夏尔尼听见了刚才的谈话，夏尔尼看见了刚才的一幕；但是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注意到安德烈苍白的脸色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尴尬的神情。

他是不该向王后提问的，但安德烈是他的妻子，他有权问她。

他走近安德烈，以最友好的关心口气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夫人？”

安德烈竭力克制住自己。

“没发生什么，伯爵先生，”她回答。

于是夏尔尼朝王后转过身子。王后有十次想面露笑容，但没有笑出来，虽然她很善于处理种种不明朗的局面。

“您好象怀疑吉尔贝先生的忠诚，”他对安德烈说，“您有什么理由怀疑他的忠诚呢？”

安德烈默不作声。

“说呀，夫人，说呀，”夏尔尼一个劲地说。

接着，因为安德烈始终一言不发，于是他说：

“噢！讲吧，夫人，这种高尚在这里是要受谴责的；您该想到这关系到救我们的主人。”

“我不知道，先生，您说这话是什么意图，”安德烈回答。

“您说了，我也听到了，夫人……况且我可以求助亲王夫

人……"夏尔尼说着向德·朗巴尔夫人致意，"您说了，您同时喊道：'噢！这个人！这个人！您的朋友！……'"

"这话您的确说了，我亲爱的，"德·朗巴尔亲王夫人天真无邪地回答。

于是轮到她朝安德烈走过去说道：

"如果您知道什么事的话，夏尔尼先生说得在理。"

"发发慈悲吧，夫人，发发慈悲吧！"安德烈一字一顿地说道，声音轻得只有亲王夫人能听见。

亲王夫人离开了。

"嗳！我的天！是件微不足道的事，"王后说，她明白再迟迟不出来调解就欠光明正大了，"伯爵夫人表达的是一种担心，也许是模糊的担心，她是说，美洲的一个革命者，拉斐德先生的一个朋友，是很难成为我们的朋友的。"

"是的……模糊的……"安德烈机械地回答："很模糊的。"

"在伯爵夫人没表示出担心之前，这些先生们已表现出类似的担心。"玛丽·安托瓦内特接着说。

说完她用眼睛看了看廷臣们，他们的怀疑引发了她的这番话。

但是光这样是说服不了夏尔尼的。他来到时看见的那种窘状使他怀疑有什么秘密。

他还是一个劲地说：

"没关系，夫人，我觉得您不仅应该表达出一种模糊的担心，而且倒是应该把它说个明白。"

"什么！"王后相当严厉地说，"您又回到老话题上了，先生？"

"夫人！"

"对不起，可我看得清清楚楚，您还在盘问夏尔尼伯爵夫人。"

"请原谅，夫人，"夏尔尼说，"这是为了……"

"为了您的自尊心，是吗？啊！夏尔尼先生，"王后用伯爵感觉得到其份量的讽刺口气补充道，"请坦率说吧：您在嫉妒。"

"嫉妒！"夏尔尼红着脸嚷道，"可嫉妒什么呢？我倒要请教陛下。"

"显然是您妻子，"王后尖刻地继续说道。

"夫人！"夏尔尼结结巴巴地说，他被这一挑衅弄得晕头转向了。

"这很自然，"玛丽·安托瓦内特生硬地说，"伯爵夫人完全值得。"

夏尔尼朝王后看了一眼，意思是告诉她，她离题太远了。

但是毫无用处，这种谨慎做法是多余的。在这头受伤的母狮身上，一旦火辣辣的伤口又加上了痛的感觉，那就再也没什么能制止这个女人了。

"是的，我清楚您是在嫉妒，夏尔尼先生，您又嫉妒又不安；这是所有因爱而提防的人的习惯状态。"

"夫人！"夏尔尼重复了一遍。

"我嘛，"王后接着说，"眼下，我完全体验到和您同样的感情；我既嫉妒又不安。"她强调了嫉妒这个词。"王上在巴黎，我急死了。"

"可是，夫人，"夏尔尼说，他丝毫不懂这场越来越雷电交加的风暴是怎么回事，"您刚得知国王的消息；这都是些好消息，所以您该放心了。"

"当我们，伯爵夫人和我，刚才向您提供情况时，您放心了

吗？”

夏尔尼咬住嘴唇。

安德烈开始抬起头，她既惊讶又恐惧：惊讶的是她听到的事，恐惧的是她认为自己心里明白的事。

在夏尔尼向安德烈提出第一个问题时，在场的人曾为她一声不吭，现在却为王后保持安静了。

“事实上，”王后狂怒地继续说道，“那些爱恋的人命中注定只想着他们爱的对象；对那些可怜的人来说，不惜牺牲一切，是的，不惜牺牲任何萦绕心头的感情，这将是种快乐。天哪！我多么替国王担心啊！”

“夫人，”一个在场的人斗胆说道，“其他信使会来到的。”

“噢！为什么我不在巴黎而在这里；为什么我不在国王身边，”玛丽·安托瓦内特说，自从她企图把自己亲身体验的这种非常强烈的嫉妒传给夏尔尼以来，她已看到他变得局促不安了。

夏尔尼鞠了一躬。

“如果仅仅是这样，夫人，”他说，“那我马上去那里。要是正如陛下所想的那样，国王有危险的话，要是这颗珍贵的脑袋遇到危险的话，那么请您相信，夫人，我不惜先牺牲我的脑袋，这将不是我的错。我走啦。”

他果真行了个礼，然后迈开步子往外走去。

“先生，先生，”安德烈一边大声喊道，一边冲到夏尔尼的面前，“先生，请多保重！”

在这种场合，最糟糕的事就是安德烈把内心的害怕一下子迸发出来。

因此，当安德烈不由自主地把平常的冷淡置之度外，刚说出了这些冒失的话，表明了这种不寻常的关怀时，王后的脸色

便变得骇人的苍白。

“嗳！夫人，”她对安德烈说，“您怎么在这里篡夺王后的角色呢？”

“我，夫人，”安德烈结结巴巴地说，她明白她刚才第一次迸出了心中长期燃烧着的激情。

“什么？”玛丽·安托瓦内特继续道，“您的丈夫是在为国王效劳，他是去寻找国王；如果他去冒险，那是为了国王，当关系到为国王效劳时您竟然叮嘱夏尔尼先生多保重！”

听到这些令人震骇的话，安德烈立刻失去了知觉，她踉踉跄跄，快要跌倒在地板上，这时夏尔尼急忙向她奔去，一把把她抱在了怀里。

夏尔尼没控制住的一个愤怒的动作使玛丽·安托瓦内特完全失望了，她认为自己仅仅是一个受伤的情敌。实际上，她却是一个不公正的女王。

“王后说得对，”夏尔尼终于费力地说道，“您的行为，伯爵夫人，是出于错误的考虑，当关系到国王的利益时，夫人，您绝对没有丈夫。如果我发现您为我流露出某种担心的话，那么我该第一个来命令您要爱惜自己的感情。”

接着他朝玛丽·安托瓦内特转过身子冷冷地说道：

“我听候王后的吩咐，我走啦。我将给您带来国王的消息，好消息，夫人，要么什么也不带来。”

说完这些话，他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出发，受到恐惧和愤怒双重打击的王后竟没想到拦住他。

不一会儿人们听到庭院的石子路上响起了马蹄声，一匹马飞奔而去。

王后木然不动地站着，但是内心却被可怕的躁动所折磨，

而且这种躁动她越是要尽力掩饰就越可怕。

每个人不论是理解还是不理解这种骚乱的原因，都一一退了出去，至少为了不妨碍女王的休息。

人们让她一个人留下。

安德烈和房间里的其他人一起走了出去，让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她的两个孩子亲热亲热，她曾派人请他们来，他们刚被领到她身边，

第九章

返回

夜幕降临，害怕和不祥的幻觉也随之而来，这时王宫的一头突然响起了叫喊声。

王后浑身一颤，站起身来。她打开手旁的一扇窗。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仆人们兴奋地喊着进入王后陛下的房间：

"信使，夫人！信使！"

三分钟后一个轻骑兵急匆匆来到候见厅。

这是夏尔尼急遣的一个中尉。他从塞夫勒疾驰而来。

"国王呢？"王后问。

"陛下一刻钟后到达这里，"军官说，他勉强能讲话。

"安然无恙？"王后问。

"安然无恙，还微笑着，夫人。"

"您见到他了吗？"

"没有，夫人，是夏尔尼先生派我来时对我这么说的。"

王后听到这个名字浑身又是一颤，这个名字和国王的名字联在一起纯属偶然。

"谢谢，先生；请休息吧，"她对年轻的军官说。

年轻人行礼后走了出去。

她搀着两个孩子朝大台阶走去，所有的仆人和廷臣早已聚

集在那儿了。

王后一眼就发现第一级台阶上，有个少妇把雪白的胳膊肘靠在石栏杆上，在朝茫茫的黑夜里盼顾。

这人是安德烈，王后的到来也没能使她从这种全神贯注中回过神来。

显然，她既然这样急于来站到王后身旁。那她不是根本没看见她的女主人，就是不屑去看她。

她痛恨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发火，这种残酷无情的发火已使她在白天吃足了苦头。

她或者是受到了一种强有力的利害感的驱使，为了自身利益在等待夏尔尼的归来，她已对他表明了那么多深情的忧虑。

这双重的打击再次触痛了王后那还在流血的伤口。

她只是心不在焉地听着其他朋友和廷臣们的问候和高兴事。

她甚至感到自己一时摆脱了那种使她彻夜难忍的剧烈痛苦。国王受到许多敌人的威胁，他的此行曾在她心中引起不安。这种不安得到了暂时的平息。

性格刚强的王后很快驱散了她心中一切不正当的情感。她把嫉妒置于上帝脚下，她克制住了暗中的愤怒和高兴，信守了夫妇间的神圣誓言。

毫无疑问的是上帝象赐予她休息官能和维持体力官能那样，赐予她这种有益于健康的官能：爱国王（她丈夫）高于一切。

这时她至少感觉到了这点，或者自认为重新感觉到了这一点。王族的骄傲使王后摈弃了一切世俗感情，爱国王是她的切身利益。

因此她表面上完全抑制住了女人的报仇念头和情人的卖弄

风情。这时林荫大道尽头出现了护卫队的火把，这些火把随着急速的越来越近的奔跑每秒钟都在变大。

人们听到马的嘶叫声和喘气声。寂静的夜里，土地在飞奔的骑兵队有节奏的重压下颤抖着。

栅栏门打开了，侍卫队飞奔到国王面前，热情地齐声高呼，经久不息。四轮马车驰在大庭院的石板地上发出了响亮的辚辚声。

王后对先前所体验的一切，对现在又重新感觉到的一切，感到迷惑、狂喜、着迷和陶醉，她快步奔下石级来到国王的面前。

路易十六走下车，在军官们的簇拥下，以最快的速度拾级而上，军官们因各种事件和他们的凯旋激动不已，而石级下面，侍卫们则不客气地混入马夫和马厩管理人员中，把巴黎市民热忱地挂在马车和马具上的徽章全都摘了下来。

国王和王后在大理石的楼梯平台上相会。王后心中充满了爱情的喜悦，大叫了一声，一次又一次地紧紧拥抱了她的丈夫。

她在抽噎，仿佛在以为永远见不着他时却重新见到了他。

王后因处于万分激动的时刻，没看见夏尔尼和安德烈刚在暗处默默地握了握手。

这仅仅是握手，而安德烈是第一个出现在梯级下：夏尔尼第一个见到的是她，第一个接触到的是她。

王后把两个孩子带到国王面前，让路易十六拥抱他们，王太子看到父亲帽子上那枚新的帽徽，在火把的照射下闪出一道血红色的光，于是惊奇而天真地喊道：

“噢，爸爸！您的帽徽上是什么，血吗？”

这是国徽上的红色。

王后瞧后也喊了一声。

国王低下头来拥抱女儿，事实上是为了掩盖羞耻。

玛丽·安托瓦内特极其憎恨地扯下了这枚徽章。这个愤怒的贵族女人不知道这样一来，她重重地伤害了这个民族，终有一天会受到报复。

“扔掉它，先生，”她说，“扔掉它。”

说完她把帽徽朝楼梯下扔去，陪送国王进屋的随行人员都从帽徽上踩过。

这奇特的转变使王后怀有的夫妇间的所有热情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用眼睛在寻找夏尔尼，但表面上却装得并不在寻找他。夏尔尼象士兵一样站在行列中。

“我感谢您，先生，”她对他说，伯爵犹豫了几秒钟后，他们的目光相遇了，“我感谢您，您忠实地遵守了诺言。”

“您在对谁讲话？”国王问道。

“对夏尔尼先生，”王后勇敢地说道。

“是的，可怜的夏尔尼，他冲破了重重障碍才来到我身边……吉尔贝，我怎么没见着他？”他补充道。

王后吸取了晚上的教训，改变了话题，亲切地说道：

“来用夜宵吧，陛下，夏尔尼先生，”她继续说，“找一找夏尔尼伯爵夫人，让她和您一起来。我们以家庭式夜宵欢聚欢聚。”

在这里，她是王后。但是想到现在愁容满面的夏尔尼重新变得欢快时，她叹了口气。

第十章

富隆

比约沉浸在欢乐中。

他攻占了巴士底狱，他使吉尔贝获得了自由，他被拉斐德另眼相看，连名字也被拉斐德叫得上来了。

最后他还目睹了富隆被送入坟墓。

在那个时代很少有人象富隆那样遭人憎恨，唯一也许能和他媲美的，就是他的女婿贝尔蒂耶·德·萨维尼先生。

因此在攻占巴士底狱的第二天，两人在比运气。

富隆死了，而贝尔蒂耶却逃走了。

富隆最不得人心的地方，就是他竟然在内克尔先生引退后接受了这位正直的日内瓦人(这是那时人们对内克尔的称呼)的位子，他做了三天财政总监。

因此在把他送入坟墓时人们尽情地唱啊跳的。

曾有一时他们想把尸体拉出棺材吊起来示众，但是比约登上一块界石，作了关于必须尊重死人的演讲，丧葬车这才继续上路。

至于皮都，他俨然成了英雄。

皮都是埃利先生和于兰先生的朋友，他们让他办事。

除此之外他是比约的知己，而比约则如我们说过的，已被拉斐德看中，拉斐德有时派他当贴身保镖，因为他有一副宽厚

的肩膀和一双赫拉克勒斯的拳头。

自国王巴黎之行以来，吉尔贝通过内克尔先生和市政府及国民议会的首脑取得了联系，他正在不懈地积极从事这场处于初级阶段的革命的教育工作。

因而他无暇去注意比约和皮都，他们被他忽视后，便热情地参加了资产阶级的会议，会议讨论的是些高深的政治问题。

终于有一天比约就巴黎食品供应问题向选民们谈了三小时的见解，他虽然讲得很累，但心里却为当了演说家而高兴，他后面那些人单调的演说他没有认真去听，而是在那儿愉快地休息。皮都惊慌失措地跑来，象条鳗鱼似的溜进市政厅的会议大厅，激动地说道（这声调和他平时慢条斯理的讲话声调形成鲜明的对照）：

“噢！比约先生！亲爱的比约先生！”

“嗯！什么事？”

“重大消息！”

“好消息吗？”

“非同寻常的消息。”

“什么消息？”

“您不是知道我去过枫丹白露的城门那里的那个天使俱乐部吗？”

“知道，怎么样？”

“怎么样，人们在那儿谈论一件奇特的事。”

“哪件事？”

“富隆这个恶棍让人以为他死了，甚至假装让人埋了，您知道吗？”

“什么！他让人以为他死了？什么！他假装让人埋了？天

哪！他是确实死了，我看见送葬队伍在我面前走过。”

“哼，比约先生，他活着。”

“活着！”

“象您我这样活着。”

“你疯了！”

“亲爱的比约先生，我没有疯。富隆，这个叛徒、民众的敌人、法兰西的吸血鬼、囤积居奇者，他没有死。”

“我不是告诉您他中风死后人们把他埋了，我不是对您重复了一遍我亲眼目睹送葬队伍过去，而且是我阻止人们把他从棺材里拉出吊起来示众。”

“可我刚才看见他活着，啊！”

“你？”

“象我看见您一样，比约先生。死的好象是他的一个仆人，这个混蛋却给他举行了贵族气派的葬礼。噢！一切都被揭露出来，他这样做是害怕民众向他报仇。”

“讲给我听听，皮都。”

“您到门厅来一下，比约先生，那里我们可以更方便些。”

他们走出大厅来到门厅。

“首先，”皮都说，“得知道巴伊先生是否在这里。”

“讲下去，他在这里。”

“好。我在天使俱乐部听一个爱国者演讲。那人在演讲时法语讲得错误百出！显然他没受过福蒂埃神甫的熏陶。”

“说下去，”比约说，“你很清楚，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可以不会读也不会写。”

“不错，”皮都说，“这时突然一个男人气喘吁吁地跑来，口里高喊着，‘胜利了！胜利了！富隆没有死！富隆一直活着，他

被我发现了，被我找到啦！’”

“大家都象您一样，比约老爹，都不愿相信。一部分人说：‘什么！富隆？’那人说，‘是的。’另一部分人说：‘得了！’那人说，‘得了！随您的便。’还有一部分人竟然说：‘哼！您在那里时应该同时发现他的女婿贝尔蒂耶。’”

“贝尔蒂耶！”比约喊道。

“是的，贝尔蒂耶·德·萨维尼。您很清楚，我们那位贡比涅的总管，伊西多尔·德·夏尔尼先生的朋友。”

“当然，这人对大家始终非常严厉，但对卡特琳却十分礼貌。”

“正是如此，”皮都说，“一个可怕的包税者，法国民众的第二个吸血鬼，人类唾弃的人，文明世界的耻辱，正如正直的卢斯塔洛所说的。”

“什么！什么！”比约问道。

“的确如此，”皮都说，“ad eventum festina（意思是，亲爱的比约先生：快点结束）。我继续说下去；这人气喘吁吁地来到天使俱乐部时喊道，‘我找到了富隆，我找到了他！’”

比约听后一声吼叫。

“他搞错了！”固执的比约说。

“他没搞错，因为我也看见了。”

“你看见了他，你，皮都？”

“我亲眼所见，请等等。”

“我等，可你把我弄得极不耐烦了。”

“啊！还是听下去吧，我同样很着急，我，……我告诉您，他让人以为他死了，他让人埋葬的是他的一个仆人，他的替死鬼。幸好上帝洞察一切。”

“得了，上帝！”比约这位伏尔泰哲学的信徒轻蔑地说。

“我想说的是国民，”皮都谦卑地接着说，“这个宣布消息的好公民，这个气喘吁吁的爱国者，在维利认出了他，他正藏在那儿。”

“啊！啊！”

“他认出富隆后立即告发了他，巴黎市议会总务委员，那个叫拉珀的先生立即叫人逮捕了他。”

“那个有勇气这样做的勇敢的爱国者叫什么名字？”

“告发富隆的那个？”

“是的。”

“噢！人们叫他圣-让先生。”

“圣-让，这可是一个仆人的名字。”

“嗳！他是富隆这个恶棍的仆人。贵族，滚一边去！活该，谁叫你有仆人呢？”

“皮都，你使我听得来劲了，”比约一面说一面向叙述者走去。

“您很善良，比约先生。这就是富隆被告发，被逮捕的经过；他已被带到巴黎，那位告发者跑在前面是为了宣布消息，好领取告发的奖金；因此，富隆跟在他后面已到达城门。”

“你是在那里看见他的？”

“是的，他那副模样古里古怪的，哼，人们给他套上荨麻颈圈来代替领带。”

“嗯，荨麻，这为什么？”

“因为据说，这个恶棍他说过：面包是给人吃的，干草是喂马的，民众只配吃荨麻。”

“他说过这话，这个无赖？”

“这该死的！说过，他说过，比约先生。”

“好！现在是你在说粗话了。”

“咗！”皮都口气轻松地说，“军人之间说说罢了！最后，他是走着去的，沿途无数拳头朝他腰部和头部打去。”

“啊！啊！”比约有点不那么热情地说。

“这非常有趣，”皮都继续道，“不过不是每个人能揍他的，因为有一万多人跟在他身后叫喊。”

“后来呢？”比约说，他开始思考起来。

“后来，人们把他带到圣-马塞尔区的主席家，一个老好人，这您知道。”

“是的，阿克洛克先生。”

“熊包？正是这样；他下令把他带到市政厅。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您马上就可以见到他了。”

“可怎么是你来通知这消息，而不是那个了不起的圣-让？”

“那是因为我的腿比他长六寸。他比我早出发，但我赶上并超过了他。我想通知您，好让您去通知巴伊先生。”

“你运气真好，皮都。”

“明天我的运气会更好。”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告发富隆先生的那个圣-让同时建议派人捉拿在逃的贝尔蒂耶先生。”

“他知道他在哪儿吗？”

“知道，看来他是他们的心腹，这个善良的圣-让先生，他接受了这翁婿两人的许多钱，他们想贿赂他。”

“他拿了这些钱？”

“当然，贵族的钱总是值得拿的；但是他说了：一个正直的

爱国者不因为拿了钱就背叛国民。”

“是的，”比约喃喃地说，“他背叛了他的主人，就这些。皮都，你知道吗，你的圣-让先生，我倒觉得他是一个相当伟大的下流坯。”

“有可能，但没关系，人们会象捉拿主人富隆一样去捉拿贝尔蒂耶先生。人们会把他们面对面地吊死。他们对着瞧时，会做骇人的鬼脸，嗯？”

“为什么把他们吊死呢？”比约问道。

“因为他们是恶棍，还因为我恨他们。”

“贝尔蒂耶先生来过农庄，贝尔蒂耶先生在返回法兰西岛途中在我们家喝过牛奶，他还从巴黎寄给卡特琳一些金扣子！噢！不，不！他不会被吊死的。”

“呸！”皮都恶狠狠地说，“这是一个贵族，一个骗子手。”

比约呆呆地瞧着皮都。在比约的注视下，皮都禁不住脸红了，连眼白也红了。

突然这位正直的农庄主发现了巴伊先生，他正从大厅开完会去他的办公室。比约急忙朝他走去，把消息告诉了他。

这回轮到比约找到一个不信他话的人了。

“富隆！富隆！”市长大声嚷道，“荒唐的话！”

“瞧，巴伊先生。”农庄主说，“这是皮都，他看见了富隆。”

“我见过他，市长先生，”皮都把手放在胸口上行着礼说。

接着他向巴伊叙述了他刚才对比约叙述的事。

于是人们发现可怜的巴伊脸发白了；巴伊明白这灾难的大小。

“是阿克洛克先生把他送往这里的？”他低声说。

“是的，市长先生。”

“但他怎样把他送来呢？”

“噢！请放心，”皮都说，他误解了巴伊的不安，“有许多人看守着囚犯，路上他不会被劫走的。”

“但愿他被劫走。”巴伊喃喃自语地说。

接着他转向皮都说：

“我的朋友，您说许多人是指谁……？”

“我指的是民众！”

“民众？”

“二万多人，还不包括妇女，”皮都得意洋洋地说。

“这个不幸的人！”巴伊大声喊道，“先生们，选民先生们！”

接着他招呼身边的所有副手们，声音刺耳而绝望。

他叙述经过时，只听见人们发出一片叹息声和焦急的叫声。

一阵可怕的寂静。一种声音开始传入市政厅，这声音嘈杂、遥远、难以描述，犹如脑病发作时有时耳边响起的那种嗡嗡的耳鸣声。

“这是什么声音？”一个选民问。

“噢！人群的声音，”另一个选民回答。

突然一辆车飞快地驶到广场，车上有两名武装人员，他们押着第三个人从车上下来，此人脸色发白，浑身打颤。

大约有一百名面黄肌瘦、眼冒怒光的十二至十八岁的年轻人，在气喘吁吁的圣-让（他还从不曾这么喘过气）带领下跟在车后面跑着。

他们边跑边喊：“富隆！富隆！”跑得几乎和马一样快。

可是两名武装人员比他们快了几步，及时把富隆推进市政厅，门立刻关上了，这些声嘶力竭叫骂的人被挡在门外。

“总算到了。”他们对等在楼梯高处的选民们说，“该死！真

不容易啊。”

“先生们！先生们！”富隆颤抖着喊道，“你们会救我吗？”

“啊！先生，”巴伊叹着气回答，“您是个大罪犯呀！”

“可是，先生，”富隆问，他越来越局促不安，“我希望有个法庭，为我辩护，行吗？”

这时外面的喧闹声更大了。

“快把他藏起来，”巴伊对围着他的人喊道，“要不……”

他转向富隆说：

“听着，形势相当严重，您要服从指挥。您愿意，也许还来得及，您愿意试试从市政厅的后面逃跑吗？”

“噢！不，”富隆喊道，“我会被认出，被杀死！”

“您更喜欢留在我们中间？我，还有这些先生，将竭尽全力保护您，是吗，先生们？”

“我们答应，”选民们异口同声地喊道。

“噢！我喜欢和你们在一起，先生们。先生们，不要抛弃我。”

“我对您说过，先生，”巴伊庄重地回答，“我们将竭尽全力营救您。”

这时广场上喊声震天，从打开的窗子中传入市政厅。

“你们听见吗？你们听见吗？”脸色发白的富隆喃喃地说道。

果然，人群吼叫着（看了令人害怕）从与市政厅毗连的各条街拥出来，尤其是从佩尔蒂埃街和瓦内里街拥出来。

巴伊走近一扇窗口。

眼睛、刀、梭标、镰刀和火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不到十分钟，宽阔的广场上挤满了人。这是皮都讲过的押送富隆的整个队伍。一些好奇的人听到沙滩广场上人声鼎沸，就朝那儿跑，仿佛朝着同一个中心跑去，使押送队伍又壮大了。

所有的嗓子，约有两万多人，齐声喊道：

“富隆！富隆！”

于是人们看到那几百个愤怒的先到者向这群吼叫的人指着富隆进去的那扇门，这扇门立即受到了威胁，人们开始用脚踢门，用枪托和撬棒撞门。

突然门打开了。

市政厅里的卫兵出现了，他们朝进攻者走去，进攻者在刺刀面前直往后退，市政厅前立即空出了一大块地方，这是因他们第一次害怕的结果。

这支卫队沉着地在台阶上排好了队。

不过，那些军官们不是威胁，而是亲切地向人群发表讲话，企图以口头抗议来使他们平静下来。

巴伊几乎失去了理智。这位可怜的天文学家，还是第一次面对着这场急风暴雨式的民众运动。

“怎么办？”他问选民们，“怎么办？”

“审判他！”有好几个声音喊道。

“不能在群众的威胁下审判，”巴伊说。

“天哪！”比约说，“您有足够的士兵保护您吗？”

“我们的人不足两百。”

“那么必须有增援。”

“噢！如果拉斐德先生得知消息的话，”巴伊大声说。

“那好，通知他。”

“谁去通知呢？谁能通过这密密麻麻的人流呢？”

“我！”比约紧接着说。

说完他就准备出去。

巴伊拦住他说：

“这是不理智的！瞧瞧这片人海。一个浪头就能吞没您。如果您要最后到达拉斐德先生那里，我可不能为您担保，请从后面走，去吧。”

“好！”比约简单地回答。

接着他飞奔而去。

第十一章

岳　　父

这时广场上人声鼎沸，群情激昂。这已不是什么仇恨，而是一种恐怖；人们不再是威胁，而是在狂怒。

“打倒富隆！处死富隆！”的叫喊声互相混杂在一起，犹如在轰炸中扔下了一些致命的炸弹；人群在不断壮大，可以说，他们要把那些卫兵在岗位上憋得喘不过气来。

人群中准许暴力行为的声音开始引起了连锁反应，声音也越来越高。

这声音不仅威胁着富隆，而且威胁着保护他的选民们。

“他们让囚犯逃跑了！”一些人说。

“我们冲进去！我们冲进去！”另一些人说。

“火烧市政厅！”

“前进！前进！”

巴伊明白既然拉斐德先生没有到，那只有一种办法，就是让选民们亲自下楼，混入队伍中，设法使最愤怒的人改变些看法。

“富隆！富隆！”

喊声接连不断，这些狂暴的人流在不停地嘶声喊叫。

总进攻在酝酿中，城墙是绝对抵挡不住的。

“先生，”巴伊对富隆说，“您不在群众面前露面，那些人会

认为我们让您逃走了；他们会强行把门打开来到这里，一旦他们进来找到您，我是无法保护您的。”

“噢！我不知道我被憎恨到这种程度。”富隆说着两条胳膊无力地垂了下来。

于是他由巴伊搀扶着，步履艰难地走到窗口。

一看见他，广场上立刻响起了一声可怕的喊声。卫兵线被冲破，所有的门被撞开；人群急流般地冲向楼梯，长廊，顷刻间大厅被挤得水泄不通。

巴伊让全部的后备卫兵团团围住囚犯。接着他开始向群众发表演讲。

他要群众懂得，杀害有时候是一种惩罚，但永远不是公正判决。

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冒着许多次的生命危险，总算达到了目的。

“对！对！”进攻者们高声叫道，“审判他！审判他！但一定要吊死他！”

正当他们在那儿争论不休时，拉斐德由比约引路抵达市政厅。

看到他的三色翎饰（那是人们最早佩戴的标志之一），全场顿时鸦雀无声，愤怒平息。

国民自卫队总司令请大家让出一条路，进入了市政厅，在那里他重复了巴伊讲过的话，但是比巴伊更有力。

凡是能听见他演讲的人都被打动了。在选民大厅里，大家同意要对富隆进行审判。

但是门外两万名愤怒的人丝毫没听到拉斐德先生的讲话。他们依然处于狂热之中。

“好吧！”拉斐德很自然地认为他在周围这些人身上产生的效果也会扩展到外面，他结束了演讲，“好吧！这个人应该受审判。”

“对！”人群喊道。

“因此我命令把他关进监狱！”拉斐德继续道。

“关进监狱！关进监狱！”人群吼道。

与此同时，这位将军朝市政厅的卫兵打了个手势，要他们押着囚犯向前走去。

群众只懂得他们的猎物将归还他们，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懂。他们甚至没想到有人想和他们争夺猎物。

可以说他们嗅到了走下楼梯的鲜肉的气味。

比约和几个选民以及巴伊本人一起站在窗口，目送着囚犯在市政厅的卫兵的押送下穿过广场。

富隆边走边朝这儿朝那儿说些无用的话，在足可信赖的保证下也掩饰不了他无比的恐惧。

“高尚的民众！”他走下楼梯时说，“我一点不害怕，我是在同胞们中间。”

他的周围是一片笑声和辱骂声，突然他走出了昏暗的拱顶，出现在那座面向广场的楼梯高处；空气和阳光一起朝他脸上扑来。

立即从两万个胸膛里迸发出一片叫声，这是狂风的怒号，威胁的吼叫，仇恨的咆哮。随着这声狂风的怒号，卫兵们一下子从地面上被卷起，溃不成军，四处逃散。无数双手抓住富隆，把他举起，把他带向死亡的一角——路灯下。这是愤怒的人叫作法庭的可耻的野蛮的绞刑架。

比约在窗口看到后大声呼叫着，选民们也在鼓励无能为力

的卫兵们。

拉斐德失望地急步走出市政厅，但是他连人群的外围都难以突破，人群象一个巨大的湖泊横亘在他和路灯中间。

为了看得更清楚，在旁观看的人登上界石，攀住窗口，建筑物的凸出部分和他们面前的凹凸不平处，可怕的喊叫声激励着演员们的这种可怕的疯狂。

这些人在捉弄他们的牺牲品，犹如一群老虎在捉弄一头没有反抗力的猎物。

人人都在抢夺富隆。他们终于明白，如果他们都想看到他临终的模样，必须分分工。

不然他马上会被撕成碎块。

一些人举起无力叫喊的富隆。

另一些人摘下他的领带，撕破他的衣服，往他脖子上套上绞索。

还有一些人爬上路灯，放下他们同胞套在这位前大臣脖子上的那根绞索。

一会儿，人们用力抬起富隆示众，他脖子上套着绞索，双手反绑着。

大家目不转睛地看着受刑者，使劲地鼓掌，这时信号发出了，脸色苍白浑身鲜血的富隆在一片比死还可怕的嘘声中被吊在了路灯杆上的铁杆的高处。

所有那些至此为止一无所见的人终于看到了在人群头上晃来晃去的这个民众的公敌。

喊声又响了起来，那些叫喊是反对刽子手的，难道让富隆死得这么迅速吗？

刽子手耸耸肩，只是指指绳子。

绳子是旧的，可以看到绳子一股股散成丝缕。富隆临终前的绝望动作终于把系住他的绳子拉断了，勒得半死的富隆摔在了地面上。

折磨才开始，他只是进入了死亡的门厅。

每个人都朝受刑者奔去，他们并不慌；他不可能逃了，他刚才摔下来时跌断了小腿。

这时响起一些咒骂声，有人在骂别人笨得要死，一点没用：他们是在指责执行者，认为他们是笨手笨脚的人。而他们这些非常机敏的人，则选了那根用过的旧绳子，他们希望绳子折断。

正如人们所见，希望成了现实。

人们把绳子打了一个结，重新套在不幸者的脖子上，他半死不活，两眼惊恐，声音哽塞，在左盼右顾，想看看在这个被称为文明世界中心的城市里是否有一把刺刀会在这群残忍的人中捅个洞。国王拥有十万把刺刀，他曾是国王的大臣。

但是他周围除了仇恨、侮辱、死神之外一无所有。

"杀死我吧，至少别让我受这般痛苦，我忍受不了，"富隆绝望地说。

"哼！"一个声音回答，"你使我们痛苦了这么长久，我们凭什么缩短你的痛苦。"

"还有，"另一个声音说，"你还来不及消化你的荨麻。"

"等等，等等，"第三个声音说，"人们马上把他的女婿贝尔蒂耶带来，对面的路灯上有地位吊他。"

"不久我们可以看到岳父和女婿的两副嘴脸，"另一个声音紧接着说。

"结果了我！结果了我！"不幸者喊道。

这段时间巴伊和拉斐德在请求，在哀求，在喊叫，同时企

图冲破人群的防线；突然绳子的一头重新把富隆吊了起来，绳子又一次断了。他们的请求，他们的哀求，他们极度苦恼（其痛苦不亚于受刑者的痛苦）淹没混淆在欢呼第二次跌落的一片笑声中。

巴伊和拉斐德这些领导者三天前还主宰着六十万巴黎人的意志，今天连孩子都不听他们的。人们在小声嘀咕，他们碍手碍脚又煞风景。

比约使出浑身的劲也没用，这个强壮的大力士打倒了二十人，但他必须打倒五十人，一百人，二百人才能到富隆身边，他精疲力竭停下来擦了擦从额上流下的血和汗，这时富隆第三次被吊在路灯滑轮上。

这一次人们可怜他，找了一根新绳子。

犯人终于死了。受害者不再受痛苦了。

验证生命之火是否熄灭对群众来说半分钟就足够了。现在老虎杀了人，可以吞食了。

尸体从路灯的高处被扔了下来，还没着地就被撕得粉碎。

一刹那脑袋和躯干分了家，同时立刻被梭标尖挑了起来。这样处置敌人的脑袋在这个时代是非常时髦的。

巴伊看到这场面恐惧万分。在他看来这颗脑袋是古代的墨杜萨①。

拉斐德手持剑，脸煞白，讨厌地把士兵从他身边赶走，他们企图就自己没能控制局势而请求原谅。

比约气得直跺脚，象一匹佩尔什烈马在左右尥蹶子。他返回市政厅再也不想看这个血染的广场上所发生的事。

---

① 墨杜萨或译美杜莎，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被其目光触及者即化为石头。

至于皮都，他那作为平民要复仇的狂热已变成了一个抽搐的动作，他登上陡峭的河岸，闭上眼睛，堵住耳朵，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

市政厅里一片沮丧，选民们开始懂得他们只能在使民众满意的情况下领导民众运动。

当愤怒的人们把富隆斩首的身体拖到阴沟里的时候，突然一声新的叫喊，一声新的惊雷从桥那边滚滚而来。

一个信使飞奔而来，他带来了群众早已知道的消息。他们在最机灵的煽动者的表情上已猜出这个消息，犹如一群猎犬在训练有素的猎犬的鼓励下跟踪追击。

人群迅速向信使靠拢，把他团团围住，他们意识到他猎到了新的猎物；他们嗅出他来说的是贝尔蒂耶先生。

果真不错。

一万张嘴异口同声地询问，信使只得回答。

"贝尔蒂耶·德·萨维尼先生在贡比涅被逮住了。"

说完他进入市政厅，把同一件事告诉拉斐德和巴伊。

"好，好，我已经知道了，"拉斐德说。

"我们知道了，"巴伊说，"把他关押在那儿的命令已下达。"

"关押在那儿？"信使重复了一遍。

"当然，我已派出两名委员和一支押送队。"

"一支两百五十人的押送队吗？"一个选民说，"这绰绰有余了。"

"先生们，"信使说，"这正是我来告诉你们的，押送队已被冲散，囚犯被民众抢走了。"

"抢走了！"拉斐德高声说道，"押送队听凭囚犯被抢走了？"

"别谴责他们了，将军，凡是能做的他们都做了。"

“可贝尔蒂耶先生呢？”巴伊惶惶不安地问。

“人们把他带往巴黎，”信使说，“这时候他在布尔盖。”

“他来这里的话，”比约高叫，“他完了。”

“快！快！”拉斐德高喊，“派五百人去布尔盖，叫委员们和贝尔蒂耶先生停留在那里，睡在那里。夜晚我们再商量怎么处理。”

“谁敢担当这个差使呢？”信使说，他害怕地朝窗外瞧了瞧这波涛汹涌的大海，死亡的叫喊随着波涛在起伏。

“我！”比约喊道，“那个人我要救他。”

“您会在那里丧命，”信使大声说道，“公路上黑压压的全是人。”

“我走了，”农庄主说。

“不必了，”巴伊竖起耳朵听了听，喃喃说道，“你们听呀！你们听呀！”

于是人们听到从圣-马丁门那边传来一个象大海在海滩上咆哮的声音。

这愤怒的声音从房子上面冒出来，仿佛沸滚的蒸汽从一只壶的边缘向上逸出。

“太迟了！”拉斐德说。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信使喃喃地说道，“你们听见了吗？”

“来一团军队！来一团军队！”拉斐德疯狂地喊道，这种人道主义的高尚疯狂是他性格闪光的方面。

“嗳！该死！”巴伊高声说，他也许是第一次说粗话，“您忘了，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军队正是您想攻打的这群人吗？”

说完他双手捂住脸。

人们听见的在远处的喊声以极快的速度从聚在各条街的人群传到聚在广场上的人群。

第十二章

女　婿

于是我们看到那些侮辱富隆的惨不忍睹的尸体的人放弃了他们血淋淋的游戏，奔向新的复仇目标。

那些和广场连接的街上立即涌出了大批人，他们举着刀，举着威胁性的拳头，吼叫着朝圣-马丁街蜂拥而去，去迎接新的送葬行列。

两面的队伍都跑得很快，一会儿就汇合了。

下面便是所发生的事：

在那些我们在沙滩广场上看到的能人中，有几个用梭标尖给这位女婿挑来了他岳父的脑袋。

贝尔蒂耶和那个委员从圣-马丁街来到这儿，他差不多来到了圣·梅利街附近。

他在他那辆有篷的双轮轻便马车里，这种高级马车在那个时代是贵族坐的，受到民众的切齿痛恨，民众曾无数次抱怨风流男子或舞女亲自驾驶的马车奔驰速度太快。因为被一匹烈马拉着的马车，时常压死人，经常溅得路人满身是泥。

贝尔蒂耶在喊声、嘘声和威胁声中稳步向前走去，同时平静地和选民利维耶尔交谈着，这个被派到贡比涅救他的委员已被他的同伴抛弃，好不容易才保住自己的生命。

民众先从马车下手，他们掀掉车顶篷，使贝尔蒂耶和他的

同伴暴露在众目睽睽和拳头之下。

一路上他听到愤怒的民众在重提、议论、夸大他的罪行。

“他曾想使巴黎挨饿。”

“他曾下令割黑麦和青苗，因而粮食价格猛涨，他赚了一大笔钱。”

“他不仅做了这些，”有人说，“这已经罪大恶极，可他还搞阴谋。”

有人在他身上搜出了一个公文包，包里装的是一些煽动性的信，进行屠杀的命令。证据是他发给了他的手下人一万颗子弹。

这是极其荒谬的说法，但是，众所周知，群众愤怒到了极点，就把这些最奇特的消息当真的一样传播开了。

这个被控告犯有这些罪行的人仅仅是一个三十至三十二岁的年轻人，他衣冠楚楚，在拳头和侮辱中几乎是一直微笑着。他毫不在意地瞧着他周围人给他看的污辱他的标语牌，仍然和利维耶尔交谈着，但并没有夸夸其谈。

有两个人因他的镇定而生气，他们想使他害怕，使他的态度失去尊严。他们各自站在马车两边的脚踏板上，两把刺刀同时对着贝尔蒂耶的胸口。

但是，贝尔蒂耶十分勇敢，甚至到了鲁莽的地步。他无动于衷地继续和那个选民交谈，犹如这两把枪只是马车上一件不伤人的附件。

这种蔑视引起了公愤，这种蔑视和富隆的害怕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对照，人群围着马车厉声喊叫，不耐烦地等待着那个不是威胁而是能够使他痛苦的时刻到来。

这时贝尔蒂耶目不转睛地看着一件血淋淋的极丑的东西在

他面前晃来晃去，突然他认出这是他岳父的脑袋，它倾斜着凑到他的嘴边。

他们想使他亲吻这脑袋。

利维耶尔先生愤慨地用手挡开梭标。

贝尔蒂耶做了个动作感谢他，他甚至不屑回头目送这可怕的、被刽子手们举在马车后面贝尔蒂耶头上的战利品。

他们就这样到达沙滩广场。卫队匆忙集合起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囚犯送到市政厅里的选民的手里。

危险的使命，可怕的责任，使拉斐德的脸色重新发白，使巴黎市长的心快跳出来了。

人群把马车稍加破坏之后，扔到市政厅的台阶下，便去占据有利的位置，守住所有的出口，作好准备，为路灯的滑轮准备新绳子。

比约看着贝尔蒂耶平静地登上市政厅的大楼梯，禁不住辛酸地哭了起来，又气又急地揪自己的头发。

皮都以为对富隆的酷刑已经结束，就离开了陡峭的河岸，登上了沿河马路，他惊恐不安，虽然他恨贝尔蒂耶，在他眼里贝尔蒂耶是有罪的，除了人们所指责他的那些罪行外，他还送金扣子给卡特琳。皮都蹲在护坡道后面哭泣。

此时贝尔蒂耶好象满不在乎地走进了会议大厅，和选民们交谈着。

他认识大多数选民，他甚至和一些人很熟悉。

可这些人胆小怕事，生怕和一个不得人心的人接触，都离他远远的。

因此贝尔蒂耶差不多很快意识到和巴伊和拉斐德在一起的只有他一人。

他让人叙述富隆受酷刑的全部细节后，耸耸肩膀说：

“是的，我全明白。民众恨我们，因为我们是君主政体用来折磨民众的工具。”

“民众谴责您犯了大罪，先生，”巴伊严肃地说。

“先生，”贝尔蒂耶说，“如果我犯了他们指责我的所有这些罪行，那么我或多或少不是一个人了，而是一只猛兽或一个魔鬼：据我推测，他们会审判我，那么一切会真相大白的。”

“当然，”巴伊说。

“很好！”贝尔蒂耶继续说道，“这是我所希望的。他们有我的书信集，他们会看到我服从的是什么命令，责任理所当然地该落在谁身上。”

广场上可怕的喧闹声四起，选民们眼睛都朝广场望去。

贝尔蒂耶懂得这种回答。

这时比约从围着巴伊的人群中挤出一条路，向总管走去，向他伸出粗壮有力的手说：

“您好，萨维尼先生。”

“噢！是你，比约，”贝尔蒂耶笑着高声说，然后很有力地握住伸给他的手，“你来巴黎闹事，我正直的农庄主？你在维莱科特雷、克雷皮和苏瓦松集市上出售您的小麦，不是赚了很多钱吗？”

比约尽管有民主主义倾向，也情不自禁地欣赏这个人的冷静，他在生命危在旦夕时依然在开这样的玩笑。

“请你们坐好，先生们，”巴伊对选民们说，“我们马上开始对被告进行预审。”

“好吧，”贝尔蒂耶说，“但是我提醒你们注意一件事，先生们，我已筋疲力尽，我两天没睡觉，今天从贡比涅到巴黎，我

被撞来撞去，打来打去，拉来拉去，我要求吃饭，他们给我干草，这难以恢复元气；让人给我一个能睡的地方吧，哪怕只睡一小时。”

这时拉斐德出去一会儿打听消息。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客厅，他还从未这样垂头丧气过。

“亲爱的巴伊，”他对市长说，“愤怒已到了极点，把贝尔蒂耶先生藏在这里，会引起围攻；保卫市政厅，这是给愤怒的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借口；不保卫市政厅，那就使一攻打就屈服成为一种习惯了。”

在这段时间里，贝尔蒂耶已坐在一张长凳上，然后躺了下来。

他正准备入睡。

发疯般的叫喊声从窗口传来，但丝毫没有打搅他：他的脸始终是安详的，那是睡眠爬上额头而忘记一切的人所具有的安详。

巴伊和选民们及拉斐德在商议。

比约瞧着贝尔蒂耶。

拉斐德迅速集中了所有人的意见，对开始入睡的囚犯说：

“先生，请您作好准备。”

贝尔蒂耶叹了一口气，然后用胳膊肘撑起身子。

“准备什么？”他问。

“这些先生决定让您马上转移到修道院去。”

“修道院，好吧，”这位总管说。“但是，”他瞧了瞧尴尬的选民们，他理解他们的难处，补充道，“随便用什么方式，让我们了结吧。”

被压制了很久的愤怒和焦躁一下子从沙滩广场上迸发出

来。

"不，先生们，不，"拉斐德喊道，"我们不能让他这时走。"

巴伊鼓足勇气下了决心，他和两个选民下楼来到广场上，命令人群静下来。

群众同巴伊一样很清楚他马上要对他们说些什么。因为他们想再次犯罪，他们甚至不愿听责备，当巴伊张开嘴时，人声顿时喧哗起来，他的声音还没被人听见就被打断了。

巴伊看到他一句话都不能说，便从原路返回市政厅，后面是一片叫喊声："贝尔蒂耶！贝尔蒂耶！"

接着在这些叫喊声中冒出其他声音，仿佛韦伯和迈耶比尔的魔鬼和声中突然冒出一些尖叫声，有人喊道：把他吊死在路灯杆上！把他吊死在路灯杆上！

拉斐德看到巴伊回来便自己向前奔去。他年轻、热情，受到爱戴。那位老人用过去的民望所不能取得的结果，他，作为华盛顿和内克尔的朋友，想必一开口，就能取得。

但是这位民众的将军进入最愤怒的人群中毫无用处，他白白地以正义和仁爱的名义讲话；他认出或假装认出那些带头闹事的人，向他们抱拳恳求，设法挡住他们，但都没有用处。

他的话一句也没被听从，他的动作一个也没被理解，他的眼泪一滴也没被看见。

他被推着级级后退，他跪在市政厅前的台阶上哀求他称之为同胞的这些残暴的人，不要损害他们民族的声誉，不要破坏他们自己的名誉，不要把犯罪的人当作殉难者，犯罪的人应由法律来谴责和惩罚。

由于他一味坚持，威胁向他逼来，但是他在和威胁作斗争。于是几个狂怒的人向他露出拳头，举起了武器。

他迎着他们的拳头走去，他们放下了武器。

但是，既然他们刚才威胁拉斐德，那么他们也会同样威胁贝尔蒂耶。

拉斐德失败了，他象巴伊一样返回市政厅。

拉斐德面对这场风暴束手无策，选民们全都看在眼里。他们最后的壁垒被攻破了。

他们决定让在市政厅里的卫兵马上把贝尔蒂耶带到修道院去。

这是把贝尔蒂耶送向死亡。

“完了！”作出决定时贝尔蒂耶说。

说完他以手势感谢了巴伊和拉斐德，向比约伸出了手，随后他站在卫兵们中间极其蔑视地瞧着所有这些人。

巴伊含泪转过身，拉斐德眼里充满了愤慨。

贝尔蒂耶走下市政厅的楼梯，步子和他上楼时一模一样。

他出现在台阶上时广场上爆发出一阵可怕的喧哗，使他脚下的台阶也抖动起来。

但是，他轻蔑而镇定自若，目光平静地瞧着这些燃烧着火焰的眼睛，然后耸耸肩，说出了这些话：

“这些人多么难以理解。何必这样大吼大叫呢？”

话没说完他已属于这些人了。就在台阶上，有无数条胳膊去找他，虽然他在卫兵们中间。铁钩钩住了他，他踩了空，他立刻滚落到敌人的怀抱里，他们迅速驱散了护送队。

紧接着不可抗拒的人流把囚犯拖往两小时前富隆曾走过的那条血染的路。

一个人拿着一根绳子已经呆在致命的路灯杆上了。

但是另一个人紧紧抱住贝尔蒂耶，这个人在疯狂地猛打和

咒骂刽子手们。

他大叫：

“你们放了他！你们别杀死他！”

这个人就是比约，绝望使他疯了，使他好象有了九牛二虎之力。

他向一些人喊道：

“我是攻打巴士底狱的胜利者。”

有几个人确实认出了他，他们的攻击变得软弱了。

他对另一些人说：

“让他受审，我为他担保，如果有人让他逃走，你们吊死我好了。”

可怜的比约！可怜的正直的人！旋风一下子把他卷走了，他和贝尔蒂耶如同一片羽毛、一根稻草那样被龙卷风卷进了巨大的旋涡中。

他走着，不由自主，什么也没有察觉，他到了。

雷电还没来得这么快。

贝尔蒂耶被他们带着朝后退，被他们举起来。他发觉他们停下便转过身，抬起眼睛，看到在他头上摇晃着污秽的绞索。

他出乎意料地使出全身力气猛烈地从抓住他的人手中挣脱出来，从一个国民自卫队员的手里夺过一支枪，朝刽子手猛刺了几刀。

立刻无数的拳头从后面猛击他，他倒了下去。包围他的无数的人也一起伸拳打他。

比约在凶手的脚下消失了。

贝尔蒂耶没有时间受苦。他的血和灵魂同时从那千疮百孔的躯体上涌了出来。

这时，比约看到一个从未见过的非常可怕的场面。他看见一个男人把手伸进死者被剖开的胸膛，取出了冒着热气的心。

然后他用刀尖挑起这颗心。周围吼叫着的人群为他让开一条路。他去把心放在选民们围着开会的会议桌上。

比约这个铁打的人看见这个场面也坚持不住了，他倒在了离那盏致命的路灯十步远的界石上。

拉斐德看到这种可怕的侮辱发生在他的权力下，发生在他领导的，更不如说发生在他以为由他领导的革命下，他把剑砸得粉碎，然后把碎片向凶手的头上扔去。

皮都上去把比约扶起，把他抱在怀里，在他耳边悄悄地说：

“比约！比约老爹！当心，如果他们看见您晕过去，他们会把您当作他的同谋，也会把您杀死的。这将是损失……一个多么坚定的爱国者！”

说完他拖着比约朝河岸走去，尽量设法把他隐藏起来，使几个在小声嘀咕的狂热的人无法看到。

第十三章

比约开始意识到革命中不是一切都是玫瑰色的

比约和皮都一样享有很多荣誉，他开始意识到苦难到来了。

这时比约在河岸上的凉风吹拂下清醒过来了。

“比约先生，”皮都说，“我非常怀念维莱科特雷，您呢？”

这些话如同一帖清凉镇静剂唤醒了农庄主，使他重新有了冲破人群、离开这个屠宰场的力量。

“过来，”他对皮都说，“你说得对。”

他决定去找住在凡尔赛的吉尔贝，吉尔贝自国王巴黎之行以来不曾回到王后身边，他成了回到内阁的内克尔的得力助手。他放弃了撰写自己的生平经历的计划，而要谱写大家的历史，他试图在普遍的贫困中建立繁荣。

皮都一如既往地跟随着比约。

他们两人被引进大夫的书房。

“大夫，”比约说，“我回农庄去了。”

“这为什么？”吉尔贝问。

“因为我恨巴黎。”

“啊！是的，我明白了，”吉尔贝冷冷地说，“您疲倦了。”

“厌烦了。”

“您不再喜欢革命了？”

“我想看到革命结束。”

吉尔贝惨淡一笑。

“革命刚开始。”他说。

“噢！”比约说。

“这使你吃惊吗，比约？”吉尔贝问。

“使我吃惊的是您的冷静。”

“我的朋友，”吉尔贝问比约，“您知道我的冷静来自何处吗？”

“只能来自一种信念。”

“正是如此。”

“什么信念呢？”

“猜猜吧。”

“相信一切都将圆满结束。”

吉尔贝笑得比第一次更惨。

“不，相反，我相信一切将以失败告终。”

比约惊叫起来。

皮都则睁大一双大眼睛，他认为这种论调缺乏逻辑。

“嗳，”比约用粗大的手搔搔耳朵说，“嗳，因为我觉得我没弄清楚。”

“请拿把椅子，比约，”吉尔贝说，“您紧靠我身边坐。”

比约听从了。

“近些，再近些，您来听我说，但别让其他人听见。”

“那我，吉尔贝先生，”皮都腼腆地问道，同时示意他准备离开，如果吉尔贝希望这样的话。

“噢！不，留下吧，”大夫说，“你是年轻人，听听吧。”

皮都睁大眼睛洗耳恭听，他在比约老爹的椅子旁席地而坐。

这个场面相当奇怪：在吉尔贝的书房里，在堆满了信件、纸张、新近出版的书籍和报纸的办公桌旁，在离门四步远的地方，他们三人在进行秘密交谈，门外围着一些央求者或申诉人，一个几乎瞎了眼的独臂老职员看守着门，使他们无法把门打开。

“我听着，”比约说，“您解释吧，主人，怎么会以失败告终？”

“好吧，比约，我的朋友，您知道我此时在做什么吗？”

“您在写文章。”

“可您知道这些文章的内容吗，比约？”

“怎么，您想让我猜，可是我连看都看不懂。”

皮都腼腆地抬起头，朝放在大夫面前的纸看了看说：

“是些数字。”

“嗯，是些数字。好吧！这些数字可以使法兰西灭亡，也可以使法兰西得救。”

“噢！”比约说。

“噢！噢！”皮都重复道。

“明天公布的这些数字，”大夫继续道，“是要向国王的王宫，向贵族的城堡，向穷人的茅屋索取他们的四分之一收入。”

“嗯？”比约说。

“噢！我可怜的昂热利克姑妈，”皮都嘟哝道，“又要愁眉苦脸啦！”

“您说什么，我的勇士？”吉尔贝继续道，“大家不是闹革命吗？那好！大家就得出钱。”

“说得对，”比约英勇地说，“很好！就这样，大家会出钱的。”

“当然罗！”吉尔贝说，“您是一个被说服的人，您的回答丝毫不使我感到吃惊，但是那些没有被说服的人……”

“那些没被说服的人吗？……”

“对，他们将干什么呢？”

“他们将抗拒，”比约说，他的声调是想说他将顽强地抗拒，如果有人向他索取四分之一的收入去完成一件与他的信念相反的事。

“于是，斗争，”吉尔贝说。

“可是大多数人，”比约说。

“说下去，我的朋友。”

“大多数人要把意志强加于人。”

“因此就要压迫。”

比约先是怀疑地瞧着吉尔贝，接着他的眼睛里闪出一道智慧的光亮。

“请等等，比约，”大夫说，“我知道您马上要对我说的话，贵族和教士拥有一切，是吗？”

“那还用说，”比约说，“还有修道院……”

“修道院？”

“修道院的财富很多。”

“Notum certumque，”[1]皮都嘟哝着。

“贵族不照比例付税。因此我一个农庄主，我一个人付的税是我邻居夏尔尼三兄弟的两倍以上，他们三人享有二十万利弗尔的年金。”

“但是，噢，”吉尔贝继续道，“您认为贵族和教士不是和您一样的法兰西人吗？”

听到这句鼓吹异端邪说的话，皮都竖起了耳朵，这时爱国

---

① 拉丁文：毫无疑问。

主义精神正在沙滩广场上与结实的胳膊肘相互较量。

“您没有这样认为是吗？我的朋友，这些贵族和这些教士垄断一切财富，却一毛不拔，您能承认他们和您一样是爱国者吗？”

“不错。”

“错了，我亲爱的，错了。他们比您更爱国，我马上向您证明。”

“啊，”比约说，“我不承认。”

“是因为他们有特权吗？”

“当然罗！”

“请等等。”

“噢！我在等。”

“很好！我向您证实，比约，从现在起到三天后在法兰西最有特权的人将是一无所有的人。”

“那么，这将是我，”皮都严肃地说。

“很好！是的，这将是你。”

“怎么回事？”农庄主说。

“听着，比约，这些被你指责为利己主义者的贵族和教士，他们将受到爱国主义激情的影响，整个法兰西都将如此。此时他们象一群绵羊聚集在沟边，他们在商议，最有胆量的人在后天，明天，也许在今晚就将跳过去，接着所有的人将跟在他后面跳过去。”

“这是什么意思，吉尔贝先生？”

“这意思是在放弃他们特权的同时，封建领主将放掉他们的农民，地主老爷们将放弃他们的地租和佃租，有鸽棚的贵族将放出他们的鸽子。”

“噢！噢！”皮都惊愕地说，“您认为他们会放弃一切吗？”

“噢！”比约受到启迪大声喊道，“这就是灿烂的自由。”

“很好！以后，当我们都自由了，我们将干什么呢？”

“天哪！”比约有些困惑地说，“我们干什么呢？以后再说吧。”

“啊！多妙的话！”吉尔贝大声说，“以后再说吧。”

他神色忧郁地站起身，默默地来回走了一会儿；然后回到农庄主身边，拿起他那结满老茧的手，以酷似威胁的严肃口气说：

“是的，以后再说吧。是的，我们以后再说。我们会以后再说，你同我一样，我同你一样，我同他一样。这正是刚才我在想的，那时你发现我冷静得使你十分惊讶。”

“您使我感到害怕！为了能共同过上好日子，民众团结一致，抱成一团，联合起来，您忧虑不安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吉尔贝先生？”

吉尔贝耸耸肩。

“那么，”轮到比约发问了，他继续道，“您在旧世界准备了一切，并给了新世界自由，如果今天您在怀疑，那您对自己该怎么说呢？”

“比约，”吉尔贝紧接着说，“你没料到你刚才说的话有着谜语的意思。这是拉斐德说过的话，也许谁也不懂，首先是他自己。是的，我们已给了新世界自由。”

“我们法兰西人，是非常优秀的。”

“是非常优秀，但这将付出昂贵的代价。”吉尔贝悲惨地说。

“好吧！钱花了，帐付了，”比约愉快地说，“我们花了一点钱，流了大量血，债不欠了。”

“瞎子！”吉尔贝说，“在这个西方的曙光中看不见我们倾巢

覆灭的根源，这很可悲！嗳！为什么我要指责他们呢，我不比他们看得更清楚。在给新世界自由时，比约，已失去了旧世界，我感到很害怕。”

“Rerum novus nascitur ordo，”[1]皮都用一种很坚定的革命口吻说。

“安静！孩子，”吉尔贝说。

“难道平定英国人比抚慰法兰西人更难吗？”比约紧接着说。

“新世界，”吉尔贝重复道，“就是说抛弃不要的东西，摧毁旧的一切；没有法律也没有恶习；没有思想也没有偏见。在法兰西，三万平方里居住着三千万人口；就是说分派地方时，每人勉强有一个摇篮和一个坟墓。而在那儿，在美洲，二十万平方里居住着三百万人口；那个理想的疆域有大片荒无人烟的地方，就是说有大海，就是说茫茫一片大海，在这二十万平方里中可通航的河流长达一千里；还有唯有上帝知道其幅员的原始森林，就是说，所有生命、文明和未来所需要的东西。噢！比约，名字叫拉斐德的，习惯于舞刀弄剑，名字叫华盛顿的，习惯于宣传思想。对他们来说，打破木头的，土坯的，石头的或肉体组成的城墙十分容易。但是当人们是在摧毁而不是建设时，当人们在受到攻击的旧秩序中看到思想的城墙倾倒时，看到在这些城墙的废墟后面躲避着这么多人和这么多利益时，当人们找到一种思想，看到要使民众奉行这种思想，也许要造成大量死亡——不管是怀念过去的老人，还是学习文化的孩童，从作为纪念的建筑物到本能的孕育——时，那么，比约，这是一件使那些目光超越天边的人感到颤栗的工作。我看得很远，比约，

① 拉丁文：必须建立新的秩序。

所以我在发抖。"

"对不起，先生，"比约十分通情达理地说，"您刚才指责我仇恨革命，可是现在您使我感到革命可憎了。"

"但是我对您说过我放弃了革命吗？"

"Errare humanum est，"皮都喃喃地说，"sed perseverare diabolicum①。"

接着他把手脚放回原处。

"然而我将不屈不挠，"吉尔贝继续说道，"因为在看到障碍时我隐约看见了目标，辉煌灿烂的目标，比约。我幻想的不仅仅是法兰西的自由，而是全世界的自由；不是物质上的平等，而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不是一国公民的博爱，而是全人类的博爱。我也许将为此牺牲我的灵魂，也许将为此献身，"吉尔贝伤感地继续说，"但是，没关系，被派去攻打要塞的士兵，虽然看见大炮，看见装入大炮里的圆炮弹，看见圆炮弹旁的引爆线；他还看见：他看见炮弹瞄准的方向；他感到这黑色的铁片将打穿他的胸膛，可他还是去了，必须拿下要塞，好吧，我们都是士兵，比约老爹。前进！但愿有一天以这个孩子为先锋的后代人，踏着我们的尸体堆前进。"

"我真不知道您为什么灰心失望，吉尔贝先生，是因为有个不幸的人在沙滩广场上被杀死了吗？"

"那你为什么害怕呢？你去吧！比约！也去杀人！"

"噢！您在说什么，吉尔贝先生！"

"天哪，必须始终不渝——你如此勇敢，如此强壮，到这儿来时却脸色苍白，浑身颤抖，你对我说你厌烦了。我当面取笑

① 拉丁文：人类总是要犯错误的，只有坏人坚决不改。

你，比约。现在我给您解释你的脸为什么发白，你为什么感到厌烦时，你却取笑起我来了。”

“讲吧！讲吧！但首先给我留下希望：我能消除厌烦，舒心地回农村去。”

“农村，听着，比约，我们所有的希望就在那儿。农村是沉睡着的革命者，每一千年起来动一动。每次骚动都使王权晕头转向。农村就要开始骚动，就在购买或取得你刚才讲的贵族或教士拥有的大量不义之财的时候。但是为了促使农村在思想上有所收获，必须促使农民获得土地。人成为土地所有者时就成为自由的人，成为自由的人时，就成为更好的人。因此，我们这些专门受到上帝允许揭起未来面纱的工人，就该去从事这项艰巨的工作：给予人民自由后还将使他们拥有财产。这儿，比约，完成了这种美好的事业后，也许要受到坏的报酬。不过这是一种积极的、强大的、充满乐趣和痛苦的事业，充满荣誉和受到诽谤的事业。那边，人们在冷冰冰地无力地睡觉，在等待我们去唤醒他们，等待来自我们的曙光。

“一旦农村苏醒，我们将结束带着血腥味的艰苦工作，而农村将开始平静的艰苦工作。”

“那您给我什么忠告呢，吉尔贝先生。”

“如果你愿意对你的国家，你的国民，你的兄弟，对世界有用，那就留在这里，比约；拿起锤子在为世界制造闪电的火神的车间里工作。”

“留下看屠杀吗？留下，也许我不得已亲自去屠杀吗？”

“怎么啦，”吉尔贝淡淡地笑着说，“你杀人，比约，你在说什么？”

“我说如果我留在这里，正如你邀请我的，”比约颤抖着大

声说道，“我说我看到第一个人把一根绳子拴在路灯上，我说我就用这双手把他吊死。”

吉尔贝收起了他那机敏的笑容。

“得啦，”他说，“你明白我的话了，你也成了杀人者。”

“是的，杀死坏人的杀人者。”

“告诉我，比约，杀死德·洛斯姆、德·洛内、弗莱塞尔、富隆和贝尔蒂耶你都看见了？”

“看见了。”

“杀死他们的那些人叫他们什么？”

“恶棍。”

“噢！不错，”皮都说，“那些人是叫他们恶棍。”

“是的，但说得有理的是我，”比约说。

“如果你吊人那你是对的，如果你被吊死，那你就错了。”

比约在这个沉重的打击下垂下了头，突然他又庄严地抬起头。

“您认为，”他说，“那些屠杀没有抵抗能力而又受到国家荣誉保护的人的人，您认为，他们象我一样也是法兰西人吗？”

“啊！”吉尔贝说，“这个，那是另一回事，是的，在法兰西有好几种类型的法兰西人。首先是法兰西民众，皮都是，你是，我也是；其次是法兰西教士，然后是法兰西贵族。在法兰西有三种类型的法兰西人，每种类型的法兰西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即对自己利益的看法，当然不包括法兰西国王，他是另一种法兰西人啊！比约，在这里，你看到吗？所有这些法兰西人都有着各不相同的类型，这就是真正的革命。你将是一种类型的法兰西人，莫利神甫是和你不同类型的法兰西人，米拉波是和莫利神甫不同类型的法兰西人；最后，国王是和米拉波不同类

型的法兰西人。好吧！比约，我善良的朋友，正直而有头脑的人，你刚才进入了我所论述的问题的第二部分。比约，请你看看这个。”

说完，吉尔贝拿出一张印刷的纸给农庄主看。

“这是什么？”比约拿着纸说。

“念一念。”

“嗳！您很清楚我不会念。”

“那就请皮都念。”

皮都站起来，踮起脚从农庄主的肩膀上瞧过去。

“这不是法文，”他说，“也不是拉丁文，更不是希腊文。”

“这是英文，”吉尔贝接着说。

“我不懂英文，”皮都骄傲地说。

“我懂，”吉尔贝说，“我马上把这张纸给你们翻译出来，不过请先念一念签名。”

“皮特，”皮都说，“这是什么意思，皮特？”

“我马上给你们解释，”吉尔贝说。

第十四章

一

皮特父子

“皮特，”吉尔贝接着说，“这是老皮特的儿子。”

“噢！”皮都说，“象在《圣经》里一样，那么有老皮特，小皮特罗？”

“是的，老皮特，我的朋友们……仔细听听我马上对你们说的事。”

“我们在听，”比约和皮都一起回答。

“三十年里这个老皮特一直是法兰西不共戴天的仇敌，他痛风病缠身，不能出屋子，可他在书房里指挥着英军在美洲同蒙卡尔姆和沃雷耶打仗，在海上同叙弗朗和埃斯坦打仗，在陆上同诺阿耶和布罗洛利打仗。这个老皮特的原则是必须把法兰西人赶下欧洲霸主的王位。三十年里，他把我们的全部殖民地，我们的所有国外商行一一夺了过去，还夺走了印度的整个沿海地带，加拿大的一千五百里地盘；接着，当他看到法兰西已有四分之三被毁坏时，他就让儿子接替他，以便彻底消灭整个法兰西。”

“啊！啊！”比约显得很感兴趣地说，“这么说我们遇上了皮特……”

“正是如此，”吉尔贝又说，“我们遇上的是老皮特的儿子，您已经认识了他，比约老爹，皮都也认识他，全世界的人都认

识他，今年五月份他三十岁。”

“三十岁？”

“你们看他是否很好地利用了他的时间，我的朋友们。”

“嗐！他在英国执政已整整七年，他实施他父亲的理论也七年了。”

“那么我们还得花许多时间，”比约说。

“对，何况皮特父子俩的生命力很强。让我给你们一个证明。”

皮都和比约微微点点头表示他们在非常认真地听。

吉尔贝继续说道：

“一七七八年我们的敌人的父亲去世了。在这之前医生们告诉他他的生命危在旦夕，稍一用力就要断气。那时议会正在激烈讨论放弃美洲殖民地让它们独立的问题，以便中止那场由法兰西人策动、有可能要吞没大不列颠的全部士兵和全部财富的战争。

“有时候，路易十六，我们的仁慈的国王，这个被全体国民授予自由法兰西之父称号的人，刚刚庄严地承认美国独立。法兰西人的智慧和剑在那儿，不管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议会中都占优势；英国向华盛顿这位起义领袖表示承认美国独立，如果新国家愿意同英国联盟，转而反对法兰西人的话。”

“但是，”比约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派的建议，不管是对提出的人和接受的人来说都是如此。”

“我亲爱的比约，人们把这叫做外交手腕，而在政界人们非常欣赏这类主意。嗯！比约，也许您认为这种事很不道德，尽管华盛顿是最光明正大的人，但是人们已发现美国人准备以这种可耻的让步向英国换取和平。

“可是查塔姆勋爵，这个老皮特，这个身患不治之症的病人，这个垂死的人，这个行将就木的幽灵；查塔姆在沉睡于他的纪念碑底下之前，似乎只要求在地上休息；这个老人被领到议会里，问题马上要在那里研究。

“他由他的儿子，那时才十九岁的威廉·皮特和他的女婿搀扶着：他身穿奢华的衣服，那些衣服套在他瘦骨棱棱的身上显得很可笑。他的脸色象死人一般苍白，无精打采的眼皮下一双眼睛半死不活的。他被领到他的席位上。这时所有的勋爵被他的意外出现惊呆了，他们鞠躬致意，钦佩不已，仿佛在已经死亡、已被遗忘的提比略返回时，古罗马的元老院所会做的那样。

“他默默地，聚精会神地听提案的作者里奇蒙勋爵的演讲，里奇蒙勋爵演讲一结束，查塔姆便站起来作回答。

“于是这个垂死的人精力充沛地讲了三小时；他觉得心中燃烧着一团火，他的两眼炯炯发光；他觉得他的灵魂里有许多可以感动所有的心的话语。

“不错，他攻击法兰西；不错，他向他的同胞们煽动仇恨；不错，他竭尽全力，激情满怀，要摧毁消灭那个和他的国家势不两立的可恨的国家。他反对承认美国独立，他反对一切和解，他喊道：战争，战争。他的讲话犹如汉尼拔反对罗马，犹如加图反对迦太基。他声明每个光明正大的英国人宁愿饿死也不愿忍受一个殖民地从祖国分离出去。

“他讲完结束语，喊出他最后的威胁，猛地倒了下去。

“在这个世界上他不再有任何事要做了，人们抬走了这个奄奄一息的人。

“几天后他死了。”

“噢！噢！”比约和皮都同时说道，“这个查塔姆勋爵是怎

样的人啊！”

“就是这位使我们不得空闲的年仅三十岁的年轻人的父亲，”吉尔贝总结道，“查塔姆七十岁去世。如果儿子活到父亲的年龄，那我们还要忍受威廉·皮特四十年。比约老爹，我们要打交道的就是这个人，在大不列颠执政的就是这个人，他不会忘记德·拉梅特、德·罗尚博、德·拉斐德的名字；此刻他知道国民议会所有成员的名字；他发誓与路易十六（一七七八年条约的促成者）势不两立，只要法兰西还有一支上了子弹的枪和一只鼓鼓囊囊口袋，他就不会自由地呼吸。你们开始明白了吗？”

“我明白他非常憎恨法兰西。是的，千真万确，可我还不十分理解。”

“我也一样，”皮都说。

“那好，请念一念这四个字。”

于是他把那张纸递给皮都。

“用英文写的？”皮都问。

“Don't mind the money①，”吉尔贝说。

“我听清楚了，”皮都说，“可我不懂。”

“别在乎钱，”大夫解释说，“还远不止这些，让我们仍旧回到这个嘱咐上。”

“告诉他们不要省钱，不要向我作任何汇报。”

“那么他们武装起来了。”比约说。

“不，他们要收买人。”

“可这封信是给谁的呢？”

“可以说给大家，也可以说什么人也不给。人们赠送的，施

① 英语：别在乎钱。

予的、慷慨献出的这些钱，人们把它给农民、工人、穷人，和那些要破坏我们的革命的人。”

比约老爹垂下头，这句话很说明问题。

“您会用枪托击毙德·洛内吗，比约？”

“不会。”

“您会一枪杀了弗莱塞尔吗？”

“不会。”

“您会吊死富隆吗？”

“不会。”

“您会把贝尔蒂耶血淋淋的心放在选民们的桌子上吗？”

“真可耻，”比约喊道，“这就是说，不管这个人罪恶多大，可我为了救他，愿意被人撕成碎片。我在保护他时受的伤就是证明。如果不是皮都把我拖到河边……”

“噢！这个，不假，”皮都说，“没有我，他一刻钟都难熬，比约老爹。”

“噢！您看，比约老爹，许多人都生存下来了，当他们感到身边有依靠时和您一样行动起来，他们受了坏榜样的影响，相反成了坏人，继而变得残忍变得狂热。然后，坏事干了，木已成舟。”

“但是，总之，”比约提出相反的意见，“我承认皮特先生，不如说他的钱，和德·弗莱塞尔、德·富隆和德·贝尔蒂耶的死有关，可他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

吉尔贝无声地笑了，这种笑使头脑简单的人感到吃惊，使爱思考的人颤抖。

“您问他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吗？”他说。

“是的，我问的。”

“我马上告诉您。是这样：您非常热爱革命，是吗？为攻占巴士底狱，您曾在血泊中行走，是吗？”

“是的，我热爱革命。”

“好啊！现在，您不如以前热爱革命了。好啊！现在您开始怀念维莱科特雷、皮斯勒，怀念宁静的平原，怀念幽暗的大树林。”

“Frigida Tempe①，”皮都小声说。

“噢！是的，您说得对，”比约说。

“好啊！您，比约老爹，您是农庄主，您有财产，您是法兰西岛的孩子，因此您是老法兰西人，您代表第三等级，您属于人们所称的那个多数派，好啊！您感到厌烦了！”

“我承认。”

“那么，这个多数派将象您一样感到厌烦。”

“以后呢？”

“有一天您会欢迎不伦瑞克先生和皮特先生的士兵，他们将以法兰西的两个解放者的名义来使您恢复正确看法。”

“永远不会。”

“得了！等着瞧吧。”

“弗莱塞尔、贝尔蒂耶和富隆实际上都是恶棍，”皮都试着提出相反的意见。

“当然罗！犹如德·萨尔蒂纳先生和德·莫尔帕先生都是恶棍那样，德·阿尔让松先生和菲力波先生在他们之前也是恶棍，拉弗先生、迪韦尔内先生、勒布朗父子和帕里斯父子，富凯和马萨林，桑布朗塞，昂格朗·德·马里尼都是恶棍，德·布里

① 拉丁文：气温降低了。

耶内对于德·卡洛内来说是一个恶棍，德·卡洛内对于内克尔先生来说是一个恶棍，内克尔先生对两年后我们的部长来说是一个恶棍。”

“噢！噢！大夫，”比约喃喃地说，“内克尔先生永远不会是一个恶棍！”

“我的好比约，犹如对小皮都来说您将是一个恶棍一样，假定在动荡不安的日子里，皮特先生的代理人以一杯烧酒，每天十个法郎作诱饵向他传授一些理论的话。恶棍这个词，您瞧，我亲爱的比约，在革命中人们就是用这个词来称呼和他想法不一样的人；我们身上或多或少注定都要背上这个恶名。一些人的身上一直背着它，直到他们的同胞把它刻在他们的墓碑上。另一些人背着它的时间更长，以致子孙后代将认可这个恶名。我亲爱的比约，这就是我所看到的，而您却没看到。比约，比约，正直的人是不该退却的。”

“得了！”比约说，“当正直的人退却时，革命仍会前进，革命已经发动了。”

吉尔贝的脸上又浮现出一丝微笑。

“十足的孩子气！”他说，“你放弃了犁把，替马卸了套，并说：‘好吧，犁不需要我，犁会自个去犁地。’但是，我的朋友，这次革命，谁干的呢？难道不是所有正直的人吗？”

“法兰西为此而感到骄傲，我觉得拉斐德是一个正直的人，我觉得巴伊是一个正直的人，我觉得内克尔先生是一个正直的人，我还觉得和我并肩战斗的埃利先生和于兰先生以及马亚尔先生是正直的人，我还觉得您自己……”

“啊！比约！如果所有正直的人，如果您、我、马亚尔、于兰、埃利、内克尔、巴伊、拉斐德都不干，那么谁来工作呢？我向您指

出的这些坏蛋、凶手、恶棍；皮特先生的走狗的走狗……”

“这个请回答一下，比约老爹，”皮都说，他被说服了。

“啊！”比约说，“人们将拿起武器，朝他们射击，就象朝狗射击那样。”

“等等，谁拿起武器？”

“大家。”

“比约，比约，有件事情您要想一下，我的好朋友，我们现在做的叫……我们现在做的事叫什么啊，比约？”

“这叫政治，吉尔贝先生。”

“嗯！政治上是没有绝对的罪行的，我们是恶棍还是正直的人，要根据我们是损害还是有益于审判我们的人的利益而定。那些被您叫作恶棍的人对他们的罪行将提出一种似是而非的理由，对于与他们所犯的这些罪行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系的许多正直的人来说，他们本身将成为非常正直的人。既然我们将到那种地步，那就得小心，比约，得小心。扶着犁把的是人，拖着犁的是马。犁在走，比约，犁没有我们依然在前进。”

“真可怕，”农庄主说，“但是如果我们不扶犁，犁自己走的话，犁走到哪里去呢？”

“上帝知道，”吉尔贝说，“我嘛，我一无所知。”

“啊！如果您这个学者对此一无所知，那不用说我这个大老粗了。我琢磨着……”

“您琢磨什么呢，比约？我们来看看。”

“我琢磨着我和皮都最好还是回到皮斯勒，重新拿起犁，真正的犁，铁和木做成的用来翻地的犁，而不是拿起肉和骨头做成的、人们管它叫法兰西民众的犁。后者象一匹难以驾驭的马似的在反抗。我们将使麦子长出而不是流血，我们将在自己家

里生活得自由、愉快，有气派。来吧来吧，吉尔贝先生。哟！我很想知道我去哪里。”

“等等，我勇敢的人，”吉尔贝说，“我不是不知道我去哪儿，我已告诉过您，现在我又对您说一遍；我去，而且一直想去。我的职责分明，我的生命是属于上帝的；但我的事业是我该还的、欠祖国的债。只需我的良心对我说：去吧，吉尔贝，你走的路是对的，去吧！这就是我需要的。如果我弄错的话，我将受到人类的惩罚，但上帝会宽恕我的。”

“但是人们有时也惩罚那些没有做错的人，您刚才说的。”

“可我还要说。没关系！我要坚持下去，比约。不管是对是错，我要继续下去。上帝不让我抗辩说事件的发展绝不能证明我无能。但是总而言之，比约，上帝已经说过：问心无愧者常安宁。让我们做那些上帝答应让他们安宁的人。你瞧拉斐德先生，不论在美国还是在法兰西，这已经是他骑垮的第三匹白马，还不包括将被累垮的马。你瞧巴伊先生，他在累垮他的肺，你瞧国王，他在降低他的声望。噢，算了，比约，我们不要自私自利。让我们也受点损害，我的朋友，和我一起留下来吧，比约。”

“但干什么呢？如果我们不能阻止罪恶？”

“比约，记住千万别重复这个字，因为我对您的尊重会受到影响。当您想救富隆和贝尔蒂耶时，您曾遭到拳打脚踢，遭到枪托的殴打，甚至被刺刀刺中。”

“是的，我挨了许多打。”农庄主抚摸了一下还在疼痛的四肢回答。

“我，我的一只眼睛差点被撞破，”皮都说。

“这些都无所谓，”比约补充道。

“嗳！我的孩子，如果象你们这样勇敢的人不是十个、十五

个、二十个，而是一百个、二百个、三百个，你们就能把那个不幸的人从可怕的死亡中夺过来，您就为国家抹去了一个污点。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求您留在巴黎而不到宁静的乡村去的原因，我所能要求您的就一件事。比约，我的朋友，这样我手边就有一个得力的助手，一个正直的人；您通情达理，您忠诚、爱国，我可以在您这块试金石上试一试我的才智和我的工作；虽然我们没有金子，但是我们可以传播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公众利益的热爱，在失去理智的不幸的人群旁边，你是我的代理人，当我滑倒时你是我的手杖，当我要打人时，您是我的棍子。”

“一条瞎眼的狗，”比约非常爽直地说。

“正是这样，”吉尔贝以同样的声调说。

“好吧！我接受，”比约说，“我将满足你的要求。”

“我知道你放弃了一切，财产，老婆，孩子，幸福，比约！但时间不会很长，请放心。”

“那我，”皮都问，“我干什么呢？”

“你，”吉尔贝瞧着天真健壮，会要点小聪明的孩子说，“你，你回到皮斯勒安慰比约一家，向他们解释一下比约在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

“马上就去，”皮都说，他一想到要回到卡特琳身边，兴奋得颤抖起来。

“比约，”吉尔贝说，“您给他作指示吧。”

“好。”比约说。

“我听着。”

“我指定卡特琳为一家之主，你听见吗？”

“那比约太太呢？”皮都说，他对这种偏爱女儿而亏待母亲的做法感到有些惊讶。

“皮都，”吉尔贝说，他看到一家之长的额上浮现一片薄薄的红云，便领会了比约的想法。“记住这句阿拉伯格言：‘听，就是服从。’”

轮到皮都脸红了，他几乎明白了，而且意识到了自己的冒失。

“卡特琳是全家的灵魂，”比约随便地说，用以强调他的思想。

吉尔贝欠身表示赞同。

“就这些？”孩子问道。

“我的事就这些，”比约说。

“我的事还没完，”吉尔贝说。

“我听着，”皮都说，他打算遵守五分钟前吉尔贝说的那句阿拉伯格言。

“你带着我的信马上去大路易中学，”吉尔贝补充道，“你把这封信交给贝拉迪埃神甫，他会把塞巴斯蒂安交托给你；你把他带到我这儿，我要拥抱他，然后你再把他带到维莱科特雷，把他交托给福蒂埃神甫，不要太浪费他的时间。每逢星期天和星期四，他和你一起出来，让他无忧无虑地在平原和他的树林里走走。为了我的平静，为了他的健康，他在那里比在这里好。”

“我明白了，”皮都大声说，他因重新获得孩时的友谊，同时产生一种模糊的愿望而兴奋起来，这是因卡特琳这个富有魔力的名字而产生的那种有些成熟的情感。

他站起身，向在微笑的吉尔贝告辞，向在沉思的比约告辞。

随后他向贝拉迪埃神甫的住所跑去，去找他的奶兄弟塞巴斯蒂安·吉尔贝。

“我们工作吧！”吉尔贝对比约说。

第十五章

美狄亚[①]

我们刚才向读者展示了凡尔赛宫里政治和精神上的可怕骚动，继之而来的是短暂的平静。

国王松了一口气，他有时想起这次巴黎之行中他的波旁家族的骄傲所忍受的痛苦，但一想到民心失而复得，也就宽慰了。

在这期间，德·内克尔先生在笼络民心，同时也不知不觉地在失去民心。

贵族开始准备变节或反抗。

民众在左顾右盼，在等待。

在这期间，王后经过自我反省，已确信所有的仇恨都集中在她一人身上，她在尽量不惹人注意，她在躲避，因为她也知道自己既是无数仇恨的焦点，也是无数希望的目标。

自从国王巴黎之行以后，她几乎不曾见过吉尔贝。

只有一次例外，在通往国王套房的门厅里，他和她不期而遇。

在那儿，他深深地向她鞠了一躬，因此她先开口同他搭话。

"您好，先生，"她说，"您上王上那儿去吗？"

接着她带着有明显讥讽味的微笑说：

"是作为出谋划策的人，还是作为医生呢？"

"作为医生，夫人，"吉尔贝回答，"今天我公务在身。"

她示意吉尔贝跟她走。吉尔贝没有违抗。

两人进了国王套房前的小客厅。

"噢！先生，"她说，"您心里明白您欺骗了我：那天，您曾对我保证这次巴黎之行王上不会遇到任何危险。"

"我，夫人，"吉尔贝吃惊地说。

"当然，难道没有人朝陛下开枪吗？"

"这是谁说的，夫人？"

"大家，先生；尤其是那些看到那个可怜的女人几乎倒在王上马车轮下的人。谁说的？是德·博沃先生，德·埃斯坦先生，他们看见您的衣服被撕坏了，您的襟饰穿了个洞。"

"夫人！"

"子弹从您身边擦过，先生，这颗子弹很可能象杀死这个可怜的女人一样杀死王上，因为凶手们想杀死的绝不是您和那个可怜的女人。"

"我不认为是一次凶杀，夫人，"吉尔贝迟疑不决地说。

"好。不过，我这样认为，先生，"王后紧盯着吉尔贝说。

"不管怎样，如果是凶杀，那么不该归咎于民众。"

王后逼视着吉尔贝。

"啊！"她说，"应该归咎于谁呢？你说。"

"夫人，"吉尔贝摇摇头继续说道，"我观察研究民众已有段日子了。噢，民众，在革命的时候，他们杀人靠的是手，那时候他们是咆哮的老虎，被激怒的狮子。老虎和狮子在武力和牺牲品之间是不会吃居间人，代理人的；他们为了杀人而杀人；为了流血而流血；他们喜欢牙齿沾满鲜血，喜欢把爪子浸入血中。"

---

① 美狄亚：希腊神话中科尔喀斯国王之女，以巫术著称，曾帮助伊阿宋取得金羊毛。

“富隆和贝尔蒂耶就是证明，是吗？但是弗莱塞尔不是被一枪射死的吗？我至少听说了这件事，但总之，”王后讥讽地继续说道，“也许不是真的，我们这些头戴王冠的人周围全是些阿谀奉承的人！”

轮到吉尔贝盯着王后瞧了。

“噢！那个人，”他说，“您比我更不相信，夫人，是民众杀死他。那个人，有些人对他的死感兴趣。”

王后在思考。

“事实上，”她说，“有可能。”

“那么，”吉尔贝说，他同时鞠了一躬，象是在问王后是否还有别的什么事要对他说。

“我明白，先生，”王后说，同时用一个几乎是友好的动作温和地拦住大夫。“不管怎样，让我告诉您，实际上您永远不会象三天前用胸膛救王上一样用您的学识救王上。”

吉尔贝又鞠了一躬。

但是看到王后没走，他也没有走。

“我本来应该再见您一次，”王后停顿了一下说。

“陛下并不需要我，”吉尔贝说。

“您很谦虚。”

“我不希望如此，夫人。”

“为什么？”

“因为我越不谦虚，就越不胆怯，就越能为我的朋友们效劳或使敌人遭殃。”

“为什么您说我的朋友，而不说我的敌人呢？”

“因为我没有敌人，更确切地说，因为我不愿承认我有敌人，至少在我这方面。”

王后惊奇地看着他。

“我的意思是，”吉尔贝继续说道，“唯有那些恨我的人是我的敌人。但我，我不恨任何人。”

“因为？”

“因为我不再爱任何人，夫人。”

“您是野心家吗，吉尔贝先生？”

“曾有一刹那我希望成为野心家，夫人。”

“而……”

“而这种热情犹如别的热情统统在我心里流产了。”

“但是您还留下一种热情，”王后讽刺挖苦地说。

“我，夫人！哪一种，上帝啊！”

“爱……爱国主义。”

吉尔贝鞠躬致意。

“噢！不错，”他说，“我热爱我的祖国，我将为它献出一切。”

“嗳！”王后用一种难以形容的伤感情调说，“长久以来不曾有一个善良的法兰西人用您刚才使用的措词来表达这种思想了。”

“王后想说什么呢？”吉尔贝尊敬地问道。

“我想说，先生，在我讲的这段时间里，爱他的祖国而不爱他的王后和他的国王是不可能的。”

吉尔贝脸红了，他鞠躬行礼，在心里感到仿佛被电流击了一下，这是王后在密友间发射出的电流。

“您没有回答，先生，”她说。

“夫人，”吉尔贝说，“我冒昧地自诩我爱君主政体甚于任何人。”

“先生，要是我们有时间光说说而已，那付诸行动不是更好

吗？”

“可是，夫人，”吉尔贝惊讶地说，“我请求陛下相信，凡是国王或王后命令的事，我……”

“您都将去做，是吗？”

“当然，夫人。”

“您这样做，先生，”王后说，同时不由自主地恢复了一些她平常具有的高傲，“仅仅是履行一种职责。”

“夫人……”

“上帝，他给了国王们至高无上的权力，”玛丽·安托瓦内特继续说道，“对于那些仅仅是履行一种职责的人，上帝已免除了国王们感激的义务。”

“嗳！嗳！夫人，”轮到吉尔贝反驳了，“您的仆人们不仅仅是值得您感激的时候即将来临，只要他们愿意尽职的话。”

“这是什么意思，先生？”

“就是说，夫人，在这些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在您习惯于找到仆人的地方寻找朋友是白费力气。乞求吧，乞求上帝吧，夫人，让他给您派来其他的仆人，其他的支持者，其他的朋友，而不是您现在拥有的这些人。”

“您认识这些新人吗？”

“认识，夫人。”

“那么，请把他们指出来。”

“瞧，夫人，跟您讲话的我，昨天我曾是您的敌人。”

“我的敌人！从何说起？”

“那是因为您使我成了囚犯。”

“而今天呢？”

“今天，夫人，”吉尔贝边鞠躬边说，“我是您的仆人。”

“目的何在？”

“夫人……”

“您成为我的仆人的目的何在？凭您的性格是不会如此迅速地改变看法、信仰或情感。您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您不会忘记过去，吉尔贝先生，您知道报仇什么时候都不晚。噢，告诉我您转变的目的。”

“夫人，您刚才曾指责我爱祖国太过分了。”

“爱祖国永远不会太过分，先生；重要的在于您是怎样爱它。我，我爱它，我的祖国（吉尔贝笑了），噢！不是虚假的解释，先生；我的祖国，那就是法兰西：我选定了它。我的血管里流着德意志人的血，但我的心是属于法兰西的。我爱法兰西；但我爱它是由于王上的关系，我爱它是由于尊敬使我们成为圣人的上帝。现在轮到您。”

“轮到我了，夫人？”

“是的，轮到您了。我明白，是吗？您不是这回事；您爱法兰西，完完全全是为了法兰西。”

“夫人，”吉尔贝边鞠躬边回答，“我要是不坦诚相告，那将是对陛下的失敬。”

“噢！”王后大声说道，“可怕，可怕的时代，所有自称为正直的人都把两件不可分开的事，两个总是相伴而行的要素：即法兰西和他的国王，分隔开来。您的诗人中没有一个写得出这样一出悲剧：有人问一个遭到人人唾弃的王后，您还留下了什么呢？王后回答：我！噢！我，我象美狄亚那样，留下自己，我们走着瞧。”

说完她怒不可遏地走了，撇下惊得发呆的吉尔贝。

她刚才因发火，当着他的面掀开了面纱的一角，在这张面

纱后面，反革命的一切工作正在准备着。

“看来，”吉尔贝走进国王套房时心里在想，“王后在酝酿一个计划。”

“算了！”而王后返回她的房间时心里在说：“真拿这个人毫无办法，他有力量，但没有忠诚。”

可怜的君主！在他们眼里忠诚这个词不就是奴颜婢膝这个词的同义词吗！

第十六章

王后想要的东西

吉尔贝拜见了国王和王后以后，回到德·内克尔先生的府邸。国王平心静气，王后则激动不安。

国王在拟订讲话稿，国王在立帐户，国王在思考对法律的改革。

这个善良的人具有温柔的目光，正直的灵魂，他的心要是被扭曲的话，那是处于国王地位的人天生固有的那些偏见之过。这个人由于被剥夺了处理要事的权力，所以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紧紧抓住不放。当他脚下面临无底深渊的时候，他依然坚持用他的近视眼睛展望未来，于是，这个人引起了吉尔贝深深的怜悯。

至于王后，那就完全是两码事了，吉尔贝虽然沉着镇定，但依然感到她是那些应该热烈去爱或是应该强烈仇恨的女人中的一个。

玛丽·安托瓦内特回到自己房间，觉得心头突然压着一个巨大的秤砣。

的确，她现在作为女人也好，作为王后也好，周围没有任何可依靠的对象，谁也无法帮她减轻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担子。

她把眼睛转向随便哪个方向，似乎都看到一种犹豫或怀疑。廷臣们对他们的命运和现状忧心忡忡。

亲属和朋友都在考虑流亡。

那个最高傲的女人，安德烈，她的身心渐渐地离她而去。

连所有人中最高贵、最亲爱的夏尔尼，也被她的任性伤害，正受着猜疑的折磨。

此情此景在扰乱她的本能，甚至洞察力。

这个清白的人，这颗纯洁的心，怎么会突然变了呢？

“不，他还没有变心，”王后叹了口气默默在想，“他马上会变心的。”

他马上会变心！这种确信对于怀着激情来爱的女人来说是可怕的，对于带着傲气来爱的女人来说是不能忍受的。

然而，王后对夏尔尼的爱，却既怀着激情又带着傲气。

王后因此忍受着两个创伤的痛苦。

但是，当她到达之际，当她刚发现做错了事，犯了错误的时候，还来得及补救。

不过这个头戴王冠的女人却没有一种灵活的头脑。她即使是在自己不对的时候也不可能自己决定让步；也许对一个与她无关的人，为了向他显示或希望显示自己高尚的灵魂，她可能会请求原谅。

而对于她曾如此热烈、如此纯真地赐予爱情的那个人，对于她曾赐恩让他进来参与她最秘密思想的那个人，王后没想到应该做出小小的让步。

那些屈尊爱上一个臣民的女王，她们的不幸，在于总是以王后的身份而不是以女人的身份去爱。

王后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她以为任何人，甚至任何血，任何眼泪都不能够报答她的爱情。

当她意识到对安德烈的嫉妒时，她的精神开始崩溃了。

处在这种劣势下，她的任性作怪了。

任性过后便是愤怒。

愤怒过后会产生坏念头，这种念头会导致卑劣的行径。

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夏尔尼丝毫不了解。但他是人，他懂得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嫉妒，在不公正地嫉妒他的妻子。

嫉妒他那位他从来不曾留心过的妻子。

对一个正直的、不可能背叛的人来说，再没有象看到别人认为他可能背叛这样的事，更能激起他的反抗了。

除了某人蒙受的嫉妒之外，再没有任何东西更能引起别人对他的注意了。

尤其如果这种嫉妒是不公正的话。

于是那个受人怀疑的人开始思索起来。

他轮流观察了那颗嫉妒的心和那个嫉妒的人。

嫉妒人的心灵越崇高，所带来的危险也就越大。

事实上，谁料得到一个伟大的人，一个高尚的聪明人，一个理所当然骄傲的人，会为了没有的事或为了一点小事忧心忡忡呢？

为什么漂亮的女人会嫉妒呢？为什么有权势的女人会嫉妒呢？为什么才智横溢的女人会嫉妒呢？谁料得到这样的人会为没有的事，或为了一点点小事而担忧呢？

嫉妒只能充当猎犬，发现他人的长处，而这些长处则是粗心大意的猎人在行路时根本察觉不到的。

夏尔尼知道安德烈·德·塔维尔内小姐是王后旧日的朋友，过去一直受到厚待，一直受到宠爱。为什么玛丽·安托瓦内特不再喜欢她了呢？为什么玛丽·安托瓦内特嫉妒她呢？

难道她突然发现了夏尔尼没有发现的美的奥秘吗？夏尔尼

没发现无疑是因为他没有寻找。

难道她觉察到夏尔尼有可能在注视这个女人吗？难道她察觉到夏尔尼在注视这个女人时她将失去什么吗？还是她似乎发现，夏尔尼不那么爱她并无任何外在原因吗？

对嫉妒的人来说最致命的莫过于这种认识：他们使这颗自己一心要其保持象火一样燃烧的心移情他人。

指责被爱的人冷淡，从而使他知道自己的冷漠，并开始莫明其妙地体会到这种冷漠，这种事究竟有多少次能实现呢？

当他看到这些时，当他感觉到指责的真相时，说吧，夫人，您有多少次看见他让您拉回来？他有多少次重新点燃这日益衰退的情火？

噢，愚笨的情人！确实，在充满机智的地方几乎永远不会有足够的爱情。

玛丽·安托瓦内特用她的愤怒和不公正告诉了夏尔尼，她觉得他内心深处的爱情没有以前深了。

当他了解到这些后立即看了看周围，开始寻找原因，他巡视完后，很自然地找到了王后嫉妒的原因。

安德烈，被遗弃的可怜的安德烈，名存实亡的妻子。

他同情安德烈。

从巴黎返回时的一幕使他发现深藏起来的这种嫉妒的奥秘。

王后也看到一切已昭然若揭，由于她不想在夏尔尼面前屈服，她采取了另一种方法，她认为这一方法应该使她达到同样目的。

她重新厚待起安德烈。

每次散步，每天晚上的聊天，她都和安德烈在一起；她对

安德烈非常亲热，她让安德烈受到所有其他女人的羡慕。

安德烈吃惊地听凭摆布，但没有表示感激。长久以来她一直默默地对自己说她是属于王后的，王后可以利用她做她想做的事，因而她听凭摆布。

与此相反王后开始虐待夏尔尼，因为女人的恼怒必须落在某一个人身上。她不再和他说话，她粗暴地对待他；一个个夜晚，一个个白天，一个个星期过去了，她装出没注意到他在场。

但是，只要他一不在场，这个可怜的女人就难过得要命；她的眼睛不安地左顾右盼，寻找他，一旦看见他，又立即把眼睛从他身上移开。

她需要一位助手，她要发布一项命令；她要给予微笑，那都是给第一个来的人的。

而且，这第一个来的人必然是一个俊美、出众的男人。

王后以为在伤害夏尔尼的同时，会使自己的伤口愈合。

夏尔尼默默地忍受着痛苦。他是一个克制力很强的人。在这可怕的痛苦中他没有流露出一丝愤怒或不耐烦的样子。

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场面，唯有女人能够提供并理解的场面。

安德烈意识到她丈夫在忍受痛苦，因为她爱他是怀着天使般的爱情，永远不抱希望的爱情，她同情他，而且让他也看到了。

结果这种同情使他们的关系变得亲密柔顺了。她企图安慰夏尔尼，但并不让他看出她懂得这种安慰是他所需要的。

这一切的进行靠的是所谓的女性的温柔体贴，因为唯有女人有这个能力。

企图分而治之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发现她走错了路，发

现与她的愿望相反，她在使两个灵魂接近，而那正是她企图用各种不同方法拆开的。

于是在寂静孤独的夜晚，这个可怜的女人产生了可怕的绝望，这种绝望应使人们看到上帝的力量之大，因为上帝创造了非常坚强的人，去经受这样的考验。

因此如果王后不操心政治，她肯定抵挡不住如此多的苦恼。这个筋疲力尽的人瘫倒在床上，并不抱怨那张绷硬的床。

情况就是如此，自从国王回到凡尔赛起，一直到王后严肃考虑夺回她的绝对权威时为止，她一直生活在这种情况下。

她骄傲地把这一切归于她在衰弱，正如女人过了一定时期以后，好象感到人老珠黄不值钱似的。

对这个勤快的人来说思索等于行动。

于是，她一刻也不浪费，又开始工作。

多么可悲！她所干的工作正是使她毁灭的工作。

第十七章

佛兰德兵团

不幸在王后的眼里，我们看见的所有这些事都属意外事故，一只灵巧有力的手就能加以补救。问题仅仅在于集中自己的兵力。

王后看到巴黎市民转眼之间都变成了军人，显出想要开战的样子，就决心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战争。

"直到这会儿为止，他们只同巴士底狱的荣誉军人，以及缺少支持、摇摆不定的瑞士兵打过交道。现在我们要让他们看看一两个效忠王室、训练有素的兵团的实力。

"也许在什么地方已经有一个这样的兵团把那些叛乱者击溃了，在内战的动乱中洒下了热血。我们要把最最有名的那个兵团调来。那时巴黎市民就会明白，救他们的唯一手段就是不要寻衅。"

她是在国王和国民议会为否决权的问题发生了激烈争执以后说这番话的。国王两个月来一直为了重新掌握一点儿君主的权力而拼命奋斗。他和内阁以及米拉波一起尽力抵制那种想要取消法兰西君主政体的来势凶猛的共和主义思潮。

王后被这场斗争搞得精疲力竭，特别是因为她看到国王低头屈服了。

国王在这场斗争中失去了所有的权力和剩下的那点儿民

心。王后则赢得了一个外号，一个诨名。

这是一个民众听了感到离奇、因而觉得十分悦耳的字眼，一个还没成为辱骂、但是不久就会成为最最凶狠的诅咒的名字，一个往后变得十分刻毒的风趣的称呼。一句话，人们管她叫作否决夫人。

这个名字一定会给革命歌曲传送到德意志境内，使那儿的王侯的臣民和朋友感到惊骇恐惧，至于那些给法兰西送去一位德意志王后的王侯，本来就有权感到诧异，因为法国民众竟用奥地利女人这个名字来辱骂她。

这个名字也一定会在巴黎民众杀人的那些日子里，在那些发疯的跳舞的人中间，夹杂在那些受害者临终时的痛苦挣扎和呼喊中。

从此以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在被称为卡佩①的寡妇以前，就一直被人称作否决夫人。

这已经是她第三回改换名号了。她在被人称作奥地利女人之后，又曾被人唤作财政赤字夫人。

在那场斗争中王后竭力想用危险迫在眉睫的话语引起她的朋友的关心，过后，她才发现有六万人上市政厅申请了护照出国。

巴黎和法兰西的这六万显贵已经出走，去国外和王后的亲戚朋友重新相聚。这真是一个惊人的范例，一个给王后留下了强烈印象的范例。

因此，从这时起，她脑子里就只考虑着如何巧妙妥善地出走，在一支以防不测的军队的保护下出走，为了获得安全而出

① 卡佩为一七八九年八月十日以后人民给与路易十六的外号，意思是穿连风帽大衣的人。意在说明他失去王冠后，也不过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而已。

走。在这之后，留在法兰西的那些忠于王室的人就可以展开内战，也就是说，对那些革命者进行惩罚。

这个计划并不坏，肯定会获得成功。但是魔鬼也在背后监视着王后。

啊，奇特的命运！这个能够唤起那么许多人的忠勇之心的女人在哪儿都找不到一个替她保守秘密的人。

巴黎民众在她自己还没想定采取这个步骤以前就知道她想出走。

玛丽·安托瓦内特在民众知道了她的意向后，并没觉得这个计划已经变得行不通了。

就在这时，佛兰德兵团，一个以忠于王室而闻名遐迩的兵团，兼程行军赶到巴黎。

凡尔赛的市政当局苦于临时戒备任务，苦于要在那座不断受到威胁的王宫四周严加防范，苦于分配粮食和接二连三的骚乱，除了国民自卫队和民兵以外，还需要另外一支军队，所以就要求这个兵团开赴到凡尔赛来。

王宫为了自身的防御，已经煞费苦心。

佛兰德兵团正如上文所说的那样，开到了凡尔赛，为了让这个兵团立刻获得那份宫廷想要授与它的权威，需要采取一种特殊的欢迎方式来引起民众的注意。

海军上将德·埃斯坦召集了国民自卫队的军官，以及那时驻守在凡尔赛的部队的全体军官去迎接他们。

这个兵团带着它的大炮、辎重以及车辆庄严地开进了凡尔赛。

在那时成为中心的这个行列的周围有一群不属于任何一个特种兵种的年轻绅士。

他们为自己选定了一种制服以便相互识别，和所有那些编外军官以及由于危险或预见而赶到凡尔赛来的圣路易骑士① 聚集在一起。他们由那儿奔赴巴黎，巴黎民众于是惊慌失措地看到了眼前的这些新的敌人：他们精神饱满，神态傲慢，得意地怀着一个一有机会就会泄露出的秘密。

国王打这时起，本来就可以出走了。他在旅途中会受到帮助和保护，而依然蒙在鼓里还没作好准备的巴黎民众没准会放他走的。

但是奥地利女人身后的那个魔鬼仍然在监视着一切。

列日② 的民众起来反抗皇帝③，这场叛乱引起了奥地利政府的注意，使它无暇想到法兰西王后。

王后也敏锐地觉得在这种时候应该保持克制。

于是事态在一些人的推波助澜下继续风驰电掣地发展下去。

在向佛兰德兵团表示过欢迎以后，王家侍卫队又决定为这个兵团的军官举行一个宴会。

这个宴会，这个表示喜庆的筵席定在十月一日举行。城里所有的重要人士都受到了邀请。

这个宴会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和佛兰德的军人表示友善吗？既然各省和各个地区都能互相表示友善，为什么军人们不能互相表示友善呢？

难道宪法禁止体面的军人表示友善吗？

国王仍然是各个兵团的统帅，是唯一能够指挥它们的人。

---

① 获得圣路易十字勋章的人称为圣路易骑士。

② 列日：比利时东部城市。

③ 指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1741—1790)。

凡尔赛宫是他个人的产业，当然只有他有权在那儿接待那些他所喜欢的人。

杜埃①的军官和士兵行为非常出色，他为何不在宫里接待从那儿来的勇敢的士兵和高尚的军官呢？

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事了，谁也没有想到对此感到吃惊，更没有感到惊慌。

这个大家欢聚在一起的宴会是要巩固旨在保卫自由和王权的法兰西各支部队之间所应具有的情谊。

再说，国王到底知不知道商量定当的事呢？

在经过了发生的那些事以后，国王由于作出了让步，变得悠闲自在，他给卸去了国家事务的重担，什么事都不再过问。他不想再统治下去，因为有人在为他统治，但是他认为自己不该整天无聊地闲呆着。

所以在国民议会里的各位先生正在悄悄地筹划安排一切的时候，国王就去打猎了。

当贵族和主教在八月四日放弃了他们的鸽舍和封建特权、鸽子和租契的时候，国王很想也象大家一样作出牺牲，就取消了他的全部狩猎侍从，但是他并没为此就停止打猎。

因而，在佛兰德兵团的军官和王家侍卫队的军官一起参加欢宴的时候，国王会象每天一样前去打猎，餐桌会在他回来之前就拾掇干净。

这并不会使他为难，他也不会为此设置障碍，所以王家侍卫队决定请求王后允许他们在王宫里举行宴会。

王后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拒绝款待佛兰德的军人。

---

① 杜埃：法国诺尔省一专区政府所在地。

她把宫里的那个剧场借给他们使用，并且允许那一天在那儿铺层地板，好使地方大得足以安排下所有的军人和来宾。

王后一旦准备款待法兰西这些体面的军人，就要做得殷勤周到。饭厅有了，还缺一间客厅，于是她又把赫拉克勒斯大厅借给他们使用。

这个宴会在十月一日星期四，正如上文所说的那样，终于举行了。它必然会在历史上异常严酷地表明君主政体的轻率失策或缺乏远虑。

国王出去打猎了。

王后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心情忧伤地在那儿沉思，根本不想听到那些军官在宴会上的碰杯和欢呼声。

她抱着她的儿子。安德烈坐在一旁。两个侍女在房间的角落里做活儿。这就是她周围的一切。

那些容光焕发的军官戴着翎饰，挂着闪闪发光的武器，慢慢地走进王宫，他们的马儿在马厩的栅栏门前长嘶，军号齐鸣，佛兰德和王家侍卫队的乐队使空中充满了悠扬悦耳的曲调。

在凡尔赛宫的栅栏门前，一群脸色苍白、暗暗感到不安的好奇的人正在观察、分析、议论着宫中这种欢乐的气氛和乐队演奏的动听的曲调。

精美的菜肴的香味犹如远处风暴刮来的阵阵疾风，不时地从敞开的门里飘送出来，同时还夹杂着欢声笑语。

让饥饿的民众闻到酒肉的香味，让忧郁的民众呼吸到欢乐和富有希望的空气，这种做法是相当轻率的。

可是宴会还是继续进行下去，一点没有受到什么搅扰。起先那些军官的举止都很得体，因为身上穿着军服而显得神态严肃，说话声音很低，酒也喝得很有节制。在开始那一刻钟里，

一切都按照确定好的程序进行。

第二道菜上来了。

佛兰德兵团的上校德·吕西尼昂先生站起身，提议为国王的健康干杯，为王后的健康干杯，为太子的健康干杯，为王室各成员的健康干杯。

这四声震动了整个拱顶的欢呼转瞬传到了王宫外面那些忧郁的看热闹的人的耳中。

一个军官站起身。也许他是一个聪明勇敢的人，一个预料到了这一切的后果的头脑清醒的人，一个衷心热爱那个刚才受到他的大声祝愿的王室的人。

这个人明白在所有这些祝酒词中，还有一句不管愿不愿意总会冒出来的祝酒词给忘了说。

他提议为国民的健康干杯。

大家嘁嘁喳喳议论了半天，然后发出一声喊叫。

"不！不！"在场的人齐声答道。

为国民的健康干杯的提议给否决了。

宴会已经这样表现出它的真正含义，就象激流忽然由陡峭的山坡上奔腾而下。

据说，而且人们还在这么说，刚才提议祝酒的那个人是一个挑动发表相反意见的破坏分子。

尽管这样，他的话还是产生了不利的效果。忘却国民，还不打紧，但是侮辱国民，那就太过分了，准会受到报复。

由于从这时起，坚冰已给打破，随着那阵沉默而来的是呼喊和兴奋的交谈，所以纪律已经成了一种名存实亡的约束，龙骑兵、掷弹兵、瑞士百人卫队的士兵，以及王宫里的所有普通士兵都被引进宴会厅。

酒过十巡，餐后点心给送了上来，立刻就被吃得精光。大家都醉意蒙胧，士兵忘了自己是在和军官一起碰杯。这真是一个人人亲如手足的宴会。

到处都能听到“国王万岁！”“王后万岁！”的口号。那么多鲜艳的花儿，那么多把金色的拱顶映照成一片彩虹色的辉煌的灯火，那么多使人脑门闪闪发亮的欢乐的念头，以及那么多道从这些勇士的脑门上迸发出的忠勇的光芒！这是一个王后见了心里会感到甜滋滋的场面，国王见了会感到十分放心的场面。

那位那么不幸的国王，那位那么忧伤的王后，他们为什么不参加这样一个宴会呢？

一些殷勤的侍臣离开宴会厅，跑到王后那儿，向她叙述和夸大了他们见到的情景。

于是，这个女人的暗淡的眼睛又重新有了神采，她站起身。那么说在一些法兰西人的心中还有着忠诚和热情。

那么说还有希望。

王后用忧郁、伤感的目光向四周瞥了一眼。

在她的房门口开始出现了好些侍臣。他们一再恳切地请求王后亲自莅临，只在宴会上露露面。因为两千个慷慨激昂的人正在那儿纵情欢呼，表示他们对于君主政体的崇敬。

“王上不在，”她忧郁地说道，“我不能独自前去。”

“带太子一起去，”有几个冒失的人仍然坚持说。

“夫人，夫人，”她耳边有个人说道，“留在这儿，我求求您，留在这儿。”

她回过头去，原来是德·夏尔尼先生。

“怎么，”她说道，“您没有和下面的那些先生呆在一起？”

“我回来了，夫人。下面那些人的情绪十分热烈，发展下去

可能会给陛下带来莫大的危害。”

玛丽·安托瓦内特这些天正在赌气使性，所以她偏要做出和夏尔尼的愿望相反的事。

她轻蔑地向伯爵瞅了一眼，准备用一句不客气的话来回答他，伯爵连忙非常恭敬地拦住她，说道：

“求求您！夫人，至少等着听一听王上的意见。”

他认为这样一来就能赢得时间。

“王上！王上！”许多人喊道，“陛下刚刚打猎回来！”

事实正是这样。

玛丽·安托瓦内特立刻站起身，跑过去迎接那个仍然穿着靴子、浑身尘土的国王。

“先生，”她说道，“下面有一个法兰西国王该去看一下的场面。来吧！来吧！”

她拉着国王的胳膊，根本不看夏尔尼一眼就把他拽走了，夏尔尼气得双手紧紧揪住自己的胸口。

她左手牵着王子，走下楼梯，一大群侍臣前呼后拥。当她走到歌剧大厅门口的时候，里面的军人刚好酒过二十巡，呼喊着“国王万岁！”和“王后万岁！”的口号。

第十八章

侍卫队的宴会

王后和国王带着他们的儿子一踏进歌剧院，宴会厅和包厢里顿时爆发出一阵雷霆般的欢呼声。

喝得酩酊大醉的士兵，发狂的军官，挥舞着帽子和剑高呼："国王万岁！王后万岁！王太子万岁！"

乐队开始奏乐："啊，理查！啊，我的国王！"

这支乐曲的含义是那样的明显，它同所有在场人的思想是那样的合拍，它原原本本地表达了这次宴会的精神，因此，音乐声刚起，所有的人马上唱起了歌词。

王后在兴奋之中竟忘记了她是处于一群醉汉中间；而国王则还象平常那样头脑清醒，他在惊讶之余感到这儿根本不是他呆的地方，感到自己已经越出了谨慎的界限；但是他生性软弱，加之又高兴地在这儿重新获得了平常他已不再能在民众中获得的那种民心和热情，所以也就听之任之，渐渐地陶醉于大家的狂欢中。

夏尔尼在整个欢宴期间，除了水之外什么都没喝。当他发现王后和国王时，顿时站了起来，脸色发白。他本希望，只要国王和王后不到场，一切都会过去，这样，一切就会显得无足轻重。大家可以不承认这一切，可以推翻这一切；而国王和王后的到场，这一切就成了历史。

这时他的兄弟乔治走近王后，见王后面露笑容，便大着胆对她说了几句话，这一幕使夏尔尼更感到极度的恐惧。

他离得很远，没听见他兄弟的话，但是凭着他兄弟的手势，他知道，他的兄弟正在提出某种请求。

对于这个请求，王后示意表示赞同。她突然摘下戴在帽子上的帽徽，递给了这个年轻人。

夏尔尼不寒而栗，他伸直双臂，差点叫出声来。

王后交给那个鲁莽的骑士的甚至不是白色帽徽，即法国帽徽，而是黑色帽徽，即奥地利帽徽，敌国的帽徽。

因此，王后刚才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轻率的举动，而且是叛国的行为。

可是，所有这些可怜的狂热分子却十分疯狂，当乔治·德·夏尔尼把这枚黑色帽徽拿给他们看时，一些戴白色帽徽的人把白色帽徽摘掉，一些戴三色帽徽的人把三色帽徽踩在脚下，这些人是注定要被上帝打入地狱的。

接着，兴奋变成了狂欢，那些佛兰德兵团的威武的客人们不得不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否则就会被人吻得喘不过气来或者踩到那些扑通一下跪在他们前面的人。

这种纵酒狂欢假如停留在兴奋的阶段，那也许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法兰西式的疯狂，对此法兰西人总是欣然予以宽恕的，但是他们很快就大大闹过了头。

一些坚定的保王党人在讨好国王时，难道就不该使国民受点伤害吗？

有人正是以国民的名义给国王制造了多少烦恼，因此乐队有权奏起：

就在演奏这个曲子的时候，国王、王后和王太子退场了。

他们刚刚离开剧场，这些宾客就相互大闹起来，把宴会厅变得象是一座被强行攻占的城池。

在德·埃斯坦先生的副官佩斯瓦尔先生的示意下，号手们吹起了冲锋号。

冲锋号，向谁冲去呢？向着不在场的敌人。

向着民众。

冲锋号，这曲调在法兰西人听来是那么悦耳中听，象是要他们把凡尔赛宫的剧院当成战场，把那些在包厢里看着这种使她们赏心悦目的场面的漂亮太太当作敌人。

“冲啊！”数百个声音齐声叫着，接着大家便开始攀登包厢。确实，当时围攻者的劲头并不那么怕人，那些被包围者都向他们伸出了双手。

率先爬上楼厅的是佛兰德兵团的一个投弹兵。佩斯瓦尔先生从自己上衣的钮扣眼中解下了一枚十字架，把它别在这个投弹兵的身上。

其实，这是一枚兰博十字架①，一枚差不多不被人认为是十字架的十字架。

所有这一切都是带着奥地利人的色彩，在对国徽的咒骂声中进行的。

低沉的叫喊不祥地此起彼落。

这些可怕的嘈杂声夹杂在唱歌者的嚎叫声中，夹杂在围攻

① 兰博：佛兰芒的徽形画家。所谓兰博十字架就是挂在胸口的徽形鱼。

者的欢呼声中，夹杂在嘹亮的喇叭声中，一直气势汹汹地传到在门外倾听的民众的耳朵里。他们先是感到震惊，继而感到愤慨。

于是，消息很快就传出王宫，传到广场，传遍大街小巷，民众知道黑色帽徽代替了白色帽徽，三色帽徽被踩在了脚下。

又有消息说，国民自卫队的一个勇敢的军官，不顾威胁保持了他的三色帽徽，可遭到严重摧残，这事甚至就发生在国王的住所里。

接着，据不确切的消息说，只有一个军官纹丝不动，悲伤地站在巨大的宴会厅的门口，宴会厅已变成了马戏场，所有这些疯子都在里面胡闹着。他袖手旁观，侧耳倾听。他表现出是一个忠诚、无畏的战士，他服从绝大多数人的最强大的意志，承担起其他人的过错，愿意为这支军队——在这该死的一天，这支军队由佛兰德兵团的军官们代表着——所犯下的所有过头行为负一切责任。但是这个在这么多疯子中唯一明智的人，他的名字竟没有宣扬出去，哪怕就是宣扬出去，大家也决不会相信此人正是王后的红人夏尔尼伯爵。他随时愿意为王后献身，对王后所铸成的错误，他比任何人都更感到痛苦。

至于王后呢，她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她真被这个魔术般的场面弄得晕头转向了。

一群廷臣和奉承者马上又来围攻她了。

“您看，”有人对她说，“您看您的部队的真正感情是什么呢？您看，如果有人对您说民众狂热地赞成无政府主义思想，您看这种狂热是否能够抵挡法兰西军人对于君主政体思想所怀有的巨大热情呢？”

这些话与王后暗地里的愿望不谋而合，于是她听任这些幻想哄骗，甚至没有觉察到夏尔尼离她远远地站着。

然而，喧闹声渐渐停止了；思想的困倦熄灭了醉意蒙眬时出现的所有鬼火，所有幻觉。何况，正当王后准备就寝的时候，国王前来看她，说出了下面这句充满深邃智慧的话：

“我们明天再看。”

这句话要是对其他人说，那是一种明智的忠告。但是，这个鲁莽的人是对王后说这句话的，因此只能使王后思想中差不多已经平息了的挑衅和抵抗的情绪死灰复燃。

“事实上，”国王离开之后她自言自语地轻声说，“今天晚上控制在宫廷里的这堆火焰，会在夜间蔓延到凡尔赛，明天就会烧遍整个法兰西。所有这些士兵，所有这些军官，他们今天晚上如此狂热地向我宣誓忠诚不渝，明天就会被称为叛徒，国民的反叛者。这些贵族的首领就会被称为国家的谋杀者，被称为皮特和科堡豢养的走狗，被称为仆从国的走卒，野蛮人的走卒，北方蛮族的走卒。

“凡戴过黑色帽徽的每一颗头颅注定要被挂在沙滩广场的路灯上示众。

“凡忠心耿耿地发出‘王后万岁！’的欢呼声的每一个胸膛，都要在一开始的骚乱中，被卑鄙的大刀和无耻的长矛捅个窟窿。

“造成这一切的是我，又是我，始终是我。我，不容侵犯的君主，将要把所有这些勇敢的仆人处死。在我的身边，他们并不受到攻击，但这是虚假的，因为一旦离开我，人们出于仇恨将要侮辱他们。

“啊！不，对我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些朋友，决不能忘恩负义到如此程度，决不能如此胆小，如此狠心，我要承担这一过错的责任。这一切都是为了我，让他们的愤怒都落在我的头上吧。那时，我们再看看他们的愤怒已经到了何种程度，我们

再看看污浊的潮水敢漫到王座的哪一级台阶。"

这些思想使王后精神兴奋起来，辗转不眠。整个夜里，她差不多都在忧郁地反复思考，今天对明天造成的这种结果已确信无疑了。

翌日来临，这是充满了令人沮丧的后悔、唉声叹气的一天。

翌日，接受王后赠旗的国民自卫队垂头丧气，也斜着眼睛来到宫殿感谢陛下。

从这些人的态度上，不难猜到他们对于所发生的事并不赞成，他们要是敢的话，早就会大声反对了。

他们曾加入欢迎队伍，去迎接佛兰德兵团，他们收到了赴宴的请柬，而且接受了邀请。只不过他们更接近于市民，而不象士兵，是他们在纵情狂饮的时候，不满地嘀咕埋怨了几声，但是没有引起注意。

这些埋怨到了第二天便成了非难，成了指责。

他们来到宫殿感谢王后的时候，有一大群人跟着。

这是因为考虑到情况的严重性，仪式变得庄严了。

双方彼此都准备去发现在与谁打交道。

在士兵和军官这一方面，他们在头一天晚上极大地损害了自己的声誉，迫不及待地想弄清他们鲁莽的表演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王后的支持，所以挤到了他们曾经诽谤、侮辱的民众的面前，这样他们就可以听见从宫殿里发出来的第一道官方消息。

从那时起，整个反革命的重量正悬在王后一个人的头上。

可是她此时还能推卸这样的责任，避免这样的不幸。

但是她象她那个种族中最高傲的人一样高傲，她朝周围所有的人，不管是她的朋友还是她的敌人，坚定果断地扫了一眼，

目光清晰、深邃，随后声音洪亮地对国民自卫队的军官们说：

“先生们，我非常高兴地把旗帜赠给了你们。国民和军队应该象我们热爱国民和军队一样热爱国王。

“我对昨天这一天感到高兴。”

她用最坚定的语气强调了她后一句话。话音刚落，人群中就发出了啧啧喳喳的声音，而在军队行列中则响起了非常热烈的鼓掌声。

“我们得到支持啦，”军队说。

“我们被出卖了，”民众说。

因此，可怜的王后，十月一日那个决定命运的晚会决不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因此，不幸的女人，您对昨天发生的事并没有感到后悔，也没有为此悔恨！

您非但不悔恨，反而感到高兴！

夏尔尼站在一群人中间听见了王后对国王的侍卫们所作的这一辩护，极度痛苦地叹了一口气，不，这不仅仅是辩护，而是在赞扬他们的纵情痛饮。

王后的目光离开了人群，与这位年轻人的目光相遇了。她凝神注视着她情人的脸，想看出她的话在他身上造成的印象。

“我难道不勇敢吗？”这就是她这一目光的含意。

“天哪！夫人，您是疯狂，而不是勇敢，”伯爵那张忧郁痛苦的脸回答说。

第十九章

妇女们参战了

在凡尔赛，宫廷表现出了与民众为敌的英雄气概。

在巴黎，民众则造就了与宫廷作对的骑士，而且条条街上都有这种骑士。

这些民众的骑士衣衫褴褛，手握刀柄或手枪把，到处游荡，他们饿着肚子，身无分文。

凡尔赛宫那边在大吃大喝，嗐！巴黎这边却在挨饿。

凡尔赛宫的宴席上美酒横溢。

巴黎的面包师家里却连面粉都不够。

这真是咄咄怪事！在我们对所有这些改朝换代的事都习以为常的今天，这种可悲的盲目性只能博得那些政治人物的一丝怜悯的微笑。

这是在反对革命，促使饥饿的人起来战斗！

唉！不得不把自己打扮成唯物主义哲人的历史学家要说，民众向来只是在没饭吃的时候打起来更凶狠。

然而给民众面包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要是那样做，民众当然不会觉得凡尔赛宫的面包是苦的。

但是科尔贝①的面粉不再运来了。科尔贝离凡尔赛太远！科尔贝！国王或王后身边的人，有谁想到了科尔贝呢？

不幸的是在宫廷的这种健忘下，巴黎各条街全是些脸色苍

白、忧心忡忡、饥肠辘辘的人，这些面黄肌瘦的饿汉醒来容易睡着难。饥饿的人在每个街角倾听，一些流浪者和一些心怀叵测的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把阴森的脸贴在富人和官吏的窗玻璃上。

男人们没忘记那些血流成河的暴动，他们没忘记巴士底狱，他们对富隆、贝尔蒂耶、弗莱塞尔记忆犹新；他们害怕又一次被称为凶手，于是他们在等待。

但是妇女们，她们除了受苦受难，还什么也没有做过。这些妇女们忍受着三种痛苦：首先为孩子们感到痛苦，孩子们哭哭啼啼，因不懂事而对她们不公正，孩子们责问她们为什么不给他们面包吃；其次是为丈夫感到痛苦，他们早上离家时脸色阴沉，沉默寡言，可晚上回来时脸色更阴沉、更沉默寡言；最后是为自己感到痛苦，她们忍受着作为妻子和母亲的痛苦，妇女们渴望进行报复，她们想以自己的方式为祖国尽力。

此外，十月一日在凡尔赛难道不是妇女在行动吗？

十月五日在巴黎轮到妇女们行动了。

吉尔贝和比约在王宫中，在弗瓦咖啡厅里。一切提案都是在弗瓦咖啡厅提出的。突然，咖啡厅的门打开了，一个妇女惊慌失措地进来。她报告说戴黑帽徽、白帽徽的人已从凡尔赛来到巴黎！她指出这是民众的危险。

人们想起了夏尔尼对王后说过的话。

“夫人，只要妇女们一参与，事情将真的变得可怕了。”

这同样是吉尔贝的意见。

因此，看到妇女们也加入了行列，他立即转向比约，只说

---

① 科尔贝：法国一城市。

了四个字：

“去市政厅！”

比约、吉尔贝和皮都三个人进行过一次谈话，皮都在谈话结束后，已和塞巴斯蒂安·吉尔贝回到维莱科特雷，比约则从那时起一言一行都绝对服从吉尔贝，因为他知道虽然他力大无比，但是吉尔贝智慧超群。

两个人冲出咖啡厅，斜穿王宫花园，再穿过喷水池院，就到达了圣奥诺雷街。

在巴黎中央菜市场附近，他们碰到了一位年轻姑娘，她正敲着鼓走出布尔多内街。

吉尔贝惊奇地停住脚步。

“怎么回事？”他问道。

“天哪！您瞧，大夫，”比约回答，“一个年轻姑娘在敲鼓，还敲得不错哩！”

“她好象丢了什么东西，”一个过路人说。

“她脸色很苍白，”比约紧接着说。

“问问她要干什么，”吉尔贝说。

“嗳！漂亮的姑娘！”比约说，“你为什么事要这样打鼓？”

“我饿！”漂亮姑娘回答，声音尖细而刺耳。

说完她继续走路，鼓声仍在咚咚响。

吉尔贝听着鼓声说道：

“噢！噢！事情变得可怕了。”

于是他更仔细地观察跟在敲鼓的年轻姑娘后面的这些妇女。

她们的脸苍白消瘦，走路摇摇晃晃，一副绝望的模样。

这些妇女中有的已三十个小时没吃过东西了。

从这些妇女中，不时发出一声微弱的威胁声，因为听得出这喊声是从饿着肚子的人的嘴里发出的。

“到凡尔赛宫去！”她们喊道，“到凡尔赛宫去！”

她们一路上向看到的所有还呆在屋里的妇女们发出信号，向所有在窗口的妇女们呼唤。

有一辆马车经过。马车里坐着两位贵妇人，她们把头探出门外，笑了起来。

跟在女鼓手后面的人停止了前进。二十来名妇女直奔车门，将两名贵妇拉下车，推到了队伍中，虽然她们竭力辩白反抗，但立即被两三下猛烈的痛打压了下去。

妇女们缓缓地向前行进，可以看到她们一路走一路在做征兵工作，在她们后面跟着一个男人，两手插在口袋里。

这人脸庞瘦削苍白，身材修长纤细，穿一身铁灰色的服装，上衣和裤子都是黑的。一顶磨损的小三角帽，歪斜地贴在他的额上。

一把长剑拍打着他那两条瘦而有力的腿。

他跟在后面走，一面瞧着，听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浓黑的眉毛下转动着，贪婪地盯着看。

“怎么搞的，”比约说，“这张脸我认识，每次暴动我都看见他。”

“这是执达员马亚尔，”吉尔贝说。

“啊！没错，正是他，在巴士底狱前的木板上，在我后边走过去的那个人。他比我更机灵，他没有跌在沟里。”

马亚尔和妇女们一起消失在街的转角处。

比约很希望象马亚尔那样做，但是吉尔贝拉着他一起去市政厅。

不论是男人的暴动还是女人的暴动肯定都要回到那里。暴动的人不是顺河流走，而是直驱河口。

市政厅里大家都知道在巴黎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大家几乎并不把它放在眼里。确实，一个女人想出敲鼓的念头，在冷漠的巴伊和头号人物拉斐德看来，这有什么关系！这不过是提前过狂欢节罢了。

但大家看到在敲鼓的女人后面跟着来的有二至三千名妇女；大家看到在这支不断壮大的队伍的两侧有一支数量不少的男人的队伍在前进，他们阴森地冷笑着，手持可怕的武器在那儿坐视；大家明白这些男人是在为妇女们将要做的蠢事而笑，这种蠢事是无法补救的，因为大家清楚民众的力量不会镇压蠢事，而合法的力量事后也决不会加以惩罚；这时候，大家开始明白形势的严重性。

这些男人微笑是因为他们高兴地看到他们不敢做的事，却由人类中另一半最于人无损的人去做。

半小时之后，有一万名妇女聚集在沙滩广场上。

这些妇女看到人数够多，便双手叉腰开始商议起来。

商议一点不冷静，这些人绝大部分是看门人、巴黎中央菜市场的买菜妇、妓女。这些妇女中的许多人是保皇分子，他们并没有想跟国王和王后作对，相反她们将为他们赴汤蹈火。在河那边巴黎圣母院寂静的钟楼上，可以听到这种响亮的奇怪的争论声。巴黎圣母院的钟楼曾目睹过许多事，现在正准备亲眼目睹更奇怪的事。

商议的结果如下：

“让我们去烧市政厅，那里炮制了那么多无价值的文件，不让我们每天吃饱饭。”

此时，市政厅正好在忙于审判一个出售份量不足的面包的面包商。

谁都知道面包越是贵，这帮人的生意就越好，但是生意越是有利可图，危险性也越大。

因此，路灯下的那帮常客带着一根新绳子在等待那个面包商。

市政厅的侍卫们想救那个不幸者，正在尽力而为。但是我们看到了，一段时间以来，他们好心的措施得不到好的结果。

妇女们扑向这些侍卫，冲破了他们的防线，闯进了市政厅，开始洗劫。

她们想把找到的所有东西都扔进塞纳河，把搬不动的东西就地烧光。

于是要把所有的人抛进河里，把所有的墙烧掉。

这是一件工程浩大的工作。

市政厅里各种人都有一些。

首先有三百个选民。

有市长助理们。

有市长们。

“把这些人全扔进河里要费很长时间，”一个头脑清醒、急性子的妇女说。

“难道他们不是罪有应得，”另一个妇女说。

“是罪有应得，但时间不够。”

“好办！全烧光，”一个人说，“这更简单。”

有人在找火把，有人请求点火；于是为了不浪费时间，大家临时把一名神甫吊了起来作为消遣。

幸好，穿灰衣服的男人在那儿，他割断绳子，神甫从高达十

七英尺的地方摔了下来，扭伤了一只脚，在所有这些悍妇的笑声中一瘸一拐地离去。

神甫所以能平安无事地离去，因为火把已被点燃，放火者已举着火把，他们已来到档案室旁，再有十分钟，一切将付之一炬。

就在这时那个穿灰衣服的男人突然冲过来，夺过妇女们手中的火把和未烧旺的木柴；妇女们坚持不让，那个男人用火把朝她们打去，火烧着了裙子，他却扑灭了烧着的纸。

这个男人是什么人？竟敢与这一万名愤怒的女人的可怕的意志作对。

为什么她们要受这个男人的摆布呢？她们没把勒费弗尔神甫吊死。但她们可以吊死这个男人，因为没有人来挡。

根据这个推理，人群开始狂怒起来，她们以死来威胁他，事实也正是如此。

妇女们把那个穿灰衣服的男人团团围住，把绳子套在他脖子上。

但比约赶来了。马亚尔帮了神甫的忙，现在比约来帮马亚尔的忙了。

他紧紧拉住绳子，用一把锋利无比的刀把绳子割成两三段，这把刀的主人此时用它来割断绳子，但在紧要关头，只要一只有力的手给这把刀装上柄，这把刀就能派别的用处。

比约一面把绳子割得粉碎，一面大声喊道：

“喏，不幸的女人！你们竟然不认识攻占巴士底狱的胜利者之一！那个人就是从木板上走过去取投降书的人，而我当时却在沟里踩水，你们连马亚尔先生都不认识吗？”

听到这个赫赫有名、令人胆战心惊的名字，所有这些妇女

都停住了手，她们互相瞧着，揩着额上的汗。

这项工作非常累人，虽然是十月份的天气，但她们依然干得出了汗。

“一个攻占巴士底狱的胜利者！还是马亚尔先生，夏特雷的执达员，马亚尔先生！马亚尔先生万岁！”

威胁变成了亲热，她们拥抱马亚尔，高喊：“马亚尔万岁！”

马亚尔和比约互相握了握手，互相看了一眼。

握手的意思是说：我们是朋友！

看一眼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一天您需要我的话，请信任我。

马亚尔对所有这些妇女的影响更大了，因为她们知道马亚尔犯了些小过错要她们原谅。

但是马亚尔是一个深得人心的老水手，他熟悉这一片人海，一丝风可以使它翻腾起伏，一句话可以使它风平浪静。

他知道怎样和这群人讲话，在她们允许他讲话时。

此外，这时真是对大家演讲的好时候，人们默默地围在马亚尔的周围。

马亚尔不希望巴黎妇女破坏公社，即这个保护她们的唯一政权，他不希望她们毁掉证明她们的孩子不是私生的户籍簿。

马亚尔不平常的刺耳的开玩笑的话产生了效果。

没有人被杀死，什么也没被烧掉。

但是大家希望去凡尔赛宫。

罪恶就在那里，有人在那里通宵达旦地狂饮，而巴黎却在挨饿。凡尔赛宫挥霍无度，而巴黎却缺少小麦和面粉，因为面粉不运往巴黎，而是从科尔贝直接运往凡尔赛宫。

如果面包师、女面包师和小伙计在巴黎的话，就不会到这种地步。

这些是百姓给国王、王后和王太子起的绰号。他们天生就有权分配百姓的面包。

人们将去凡尔赛宫。

既然妇女们已经组织成队伍，既然她们有枪，有炮，有炸药，既然那些既没有枪又没有炸药的妇女有梭标和长柄叉，那她们就要有一个将军。

为什么不可以呢？国民自卫队也有一个将军。

拉斐德是男人的将领。

马亚尔将成为妇女的将军。

拉斐德先生指挥这些游手好闲的掷弹手，他们倒好象成了预备队，在有很多事要干的时候，却干得很少。

马亚尔将指挥这支常备军。

马亚尔严肃地、泰然自若地接受了。

马亚尔是指挥巴黎妇女的将军。

战斗不会很长，但却是决定性的。

第二十章

马亚尔将军

马亚尔统率的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军队。

这支军队拥有大炮，这些大炮虽然确实没有炮架和车轮，但是被安置在马车上。

这支军队拥有枪支，许多枪支虽然确实缺少枪机尾和扳机，但是支支都上有刺刀。

这支军队拥有大量的其他武器，这些武器虽然确实十分不好使用，但是毕竟都是武器。

这支军队拥有火药，包在手绢里，帽子里，放在口袋中，炮手们手里拿着点燃的火药线，走在这些活弹盒中间。

在这次非同寻常的行军中，这支军队没有统统被炸死，这的确是个奇迹。

马亚尔一眼就看清了他这支部队的情绪。他明白，他所能做的是率领这支军队去凡尔赛宫，而不是让这支军队原地呆在广场，把军队限制在巴黎，到达凡尔赛宫后，再阻止这支军队也许会干出的蠢事。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项崇高的任务，马亚尔决心去完成。

因此马亚尔走下台阶，把悬挂在那个年轻姑娘脖子上的鼓拿了过来。

年轻的姑娘正饿得要命，再也没有力气背鼓了。她交出了鼓，整个身子沿着墙直往下滑，倒了下去，一头靠在了一块界石上。

一只令人沮丧的枕头……饥饿的枕头……

马亚尔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叫马德莱娜·尚布里，职业是为教堂雕刻木制品。但是，如今谁想拿这些美丽的木头家具，这些美丽的雕像，这些宏伟的浮雕，这些十五世纪的杰作，来献给教堂呢？

她饿得要死，成了王宫里的卖花姑娘。

但是当人们没有钱，连面包都买不起的时候，谁会想到买花呢？花朵，这些在和平和富饶的天国中闪闪发光的星星，如今被狂飙和革命摧毁了。

马德莱娜·尚布里再也不能够用橡木雕刻她的水果，再也不能够卖去她的玫瑰花、茉莉花、百合花，她拿起了战鼓，敲响了令人可怕的饥饿的鼓声。

她将去凡尔赛，是她召集了所有这些忧郁的代表。不过，她太虚弱，走不动了，她坐着马车去。

到达凡尔赛宫以后，人们将请求允许她和另外十二名妇女进入宫廷。她将是演说家；她本人是饥饿者，她将在国王面前为挨饿的人请命。

马亚尔的这一想法受到热烈的赞同。

就这样，马亚尔用一句话就马上改变了每一个人的敌对情绪。

妇女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凡尔赛宫，不知道去那儿干什么。

但是，她们现在明白了，她们去凡尔赛宫是要推出十二名妇女组成一个代表团，在马德莱娜·尚布里的带领下，以饥饿

的名义向国王恳求，求他怜悯他的百姓。

大约七千名妇女集合了起来。

她们沿着塞纳河的岸边开始进军。

可是一到达巴黎的杜伊勒利宫，就听见了响亮的呼喊声。

马亚尔跳上一块界石，这样就能看见整支军队。

“你们要干什么？”他问。

“我们要穿越杜伊勒利宫。”

“这办不到，”马亚尔回答说。

“为什么办不到？”七千个声音齐声高叫着。

“因为杜伊勒利宫是国王的住宅和国王的花园，因为未经国王许可穿越杜伊勒利宫是对国王的侮辱，不仅仅如此，侵犯国王个人，也就是侵犯所有人的自由。”

“好吧，既然如此，”妇女们说，“那就请求御前卫士同意我们穿过。”

马亚尔手里拿着三角帽，朝御前卫士走去。

“我的朋友，”他说，“请允许这些妇女穿越杜伊勒利宫好吗？她们只是从拱门下走过，决不会损坏花园的一草一木。”

那个卫士拔出长剑，猛地刺向马亚尔，来作为回答。

马亚尔拔出比他短了足足一英尺的剑，架住了刺来的剑。这时一个妇女溜到卫士身边，用扫帚柄朝他的脑袋狠狠地打去，把他打倒在马亚尔的脚下。

马亚尔把剑放回剑鞘，一只手臂挟住卫士的剑，另一只手臂挟住一个妇女的武器，捡起格斗的时候落在地上的三角帽，把它戴在头上，领头穿过杜伊勒利宫。妇女们履行了他的诺言，没有进行任何破坏。

妇女们继续赶路，穿过王后林荫大道，朝塞夫勒走去，到

了塞夫勒她们分成两队。让她们继续走吧，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巴黎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这七千个女人差点儿无声无息地淹死那些有选举权的人，吊死勒费弗尔修道院长和马亚尔，烧毁市政厅。

风声在首都最偏僻的地区回荡着。拉斐德一听到这风声，便赶来了。

他刚才正在练兵场进行一次检阅。从早晨八点钟以来，他一直骑着马。他赶到市政厅前的广场上时，钟声刚刚敲响十二点。

当时的漫画把拉斐德画成一个半人半马的怪人，身子就是那匹人人皆知的闻名白马。

马头就是这位国民自卫队指挥官的尊容。

从革命一开始，拉斐德就一直骑在马上演讲，骑在马上吃饭，骑在马上指挥。

常常还有这样的事，他骑在马上睡觉。

因此，当他有机会睡在床上的时候，他睡得很香。

拉斐德到达佩尔蒂埃街的时候，被一个人拉住了，这个人骑着一匹速度惊人的好马在飞奔。

这个人是吉尔贝。他正要去凡尔赛宫。他正要去向国王通风报信，把威胁国王的这次行动事先通知他，并且听候国王的命令。

他三言两语地对拉斐德叙述了所发生的一切。

接着两人分头继续赶路。

拉斐德朝市政厅赶去。

吉尔贝朝凡尔赛宫赶去。不过，妇女们是沿塞纳河的右岸行进的，而他是沿河的左岸走的。

市政厅前的广场在妇女们走完了之后，很快就挤满了男人。

这些男人是领到军饷或没有领到军饷的国民自卫队队员，有些还是法兰西卫队的前队员，由于站到了民众这一边，失去了国王侍卫队的特权，这些特权由瑞士卫士和国王卫队继承了。

妇女们的喧闹声过后，响起了警钟和紧急集合号。

拉斐德穿过人群，在台阶跟前跃身下了马。他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欢呼声，也夹杂了一些威胁声。对这些他都毫不在意，开始就早晨所发生的暴动口授了一封致国王的信。

他刚念到信的第六行，突然秘书办公室的门猛地一下被推开了。

拉斐德抬起了眼睛。掷弹兵的一群代表要求将军接见。

拉斐德向代表们示意他们可以进来。

于是代表们走进房间。

那个负责发言的掷弹兵一直走到桌子前。

“将军，”他语气坚定地说，“我们代表着十连掷弹兵。我们不相信您是一个叛徒，但是，我们相信政府出卖了我们。这一切该结束了。我们决不能掉转刺刀对准那些向我们乞求面包的妇女。给养委员会不是贪污，就是办事无能。在这两种情况中不论是哪一种，都有必要撤换给养委员会。民众是不幸的，他们不幸的根源是在凡尔赛宫。有必要去找国王，把他带回巴黎。必须铲除佛兰德兵团，国王侍卫队也不例外，他们竟胆大包天，践踏国徽。假如国王虚弱得连王冠都戴不动，就让他引退，我们为他儿子加冕。再指定一个摄政委员会，一切都会好起来。”

拉斐德吃惊地注视着这位发言人。他曾经目睹骚乱，曾经为屠杀流泪；但是有人用革命的口吻对他本人说话，这确实还是第一次。

民众所看到的、可以甩掉国王的这种做法，使他惊愕。这不仅仅使他惊愕，还使他感到惶惶不安。

“怎么回事！什么，”他嚷道，“难道你们计划向国王宣战？逼他放下我们？”

“将军，”发言人回答说，“我们热爱国王，我们尊敬国王；假如他离开我们，我们将非常伤心，因为我们非常热爱他。但是，一句话，假如他离开我们，我们还有王太子。”

“先生们！先生们！”拉斐德大声说，“注意你们在干些什么；你们在触犯王权，我有义务不允许这样做。”

“将军，”这位国民自卫队队员边鞠躬边回答说，“我们愿意为您流尽最后一滴血。但是民众是不幸的，罪孽的根源在凡尔赛宫。我们必须去找国王，把他带回巴黎。这是民众的意志。”

拉斐德看到自己必须全力以赴了。凡是做必须做的事，他是从不退却的。

他走下台阶，来到市政府大厦的广场中心，想对民众发表讲话，但是“到凡尔赛宫去！到凡尔赛宫去！”的喊叫声淹没了他的声音。

突然，从瓦纳里大街那边传来了大声的喧闹，这是巴伊在朝市政厅走来。

一看见巴伊，四处立刻爆发出“面包！面包！到凡尔赛宫去！到凡尔赛宫去！”的喊叫声。

站着的拉斐德淹没在人群中。他感到潮水继续上涨，越涨越高，快把他完全吞没了。

他在人群中拼命挤着，想挤到他的马那儿，这股劲头就象船只失事的水手朝着礁石游去一样。

他终于抓到了缰绳，跃上战马，策马朝台阶那边跑去，但

是他前面的路完全给堵塞了，在他和市政厅的大门之间已经筑起了一道严严实实的人墙。

“该死的，将军！”这些人喊道，“您必须和我们呆在一起。”

同时，所有的人们齐声叫喊：“到凡尔赛宫去！到凡尔赛宫去！”

拉斐德动摇了，彷徨了。是的，到凡尔赛宫去他无疑对国王非常有用；但是他能够掌握这群敦促他去凡尔赛宫的人吗？他控制得住这股把他冲得脚不着地、感到自己也要抵抗才能保住自身的这股浪潮吗？

突然，有个人走下台阶，手里拿着一封信。这人冲进人群，用他的脚和手，尤其是用他的胳膊肘，左冲右撞，凶猛地挤到拉斐德的跟前。

这个人便是不知疲倦的比约。

“拿着，将军，”他说，“这是从三百人那儿来的信。”

当时人们就是这样称呼选举团成员的。

拉斐德打开封蜡，试着低声念信；但是二万个人的声音齐声大喊：

“信！信！”

因此，拉斐德被迫大声地念信。他示意请大家安静。他刚做完手势，巨大的喧嚣声奇迹般地静了下来。拉斐德念了下面这封信，人们一字不漏地全听清了：

“鉴于目前的情况和民众的愿望，并且根据总指挥官先生所作的、无法拒绝的陈情，授权总指挥官，甚至是命令他，到凡尔赛宫。

“公社的四个委员将陪同他前往。”

可怜的拉斐德根本没有向选举团成员先生作过任何陈情，

而是他们乐意把即将发生的事件的一部分责任推到他的头上。但是民众相信他真作过陈情，总指挥官的陈情和民众愿望完全相一致，民众高呼："拉斐德万岁！"

这时候，拉斐德脸色变得苍白，轮到他跟着又说了一遍："到凡尔赛宫去！"

一万五千人跟随着他，他们的热情比作为先遣部队而先走一步的妇女们的热情更为平静一些，但是同时也更令人可怕。

所有这些男人女人应该在凡尔赛宫汇合，请求国王把十月一日晚宴上从他侍卫队的餐桌上掉下来的那些面包屑赐予他们。

第二十一章

凡尔赛

在凡尔赛，人们象往常一样对巴黎正在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欢宴中的一幕幕景象，我们已作了描述。翌日，王后对这一切公开表示高兴。现在王后累了，正在休息。

她拥有一支军队，她有一批狂热的崇拜者，她已清楚哪些是她的敌人，她渴望进行战斗。

七月十四日的失败，她不该报仇吗？国王巴黎之行，从巴黎带回他戴在帽子上的三色帽徽这件事，她不该忘记吗？她不该让她宫廷里的人也忘记吗？

可怜的女人！她万万没有料到，她自己很快也将被迫作这样的旅行。

自从同夏尔尼争吵之后，她再没有同他说过话。她假装象昔日一样友好地对待安德烈。这种友情曾一度在她心中淡薄了，但在她这位情敌的心中却永远熄灭了。

至于夏尔尼，她不理睬他，也不朝他看一眼，除非她不得不要他干一些事情，或者不得不给他下命令。

但这可不是他全家的失宠，因为就在巴黎市民准备离开巴黎前往凡尔赛的那一天早晨，有人看见王后亲切地在同年轻的乔治·德·夏尔尼谈话。兄弟三人中乔治排行第二。他与奥利维埃不同，他获悉巴士底狱被攻占的消息之后，曾向王后提出

一些十分好战的建议。

实际上，大约在早晨九点，这位年轻军官正在穿越走廊，去通知犬猎队长国王打算出去打猎，这时，刚从教堂望弥撒回来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看见了他，接着就叫住了他。

“先生，你匆匆忙忙奔哪儿去？”她问。

“我一看见陛下，就不再跑了，”乔治答道，“相反，我马上止步，我谦卑地等待您赐恩对我讲话。”

“先生，这并不妨碍你回答我的问题，告诉我，你要到哪儿去？”

“夫人，”乔治答道，“我是护送人员。陛下要去打猎，我去猎人那儿安排狩猎地点。”

“噢！王上今天又要去打猎，”王后一边说，一边瞧着从巴黎那边滚滚而来的大团大团的乌云。“他今天不该去打猎。天似乎要下雨，是不是，安德烈？”

“是的，夫人。”少妇心不在焉地回答说。

“先生，难道你没有这种看法吗？”

“有这种想法，夫人，不过王上要去。”

“愿王上在树林里或在大路上如愿以偿，”王后回答说，显出了她那种惯常的快乐的表情，这种表情就是她内心的悲伤和政治事件加在一起都是不能使她失去的。

随后她转身对安德烈悄悄地说：

“王上享受一下这种娱乐也是应该的。”

接着她对乔治大声说：

“先生，你能告诉我王上打算去哪儿打猎吗？”

“在默东树林，夫人。”

“好吧，去陪他吧，可是要当心他的安全。”

这时，夏尔尼伯爵已经走进房间。他和蔼地对安德烈露出了笑容，接着一边摇头，一边大着胆子对王后说：

“这个吩咐我弟弟是不会忘记的，夫人；不管王上是陶醉于欢乐之中还是身处危险之中。”

玛丽·安托瓦内特虽还没有看见夏尔尼出现，但一听见这个声音，就吃了一惊，她转过身来。

“如果这句话不是奥利维埃·德·夏尔尼伯爵说出来的话，”她蔑视而严厉地说，“我本来是会大吃一惊的。”

“为什么呢，夫人？”伯爵尊敬地问道。

“因为这预示着不幸，先生。”

安德烈一见她丈夫的脸色刷地一下变得苍白，她的脸色也发白了。

他鞠了一躬，没有回答。

他妻子朝他瞥了一眼，似乎对他如此耐心感到惊讶。他接着说：“我的的确确极其不幸，因为我再也不知道该如何对王后说话才能不冒犯她。”

“再也不”这三个字说得清晰有力，如同舞台上一个老练的演员强调重要音节一样。

王后的耳朵早已训练有素，不会不马上听出夏尔尼是在强调这三个字。

“再也不！”她急忙说，“再也不；你这再也不是什么意思？”

“看来，我又用词不当了，”夏尔尼说，毫无装腔的样子。

他与安德烈交换了一下眼色，这次让王后给看见了。

这下轮到王后脸色发白了，她气得咬牙切齿。

“居心不良，”她大声说，“说出的话也不良。”

“思想敌对，”夏尔尼说，“忠言也逆耳。”

这个反驳与其说充满敬意，不如说是恰如其分。说完之后，他保持沉默。

“我要等到夏尔尼伯爵在攻击时运气好一些才作答复，”王后说。

“我要等到王后对她的仆人比近来更感到高兴的时候，再来攻击她，”夏尔尼说。

安德烈急忙抓住她丈夫的手，准备和他一起离开房间。

王后一眼就把她制住了。她看见了这个动作。

“你丈夫究竟要对我说什么呢？”王后问道。

“他原来打算告诉陛下，王上昨天派他去巴黎，他发现巴黎正处于不寻常的骚动之中。”

“又骚动了！”王后说；“究竟为了什么？巴黎市民已经攻占了巴士底狱，眼下正在忙于摧毁它，他们还要干什么？回答我，夏尔尼先生。”

“这是真的，夫人，”伯爵答道，“不过，因为他们不能吃砖头，他们说他们饿。”

“让他们挨饿！让他们挨饿！”王后大声嚷道，“在这方面，他们想要我们干些什么呢？”

“曾有一个时期，夫人，”夏尔尼说，“王后第一个去同情和减轻民众的痛苦；曾有一个时期，王后常常爬上穷人的阁楼，穷人的祷告从阁楼飞向上帝，祈求上帝赐福于她。”

“是的，”王后痛苦地说，“我对别人悲惨生活的这种同情受到了很好的报答，不是吗？因为我爬上了其中这样一个阁楼，最大的不幸就落在了我的头上。”

“因为陛下曾经受过一次欺骗，”夏尔尼说，“因为陛下曾赐恩于一个可怜潦倒的人，难道她就应该把一切人性同那位寡廉

鲜耻的女人等而视之吗？啊，夫人！夫人！那时，您是多么地受爱戴啊！”

王后向夏尔尼射去了一道火辣辣的目光。

“可是，”她说，“昨天巴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啦？就把你亲眼目睹的事告诉我吧，先生；我愿意肯定你讲的都是事实。”

“我所看见的，夫人！我看见一大群人挤在沿河马路上，徒劳地等待着面粉的到来。我看见另一些人站在面包店前排着长队，徒劳地等待着面包。我所看到的是一群正在挨饿的百姓；丈夫悲伤地看着他们的妻子、母亲悲伤地看着她们的孩子。我所看见的是握紧的拳头咄咄逼人地伸向凡尔赛。啊！夫人！夫人！我刚才对您说的这一切危险，将为我们提供一个为陛下去死的机会，我弟弟和我将第一个要求得到这种幸福，我很担心这个机会很快就会到来。”

王后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转过身背对着夏尔尼，走到一扇朝着大理石庭院的窗子跟前，把她苍白而又火辣辣的脸贴在窗玻璃上。

她刚刚把脸贴在窗玻璃上，就有人看见她一阵哆嗦。

“安德烈！”她喊道，“过来，看看骑着马朝我们走来的这个人是谁；他似乎带来了最紧急的消息。”

安德烈走到窗前，但是差不多立即往后退了一步，脸色变得苍白。

“啊！夫人，”她带着责备的口吻说。

夏尔尼急忙跑到窗前；他对刚才所发生的一切都注意到了。

“那个骑马的人，”他一边说，一边先后看了看王后和安德烈，“是吉尔贝大夫。”

“啊！真是他，”王后说，她说话的口吻甚至连安德烈也难以

判断，玛丽·安托瓦内特究竟是因为她有时候突然爆发的那种女人的复仇心理才把她叫到窗前的呢，还是因为她熬夜和流泪，视力减退，两眼在一定距离下再也认不出那些她想认出的人呢？

接着，马上是一阵令人心寒的寂静。这一幕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只是用目光继续互相盘问、互相回答。

的确，来的正是吉尔贝。他带来了夏尔尼所料到的不祥消息。

虽然他急急忙忙地跳下马，虽然他急匆匆地登上了楼梯，虽然王后、安德烈、夏尔尼三张紧张的脸都朝着通向楼梯的那一扇门，大夫是应该从这扇门走进房间的，但是这扇门没有打开。

于是这三个人悬着焦急不安的心等待了数分钟。

突然，房间另一头的那扇门开了，一个军官走了进来。

"夫人，"他说，"吉尔贝大夫请求陛下赐恩接见，他是来同王上商讨一些紧急要务的，但是王上一小时以前已经出发去默东了。"

"让他进来！"王后说，她那样坚定，甚至可以说是用严厉的目光注视着门。安德烈好象理所当然地应该寻求她丈夫的支持，她往后退缩，靠在伯爵的胳膊上。

吉尔贝出现在门口。

第二十二章

十月五日

吉尔贝朝我们刚才介绍过的几个在场人物看了一眼，然后恭恭敬敬地朝玛丽·安托瓦内特走去。

“王后，”他说，“您尊贵的丈夫不在，您能允许我把带来的消息告诉您吗？”

“请讲吧，先生，”玛丽说，“看到您如此匆匆走来，我已拼命地在呼救，因为我料想到您给我带来一个可怕的消息。”

“难道王后更喜欢我让她感到出其不意吗？王后精明能干，智力超群，明察秋毫，王后得知了将面临的危险，她会迎着危险上，也许有可能化险为夷。”

“噢，先生，这危险是什么呢？”

“夫人，七八千名妇女已从巴黎出发，正拿着武器浩浩荡荡向凡尔赛进发。”

“七八千名妇女！”王后不屑一顾地说。

“是的，但是她们一路上走走停停，到达这里时也许已有一万五千至两万人了。”

“她们来干什么呢？”

“她们饿。夫人，她们来向王上要面包。”

王后转向夏尔尼。

“哎！夫人，”伯爵说，“我预料的事终于发生了。”

“怎么办？”玛丽·安托瓦内特问。

“先通知王上，”吉尔贝说。

王后迅速转过身。

“王上！噢！不行，”她喊道，“让他遇到危险，何必呢？”

这喊声并不是从玛丽·安托瓦内特嘴里喊出来的，而是从她内心里迸发出来的。这充分表明王后的这种无畏精神，表明她意识到一种完全是个人的力量，表明她同时也意识到一种她既不打算在她丈夫身上找到，也不想把它暴露在外人面前的软弱。

然而夏尔尼，是外人吗？吉尔贝是外人吗？

不，恰恰相反，他们两人中一个是为了救王后，另一个是为了救国王，他们不象是被天主选中的两个人吗？

夏尔尼同时回答了王后和吉尔贝；他在重振自己的威望，因为他牺牲了自己的骄傲。

“夫人，”他说道，“吉尔贝先生说得有理，应该通知王上。王上依然受到爱戴，王上将出现在妇女们面前，他将对她们发表讲话，他会使她们平息下来。”

“但是，”王后问道，“谁负责去通知王上呢？道路肯定已被切断，而且这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

“王上在默东树林里吗？”

“是的，可是如果，这很有可能，所有的路……”

“但愿陛下赐恩把我只看作一位军人，”夏尔尼爽直地打断王后的话，“一个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士兵。”

说完，他没等回答，也没听到叹息，便急速跑下楼，跳上侍卫的一匹马，带着两名骑兵向默东方向飞奔而去。

他向正在窗口向他告别的安德烈作了最后一个手势，刚刚

消失，远处就响起了象暴风雨天气大海发出的那种呼啸声，使王后竖起了耳朵。这声音好象是从离巴黎公路最远的树林里升起的。从他们所在的房间里听去，声音似乎从雾中传来，一直传到凡尔赛最后几座建筑里。

不一会儿，天际变得可怕极了，这阵势不仅听得见，而且看得到，灰蒙蒙的雾开始化作一阵倾盆大雨。

但是，尽管有这些来自天上的威胁，凡尔赛依然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

密使们接连不断地来到城堡。每个密使都说从巴黎来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每个人一想到前些天轻而易举的胜利和快乐，心里都觉得不是滋味，一些人似乎在悔恨，另一些人好象很恐惧。

士兵们忧心忡忡，你看着我，我瞧着你，慢吞吞地拿起武器。军官们象那些拿着酒瓶乱晃的醉汉一样，被士兵们明显的不安和人群中的窃窃私语弄得士气低落，他们将在这种马上到来的充满不幸的气氛中艰难地呼吸着。

国王侍卫队这方面有近三百人左右，他们冷静地骑上马，神情畏缩，象一名剑客知道他在和谁打交道，但不知敌人进攻的方法。

这些妇女出发时手持武器气势汹汹，但到达时，却已丢盔弃甲，甚至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她们太累太饿了。怎样对付她们呢？

不管怎样，他们还是排好队，抽出战刀，严阵以待。

妇女们终于出现了；她们共分两路到达。她们是在半路分开的，一部分从圣克卢来，另一部分从塞佛尔来。

在分手前，她们分享了八个面包，那是她们在塞佛尔找到

的全部食品。

七千人分三十二斤面包！

在抵达凡尔赛时，她们勉强能拖得动脚，一路上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人丢了武器。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马亚尔让剩下的四分之一的人把她们的武器放在凡尔赛城的第一排房屋里。

接着在入城时，他说道，“来吧，为了不让人怀疑我们是君主政体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唱：《亨利四世万岁！》”

她们用微弱的、连要面包的力气都很勉强的声音唱起了这首歌。

当王宫里的人听见的是歌声，而不是叫喊声和威胁声时，尤其是看见这些虚弱不堪的歌唱者时，他们感到非常震惊。她们饿得摇摇晃晃象喝醉了酒一样，她们消瘦、苍白、肮脏的脸上淌着雨水和汗水，无数张可怕的脸紧挨着，瞪着惊奇的眼睛，一双双僵硬的手沿着镀金栏杆在那儿晃动。

这些令人惊异的人不时发出凄凉的吼叫声，这些濒临死亡的人的脸上不时射出一道道光芒。

这些手渐渐离开了支撑他们的栏杆，从栏杆的一个个空档中伸向城堡。

一些手摊开、颤抖着，在请求；

另一些手握紧高举着，在威胁。

噢！这是一副多么阴森的景象！

天下着雨，地上一片泥泞。

围攻者饿着肚子在示威。

守卫人员又是怜悯又是怀疑。

王后在等待路易十六时，显得很焦急，又表现得十分果断，她让人下达了防守的命令；所有的廷臣、军官、高级官员都来

到了她周围。

她在这些人中发现了巴黎的大臣圣·佩利斯特先生。

“去了解一下这些人想干什么，先生。”她说。

圣·佩利斯特先生下楼，穿过庭院，朝栅栏走去。

“你们想干什么？”他问妇女们。

“面包！面包！面包！”成千上百个声音异口同声地回答。

“面包！”圣·佩利斯特不耐烦地回答，“你们拥有一个主人的时候，并不缺面包。现在你们拥有一千二百个主人，看看你们倒落到了什么地步。”

说完，圣·佩利斯特先生在这些饥饿的人的叫喊声中离去，同时下令守住关闭的栅栏。

但是，一个代表团正在前来，在代表团面前，栅栏门只好打开了。

马亚尔已代表妇女出席了国民议会，终于争取到由议长率领一支十二名妇女组成的代表团前来向国王请愿。

正当以穆尼埃为首的代表团离开国民议会时，国王骑马飞奔而来，从附属建筑进入凡尔赛宫。

夏尔尼在默东树林里碰上了他。

“啊！是您先生，”国王问他，“您找我吗？”

“是的，陛下。”

“发生了什么事，您这样心急火燎的。”

“陛下，一万名妇女此时正在凡尔赛，她们从巴黎开来，来要面包。”

国王耸了耸肩，但感情是怜悯，而不是蔑视。

“可惜！”他说道，“如果我有面包的话，我不会等她们来凡尔赛问我要的。”

他没有说什么别的，只是不无遗憾地朝远处，就是他不得不中断打猎的那个方向看了一眼，说道：

“咱们回凡尔赛吧，先生。”

说完他便动身回凡尔赛。

我们刚才说过，他到达时检阅场上正响起一片喊叫声。

“怎么回事？”国王说。

“陛下，”吉尔贝进来时喊道，脸色象死人一般苍白，“这是您的侍卫们，由乔治·德·夏尔尼率领，正在向国民议会议长和由他率领到您这儿来的代表团发起攻击。”

“这不可能！”国王喊道。

“您听听那些被杀死的人的叫喊声。您看，看看所有的人在逃。”

“叫人打开所有的门！”国王喊道，“我接见代表团。”

“可是，陛下！”王后喊道。

“叫人打开门，”路易十六说，“国王的宫殿是避难的地方。”

“唉！”王后说，“也许国王们除外！”

第二十三章

十月五日的晚上

夏尔尼和吉尔贝急匆匆地奔下楼。

“以国王的名义！”一个喊道。

“以王后的名义！”另一个喊道。

两个人同时补充道：

“打开所有的门。”

但是这道命令没有迅速得到执行，国民议会议长已被推倒在庭院里，遭到了蹂躏。

他旁边，有两名妇女代表团的成员受了伤。

吉尔贝和夏尔尼急急赶来；他们一个来自社会的上层，一个来自社会的底层，两人不期而遇。

一个出于对王后的爱想救王后，另一个出于对君主政体的爱想救国王。

栅栏门打开了，妇女们冲进庭院；她们窜到侍卫的行列中，混到佛兰德兵团的士兵行列中：她们威胁，请求，向他们表示亲热。有谁抵挡得住这些以母亲和姐妹的名义向男人们哀求的妇女呢？

“让开，先生们，让代表团通过！”吉尔贝喊道。

于是所有的人全散开了，让穆尼埃和那些将要被他介绍给国王的不幸的妇女通过。

夏尔尼赶在前面通知了国王，国王在小教堂隔壁房间等候代表团。

穆尼埃将代表国民议会讲话。

路易松·尚布里，这个打集合鼓的卖花姑娘将代表妇女们讲话。

穆尼埃对国王说了几句话，就将年轻的卖花姑娘介绍给国王。

这个卖花姑娘向前走了一步，想讲话，但她只能够讲出这么几个字：

"陛下，面包！"

说完她昏倒在地。

"救人呀！"国王喊道，"救人呀！"

安德烈奔过来把她的小瓶递给国王。

"啊！夫人，"夏尔尼以责备的口气对王后说。

王后脸色煞白，退回到自己的房间。

"备车，"她说，"国王和我一起出发去朗布耶。"

这期间，可怜的女孩苏醒过来；发现自己倒在国王怀里，国王正让她吸嗅盐，她发出了一声羞怯的喊叫，然后想吻国王的手。

但是国王制止了她。

"我美丽的孩子，"他对她说，"让我抱着您，您完全值得我这样做。"

"噢！陛下，陛下，既然您那么善良，"年轻姑娘说，"就请下道命令吧！"

"什么命令？"国王问道。

"下命令让人把小麦运来，好不再挨饿。"

“我的孩子，”国王说，“我很愿意签署您请求的这道命令，但是，真的，我很害怕它帮不了您什么大忙。”

国王来到一张桌子前，开始起草文件，这时突然听到一声枪响，紧接着是一排激烈的齐射。

“啊！天哪！天哪！”国王喊道，“又出了什么事？去瞧瞧，吉尔贝先生。”

另一群妇女受到了第二次攻击，而这一次攻击导致了一声枪响和一排齐射。

这一枪是一个平民射的，打断了侍卫队中士萨沃尼埃斯先生的一条胳膊，那时这胳膊正举起来打一个年轻士兵，这个士兵躲在一间简陋房屋前面，伸着两条被解除了武装的胳膊，保护着跪在他后面的一位妇女。

侍卫们这边打了五六发子弹回敬了这一枪。

有两枪打中了，一名妇女倒地身亡。

另一名受重伤的妇女被抬走了。

民众开始反击了，两名侍卫从马上跌了下来。

与此同时响起了一片叫喊声：让开！让开！这是圣安托万区的男人们拖着三门大炮赶到了，他们把大炮对准了栅栏。

幸好，这时下起了瓢泼大雨，引爆线无法点燃，被雨水淋湿的火药不会爆炸了。

这时，吉尔贝的耳旁有一个低而轻的声音在说：

“拉斐德先生到了，离这里只有两公里路。”

吉尔贝立即寻找那个通知他的人，可是没有找到；但不管这个通知来自何处，通知是正确的。

他四下里瞧瞧，看见了一匹马，马的主人就是刚才被杀死的两个侍卫中的一个。

他跳上了这匹马，朝巴黎方向疾驰而去。

第二匹没有骑手的马想跟随他，但是它在广场上刚走了十二步左右缰绳被拉住了。吉尔贝以为有人猜出了他的意图，想跟踪追击他。他一面远去，一面朝身后看了一眼。

其实根本没人想这样做，大家饥饿难忍，只想吃东西，大家用刀杀死了那匹马。马一倒下，顷刻之间被分割成二十块。

这期间，有人来告诉国王，就象告诉吉尔贝一样：拉斐德先生到了。

他刚给穆尼埃签了字，接受了《人权》。

他刚给路易松·尚布里签署了派人把粮食运来的命令。

有了大家认为可以使所有的人平静下来的这项法令和这道命令以后，马亚尔、路易松·尚布里和一千名妇女重新踏上了回巴黎的路。

她们在凡尔赛城的第一排房屋前遇见了拉斐德，他在吉尔贝的催促下，正率领国民自卫队跑步赶来。

“国王万岁！”马亚尔和妇女们高举着法令喊道。

“您不是说陛下遇到危险了吗？”拉斐德吃惊地说。

“来吧，来吧，将军，”吉尔贝喊道，一面继续催促他，“您自己会作出判断的。”

拉斐德又加快了步子。

国民自卫队敲着鼓进入了凡尔赛。

当第一阵鼓声传进凡尔赛宫时，国王觉得有人恭恭敬敬地在碰他的胳膊。

他转过身，原来是安德烈。

“啊！是您，夏尔尼夫人！”他说，“王后怎么啦？”

“王后陛下吗？王后让我恳求您离开，别指望巴黎市民了。

您有卫兵和佛兰德兵团的士兵保护，到处可以通行。”

“是您的意见吗，德·夏尔尼先生？”国王问道。

“是我的意见，陛下，如果您能趁此机会越过边界，否则……”

“否则呢？”

“还是留下好。”

国王点点头。

他留下，不是因为他有勇气，而是因为他没有力量走。

他低声喃喃道：

“一个逃亡的国王，一个逃亡的国王！”

然后转过身对安德烈说：

“去告诉王后让她一个人走。”

安德烈出去完成她的使命。

五分钟后，王后进来，站在了国王身旁。

“您来这里干嘛？”路易十六问。

“和您一起去死，先生，”王后回答。

“啊！”夏尔尼低声道，“现在她才真正显得美丽。”

王后浑身一颤，她听见了夏尔尼的话。

“我的确认为死要比活更好，”她瞧着他说道。

这时王宫的所有窗下响起了国民自卫队的脚步声。

吉尔贝匆匆地走了进来。

“陛下，”他对国王说，“陛下不用再担心什么了，拉斐德先生就在楼下。”

国王并不喜欢拉斐德先生，但也只是不喜欢他而已。

王后这方面却是另一回事；她仇恨他，而且并不掩饰。

因此，虽然吉尔贝认为这个消息是此时此刻他能通知的最

令人高兴的消息，但是他没有得到回答。

吉尔贝并没有因国王的沉默而畏惧。

“陛下听见了吗?”他坚定地对国王说，“拉斐德先生在楼下，在恭候陛下的命令。”

王后继续保持着沉默。

国王在竭力克制自己。

“派人去告诉他，我感谢他，并以我的名义请他上楼。”

一位军官鞠躬行礼，然后走了出去。

王后向后退了三步。

但是国王用一个近乎命令的动作制止了她。

所有的廷臣排成两行。

夏尔尼和吉尔贝仍站在国王旁边。

其他人象王后一样后退，然后在她后面排成队。

这时传来了一个人的脚步声，拉斐德先生出现在门口。

大家默不作声地看着他，王后队伍中有个人说了一句：

“克伦威尔来了。”

拉斐德笑着说道：

“克伦威尔决不会单独前往查理一世的府邸。”

路易十六转向这些可怕的朋友，他们正把这个跑来救他的人看作一个敌人。

然后对夏尔尼先生说道：

“伯爵，我留下。有拉斐德先生在这里，从现在起我不再担心什么了。通知队伍撤退到朗布耶。国民自卫队将在外面站岗，侍卫队在城堡里站岗。”

随后，朝拉斐德转过身说道：

“来吧，将军，我有话和您谈。”

他看到吉尔贝迈步想退出去，又说道：

"大夫，您也一起来吧。"

他给拉斐德和吉尔贝指路，走进一间书房，两人跟随他走了进去。

王后目送着他们，门一关上她说道：

"啊，必须在今天逃走，今天，还来得及。明天，也许，太晚了！"

说完她也走了出去回自己的房间。

这时一片火光，象发生了火灾似的映照在王宫的一扇扇玻璃窗上。

这是一只巨大的火灶，上面正烤着一块块死马肉。

第二十四章

十月五日到六日的夜间

夜静悄悄的，国民议会的会议一直延续到次日凌晨三点。

三点钟，在议员们散会之前，议会派两名庶务人员去巡视凡尔赛宫，他们察看了城堡周围，在大花园里兜了一圈。

一切都很平静，或者说看上去都很平静。

王后在半夜时分曾想从特里亚农宫的栅栏门出去，但是国民自卫队没让她过去。

她提出的理由是有点害怕，但是人们回答她说，她在凡尔赛宫要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安全。

因此，她只得退回到自己的小房间，当她看到她忠心耿耿的侍卫们在保护住房时，的确放下了心。

她在门口发现了乔治·德·夏尔尼。他全副武装，手按在短枪上。这天，侍卫们都象龙骑兵那样，佩带了短枪。这是违反常规的，因为侍卫在宫内站岗只准带刀不准带枪。

于是她走到他面前说：

"啊！是您，男爵。"

"是我，夫人。"

"永远忠诚的人！"

"我不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吗？"

"谁让您在这儿的？"

"我哥哥，夫人。"

"您哥哥在什么地方？"

"在王上身边。"

"为什么，在王上身边？"

"因为他说他是一家之主，他有权以这种身份为国王而死，国王是一国之主。"

"不错，"玛丽·安托瓦内特有些悲伤地说，"而您只有权为王后而死。"

"这对于我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夫人，"年轻人一边鞠躬行礼一边说，"如果上帝允许我有一天完成这个职责的话。"

王后走了一步想离开，但是一种猜疑象毒蛇一样在咬她的心。

她停住脚，侧过头问道：

"那……伯爵夫人，她在干什么？"

"夫人，伯爵夫人刚回来了十分钟，她叫人在陛下您的候见室里搭了一张床。"

王后咬着嘴唇。

只要同这个夏尔尼家庭沾点边儿的人，是永远都不会失职的。

"谢谢，先生，"王后妩媚地点点头，摆摆手说道，"感谢您忠实地守卫着王后。请您代我感谢忠实守卫国王的您的哥哥。"

说完她回到自己的房间。在候见室她发现安德烈没有睡，而是站着，恭恭敬敬地在等候。

她不由自主地向她伸出了手。

"刚才我谢过了您的小叔乔治，伯爵夫人，"她说，"我已让他代我感谢您的丈夫，现在轮到我感谢您了。"

安德烈行屈膝礼，然后站到一边让王后过去，王后回到自己的卧室。

王后没有叫安德烈跟着她。这种缺少情感的忠诚，这种尽管十分冷淡但依然至死不变的忠诚，使她感到局促不安。

因此，凌晨三点，正如我们已说过的那样，一切都很平静。

吉尔贝和拉斐德先生一起走出城堡，拉斐德在马上待了十二个小时，现在累垮了。吉尔贝在门口遇见了和国民自卫队一起来的比约。比约看见吉尔贝走了出去，他心想吉尔贝那里可能需要他，于是赶上了他，如同狗赶上没带它走的主人一般。

三点钟，我们已说过，一切都很平静。国民议会在得到庶务人员汇报之后已放心地宣布散会。

大家非常希望这种平静不要被打破。

但是大家打错了算盘。

在酝酿大革命的所有民众运动中，几乎都有一段停息时间，在这段时间人们以为一切已告结束，可以安稳睡觉了。

可是他们错了。

在进行第一阶段运动的那些人后面，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等待运动初期阶段的结束，等待那些完成运动初期阶段的人躺倒不干，因为运动前期的人不是感到疲惫不堪，就是感到心满意足，都不愿走得更远了。

于是轮到了这些陌生的不怀好意的神秘人物，躲在幕后把暂停的运动重新搞起来，推向高潮，使那些为他们开道，在以为路已走尽、目的已经达到而躺在半路上的人醒来时感到惊恐不安。

在这个可怕的夜晚，有两支队伍来到了凡尔赛宫，一支是在傍晚抵达的，另一支是在夜里到的。这两支队伍对当前的运

动起了不同的推动作用。

第一支队伍是因饥饿来要面包的。

第二支队伍是因仇恨来报仇的。

我们知道率领第一支队伍的是马亚尔和拉斐德。

现在，率领第二支队伍的是谁呢？历史书上没注明，然而，尽管历史书上没写，但习惯上都认为是：马拉！

我们认识他，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结婚的大喜日子里，我们在路易十五广场上看见他砍断马腿。在市政厅广场上，我们看见他催促公民们冲向巴士底狱广场。

最后我们看见他消失在黑夜中，如同沿着羊圈周围爬行等候牧羊人入睡后吞吃羊的狼一样。

还有韦里耶尔！

我们第一次提到这个人的名字。这是一个畸形侏儒，一个极丑的驼子，下肢非常粗大。在每次使社会天翻地覆的风暴中，都可以看到这个残忍的侏儒同浪花一起浮在海面上活动；在那些可怕的时刻有人两三次看见他去巴黎，他蹲在一匹黑马上，活象《启示录》中描写的可怕模样，或象卡洛笔下的魔鬼中的一个，它们生来就无法引诱圣·安托瓦内。

有一天，他在一个俱乐部里跳上一张桌子，肆意攻击、威胁、谴责丹东。正是在这个时候，这位在九月二日出名的人看到自己获得的民心开始动摇了。丹东在这种恶毒攻击下，象一头狮子发现嘴边有只可怕的蛇头一样手足无措了。他瞧了瞧自己周围，要想寻找一件武器，或是一个支持者。很荣幸，他瞧见了另一个驼子。他立即把他夹在胳肢窝，然后把他高高举起，放在他同行面前的桌子上说道：

“我的朋友，请回答那位先生，我请您讲话。”

在场的人哄堂大笑，丹东获救了。

至少是这一次得救了。

因此习惯上都认为领头人为马拉和韦里耶尔，后来又认为还有德·埃吉荣公爵。

德·埃吉荣公爵是王后的死敌之一。

这个男扮女装的德·埃吉荣公爵。

这话谁说的呢？大家都这么说。

也有人说代利耶神甫和莫里神甫也是领头人，这两位神甫没有一点相似之处。下面这句名诗是为前者写的：

作为男人，是一个懦夫；作为女人，是一个凶手。

至于莫里神甫，那是另一码事了。

在我们叙述的事件过了半个月后，在斐扬修道院的平台上德·埃吉荣公爵与他相遇了，公爵想上前同他攀谈。

“滚开，下流坯，”莫里神甫说。

说完，他威严地离开了公爵。

听说这三个人是在凌晨四点左右抵达凡尔赛宫的。

他们正率领着我们前面讲过的第二支队伍。

这支队伍是由在为胜利而战的人之后来的那些人组成的。

他们是来抢劫杀人的。

人们在巴士底狱杀过几个人，但没有抢什么东西。

凡尔赛宫将提供一个极好的补偿机会。

凌晨五点半左右，沉睡中的城堡震动了。

有人刚从大理石庭院里射出了一枪。

五六百个激动而愤怒的人突然涌现在栅栏前，他们同心协

力，一部分人攀栅栏，另一部分人用力破坏栅栏。

于是哨兵鸣枪发出了警报。

进攻中有一个倒地身亡，他的尸体横在石板地上。

这一枪把这群抢劫者给冲散了，他们中一部分人渴望得到城堡里的银器，另一部分人，谁知道！也许渴望得到国王的王冠。

人群仿佛被一把巨斧劈成了两半。

其中一半人去敲王后的房间，另一半，朝小教堂走去，就是说朝国王的房间走去。

让我们先来看看去国王的房间的那一半人。

你们看见过潮汛时期的涨潮吗？咳！民众的潮水也是如此这般，所不同的是它一直勇往直前。

这时担任警卫的只有门口站岗的卫兵和一名匆匆走出候见厅的军官，这位军官手持一把他刚从惊恐不安的瑞士人手里夺下的戟。

“口令！”卫兵喊道，“口令！”

没有回答，人潮在不断上涨。

“口令！”他第三次喊道。

说完他举枪瞄准。

军官懂得屋中开枪会产生什么结果；他没有拿枪，而是赶到进攻者前面，用戟横在了宽宽的楼梯口。

“先生们！先生们！”他大声说，“你们想干什么？你们要什么？”

“不干什么，不干什么，”好几个人嘲弄般地说道，“喂，让我们过去；我们是陛下的好朋友。”

“你们是陛下的好朋友，可你们给他带来了战争。”

这次，没听到回答……只听到一声阴险的笑声。

一个男人一把抓住那根戟的柄，军官死也不肯松手。为了让他松开手，那个男人朝他手上咬了一口。

军官从对方手里夺过了戟，两只手抓住在两尺以外的橡木戟柄，用尽全身力气朝对方脑袋打下去，把他的脑袋劈成了两半。

由于用力过猛，戟被折断成两截。

从这时起军官有了两件武器而不是一件，一根木棍和一把匕首。

他把木棍抡得团团转，用匕首投掷，卫兵利用这段时间又一次打开候见厅的门，大声呼救。

五六个侍卫走了出来。

"先生们，先生们，"那个卫兵说，"去援助夏尔尼先生，去援助！"

侍卫们从刀鞘中拔出了刀。几把刀在楼梯高处的灯光照射下闪烁了几下，立刻在夏尔尼的左右疯狂地搜寻进攻者。

四下里响起了一片痛苦的叫喊声，血涌了出来，人群在阶梯上翻滚、后退，梯级露出来了，到处是鲜血，滑溜溜的。

候见厅的门第三次打开了，卫兵大声喊道：

"回来，先生们，国王命令。"

侍卫们乘人群一片混乱之际，向门口奔去。夏尔尼最后一个进门。门立刻在他身后关上，两根宽宽的插销滑进了锁横头。

无数只手猛烈地敲打这扇门；但是侍卫们在门后堆起了软垫长椅、桌子、搁脚凳。这扇门能抵挡十分钟。

十分钟！一支援军将在十分钟内到达。

让我们来看看，王后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呢？

另一半人朝一个小房间奔去，但是那儿的楼梯非常狭窄，

两个人并排走勉强能通过走廊。

守在那儿的是乔治·德·夏尔尼。

在第三声口令依然没有回答的情况下，他开了枪。

听到枪声，王后的门打开了。

安德烈探出头来，脸苍白而平静。

“发生了什么事？”她问。

“夫人，”乔治喊道，“快救陛下，他们要她的命。我这里一人要对付一千人。但是不管怎样，我尽量坚持最长的时间，快去呀，快去！”

所有的进攻者向他猛扑过来，他拉上门，大声喊道：

“插上插销，快插上！我会活着尽力抵挡，好让王后有足够的时间起床逃走。”

接着，他转过身，用刺刀刺向他在走廊里遇见的头两个人。

王后什么都听见了，当安德烈走进她的房间时，发现她站着。

两个侍从女伴奥盖夫人与蒂博特夫人在迅速给她穿衣服。

然后，衣服还没穿好，两个侍从女伴就推着她从一条秘密通道来到国王屋里。这时，安德烈神态始终镇静，好象对自身的危险置之度外，她跟在玛丽·安托瓦内特后面，跨过每扇门时把插销一一插上。

第二十五章

清　　晨

两套房间的连接处有一个人在等候王后。

此人就是夏尔尼，他满身是血。

"王上！"玛丽·安托瓦内特喊道，眼睛盯着年轻人的血衣，"王上！先生，您发誓救王上的！"

"王上已安然无恙，夫人，"夏尔尼回答。

王后早已让人打开了从她房间通往圆窗大厅的所有的门，此时王后、公主、王太子和几个侍卫正聚在大厅里，夏尔尼一眼望过去，他想问问安德烈在哪儿，却和王后的目光相遇了。

这目光使他欲言而止。

但是王后的目光一直看到了夏尔尼的心里。

他无需开口，玛丽·安托瓦内特便猜到了他的心思。

"她来了，"她说，"请放心吧。"

说完她跑向王太子，把他抱在怀里。

果然，安德烈关上最后一扇门，走进了圆窗大厅的客厅。

安德烈和夏尔尼互相没有说一个字。

只是彼此会心地一笑。

多么不可思议！这两颗长期分离的心，开始心心相印了。

此时，王后瞧着她四周，仿佛很高兴找到了夏尔尼的错处。

"王上？"她问道，"王上呢？"

“王上找您去了，夫人，”夏尔尼平静地回答，“他从一条过道到您房间里去了，而您却从另一条过道来了。”

这时，隔壁客厅里响起了一片大喊大叫声。

这是进攻者在喊叫：打倒奥地利女人！打倒淫荡的女人！打倒“否决”女人，应该绞死她！应该吊死她。

与此同时响起了两声枪响，两颗子弹一高一低在门上打了两个洞。

其中一颗子弹从王太子的头上飞过，只差几毫米，最后消失在护壁板里。

“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王后跪倒在地喊道，“我们都得死。”

五六个侍卫在夏尔尼的示意下，筑起人墙，用身体护住王后和国王的两个孩子。

这时，国王出现了。他两眼含着泪水，脸色苍白；他呼叫着王后，如同刚才王后呼叫国王一般。

他一看见她，立即投入了她的怀抱。

“得救了！得救了！”王后喊道。

“多亏了他，夫人，”国王指着夏尔尼回答，“您不也得救了吗？”

“多亏了他兄弟！”王后回答。

“先生，”路易十六对伯爵说，“我们欠你们家很多很多情，我们一辈子也还不清。”

王后碰上了安德烈的目光，她红着脸转过了头。

进攻者又开始撞击门了。

“噢，先生们，”夏尔尼说，“必须在这里坚持一小时。我们有七个人，如果我们拼死抵抗的话，他们要费一个小时才能把

我们杀死。从现在起一小时内，人们不可能不来救两位陛下的。”

说完，夏尔尼抬起摆在国王房间一角的那个大木橱。

别人也照他的样，很快集中了一堆家具，侍卫们把这些家具搭成一个个枪眼，好开枪射击。

王后把两个孩子抱在怀里，然后把双手举到他们头的上方，开始祈祷。

两个孩子强忍住呻吟和眼泪。

国王回到和圆窗大厅毗邻的书房，去烧毁几份珍贵文件，他不想让这些文件落在进攻者的手里。

这些人在猛烈地撞击门。他们用斧头劈，用铁撬棒撞，不时可以看到碎木片在飞。

一支支沾满鲜血的梭标，一把把血染的三角刺刀从打开的缺口投进来，企图杀人。

同时，一排子弹射穿了路障上面有框的玻璃窗，在新粉刷的金色天花板上，划出了一道道弹痕。

一张软垫长椅终于从大木橱上面倒塌下来，大木橱坏了；这口大橱原来挡住的整块门板露出了一个大窟窿。大家看见从这个宽口子中伸出的不再是刺刀和梭标，而是血淋淋的胳膊，这些胳膊紧扒在一个个不停地在扩大的口子边。

侍卫们打完了他们的最后一颗子弹，他们的子弹没有白白浪费，因为从这个愈来愈大的口子里，可以看见走廊地板上遍地是伤员和死人。

妇女们大声叫喊起来，仿佛已看到死神从这个口子进来。听到喊叫声，国王又出现了。

“陛下，”夏尔尼说，“请您和王后呆在最远的那间书房里，请随手关上所有的门，派我们中的两个人守在门后。我请求成

为最后一个人，把守最后一扇门。我保证守住两小时，撞破这扇门他们花上了四十几分钟。”

国王犹豫不决。这样从一个房间逃到另一个房间，以每堵隔墙作掩护，他感到丢脸。

倘若没有王后，国王不会后退一步。

倘若王后没有孩子在身边，她将和国王一样坚定地留下。

但是，唉！多么可怜的人类！不管是国王还是臣民，心里都有一个顾虑，如能忍住这个顾虑，那就会表现出勇敢，否则就会表现出恐惧。

国王刚要下令逃进那间最远的书房。突然所有的胳膊缩了回去，梭标和刺刀不见了，喊叫声和威胁声停止了。

一阵沉默，在这片刻的安静中每个人都张大嘴巴，竖起耳朵，屏住呼吸。

接着响起了一支正规部队有节奏的脚步声。

“是国民自卫队！”夏尔尼喊道。

“德·夏尔尼先生！德·夏尔尼先生！”一个人喊道。

比约那张非常熟悉的脸同时出现在口子上。

“比约！”夏尔尼喊道，“是您，我的朋友！”

“对，是我。王上和王后，他们在哪里？”

“他们在那儿。”

“平安无事吗？”

“平安无事。”

“谢天谢地！吉尔贝先生！吉尔贝先生！到这里来！”

听到吉尔贝这个名字，王后的心和安德烈的心不约而同地颤抖起来，但方式截然不同。

夏尔尼本能地转过身，他看见安德烈和王后听到这个名字

脸色都变得苍白起来。

他摇摇头，又叹了口气。

“请打开所有的门，先生们，”国王说。

侍卫们赶紧过去搬开剩下的路障。

这时可以听到拉斐德的声音在喊：

“巴黎国民自卫队先生们，昨天晚上我已对王上说过，凡是属于陛下的东西，一律不得损坏。倘若你们听凭侍卫们被杀死，你们会使我名誉扫地，我将不配做你们的首领。”

这时门打开了。出现了两个人，他们是拉斐德将军和吉尔贝；靠左一些站着比约，他因刚参与了援救国王的行动而感到愉快。

唤醒拉斐德的就是比约。

拉斐德、吉尔贝和比约的后面站着贡德朗队长，他是圣菲利普·杜·罗中部部队的指挥官。

阿代拉伊德夫人第一个奔到拉斐德面前，用双臂勾住他的脖子，害怕而感激地喊道：

“啊！先生，您救了我们。”

拉斐德恭恭敬敬地朝前走，想跨过圆窗大厅的门槛；但是一个军官拦住了他。

“对不起，先生，”他问道，“你有随便进出的特权吗？”

“如果他没有这种特权，”国王一面向拉斐德伸出手，一面说，“我给他。”

“国王万岁！王后万岁！”比约高喊。

国王转过身。

“这声音我很熟悉，”他微笑着说。

“您真善良，陛下，”正直的农庄主回答，“不错，不错，您去

巴黎时听到过这声音。啊！如果您留在那儿，留在巴黎，而不是回到这里！”

王后皱起了眉头。

“是的，”她说，“凭这点巴黎人真可爱！”

“嗯！先生？”国王问拉斐德先生，这话意思是说：“依您看，该做什么呢？”

“陛下，”拉斐德先生毕恭毕敬地回答，“我认为陛下最好是到阳台上去。”

国王询问吉尔贝，但只是用目光询问。

国王径直走向落地窗，果断地把窗打开，出现在阳台上。

响起了一声响亮的呼喊。齐声的呼喊响彻云霄：

“国王万岁！”

第二声呼喊紧接着第一声呼喊。

“国王到巴黎去！”

但是两声呼喊之间，夹着更响亮的高呼：

“王后！王后！”

听到这声呼喊，所有的人都颤抖起来；国王脸色发白，夏尔尼脸色发白，吉尔贝同样脸色发白。

王后抬起头。

她的脸色也一样发白，嘴唇紧闭，眉头紧皱，她站在窗旁边。公主靠着她，她前面是王太子，她按在孩子金黄色头发上的那只白玉般的手在抽搐。

“王后！王后！”呼喊声没有中断，反而越来越高了。

“民众希望见您，夫人，”拉斐德说。

“噢！您别去，我的母亲！”公主泪流满面地说，同时用胳膊搂住王后的脖子。

王后瞧着拉斐德。

“请一点不用害怕，夫人，”他对她说。

“怎么！就一个人！”王后说。

拉斐德笑了。他尊敬地用他上了年纪依然保持着的迷人动作把两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分开，先把他们推到阳台上。

接着他把手献给王后说：

“但愿陛下赐恩信任我，我担保一切。”

他又把王后领到阳台上。

大理石庭院里人山人海，喊叫声此起彼伏，真是一个令人晕头转向的可怕场面。

人群看见王后后立即喊了起来，喊声惊天动地，分不清这是威胁的喊声还是高兴的喊声。

拉斐德吻了吻王后的手，于是掌声雷动。

这是因为在这个高贵的法兰西民族中，即使是在最低微的人的血管中都流着骑士的血液。

王后松了口气。

“多么不可思议的民众！”她说。

接着她突然浑身颤抖地说道：

“我的侍卫们，先生，我的侍卫们救了我的命，您难道不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吗？”

“请告诉我是谁，夫人，”拉斐德说。

“德·夏尔尼先生！德·夏尔尼先生！”王后大声喊道。

但是夏尔尼朝后退了一步，他已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

他不愿为十月一日的晚宴当众认罪。

他没有罪，他不需要得到原谅。

安德烈也有同感，她向夏尔尼伸出手去制止他。

她的手碰到了伯爵的手，两只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王后全看见了，虽然那时她有很多东西要看。

她两眼冒火，胸部急速起伏，声音颤动地对另一个侍卫说：“先生，先生，过来，我命令您。”

那个侍卫遵命了。

再说他和夏尔尼不同，他没有理由犹豫不决。

拉斐德先生把侍卫拉到阳台上，把自己的三色帽徽佩在侍卫的帽子上，然后拥抱了他。

“拉斐德万岁！侍卫队万岁！”五万人齐声高喊。

有些人想让别人听见这暗中低沉的嗥叫声，暴风雨快结束时的最后威胁声，但是这嗥叫声被大家一致的欢呼声淹没了。

“好啦，”拉斐德说，“一切均告结束，天空又晴朗了。”

接着他走进屋里说：

“不过为了不再引起新的骚乱，陛下，还要作最后一次牺牲。”

“说得对，”国王想了想说，“离开凡尔赛，是吗？”

“是的，到巴黎来，陛下。”

“先生，”国王说，“您可以告诉民众说，一小时后我们出发去巴黎，王后、我和我的孩子一起去。”

接着他对王后说：

“夫人，请到您的房间去，请您准备好。”

国王的这道命令似乎使夏尔尼想起了一件事，一件被他忘了的重要事情。

他赶在王后前面朝前奔去。

“您去我屋里干什么？先生，”王后生硬地说，“您用不着去。”

“我迫切希望这样，夫人，”夏尔尼说，“不过，请放心，倘

若我真用不着去，我不会在那儿呆很久，免得我的在场会使陛下感到不愉快。”

王后跟随着他，地上到处血迹斑斑。王后看见后闭上了眼睛，同时寻找一条胳膊为她引路，她抓住了夏尔尼的胳膊，就这样盲目地走了好几步。

突然她感到夏尔尼整个身子在颤抖。

“怎么啦，先生?”她睁开眼睛问道。

接着她突然喊道：

“一具尸体！一具尸体！”

“陛下原谅我放下您的胳膊，”他说，“我发现了我来您屋里找的东西：我兄弟乔治的尸体。”

这的确是那个不幸的年轻人的尸体，他哥哥命令他为保卫王后而献身。

他不折不扣地照办了。

第二十六章

乔治·德·夏尔尼

我们刚才叙述的事件不知已被多少人描写过，只是手法不同而已。这当然是因为它是一七八九年到一七九五年这一伟大时期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事件之一，这一伟大时期就是大家所说的法国大革命。

将来还会有人用各种不同的手法去描写它；但是我们可以预先断言，任何人都不会比我们叙述得更公正。

但是在作了所有这些叙述，包括我们的叙述之后，还会有许多事有待叙述，因为历史从来不是完整的。成千上万个目击者各有各的说法，成千上万个不同的细节各有各的趣味和诗意，正因为如此，这些细节才各不相同。

但是，所有这些叙述无论它们多么真实，又有何用呢？政治教训曾教育过一个政治人物吗？

国王们的血和眼泪以及对他们的叙述有过那种水滴穿石的力量吗？

不，王后们哭了；不，国王们被杀了，他们的继承者不曾吸取命运带来的这种残酷教训。

那些忠实的人献出了他们的一片忠心，而国王的继承者却没有利用他们的忠诚，以致命中注定要遭不幸。

哎！国王们在撤离时，让一些人浑身是血地躺在他们溃逃

经过的路上。我们刚才已看到王后差点跌倒在这些人中一具尸体上。

王后发出那声恐惧的叫喊之后几小时，她同国王和孩子们离开凡尔赛，再也不能回那里了。那时候，在一个小小的内院里发生了以下的事。雨后庭院里很湿，但强劲的秋风已开始把地上吹干。

一个身穿黑衣服的人俯身对着一具尸体。

另一个身穿侍卫队制服的人跪在这具尸体的另一边。

第三个同伴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双手攥紧，两眼发呆。

死者，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血好象都是从头部和胸部的大伤口里流出来的。

他的胸脯，横一条竖一条，全呈现青灰色，仿佛在毫无希望的抵抗中仍然蔑视地呼吸着。

他的嘴半张着，朝后仰的头带着痛苦和愤怒的表情使人想起古罗马人那句非常形象化的比喻。

"生命随着一声长长的呻吟逃向阴曹地府。"

穿黑衣服的人是吉尔贝。

跪着的军官是伯爵。

站着的人是比约。

死者是乔治·德·夏尔尼男爵。吉尔贝朝尸体俯下身，用崇高的目光凝视着。这种目光能挽留住垂死的人的生命，几乎能唤回已死者的灵魂。

"冰凉，僵硬了；他死了，完全死了，"他终于说道。

夏尔尼伯爵发出一声嘶哑的呻吟，把这个毫无知觉的躯体紧抱在怀里，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这哭声令人心碎，医生忍不住浑身哆嗦起来，比约走到小庭院的一角，抱住了自己的脑

袋。

突然，伯爵扶起那具尸体，让他背靠着墙，然后慢慢后退，眼睛一刻不离瞧着他，仿佛看他死去的兄弟是否会复活，跟他走。

吉尔贝单膝跪着，手托着脑袋，纹丝不动，忧虑不安地在沉思。

比约从暗角落里走了出来，朝吉尔贝走去。他不再听伯爵那使他感到心碎的叫喊声。

“唉！唉！吉尔贝先生，”他说，“这显然是内战，您预先对我说的事发生了，只是事情发生得比我认为，甚至比您自己认为的还要快。我曾看见这些坏蛋杀死了那些坏人，现在我看见这些坏蛋在杀正直的人。我目睹他们屠杀了弗莱塞尔、德·洛内先生、富隆以及贝尔蒂耶。我的四肢在发抖，我讨厌别人！

“然而他们以前杀死的只是些无耻之徒。

“那时候，吉尔贝先生，您预先告诉我，屠杀正直的人那一天即将来临。

“他们杀死了夏尔尼男爵。我不再发抖，我哭了；我不再讨厌别人，我对自己感到害怕。”

“比约，”吉尔贝说。

但是比约没听，又继续说道：

“他们杀死的是一个可怜的年轻人，吉尔贝先生；他是一个士兵，他战斗过；他没有杀人，但是他却被杀死了。”

比约叹了口气，象是从他内心深处发出的。

“啊！”他说，“这个不幸的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我看着他骑着他那匹灰色的小马从布尔索纳到维莱科特雷去，他代他母亲把面包带给穷人。

“这是一个漂亮的孩子，脸色白里透红，一双大大的蓝眼睛；脸上总挂着微笑。

“嗐！多么不可思议！自从我看见他脸走了样、血淋淋地躺在那儿起，我再一次看的时候，这已不再是一具尸体，而是那个一直微笑着的孩子，他左臂挎着一只篮子，右手拿着钱袋。

“啊！吉尔贝先生，事实上，我认为象这样足够了，我不再希望进一步地看，因为您早就对我预言过，我也会看到您死的，您，那么……”

吉尔贝轻轻摇了摇头。

“比约，”他说，“安静些，我的末日还没来临。”

“好吧；可是我的末日到了，大夫。我在那儿有要收割的庄稼，但庄稼已烂了；我有土地，但土地已荒芜了；我有一个家，我爱它。我看到这具尸体，看到他家里的人在为他哭泣，我更十倍地爱我的家了。”

“您想说什么，我亲爱的比约？您大概想我会同情您，是吗？”

“噢！不，”比约天真地回答，“但是因为我痛苦，所以我才抱怨，可抱怨又一点没用，所以我打算以自己的方式来帮助自己，来自我安慰。”

“那是说……？”

“那是说，我想重返农庄，吉尔贝先生。”

“又来了，比约？”

“啊！吉尔贝先生，您瞧，那儿有一个声音在叫我。”

“当心，比约，这个声音在劝您逃跑。”

“我不是一个逃兵，吉尔贝先生。”

“您想做的事，比约，将比逃兵更有罪。”

“请给我解释解释，大夫。”

"怎么！您先到巴黎搞破坏，可在建筑物倒塌时要逃跑？"

"是的，为了不压死我的朋友。"

"还不如说不让您自己被压死。"

"嗳！嗳！"比约说，"难道一点也不许想到自己。"

"啊！考虑得多么周到！好象石头不会滚动！好象石头滚动时不会压死逃得远远的胆小鬼。"

"啊！您很清楚我不是一个胆小鬼，吉尔贝先生。"

"那么，您还是留下，比约，因为我在这儿还需要您。"

"在那儿，我的家同样需要我。"

"比约，比约，我以为您和我一样都承认，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是没有家的。"

"我想知道，假设您的儿子塞巴斯蒂安在这个年轻人呆的地方，您对您刚才说的话是不是能重复一遍。"

说完他指了指那具尸体。

"比约，"吉尔贝平静地回答，"总有一天，我的儿子塞巴斯蒂安会看到我，就象我现在看这具尸体一样。"

"大夫，如果那一天他和您一样冷酷无情的话，那他多么不幸。"

"我希望他做得比我更好，比约，我希望他更坚定，这恰恰是因为我已给他作出了坚定的榜样。"

"那么您希望孩子习惯于看到流血，希望他在幼年时对纵火、绞架、骚动、夜袭习以为常，希望他看到侮辱王后，威胁国王；当他象一把剑那样坚硬、冷酷时，您希望他爱您，尊敬您吗？"

"不，我不希望他看到这一切，比约，这就是我为什么把他送到维莱科特雷去的原因。今天我几乎在为这样做感到后悔。"

“怎么，今天您为这样做感到后悔啦？”

“是的。”

“为什么是今天？”

“因为今天他本来可以看到狮子和老鼠这个公理是如何体现在现实生活中的，可现在他还认为这个公理只是一个寓言。”

“您想说什么，吉尔贝先生？”

“我想说他本来可以看到一个出于偶然才来到巴黎的可怜的农庄主，一个不会读书写字的勇敢而正直的人，这人从来不曾相信他的生命能够对这些上流人物的命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这些大人物，他从前几乎不敢正眼相视。我想说他本来可以看到这个人在这样一个时期竟然想离开巴黎，正如他一再要求的；我想说他本来可以看到这个人今天为救国王、王后和他们的两个孩子立下了汗马功劳。”

比约瞪着一双惊奇的眼睛瞧着吉尔贝。

“这是怎么回事？吉尔贝先生，”他说。

“这是怎么回事，高尚的无知者？我马上要对你说：你在听到第一个响声醒来时，在猜到这响声是准备袭击凡尔赛的一场风暴时，你立即跑去叫醒拉斐德先生，因为他睡着了，拉斐德先生。”

“天哪！这很自然，他在马上呆了十二个小时；他一天一夜没睡觉了。”

“你在把他引到城堡时，”吉尔贝继续道，“在让他跻身杀人犯中间时，你高声大喊，‘向后退，坏蛋们，复仇者在这里！’”

“嗯，不错，”比约说，“这一切都是我做的。”

“很好！比约，你看到这是一种很大的补偿，我的朋友；如果你没有制止别人杀害这个年轻人，但也许你制止了他们杀死

国王、王后和两个孩子！在祖国酬报你的时候，你竟然要求放弃为祖国效劳，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

“既然我自己也蒙在鼓里，我做的事将来还有谁知道呢？”

“你和我，比约，这难道还不够吗？”

比约思索了片刻；然后把他粗糙的手朝大夫伸过去。

“噢，您说得对，吉尔贝先生，”他说，“不过您知道，人是一种软弱、自私、易变的创造物，只有您，吉尔贝先生，您永远是坚强、宽宏大量、坚韧不拔的。是谁造就了您？”

“是不幸！”吉尔贝微笑着说，可这笑比哭还悲伤。

“真是怪事，”比约说，“我以为不幸会使人变得恶毒。”

“那都是些软弱的人。”

“我是不是就要成为不幸的人，成为恶毒的人呢？”

“你也许会成为不幸的人，但永远不会成为恶毒的人，比约。”

“您肯定吗？”

“我为你担保。”

“那么，”比约一边叹气一边说。

“那么？”吉尔贝重复说。

“那么，我留下；不过我知道，我以后会不止一次地这样软弱无力。”

“每一次，比约，我都会竭力支持你。”

“但愿如此，”农庄主叹了口气。

接着他朝夏尔尼男爵的尸体看了最后一眼，仆人们正准备用担架把尸体抬走。

“不管怎样，”他说，“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孩子，这个小乔

治·德·夏尔尼，骑着他的小灰马，左臂挎着篮子，右手拿着钱袋。”

第二十七章

皮都和塞巴斯蒂安·吉尔贝出发、旅行、抵达

我们看到，早在我们刚才叙述的事情发生之前，就决定让皮都和吉尔贝出发去维莱科特雷。

现在，我们打算暂时把那些历史上的主要人物搁在一边，先来追寻这两个年轻旅行者的踪迹，我们希望我们的读者允许我们详细交待一下他们出发、途中以及到达维莱科特雷时的一些情况，皮都相信他俩的离开早该在维莱科特雷留出了一个大空隙。

吉尔贝让皮都去找塞巴斯蒂安，把他给带回来。为此目的，皮都被送上一辆出租马车。正如吉尔贝把塞巴斯蒂安托付给皮都一样，他又把皮都托付给马车夫照管。

一个小时后，马车带回了皮都，皮都带回了塞巴斯蒂安。

吉尔贝和比约正在他们租下的一套公寓里等候他们。这套房间座落在圣母升天教堂上方的圣奥诺雷街上。

吉尔贝对他儿子解释说，当天晚上他就要和皮都一起动身，并且问他，回到他十分喜欢的大森林是不是很高兴。

"很高兴，父亲。"孩子回答说，"只要您到维莱科特雷来看我，或者允许我到巴黎来看您。"

"放心吧，孩子，"吉尔贝回答说，一边吻了吻他儿子的前额，"你知道，现在我不可能不去看你。"

至于皮都，他一想到当天晚上就要动身，不免喜形于色。

当吉尔贝把塞巴斯蒂安的一双手放在他的一只手中，把十来个每个价值四十八利弗尔的双金路易放进他另一只手中的时候，皮都高兴得脸都发白了。

他毕恭毕敬地听着大夫给他作一长串吩咐，这差不多都是关于健康方面的话。

塞巴斯蒂安垂下他那双泪汪汪的大眼睛。

皮都在他的大口袋里叮叮当当地在掂量他的双金路易。

吉尔贝把一封信交给皮都，就这样他担负起了监护人的职责。

这封信是写给福蒂埃神甫的。

大夫的嘱咐结束后，轮到比约说话了。

“吉尔贝先生，”他说，“把有关塞巴斯蒂安的心情方面的事托付给你了；现在我把他的身体托付给你；你有两只拳头；必要时，你要好好使用这对拳头。”

“是的，”皮都说，“除了拳头，我还有一把刀。”

“不要滥用刀。”比约继续说。

“我会手下留情的，”皮都说，“clemens ero.”①

“真是位英雄，如果你想成为的话，”比约又说了一遍，他一点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

“现在，”吉尔贝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塞巴斯蒂安和你，你们怎么个走法。”

“噢！”皮都大声说，“从巴黎到维莱科特雷只有七十二公里路；塞巴斯蒂安和我可以一路走，一路谈。”

---

① 拉丁文：宽大为怀。

塞巴斯蒂安瞧了瞧他父亲，好象在问，七十二公里的旅程中，和皮都边走边谈是否很有趣。

皮都看见了这一眼色。

“我们讲拉丁文，”他说，“人们会把我们当成有学问的人。”

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事，这个天真的家伙！

手里拿着十来个双金路易，有多少人会说：

“我们去买些香料蜜糖面包。”

吉尔贝迟疑了片刻。

他瞧瞧皮都，又瞧瞧比约。

“我明白您的意思，”比约说，“您在寻思皮都担任向导是不是合适，您把孩子托付给他有顾虑。”

“噢！”吉尔贝说，“我并没有把孩子托付给他。”

“那么，托付给谁呢？”

吉尔贝抬头望着天空；他太信伏尔泰的哲学了，没敢回答：

“托付给上帝！”

这件事就这样定了。结果，他们下了决心，对皮都的计划不作任何改变。皮都保证，不让年轻的吉尔贝过分疲劳，让他在旅途中充满乐趣；他们决定，第二天早晨出发。

吉尔贝送儿子去维莱科特雷，本可以雇一辆公共马车，当时在巴黎和边界之间有这样的车在跑；或者可以用他自己的马车；但是我们知道，他多么害怕年轻的塞巴斯蒂安独自思索，而且最能使充满梦幻的人独自思索的莫过于马车的开动和隆隆的噪音。

因此，他只是把两个孩子一直送到布尔热，在那里指给他们看那条灿烂的阳光照耀着的大路，道路两旁栽着两排树木。他拥抱了他们，然后对他们说：

“去吧！”

皮都领着塞巴斯蒂安出发了，塞巴斯蒂安好几次转过身来，向吉尔贝送去一个个飞吻。吉尔贝交叉着双臂，站在与他儿子分手的地方，目送着他远去，仿佛在追逐一个梦。

皮都挺直了他那高高的身子。象吉尔贝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国王的私人医生，对他表示信任，他感到十分自豪。

皮都小心谨慎地准备去完成他的任务，他既象是监护人，又象是女管家。

此外，他本人对带好小塞巴斯蒂安又是信心十足。他平静地行走着，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庄。这些村庄离巴黎很近，自从不久前在巴黎发生了那些事件以来，它们一直处于骚乱和恐怖之中。虽然我们已把这些事件的进展一直叙述到十月五日或六日，但读者必须记住，皮都和塞巴斯蒂安离开巴黎大约在七月底八月初。

除此之外，皮都保留了他的头盔做帽子，他的刀作为防御武器。这些是他在七月十三日至十四日这两天的事件中所得到的全部东西，但是这两件战利品满足了他的野心，也给他增添了令人生畏的外貌，同时又确保了他的安全。

还有，这种令人畏惧的神态，不是依赖那顶头盔和那把龙骑兵的刀才得到的，虽然这两件东西无疑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一个没有参加攻占巴士底狱的人，一个没有为此出过力的人，是不可能在他举止中保留某种英雄气概的。

除此之外皮都还算得上是一个鼓动家。

一个人没有在市政厅听过提案，没有听过巴伊先生的演说，没有听过拉斐德先生的鼓动词，是不会成为一个演说家的，尤其是假如他已经学习过拉丁文的《修辞学》，就更是如此。因为十

八世纪末叶，法兰西人的雄辩术是严格模仿拉丁文的《修辞学》的，显得十分平淡乏味。

皮都知道他配备着这两件强有力的东西，加上两只强有力的拳头，而且他还具有罕见的和蔼的微笑和最令人感兴趣的胃口，因此他高高兴兴地走在去维莱科特雷的大路上。

为那些对政治怀有好奇心的人，他带来了新闻。再说，必要时他还能够制造新闻。他曾在巴黎住过，从那一个时期起，巴黎的新闻炮制始终是很出名的。

他讲到，贝尔蒂埃先生如何掩埋了万贯家财，公社迟早有一天会把这些财富挖掘出来的。那位拉斐德先生，一切荣誉的典范，法国外省的骄傲，如何在巴黎被认为仅仅是用旧了的模特儿，他的白马成了炮制笑料和漫画的丰富的题材，拉斐德尊为至交的巴伊先生以及他家里的其他人如何是贵族，爱诽谤的人还用更厉害的话来说他。

皮都说着这一切时，激起了暴风雨般的怒吼，但是他具有平息暴风雨的手段。他马上又讲述了有关那个奥地利女人的小道传闻。

他那取之不尽的想象，一路上为他获得了连续不断的一系列美餐，他就这样一直走到了达沃西安纳，这是他们到维莱科特雷前的最后一个村落。

相反，塞巴斯蒂安不是吃得很少就是一点都不吃，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他脸色苍白，象一个病病歪歪的孩子。凡是关心塞巴斯蒂安的人都赞扬皮都象父亲般无微不至地关怀他，皮都抚摸这个孩子，宠爱他，伺候他，而且还吃他的那一份饭菜，他这样做似乎没有其他动机，仅仅是想使他愉快。

他们到达沃西安纳后，皮都显得犹豫不决；他瞧了瞧塞巴

斯蒂安，塞巴斯蒂安也瞧了瞧他。

皮都搔搔头，这是他表达遇到为难事的方法。

塞巴斯蒂安很了解皮都，知道他这个小动作。

“喂，出什么事了，皮都？”塞巴斯蒂安问道。

“事情是这样的，”皮都说，“假如对您无妨的话，假如您不太疲倦的话，我们绕道阿拉蒙回维莱科特雷，而不是这样一直走下去。”

皮都这个憨厚老实的小伙子，在说出他的愿望时脸都红了，就象卡特琳表达一个不那么天真的愿望时也脸红一样。

塞巴斯蒂安懂了。

“啊，同意啦！”他说，“我们可怜的妈妈皮都就死在那儿。”

“过来，我的兄弟，过来。”

皮都把塞巴斯蒂安紧紧地抱在怀里，那股劲儿差点把他给憋死。皮都拉着孩子的手，开始奔上沿着维阿拉山谷的那条小道。他们跑得飞快，跑了一百步之后，可怜的塞巴斯蒂安气都透不过来，不得不说：

“太快了，皮都，太快了！”

皮都停住脚步；他平时就是这样走的，所以没有意识到自己走得太快了。

他看见塞巴斯蒂安脸色发白，气喘吁吁。

他把他背在背上，如同圣克里斯朵夫背着耶稣一样背着他走。

这样，皮都爱走多快，就可以走多快了。

皮都背着他走，这已不是头一回了，所以塞巴斯蒂安没有反对。

他们就这样来到了拉尔尼。一到拉尔尼，塞巴斯蒂安感到

皮都正在喘气，便提出他休息的时间够长了，皮都愿意怎么走，他就准备怎么走。

皮都宽宏大量，放慢了脚步。

走了半个小时，皮都来到了阿拉蒙村口。这个美丽的阿拉蒙村是他的出生地，正如一个伟大诗人的浪漫曲中所说的，曲调一定比歌词更有价值。

这两个孩子一到那里，便四下观望，辨认他们所在的地方。

他们看见的第一样东西是十字架，虔诚的百姓习惯地把它安放在所有村庄的村口。

天哪！即使在阿拉蒙，他们也感到了巴黎在朝无神论方向所作的那种莫名其妙的进展。钉住基督像的右臂和双脚的钉子，由于铁锈的侵蚀，已经掉了。基督像仅仅悬吊在左臂上，谁也没有这种虔诚的想法：考虑把当时人人都在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象征放回到犹太人放的原处。

皮都并不虔诚，但是他有童年时代的传统。这个被遗忘的基督像，使他伤透了心。他在灌木丛中找来一种象铁丝一样细而坚韧的藤。他把头盔和刀放在草地上，爬上十字架，把神圣的殉道者的右臂重新绑在横木上，然后吻了他的脚，爬了下来。

在这同时，塞巴斯蒂安跪在十字架下面祈祷。他在为谁祈祷？谁知道呢？

也许，他在为他满心希望在森林的大树底下再次找回童年的幻想祈祷；也许，他在为那个人人都知道有的、但是又不相识的母亲祈祷。因为即使她没有用她的乳汁喂养了我们九个月，但是她总是用她的血滋养了我们九个月。

皮都完成了他那神圣的举动，重新戴上头盔，重新把刀挂

在腰带上。

塞巴斯蒂安做完祈祷后，划了一个十字，又拉住了皮都的手。

于是两个人走进村庄，朝皮都出生的那间小茅屋，也就是塞巴斯蒂安在那儿吃奶的那间小茅屋走去。

皮都很熟悉阿拉蒙，谢天谢地！但是这会儿他却无法找到那间小茅屋。他不得不向人询问，有人指给他看一间屋顶盖着石板瓦的石砌小屋。

这间屋子的花园四周围着一堵墙。

昂热利克姑母已卖掉了她妹妹的房子，新主人完全有权把一切都拆掉。他推倒了重抹灰泥的旧墙，拆掉了那扇上面有个猫洞的旧门和那些窗格子一半安玻璃、一半糊纸的旧窗户；那纸上原来划着皮都学写字时写的笔划；他掀去了长着绿苔的茅草屋顶，这些植物曾在屋顶上生长开花。

新主人拆除了这一切，一切都已消失。

这间石砌小屋的门紧闭着，门槛上躺着一条大黑狗，对着皮都张牙舞爪。

"过来，"皮都含着眼泪说，"过来，塞巴斯蒂安，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我至少可以确信那儿什么都没有改变。"

皮都把塞巴斯蒂安拖向安葬他母亲的墓地。

可怜的孩子，他说得对！那儿，什么都没有变，只是长起了青草。坟地的草长得非常茂盛，有可能使他连母亲的墓都认不出。

幸亏皮都栽了一枝垂柳，在野草生长期间，柳枝三四年间长成了一棵树。他朝着树径直走去，吻了树荫下的泥土，他那出自本能的虔诚就象他吻基督像的脚一样。

他从地上站起，感到柳枝被风吹荡着，在他头的周围拂动。

于是，他伸出双臂，抱住一大把柳枝，紧紧贴在胸口。

这仿佛是他母亲的一缕头发，这是他最后一次拥抱他的母亲了。

两个孩子在墓边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这时暮色正在降临。

他们必须离开坟墓了，必须离开这似乎唯有它还记得可怜的皮都的事物了。

正当离开之际，皮都忽然想要折一段柳条插在他的头盔上；但是正当他举起手想折时，他又停下了。

他似乎觉得，从树上折下一根枝条会给他的母亲带来痛苦，因为树根说不定正缠绕着她遗体所安息的、正在腐朽的冷杉棺材。

他又一次亲吻了土地，拉着塞巴斯蒂安的手，离开了坟地。

村中所有的居民要么在田野里，要么在树林里，因此很少有人看见皮都；皮都用头盔和长刀装束起来，因此就是在看见他的人中，也没有谁能认出他了。

他走上去维莱科特雷的路，这条令人着迷的道路大约有一公里多是从树林里穿过的，可是这次林子中的生物，不管多么生动可爱，都别想转移他的悲伤了。

塞巴斯蒂安跟在他后面，象他一样默不作声，沉思冥想。

晚上五点钟左右，他们抵达维莱科特雷。

第二十八章

皮都怎样为了一盘菜肴，就象以前为了一处用词不当和三个句法错误那样，再次受到姑母咒骂，被她赶出门去

皮都自然而然地由园林的那个被人叫作养雉场的部分来到维莱科特雷，他穿过那个平日冷落无人的跳舞场，三星期前他还曾陪着卡特琳到这儿来过。

在这三个星期当中皮都和法国经历了多少事啊！

随后，他顺着那条漫长的两旁都是栗树的小径，一直走到城堡广场，去敲了敲福蒂埃神甫的那所学校的后门。

皮都离开阿拉蒙已经有三年了，而他离开维莱科特雷才只三个星期。因此，自然阿拉蒙的人不认识他，而维莱科特雷的人却认识他。

转瞬，皮都和塞巴斯蒂安·吉尔贝抵达维莱科特雷的消息就在城里传开了，据说他们从后门走进了福蒂埃神甫的住宅，塞巴斯蒂安的装束和他离开的时候差不多，但是皮都却头戴军盔，腰挎马刀。

结果，神甫住宅的大门前面聚集了许多人，因为他们认为，倘使皮都是由城堡那边的小门进去的，那他就一定会从开向苏

瓦松街的那扇大门出来。

这是他去普勒的必由之路。

果然，皮都并没在福蒂埃神甫家多作停留，只把塞巴斯蒂安留了下来，把大夫的那封信以及用来支付塞巴斯蒂安的膳宿费的五个双金路易交给神甫的妹妹。

福蒂埃神甫的妹妹看到这个威风凛凛的军人打花园那扇门走进来的时候，起先感到十分害怕，但不久她就从龙骑兵的头盔下，认出了那张平静诚实的脸，心里稍微安定了点儿。

等她最后看到了那五个双金路易，才完全放下心来。

读者要是知道福蒂埃神甫领着他的学生出去散步了，只有这个可怜的老姑娘一个人呆在家里，那么她的这种畏惧就更容易得到解释了。

皮都把信和那五个双金路易交给了神甫的妹妹以后，就去拥抱塞巴斯蒂安，接着带着军人的威武气概把头盔戴到头上，往外就走。

尽管塞巴斯蒂安和皮都并不会离别多久，而且跟他呆在一起也没有什么趣味，但是他那快乐宽厚的天性、一贯殷勤友好的态度仍使小吉尔贝十分感动，所以分手的时候，小吉尔贝还是掉下几滴眼泪。皮都的性情就象那些高大忠实的纽芬兰狗一样，尽管它们有时叫您感到非常厌烦，但是最终总会伸出舌头舔舔您来消除您的怒气。

有件事减轻了塞巴斯蒂安的悲伤，因为皮都答应经常回来看他。有件事也减轻了皮都的悲伤，因为塞巴斯蒂安为此向他表示了感谢。

现在，且让我们跟着本书的主人公，从福蒂埃神甫的住宅走到昂热利克姑母的那所住宅。这所住宅正如大家都已知道的

那样，位于普勒边缘。

皮都走出福蒂埃神甫的家门，就看到有二十来个人在等着他。一些人对于他的那身奇异装束的描绘已经在全城流传开来，所以聚在那儿的人多少已经知道了他的那种装束。他们看见皮都这样威武地从发生战斗的巴黎回来，猜想他也参加了战斗，他们很想知道一些那儿的消息。

皮都用他惯常的那种庄严的样子把消息告诉他们，他叙述了占领巴士底狱的全部经过，比约、马亚尔、埃利、于兰的英雄行为，比约怎样掉进了堡垒前的护城河，他，皮都又怎样把他从河里拉了上来；他们怎样把身陷囹圄、已在牢中关了八到十天的吉尔贝大夫救了出来。

那些人差不多已经知道了皮都告诉他们的所有这些事，不过他们是从报纸上看到这些细节的；不管记者笔底下多么精采动人，总不及一个亲眼目睹的人说来那么生动有趣，因为人们可以直接对他提出问题，得到答复。

皮都讲讲停停，把所有这些细节说了一遍，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每当他在叙述当中被人打断的时候都显得十分谦和，对于别人提出的所有问题都非常客气地予以回答。

因此，当皮都在福蒂埃神甫的家门前、挤满听众的苏瓦松街上讲了将近一个小时以后，有个在场的人看到他脸上隐约流露出的焦急神色，就开口说道：

“他累了，可怜的皮都，我们拖住他在这儿闲谈，而不让他回到他的昂热利克姑姑家去。可怜的老姑娘！她重新见到他会感到多高兴啊。”

“我并不累，”皮都说，“而是肚子饿了。我从来都不觉得累，但是却老是感到饥饿。”

听了皮都这番天真的表白，那些不想让他挨饿的人就恭恭敬敬地让出一条路来，于是皮都走上了去勒普勒的，也就是说，去他姑母家的那条路，后面跟着几个比别的人更为好奇的人。

昂热利克姑母不在家，大概上邻居家去串门了，屋子的门关着。

于是，许多人请皮都去他们家吃点东西充饥，但是皮都高傲地拒绝了。

"但是，"他们对他说道，"你看，亲爱的皮都，你姑姑家的门关着呀。"

"姑姑的屋门不会在一个听话的、饥饿的侄子面前一直关着不开，"皮都不容置辩地说。

他抽出那把女人小孩见了都直往后退的大刀，把刀尖从锁舌和锁环之间直插进去，用力一扳，门就在周围那些人的一片赞叹声中开开了，当他们看到皮都这样不顾一切地准备接受老姑娘的怒吼叫骂时，就不再对他的英雄事迹抱有怀疑了。

屋里的摆设完全和皮都在时一样，那张有名的皮椅子大模大样地呆在房间中央；两三张断腿折臂的椅子或凳子歪歪斜斜地环绕着那张大椅子；房间尽头是那个面包箱，右边是碗橱，左边是壁炉。

皮都温和地笑着走进屋子。他对所有这些可怜的家具并没有什么意见。相反，它们都是他童年时的朋友。不错，它们几乎象昂热利克姑母一样冷酷无情，但是你把它们打开的时候，至少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好东西，可是要是您把昂热利克姑母的身体打开的话，那您肯定会发现她的内心比她的外表还要冷漠和凶恶。

皮都马上就能向那些跟着他的人证明我们刚刚说过的这些

话。他们看到发生的一切，就在外面观望，急切地想要知道昂热利克姑母回来时会出现什么情况。

此外，显而易见，这些人对皮都非常同情。

上文已经说了，皮都感到饥饿，甚至被人从他脸色的变化上看了出来。

因此他并没有浪费时间，径直朝那个面包箱和碗橱走去。

从前，尽管皮都离开那儿几乎还不到三个星期，我们还是用“从前”这个词，因为，照我们看来，时间并不是以它持续的长短来衡量的，而是以发生过多少事来衡量的；从前，皮都，如果不是在气恼或难以抑制的饥饿这两种十分相似、叫人难以忍受的力量的驱使下；从前，皮都就会坐在关闭的门前面，低声下气地等着昂热利克姑母回来。等到姑母回来了，他就会温和地笑着向她鞠躬，随后就会站到一边，让出地方来给她进屋。等她进去后，他会跟着走进去，去拿刀和面包，好让姑母把他的那份面包分给他。等到他的那份面包给切下来，他就会投射出一道渴望的目光，一道单纯的、泪汪汪的、动人心弦的目光，——至少他认为是动人心弦的，——竟然能使姑母把碗橱搁板上的乳酪或甜食拿过来。

这种电流般的强烈的目光虽然很少收到成效，但是有时却也得到成功。

但是今天，皮都既然成了一个男子汉，就不再这么做了。他不慌不忙地打开那个面包箱，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木柄小刀，拿起面包，方方整整地切下一块可能足足有一千克的面包，正如采取了新的计量单位以后，人们简洁明了地说的那样。

接着他把切剩下的面包重新放进箱子，盖上箱盖。

随后，他依然神态安详地过去打开碗橱。

有一刹那，皮都好象听到了昂热利克姑母的责骂声，但是碗橱的门咯咯直响，这种声音听起来十分真切，把另一种只有想象的力量的声音淹没了。

在皮都成为这个家的成员的时候，他那吝啬的姑母总拿一些粗劣的食物来应付，比如马罗尔乳酪，或是薄薄的肥肉片，四周配上一些卷心菜的绿叶。但是自从这个食量惊人的孩子离开了那儿以后，他的姑母尽管吝啬，还是给自己做了几盘菜，可以够她吃一个星期，而且做得相当精美。

有时是一盘浸在头天晚上的油脂里的胡萝卜洋葱焖牛肉；有时是一盘香喷喷的土豆萝卜炖羊肉，那一个个土豆不是大得象小娃娃的脑袋，就是长得象南瓜一样；有时是一个加了大葱的酸溜溜的牛蹄；有时是用长柄煎锅做的一个很大的煎蛋卷，配上一些香葱和香芹，或是一些肥肉片；一块这样的肥肉片就够这个老姑娘吃上一顿，甚至在她胃口好的日子也是如此。

在整个星期里，昂热利克姑母小心在意地欣赏着这些精美的菜肴，只在需要的时候才吃上那么一点。

每天，她都独个儿快乐地享受着这些美味佳肴，在这个非常幸福的星期中，每逢她把手伸向一盘菜，吃上一口的时候，就想到了她的侄子昂热·皮都。

皮都真走运。

他到的那一天正好是星期一，昂热利克姑母用大米和一只老公鸡烧了一大锅鸡粥，这只被美味可口的米糊环绕着的公鸡给煮了那么久，以致骨头和肉都分开了，而且肉也几乎变得很酥软。

这鸡粥的份量真是吓人，它给放在一只很深的汤盆里，那只盆子外表看上去虽然黑糊糊的，但是在皮都眼里却显得亮闪

闪的，充满吸引力。

肉堆在粥上面，就象宽阔的湖面上的岛屿，耸立在众多的山峰间的那个公鸡的鸡冠就象是直布罗陀海峡① 旁的休达山峰。

皮都看到这个奇观甚至没有有礼貌地发出一声赞叹。

这个不知感激的家伙吃惯了好酒好菜，竟忘了在昂热利克姑母的碗橱里还从来没摆过这样精美的食物。

他右手拿着切下来的那块面包。

他左手抓住那个大盆子，靠着他的粗大有力的拇指不让盆子倾斜，这个手指的前半截一直伸到了香喷喷、粘糊糊的油里。

这时候，皮都觉得好象有个影子挡住了门口照进来的亮光。

他面带笑容地转过身去，因为象皮都这样天性淳朴的人，内心的愉快总显露在脸上。

这个影子，就是昂热利克姑母的身体。

她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吝啬、暴躁和冷酷。

从前——我们只好不停地采用同一种修辞手段，也就是说用比较的方式，因为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表明我们的观点——从前，一看到昂热利克姑母，皮都手里的盘子就会掉到地上，而昂热利克姑母就会十分难过地弯下身子，去捡那只公鸡的碎块和米糊的碎粒。他就会从她的头上跳过去，把面包夹在胳膊底下逃跑。

可是皮都已经变得和原来不一样了，他的头盔和军刀虽然使他的外表有了一些变化，但是还没有跟当时那些大哲学家的交往使他精神上所起的变化来得大。

他并没有在姑母面前吓得往后逃跑，却反而笑容可掬地走

---

① 直布罗陀海峡：在欧洲伊比利亚半岛南端和非洲西北角之间，北岸为西班牙，南岸为摩洛哥，是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的唯一海上通道。

到她的身边，张开胳膊，尽管姑母想到避免和他拥抱，但是他还是用那两条被人唤作触角的胳膊抱住她，把老姑娘紧紧搂在怀里，同时两只手还在老姑娘的背后交叉着，一只手里拿着面包和木柄小刀，另一只手里拿着盛着大米炖公鸡的盆子。

他把这个亲属之间表示亲切的动作看作一项形势所迫、必须执行的任务，所以等他完成了这个动作后，就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说道：

"嗨！是的，昂热利克姑姑，我就是可怜的皮都。"

老姑娘不习惯被皮都这么紧紧地拥抱着，以为皮都想要闷死他，就象古时赫拉克勒斯闷死安泰①那样，因为皮都拿东西吃的时候被她当场抓住了。

所以当她从这种危险的拥抱中挣脱出来，就也轻松地舒了一口气。

不过她可能已经注意到皮都看到这个公鸡时并没露出欣赏的样子。

皮都不仅是一个不知感激的人，而且是一个缺乏教养的人。

但是有件事更使昂热利克姑母感到震惊，皮都以前即使在她端坐在房间中央那张皮椅子上的时候，也不敢在周围哪张残破的椅子或翘脚的凳子上坐下来，而现在，当他拥抱过她以后，却安闲自在地在那张皮椅子上坐下来，把那盘菜搁在膝头上，开始吃起来。

他用有力的右手，正象《圣经》上说的那样，拿着上文已经提过的那把刀，那是一把刀身很宽的木柄小刀，一把波吕斐摩斯②会用来吃汤的真正的抹刀。

---

① 参见本书第237页注①。

② 波吕斐摩斯：希腊神话中的独目巨人之一。

他用另一只手拿着一块面包，这块面包有六寸长，三指宽，就象一把可以用来扫除盘子里的粥的真正的扫帚，在这同时，那把刀好象表示感激似的，把肉挑到面包上。

他就这么灵巧地、毫不客气地吃着，结果几分钟后，彩釉盆子里面的蓝白色的花纹就显露出来，就象防波堤的环饰和石块在落潮时显露出来那样。

昂热利克小姐这时那种绝望的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态真非笔墨所能形容，我们只好放弃这种尝试。

她开始有一刹那以为可以喊叫。

可是她喊不出来。

皮都的笑容显得那么迷人，以致那声喊叫在她的嘴边消失了。

于是她也尽力想要露出笑容，希望驱除那个被人称作饥饿、呆在她的侄子腹中的凶恶的野兽。

但是俗话说得好，皮都的饥肠仍然毫无反应。

他的姑母再也笑不出来，竟然哭起来了。

这使皮都感到有点局促不安，但是却并没阻止他吃东西。

“哦！”他说道，“姑姑，您的心肠真好，竟然为了我的到来高兴得这样直掉眼泪。谢谢，我的好姑姑，谢谢。”

他继续吃起来。

显然，法国革命使他的性格完全改变了。

他把那只公鸡吃了四分之三，在盆子底上留了一点粥，说道：

“我的好姑姑，您更爱吃粥，是吗？对您的牙来说，它不象鸡肉那么硬。我把粥留给您。”

昂热利克姑母无疑把他的这种殷勤的表示当作讥嘲，所以

听了他的这些话，气得差点透不过气来。她坚决地朝皮都走过去，从他手里夺过那个盆子，大声说了一句亵渎神明的话，这句话要是二十年后由一个老近卫军的掷弹兵说出口，就会变得毫无欠缺了。

皮都发出一声叹息。

“哦！姑姑，”他说道，“您舍不得这只公鸡，是不是？”

“小坏蛋！”昂热利克姑母说，“我想他是在讥笑我。”

讥笑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法语动词，伊尔德弗朗斯的人讲的都是最纯正的法语。

皮都站起身来。

“姑姑，”他庄严地说道，“我并不打算一个子儿不付，我身上有钱。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想在这儿寄宿搭伙，不过我有权选择我爱吃的东西。”

“混蛋！”昂热利克小姐喊道。

“好吧，——我们就把每一餐算作四个苏，那么我现在就欠您一顿饭的钱，四个苏的粥，两个苏的面包，一共六个苏。”

“六个苏，”他的姑母喊道，“六个苏！嗳！单是这点粥就要八个苏，面包就要六个苏。”

“我的好姑姑，”皮都说，“我之所以不把这只公鸡算进去，是因为它是您饲养的，它是我的老相识，我从鸡冠上就立刻把它认了出来。”

“可是它也不是一文不值。”

“它九岁。是我为您把它从它妈妈的肚子底下偷来的。那时它还没有我的一只拳头大，而您甚至还揍了我一顿，因为我没有同时把可以用来饲养它的谷物带回来。卡特琳小姐给了我一些谷粒，所以这是我的财物，我把我的财物吃下肚去。我完全

有这个权利。”

昂热利克姑母气得要命，恶狠狠地盯着这个革命者。

她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

“给我出去！”她低声说。

“在我用过饭以后，也不让我消化一下，就这样马上把我赶走。啊！这是不礼貌的，姑姑。”

“出去！”

先前又坐下去的皮都这时重新站起来。他十分满意地发现他的肚子已经饱得再也吃不下一粒米了。

“姑姑，”他庄严地说道，“您真是一个狠心的亲戚。您总是这么冷酷，这么吝啬，我要向您表明，您对我的这种做法跟以前一样都是不对的。咳！我可不想让您到处去说，我把您的全部家产都吃光了。”

他站在屋子门口，嗓门大得不仅能使那些陪他一起前来、目睹这个场面的好奇的人听见，而且也使五百步以外的一些漠不关心的行人听见了，他说道：

“我请在场这些正直的人做证，在我参加了占领巴士底狱的战斗以后，我徒步从巴黎来到这儿，我又累又饿，坐了下来，在我的姑母家里饱餐一顿，而我却为了吃下去的这些饭菜受到了这么严厉的训斥，被这么无情地赶了出来，所以我不得不走了。”

皮都说这段开场白时的调子相当凄楚哀婉，以致周围的人都开始对老姑娘的行为窃窃私议。

“我是一个徒步走了十九里路的可怜的客人，”皮都接着说道，“一个荣幸地为比约先生和吉尔贝先生所信任的老实的小伙子，我把塞巴斯蒂安·吉尔贝重新送到福蒂埃神甫家里，我是

一个巴士底狱的征服者，巴伊先生和拉斐德将军的朋友！但却被姑姑赶了出来，请你们大家做个见证。”

周围那些人的议论声越来越大了。

“但是，”他接着说道，“我并不是一个叫花子，所以在我为了吃下肚的面包而受到责骂的时候，我就付钱来作出补偿，这儿是一个我用来支付我在姑姑家里吃的那顿饭钱的小埃居。”

说着，皮都就高傲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埃居，丢在桌上，那个埃居当众又从那儿跳到了盆子里，半隐半露地钻到了粥当中。

皮都最后这一手把那个老姑娘彻底打垮了。她在公众那片嘁嘁喳喳、延续了很长时间的谴责声中垂下脑袋，有许多条胳膊向皮都伸过去，他在门槛上抖掉鞋子上的灰尘，走了出去，在一群人的簇拥下，从他姑母的眼前消失了，那些人纷纷要为他提供食宿，并且为能够免费接待一个巴士底狱的征服者、巴伊先生和拉斐德将军的朋友而万分高兴。

昂热利克姑母拾起那个埃居，把它擦拭干净，放到那个茶碟里，让它在那儿等着和别的埃居一起去调换一个旧的金路易。

但是在她把这个如此奇特地来到她家的埃居放好的时候，她不禁叹了口气，想到皮都也许有权把那盆菜吃完，因为他手面真阔。

第二十九章

革命者皮都

皮都履行了他必须履行的首要义务之后，想满足一下他内心的第一需要。

当主人的命令同服从命令的人的暗中想法正好完全合拍时，去服从这种命令是一件非常令人愉快的事。

因此，他沿着一条狭窄的小道大踏步地走着。这是一条从布洛通往罗内大路的小道，象一根绿色的腰带围绕着城的那一部分。皮都穿过田野，想尽快到达皮斯勒农庄。

但是没过多久，他就放慢了前进的速度；他每走一步就会给他带来一种回忆。

当一个人踏上回到他所出生的那一座城镇或村庄的归途时，他就会回忆起他的青年时代，想到往昔的日子。正如一位英国诗人所说的，他往昔的日子象一块地毯铺在他的脚下，向归来的游子表示敬意。

每走一步，他都要心头一热，找到一个对过去的回忆。

这儿，他曾经遭受过痛苦，那儿，他曾经享受过幸福；这儿，他曾悲伤地哭泣，那儿，他曾高兴地流泪。

皮都虽不是一个心理分析家，但总归是一个男子汉。他一边走，一边发掘昔日的踪迹。他到达比约大妈农庄时，心灵充满了感情。

他看见前面一百步远的地方那个长长的屋脊，就用目光测量着歪斜在长满青苔的烟囱上方的老榆树，他听见了远处牛群的哞哞声，狗的狂吠声，马车的辚辚声，这时他更为自豪地戴上头盔，更为结实地系好他的马刀，竭力摆出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姿态，这种姿态既适合于情人，也适合于军人。

开始，谁也没有认出他，这证明他的一番用心还算取得了成功。

一个小马倌正站在池塘旁饮马，他听见响声转过身来，透过柳树的疏疏朗朗的梢头看见了皮都，确切地说，看见了一个头盔和一把马刀。

小马倌惊呆了。

皮都一面从他身边走过，一边大声喊：

"喂！巴尔诺！你好，巴尔诺！"

头盔和马刀竟然知道他的名字，小马倌大为惊愕。他摘下自己的小帽子，松开了手里拿着的缰绳。

皮都微笑着走了过去。

但是这个小马倌丝毫没有放下心，因为皮都和蔼的微笑隐藏在他的头盔底下。

在这同时，比约大妈从餐厅的窗户中发现了这个军人。

她站了起来。

当时，在乡村人人都时刻警惕着。外面谣言纷纷，真是骇人听闻，说强盗们正在摧毁大树林，还要割田里尚未成熟的庄稼。

这个士兵的到来预示着什么呢？是来进攻，还是来求援？

比约大妈把皮都上上下下看了个遍，她暗自在想，这人头上戴着亮晃晃的头盔，身上却披着乡下人的外套，这究竟是怎

么回事？我们必须实说，她在想象中既抱有怀疑又怀着希望，拿不定主意。

这个士兵不管是谁，却径直进了厨房。

比约大妈朝来客走了两步，皮都并没有出于礼貌朝后退，他脱下了头盔。

“昂热·皮都？”她嚷道，“昂热来了！”

“你好，比约夫人，”皮都回答说。

“昂热！噢，我的天！谁又会猜得出呢？怎么，你也参军啦？”

“噢，参军啦！”皮都说。

他自豪地微笑着。

随后他四下瞧瞧，寻找他没看见的那个人。

比约大妈露出笑容；她猜出了皮都目光里的含意。

接着，她开门见山地说，

“你在找卡特琳？”

“是的，比约夫人，”皮都回答说，“来向她问候。”

“她在晒衣服。来，坐下：看看我，对我说说。”

“很高兴，”皮都说，“您好。您好，您好，比约夫人。”

皮都搬过一把椅子。

没过多久，皮都就被团团围住了，所有的女仆和雇工或站在门口，或站在楼梯的台阶上，他们是被小马倌的叙述吸引来的。

每进来一个人，人们就可以听见他在悄悄地说：

“是皮都？”

“是的，是他。”

“真的！”

皮都亲切地对自己先前的同伴扫了一眼。对大多数人来说，

他的微笑充满柔情。

“你是从巴黎来的，昂热？”这家的女主人继续问道。

“直接从巴黎来，比约夫人。”

“你主人怎么样了？”

“很好，比约夫人。”

“巴黎情况如何？”

“糟糕透了，比约夫人。”

“啊！”

听众的圈子缩得更小了。

“国王呢？”女主人问道。

皮都摇了摇头，发出了一声咂嘴声，对君主政体表现出极大的不敬。

“王后呢？”

这一次，皮都没作任何答复。

“噢！”比约夫人说。

“噢！”所有在场的人重复了一遍。

“来，再讲下去，皮都，”女主人说。

“天哪，你想问什么就问吧，”皮都答道，卡特琳不在场，他不愿意把带来的所有令人感兴趣的消息讲出来。

“你怎么有了头盔，”比约夫人问道。

“这是战利品，”皮都说。

“什么叫做战利品，我的朋友？”这个善良的妇人问道。

“啊，说真的，比约夫人，”皮都说，一边露出了保护人的微笑，“你不可能知道战利品是什么。一件战利品意味着一个人已经战胜了一个敌人，比约夫人。”

“这么说来，你已经战胜了一个敌人啦，皮都？”

“一个！”皮都轻蔑地回答道，“啊！善良的比约夫人你不知道哇，比约先生和我两个人攻占了巴士底狱。”

这句魔术般的话使听众好象触了电一样。皮都的头发也感觉到惊奇的听众的呼吸，他们的手落在他的椅背上。

“给我们讲讲吧，给我们讲一点我们那个男人干了些什么事，”比约夫人带着骄傲的语气这样说，但同时又担惊受怕得浑身直打颤。

皮都环顾四周，看卡特琳来了没有，但是她没有来。

在他看来，比约小姐竟然丢不下衣服，不来听由这样一位信使带来的最新消息，这是给他难堪。

皮都摇了摇头；他情绪开始不好了。

“全说出来得需要好长时间哩，”他说道。

“你饿了吗？”比约夫人问道。

“也许饿了。”

“渴吗？”

“我没说不渴。”

雇工和女仆们迫不及待地为他拿来了食物。皮都还没来得及考虑一下他要哪些东西，眼前就摆上了酒杯、面包、肉和各种各样的水果。

正如在那一带乡下人们所说的，皮都的肝脏很热——这就是说，他消化快；但是，无论他消化得有多快，还是不可能把昂热利克姑母的鸡消化掉；他咽下最后一口到现在，还没有半个小时。

饭菜上得如此迅速，因此他所要求的东西没有能够使他争取到他所预期的那么多时间。

他明白自己必须作出最大的努力，他开始吃起来。

但是不管他多想坚持吃下去，过了一会儿，他不得不停止了。

“你怎么了？”比约夫人问道。

“天哪！我说……”

“给皮都拿点喝的。”

“我这儿有苹果酒，比约夫人。”

“不过，你恐怕更喜欢喝烧酒？”

“烧酒？”

“没错。你在巴黎已经习惯喝这种酒了吗？”

这个正直的女人想，他出外有十二天了，足以使他堕落了。

皮都骄傲地驳斥了这种想法。

“烧酒！”他说，“我从来没沾过。”

“那么，请讲吧。”

“假如我现在讲的话，”皮都说，“那么过一会儿还得为卡特琳小姐从头至尾再说一遍，而且这件事说起来很长。”

有两三个人急忙奔向水房，去找卡特琳小姐。

但是，就在他们都朝同一方向跑的时候，皮都机械地把眼睛转向通往房子二楼的楼梯。下面的风和上面来的风形成了穿堂风，因此皮都从一扇打开的门中看见卡特琳小姐在窗户那儿张望。

卡特琳正朝着大树林的方向望着，即朝着布尔索纳望着。

卡特琳正全神贯注地在思考，屋里不寻常的行动并没有影响到她；屋里的一切均未能引起她的注意，她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屋外正在发生的一切。

“哎！哎！”他边说，边叹着气，“朝着大树林，朝着布尔索纳方向，朝着伊西多尔·德·夏尔尼先生。没错，就这样。”

他又叹了一口气，比第一次更悲哀。

这时，去找的人回来报信了，他们不仅去了水房，而且去了所有可能找到卡特琳小姐的地方。

“怎么了？”比约夫人问。

“我们没有看见小姐。”

“卡特琳！卡特琳！”比约夫人大声喊着。

年轻姑娘一句没有听见。

这时皮都大着胆子讲话了。

“比约夫人，”他说，“我很清楚他们为什么在水房找不到卡特琳小姐。”

“他们为什么找不到她呢？”

“天哪！那是因为她没有在那儿。”

“那么，你知道她在什么地方罗？”

“是的。”

“她在什么地方呢？”

“她在楼上。”

他拉着女主人的手，拖着她走了三四级楼梯，指给她看正坐在攀满牵牛花和常春藤窗台边的卡特琳。

“她在梳头，”这个善良的女人说。

“哎！没有哇，她的头发已经梳好啦，”皮都语气沮丧地回答说。

女主人没有注意皮都忧郁的神情，提高嗓子喊道：

“卡特琳！卡特琳！”

年轻姑娘吓了一跳，迅速关上窗子说：

“干什么呀？”

“下来，卡特琳！”比约夫人大声说，她完全相信她的话产

生的效果。"是昂热从巴黎来了。"

皮都焦急万分，侧身倾听卡特琳将作出的回答。

"噢！"卡特琳冷冷地答道。

如此冷淡，可怜的皮都心都凉了。

她走下楼梯，毫无表情，俨然是范·奥斯塔德或布洛威画中的佛来米女人的模样。

"嗯，"她脚一着地便说，"是他。"

皮都鞠了一躬，脸色绯红，全身颤抖。

"他有一顶头盔，"一个女仆悄悄地在她年轻的女主人的耳边说道。

皮都听见了，注视着这话在卡特琳脸上产生的效果。

一张可爱的脸，也许苍白了一点，但仍然丰满甜美。

但是，卡特琳对皮都的头盔没有表示羡慕。

"噢！他有一顶头盔，"她说，"派什么用处？"

这一回，这个诚实的小伙子的心中充满了怒火。

"我有一顶头盔，还有一把马刀，"他骄傲地说，"因为我曾和德意志龙骑兵和瑞士士兵交战并且杀死了他们。假如您不相信的话，卡特琳小姐，问您父亲好了，就是这样。"

卡特琳还在为先前的事出神，她好象只听见皮都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父亲身体好吗？"她问道，"为什么他没有和你一起回来？巴黎的消息不妙吗？"

"很不妙，"皮都回答。

"我原以为一切都安排好了呢，"卡特琳说。

"是的，这是真的：但是一切又被打乱了，"皮都回答。

"国王和民众没有达成妥协吗？没有把内克尔先生召回

吗？”

“问题就出在内克尔先生身上，”皮都自负地说。

“这仍然使民众感到满意，是不是？”

“民众满意极了，如今他们正打算报复，去杀死他们所有的敌人。”

“他们所有的敌人？”卡特琳吃惊地喊道，“那么，谁是民众的敌人呢？”

“当然是贵族，”皮都说。

卡特琳脸色变得苍白。

“可是他们把谁称作贵族呢？”她问。

“嗨，天哪！那些拥有大地产的人，那些拥有美丽的城堡的人，那些使全国陷于一片饥荒的人，那些在我们一无所有时他们却无所不有的人。”

“说下去，”卡特琳不耐烦地大声说。

“当我们被迫走路，他们却拥有强壮的马匹、漂亮的马车的人。”

“天哪！”年轻姑娘大声喊道，她的脸色苍白得变成了青灰色。

皮都注意到了她脸上的变化。

“我把您的一些熟人叫作贵族啦。”

“我的熟人？”

“我们的熟人？”比约夫人说。

“那么，他是谁呢？”卡特琳寻根究底地说。

“例如，贝尔蒂埃·德·索维尼先生。”

“贝尔蒂埃·德·索维尼先生？”

“您和伊西多尔先生跳舞的那天戴的金扣子就是他给的。”

“嗯？”

“好了，我，眼下正在对你们说话的我，亲眼看见一些人吃他们的心哩。”

在场的所有人发出了恐怖的惊叫声。卡特琳一头栽倒在她坐的椅子里。

“你亲眼看见啦？”吓得发抖的比约夫人说。

“比约先生也看见啦。”

“啊，我的天哪！”

“是的，此刻，”皮都继续说道，“他们一定杀死或烧死了巴黎和凡尔赛的所有贵族。”

“太可怕啦！”卡特琳喃喃地说。

“可怕！为什么可怕？您，您又不是贵族，小姐。”

“皮都先生，”卡特琳带着忧郁的神情说，“我似乎觉得，你去巴黎之前没有这么狠心。”

“我如今也不见得更狠心，小姐，”皮都大为震惊地说，“不过……”

“不过，既然你不是一个巴黎人，你没有犯下这些罪行，那么请别吹嘘巴黎人犯下的罪行。”

“我不但没犯这些罪恶，”皮都说，“而且为了保卫贝尔蒂埃先生，我和比约先生差点被打死。”

“啊，我的好父亲！我正直的父亲！我在那儿认出了他！”卡特琳兴奋地高喊着。

“我正直的男人！”比约夫人眼泪汪汪地说道，“他干了些什么？”

皮都叙述了在沙滩广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比约的绝望以及他想回维莱科特雷的愿望。

“那么，他为什么不回来呢？”卡特琳大声问道，她说话的语气深深打动了皮都的心，就象预言家们所作的不祥预言揪着了人们的心。

比约大妈双手合十。

“吉尔贝先生不允许呀，”皮都回答说。

“难道吉尔贝先生愿意我丈夫被人杀死吗？”比约夫人一边说，一边在抽泣。

“难道他愿意我父亲的家完蛋吗？”卡特琳接着说道，语调一样忧伤悲观。

“噢，根本不是！”皮都说，“比约先生和吉尔贝先生说定了。为了完成革命，比约先生将在巴黎再呆一段时间。”

“什么？就凭着他们两人，单枪匹马？”比约夫人说。

“不，还有拉斐德先生和巴伊先生。”

“啊！”女主人敬佩地叫了一声，“假如他是和拉斐德先生和巴伊先生在一起……”

“他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卡特琳问道。

“噢，这个嘛，小姐，我说不上。”

“那你，皮都，你怎么回来的？”

“我，我把塞巴斯蒂安·吉尔贝带回给福蒂埃神甫，我来这里给你带来了比约先生的指示。”

皮都说完话，站起来，摆出一副外交家的尊严样子，假如仆人们对此不理解的话，他们的女主人无论如何是理解的。

比约夫人也站起身，辞退了所有的雇工和仆人。

卡特琳坐着没动，她在研究皮都尚未说出口的、内心深处的思想。

“他会对我说些什么呢？”她自言自语地问道。

第三十章

比约太太让位

这两个女人聚精会神，一个在听着尊敬的丈夫的愿望，一个在听着尊敬的父亲的愿望。皮都心里十分明白，这个任务相当艰巨，他曾见过比约大妈和卡特琳在农庄里干活，知道其中一个习惯于发号施令，另一个具有坚强的独立意志。

卡特琳是一个温文尔雅、勤勤恳恳、和蔼善良的姑娘，正是由于这些品德，她对农庄里所有的人都有着巨大的影响；那什么叫做统治精神呢，无非是一种不肯听命于他人的坚强意志罢了。

皮都知道，他在说明他的使命的时候，会使一个人感到十分高兴，而给另一个人带来很大的悲伤。

在他看来，让比约大妈退居次位是件很不自然、简直是荒唐的事。就皮都而言这无疑提高了卡特琳的地位，而在目前情况下卡特琳并不需要这样。

但是在农庄里，他代表了荷马众使者中的一个，代表了一张嘴，一种记性，而不是一种智慧。下面他开始讲了：

"比约夫人，比约先生的计划是想尽可能减少您的烦恼。"

"这是怎么回事？"善良的女人吃惊地说。

"'烦恼'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卡特琳问。

"这意思是说，"皮都答道，"管理象你们这样一个农庄，就

象管理一个政府，要操许多心，工作非常辛苦，还要谈很多交易……”

“那又怎么样？”这个善良的女人说。

“付钱呀……”

“嗯？”

“耕作呀……”

“说下去。”

“收获呀……”

“谁说不是呢？”

“可以肯定，谁也没说，比约夫人，不过为了谈交易，必须四下里奔走。”

“我有马。”

“付报酬时，必须讨价还价。”

“噢！我能说会道。”

“耕种田地。”

“难道我不习惯监督？”

“还有收获！啊，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必须为雇工们烧饭，必须帮赶大车的人一把……”

“为了我男人的家产，干这些事吓不倒我，”这位正直的女人大声说。

“不过，比约夫人……总之，”

“总之什么？”

“这么多活儿。……年纪不饶人……”

“噢！”比约夫人大声说，一边斜着眼睛看着皮都。

“来帮帮我的忙，卡特琳小姐，”可怜的小伙子说道，他发现自己的处境愈来愈困难，不由气馁了。

“我不知道能帮你什么忙，”卡特琳回答说。

“好吧，事情是这样的，”皮都又说，“比约先生不愿意比约太太遭受这么多的麻烦。”

“那么，是谁呢？”她怀着钦佩和尊敬的心情战战兢兢地打断了他的话。

“他选择了一个更为强壮的人，一个既代表了他又代表您的人。他指定了卡特琳小姐。”

“我女儿卡特琳来管理这个家！”老母亲忍不住大声说，语气中带着不信任，带着难以表达的嫉妒。

“在您的指导之下，我亲爱的母亲，”年轻姑娘赶快补充一句，脸涨得通红。

“不是，不是！”皮都一个劲地说，皮都从鼓起勇气大胆直说的那一时刻起，便完全豁出去了，“不是！我必须不折不扣地履行公务。比约先生委派并授权卡特琳小姐，代表他照料一切工作和家务。”

这些话的每一个字都是实实在在的，刺透了这个家庭主妇的心；她的脾气真是好极了，她没有让一开始不由自主地感到的那种嫉妒变得更厉害，也没有让她的气愤变得更激烈，她确信自己的重要性逐渐减退，这似乎使她显得更为顺从，听命，更加深信她丈夫判断的正确性。

比约能错吗？比约的话能不照办吗？

这是这个正直的女人用来说服自己仅有的两个理由。

她马上停止了抵抗。

她瞧着女儿，从女儿的一对眼睛中她只看到了谦虚、信任、成功的欲望、始终不渝的温柔和尊敬。她绝对地让步了。

“比约先生是对的，”她说，“卡特琳年轻，头脑灵活，又有恒

心。”

“啊？是这样，”皮都说，皮都确信自己满足了卡特琳的自尊心，同时又用俏皮话刺了她一下。

“卡特琳，”比约大妈接着说，“走在路上要比我更轻松自如。她能够比我更好地整天监督雇工。卖东西，她更能卖个好价钱；买东西，她比我更有把握；她会知道如何让人听从命令，我的女儿！”

卡特琳露出了笑容。

“好吧！”这个善良的女人继续说着，她甚至用不着竭力克制自己的叹息，“从此卡特琳，田里的事她都要过问；从此她要掌握钱啦！从此人们会老是在路上看见她！从此我的女儿变成一个小伙子啦！……”

“您不必为卡特琳小姐担心，”皮都摆出一副很能干的样子说，“我在这儿，她去哪儿，我就陪着她去哪儿。”

昂热也许希望这种无偿的自荐能产生一种效果，但没想到招来的却是卡特琳十分奇怪的一瞥，他完全愣住了。

年轻姑娘脸红了，并不象有些人对女人说了一些讨好的话之后，女人常常脸红一样，而是红一阵白一阵，这种双重的表情表明了她的两种内心活动，她心里既气愤又不耐烦，既想说话又觉得没必要说话。这种双重的内心活动，是她脸红的主要原因。

皮都不是一个老于世故的人，因此无法体会到脸红有着各种细微的差别，但是他明白卡特琳的脸红并不表示她欣然默认。

“什么！”他一边说，一边和蔼地微笑着，厚厚的嘴唇中露出了那副强有力的牙齿，“什么？您一句话也不说，卡特琳小姐？”

“你不明白，皮都先生，你说了蠢话？”

"蠢话!"这个情人紧接着说。

"当然!"比约大妈也大声回敬道，"想一想，我的女儿竟然有个卫兵!"

"不过，要是在树林里!……"皮都说，态度之认真已到了天真的地步，谁去嘲笑他就好象是犯罪。

"我们当家的指示中也有这么一条吗?"比约大妈继续说，她也有意表现出一点讥讽。

"喔!"卡特琳接着说道，"这种差事是懒人做的，不但我爸爸不会劝皮都先生去做，而且皮都先生也是不会接受的。"

皮都那对又大又害怕的眼睛先看着卡特琳，又转向比约大妈。他的整个希望落空了。

卡特琳是个真正的女人，她马上明白皮都的痛苦和失望。

"皮都先生，"她说，"难道你在巴黎见过年轻姑娘们把小伙子拖在后面，来损害自己的名誉吗?"

"不过，你，你可不是一个年轻姑娘呀，"皮都结结巴巴地说，"因为你已经成了一家之主。"

"好啦!我们谈得够多了，"比约大妈突然说，"一家之主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过来，卡特琳，依你父亲的命令，我把屋子交给你。"

于是，在惊异的、一动不动的皮都面前，出现了一种虽然简单粗糙，却既庄重又富于诗意的交接仪式。

比约大妈拿出一串钥匙，一把一把地交给卡特琳，并给了她一份有关衣服、酒、家具、生活必需品清单。她领着女儿走到那张旧书桌前，这是一张造于一七三八或一七四〇年间、镶嵌着象牙和乌木的红木书桌。在桌子的暗屉里比约老爹锁着文件、金路易以及家里的财富和文件。

卡特琳严肃地从母亲那儿接受财政大权和家庭机密。她聪明地盘问着母亲，对每一个回答都思考一番。她所获得的情况仿佛都藏在她记忆和头脑的深处，就象保存着的武器，以对付万一的争斗。

在检查了所有东西之后，比约大妈转到牲畜上，仔细开出牲畜的清单。

绵羊，几头健康的，几头有病的；羊羔、山羊、家禽、鸽子、马匹、公牛、奶牛。

不过这一切仅仅是为了履行手续。

好长时间以来，这个姑娘已经是经营这方面的专门管理人员。

没有一只母鸡她不知道它的咯咯叫声的，绵羊在一个月之内就和她混熟了，鸽子已经和她熟不拘礼了，常常在飞行的时候把她团团围住，它们还经常在她脚跟前咕咕叫了之后栖息在她的肩膀上，走来走去的奇怪动作老是出现在她的梦中。

马匹一见卡特琳走近便嘶叫起来。唯有她能使最暴烈的马驯服。其中有一匹农庄的小马驹，变成了一匹无人能接近的种马。它常常挣断缰绳，撞倒马厩，跑到卡特琳跟前，把鼻子伸到她的手里或伸进她的口袋，去找它始终确信能够在那儿找到的面包屑。

这个可爱的姑娘长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一对又大又蓝的眼睛，她的脖子白皙，双臂圆滚滚的，一对小手又是胖乎乎的；当她围裙里装满了谷子来到池塘边的一块空地时，那情景真是再美不过了，再没有比这更令人笑逐颜开的了。那块场地已被压实，并掺上硝使其变硬成为饲养场。她常常把带来的谷物一把一把地朝这块场地上撒，发出一阵阵撒谷的声音。

这时，人们就会看到小鸡、鸽子和羊羔争先恐后地朝着池塘奔来；地上很快出现了家禽啄出的斑斑点点；小山羊嫩红的舌头舔着松脆的燕麦或荞麦。上面铺着黑黑一层谷物的这块场地，两分钟就变得又白又干净，就象吃完饭的雇工的彩釉陶器盘一样。

有些人的眼光具有一种令人倾倒的魅力或令人害怕的魅力。这两种如此强大的感情落在牲畜身上，它们是从来不会想到要抵抗的。

我们中间难道没有人看见这种景象吗？一头野公牛一连数分钟带着忧郁的表情直勾勾地看着一个对着它微笑却不知道有生命危险的小孩。它可怜他。

在我们中间难道有人没有看见过这种景象吗？同是这头牛，它带着阴险而可怕的眼神盯着一个身强力壮的农夫。农夫用坚定的目光和无声的威胁使它不敢上前。这头牛低下了头，似乎准备战斗；但是它的腿仿佛在地上生了根，因为它在发抖，它晕头转向，它害怕了。

卡特琳对于围在她四周的所有牲畜不是施加这种影响，就是施加那种影响；她既平心静气，又坚定果断；她温文尔雅，又意志坚强，丝毫不怀疑，丝毫不害怕，站在她身边的牲畜根本不存恶念。

因此，对有思维能力的人类，她更有理由施加这种不寻常的影响。这位处女具有难以抵制的魅力；整个这一带地区从没有一个男人讲到卡特琳时不露出笑容，没有一个年轻小伙子不暗中打她的主意，凡是爱上她的人都希望娶她为妻，凡是没有爱上她的人都愿意认她为妹妹。

年轻姑娘和她母亲在清点农庄里的牲畜时，皮都耷拉着脑

袋，两手无精打采地垂在一边，神思恍惚，机械地跟在她们后面。

她们没有跟他说一句话。他在那儿象悲剧中的卫兵，他的头盔也着实给了他那种奇特的外表。

清点了牲畜之后，她们检阅了农庄里所有男女仆人。比约大妈让仆人们围成半圆形，她自己站在半圆的中心。

“孩子们，”她说，“我们的主人还没有从巴黎回来，但是他为我们挑选了一个主人来代替他。

“新主人是我的女儿卡特琳，她就在这儿。她年轻、强壮。至于我自己呢，老啦，脑袋不中用啦。我们的主人做得对。卡特琳如今是你们的女主人。她收钱给钱。至于她的命令，我将第一个接受然后执行；你们中间不服从命令的人将由她处理。”

卡特琳没有补充一句话，她温柔地拥抱着母亲。

两人的亲吻比任何话的效果都大。比约大妈哭了，皮都大受感动。

所有的仆人热烈欢呼换了新主人。

卡特琳立刻履行自己的职责，给所有的人分配了各自的工作。人人接受了她的委任命令，立刻诚服地着手去执行，每逢新统治的开始，人们都是如此表现的。

唯有皮都一个人留下，他最后走到卡特琳跟前对她说：

“我呢？”

“喔！”卡特琳回答说，“我没有命令给您。”

“怎么，那么说，我将呆在这儿无所事事罗？”

“您想做什么？”

“哦，还是干我去巴黎以前干的活儿。”

“您去巴黎之前是我母亲接待的。”

"可是现在您是女主人，因此，请指点一下我要做的工作。"

"我没有工作给您做，昂热先生。"

"为什么呢？"

"因为您，您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来自巴黎的先生，这种农村活儿您不适合。"

"这可能吗？"皮都紧接着说。

卡特琳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说："就是如此。"

"我，一个有学问的人！"皮都重复了一遍。

"毫无疑问。"

"不过请瞧瞧我的双臂，卡特琳小姐。"

"那不起作用。"

"不过，卡特琳小姐，"可怜的小伙子绝望地说，"您借口我有学问，却逼着我饿死，这是为什么呢？这么说，您难道不知道，哲学家艾匹克蒂塔[①]为了有面包吃，去做奴仆吗？伊索，那个寓言作家，不是用他辛苦的汗水挣得面包吗？然而，两位先生比我更有学问哩。"

"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如此。"

"但是比约先生先前是把我当作他家庭的一个成员接受的，而且他把我从巴黎派回来，也是把我当作家庭成员的。"

"情况也许如此，因为我的父亲也许迫使您去从事某些事情，可是我，他的女儿，却没有这个胆量把这些事情强加在您的头上。"

"不要把这些事情强加在我的头上，卡特琳小姐。"

"是的，但这样您将闲着，这我可不允许啊。我的父亲是主

---

① 艾匹克蒂塔(60?—120?)：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

人，他有权这样做；我是个代理人，不能这样做。我对他的财产负责，必须给他的财产带来收益。”

“但是，我一旦工作，就会带来好处；卡特琳小姐，您很清楚，您是在作恶性循环。”

“什么！”卡特琳说，她不懂得皮都的咬文嚼字的话，“什么叫做恶性循环？”

“我们把一种糟糕的推论叫作恶性循环，小姐。不，让我留在农庄。如果您愿意的话，让我干重活。那时您会明白，我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呢，还是游手好闲的人。除此之外，您要从事会计工作，把帐目记清楚。我的专长就是算术。”

“依我看来，一个男人光做这些还不够，”卡特琳说。

“哦，这么看来我干什么都不适合罗，”皮都大声说。

“您继续住在这儿，”卡特琳说，语气较前温和了一些，“我考虑考虑，我们以后再说。”

“您要求考虑考虑，才能知道您是否应该把我留在这儿。不过，我究竟对您干了些什么，卡特琳小姐？啊！您以前可不是这样。”

卡特琳耸了耸肩膀。别人几乎察觉不到。

她没有圆满的理由对皮都说，不过他的固执显然使她厌倦了。

因此，她中断了谈话，她说：

“够了，皮都先生，我要去拉费尔泰-米隆。”

“那么，我跑去准备您的马，卡特琳小姐。”

“根本用不着。相反，您还是留在原来的地方。”

“您拒绝让我陪你罗？”

“呆在这儿，”卡特琳专横地说。

皮都仿佛被钉在那个地方似的，低着头，强咽下泪水。泪水似乎是沸滚的油，烧灼着他的眼睑。

卡特琳把皮都留在原地，自己走了出去，命令农庄里的一个仆人去准备她的马。

“哎！”皮都喃喃地说，“您以为我变了，卡特琳小姐，但是变的是您，您比我变得更厉害。”

第三十一章

皮都为何决定离开农庄回到他唯一真正的故乡阿拉蒙

比约大妈甘心履行一个上等仆人的职责，诚心诚意，高高兴兴地重新开始她的工作。农村中被中断了片刻的活动不久又恢复了，再一次象蜂房的内部那样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勤劳耕作的景象。

他们正在为卡特琳准备马的当儿，卡特琳又走进屋，斜瞥了一眼皮都；皮都的身子一动不动，但是他的头却象风标一样，跟着这位年轻的姑娘转，一直到姑娘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

“卡特琳到自己的房间去干什么，”他自言自语地说。

可怜的皮都！她去那儿干什么呢？她去梳头发，戴上一顶白色的无边软帽，穿上一双更细巧的长袜子。

梳妆打扮完毕之后，她听见窗下马在用前蹄踢蹬，于是赶快下楼，吻了一下她的母亲就出发了。

皮都这下子完全无所事事了，卡特琳临出门的时候瞥了他一眼，目光中略带着同情，又略显出冷淡，这使他感到忐忑不安。处于这种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之中，皮都是无法忍受的。

从皮都又重见卡特琳以来，皮都似乎觉得，卡特琳对他的生命来说是绝对必要的。

除此之外，在他那沉重和昏昏欲睡的头脑深处，有一种怀

疑象钟摆一样有规律地来回摆动。

凡天真的人都有一种独特的性格，这就是认为一切事物都处于相同的程度。有这种懒散性格的人并不比其他人不敏感；只是他们虽能感觉到，却不进行分析。

分析是一种既能带来快乐也能带来痛苦的习惯。人们必须有了某种感觉习惯，才能看到自己的感觉在心灵深处沸腾。

老年人是不会天真的。

皮都听见马蹄声远去以后，这才奔到屋门口。他看见卡特琳正沿着一条狭窄的近路从农庄往通向拉费尔泰-米隆的大路走着，这条近路一直延伸到一座山顶覆盖着一大片树林的小山脚下。

他站在门槛上，朝着这个美丽的年轻姑娘说了一声再见，语气中充满着悔恨和歉意。

但是，皮都刚刚用手势从心中发出了这声再见，又想到了一件事。

卡特琳可以禁止他去陪着她，但是无法阻止他去尾随她。

卡特琳可以对皮都说，“我不想见到您，”但是她无法对他说，“我不许您瞧着我。”

因此，皮都想，反正自己闲着没事，而且世上也没有什么东西阻止他走到树林里，沿着卡特琳走的道路走，这样，他能够在远处透过树林看见她，而不被发觉。

从农庄到拉费尔泰-米隆只有一里半路。去一里半，回来一里半，这对皮都来说算得了什么呢？

而且，卡特琳是从一条直路走到大路的，这条直路正好与大树林构成一个三角形。皮都走的是这个三角形的垂直线，可以少走四分之一里路，这样来回一趟拉费尔泰-米隆只有两里

半路。

对一个似乎曾抢劫了小拇指汤姆①的人，或至少偷窃了汤姆从妖魔那儿拿来的那双靴子的人来说，走两里半路完全不在话下。

皮都刚刚想到这个计划，就马上付诸行动。

卡特琳走上大路时，皮都藏在长得高高的黑麦后面，蹑手蹑脚地走到了大树林。

他一溜烟地跑到树林边，猛地一跃跳过围着树林的沟渠，在树底下奔跑起来，宛如一只受惊的小鹿，虽然姿势没有小鹿的优美，但是速度却一样快。

他这样奔跑了一刻钟，随后他发觉前面树木没有了，出现了大路。

他停了下来，靠在一棵巨大的橡树上，那长满节疤的树干把他完全遮住了。他心里有十二分的把握，自己走在了卡特琳的前面。

他等了十分钟，甚至等了十五分钟，但是不见一个人影。

难道她把应该带的东西忘记在农庄，又回去了吗？这有可能。

他极其小心地朝大路靠近，他躲在一棵大山毛榉树的后面伸出脑袋。这棵树正好长在沟渠里，一半在大路上，另一半在树林里。他站在那儿，顺着笔直的大路朝平原极目望去，但是什么都没有看见。

卡特琳忘了东西一定回农庄去了。

皮都循着原路折回。要是她还没有到达农庄，那么他就会

---

① 法国作家贝洛童话中的主角。

看见她回去；要是她回到了农庄，他就会再次看见她出来。

皮都拉开了象圆规似的长腿，开始重新测量把他和平原隔开的那一段距离。

他在大路背侧的沙土上奔跑，他的脚可以感到轻松一些，突然他停住了脚。

卡特琳的马在慢步溜达。

这匹马缓缓而行，离开了大路，离开了道路的背侧，拐进了一条小径，小径入口处有一根路标，上面写着：

从拉费尔泰-米隆通往布尔索纳的小径。

皮都抬起头，远远望去，只见路的尽头卡特琳的白马和红色的紧身短上衣离树林的蓝地平线有一大段距离。

我们已经作了交待，皮都是从很远的地方看见此景的，但是我们知道路远对皮都来说算不上一回事。

"啊！"他嚷道，一边重新直冲向树林，"这么说，她不是去拉费尔泰-米隆，而是去布尔索纳啦！

"不过，我没弄错；她说拉费尔泰-米隆说了不止十遍；她受人委托到拉费尔泰-米隆去购买东西。比约大妈也亲口谈到拉费尔泰-米隆。"

皮都一边说，一边一步不停地在奔跑，皮都越跑越快，简直象飞一样。

怀疑，这个嫉妒的最初征兆，驱使着皮都，他不再是两足动物了。皮都仿佛是一种长了翅膀的飞行器，这是古代的伟大匠人发明的，尤其是代达罗①发明的，他们把这些飞行器想象

① 代达罗：希腊神话中的建筑师和雕刻家，曾为克里特国王建造迷宫。

得极其美妙，可惜，开动起来却糟糕透了。

此时此刻，他酷似儿童玩具店里货架上的那些长着芦苇胳膊、随风转动的稻草人。

胳膊，双腿，脑袋，全部都在动，全部都在转，全部都在飞。

皮都双腿特别长，走一步最长可达五尺，他的一双手象两根长棍子顶端的宽大的球拍，就象船桨一样划着空气。他的眼睛溜圆，脑袋上整张嘴和两个鼻孔全都在呼吸空气，又粗声粗气地吐出来。

没有一匹马能够达到如此发狂的速度。

没有一头狮子会具有这种凶狠的愿望，去追上它的猎物。

皮都看见卡特琳的时候，还有半里多路要跑。他跑完这段距离的时候，卡特琳在同时走了还不到四分之一里。

所以说，他的速度是跑着小步的马的两倍。

最后，他与他所追赶的目标并驾齐驱了。

皮都跟踪而来的目的不再是仅仅为了看见卡特琳，而是为了监视她。

她撒谎了，她的目的又会是什么呢？

这没有关系。为了获得对她的一定程度的权威，有必要当场证明她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皮都一头钻进灌木丛中，用他的头盔开路，必要时还使用他的刀。

但是，卡特琳此时仅仅是缓步而行，树枝被折断的咔嚓声不时传到她的耳朵，这使马和女主人都竖起了耳朵。

皮都的眼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卡特琳。这时他停下了，喘一口气，同时又打消了对卡特琳的怀疑。

然而，这种情况是无法持久的，也没有持久。

突然，皮都听见了卡特琳的马嘶叫一声，这嘶叫声得到的答复是另一匹马的嘶叫声。

他还无法看见在嘶叫的第二匹马。

但是，不管情况如何，卡特琳用她的冬青棍子对着“卡代”狠狠地抽了一鞭，才休息了片刻的“卡代”又立刻疾速跑了起来。

由于马速的加快，大约过了五分钟，她赶上了一个骑马人，这个骑马人刚才也是急匆匆地朝着她赶去，那迫不及待的心情，跟她的完全一样。

卡特琳刚才的动作如此迅速，如此突如其来，可怜的皮都一动不动，站在原地，仅仅踮起脚尖，尽可能地看得远一些。

距离实在太远，他无法看清楚。

不过，如果皮都没有看见的话，他却象触电似的，感觉到了年轻姑娘的兴奋和脸红，感觉到了她整个身子激动得在打颤，感觉到了她那平时十分温柔和恬静的目光此时变得象火一样炽热。

他也无法看清骑马的人是谁，因此他无法辨别他的相貌。但是从他的外表，从他的绿色丝绒猎装，从他那顶宽条子的帽子，从他脑袋的从容、优雅的动作，皮都认出他一定属于社会的最上层。他的记忆力立刻回到了那个相貌堂堂的年轻男子身上，那个维莱科特雷举止优雅的舞伴身上。皮都的心，他的嘴，他浑身的所有神经都在颤动起来，轻声地喊着伊西多尔·德·夏尔尼的名字。

果然是他。

皮都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声音大得简直就象狮子吼。他重新窜进荆棘丛中，钻到离这两个年轻人二十步远的地方。这一对人都全神贯注于对方，根本就没注意他们所听到的究竟是四

足动物还是两足动物在灌木丛中奔跑的声音。

但是，那个小伙子朝着皮都的方向转过头，从马镫上站直身子，朝四周茫然地环顾了一下。

在这同时，皮都蜷曲着身子，把脸贴在地面上，以逃避这种察看。

接着，他象一条蛇，贴着地面匍匐前进，走了大约十几步，走到听得见他们说话的地方，他侧耳倾听。

“您好，伊西多尔先生，”卡特琳说。

“伊西多尔先生！”皮都喃喃地说，“我早知道是他。”

这时，他感到怀疑、不信任、嫉妒驱使他跑了整整一个小时，累得他的四肢精疲力竭。

这两个年轻人面对面松开了各自的缰绳，互相紧紧握住手；他们微笑着站在那里相对无言，非常激动，这时这两匹马，也无疑相互习惯了，在一起擦着鼻子，刨着路边的绿草玩耍。

“今天你来晚了，伊西多尔先生，”卡特琳打破沉默开口说道。

“今天！”皮都说，“看来，在其他日子，他没有晚到。”

“这不能怪我，亲爱的卡特琳，”年轻小伙子回答说，“我哥哥的一封来信把我留住了。这封信我今天早晨才收到，我不得不回信，让原送信人带去。不过，请别担心，明天我更准时些。”

卡特琳笑了，伊西多尔更加温柔地紧紧握住放在他手中的那只手。

天哪！这如同不计其数的刺一样，刺得可怜的皮都的心鲜血直流。

“这么说，你有巴黎方面的最新消息罗？”她问道。

“是的。”

"嗯，"她微笑着说，"我也有。过去有一天，你曾告诉我说，当相同的事情发生在两个相互爱慕的人身上时，这就叫作心心相印，难道不是吗？"

"一丝不差。美丽的卡特琳，您是怎么得到这个消息的？"

"皮都说的。"

"皮都是谁？"年轻贵族带着随便、愉快的神态问道，这使得皮都那张已经通红的脸涨得更红了。

"嗯，你完全认识他，"她说，"皮都是我父亲在农庄里收留的一个可怜的小伙子，有一个星期天他曾扶着我散步。"

"哦！是的，"年轻的绅士说，"是那个双膝大得象餐巾结的人吗？"

卡特琳笑了起来，皮都感到自己受了羞辱，完全绝望了。他瞧了瞧膝盖，实际上是象两个结。他用双手撑起身子，站起来，他叹了一口气又扑倒在地上。

"喂，"卡特琳说，"您不该对着我如此诋毁可怜的皮都。你可知道刚才他向我提什么来着？"

"不知道；亲爱的，请告诉我他提什么啦。"

"好吧！他想陪我到拉费尔泰-米隆去。"

"你可不去那个地方呀？"

"不去。因为我知道您正在这儿等着我。想不到差不多是我在等候着您。"

"哦！你这句话说得好极啦，你知道吗，卡特琳？"

"真的！对此我不怀疑。"

"你为什么不接受这位一表人材的骑士的自荐？他会使我们快乐的。"

"恐怕，并不总是如此，"卡特琳笑着回答。

“你说得对，卡特琳，”伊西多尔边说，边用他那充满爱情的目光注视着美丽的女农庄主。

他用双手捧住年轻姑娘的微红的脸，并且紧紧地抱住了她。

皮都合上眼睛，不去看，但是他忘了捂住他的耳朵，不去听。接吻的声音一直传入他的耳朵。

格罗斯在一幅画的主要画面上画了一个鼠疫患者，在绝望中一把抓住自己的头发，这幅画描绘了波拿巴到雅法医院探望患鼠疫的士兵的景象。皮都也象画中人一样在绝望中抓住了自己的头发。

等到皮都恢复镇静时，这一对年轻人骑着马溜达，慢慢走远了。

皮都能听见的最后一句话是：

“是的，您说得对，伊西多尔先生，让我们一起散步一个小时；依仗我的马腿我会找回这个小时的，还有，”她笑着补充道，“这是匹好马，它不会对任何人提这件事的。”

就这一些，视线渐渐消失。黑暗开始笼罩整个大自然，也笼罩了皮都的心灵。可怜的小伙子在欧石南丛中打滚，发泄着压在他心头的巨大的痛苦。

傍晚的凉爽终于使他恢复过来。

“我决不回农庄了，”他说；“我只能遭到羞辱，嘲笑。我只能啃爱着另一个男人的女人的面包；而我不得不承认，那个男人比我漂亮，比我有钱，比我高雅。不，我的安身之地不再是在皮斯勒，而是在阿拉蒙，在阿拉蒙，在我的故乡，我也许会在那儿找到认为我的膝盖不象餐巾结的人。”

说完之后，皮都迈开他漂亮的长腿，朝阿拉蒙走去。他没有料到他的声誉以及他的头盔和马刀的声誉已经赶在他前头到

了那儿。在阿拉蒙等待着他的，假如不是幸福，那么至少是灿烂的命运。

但是，众所周知，十全十美的幸福决不是人类的一种属性。

第三十二章

演说家皮都

皮都在六小时以前离开维莱科特雷后，晚上十点左右，又回到那里。在这期间他曾转了一个我们已用许多笔墨来加以描写的大圈子。到维莱科特雷后，他虽然心情忧郁，但明白最好还是在太子客栈歇下，睡在舒适的床上歇一歇，而不是头顶繁星睡在树林里的一棵山毛榉或橡树底下。

至于去睡在阿拉蒙的一户人家家里，那想也是白想，因为到那儿已经要晚上十点半了。早在一个半小时以前，那里的每一盏灯都已熄灭，每一扇门都已关上。

皮都在太子客栈住下了。花三十个苏租了一间房，他有了一张极舒服的床，一只四磅的面包，一块奶酪和一罐苹果酒。

皮都累了，又堕入情网，既精疲力竭，又灰心失望。结果，在他的精神和肉体之间产生了斗争，精神首先获胜，但是到最后还是屈服了。

那就是说，从晚上十一点钟开始到凌晨两点钟，皮都躺在床上呻吟，叹气，翻来覆去，难以入睡；但是到了凌晨两点钟，他累得吃不消了，闭上眼睛，一觉睡到早晨七点。

就象在阿拉蒙晚上十点半钟人人都已上床睡了一样，在维莱科特雷早晨七点钟，人人都已起床了。

皮都一离开太子客栈，又发现他的头盔和马刀吸引着大家

的注意力。

走了大约一百步左右，他发现自己周围又围着一大群人。

很明显，皮都在这地方深受大家的欢迎。

旅客中有这种福气的人寥寥无几。人人都说，太阳普照众生，然而那些希望被人当作先知而返回故乡的人，并不能始终得到太阳的恩泽。

但是，也不是人人都有一个象昂热利克姑母那样乖戾异常、贪得无厌的姑母的，也不是所有能狼吞虎咽地吃下一大盆鸡粥的高康大① 个个都能主动给鸡主人一个埃居的。

不过，凡是祖籍和传统能够追溯到"奥德赛"时代的人，如今头上戴着头盔，腰上佩着马刀，回到自己的故乡，是非常少见的，除了这两件装备之外，身上没有丝毫的军人装束的人，那就更少见了。

因为我们说了，使皮都赢得他同胞的注意的特别是这顶头盔和这把马刀。

皮都回来之后，除了在爱情上遇到烦恼之外，很明显各种各样的好运在等待着他。这无疑是一种补偿。

前一天曾经陪着皮都从座落在苏瓦松路上的福蒂埃神甫家到座落在勒普勒的昂热利克姑母家去的维莱科特雷的一些居民，决定陪着皮都从维莱科特雷到阿拉蒙去，把这种庆贺皮都凯旋而归的场面继续下去。

主意一定，他们就去陪皮都了。上面提到的阿拉蒙的居民一见此景，就开始正确地评价他们的同胞。

说一句公道话，这块土壤已经准备好接受这粒种子了。皮

① 法国作家拉伯雷所著政治讽刺小说《巨人传》的主角。

都当初经过阿拉蒙，尽管如此匆忙，但已在当地居民的头脑中留下了一些痕迹：凡是看见过他雄赳赳、气昂昂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人，都对他的头盔和马刀留有印象。

阿拉蒙的居民原先不再指望皮都会再次归来，眼下看到他们自己受到皮都如此青睐，便围着他，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敬意，恳求他暂时脱下他的军装，在四棵欧椴树遮蔽下的小村广场上竖起他的帐篷，就象请求色萨利①的玛尔斯②在他取得巨大胜利的周年纪念日上所做的那样。

皮都原来就打算去阿拉蒙安家落户，所以就爽快地接受了这种请求。村里一个尚武的人租给他的一间带家具的房间，他欣然接受了。

房间里放了一张铺着草褥和床垫木床，两把椅子，一张桌子和一只水罐。

所有这一切房主人自己开价每年六个里弗尔，这就是说，两盆鸡粥的价钱。

租金定了之后，皮都住下了。他花钱买了一些喝的东西招待那些陪着他的人。光这些事件，且不提他喝下的苹果酒，就使他的头脑兴奋起来。他站在新住所的门槛上，对大家海阔天空地谈了一番。

皮都的高谈阔论是一个重大的事件，结果阿拉蒙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他新住宅的周围。

皮都算得上是一个书生，知道什么语言是美的；他知道全国的鼓动家们——荷马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的——在这个时代是用哪些话来鼓动大众的。

---

① 色萨利：希腊地区名。

② 玛尔斯：希腊神话中的战神。

拉斐德先生和皮都之间无疑存在着巨大的距离；但是阿拉蒙和巴黎之间的距离则更大！

这当然是从思想上讲。

虽然福蒂埃神甫好吹毛求疵，但是对皮都的开场白却不会感到不满意。

“公民们，”他说，“同胞们，这个词说出来很亲切。我对其他法兰西人也是这样称呼的，因为所有的法兰西人都是兄弟；但是在这块地方，我想我是对真正的兄弟用这个词，我在阿拉蒙的同胞中找到了整个家庭。”

在听众中有几个是妇女，她们对演讲者并不抱有什么好感，因为皮都的双膝太大，小腿太细，乍一看不会给女听众留下良好的印象。这些妇女一听到家庭这个词，就想到这个可怜的皮都，是个孤儿，是个被遗弃的穷小伙子，自从他母亲去世之后，他还不曾填饱过肚子。一个一无所有的小伙子说出的家庭这个词，使她们中间一些人禁不住一洒同情之泪。

开场白讲完之后，皮都开始转入正题，这是他演讲的第二部分。

他叙述了他的巴黎之行、抬着半身雕像的游行、攻占巴士底狱以及民众的复仇。对于他亲自参加的王宫广场的战斗和圣安托万区的战斗，他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但是他越是不吹嘘，在同胞心目中的形象就越是高大。皮都讲到最后，他的头盔变得跟巴黎荣军院的圆屋顶一样宏大，他的马刀跟阿拉蒙的钟楼一样高。

皮都叙述完毕之后，接着开始证实，他的证实真是维妙维肖，连西塞罗听了也会承认他是一个真正的演说家。

皮都证明引起大众怒火的正是投机商们。他约略地说了两

句关于皮特父子的话。他解释引起革命的原因是贵族和教士的特权。最后他请求阿拉蒙的百姓特别要做法兰西人民已经普遍在做的事。这就是说，团结一致反对共同的敌人。

证实完毕，他以所有伟大的演说家所共有的一种崇高动作转入结束语。

他让刀落在地上，捡起来的时候不小心把刀从鞘里抽了出来。

这一偶然动作成了他的一个煽动性的倡议，即要求阿拉蒙的居民拿起武器，学习已经起来造反的巴黎市民的榜样。

阿拉蒙的居民群情振奋，作了有力的回答。

整个村庄热烈宣布和欢呼革命。

呆在那儿听演说的维莱科特雷的人回家了。他们怀着满腔爱国主义的种子，嘴里哼着对贵族老爷们最具有威胁性的调子，愤怒地喊着：

亨利四世万岁！
这位英勇的国王万岁！

鲁热·德·李尔当时还没有创作谱写《马赛曲》。一七九〇年的联盟主义者尚未恢复唱那古老的民歌《前进》，因为他们当时仅处在一七八九年。

皮都以为自己只不过作了一次演说。其实，皮都是进行了一次革命动员。

他回到自己屋里，吃了一片黑面包和在太子客栈里吃剩的并小心藏在头盔里的奶酪。接着，他出去买了一些铜丝，做了几个兔套。等到天黑，他跑去把这些兔套安设在大树林里。

当天晚上，皮都抓了一只大兔和一只小兔。

皮都原先很想抓一些野兔，但是他连一条兔道也没有找到，这可以用一句古老的关于打猎的格言来解释："狗和猫，野兔和家兔，不同一个窝。"

到野兔大量出没的地方去，需要走三四里路，但是皮都有些累；前一天他的双腿所跑的十五里路已竭尽全力，而且在最后四五里这双腿还载着一个被悲伤压倒的人；对这双长腿来说，悲伤是最沉的东西。

大约在凌晨一点，他带着最初的收获回家了；他希望过了早晨再获得一次收获。

他上了床，胸中还郁闷着前天使他双腿感到精疲力竭的那种极其痛苦的悲伤，因此他在那床被房主人称为烘饼的恶劣的床褥上连续睡了六个小时。

皮都从凌晨一点睡到早晨七点。他还在熟睡的时候，太阳已经穿过那敞开的百叶窗悄悄地照在他身上。

当他还在熟睡的时候，阿拉蒙的三四十个居民通过敞开的百叶窗正在看着他睡觉。

象杜雷纳①在炮架上苏醒一样，皮都醒了，对他的同胞们笑了一笑，谦和地问他们为什么那么早就到他那儿来，而且来了这么多人。

他们中的一个人开口说了话。我们将原原本本照搬这次对话。说话的是一个伐木工，名叫克罗德·泰利埃。

"昂热·皮都，"他说，"我们考虑了整整一个晚上；事实上，正如你昨天说的，公民们应该为了自由而武装起来。"

---

① 杜雷纳(1611—1675)：法国元帅，在三十年战争中，表现了他的战略天才。

“我是这样说的，”皮都语气坚定地回答说，这表明他时刻准备信守自己说过的话。

“为了武装自己，我们只是缺乏主要的东西。”

“什么东西？”皮都大感兴趣地问道。

“武器！”

“哦！这倒是的，”皮都说。

“然而为了不让我们的想法落空，我们考虑再三，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把自己武装起来。”

“我走的时候，”皮都说，“阿拉蒙有五支枪，三支滑膛枪，一支单管猎枪，一支双管猎枪。”

“如今只有四杆枪了，”那个发言人回答，“一个月前一杆猎枪由于年久失修爆炸了。”

“那支枪一定是代西雷·马尼凯的，”皮都说。

“是的，这杆枪爆炸的时候竟然炸掉了我两个手指，”代西雷·马尼凯一边说，一边把他那致残的手举过头顶，“这个事故发生在一个名叫萨普雷先生的贵族的养兔林，贵族们为此要赔偿我。”

皮都点了点头，表示他赞成这合情合理的要求。

“因此，我们只有四杆枪，”克罗德·泰利埃接着说。

“好，有了四杆枪，你们武装五个人已经绰绰有余了，”皮都说。

“怎么回事？”

“哦，第五个人扛长矛。在巴黎就是这么办的：每四个用枪武装起来的人中，总要加一个用长矛武装的。这些长矛非常有用，头颅被砍下来后，用矛去挑。”

“啊！啊！”一个人大声而愉快地喊叫着，“但愿我们不去砍

头颅。”

“不，”皮都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只要我们知道拒绝皮特父子先生的金子。不过，我们刚才在谈论枪的问题，我们就别离题，正如巴伊先生说的。在阿拉蒙我们有多少人能扛枪呢？你数过没有？”

“数过了。”

“你们有多少人？”

“我们有三十二人。”

“这么说，少二十八支枪罗？”

“这些枪我们肯定拿不到，”一个身材魁梧、脸色和蔼的人说。

“啊！”皮都说，“有必要知道，傻大个。”

“怎么，有必要知道？”

“是的，我说有必要知道，因为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到哪儿去弄枪。”

“去弄枪？”

“是的；当时巴黎市民也没有武器。嗯，马拉先生，一个学识渊博但其貌不扬的医生，告诉巴黎市民到哪儿去找武器；巴黎市民就到马拉先生所告诉他们的地方去了，他们在那儿找到了枪。”

“马拉先生告诉他们到哪儿去找呢？”代西雷·马尼凯问道。

“他说到巴黎荣军院去。”

“不错；但是在阿拉蒙我们没有荣军院。”

“我可知道一个地方，那儿有一百多支枪，”皮都说。

“那是个什么地方？”

“在福蒂埃神甫学校里的一个房间内。”

“福蒂埃神甫有一百支枪？难道他想武装那些唱诗班的孩子吗，这个无赖教士？”克罗德·泰利埃说。

皮都对福蒂埃神甫并不怀有深厚的感情，但是对他昔日老师的猛烈攻击深深地伤了他的心。

“克罗德！”他嚷道，“克罗德！”

“喂，怎么啦？”

“我并没有说枪是属于福蒂埃神甫的。”

“假如枪在他屋里，就是属于他的。”

“这种看法是错的，克罗德。我住在巴斯蒂安·戈迪纳的屋里，但是他的屋子并不属于我。”

“这不错，”巴斯蒂安说。虽然他这样回答了，但是皮都并不需要向他求助。

“因此，这些枪并不属于福蒂埃神甫，”皮都说。

“那么，枪是谁的呢？”

“枪是属于乡里的。”

“如果枪是属于乡里的，怎么又会在福蒂埃神甫的屋里呢？”

“枪所以在福蒂埃神甫屋里，是因为福蒂埃神甫的房子是属于乡里的；乡里把房子让他使用，因为他做弥撒，免费给穷人的孩子上课。好啦，既然福蒂埃神甫的房子属于乡里，乡里就有权在属于自己的房里保留一间房间放枪；啊哈！”

“这不错，”听的人齐声说，“乡里有这个权力。”

“哦！好吧，你说我们如何拿到这些枪呢？”

这个问题使得皮都感到有点为难，他搔了搔耳朵。

“是的，快说，”另一个人喊道，“我们得去干活啦。”

皮都又松了一口气，最后一个说话的人使他摆脱了困境。

“干活！”皮都大声说，“你们一方面说为了保卫国家要武装自己，一方面却想着干活！”

皮都说完之后一阵大笑，这种轻蔑的嘲笑使这几个阿拉蒙人面面相觑，感到了羞辱。

“为了获得自由，如果绝对必需的话，我们还可以牺牲几天，”另一个人说。

“为了获得自由，”皮都说，“不仅仅是有必要牺牲一天，而是牺牲所有的日子。”

“那么说，”那个傻大个说道，“民众在为自由而努力的时候是在休息罗。”

“傻大个，”皮都紧接着说，神态就象生气的拉斐德，“那些不知道如何把偏见踩在脚下的人，决不会知道怎样才算是自由的。”

“至于我，”傻大个说，“我最好不干活；但是吃的问题又该怎么办呢？”

“吃饭吗？”皮都反驳道。

“在阿拉蒙，是的，大家还吃饭，在巴黎大家就不再吃饭了吗？”

“他们打败了暴君之后再吃饭，”皮都回答说，“有人在七月十四日吃饭吗？在那一天他们是否曾想到吃饭？不，他们连想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啊！啊！”其中最热心的一些人叫着，“攻占巴士底狱一定漂亮极啦。”

“吃饭！”皮都用蔑视的口气继续说道，“啊！喝水，我没说不，天是如此炎热；火药味又是如此呛人。”

“不过，他们喝些什么？”

“他们喝些什么？嗯，水，酒，白兰地。妇女们负责供应。”

“妇女们？”

“没错，而且是些漂亮的女人，她们用连衣裙的前摆做旗子。”

“真的！”听的人惊奇地喊道。

“不过，无论怎么说，”一个持有怀疑的人说，“第二天他们总得吃东西。”

“我并没说他们不吃，”皮都回答说。

“那么，”傻大个得意洋洋地说，“如果他们吃东西，他们一定得干活。”

“傻大个先生，”皮都回答说，“你讲到的这些事情，你还没有理解。巴黎不是一个村落。巴黎不是由一群村民组成，仅仅习惯于考虑自己的肚子，正如我们有学问的人用拉丁文所说的Obediéntia ventri①。不，正如米拉波先生所说的，巴黎是全民族的头脑，它是为整个世界考虑的头脑。头脑，先生，是从来不吃东西的。”

“这话倒不错，”听的人思忖着。

“然而，”皮都说，“头脑虽然不吃东西，却仍需要养料。”

“不过，它怎么滋养呢？”傻大个问道。

“看不见摸不着的，即用身体的养料滋养。”

听到这话，阿拉蒙人漠然不懂了。

“给我们解释解释，皮都，”傻大个请求说。

“这不费事，”皮都说，“正如我所说的，巴黎是头脑；外省是它的四肢；外省干活，吃，喝，而巴黎思考。”

---

① 拉丁文：意思是“听命于肚子”。

“那么，我要离开外省去巴黎，”持怀疑的傻大个接着说道，“你们其他人，你们愿意和我一起去巴黎吗？”

听众中有一些人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似乎转向了傻大个这一边。

皮都觉察到自己会被这个挖苦的人弄得声名狼藉。

“好，到巴黎去，”他嚷道，“假如您在那儿找到一张和您一样滑稽的脸，我愿意花一路易只买一些这样的兔崽。”

皮都一只手举起他逮到的兔崽子，另一只手把吉尔贝大夫慷慨给他而他没有花完的路易在口袋里弄得丁当响。

这一回他引得周围人笑了起来。

此情此景把傻大个气得满脸通红。

“嘿！皮都老爷，你说我们滑稽，这简直是傲慢无礼。”

“你就是滑稽，”皮都威严地说。

“瞧瞧你自己吧，”傻大个反驳说。

“这也无济于事，”皮都回答说，“我也许会看见象你一样丑陋不堪的模样，但是决不会看到和你一样愚蠢的东西。”

阿拉蒙人和庇卡底人差不多一样容易发火。皮都的话音刚落，傻大个对准他就是一拳，皮都机灵地一闪，躲开了，但是他用脚回敬了他，这是名副其实的巴黎人风格。

一脚之后，又踢了他一脚，把这个满腹狐疑的人踢倒在地上。

皮都扑到他对手的身上，仿佛是使他的胜利产生最致命的后果。所有在场的人已经冲过去救那个傻大个。这时皮都站起来说：

“记住，攻占巴士底狱的人是不用拳头打架的。我有一把刀，你也拿一把刀，让我们马上了结此事。”

说完，皮都拔出刀。他忘记了，恐怕并没有忘记在阿拉蒙只有两把刀：他那把刀和乡村警察那把比他的短半米的刀。

为了保持公平，他真的戴上了头盔。

心灵的伟大振奋了在场的所有人。大家一致认为傻大个是个无赖，一个卑鄙的家伙，一头蠢驴，不配来参加公共事务的讨论。

结果，他被开除了。

"你们看看，"于是皮都说，"巴黎革命的形象。正如普吕多姆先生或卢斯塔洛先生所说的，我想是正直的卢斯塔洛说的……对了，是他，我现在可以肯定，他说：

"'伟人在我们面前显得伟大，只不过是因为我们跪着；让我们站起来吧。'"

这一句格言和当时的形势风马牛不相及，不过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这句格言产生了不可思议的效果。

站在二十步开外的这个持怀疑的傻大个被这句话打动了，他回到皮都身边，谦卑地对他说：

"不必和我们一般见识，皮都，假如我们没有象你一样懂得自由的话。"

"这不是自由，"皮都说，"而是人的权利。"

这又是大铁锤般的一击，皮都第二次把听众打倒了。

"很明显，皮都，"傻大个说，"你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我们向你致敬。"

皮都鞠了一躬。

"不错，"他说，"教育和经历使我置于你们之上；如果我刚才对你们言语有些粗暴的话，这是出于对你们的友谊。"

这句话博得热烈的掌声，皮都明白他现在可以摆动他那如

簧之舌了。

“刚才你们谈到了干活，”他说，“但是你们可知道什么叫做干活？对你们来说，干活就是劈柴，收获庄稼，捡榉实，捆麦子，一块一块地砌石头，再用水泥加固……这就是你们干的活。你们认为，我一点不干活。哎，你们错了：我一个人干的活比你们大家加起来的还要多，因为我在考虑着你们的解放，因为我梦想着你们的自由，你们的平等。因此，我片刻的时间抵得上你们的一百天。耕地的牛都做一件相同的事，但是思维的人超过了所有体力的事。我一个人的价值就等于你们所有的人。

“看看拉斐德先生，他是个长着金黄头发、瘦小的人，个子还不如克洛德·泰里埃高。他鼻子尖尖，两腿瘦弱，胳膊就象这张椅脚的横档。他的手和脚不值得一提，一个男人没有这手和脚也行。嘿，这个人肩上却扛着两个世界，比阿特拉斯①还多扛了一座；他的一双小手已经扭断了美国和法国的锁链……

“喂，既然他的双臂，如同椅脚横档的双臂已经干了这一切，那么你们只要想象一下，象我这样的手臂又能够干出些什么呢？”

皮都裸露出双臂，他的手臂象冬青树的树干一样长满节疤。

他作了这个比喻之后，不说话了，用不着下什么结论，他肯定已产生了巨大的效果。

的确产生了巨大效果。

---

① 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顶天的巨神。

第三十三章

密谋者皮都

能给一个人带来巨大幸福和巨大荣誉的事，差不多总是来自强烈的愿望或极端的蔑视。

假如把这句格言用于观察历史上的人和事，那么就可以发现这句话不但意义深刻，而且含有真理。

我们不必引经据典，只要把这句格言运用于昂热·皮都我们的主人公和我们的故事就够了。

假如允许我们倒退几步，回到皮都内心受到直接伤害的时刻，那么，皮都目睹了大树林边发生的事之后，实际上对这个社会的事物已经嗤之以鼻了。

他原来希望这种被称之为爱情的珍稀花朵在他心中开放，他戴着头盔，佩着马刀回到故乡，洋洋得意地把战神玛尔斯与爱神维纳斯结合在一起，正如著名爱国同胞德穆斯蒂埃在他的《致爱米丽关于神话的书简》中所说的，当他看到在维莱科特雷及其周围存在着过多的情人，他感到非常窘迫，非常不幸。

他曾经十分积极地参加了巴黎市民反对贵族的十字军，现在面对伊西多尔·德·夏尔尼先生所代表的乡村贵族，他发现自己非常渺小。

天哪！如此英俊潇洒的青年，一眼看出就讨人喜欢的男人，一个穿着军裤和天鹅绒外套的骑士。

怎么能够和这样一个男人竞争呢！

这个人脚穿长统马靴，马靴后跟还带着踢马刺；这个人的哥哥被许多人仍然称为老爷。

怎么能够和这样一个男人竞争呢！他如何才能避免既羞耻且钦佩的感情呢？这两种感情给予嫉妒的内心以双重的折磨——一种令人可怕的折磨，一个妒火中烧的男人究竟愿意有一个地位比他高的情敌，还是地位比他低的情敌，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悬而未决。

皮都十分明白这种嫉妒，然而嫉妒造成的创伤是不可治愈的，又往往带来极度的痛苦，对这种痛苦，我们这位心地天真的英雄到那时为止还从未经历过。嫉妒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有毒的植物；不需要播下任何种子，它就会从一块不曾看见过有毒的感情甚至自尊心在其中发过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就连最为贫瘠不毛的土地也会长满这种毒草。

一颗受到如此蹂躏的心要重新恢复往日的平静需要非凡的达观冷静。

皮都在经历了这种痛苦感情的第二天，他想到对德·奥尔良公爵的野兔和家兔发动战争，在第三天想到进行一番我们已报道过的高谈阔论。他是一个达观的人吗？

难道他是铁石心肠？每一次新的打击只能溅出一星火花？抑或他的心仅仅具有海绵的柔软的抵抗吗？这种抵抗不仅具有吸收泪水的性能，而且具有在不遭受创伤的情况下减缓一切不幸的打击的性能。

对于这一点，我们将来自会知道。我们先别过早作出判断，还是继续讲我们的故事。

皮都接受了村民的来访并结束了他的高谈阔论，随后，由

于受到食欲的驱使，他不得不下来干些低等活——下厨房做饭，他一边吃着他打来的兔崽，一边对这不是一只野兔而感到遗憾。

实际上，如果这只兔崽是只野兔，皮都就不会吃了，而会把它卖掉。

这不会是一桩小买卖。一只野兔，根据大小不同，价值十八到二十四个苏；虽然吉尔贝大夫给他的路易他还有一些，尽管他不象昂热利克姑母那样贪得无厌，但他很会精打细算，这是他从他母亲那儿继承来的。野兔会给皮都增加十八个苏的财富。这样，这笔财富会因此增长而不是减少。

皮都在这样思考，一个人没有必要花三个利弗尔或十八个苏去吃饭。他不是一个卢克勒斯①；皮都心想要是卖掉野兔他就可得十八个苏，用这十八个苏他能过上整整一个星期。

在这一个星期中，假如他在第一天逮到了一只野兔，他就很有可能在以后的六天内，确切地说在以后的七个夜晚逮到三只野兔。因此，一个星期之内，他就能挣得一个月的食物。

根据这种计算，四十八只野兔就足以维持一年的生活；其余的野兔就会为他挣得完全的利润。

皮都一边吃兔崽，一边进行着这种节俭的计算；这不但没有给他带来十八个苏，反而使他多吃了价值一个苏的黄油和价值一个苏的肥肉。至于那些洋葱，他是从乡里的地上捡来的。

俗话说，“饭后烤烤火或者散散步。”皮都吃了饭后跑到大树林里去寻找一个舒适的角落睡上一觉。

不用说这个不幸的小伙子一讲完他的政治，发现自己孤独

① 卢克勒斯(公元前110—前56)：古罗马将军，他因为用异常奇特的饭菜招待客人而闻名。

一人时，眼前就连续不断地出现伊西多尔先生对卡特琳小姐献殷勤的一幕幕景象。

橡树和山毛榉树随着他的叹息而颤动；对吃饱喝足的人总是展开笑容的大自然，对皮都却是例外。在皮都看来，大自然似乎是一片广袤无垠的、黑沉沉的沙漠，那里仅有一些家兔、野兔和狍子。

皮都躲在故乡树林的大树底下，树荫给他带来了凉意和爽快，使他对于自己英雄般的决心更坚定不移了：决不出现在卡特琳的眼前，完全让她自由自在，对于她喜欢另一个人不要过分怨伤，这样他就不会因为通过比较而有了不必要的羞辱感。

克制着不去看卡特琳小姐是要下一番极其痛苦的决心的，但是男子汉应该是堂堂正正的。

然而，问题并不是完全如此。

问题并不是他不再去看卡特琳小姐，而是他不再让她看见。

那么，有什么东西会阻碍这个不受欢迎的情人不时小心翼翼地躲藏起来，不去顺便看一眼那既残酷又漂亮的人儿呢？没有什么东西。

从阿拉蒙到皮斯勒有多远呢？仅仅一里半的路。这就是说，跨几大步就行了。

就皮都而言，既然他已目睹了一切，那么继续追求卡特琳就显得卑鄙了，更为灵活的策略是继续查明她的一举一动；而且略微活动一下身子，只能对皮都的健康有利而无害。

还有，皮斯勒村庄后面有一片树林，一直延伸到布尔索纳，那儿野兔子很多。

晚上，他可以跑去放置兔套；第二天早晨，他可以从小山顶上俯视整个平原，监视卡特琳小姐的行动。他有权这样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他的责任，因为他是比约老爹授权的代理人。

经过这样一番自我安慰以后，皮都认为可以停止叹息了。他吃了随身带来的一大片面包当晚饭。夜晚来临时他放了十二个兔套，一头躺倒在仍然留有太阳光余热的欧石南丛上。

他睡在那儿，象一个完全绝望的人，也就是说他睡得很死。

夜晚的寒意把他冻醒了，他起身查看他放的兔套，什么都没有套着；但是皮都总是指望清晨那段时间。只是他感到头有点沉，于是决定回家，第二天再来碰运气。

对他来说，这一天过得平平凡凡，没有发生什么事件和阴谋，但是这个村落的村民们却在思考和计谋中度过了这一天。

这一天，将近中午时分，可以看到皮都在树林里做着美梦，可以看见那些伐木工倚着斧把；看见打谷的人把他们的连枷悬挂在半空中，细木工匠把刨子停在平滑的木板上。

造成这一切时间损失的是皮都；皮都是不协调的气流，搅动了开始胡乱旋转的稻草。

他是这一切动乱的制造者，却对此连想都没有想过。

皮都回他自己住所的时候，时钟已敲响十点。平时在这个时刻，村子里看不见一盏灯光，人人都合上了眼睛。但是，此时此刻，他察觉到他所居住的屋子周围出现了一种非常反常的景象，他看见人们三五成群地坐在那儿，站在那儿，或者走来走去。

这些人群中的每个人的神态看起来也非常特别。

皮都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心里揣测这些人大概正在议论他。

当他穿过街道时，他们好象全都被电流击中似的，用手指着他。

"他们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皮都自言自语地说，"我没有戴头盔呀！"

他碰见一些村民，大家互相打了招呼，随后他不声不响地回到自己住所。

他还没把那扇很难关严实的门关上，就以为听见了一下敲门声。

皮都睡觉前没有点蜡烛的习惯。对一个只有一张小床而不会搞错床的人，一个没有书籍因而无法读书的人说来，一支蜡烛太豪华了。

不过，肯定有人在敲他的门了。

他抬起门栓。

阿拉蒙的两个年轻小伙子无拘无束地走进他的住处。

"怎么，皮都，你连蜡烛都没有，"其中一个说道。

"是的，"皮都回答说："蜡烛有什么用处？"

"可以把东西看清楚呀。"

"啊！我在晚上看得很清楚；我是夜猫子。"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接着说：

"克罗德，晚上好！代西雷，晚上好！"

"好！"他们俩嚷道，"我们来了，皮都！"

"你们来得好；朋友们，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到外面亮的地方来，"克罗德说。

"到什么亮的地方去？天上又没有月亮。"

"到有亮光处去。"

"这么说，你们有话要对我说？"

"是的，我们想跟你一起谈谈，昂热。"

克罗德意味深长地强调了这几个字。

“那我们走吧，”皮都说。

三个人一起走了出去。

他们一直走到树林里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才停住了脚步。他们要他干什么，皮都仍然蒙在鼓里。

“怎么啦？”皮都见他的两个同伴驻足不前，于是问道。

“你瞧，昂热，”克罗德说，“这儿是我们俩，代西雷·马尼凯和我，我们来率领我们这地方的人。你愿意参加到我们中间来吗？”

“去干什么？”

“哦！问题就在这儿。去……”

“去干什么？”皮都说，一边挺了挺身子，“去干什么？”

“密谋，”克罗德在皮都耳边悄悄地说。

“哈！哈！象在巴黎那样，”皮都嘲笑地说。

其实，他害怕这个词，害怕这个词的回声，即使是在树林中间。

“来吧，请你解释解释，”皮都停了片刻之后对克罗德说。

“情况是这样的，”克罗德说：“靠近一些，代西雷你是一个十足的偷猎者，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无论在平原还是在树林，什么声音你都知道，你到四下里张望张望，看看是不是有人跟踪我们；听听是不是有人监视我们。”

代西雷点了点头。他象一只围着羊圈转的狼围着皮都和克罗德悄悄地绕了一个大圈子。

他又回来了。

“说吧，”他说，“只有我们，没别的人。”

“我的朋友们，”克罗德接着说，“正如皮都对我们所讲的，法国的所有城镇都希望武装起来，成立国民自卫队。”

“这没错，”皮都说。

“好，那么阿拉蒙为什么不象其他城镇那样武装起来呢？”

“克罗德，昨天当我提出我们应该武装起来时，”皮都回答道，“你还在说什么阿拉蒙没有武装起来是因为阿拉蒙没有枪。”

“哦！至于枪嘛，既然你知道上哪儿去拿，我们可以不必为这件事操心罗。”

“我知道，我知道，”皮都说道，他明白克罗德指的是什么，也知道事情的危险性。

“唔，”克罗德继续说，“今天我们同村里所有的爱国青年商量了一整天。”

“好！”

“我们一共有三十三个人。”

“一百差一个的三分之一，”皮都接着说。

“你会操练吗？”克罗德问。

“难道我不知道！”皮都嚷道，他其实连怎样扛枪都不知道。

“好！还有，你会领我们操练吗？”

“我目睹拉斐德将军操练四万人马至少不下十次，”皮都鄙视地回答说。

“太好啦，”代西雷说，他一直没开口说话，觉得闷得慌。他没有过高的要求但希望至少该轮到他说一句话了。

“那么，你愿意指挥我们吗？”克罗德问。

“我？”皮都大声说道，意外地吃了一惊。

“是你本人。”

这两个密谋者目不转睛地盯着皮都看。

“啊，你犹豫啦？”克罗德说。

“可是……”

“这么说，你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爱国者？”代西雷说。

“哦！请举个例子吧。”

“有些事情你感到害怕，对吗？”

“我，巴士底狱的征服者，一个被授予勋章的人。”

“你被授予勋章啦！”

“勋章一铸造完毕，我就会有一枚。比约先生答应以我的名义为我申请。”

“他将有一枚勋章。我们将有一个得到勋章的首领！”克罗德欣喜若狂地大声喊道。

“喂，你接受吗？”代西雷问。

“你接受吗？”克罗德问。

“嘻！好吧。我接受，”皮都说，他陶醉在兴奋之中，也许陶醉在一种在他心中升起的、人们称之为骄傲的感情之中。

“一言为定！”克罗德大声说道，“从明天起，你来指挥我们。”

“我指挥你们做什么呢？”

“当然是步枪操练。”

“枪呢？”

“怎么啦，既然你知道哪儿有枪。”

“哦！是的，在福蒂埃神甫家里。”

“毫无疑问。”

“只不过是福蒂埃神甫万一不让我拿。”

“好吧！你就按照爱国者在荣军院的做法去做，你去把枪夺过来。”

“我单枪匹马一个人？”

“你会有我们的一致署名。再说，需要时我们会助你一臂之力，如果必须这样的话，我们要在维莱科特雷来一场起义。”

皮都摇了摇头。

"福蒂埃神甫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他说。

"呸！你是他最喜欢的学生。无论什么事，他都不会拒绝你的。"

"不难看出，你们一点不了解他！"皮都叹了口气说。

"怎么！你以为那个老头会拒绝吗？"

"即使是一队德意志皇家军，他也会拒绝的……他是一个固执的人，injustum et tenacem①……"皮都停了一下说，"的确你们连拉丁语都不懂。"

但是，这两个阿拉蒙人没有让自己被这种引语或称呼给蒙住。

"啊！我的天！"代西雷说，"我们挑选了一个卓越的首领，克罗德，他对什么都害怕。"

克罗德摇了摇头。

皮都觉察到自己正在损害着自己崇高的地位，他想起运气始终偏爱有胆量的人。

"好，就这样吧，"他说；"以后再说吧。"

"那你负责枪的事。"

"我负责……去试试。"

这两个朋友刚才那种略微不满小声嘀咕，被满意的低语声取代了。

"噢！噢！"皮都心想，"我还没有做他们的首领，这些人就要对我发号施令；等我真的做了他们的首领，他们要干些什么呢？"

---

① 拉丁文：既不公正，又很顽固。

“试试，”克罗德一边说，一边摇了摇头，“哦！哦！那还不够。”

“如果这还不够，”皮都回答说，“你试着做做看。我把指挥权交给你。走，你去和福蒂埃神甫和他的教鞭打交道吧。”

“真是的，”马尼凯鄙夷不屑地说，“一个戴头盔、佩马刀从巴黎回来的人竟然害怕教鞭。”

“马刀和头盔并不是一种护胸甲，而即使是护胸甲，福蒂埃神甫很快会用他的鞭子找到护胸甲的间隙处。”

克罗德和代西雷似乎听懂了这句话的含意。

“走吧，皮都，我的孩子，”克罗德说（“我的孩子”是昵称，在那一带乡村很流行）。

“那么，就这样吧，”皮都说，“不过，妈的！你们得听话。”

“你会看到，我们是多么地听话，”克罗德边说，边对代西雷眨了眨眼睛。

“只要，”代西雷接着说，“你负责弄枪。”

“这已经定了，”皮都说，虽然他心里非常担心，然而，野心驱使着他敢于承担需要胆量的事业。

“你答应啦。”

“我发誓。”

皮都伸出手。他的两个伙伴也伸出了手。就这样，在星星的照耀下，在树林的空地中，在埃纳省里，三个阿拉蒙人宣布了起义，不知不觉地模仿了威廉·退尔[1]和他的三个同伙。

实际上，皮都模模糊糊地预见到，他在经历了一切危险和痛苦之后，将有幸以一个被光荣地授予国民自卫队司令官勋章

---

[1] 威廉·退尔：十四世纪初，瑞士人民争取独立的英雄。

的人出现在卡特琳的面前。在他看来，这勋章自然会引起她思考，倘若不是悔恨的话。

皮都受到他的选民们的委任以后，回到家里，心中盘算着该用什么方式方法才能为他的三十三名国民自卫队队员弄到武器。

第三十四章

福蒂埃神甫体现君主政体的原则，皮都体现革命的原则

那天夜里，皮都对落在他头上的荣誉忧心忡忡，竟然忘了检查他放置的兔套。

第二天，他戴上头盔，佩好马刀，踏上了去维莱科特雷的路。

城里的钟敲了六下，这时皮都到达了城堡广场，他轻轻敲了敲那扇通向福蒂埃神甫的花园的小门。

皮都过去敲门敲得很响，是为了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现在敲得很轻是为了不让屋里的人听见。

他希望这样能拖延一刻钟，在这段时间里，为他准备好的对福蒂埃神甫的演说再添些演说家的华丽词藻。

他尽管敲 很轻，却看到门马上打开了，不由得大吃一惊。但是看到开门的 时他不再感到吃惊了，他认出了塞巴斯蒂安·吉尔贝。

这孩子在小花园里一边散步，一边在朝阳下温习功课，更确切地说是在假装读书，因为这孩子手里捧着书，思想却在任意驰骋，想着这世界上他所爱的一切。

塞巴斯蒂安一看见皮都，高兴地喊了一声。

他们拥抱在一起，这孩子问他的第一句话是：

“你有巴黎的消息吗？”

“没有，你呢?”皮都问道。

“噢！我，我有；我父亲给我写了一封令人高兴的信。”

“啊！”皮都说。

“信里，”孩子继续说道，“有一句话是关于你的。”

他说着从怀里掏出那封信，给皮都看。

“又及：比约叮嘱皮都不要让农庄里的人感到烦恼或分心。”

“噢！”皮都叹了口气说，“天哪！这叮嘱毫无用处。农庄里再也没有我要使他们心神不宁的人了。”

接着他又长长地叹了口气，低声说道：

“这话应该对伊西多尔先生说才是。”

但皮都很快恢复过来，把信还给塞巴斯蒂安。

“神甫在哪儿?”他问道。

孩子伸长耳朵在听，虽然宽阔的庭院和花园的一角把他和可敬的教士踩得吱呀吱呀直响的楼梯隔开着，他却说：

“瞧！他下楼了。”

皮都从花园走到庭院，但他听到的还只是神甫沉重的脚步声。

这位可敬的教师一面看报纸，一面走下楼梯。

他那根教鞭始终如一地吊挂在他的一边，就象一把剑挂在队长腰上。

他的鼻子紧贴着报纸，因为他心里知道有几级梯级，知道老房子每一个凸出的地方或每个洞。皮都对这位政治上的敌手刚把窘态掩饰好，尽可能地保持庄重的神态，神甫来到了他面前。

我们现在先要在这儿顺便写上几句话，介绍一个情况，免得在其他地方写显得冗长。

这些话就是要解释一下福蒂埃神甫府上存放的这三四十支枪的来源。这些枪是皮都和他的两个同谋克罗德、代西雷一心想得到的东西。

福蒂埃神甫，以前曾任城堡里的指导神甫或副指导神甫，这一点我们前文曾有机会说到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随着教士的这种坚韧不拔的忍耐力，他已成为在舞台布置中人们称作房屋附属品的东西的唯一总管。

除了他的圣器、书柜、家具贮藏室外，他还收藏了菲力浦的父亲，后来自称"平等者"路易·菲力浦的德·奥尔良公爵狩猎时带的所有装备。这些装备中有一部分可以追溯到路易十三和亨利三世时代。他把所有这些东西艺术性地陈列在人们在城堡里留给他的艺术品陈列室里。为了使这些东西更别致，他在四周放了些圆盾、长矛、匕首和神圣联盟时代的镶嵌的火枪作点缀。

两门镀银青铜小炮威风凛凛地守卫着这座艺术品陈列室的门。炮是路易十四赠给他的叔叔的。

还有五十来支短筒火枪是约瑟夫·菲力浦从乌桑的战场带回作为战利品陈列的，他把它们上交给了市政府，而市政府，正如我们已说过的，免费给福蒂埃神甫住宿，并把这些不知如何处理的火枪放在教会学校的一个房间里。

现在这批由名叫福蒂埃的龙看管的珍宝受到了名叫昂热·皮都的伊阿宋①的威胁。

城堡里的这个小小武器库在本地享有盛名，有人竟然想毫不费力地摘到手。

---

① 伊阿宋：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曾历尽艰险取得龙看守的金羊毛。

然而，我们早已说过，神甫这个细心严厉的看守，好象并不打算轻易把他的赫斯珀里得斯①的金苹果交给某个伊阿宋。

这事我们先放一放，现在再来讲皮都。

他非常优雅地向福蒂埃神甫行了礼，行礼时轻轻的咳嗽了一声，提醒那些漫不经心的人或忧心忡忡的人注意。

福蒂埃神甫抬起了贴在报纸上的鼻子。

"哦，是皮都，"他说。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非常愿意为您效劳，神甫先生。"昂热谦恭地说。

神甫把报纸折好，还不如说他把报纸当作文件夹合上，因为那时候，报纸都还装订成薄薄的书。

随后，他把合上的报纸插在他的腰带上，放在他的教鞭的另一边。

"啊！是的；但不幸的是，"神甫嘲弄地回答，"你无此能力。"

"噢！神甫先生！"

"你听见吗？伪君子先生。"

"噢！神甫先生！"

"您听见吗？革命者先生。"

"行了，我还没开口说话，您就冲我发火，这可不是一个好开端，神甫先生。"

塞巴斯蒂安知道这两天以来福蒂埃神甫逢人就讲皮都什么，所以宁愿不加入这场在他的朋友和老师之间难以避免的争论，悄悄地溜走了。

皮都瞧着塞巴斯蒂安走开了，感到一阵难过。虽然他不是

---

① 赫斯珀里得斯：希腊神话中住在满是金苹果园子里的仙女们。

一个强有力的同盟者，但是这孩子和他在政治上的观点是一致的。

因此，看到他消失在门外，皮都叹了一口气，随后，又对神甫说道：

“算了！哦，神甫先生，为什么您叫我革命者呢？他们搞革命难道是我偶然引起的吗？”

“你和那些搞革命的人生活在一起。”

“神甫先生，”皮都十分庄重地说，“每个人的思想是自由的。”

“真的？”

“Est penès hominem arbitrium et ratio.”①

“啊哈！”神甫说，“书呆子你没忘了拉丁语？”

“您教我的，我都没忘，”皮都谦虚地回答。

“是啊，用不规范的词语来修饰、增补、纠正、复习。”

“说得好，神甫先生，不规范的词语！嗳！我的上帝，谁不造呢？”

“坏蛋！”神甫说，显然被皮都这种以一概全的倾向伤害了，“你认为我也用词不当吗？”

“在一个拉丁文比您强的人看来，您也用词不当。”

“您这样看！”神甫说，他气得脸色发白，而且被这种具有一定说服力的推理搞得晕头转向。

接着他伤感地说：

“两句话可以说明问题，”神甫继续说道，“这帮无赖，他们为谁的利益去破坏和毁坏呢？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是

---

① 拉丁文：人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判断。

为陌生人的利益。喂，穷光蛋先生，开诚布公地说吧。拉丁文比我强的人您认识吗？”

“不认识，但可能有这样的人，虽然我不认识他们，——我不认识任何人。”

“我他妈的当然相信！”

皮都划了个十字。

“你在干嘛，不信教的人？”

“您说粗话，神甫先生，我就划十字。”

“啊哈！喂，坏蛋，您上我家来是为了公开指责我吗？”

“公开指责您！”皮都重复了一遍。

“啊！很好，您还不明白。”

“不，神甫先生，我明白。啊！多亏您，我才记住词根：公开指责，tympanum，鼓，是由希腊语 tympanon 派生出来的，鼓、棍或钟。”

神甫惊得愣住了。

“词根：typos，标记，遗迹，正如朗斯洛在他的《希腊词根园地》中所说的：typos，留下的形式，这个字显然是从 tupto（我打）派生的，就是这样。”

“啊！啊！卑鄙的家伙，”神甫紧接着说，他越来越感到震惊了，“你好象还知道一些东西，甚至还知道你以前不知道的东西。”

“呸！”皮都假谦虚地说。

“你在我这里的时候，怎么从来没有这样回答过？”

“因为我在您这里的时候，神甫先生，您弄得我晕头转向；使我不能自由发挥我的聪明才智，您的专横抑制了我的记忆力自由发挥。是的，自由，您懂吗！”皮都情绪激动地一个劲说，“自

由！”

“啊！坏蛋！”

“神甫先生，”皮都说，一副带着威胁警告的模样，“神甫先生，不要辱骂我。一个演说家说，Contumdia nan argumentum，①辱骂不等于有理。”

“我相信，”愤怒的神甫大声说道，“这个坏蛋！自以为有义务把他说的拉丁语给我翻译出来。”

“这不是我说的拉丁语，神甫先生，这是西塞罗的拉丁语，就是说在他这个人看来，肯定您有许多用词不当之处，不少于在您看来我的用词不当的地方。”

“我希望你别指望，”福蒂埃神甫说，他的基础已动摇，“我希望你别指望我和你争辩。”

“为什么不呢？假如说真理是从争辩中产生的：Abstrusum Versis silicum.”②

“怎么搞的！”福蒂埃神甫喊道，“怎么搞的！这个坏蛋已上了革命者的学校。”

“没有，既然您说革命者都是些傻瓜文盲。”

“不错，这话我说过。”

“那么您的推理错了，神甫先生，您提出的三段论不对。”

“不对！我，我提出的三段论不对？”

“当然，神甫先生；皮都能说会道，皮都在革命者的学校里，因此革命者个个都是能说会道。这是必然的。”

“畜生！蠢货！傻瓜！”

“不要对我出言不逊，神甫先生。Objurgatio imbellem

---

① 拉丁文：意思与下面的译文相同。

② 拉丁文：意思与前面的译文相同。

animum arguit,① 一发火弱点暴露无遗。”

神甫耸了耸肩膀。

“请回答，”皮都说。

“你说革命者个个都能说会道。那么你只要告诉我这些坏人中哪一个能读会写，只要说出一个就行。”

“我，”皮都胸有成竹地说。

“读，我没说的，说不定还不行呢！可是写呢？”

“写！”皮都重复说道。

“是的，写起来不符合拼写规则。”

“那要看。”

“你愿意打赌吗？我让你听写，一页不出四个错误。”

“您愿意打赌吗？您，我让您听写，半页不出两个错。”

“噢！举个例！”

“很好！行。我马上给您找一些分词和一些自反动词。我，我找些我熟悉的 que 让您换换口味，我接受打赌。”

“如果我有时间的话，”神甫说。

“您会输的。”

“皮都，皮都，你记得那句谚语吗：Pitoueus Angelus asinus est.”②

“算了！谚语，每个人都有。您知道维阿吕的芦苇在我经过时对我耳边唱的那句谚语吗？”

“不知道，但是我极想知道，弥达斯老师。”

“Fortierus abbas fortè fortis.”③

---

① 拉丁文：意思与后面的译文相同。
② 拉丁文：昂热·皮都是头蠢驴。
③ 拉丁文：意思见后面的译文。

“先生！”神甫叫喊起来。

“翻译过来是：福蒂埃神甫并不是每天都那么强壮有力。”

“幸好，”神甫说，“控诉还不够，应该证实一下。”

“哎哟！神甫先生，太容易啦。瞧，您教给您的学生什么呢？”

“但是……”

“听听我讲的道理。您教给您的学生什么呢？”

“凡是我懂的东西。”

“好！请记住您的回答：‘凡是我懂的。’”

“嗯！是的，凡是我懂的，”神甫不很坚决地说，因为他感到，这个古怪的论战者在他离去时，新学了几手，“是的，这话我说过；怎么样？”

“很好！既然您把您所知道的都教给您的学生，我们倒要看看，您懂什么呢？”

“拉丁文、法文、希腊文、历史、地理、算术、代数、天文学、植物学、古钱币学。”

“还有吗？”皮都问。

“可……”

“找找看，找找看。”

“绘画。”

“说下去。”

“建筑学。”

“说下去。”

“力学。”

“这是数学的一个分支，不过没关系，说下去。”

“啊哈！你到底要干什么？”

“这个嘛，很简单：您算出了很多您所懂的学科，现在算一

算您不懂的学科。"

神甫浑身一颤。

"啊!"皮都说，"我很清楚对于这个我应该帮您一把，您不懂德文、希伯来文、阿拉伯文、梵文这四种母语。我没对您讲无数再分出来的部分。您不懂博物学、化学、物理学。"

"皮都先生……"

"不要打断我的话；您不懂物理学，三角平面图；您不懂医学，您不懂声学、航海学。您不知道与体操有关的所有学科。"

"你说什么，请再说一遍好吗?"

"我说了体操，来自希腊文的 gymnaza exercae，它又来自 gymnos——裸体——因为运动员赤身露体进行锻炼。"

"可是所有这些都是我教你的!"神甫嚷道，几乎不再为他的学生的胜利痛苦了。

"这是真的。"

"我很高兴你承认这些。"

"十分感谢，神甫先生。我们在说您不知道……"

"够了！当然我不知道的要比我知道的多。"

"那么，您承认比您博学的大有人在?"

"有这可能。"

"这是肯定的，知道东西越多的人，越发现自己一无所知。这是西塞罗的名言。"

"你下结论吧。"

"我下结论。"

"我们看看你的结论，它将是公正的。"

"我是根据您相对的无知下的结论。您对于别人相对的学识更应宽容。这是一种双重美德，virtus duplex，① 我肯定，和您

一样博学多才的费奈隆就具有这种双重的美德，然而这是基督教的仁慈和谦卑。"

神甫发出一声怒吼。

"毒蛇！"他大叫道，"你是一条毒蛇！"

"您辱骂我但并没有回答我！希腊的一位贤人是这样回答的。我可以用希腊文向您说明白，不过我已用拉丁文告诉过您或差不多告诉您了。"

"很好，"神甫说，"又是革命学说的一种影响。"

"哪种影响？"

"这些学说已使你相信你和我是平等的。"

"即使革命学说使我相信这点，您也没有更多权利去犯一个语法错误。"

"说清楚些好吗？"

"我说您刚才犯了一个很严重的语法错误，我的老师。"

"啊！这非常有意思，举个例，是哪个错误？"

"刚才您说革命的学说已使您相信您和我曾是平等的。"

"那又怎么样？"

"怎么样，曾是是未完成过去时。"

"当然罗，是的。"

"应该用现在时。"

"啊！"神甫说，满脸通红。

"请用拉丁文翻译一下句子，您马上会看到您用动词未完成过去时会给您造成多么严重的句法错误。"

"皮都！皮都！"神甫喊道，同时以为在这样一个博学的人身上依稀看到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皮都，是哪个恶魔教你这样

① 拉丁文：意思与前面的译文相同。

攻击一个老人和教会的？”

“但是，神甫先生，”皮都反击道，他对神甫说这些话时的完全绝望的声调感到有些激动，“教我的不是恶魔，还有我并没有攻击您。可是您一直把我当作傻瓜，您忘了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

神甫又一次生气地说：

“啊，我永远不能容忍的就是，当着我的面讲这些亵渎神明的话。你，你同上帝花了六十年时间才造就出来的一个人平等！而且这个人自己也学习了六十年！你同他平等！痴心妄想！痴心妄想！”

“天哪！请问问宣布了人权的德·拉斐德先生。”

“是的，你引用这个国王的不孝臣民，这个制造一切不和的罪魁祸首，这个叛徒作为权威！”

“哼！”皮都愤慨地说，“拉斐德先生是国王的不忠的臣民，拉斐德先生是引起不和的根源，拉斐德先生是叛徒！说了亵渎神明的话的正是您，神甫先生！三个月来难道你生活在一个盒子里吗？难道您不知道这个国王的不孝臣民是唯一为国王效劳的人吗？您不知道这个引起不和的罪魁祸首是国家和平的保证吗？您不知道这个叛徒是法兰西最优秀的人物吗？”

“噢！”神甫说，“我从未想到王权会一落千丈，我从未想到这样一个无赖（他指着皮都）会象过去人们引用阿里斯提德斯的名字或福西翁的名字那样引用拉斐德的名字！”

“您非常幸运，民众没听到您的话，神甫先生，”皮都冒冒失失地说。

“啊！”神甫得意扬扬地嚷道，“你终于露出尾巴来啦！你竟然用民众来威胁！是的，民众；就是卑鄙地杀害国王的军官的

民众，挖死人心掏死人肺的民众！是的，拉斐德先生的民众，巴伊先生的民众，皮都先生的民众！很好！为什么你不立即向维莱科特雷的革命者告发我呢？为什么你不把我拖到勒普勒去呢？为什么你不卷起袖子把我悬挂在路灯上呢？好啊，皮都，macte animo，皮都！sursûm！sursūm！[①] 皮都。好啊，好啊绳子在哪儿？绞架在哪儿？刽子手就在这里：Macte animo，generose Pitoue."[②]

"Sic itur ad astra！"[③] 皮都喃喃地继续道，他只是盲目完成那首诗，没有想到他刚才说了一句残酷的双关语。

但是在神甫的盛怒之下，他终于意识到了。

"啊！啊！"神甫大声叫骂道，"啊！你这样选择的。啊，我因此可以进天国了。啊！你把绞架留给我。留给我。"

"可这话我没说，"皮都大声说，同时开始对争论的发展趋势感到惊恐不安。

"你答应让我去不幸的富隆、可怜的贝尔蒂耶已去的天国。"

"不，神甫先生。"

"啊！你已拿好套索，刽子手；在市政厅广场上，登上路灯，伸出可憎的长胳膊把受害人拉上去的就是你，不是吗？"

皮都发出一声愤慨的怒吼。

"没有错，那是你，我认得出，"神甫继续说道，这种预知的激奋，使他很象约德，"我认得出你！喀提林，那是你！"

"啊，呸！"皮都喊道，"您知道您在对我说一些可憎的事，神甫先生！总之您知道您是在侮辱我！"

---

① 拉丁文：给我荣誉吧，皮都！吊死我！吊死我！

② 拉丁文：给我荣誉吧，宽宏大量的皮都。

③ 拉丁文：这样就奔向天国。

“我在侮辱你。”

“您知道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我要向国民议会提出申诉！哼！”

神甫阴险地嘲笑起来。

“告发吧，”他说道。

“侮辱好公民的坏公民是要受到惩罚的。”

“吊在路灯上！”

“您是一个坏公民。”

“拿绳子来！拿绳子来！”

接着神甫突然做了一个恍然大悟和愤慨的动作，喊道：

“哼！啊！那顶头盔，那顶头盔，就是他。”

“怎么！”皮都说，“我的头盔怎么啦？”

“那个把贝尔蒂耶冒热气的心挖出来的男人，那个把血淋淋尸体放在选民的桌上的那个吃人肉者，戴着一顶头盔；那个戴头盔的男人，就是你，皮都。那个戴头盔的男人就是你，黑良心；逃吧，逃吧，逃吧！”

神甫悲剧性地每说一个“逃吧”，就朝前跨一步，皮都则后退一步。

读者知道，这种谴责对皮都来说是冤狂的，可怜的小伙子把这顶引以为豪的头盔扔得远远的，头盔掉在地上立即被摔得凹凸不平，发出一阵纸版夹杂黄铜的声音。

“你瞧，坏蛋！”他大声说道，“你承认了！”

于是他把自己打扮成《奥洛斯芒》①中的勒肯在找到了一封

① 《奥洛斯芒》：伏尔泰所写的一个悲剧，描写耶路撒冷的土耳其亲王怀疑其妾不忠，将她杀死，后发现错怪了她，悔恨自杀。勒肯和查伊尔分别是悲剧中的主要人物。

情书时指责查伊尔的模样。

"喂，喂，"皮都说，他因这样一种指责而豁出去了，"您太过分了，神甫先生。"

"我太过分；就是说你吊死的人不多，就是说让你开膛剖肚的人不多，懦弱的孩子！"

"神甫先生，您很清楚那人不是我；您很清楚那是皮特。"

"哪个皮特？"

"那个被封为查·坦姆勋爵的老皮特的儿子小皮特，他一面分钱一面说。用吧，不要向我汇报。假如您懂英文，我用英文告诉您这些；可是您不懂英文，是吗？"

"那你懂吗？"

"吉尔贝先生教我学过。"

"在三个星期内？可耻的骗子！"

皮都看到，他正在走歧路。

"听着，神甫先生，"他说，"我什么也不再跟您争了，您有您的想法。"

"真的！"

"说得太对了。"

"这点你意识到了，皮都先生允许我有想法；谢谢，皮都先生。"

"好啦，现在您还在生气。您很清楚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我就不可能告诉您是什么事把我带到您府上来的。"

"真不幸！是什么事情使你来的呢？你也许是代表？"

说完神甫讥讽地笑了起来。

"神甫先生，"皮都说，神甫把他推到他从争论以来就希望得到的地位上，"神甫先生，您知道我一直非常敬重您的个性。"

"啊！是的，让我们讲讲这个。"

"也钦佩您的学识，"皮都补充道。

"毒蛇！"神甫说。

"我，"皮都说，"噢！怎么可能呢。"

"瞧，你有什么要求我？要我再收你在这儿念书？噢！不，不，我不会让你教坏我的学生；不，你身上总留有有害的毒素。你将伤害我的幼苗：Infecit pabula tabo.①"

"但是，神甫先生。"

"不，如果你非想吃饭不可，就别向我要求这个，因为我猜想所有巴黎凶残地把人吊死的人都象正经人一样要吃饭。他们也吃饭！噢，天哪！总之，如果你要求我给你那份带血的肉，你会有的。不过，我要象罗马的老板们一样在门口给他们的顾客以赏赐。"

"神甫先生，"皮都挺直了身子说，"我没有向您要吃的东西，我有我吃的东西，谢天谢地！我不愿成为任何人的负担。"

"啊！"神甫吃惊地说。

"我象所有的人那样生活，不乞讨，而是靠上天赋予我的本领。我靠干活生活，而且，还有，我根本没成为我的同胞的负担，他们中的许多人选我当首领。"

"哼！"神甫说，吃惊中带着恐惧，仿佛踩着了一条眼镜蛇。

"对，对，选我当首领，"皮都得意地重复了一遍。

"什么首领？"神甫问道。

"一群自由人的首领，"皮都说。

"啊！我的上帝！"神甫喊道，"这个不幸的人疯了。"

---

① 拉丁文：意思与前面的译文相同。

“阿拉蒙国民自卫队的首领，”皮都装出一副谦虚的样子补充道。

神甫朝皮都俯下身，好更好地在他的脸上证实他说的话。

“阿拉蒙有国民自卫队？”他喊道。

“是的，神甫先生。”

“那你是他们的首领罗？”

“是的，神甫先生。”

“你，皮都？”

“我，皮都。”

神甫象费纳大主教一样，朝天空举起弯曲的胳膊。

“亵渎圣地的可憎行为！”他喃喃地说。

“您不是不知道，神甫先生，”皮都不慌不忙地说，“国民自卫队是一个组织，它的作用是保护公民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

“噢！噢！”老人继续说，他陷入了失望之中。

“还有，”皮都继续说道，“尤其在农村，因为有拦路抢劫的集团，这个组织更需要坚强。”

“你就成了这伙人的首领！”神甫说，“一伙拦路抢劫的人，一群放火的人，一帮杀人犯！”

“噢！别搞错，亲爱的神甫先生，我希望，您看看我的士兵，没有比他们更正直的公民……”

“住嘴！住嘴！”

“相反您想想，神甫先生，我们是您天然的保护者，我直接来您这儿就是证明。”

“来干什么？”神甫问道。

“啊！是这样，”皮都搔搔耳朵说，一面在察看他的头盔掉在

什么地方，想知道去捡他那套军服必不可少的这一部分时，离他的撤退线是不是不太远。

掉下去的头盔离朝苏瓦松街的大门只有几步远。

“我问你来干什么？”神甫重复了一遍。

“那好！”皮都说，一面朝他的头盔后退了几步，“下面就是我来的主要目的。神甫先生，虽然您很精明，但是请允许我补充一下。”

“开场白，”神甫喃喃地说。

皮都又朝他的头盔挪了两步。

但是这些小动作并没使皮都安下心来，因为皮都朝头盔挪两步，神甫为了和他保持距离，跟着也向皮都走了两步。

“好吧！”皮都说，因为他的防卫武器就在身边，他开始鼓起勇气，“对于士兵来说，枪是必备的武器，但是我们没有。”

“啊！你们没有枪！”神甫兴奋得一面跺脚一面喊，“啊！他们没有枪！没有枪的士兵！啊！哈，我的老天！多么威武的士兵！”

“可是，神甫先生，”皮都说，一面又朝他的头盔走了两步，“当人们没有枪的时候，他们会设法找的。”

“是的，”神甫说，“那你们在找吗？”

皮都到了拿得到他的头盔的地方，他用脚把头盔朝身边靠靠，由于忙着这一行动，他没立即回答神甫。

“那你们在找吗？”神甫又说了一遍。

皮都捡起了他的头盔。

“在找，神甫先生，”他说。

“在哪儿找？”

“在您府上，”皮都说，一面把头盔戴在头上。

“我家里的枪！”神甫喊道。

“对，您有的是枪，您。”

“啊！我的陈列室！”神甫喊道，“你来是为了抢劫我的陈列室。拿我们旧日的勇士的护胸甲，穿在这类坏蛋身上。皮都先生，我刚才已对你说过你发疯了。阿尔芒扎的西班牙兵的剑，马利尼昂的瑞士兵的长矛，用来武装皮都先生和他的同伴！哈哈哈！”

神甫笑了起来，笑声中充满了轻蔑的威胁，皮都不由得浑身颤抖起来。

“不，神甫先生，”他说，“不是马利尼昂的瑞士兵的长矛，也不是阿尔芒扎的西班牙兵的剑，不是，这些武器对我们没有用处。”

“非常庆幸的是你承认这一点。”

“不，神甫先生，不是这些武器。”

“那是什么呢？”

“海军的那些好枪，神甫先生，我曾经作为额外作业擦的那些海军的好枪，当我有幸在您这儿学习的时期，dum me Galatea tenebat,①”皮都带着优雅的微笑补充道。

“不错，”神甫说，皮都的微笑使他觉得仅有的几根头发都竖了起来，“不错！我的海军的枪！”

“就是说，您的武器中唯有这些武器没有任何历史价值，但这些武器可能派一次大用处。”

“啊！”神甫说，一面把手放在他的教鞭的柄上，仿佛一个队长把手放在他的剑柄上一样，“啊，你这个揭去面纱的叛徒。”

“神甫先生，”皮都说，威胁的声调变成了恳求的声调，“请

---

① 拉丁文：当我在加拉太的黑暗时期。

把海军的这三十支枪给我们。”

“滚开！”神甫说着朝皮都走近了一步。

“您会有荣誉，”皮都也后退了一步说，“从压迫者手里把国家拯救出来作出贡献的荣誉。”

“要我提供武器来打我和我的人！”神甫喊道，“你们拿我给的枪朝我开枪！”

说完他从腰间抽出他的教鞭。

“永远办不到！办不到！”

随后他的教鞭在他的头上挥舞着。

“神甫先生，人们会把您的名字写进普吕多默先生的报纸里。”

“我的名字写进普吕多默先生的报纸里！”神甫先生喊道。

“得到爱国鼓励奖。”

“还不如说是枷锁和苦役！”

“怎么，您拒绝！”皮都从容不迫强调说道。

“我拒绝，我还要把你赶走。”

说完，神甫对皮都指了指门。

“这样做是不会引出好结果的，”皮都说，“您将被指控无爱国心，背叛。神甫先生，我恳求您，”皮都又说，“请您别为这连累自己。”

“让我成为殉教者，尼禄！这就是我所要求的！”神甫喊道，他两眼冒火，不象受刑者而更象个行刑者。

这是在皮都身上产生的效果，因为皮都又退却了。

“神甫先生，”他边说，边朝后退了一步，“我是一个温和的代表，一个调解的使者，我来……”

“你来抢劫我的武器，就象你的帮凶抢夺巴黎荣军院的武器

一样。”

“他们在那里的所作所为赢得了许多人的称赞，”皮都说。

“而你在这里将赢得一顿鞭子，”神甫说。

“噢！福蒂埃先生，”皮都说，他认出这件非常熟悉的工具，“您不能侵犯人权。”

“你马上会看到，坏蛋！等着吧。”

“神甫先生，我作为使者应该受到保护。”

“等着吧！”

“神甫先生！神甫先生！！神甫先生！！！”

皮都面对着令人可畏的对手，退到了朝街的大门。但是，不能再退了，要么迎战要么逃跑。

但是逃跑的话必须打开门，要打开门，必须转过身。

然而皮都在转身的时候，他那没有武装的一部分身体要挨神甫鞭打，皮都觉得即使是护胸甲也不足以保护自己。

“啊！你想要我的枪！”神甫说，“……啊！你来找我的枪！……啊！你来对我说：‘要您的枪还是要命！……’”

“神甫先生，”皮都说，“相反，关于这个我没对您说过一个字。”

“那好！你知道，枪在哪里，我的枪，除非把我杀死你才能占有这些枪，除非踏着我尸体去拿这些枪。”

“不可能，神甫先生，不可能。”

说完皮都把手放在插销上，望着神甫抬起的胳膊，不是数神甫武器库里的枪支数目，而是在数他的教鞭抽打的次数。

“这么说，神甫先生，您不想把枪给我罗？”

“是这样，我不想把枪给你。”

“难道一次也不愿意？”

“不愿意。”

“两次呢？”

“不。”

“三次呢？”

“不！不！不！”

“好吧！”皮都说，“请把它们看管好。”

说完他动作飞快地转过身，从半开的门中冲了出去。

但这个动作还不够快，灵活的鞭子呼啸着落了下来，狠狠地抽在了皮都的腰下部，尽管皮都具有巴士底狱胜利者的胆量，但也忍不住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叫喊声。

听到这声叫喊，好几个邻居走了出来，他们十分吃惊地看见戴着头盔、佩带着马刀的皮都撒腿在逃，而福蒂埃神甫站在门槛上，挥动着教鞭，犹如灭绝天使，挥动着闪光的剑。

第三十五章

外交家皮都

我们刚才看到皮都是如何从希望之巅跌落下来的。

这真是一落千丈。即使撒旦被击败从天空滚到地狱，也没有这样长的距离。再说撒旦跌下了地狱，仍然是一个国王，而皮都，被福蒂埃神甫击败的皮都，仍然只是一个皮都。

他现在怎么有脸出现在委托他去办事的那些人面前呢？在证实了如此轻率的信任之后，他怎么敢对他们说他们的首领是一个大言不惭的人，是个胆小鬼，虽然用马刀和头盔武装起来，却听凭一个老神甫用鞭子追在他屁股后面打？

皮都铸成多么大的错误！因为他吹嘘能战胜福蒂埃神甫，而实际却失败了。

皮都碰到第一个沟渠，就在边上双手抱着头陷入了沉思。

他原来指望通过和福蒂埃神甫讲拉丁文和希腊文来骗取他的欢心。他善良天真地自信，用一块蜜糕，用动听的词语会软化那个老塞伯拉斯，现在糕发苦了，塞伯拉斯没有吞吃那块糕，反而咬了他的手。皮都的一切计划都落空了。

福蒂埃神甫自尊心极强，可皮都没想到这种自尊心。因为使神甫倍感生气的是皮都在他的句子中找到了文法错误，而不是想从他的武器库取走三十支枪。

善良的年轻人总是错误地以为其他人也象他们一样善良。

福蒂埃神甫不仅是一个极端的保皇党人，尤其是一个傲慢的语言学家。

皮都严厉地责怪自己在路易十六和动词是这两件事上得罪了他，使他火上加油，自己也因此吃足了苦头。他了解神甫，他本该谨慎地对待他。这确确实实是皮都的错，他为此感到遗憾，但是象往常一样已经为时过晚。

他本该怎么做呢？

他本该凭口才向福蒂埃神甫证实保皇主义是对的，尤其对他的语法错误视而不见。

他本该使他深信，阿拉蒙国民自卫队是反对革命的。

他本该向他保证，这支军队将是国王的辅助军队。

他尤其应该只字不提神甫用错了那个倒霉的动词"是"的时态。

毫无疑问，为了确保君主政体有一支勇敢的部队和一个英雄的队长来救援，神甫就会打开他的武器库。

这种口蜜腹剑的做法就是外交。皮都认真考虑之后回顾了过去的所有历史。

他想起了马其顿的腓力①，他常常发假誓，却被称作伟人。

他想到布卢图斯②为了哄骗敌人佯装野蛮人，人们也称他是一个伟人。

他想到泰米斯托克尔③为了帮助他的同胞，一生都在蒙骗他们，人们同样称他是一个伟人。

另一方面，他又回忆起了阿里斯提得斯，他是不允许使用

---

① 腓力（前382—前336）：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之父。

② 布卢图斯：罗马帝国时代有名的共和主义者。

③ 泰米斯托克尔：古雅典的有名英雄。

不公正方法的，可他也被推崇为伟人。

这最后一个例子使他感到疑惑不解了。

但是，他在思考中发现，阿里斯提得斯有幸生活在波斯人十分愚蠢的时代，仅仅是行为诚实就能征服他们。

接着他又思考起来，他想到阿里斯提得斯到头来还是遭到了放逐，虽然这一放逐是不公正的，但却使马其顿的腓力、布卢图斯和泰米斯托克尔显得有利了。

由远而近延续到当今时代，皮都想到，假如路易十六是福蒂埃神甫，而吉尔贝先生、巴伊先生、拉梅特先生、巴纳夫先生、米拉波先生是皮都的话，他们会怎么干呢？

为了让国王来武装法兰西的三十到五十万国民自卫队，他们会怎么干呢？

恰恰同皮都做的相反。

他们会使路易十六相信，所有的法兰西人最大的愿望是拯救保护法兰西之父；为了有效地拯救他，这些法兰西人需要三十至五十万支枪。

米拉波先生在这一点上肯定会成功的。

这时，皮都又记起了一首谚语歌，里面有两句话：

当你向魔鬼乞讨的时候，
必须称他为老爷。

他得出结论，昂热·皮都是一个十足的粗人，他必须使用同他相反的做法，才能带着点荣誉回到他的选民身边。

皮都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下定决心，要使用计谋或武力去拿到他先前想依靠说服得到的武器。

首先使用的手段是计谋。

他能够进入神甫的博物馆，到武器库去偷或拿武器。

如果他单枪匹马地去干，这将是盗窃行为。假如与同伴们一起去，这将仅仅是搬迁。

盗窃！正是这个字眼使得正直的皮都忐忑不安。

至于这种搬迁，毫无疑问在法兰西，仍然有不少人习惯于旧法律，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拦路抢劫或手持武器的盗窃。

这种种考虑使皮都在我们刚才讲述的两种方法前退却了。

但是皮都的自尊心被激发起来了，为了挽回影响，顾全这种自尊心，他只得单枪匹马地行动。

他继续寻找，对自己的思想遵循新的方向，感到得意。

他终于象阿基米德那样欢呼道："Eurêka！"用普通的法文说起来意思就是："我找到啦！"

以下就是他刚才在自己的武器库里找到的办法：

拉斐德先生是法兰西国民自卫队总司令。

阿拉蒙在法兰西。

阿拉蒙拥有一支国民自卫队。

因此，拉斐德就是阿拉蒙的国民自卫队的总司令。

当法兰西其他地方的民兵武装起来或即将武装起来的时候，他不会同意阿拉蒙的民兵赤手空拳的。

为了与拉斐德取得联系，就要找吉尔贝，为了与吉尔贝取得联系，要找比约。

皮都给比约写了一封信。

比约不识字，但是吉尔贝先生识字，这样就会与第二个居间人联系上。

这个主意确定后，他等到天黑，悄悄地溜回阿拉蒙去拿起

笔来。

虽然他小心翼翼回家，不想让人发现，但是仍被克罗德·泰利埃和代西雷·马尼凯看见了。

他们默默无声地走了进来，神秘地用手指搁在嘴唇上，眼睛盯着信看。

皮都投身到实际政治激流中。

这封信写在这张四方形的白色信纸上，在克罗德和代西雷身上产生了重大效果，下面便是信的内容：

亲爱的、尊敬的比约先生：

三天来，我们这一带乡村的革命事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贵族们的地盘在缩小，爱国人士在前进。

阿拉蒙民众参加了国民自卫队，正在积极开展活动。

但是，这支部队没有武器。

有一个办法可以拿到武器。有些私人藏有大量武器，得到这些武器可以省去国库里很大一笔支出，如果这些枪支转为国家出力。

希望拉斐德将军先生下令将这些非法保存的武器按照要武装起来的人数比例分配给各个乡。在我这方面，我负责将三十支枪放入阿拉蒙的武器库。

贵族和国家的敌人正在进行反革命活动，这是反对他们的唯一手段。

你的同胞和非常谦卑的仆人

昂热·皮都

信写完之后，他发现忘了向农庄主提他的农庄和家庭。

他对待比约太象布鲁脱斯了。另一方面把卡特琳的情况告诉比约，其结果不是他撒谎，就是伤一个做父亲的心，这同样也使皮都内心的创伤重新流出血来。

皮都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又附加了一句：

> 又及，比约夫人和卡特琳小姐和所有的人都很好，都非常想念比约先生。

这样，他既不损害自己的名誉，又不危及其他人的名誉。

阿拉蒙部队的指挥官向知道内情的人指着那个白色信封，如同我们叙述过的那样，高兴地对他们说：

"瞧，这个。"

他寄出了信。

回信很快就到了。

第三天，一个信使骑马来到阿拉蒙，寻找昂热·皮都先生。

这事立刻引起了轰动，所有的民兵焦虑不安地在等他。

那个信使骑着一匹雪白的马，马吐着白沫。骑马的人穿着巴黎国民自卫队参谋的制服。

可以想象他所产生的是什么效果，同样可以想象皮都是多么激动，心跳得多么厉害。

他走上前，激动得全身哆嗦，脸色苍白，他接过了那个负责送信的军官微笑着递给他的包裹。

这是由吉尔贝代笔比约先生的答复。

比约劝皮都在爱国行动中要温和。

信中附上了拉斐德通知阿拉蒙国民自卫队武装自己的命令，签署的还有国防大臣。

这封信是托一位军官带来的，这位军官以拉斐德将军的名义出发负责武装苏瓦松和拉翁的国民自卫队。

命令这样写道：

> 谨要求那些拥有不止一支枪和一把马刀的人把多余的枪和马刀交给当地国民自卫队指挥官保管。
>
> 目前这一道命令全省有效。

皮都兴奋得脸通红，他感谢了这位军官，军官又一次笑了，接着立即启程了。

皮都已达到了荣誉的顶峰，因为他收到了直接来自拉斐德将军和大臣的信件。

这封信完全适合皮都的计划和雄心。

描写这次来访在皮都的选民身上所产生的影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们声明放弃对它的描写。

只要看看居民们那些激动的脸，那些闪烁着光芒的眼睛，那种殷勤的表情；只要看看所有的人立刻对皮都的极大尊敬，最不轻信的观察家也会承认从今以后我们的主角将成为一个大人物。

所有的选民们要求看一看，摸一摸部长的盖章。皮都高兴地赐予了这种恩典。

除了知情人之外，所有的人都走了。这时皮都说：

"公民们，我的计划，如我预料的那样成功了。我把你们组织国民自卫队的希望，把你们推举我为指挥官一事，写信告诉了拉斐德将军。请念念部长给我的这封信的信封上的地址。"

于是他取出这封急信，地址这样写道：

颁交阿拉蒙国民自卫队的指挥官，

昂热·皮都

“拉斐德承认了我的指挥官军衔，”皮都继续说道，“拉斐德将军和国防大臣承认你们为国民自卫队队员。”

经久不息的欢呼声震撼了皮都居住的陋室的墙。

“至于武器，”我们的主人公继续说道，“我有办法拿到它。”

“你们马上任命一个中尉和中士。这两个官员陪着我去行动。”

在场的人犹豫不决地互相瞧瞧。

“你的意见如何，皮都？”马尼凯说。

“这件事与我无关。”皮都保持一定的尊严说，“选民们不该受到影响，在我不参加的情况下，你们自己聚一下，任命两个我要的头儿，不过要任命精明能干的人。这就是我要对你们说的一切。执行吧！”

皮都庄严地说出了这个词，然后打发走了他的士兵，依然保持着一副庄严肃穆的神态。

他沉浸在自己的荣耀之中，这时选民们在外面争夺着将来管理阿拉蒙一部分军事权力。

选举进行了一个小时，被选中的中尉和中士分别是：中士克罗德·泰利埃，中尉代西雷·马尼凯。他们回来把情况报告了昂热·皮都。皮都承认了他们并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这项工作宣告完毕，他说道：

“现在，先生们，要抓紧时间。”

“对，对，让我们操练枪。”一个热心者说。

“别忙，”皮都说，“在操练之前，让我们先拿到枪。”

“说得非常正确，”两个头儿说。

“不过，在等枪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棍棒操练吗？”

“让我们做事象军队的样子，”皮都回答，看到大伙儿一片热情，他感到自己没有资格去教他们自己一窍不通的技艺，“士兵们用棍子来学习练习瞄准那是很可笑的事。我们可别一开始就闹出笑话！”

“不错。我们必须有枪。”

“中尉和中士跟我来。”皮都对他的部下说，“其余的人在这儿等候我们归来。”

所有的人怀着敬意默认了。

“天黑之前，我们还有六个小时。到维莱科特雷办我们的事，再返回来，这些时间绰绰有余。”

“前进！”皮都大声说道。

阿拉蒙军队的主要人员立即出发了。

然而，皮都为了确信这么多的好运气不是在做梦，再次念了比约的信，这时他发现自己疏忽了吉尔贝写的这一句话。

“皮都为什么忘了告诉吉尔贝大夫塞巴斯蒂安的一些情况呢？”

“塞巴斯蒂安为什么不给他父亲写信呢？”

第三十六章

皮都凯旋而归

福蒂埃神甫这个正直的人根本没有料到皮都这种老到的外交手腕给他带来的暴风雨。他更没想到昂热·皮都受到政府首脑的信任。

他正在千方百计向塞巴斯蒂安证实，与坏人交往将丧尽纯朴天真，巴黎是一个深渊，连天使也会在那儿堕落，就象那些在去蛾摩拉城①的路上步入歧途的天使，没有很快地登上天国；他认为皮都是堕落的天使，他的来访是一种悲剧，因此他尽力说服塞巴斯蒂安要成为一个善良的、真正的忠于国王的人。

我们要立刻说明，善良的、真正的忠于国王的人，这句话既出自福蒂埃神甫之口，也出自吉尔贝之口，但是含意却截然不同。

善良的神甫忘了，由于同样一句话存在着这种理解上的差别，那么他的宣传就是在起着坏作用，因为他没法煽动儿子反对父亲的情绪，当然他是无意的。

此外，必须承认他对这事并没有花费很大的气力。

事情多么奇怪！塞巴斯蒂安在大多数孩子处于诗人讲的那种意志薄弱的时期，在他们的大脑上每按一下印章就会留下它的印记的时期，却意志坚定，俨然是一个大人。

难道这应该归因于蔑视甚至厌恶平民的一切的贵族性格吗？

抑或是在吉尔贝身上平民中的贵族主义发展到禁欲主义了吗？

福蒂埃神甫决不可能探究到这样一种奥秘。他知道大夫是一个有些热情的爱国者，因此为了国王和上帝的利益，他企图以教士的方法来改造他的儿子，使他返朴归真。

不过，塞巴斯蒂安虽然看上去象在洗耳恭听，实际上却没有听，他正在思考着那些奇怪的幻觉。当神甫把学生们带往克卢伊斯巨石、圣于佩或奥蒙塔时，他站在维莱科特雷花园的大树底下，那些幻觉又来侵袭他了。他在思考的这些幻觉组成了他的第二种生活，与天然的生活声息相通，在他平凡无聊的学习日子里，这是一种富于诗意乐趣的骗人的生活。

突然，朝苏瓦松街的那扇门被敲得咚咚直响。门打开了，几个人走了进去。

他们是维莱科特雷市市长、副市长和市长秘书。

走在他们后面的是两个警察，警察后面是五六个看热闹的人。

神甫不安地直朝市长走去。

“隆普雷先生，有什么事？”他问。

“神甫先生，你知道国防大臣新颁布的命令吗？”市长严肃地回答。

“不知道，市长先生。”

“劳驾请念一念这个。”

---

① 蛾摩拉城：巴勒斯坦古城。因其居民罪孽深重而遭上帝毁灭。见《旧约·出埃及记》第十八章至二十九章。

神甫拿着命令读了起来。

他念着念着，脸色发白了。

“怎么？”他激动地问。

“嗯，神甫先生，阿拉蒙的这些国民自卫队的先生就在这儿，他们在期待着你把武器交出来。”

神甫跳了起来，仿佛是要把国民自卫队的这些先生一口吞了。

皮都认为该是他出场的时候了，皮都走向前，后面跟着他的中尉和中士。

“就是这几位先生，”市长说。

神甫的脸由苍白转为绯红。

“这些坏蛋！”他喊道，“这些无赖！”

市长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却没有鲜明的政治观点。他两面都不想得罪，他无意和上帝争吵，也无意和国民自卫队争吵。

福蒂埃神甫的痛骂引起了他一阵哈哈大笑。他借此来掌握整个形势。

“你们听神甫是如何对待阿拉蒙国民自卫队的？”他对皮都和两个军官说。

“这是因为过去福蒂埃神甫一直把我们看作孩子，现在他依然以为我们是孩子，”皮都温和而伤感地说。

“但是，这些孩子如今长大成人了，”马尼凯声音低沉地说，一边向神甫伸出了他那残废的手。

“这些成人都是毒蛇！”神甫怒吼道。

“如果有人要伤害这些蛇，它们是会咬人的，”轮到克罗德中士说了。

市长在这些威胁中看到了未来革命的一切。

神甫猜想到自己要成为殉教者。

"你们究竟要什么?"神甫说。

"他们需要你这里的一部分武器,"市长说,他企图作些调解。

"这些武器不是我的!"神甫回答。

"那是谁的呢?"

"是德·奥尔良公爵老爷的。"

"是的,神甫先生,"皮都说,"但这没什么关系。"

"怎么,没什么关系?"神甫说。

"是的,我们就是来向您要这些武器的。"

"我给公爵写信,"神甫庄重地说。

"神甫先生忘了,"市长小声说,"这种拖延没有意义,假如您向公爵请教,他会答复说,必须把所有的枪交给爱国者。不仅是那些英国敌人的枪,而且还有他祖父路易十四的炮。"

神甫知道这是实话,他痛苦万分,喃喃地说道:

"Circumdedisti me hostibus meis."①

"不错,神甫先生,"皮都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不过只是您的政治上的敌人。我们只恨您不是一个好爱国者。"

"傻瓜,"福蒂埃神甫吼道,情绪激动起来,激起了他那雄辩的口才,"傻瓜,危险的傻瓜!我们两人中谁是好爱国者?是为了祖国的和平愿意保留这些武器的我呢,还是要把这些武器用于纷争和内战的你呢?谁是好儿子呢?是培养橄榄树庆祝我们共同的母亲的我呢,还是用战争来撕她胸膛的你呢?"

市长转过身竭力掩饰自己的感情,他微微对神甫点了点

① 拉丁文:敌人都来围攻我了。

头，仿佛说：

“很好！”

那个副市长，象塔尔坎一样，用手杖砍下了花朵。

昂热哑口无言。

他的两个部下看见了不由得皱紧了眉头。

唯有塞巴斯蒂安，这个坚强的孩子保持冷静。

他走近皮都问：

“什么事啊，皮都？”

皮都三言两语地告诉了他。

“命令签署了吗？”孩子问。

“大臣，还有拉斐德将军已签署，是你父亲起草的。”

“那么，”孩子骄傲地说，“你为什么犹豫不决不马上执行呢？”

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微微颤动的鼻孔，严峻的额头清楚地表明他是两个不屈不挠的种族相结合的产物。

神甫听见这些出自这个孩子之口的话，浑身颤抖，低下了头。

“三代敌人反对我！”他自言自语地说。

“好啦，神甫先生，”市长说，“命令必须执行。”

神甫朝前走了一步，那串按照教士的习惯挂在腰带上的钥匙发出了窸窣声。他喊道：

“不！一千个不！武器不是我的，在我主人命令我之前，我决不交出武器！”

“啊！神甫先生！”市长说，他被迫对他表示不赞成。

“这是反叛，”塞巴斯蒂安对教士说，“请注意！亲爱的先生。”

“你也是如此！”福蒂埃神甫低声说，同时模仿恺撒的动作，裹上了长袍。

“得了，得了，神甫先生，”皮都说，“请放心，这些武器是落在为祖国幸福而战的人手里。”

“住嘴，叛徒！”神甫回答，“你彻底背叛了你昔日的老师。你又怎么不会背叛你的祖国呢？”

皮都感到良心在责备他，他低下了头。他虽然是个能干的政府官员，但是所干的一切并非出于高尚的心灵。

他低下头时，瞥见他两个副手似乎在为有一个如此怯懦的首领而感到气恼。

皮都明白一旦他的影响失去，他的声望就彻底垮了。

自豪感来鼓动这位法兰西革命英勇的捍卫者了。

他抬起头说：

“神甫先生，尽管我很听昔日老师的话，但是对这种侮辱的话我不会听之任之，不予以回敬。”

“啊，现在你回敬？”神甫说，同时希望皮都被他的嘲笑弄得不知所措。

“是的，神甫先生，我回敬您。您会看到我的回敬是正确的，”皮都继续说道，“你叫我叛徒，是因为您曾拒绝把那些我客客气气向您要的武器给我，而今天，我借助政府的命令来拿武器。好吧！神甫先生，我宁愿被人说成是我违背我的职责，而不愿象您一样反对革命。祖国万岁！拿起武器！拿起武器！”

市长对皮都点了点头，就象他刚才对神甫点头那样，一边说：

“啊！太好了！太好了！”

这一番话的确把神甫打垮了，也触动了其他在场的人。

市长悄悄地溜走了，同时示意副市长留下。

副市长本来很想象市长那样溜走，但是他想到市里两个主要人物不在场今后肯定会被注意到的。

于是，他和他的秘书跟在警察后面，警察跟着三个国民自卫队队员一起朝陈列室走去。皮都从小在这儿长大，对这一块地方了如指掌。

塞巴斯蒂安象头年轻的狮子跑在爱国者们的后面。

其他孩子呆呆地瞧着。

至于神甫，打开陈列室门后，因为羞耻和愤怒半死不活地跌坐在他遇上的第一把椅子上。

一进陈列室，皮都的两个助手想把一切都拿走，但是指挥官的诚实制止了他们。

他算了算手下的人数，共有三十三个国民自卫队队员，于是下令拿走三十三支枪。

由于也许将来有一天，有必要打枪。那时皮都不打算留在后面，所以他拿了第三十四支枪。这是一支真正的军官的枪，比其他的枪轻而短，管它口径是大是小，反正能把子弹射向一只家兔或一只野兔，就象把子弹射向假爱国者或真普鲁士人一样。

另外他又挑选了一把象拉斐德先生佩的一样的笔直的剑，这是丰特努瓦或菲利斯堡某个英雄的剑。他把剑插进皮带内。

他的两个同伴每人扛十二支枪。他们欣喜若狂，几乎感觉不出这巨大的重量。

皮都负责扛其余的枪。

他们从花园穿过去，这样就不用经过维莱科特雷，可以避免引出丑闻。

再说这也是一条最近的路。

这条最短的路还有利于三个军官避免碰见和他们的观点不一致的人，皮都并不害怕战斗，他选的枪在战斗的时候会证实他的勇敢。但是皮都早已成了一个爱思考的人，而且自从他开始思考以来，他注意到，如果一支枪是一个人自卫的权宜之计，那么许多枪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我们的三个英雄，扛着战利品，疾步穿过花园，到达圆形广场，在那儿停了一会儿。他们精疲力竭，汗流浃背，但是他们累得非常自豪，他们把祖国也许过于轻率地交给他们的珍贵的战利品拿到皮都家里。

当天晚上，国民自卫队举行了会议，指挥官皮都给每个士兵发了一杆枪，同时象斯巴达人的母亲对她们的儿子讲盾牌一样对他们说：

"带着它们，扛着它们。"

这个小小的村子，就这样被皮都的天才搅得似乎忙忙碌碌，就象地震时的蚁山。

这些杰出的偷猎者得到枪，高兴得如痴若狂。由于守林人长期严加看管，使他们现在更疯狂地要去打猎，所以皮都成了他们心目中的上帝。

大家忘了他的长腿，长胳膊，忘了他粗大的膝头和巨大的脑袋，忘了他们奇怪可笑的经历。每逢金发的福玻斯①拜访美丽的安菲特里忒②期间他就成为本地的守护神。

第二天，那些热情的人整天在擦洗、非常内行地在修理他们的武器；一些人拿到性能良好的枪感到高兴；另一些拿到性能稍差的枪的人在考虑修理枪机。

---

① 福玻斯：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

② 安菲特里忒：希腊神话中的海洋女神。

在这期间，皮都回到自己的房间，就象阿伽门农回到自己帐篷一样；其他人在擦亮他们的枪时，他在思考，他们擦伤手时，他在绞尽脑汁。

皮都在想些什么呢？对这位新生的天才颇有好感的读者将问。

皮都成了民众的带路人，他在思考着人间的伟业的空虚性。

的确，他费尽力气建造起来的大厦临近倒塌的时候了。

枪在早一天晚上发了，今天又把枪修好了。明天，他不得不训练他的士兵了。皮都连装子弹的十二个动作这样一个军事口令都不知道。

皮都装子弹时总是尽力地装，从没考虑到动作。

至于操练，那可更糟了。一个不懂口令、不懂指挥操练的国民自卫队指挥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故事的作者仅知道一个人，因为他的确是皮都的同胞。

皮都手捧着脑袋，目光呆滞，身子一动不动，他在思考。

处于荒野的高卢的荆棘丛中的恺撒，在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里迷路的汉尼拔①，在汪洋大海中迷失方向的哥伦布，他们面对未知的事物都从来没有象皮都那样在这长长的一整天中如此严肃地思考，如此深刻地想着那些Dis ignotis②，那些掌握着生死秘密的可怕的神灵。

“噢，”皮都说，“光阴飞逝，明天我一定会出乖露丑。

“明天，攻占巴士底狱的炮兵，将被全体阿拉蒙人称为白

① 汉尼拔（公元前247—前183）：迦太基大将，曾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袭击罗马。

② 拉丁文：未知的神。

痴。犹如……我还不知道谁被全体希腊人叫作白痴哩。

“管他什么明天，只要今天我是一个胜利者！

“不会是这样，不能这样。卡特琳会知道的，我将名誉扫地。”

皮都停止思考。

“什么东西能使我摆脱这种困境呢？”他默默地想。

“大胆？

“不行，不行，大胆持续一分钟，而普鲁士式操练有十二个动作。

“多么奇怪的念头，向法兰西人教授普鲁士式的操练！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爱国者，是不会向法兰西人教授普鲁士式的操练。我将编制一套法兰西式的训练方法。如果我这么说呢？

“不，我会走上歧路。

“我曾经在维莱科特雷集市上看见一只猴子。这只猴子在操练。因为是只猴子，可能操练得不合规律。

“哦！我有主意啦。”他突然喊了起来。

他立即迈着两只长腿走着，当他就要越过这块地方时，一个想法使他驻足不前。

“我的失踪会使我手下的人感到意外，我必须通知他们。”

于是他打开门，召来克罗德和代西雷，对他们说了这句话：

“去通知第一次训练后天进行。”

“为什么不在明天？”两个军官问道。

“因为你们累了，你和中士，”皮都说，“而且在训练士兵之前，我必须训练首领们。我恳求你们，”皮都严肃地补充道，“你们要养成绝对服从命令的习惯。”

两个部下鞠躬。

“很好，”皮都说，“训练在后天早晨四点举行。”

两个军官又鞠了一次躬，离开了，那时已经是晚上九点，他们去睡了。

皮都没留他们。他们一转弯，皮都就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了，很快就隐藏在密密匝匝的树林丛中。

现在我们来看看皮都正在考虑什么得救的想法。

第三十七章

克罗伊斯老爹和克罗伊斯石头，皮都如何成为战术家和如何会有军人姿态的

皮都急急忙忙地走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他渐渐走到了最荒凉的地方，来到了树林深处。

在这些树龄达三百年的高大乔林中，在一块巨大的悬岩下面，灌木丛中，隐藏着一间茅屋，大约搭建于三十五至四十年以前。有一个人住在里面。他为了自身的利益使自己裹上了某种神秘色彩。

这间茅屋半掩在地底下，四周密密匝匝地围着树枝和树干，光线和空气只能从屋顶上一个斜窗口进去。

这间茅屋很象一间吉卜赛人的茅屋，人们通常凭着从茅屋顶上升起的蓝色炊烟才能发现它的存在。

除了那些守林人、猎手、偷猎者和附近的农民以外，谁也猜不到这间茅屋里住着一个人。

但是，四十年来，一个退休的守林人一直居住在里面。路易·菲力浦的父亲德·奥尔良公爵允许他住在树林里，穿着他的制服，并每天打一只野兔或家兔。

飞禽和大的走兽，他则不能打。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年代，这个老好人六十九岁。他原来的名字叫克罗伊斯，随着年事增高，他的名字后面加上了"老

爹"这一称号。

那块遮避这间茅屋的岩石也因为他的名字而被人称为克罗伊斯石头。

他在丰特努瓦战役中受了伤，因为伤势太重不得不截去一条腿，因此早就退休，他从德·奥尔良公爵那儿得到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特权。

克罗伊斯老爹从来不到大城市去。他一年也仅去一次维莱科特雷，主要是为了购买三百六十五发火药弹，在闰年，他购买三百六十六发。

那一天，他给住在苏瓦松街的皮帽商科尔尼先生带去了三百六十五张或三百六十六张兔皮，其中野兔皮家兔皮各占一半，皮帽商给了他七十五利弗尔的钱币。

在我们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张皮，闰年三百六十六张皮时，我们一点没搞错，因为克罗伊斯老爹有权一天打一枪，他按这种方式来处理：一枪不是打死一只野兔就是一只家兔。

他从来不多打一枪，从来不少打一枪，一年只按规定射出三百六十五颗子弹，闰年三百六十六颗子弹，正确地说，克罗伊斯老爹一年打死一百八十三只野兔，一百八十二只家兔，闰年一百八十三只野兔，一百八十三只家兔。

他以动物肉为生，也就是说，他吃动物肉，也出售动物肉。

如我们所说，他用动物皮来购买火药和子弹，并积攒一些资本。

此外一年一次，克罗伊斯老爹还从事一桩小小的投机买卖。

他那间小茅屋所背靠的那块石头有一块象屋顶一样倾斜的地方。

这个斜平面最宽的地方有十八尺。

在最高点放一个物体，它就会慢慢往下滑，一直滑到最下面。

克罗伊斯老爹借那些来买他的野兔或家兔的善良女人之口，在附近的村庄悄悄地传播说，凡是在圣路易节那一天从那块岩石上往下滑三次的年轻姑娘，都会在当年成亲。

第一年，许多年轻姑娘来了，但是谁也不敢往下滑。

第二年，三个年轻姑娘大胆滑了，就在那一年其中两个姑娘成了家。第三个嘛，还是姑娘，克罗伊斯老爹大胆断言，这个姑娘没有成亲，那是由于她没有象其他姑娘那样怀着诚意滑下去。

接着一年，附近所有的年轻姑娘都跑来，从那块岩石上往下滑。

克罗伊斯老爹宣称说，虽然找不到足够的男人来配这么许多年轻姑娘，但是其中三分之一最虔诚的人会成亲的。

的确有不少姑娘成了亲。从那时起，克罗伊斯巨石作媒的声誉建立了。于是，每年圣路易有两次节日，城市一次，树林里一次。

于是克罗伊斯要求特许权。在八月二十五日那天，由于来人不能整天不吃不喝老往下滑，所以向男女滑石者出售吃喝的东西成了他的专利，因为这些年轻小伙子最后说服年轻姑娘，要使悬岩的奇效得到保证，必须双双一起滑下去，尤其是同时滑。

三十五年来，克罗伊斯老爹就这样生活。这一带乡村里的人对待他就象阿拉伯人对待伊斯兰教隐士一样。他已成了一个传奇人物。

然而，有一件事使猎人们感到忧虑，使看守树林的人充满了嫉妒。那就是克罗伊斯老爹确实每年只打三百六十五枪，三

百六十五颗子弹打死一百八十三只野兔和一百八十二只家兔。

巴黎的贵族们不止一次受德·奥尔良公爵的邀请来城堡小住数日，他们听人讲了克罗伊斯老爹的故事之后，慷慨地把一个路易或一个埃居放到他那宽大的手中，他们千方百计地想知道这个无法理解的秘密，一个人打三百六十五枪打死三百六十五只兔子。

但是，克罗伊斯老爹没作别的解释，只是对他们说，他过去在部队里，也是用这支枪，装上子弹，习惯一枪打死一个人。如果他能够杀死一个人，那么杀死一只家兔或一只野兔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一些人听了一番话后笑了起来，克罗伊斯老爹会问他们：

"您没有把握打中目标的话，为什么要开枪呢？"

如果他不是百发百中的特等射手，这话值得放在德·拉·帕利斯先生所说的话里。

"但是，"有人问他，"老奥尔良公爵先生并不吝啬，他为什么只让您一天打一枪呢？"

"因为打一枪就够了，因为他非常了解我。"

人们对滑石的好奇心以及这一套理论的古怪性给这位老隐士每年不论年头好坏，带来十几个路易的收入。

他通过卖兔皮，通过自己制定了节日，得到了同样数目的收入。支出方面他每隔五年只买一副护腿套，确切地说只买一只腿套，每隔十年买一件外套，所以克罗伊斯老爹一点不穷。

相反，据说他藏着一大笔财产，他的继承人可以捞到很大的好处。

皮都当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能使他摆脱该死的困境的好主意，他在半夜里去找的就是这样一个古怪的人。

但是，去会克罗伊斯老爹，必须灵活机智。

象海神尼普顿的一个老牧人一样，他不会轻易就范的。他一眼就能区别出谁是讨厌的穷光蛋，谁是富有的浪荡公子。与后者打交道他已经很勉强，不把他们放在眼里，那他在驱逐第一种人时的那种狠劲是可想而知的了。

克罗伊斯正躺在床上，床很舒服，这是用树林里在九月份长出来的芳香的欧南石铺成的，一直到第二年的九月才换一下。

时间已是晚上十一点左右，气候晴朗而凉爽。

必须穿过一个橡树林，一片灌木丛，才能到达克罗伊斯的茅屋。橡树林和灌木丛是那么的浓密，一个客人到来，隐居者必然会听到断枝碎叶的声响。

皮都发出的响声比一般人要大四倍，克罗伊斯抬起了头，看了看，他还没有睡着。

那一天，他的情绪坏极了。发生了一桩可怕的意外事件，使他很难对最亲切和蔼的同胞以礼相待。

这件事的确太可怕了。他那杆打了五年子弹、打了三十五年铅弹的步枪在向一只兔子射击时爆炸了。

整整三十五年，他头一次虚发了一枪。

落在克罗伊斯头上的最大不幸并不是让兔子安全无恙地逃跑，而是他左手的两个手指被炸掉了。克罗伊斯用治伤草药把手指包扎起来，但他不能修好他的枪。

眼下，要买一杆枪，克罗伊斯老爹必须动用他的财富。再有，即使他忍痛花了两个路易的大价钱，谁知道他的新枪是否能象不幸地爆炸的那杆枪每枪必中呢？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皮都是在一个倒霉的时刻来的。

皮都刚把手搁在门上，就听见克罗伊斯重重呻吟了一声，这使阿拉蒙的国民自卫队的司令大吃一惊。

难道是一头狼还是一只分娩的母野猪代替了克罗伊斯老爹？

皮都读过《小红帽》一书，他犹豫不决，该走进去呢，还是不进去？

“喂，克罗伊斯老爹，”他喊道。

“什么事？”这个厌世者说。

皮都放心了，他听出了这位隐士的声音。

“噢，您在家里，”他说。

接着他走进茅屋，对主人鞠了一躬。

“晚上好，克罗伊斯，”皮都亲切地说。

“谁在那儿？”受伤的人问道。

“我。”

“你是谁？”

“我，皮都。”

“谁呀，皮都？”

“我是阿拉蒙的昂热·皮都，你认识吗？”

“嗯，阿拉蒙的昂热·皮都跟我有什么关系！”

“啊？”皮都说，“克罗伊斯老爹您情绪不好。是我把您给吵醒了，”皮都温存地说。

“你确实把我吵醒了，你说得不错。”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噢，最好是赶快给我走开。”

“不过，不谈一会儿吗？”

“谈什么呢？”

“帮我一个忙，克罗伊斯老爹。”

“我不是白白帮人家忙的。”

“我嘛，按劳付酬。”

“有可能；不过，我再也不能对任何人有用了。”

“怎么会呢？”

“我不能再打猎了。”

“您不能再打猎，怎么会呢？您从来就弹无虚发，这是不可能的，克罗伊斯老爹。”

“我告诉你说，走开。”

“我的好克罗伊斯老爹！”

“你使我讨厌。”

“听我说，您不会后悔的。”

“好吧，你想要什么？说简单些。”

“您是一个老兵吗？”

“说下去！”

“嗯，克罗伊斯老爹，我想……”

“往下说，小鬼！”

“我想要您教我步兵操练法。”

“你傻了吗？”

“没有；相反我头脑很清醒。教我步兵操练法，克罗伊斯老爹，然后我们再谈报酬。”

“啊哈！这个家伙肯定疯了，”这个老兵生硬地说，同时从干燥的欧石南铺的床上直起身子。

“克罗伊斯老爹，您教不教我十二节步兵操练法？象军队里做的那样，教我的话，您要什么就给您什么。”

老人用一个膝盖支起身子，眼睛直勾勾的看着皮都问：

"我要的东西吗?"

"是的。"

"好!我要的东西,是一杆枪。"

"啊,一言为定,"皮都说,"我有三十四杆枪。"

"你有三十四杆枪?"

"我留着用的第三十四杆枪可以给您,这是一支漂亮的中士用的枪,枪口上有非常可贵的国王的徽章。"

"你是怎么弄来的?我希望,你不至于是偷来的吧?"

皮都坦率、老实地把整个事实向他和盘托出。

"好吧,"老兵说,"我懂了,我很想教你;不过我的手指受伤了。"

轮到他给皮都讲了发生在他身上的意外事故。

"哎!"皮都对他说,"不用再为您的枪犯愁,我可以给您一支。天哪!只是您的手指……这可不是枪,我没有三十四个手指头。"

"噢,手指嘛,这没什么,只要你答应我明天带枪来。你过来。"

说完他立即站了起来。

天上的月亮朝茅屋前面林中的一块空地投下一片白光。

皮都和克罗伊斯老爹朝着这块林中空地走去。

凡是看见这两个黑黝黝的身影在灰暗的空地上做着手势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感到一种神秘的恐怖。

克罗伊斯拿起他那杆炸了的枪,朝皮都叹了一口气。接着,他摆出了军人的姿势。

由于穿灌木丛的习惯,他的背已经驼了。看见他再次挺直身子是很滑稽的。但是,一回想起他的兵团和紧张的训练,他

就精神振奋，他摇了摇头，他长着一头雪白的长发，披到结实干瘦的宽肩膀上。

“看仔细，”他对皮都说，“看仔细！眼睛看是学习的方法。你看清楚了我怎么做，你就试着做，我会纠正你的。”

皮都试了试。

“两膝站直。双肩放平。头请放松。两脚留一定的距离，笨蛋！两脚留一定的距离，你的脚是够大的了。”

皮都尽可能地做得正确。

“很好，”老人说，“你有足够的军人姿态啦。”

听说他有军人姿态，皮都认为太过奖了！他没有这种奢望。

的确，经过一个小时的训练，已经有军人姿态了，那么一个月后他会怎么样呢？他会显得威严的。

所以，他愿意继续下去。

但是，作为一堂课，这已经够了。

再说，克罗伊斯老爹在没拿到枪之前，不想教得太多。

“不行，”他说，“一次训练这些够了。第一次操练，你就教给他们这些，他们四天都学不会。在这段时间，你来这儿学两次。”

“四次！”皮都大声喊道。

“哈哈！”克罗伊斯老爹冷冷地回答，“你有热情又有腿，随你的便。四次，好吧，来四次吧。但是我告诉你，现在已经是月底了，明天晚上没有月亮光。”

“我们到您家里训练步兵操练法，”皮都说。

“那么你带蜡烛来。”

“一斤，需要的话我带两斤。”

“好。我的枪呢？”

“明天保证你拿到。”

“很好。喂，让我看看，你是不是记得我对你说的话。”

皮都做得很好，受到了恭维。他非常高兴，假如克罗伊斯老爹要一尊大炮，他也会答应的。

他们操练完毕，差不多是凌晨一点了，皮都向老师告别，慢吞吞地朝阿拉蒙村庄走去，村里所有的人，国民自卫队和朴实的牧羊人正在酣睡之中。

皮都倒下睡着了。他梦见自己正统率着一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梦见他向列成一行的整个世界的军队，发出齐步前进和举起枪的命令，一直传到若扎法①的山谷那端。

第二天，他给手下的士兵上课，或者不如说上自己学到的课，他神态傲慢，示范老练，使人对他的好感空前绝后。

噢，民心所向，这是难以理解的冲击波！

皮都深受欢迎，男人、孩子、老人都崇拜他。

当他声音洪亮地向他的三十个排成一行的士兵大声喊“该死的！我们要有军人姿态，看着我”的时候，在场的女人们甚至肃然起敬。

他的确有军人姿态！

① 若扎法：巴勒斯坦的一个山谷，在耶路撒冷附近。

第三十八章

卡特琳也耍起了外交手腕

克罗伊斯老爹拿到了枪。皮都是个重视荣誉的小伙子，他认为答应的事就要做到。

皮都象第一次那样去学习了十次，就成了一名十全十美的掷弹兵。

不幸的是，克罗伊斯老爹在演习方面远不如操练方面强，他教了旋转一周、半周和方向转换以后，再也讲不出什么道道来了。

于是皮都花了一个埃居买了刚出版的《法兰西实践家》和《国民自卫队手册》。

由于指挥官的努力，阿拉蒙营在训练场上取得了可喜的进步。

当皮都要进行更为复杂的演习时，他就去苏瓦松，这是个有军队驻防的城市，他去那儿观察真正的军官是如何训练真正的战士的。他在那儿学一天，学到的东西比书本教他两个月的东西还多。

工作、辛劳、兴奋的两个月就这样过去了。

皮都野心勃勃，皮都堕入情网，在爱情方面，皮都是不幸的，但是，得到的补偿却很少！皮都取得了极大的荣誉，他狠狠地搅动了某些生理学家称作精神上的兽性的东西。

在皮都身上，兽性为灵魂作出了冷酷无情的牺牲。这个一天到晚奔跑、不断地摆动四肢、一刻不停地磨砺思维的人却还想到自己内心的满足和慰藉。这使人感到惊奇。

然而，事情就是这样。

夜晚学习之后几乎总是军事训练。训练完毕，有多少次皮都克制不住自己，越过拉尔尼和努平原，再横穿整个树林，去布尔索纳田边守候始终信守着她的约会的卡特琳。

卡特琳每天忙中偷闲，抽出一两个小时偷偷溜到布尔索纳城堡附近禁猎区当中的一间小屋，来到她可爱的人儿伊西多尔身边。这个幸运儿总是非常自负，十分漂亮，而他周围的一切却在受苦，在倒下。

可怜的皮都是多么焦虑不安，他不得不十分伤心地考虑到男人各有各的福。

阿拉蒙、塔耶丰泰纳和维维耶尔的姑娘们都在追求他，他在树林里也能有他自己的约会，然而他不是象一个幸福的情人那样趾高气扬，而是更喜欢象一个被打败的小孩那样，来到伊西多尔先生关闭着门的小屋前哭泣。

这是因为皮都爱着卡特琳，深深地爱着卡特琳。他认为卡特琳比自己强，所以更爱她了。

他甚至想也不想她爱着另一个人。对他来说，伊西多尔已经不再是嫉妒的对象。伊西多尔是一个领主，伊西多尔英俊漂亮，伊西多尔值得她爱；但是卡特琳，一个平民的女儿，也许她应该不使她的家庭蒙受耻辱，或是至少应该不使皮都感到失望。

因此，他一边想，一边痛苦万分。

“让我离开，”他暗忖，“她的心也太狠了！自我走之后，她从

来不管我的死活。要是比约老爹知道他的朋友被这样抛弃，他的事受到如此的忽视，会说些什么呢？要是他知道家里的女管家不去照料雇工们的工作，而是在跟一个贵族夏尔尼先生谈情说爱，又会说些什么呢？比约老爹什么也不会说，他会杀死卡特琳的。

"然而，我手中掌握着这么容易的一种报复手段，的确非同小可。"皮都思忖着。

但是，最好不去利用这种手段。

皮都早有所体验，不为人理解的良好行为，决不会给做出这种行为的人带来任何好处。

难道不能让卡特琳明白他干着如此好事吗？

噢！天哪！没有比这件事更容易了。只要在某个星期天的舞会上接近卡特琳，装着偶然的样子向她泄露一两句可怕的话，让罪犯们知道有第三个人知道他们的秘密就行了。

难道不值得使她痛苦一下，压压她的傲气吗？

但是要去参加舞会，他还必须以能与这位英俊的领主匹敌的面貌出现才行，当媲美的对象穿得衣冠楚楚的时候，他的这个角色就不容易扮演了。

皮都象所有懂得集中自己忧伤的人一样足智多谋，他找到了比在舞会上谈一次话更好的方法。

卡特琳和夏尔尼子爵幽会的小屋座落在与维莱科特雷树林毗邻的一片密密的矮林中。

子爵的田产和百姓的田产只隔着一条渠。

卡特琳为了农庄的事务不时被叫到附近的村庄去，卡特琳必须穿过树林才能到达这些村庄，卡特琳在这片树林里，人们不会对她说三道四。她只要越过沟渠就到了她情人待的树林。

如果他们想矢口否认的话，这个位置真是选得太好了。

这间小屋高出整片矮林，透过彩色玻璃窗上密密麻麻的斜孔，可以把四周看得一清二楚；而且从小屋出来钻入矮林，谁也发现不了；如果一个人骑马从那里出来，给马三鞭子就能跑到树林，就是说跑到中立地带。

皮都经常白天黑夜来到这里，对这一带作了仔细的研究，他知道卡特琳会从什么地方出来，犹如偷猎者知道他潜伏着想杀死的那头母鹿朝什么地方逃窜。

伊西多尔从来不跟着卡特琳进树林。伊西多尔在她走后，总是在小屋呆一会儿，等到确信她走时没有发生什么事，才朝相反方向离去，一切宣告结束。

皮都选好了向卡特琳示威的日子，这一天他埋伏起来等候卡特琳。他爬上一棵三百年来一直俯瞰着这间小屋和这片矮林的山毛榉。

过了一小时，他才看见卡特琳走了过来。她把马拴在林中的一条小沟中，然后象一头母鹿一跳跃过了那条沟渠，隐没在通向小屋的矮林中。

卡特琳正好从皮都爬在上面的那棵山毛榉下经过。

皮都只需从树上下来，背靠着树干就行了。于是他爬下树，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真正的国民自卫队》的书装着在看。

一小时后，门开后关上的声音传到了皮都的耳朵里，他听到了裙子在树叶中发出的窸窣声，卡特琳的头从枝叶中露了出来，她慌里慌张地四下里瞧着，看是否有人会看见她。

她就在离皮都十步远的地方。

皮都一动不动地呆着，膝盖上放着书。

但是他不再装着看书，而是故意瞧着卡特琳，等她意识到

他在瞧她。

卡特琳认出皮都，脸变得象死神降临到她头上那样苍白，她低声叫了一声。从她颤抖的手和抽搐的肩膀流露出瞬间的犹豫不决，随即她拼命地跑进了树林，找到她的马，骑马飞奔而去。

皮都的圈套收效显著，卡特琳落入了圈套。

皮都又是幸福又是害怕地回到阿拉蒙。

因为事实上他对他刚才干的事刚有所认识，就从他简单的手段中发现了大量可怕的细节，这是他先前没有考虑到的。

第二天星期天，原定在阿拉蒙举行一次阅兵典礼。

也许是训练有素，也许是想显示自己，村里的国民自卫队队员请求队长把他们集中起来作一次公开的军事操练。

邻近的村子不甘示弱，也已开始学习军事。为了在军人生涯中和他们的老大哥进行一番较量，他们也要到阿拉蒙来。

每个村派出一个代表团来和皮都的参谋部合作，领导他们的是一个农夫，从前的中士。

这次盛大检阅的告示吸引了大批穿着节日盛装的看热闹的人，阿拉蒙的练兵场从清晨起就挤满了一群群年轻姑娘和孩子，操练者的父母慢吞吞地也来了，但那关心的劲头一点也不差。

首先，在草坪上用点心。大家吃着丰盛的水果和烧饼，喝着泉水。

很快从拉尔尼、韦斯、塔耶丰泰纳和维维耶尔四个不同方向响起了军鼓声。

阿拉蒙成了四个方向汇集的中心。

阿拉蒙也打响了震耳的鼓声，把三十三名国民自卫队队员引出村子。

人们注意到在看热闹者中有一部分贵族和维莱科特雷的市

民，他们是来看笑话的。

还有很多附近的佃农，他们是来看阅兵的。

不久卡特琳和比约大妈并排骑着马也到达了。

这时，阿拉蒙的国民自卫队伴随着笛声、鼓声从村里涌了出来。队长皮都骑在一匹高大的白马上，为了更逼真地摹仿巴黎，为了使德·拉斐德侯爵先生在阿拉蒙ad vivum①，中尉马尼盖把这匹马借给了皮都。

皮都镇静自若，得意洋洋，手持着剑，骑在那匹长着金黄色鬃毛的高头大马上；没有丝毫讽刺意味，他确实显得很洒脱，很有贵族气派，至少显得英姿飒爽，令人看了高兴。

皮都和他的士兵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阅兵场，就是说这些使全省动起来的人受到了大家兴高采烈的欢呼。

阿拉蒙的国民自卫队队员个个头戴同样的帽子，帽子上都佩有国徽，每个人手里的枪闪闪发亮，他们排成两列行进，阵式整齐，令人非常满意。

因此，当队伍到达阅兵场上时，已赢得了所有人的一致好评。

皮都从眼角瞥见了卡特琳。

他的脸发红了，而她的脸却发白了。

此时起他比谁都更关心这次检阅。

他先让士兵们进行简单的步枪操练，他下令的每个动作都得到了准确的执行，场上欢声雷动。

别的村的队伍没收到这样的效果。他们显得不太精神饱满，动作也不整齐。他们中有些人没武器，有些人没受过训练，

---

① 拉丁文：再现。

因此相对显得士气低落；还有一些则把头天还很好地掌握了的动作表演得过火了，因为他们太骄傲了。

其他村的队伍的操练结果都很差。

操练即将转入演习。中士准备在这一项目中和他的对手皮都比试一番。鉴于资历，中士当上了总指挥。他只要简单地指挥整个部队一百七十人行进和演习。

但他没能完成。

皮都胳膊下挎着剑，头上戴的依然是他那顶头盔，他脸上带着上司的微笑瞧着那个人指挥。

当队伍的尾部又出现在往阿拉蒙的路上时，中士发现队伍的头快消失在树林中了，他的方阵已乱了套，一个个班令人不快地混在一起，排头兵走错了步，他感到不知所措。他手下的二十个士兵低声嘀咕着埋怨他。

于是从阿拉蒙那边响起了一片喊声。

“皮都！皮都！皮都！”

“对，对，皮都！”其他村的人喊道，他们对教官的无能窝着一肚子火。

皮都骑着白马，重新当了领头人，同时他把他的士兵放在整个部队前面。他发的口令如此铿锵有力，如此深沉悦耳，使橡树也哆嗦起来。

这时，仿佛出现了奇迹，散乱的纵队又排成队形；士兵们步伐一致，队形整齐，没有受到他们的激情的影响。皮都圆满地把克罗伊斯老爹教的课和从《真正的国民自卫队》上学到的理论应用到了实践中，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整个部队只有一个心愿，异口同声地任命他为战场上的最高统帅。

皮都跳下马，他全身汗水淋淋，沉浸在自豪之中。他一着地就受到了民众的祝贺。

但与此同时，皮都企图在人群中与卡特琳的目光相遇。

突然他的耳边响起了少女的声音。

皮都无须上卡特琳那儿，卡特琳找上门来了。

这是巨大的胜利。

“怎么！”她笑眯眯地说，但是这种笑容和她苍白的脸色极不相称，“噢！昂热先生，您什么也不对我们说吗？您已变得自负了，因为您现在是一位伟大的将军……”

“噢！不，”皮都大声说，“噢！您好，小姐！”

然后对比约大妈说：

“我荣幸地向您致敬，比约夫人。”

随即又转向卡特琳说：

“小姐，您弄错了，我不是一个伟大的将军，我只是一个可怜的年轻人，渴望为我的祖国效劳。”

这句话被人群的波涛广为传播，成为一句崇高的话，受到雷鸣般的欢呼。

“昂热，”卡特琳低声说道，“我有话要对您说。”

“啊！啊！”皮都想，“果然不出所料。”

接着他高声说：

“遵命，卡特琳小姐。”

“过一会儿和我们一起回农庄。”

“好。”

第三十九章

蜂蜜与苦艾

虽然母亲在场，卡特琳依然设法和皮都单独在一起。

善良的比约太太找到几个向她献殷勤的同伴跟在她的马后面，一刻不停地同她交谈。卡特琳把自己的马让给她们中的一个，和皮都一同从树林步行回去。皮都已经避开了欢庆他的胜利的场面。

这种种安排在乡村不会使任何人感到吃惊，由于大家互相宽容，和睦相处，所有这些秘密都失去了它们的重要性。

人们认为皮都同比约太太和比约小姐在交谈是很自然的事；也许人们根本就没看到。

这天每个人都对寂静和浓密的树荫感兴趣。在森林地区所有的荣耀或幸福的事儿都被百年的老橡树遮盖住了。

“我在这里，卡特琳小姐，”皮都说，这时只剩下他们俩。

“为什么您离开农庄这么久？”卡特琳说，“这不好，皮都先生。”

“可是，小姐，”皮都吃惊地回答，“您很清楚……”

“我什么也不知道……这不好。”

皮都抿紧嘴唇，听到卡特琳说谎他感到很不高兴。

她察觉到了，再说皮都的目光一向是直愣愣的和坦率的，那时却变斜了。

“噢，”她说，“皮都先生，我还有事要对您说。”

“啊！”皮都说。

“那天，您在茅屋里看见我……”

“我在哪里看见您？”

“啊！您很明白。”

“我明白。”

她脸红了。

“您在那里干什么？”她问。

“那么您认出了我？”他说，口气温和，带着令人伤感的责备。

“开始没有，但后来认出了。”

“怎么，后来？”

“人有时候是分心的，不会马上醒悟过来，而是要想一想。”

“当然。”

她不说话了，他也不说话。他俩要想的事太多了，这会儿不能一下子讲得很清楚。

“这么说，”卡特琳又开口说话了，“是您罗？”

“是的，小姐。”

“您在那里干什么？您没有藏起来？”

“藏起来？不，我为什么要藏起来呢？”

“噢！好奇心……”

“小姐，我不是好奇的人。”

她不耐烦地在地上跺了跺小脚。

“总之，您在那里，可是那地方不是您常去的地方。”

“小姐，您看见了我在读书。”

“噢！我不知道。”

“既然您看见了我，您应该知道。”

“我的确看见了您，但有些模模糊糊。可……您在阅读？”

“阅读《真正的国民自卫队》。”

“那是什么书？”

“我用来学习战术的一本书，然后向我的部下传授；为了认真钻研它，您知道，小姐，必须避开众人。”

“对啦，是这样；在森林的边缘，什么也打扰不了您。”

“是的。”

两人沉默不语。比约大妈和街坊上的大妈们一直在走着。

“您这样研究时，”卡特琳接着说，“您研究很长时间吗？”

“有时候一整天一整天，小姐。”

“那么，”她急切地大声说，“您在那儿很久了？”

“很长一段时间了。”

“奇怪我到达那里时怎么没有看见您，”她说。

她又在说谎，而且是那样胆大，皮都有点想点穿它，但是他为她感到羞耻，他爱着她，所以是腼腆的。所有这些过错对他来说归纳成一种品质，即谨慎。

“我可能睡着了，”他说，“有时候会这样，当人们用脑过度的时候。”

“原来如此，就在您沉睡的时候，我已穿过了黑黝黝的树林子，我走……走到小屋的旧围墙那边。”

“啊！”皮都说，“小屋……哪间小屋？”

卡特琳又一次脸红了。这一次太装模作样了，以致她对此也产生了怀疑。

“夏尔尼的小屋，”她也故作镇静说，“那里生长着本地最好的长生草。”

“哎哟！”

“我在碱水里灼痛了，我需要长生草的叶子。”

昂热这个可怜的人朝卡特琳的双手看了一眼，好象想相信她的话！

“不是手，是脚，”她急忙说道。

“那您找到了吗？”

“找到了很好的；您瞧，我走路不一瘸一拐了。”

“她根本谈不上什么一瘸一拐，那时我看见她逃跑的速度比欧石南丛上的狍子跑得还要快。”皮都心里在想。

卡特琳设想她已成功了；她设想皮都一无所知，一无所见。

她一阵高兴，这对如此美好的心灵来说，却是一种不好的情绪。她说：

“这么说，皮都先生在生我们的气；皮都先生对自己新的地位感到骄傲；皮都先生当了军官后看不起可怜的乡下人。”

皮都感到自己受了伤害。一种如此伟大，甚至掩饰得很好的牺牲精神，几乎始终需要受到奖励，而现在恰恰相反，卡特琳似乎是在愚弄皮都，她在嘲笑他，毫无疑问在拿他同伊西多尔·德·夏尔尼作比较，皮都的一切善良的看法烟消云散了；自尊心是沉睡的蝰蛇，千万要谨慎，不要踩在它身上，除非一下子踩死它。

“小姐，”他反驳道，“我觉得不如说是您在生我的气。”

“怎么啦？”

“首先您拒绝给我工作，把我赶出了农庄。噢！我什么也没对比约先生说。谢天谢地！我的手和心是为我的需要服务的。”

“我向您保证，皮都先生……”

“够了，小姐；您是您家的女主人。您把我赶走了。既然您

去夏尔尼的小屋，我在那里，而您看见了我，您应该对我说话，而不该象一个偷苹果的贼那样逃跑。”

蝰蛇咬人了，卡特琳从平静的高处重又跌下来。

“我逃跑了？”她说，“我，我逃跑了？”

“好象农庄着了火一样，小姐；我来不及合上我的书，您已经跳到了可怜的卡代的背上，您把它藏在一片树叶丛中，它啃掉了一棵榜树的所有树皮，一棵树完了。”

“一棵树完了？您在对我说些什么呀？皮都先生。”卡特琳结结巴巴地说，她开始感到自己失去了镇定。

“这很自然，”皮都继续说道，“当您在采摘长生草的时候，卡代在吃树叶，一匹马在一小时内吃了许许多多的东西。”

卡特琳喊道：

“在一小时内！”

“小姐，象这样的一匹马不花一小时就啃光一棵树的树皮是不可能的。您采摘的长生草该够那些在巴士底狱广场上受伤的人用了，这是一种用来敷伤口的有名草药。”

卡特琳脸色发白，哑口无言，理屈词穷。

轮到皮都沉默了，他说得够多了。

比约大妈停在一个十字路口在向她的同伴们告别。

皮都痛苦极了，因为他刚才露出了一个伤口，他感觉到了伤口的疼痛，两条腿交替地左右摇晃，仿佛一只快要飞起来的鸟儿。

“哟！军官在说什么？”女农庄主大声说道。

“他说他来向您致晚安，比约太太。”

“还没完；留下来，”卡特琳带着几乎绝望的口气说。

“好啊！晚安！”女农庄主说，“你来吗？卡特琳。”

“噢！告诉我真相！”年轻姑娘小声说道。

“什么真相？小姐。”

“难道您不是我的朋友吗？”

“啧！”不幸的人说，他还缺乏经验，他是以知心朋友这个可怕的角色来开始初恋的，唯有狡猾的人才知道从这种角色中得到好处要伤害自己的自尊心。

皮都觉得他快要吐露他的秘密了，他觉得卡特琳的第一句话就足以使他听凭摆布。

同时他觉得如果他讲出来的话，他就完了。他觉得如果有一天卡特琳对他说这只是他的猜疑，那他将痛苦而死。

这种担忧使他象一个古罗马人那样缄口不言。

他尊敬地向卡特琳小姐致意，这种尊敬使年轻姑娘非常伤心；他带着优雅的微笑向比约太太致意，然后消失在密密的树林中。

卡特琳身不由已地跨出一步好象要跟着他走。

比约大妈对女儿说：

“这小伙子真不错；他又有学问，心肠又好。”

皮都孤身一人时，就这个主题开始了一段很长的独白。

“这就叫做爱情吗？有时候很甜蜜，有时候很苦涩。”

可怜的小伙子是如此天真，如此善良，以致他没有想到在爱情上有蜂蜜和苦艾，没有想到伊西多尔先生已采去了蜜。

卡特琳从这时起在忍受可怕的煎熬，她对皮都产生了一种几天前对这个善意的可笑人物不曾产生过的敬畏。

当人们没有激起爱情时，引起一些害怕不算是冒犯，皮都非常渴望有个人的尊严，在发现卡特琳身上的这种感情时，他心满意足了。

但是他决不是十分高明的心理学家，能猜出一里半路之外的一个女人的想法，他只是尽情地哭，用最凄凉的调子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唱着一首首悲凉的乡村歌曲。

他的部队要是看到他们的将领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该感到非常失望。

当皮都唱了许多歌，流了许多泪，走了许多路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发现他在阿拉蒙的崇拜者给了他荣誉，在他房门前设置了一个持枪的岗哨。

岗哨的枪已不在手里，他已喝得酩酊大醉。他睡在石凳上，枪夹在两腿之间。

感到吃惊的皮都叫醒了他。

于是岗哨告诉他说，那三十个人在阿拉蒙的代尔，在戴利埃老爹家里摆了一桌宴席；十二名最机灵的大姐在那里给胜利者们戴冠庆功。他们把荣誉席留给了蒂雷纳，他战胜了邻村的孔代。

皮都被他的士兵拖到了宴会厅，受到了隆重的款待；欢呼声使墙壁也震颤起来了。

他默默地向大家致意，然后坐下来，以那种大家熟悉的平静神态吃起一片片小牛肉和色拉。

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皮都的气消了，肚子也填饱了。

第四十章

出乎意料的结局

在痛苦之上举行酒宴，不是一种绝对的安慰，就是一种更强烈的痛苦。

皮都发现两小时后痛苦没有增加。

他站起身，这时他所有的同伴已不能站起来了。

皮都向他们发表了关于斯巴达人饮食有节制的演说，这时所有的人都已喝得酩酊大醉。

他心想趁所有的人在桌子下打鼾的时候正好去散散步。

至于阿拉蒙的年轻姑娘们，我们应该表扬她们两句，她们在用餐后点心之前都已悄悄溜走了，她们的脑袋、腿和心，都没有作出有意义的表示。

皮都是正直的人中最正直的人。他情不自禁地浮想联翩。

爱情、美貌、财富皮都丝毫不在意，他的心中、记忆中只留下卡特琳最后一个目光，最后一句话。

在覆盖他记忆的中间色调中，他想起了有好几次卡特琳的手碰到他的手，卡特琳的肩膀亲热地轻轻触及他的肩膀，甚至回忆起了在他们争论的时候，年轻姑娘的随便举止向他显示出她的全部优越感和她的全部温柔。

于是轮到他醉心于以前他在冷静中忽视的那些东西了，他在周围寻找着，好象一个睡醒的人那样。

他问黑暗为什么如此严肃地对待一个充满了爱情、温柔和优雅的年轻姑娘呢？为什么如此严肃地对待一个从生活一开始就充满了幻想的女人呢？哎！谁没有自己的幻想呢？

皮都又问自己，为什么他，一头熊，一个难看的人，一个穷人，会首先赢得本地最漂亮的姑娘的钟情呢？而那时她身边已有一个英俊的贵族，一只孔雀，在千方百计地炫耀自己。

接着皮都自信自己也有长处，他把自己比作紫罗兰，在暗中无声无息地散发出芬芳的花香。

这种芳香是看不见的，这有点太真实了，但这种真实性在酒中才能看到，即使在阿拉蒙的酒中也是如此。

皮都经过这番反省，重新鼓起了同恶习斗争的勇气，承认他对这个年轻姑娘举止不得体，甚至是该受谴责的。

他暗忖：这是让人憎恨自己的理由，计谋是最坏的方法；卡特琳受到德·夏尔尼先生的迷惑，她在寻找借口，如果皮都表现出坏脾气的话，她正好乘机不承认皮都有良好的稳重的品德。

因此必须向卡特琳证明他脾气好。

怎么办呢？

一个色鬼曾说过：这个姑娘欺骗我，玩弄我，我将玩弄她，嘲笑她。

一个色鬼曾说过：我将蔑视她，我将使她为她的爱情象为她的许多卑劣的行径那样感到羞耻。

我将使她提心吊胆，我将使她名声扫地，我将使她感到幽会的路上都是刺。

皮都这个好心善良的人因酒和幸福激发了热情，他默默地对自己说：他将使卡特琳因不爱一个象他那样的小伙子而感到

羞愧，而他有朝一日将为产生过别的想法而忏悔。

然而，应该说，皮都纯洁的思想是不能接受美丽、纯洁、高傲的卡特琳对伊西多尔先生来说不是一个卖弄风情、对套在带马刺的长统靴里的军裤和花边襟饰微笑的轻浮女人。

但是，卡特琳爱上花边，爱上马刺。这会使喝醉的皮都感到怎样的悲伤呢？

有一天伊西多尔先生将到城里去，娶一位伯爵夫人，连瞧都不再瞧卡特琳了。于是这个浪漫的故事就会结束。

有着返老还童功效的酒却使我们这位阿拉蒙国民自卫队的正直的队长在作这番属于老年人的思考。

但是，为了很好地向卡特琳表明他是一个具有好品质的男人，他决心一一弥补晚上说的错话。

要这样做，首先应该追上卡特琳。

对于一个没有手表的醉汉来说，时间是不存在的。

皮都没有手表，他到了屋外没走十步路，就象巴克科斯①或他的宝贝儿子塔斯皮斯那样醉倒了。

他不记得他离开卡特琳已三个小时多了，以及卡特琳回到皮斯勒最多只需一小时。

他钻进森林，朝前奔去，勇敢地穿过一棵棵树，以便避开已开辟的道路的所有拐角，直接走到皮斯勒。

我们且让他穿过树林子、灌木丛、浓密的荆棘丛，用大脚掌，用木棍损坏德·奥尔良公爵的森林，森林也沉重地回敬了他几下。

现在我们回到卡特琳这边，卡特琳忧心忡忡，默默地沉思

① 巴克科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着，跟在母亲后面返回家。

在离农庄不远的地方是一片沼泽，到达那里后，路变窄了，并排走的两匹马不得不一前一后通过。

比约大妈在头里走。

轮到卡特琳过去时，她听见一声轻轻的口哨声在招呼她。

她转过身，在黑暗中发现一顶帽子的饰带，这是伊西多尔的仆人的帽子。

她让母亲继续走路，母亲用不着担忧，因为她们在离农庄一百步的地方。

那个仆人朝她走来。

“小姐，”他对她说，“伊西多尔先生就在今天晚上需要见到您，他请您十一点钟在某个您愿意去的地方等他。”

“我的上帝！”卡特琳说，“他是不是遇上了不幸的事？”

“我不知道，小姐，但是，今天晚上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巴黎的盖上黑色封印的信；我在这里已有一小时了。”

维莱科特雷教堂的钟敲了十点，钟声一下接着一下，似乎长着青铜的翅膀在空气中抖抖索索飘过。

卡特琳朝四周看了看。

“好吧！这地方又暗又偏僻，”她说，“我在这里等您的主人。”

仆人重新骑上马，飞驰而去。

卡特琳浑身直发抖，跟在母亲后面回到了农庄。

在这样的时刻，伊西多尔可能告诉她的除了不幸会是什么呢？

爱情的约会往往借助于一些更令人愉快的形式。

但是问题不在这儿。伊西多尔要求晚上约会，时间地点都无关紧要：就是深更半夜在维莱科特雷的墓地里她也会等他

的。

她不愿再这样想下去，她拥抱了母亲，回到自已的房间里，好象是去睡觉。

她的母亲没起疑心，脱衣自已睡了。

可怜的女人！即使她起疑心，又怎样呢？卡特琳不是最高权力任命的女主人吗？

卡特琳回到自已房间，既没脱衣服，也没睡觉。

她在等待。

她听见钟敲响了十点半，然后是十一点缺一刻。

十一点缺一刻，她熄了灯，下楼来到饭厅。

饭厅的窗朝向大路；她打开一扇窗，敏捷轻快地跳到地上。

她让窗开着为了能够返回，只是把一块外板窗关拢一点。

然后她在黑暗中朝指定的地点跑去，到了那里，她的心直跳，腿发抖，一只手放在滚烫的头上，另一只手放在快要炸开的胸口上，她在等待。

她没有等很长时间，她听到了马奔跑的声音。

她朝前走了一步。

伊西多尔就在她身边。

仆人退在了后面。

伊西多尔没从马上下来，就朝她伸出了胳膊，把她抱上了马，拥抱住她，对她说：

"卡特琳，他们昨天在凡尔赛杀死了我的兄弟乔治；卡特琳，我的哥哥奥利维埃叫我去，卡特琳，我走啦。"

卡特琳痛苦地惊叫了起来，疯狂地把伊西多尔紧紧抱在怀里。

"噢！"她喊道，"如果他们杀了您的兄弟乔治，他们也会杀

死您的。"

"卡特琳，不管发生什么，我的大哥在等我；卡特琳，您知道我多么爱您。"

"啊，留下吧，留下吧，"卡特琳喊道，对于伊西多尔对她说的话，她只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他要走啦。

"但是荣誉，卡特琳！还有我兄弟乔治！还有报仇！"

"噢！我是多么不幸！"卡特琳喊道。

说完她僵直地抽动着倒在骑士的怀里。

伊西多尔的眼睛里滚下了一滴眼泪，掉在了年轻姑娘的脖子上。

"噢！您哭啦，"她说，"谢谢！您爱我！"

"啊！是的，是的，卡特琳，我的兄弟，大哥，我的这位大哥写信给我：来吧，我必须听从。"

"走吧，"卡特琳说，"我不再留您啦。"

"最后一个吻，卡特琳。"

"永别啦！"

这个年轻姑娘听天由命了。因为她懂得伊西多尔听到他大哥的这个命令马上去执行，谁也阻挡不住他，年轻姑娘从她情人的怀中滑到了地上。

伊西多尔转过眼睛，叹了口气，犹豫了片刻；但是他接受的这个不可抗拒的命令在催促他，他向卡特琳作了最后一次告别，同时骑着马疾驰而去。

仆人跟着他穿过了田野。

卡特琳留在地上，留在她倒下的地方，身子横躺在狭窄的路上。一个男人几乎立即出现在小丘上，他是从维莱科特雷那边来的；他大踏步地朝农庄方向走去，在疾走中他碰到了横在

路面上的尸体。

他失去了平衡，跌倒了，打了个滚，他的手碰到尸体时才定神醒悟过来。

“卡特琳！”他喊道，“卡特琳死了！”

接着他发出了一声可怕的叫喊声，这声叫喊使得农庄里的狗汪汪直叫。

“噢！”他接着说，“是谁杀死了卡特琳呢？”

说完他颤抖着，脸色发白，浑身冰冷地坐了下来，膝上横放着这具尸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昂热·皮都
作者＝（法）大仲马著　　叶尊　　吴丹丽译
页数＝８０７
ＳＳ号＝１１１５８３０２
出版日期＝１９９４年０７月第１版